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〇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60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〇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清〕刁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刁懷瑾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 一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一)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 六四一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清〕刁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刁懷瑾

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翊註

四十二卷》提要

四書翊註序

余每愛直窮到底四字通俗易曉以之告學人窮理之窮格物之格未容半上落下皆所謂直窮到底也

序

一

竊怪窮理二字出易繫格物二字出大學聖經學者皆知其出於聖人之口而漫不致察往往依稀彷彿於理於物不能一一直窮



到底孔孟而後千四百年
直至程子乃提唱窮理二
字以解格物而至也到也
欲其極處無不到又百年
直至朱子以之解格物始

序

二

知物卽理格卽窮窮理卽
格物格物卽窮理而直窮
到底之義始曉然於學者
心目之間嘻何其難歟雖
以昌黎韓子文起八代之

衰而原道不及致知格物
擇不精而語不詳則是孔
孟而後程朱之前格物之
義猶然雲霧千年也又怪
程朱而後格物之義如日

序

三

在天矣顧中天未幾復有
以格物爲扞格外物格庭
竹致病者則是窮理格物
之義暫明而復昧不更提
唱而大爲展拓之晦盲否

塞曷其有極伊祁文孝刁
先生有愛之其所著四書
翊註以大學三綱八目爲
內聖外王前古後今萬世
爲學之綱目而加意於條

序

四

目之格物其翊註也特詳
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
而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
中其翊註也亦不畧此非
於八條目有偏重而知之

至然後存之盡卽聖經知
止爲始能得爲終之義其
言曰二氏空虛只是主意
不肯致知良知猖狂只是
安心不在格物因注意於

序

五

格物詳加發明於聖賢一
言一動事物或得或失無
不推求到盡頭無可轉移
處非惟矯偏救弊直爲萬
世入聖津梁其名翊註翊

輔也扶也朱子於集註全力所注易簣前一日猶孳孳更定誠意章註字句皆已確不可易故只是輔之扶之蓋用程子讀詩法於

序

六

本文只點逗加減字句不別添議論而語中含蓄語外推廣引經據史一一直窮到底不盡不休必如是於理始可謂之窮於物始

可謂之格程子謂格物或讀書講明義理所謂書寧有加於四書者而况五經紛綸諸史編輳鎔液條貫三十六幅共一轂牽一髮

序

七

而全身俱動乎然則四書者聖門格物之書翊註者刁子格物之書卽聖門格物之書學者得是書而詳究之於其直窮到底處專

事物物亦復直窮到底不
使依稀彷彿半上落下久
久貫通豈但於理能窮性
之盡也命之至也寧不一
以貫之矣哉

序

八

雍正丁未春上元後學退
谷黃越撰



四書翊註序

四書翊註者祁州前賢刁蒙吉
先生所手著也昔平湖陸稼書
先生宰靈壽購得是書歎爲程
朱正派欲捐俸付梓不果後張
儀封先生欲刻之京師又不果

周序

一

雍正丙午丁未間先生仲孫今
方伯公來治上元黃太史退谷
請開雕於金陵坊肆親勘訂而
爲之序將報竣方伯公卓異遷
秩太史公亦騎箕尾是書皮閣
未出海內欲闌末由紛以爲憾

崙 戊午南闈之役坊友備示顛
末且屬以讎校合尖之任緣是
繙涉全帙攷辨魚魯加以沉潛
反覆閱數月卒業乃喟然曰道
莫該於四書而莫顯於集註註
之爲功先聖教萬世無窮也顧

周序

二

待問哉自考亭夫子後說書弗
慮百十家其大醇無小疵者固
夥狀游光掠影出入嚮背之譚
亦莫可僂指洎有明中葉姚江
北地遞興崇良知而斥格致樹
雒閩之敵決魯鄒之藩離經畔

註毒焰幾不可撲滅先生生明
之勉季猷能力追前修恪守程
朱之學端其志趣無所回惑天
啓丁卯舉於鄉

國

初隱居著述毅然以斯道爲已
任所私淑者梁谿高忠憲公相

周序

三

與往復上下則孫北平北海魏
蔚州庸齋兩先生今讀是書節
分句解詳畧鉅細皆切依註意
而爲之說註所已及者發揮而
宣暢之註所未及者推廣而引
伸之大指以格物致知是大學

八目始事卽語孟下手工夫
端於窮理之方而究極於性命
之奧貫穿乎經史之曠而實體
乎日用之恒誠錄是書釋其旨
良知家言不待闢而知其謬將
四子微言大義昭然揭日月而

周序

四

行其輔翊程朱以扶樹道教者
功豈在尋常淺近哉方

今尊崇正學表章儒先

國朝平湖先生已躋祀黌宮陸氏

大全困勉錄三魚堂講義等書
皆俎豆不祧奉之先生出乎其

前道同登一識議有符節之
故平湖最服膺是書諸先正莫
不願公之當世也從茲海寓士
儒儻各手一編深造有得則入
道之梯級學聖之津梁胥於是
乎在魯鄒雒聞有攸賴焉予言

周序

五

豈涉於河漢也耶

皆

乾隆己未夏彭城後學周毓崙
拜題於陵陽書塾



重刻四書總註序

予少時讀四書集註而不得其解輒求之陸清獻公手訂之大全因大全以及困勉錄而就中尤喜翊註之說顧求其全書於坊肆而不可得求之藏書之家而又不可得蓋耿耿於心者餘十年厥後友人客祁州歸贈予以新刻諸書且告予曰祁人之尊前賢刁蒙吉先生與吾郡之尊何文定公等其後人既次第重刻遺書矣而翊註尙未重梓蓋亟覓舊本未得耳

序

予聞之始知此書之出於祁而喜其流傳之復有日也咸豐甲寅予在京師友人自祁持翊註二帙並先生文孫自牧刁君之書來曰此書之刻幸告蒞矣始也就工於楚南而訛謬尙多復鳩京師之工於祁而校補之可印行矣願爲之序予辭不敢爲者二歲而友人時來相促不已序成而刁君復以書來曰某家之力非能刻先人之書也倡鑄之舉實惟貴郡之杜成官王效曾梁子振梁俊亭太谷之杜秀文吉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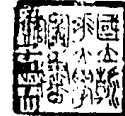
王廷相及本州之下應麟卜應昌諸君是賴若能附名序末以不沒其苦心尤某之所願也予於是歎刁君存心之厚而諸人遊踪所至景慕先賢使闡道之書四方歎想而不見者一旦復傳於世其有功於學者甚大後之獲讀是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津逮之所自也遂如言而書之若夫先生翊註之心在尊程朱而明格致讀是書者當自見之前此刊刻之始末則黃際飛先輩之序詳矣亦不復贅述焉

序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夏四月軍懷後學高倬拜撰



書有綱領。翊註一書。蓋以大學而益中庸。



綱以格物。橫貫中庸。語孟而為之。領蓋中庸。達德達

道九經。即貫于大學三綱八目之中。到得至誠至聖。

亦是從大學學成。非大學外。又有一種至誠至聖也。

語孟各章各義。而各有精義。皆須究到精細恰好處。

即此是格物。識得此意。有格物字。而處是言格物。而

不言格物。而所以然之理。不窮不至。不到不至。不到

四書翊註

綱領

一

即不可以言格物。故格物又此書之綱領也。

才。文孝曰。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

孟氏七篇。皆格物之書也。又曰。嘗讀四書。君子博學

于文學。而不厭信。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

子所謂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顏子所謂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子思所謂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所

謂格物也。又曰。嘗考諸五經。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易之物宜格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詩之物宜

格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日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書之物宜格也。禮精粗大小。語默作止。莫不各有矩

矧。禮之物宜格也。春秋經世大法。非比物連類。無以

見其時措咸宜之妙。春秋之物宜格也。又曰。使釋老

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于格

物。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

四書翊註

綱領

二

政事。使班馬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文學。然則格

物二字。其四書五經諸史之綱領乎。

有書有註。槩名曰註。學庸不名註。而名章句。蓋二書斷

續連。一書只是一篇。朱子謙言。為之分章句耳。實

亦註也。語孟名註。而加集字。若曰。非吾之言。而諸儒

之言也。亦寓謙意。要之皆註也。故此書統名之曰。翊

註。文孝曰。集註十分。適當。但背之。而別作解。非支離

則穿鑿。試驗諸家之說。百不失一。

所翊者朱註也併翊朱註採入集註諸儒之註諸儒之註多矣而多不入註朱子之採擇嚴矣既經採入於白文斷非無所發明者顧有內註有外註中以一團隔之蒙引存疑多輕圈外註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文孝曰內註發明聖賢言中之意外註發明聖賢言外之意固不得謂言中之意是意而言外之意獨兼意也特言中之意有語氣爾日爲某人某事言針鋒相注故置圈內言外之意無語氣則自後人推論而

四書翊註

綱領

三

知其言之包涵弘大曲折詳盡故置圈外非以圈內外分優劣也文孝譏蔡虛齋誤認朱子內外註爲分優劣譬如腹中積成一大癩存疑淺說樂說諸公皆爲其所傳染也一物不格流弊至此近人惑之又因船括有語氣習之者多重內註輕外註置之不論不議既非朱子採輯入註本意亦非吾人格物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之義也文孝看得四書皆格物之書故合內外註一直窮到底於此亦足徵

窮理格物窮字格字至也到也之意

孝曰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朱子於程子之言之是者既一一取而表章之於門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竊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去其非又曰愚於程子之說一讀便知其妙反復讀之而益知其妙也然非參考以朱子之言其妙有不盡知者矣於諸門

四書翊註

綱領

四

人之說一讀亦稍知其非反復讀之而不能盡知其非也及參考以朱子之言然後盡得其病根所在一是一非洞若觀火按此則參互考訂正吾人窮理格物之要可曰內註已足而不必更觀外註乎文孝深惡蒙引存疑以圈內外分優劣集中每及之翊註於內外註虛字實字一字不廢放道似乎窮細縱不如此理便不得窮義便不得精也只是字字求至求到不欲使半上落下朱子自題其像所謂析義理

于毫芒也亦格物也

註於白文之論事者必斷之以理一一設身處地務求恰好初非以己意揣度硬謂其當如此也接天理於人心合經旨引經據史確有所証以此多開前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論正名而迅掃陳說獨據經旨以爲斷是也亦格物而物格之驗也

翊註於白文之論理者多証之以事天下無離理之事亦無離事之理窮理正所以應事也而以事實之庶

四書翊註

綱領

五

使天下不敢以理學爲迂濶亦格物也

翊註不惟於註所引用之經典一一必明著其來歷併白文聖人賢人言語亦必一一明著其所自來如窮理精義必指其本易繫如天命之謂性必指出易云天道流行物與无妄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以爲子思蓋鎔化諸經而爲言打通五經其他雖街談巷議小夫細人之言亦有來頭亦必指出其出何書見何傳人想疎

不耐推求仰知之亦不肯亦不能仰此亦是一字不肯放過亦是直窮到底

朱子於或問亦開稱引史傳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亦證以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文孝本之往往打通廿一史曲證旁通使學者曉然知所法戒視尋章摘句跼蹐作較下駒者推拓其淺陋之胸襟亦使知論事不論理不確論理不論事不備學術事功天德王道聖學本

四書翊註

綱領

六

一以貫之也乃所謂極處無不到也

朱子宗仰程子於其所訂大學次第不肯苟從必更定爲今本文孝宗仰梁溪於其所至大學次第亦不苟從必至定從今本其故何也義理必求其順吾心必求其安雖在師範於其未順未安處亦不可苟且從之愚反覆翊註全書心安理順一一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問有未契鄙心如素伯章王謙周與註異洋洋章王敦厚崇禮與註異在文孝亦是從格物至到之

義也。見思以朱子久定之說。不肯與之異。亦猶之大學次第。朱子不從程子。文孝不從梁溪之意也。幸全書只此二處。餘句句字字皆所服膺也。

文孝之生在陸稼書呂晚村兩先生之前。文孝歿而陸呂作借制義。講明程朱之學于舉世。浮光掠影之時。至今程朱之書。盡出人人得所依歸者。兩先生之力也。獨借世知陸呂不知文孝。以其書未出而與世共見之。則亦無怪其然。使其書早出。定在松陽講義晚

四書明註

綱領

七

村語錄之上。學者之宗。仰學習。又不知當何如。以呂陸之書。因題發明於四子書。有及有不及。而文孝宜剖句析精義。微言成。大片段。又非尺瑜寸瓊之比也。從其文。孫手幸得之。孟公海內。斯文後。動定不徒然。文孝與司寇蔚州魏庸齋遊。各其所著。潛室劄記。為立雪集。隱然師事之矣。厥後陸稼書卒。靈壽求遺書。其子若孫。盡錄其書。謀刻而力不果。德州孫子未王。保定書院教。從其文。孫索稿。謀刻亦未果。中州張孝

先司農謀刻有日矣。竟亦未果。數公皆斯文宗匠。不知何以一見其書。不謀而合。折服若此也。庸齋詩巖山傳。併載於後。以誌緣起。

後學上元黃越識。時年七十有五。

四書明註

綱領

八

四書通註緣起

先祖斯文正統用六集之刻在康熙初年本州太守熊公諱仲龍次侯先生親弟也捐俸助工以成其事歿後因問到江南東林講學諸先生請於當事崇祀道南祠

踰年本省學憲蔣公諱應州守劉公諱芳標致祭於報德祠又捐俸八兩為先君子膏火資時尚未入泮也

四書通註

緣起

後蔚州大司寇魏公諱象樞代天巡狩駐那州遺州守梅公諱朗中以特性祭先祖之墓又捐俸十二金助先君子膏火

己巳二月稼書陸先生宰靈壽去郡二百餘里遺榮姓吏持書一函一函集數郡敬來辨書先君子蓋以遺稿付之四月使人迎至署內盤桓數日言孔孟而後百家爭鳴唯程朱為聖學正派先生此言又程朱已派也但恨力綿不能即付梓耳諸稿勝錄已完收

四宜謹藏之先生子出兩兄應童子註文者一篇元

生間之曰均非池中物也文孝先生有後矣而批石允堪步武家學之語次年庚午伯兄入泮觀場北上先生方欽取在京候補御史使人迎至寓中謂之曰令祖節義文章俱堪不朽近代醇儒也翊註一集發明聖學接引後進其功尤鉅當公之於世不宜久藏也破囊贈卷資一金

四書通註

緣起

是年十月本省學憲李公諱應薦遺本州守張公諱祖訓致祭報德祠次年三月再舉贈聯云 懿德堪師直化及大江南北 斯文不朽豈止高炎漢東西 已卯子未孫先生應大中丞之聘設帳於保陽書院仲兄從遊因讀斯文正統投契至深以書招愚兄弟偕往取遺稿盡覽之欣然為立小傳以誌於仰荷曰先生書俱當刊行但四書通註為尤急惜空囊羞澁欲先刻劉記亦不能倘得為貴省巡撫當裝黃進呈 不付梓者矣

乙未仲夏後孝先翁先公北平友邦致之書接如平生曰令祖北方大儒心緒久矣恨未得見其書凡有著作當悉以畀我後子娶兒伯兄曰令祖翊註一集得程朱正脈必傳之書也。因歷舉諸先輩偏駁不純者往復甚久又出所刻新文正宗上有先祖所評選者數篇曰此特畧其一耳予意欲作一序刻四書翊註。此處工費太重兼之禮部倉場政務浩煩無暇刻之暇子榜後當來贊成此事未幾先生有南

四書翊註

緣起

三

行之命且許便道回家後抵都未久作古人矣序文竟未有也

昔先祖與北平少宰北海孫先生蔚州司寇庸齋魏先生學問投合雖未嘗覲面而筆札相訂往來不絕潛室劄記魏先生服膺獨深嘗作序一篇令人抄摺劄記於每條之下低一字書先生之論以發明之名立雪集先祖不敢當封還原稿再三以書止之迄今刻於用六集之首者即此序畧易數字也先祖歿後

先生每書畢先生子歲時一往至則歡洽累日待以通家子姪禮必同請藏稿無恙否令尊公一生心血常謹守之待時而傳可也嘗坐談間一顯者至直踞上座先生正色曰此吾故人有道子也不宜以貴加之命坐於先君子之下始與之言往者張孝先先生每送家兄必出大門外日送賢人子孫不與常客等亦此意也家藏魏先生哭先祖詩綾一幅題畧云某月日得書即先生訃音也情不自禁為位於益友

四書翊註

緣起

四

寵中為詩弔之

其一

問病人歸訃已先披衣讀罷淚雙懸吾儒豈合斯人死永訣仍存未了緣雁字投交辛丑後麟書絕筆代申前好將劄記名山護獨被禪宗翼聖傳

其二

麻衣哭母病相侵易簣終違枕塊心有子有孫天地憾無官無爵日星隔百年公論歸潛室半句讒言是

好音但願先生靈爽在唐肅一聽伯牙琴

刁顯祖識

四書翊註

緣起

五

文孝先生小傳

先生姓刁氏諱基命以避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
六居士保定府神州人父諱克俊字翼庭學者所稱貞
惠先生者也先生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既再
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不事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
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問寒暑學者
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中斷變設思廟主於所居
之順積樓朝夕哭臨僞命教誨之以死拒幾及於難會

四書翊註

傳

闕政得解及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先生書
反覆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翊註
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
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
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
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吾尊之

石天地也親之若父母也敬之若神明也乃所願則
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其
詣梅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
其勇以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
門人私謚文孝先生常山張起鴻嘗爲之傳甚詳備其
贊曰文孝以魁岸間貌古顏蒼頭顱圓可竟尺耳大鬚
長兒時有相之者曰鳳目獅鼻山頂虎背亭亭岳峙非
凡相也以今言之信矣迹其生平段者什一服者什九

四書翊註

傳

二

以予觀之堅心士隱副在名山可謂泰山巖巖氣象者
也嘗過先生墓爲詩弔之道學於今第一人全於辨道
見其真能分王陸爲旁派應是程朱有後身上谷名山
藏琬琰祁陽新塚卧麒麟愧無當日延陵劍寂寞低回
感已辰後學孫勣曰予讀先生書於言行之間益數致
意矣有味淺其言之也先生孫承祖者子與游保陽之
學舍因得先生書讀之承祖兄繼祖弟顯祖皆循循修
飭庶幾能世其家學者也子於先生潛室刻記得先生

爲學要有焉吾師乎吾師乎不韻此幾虛度一在先生
以謂高子也子於先生亦云

德州後學孫勣謹撰

四書翊註

傳

三

附姓氏

叢 澍肖巖江寧人 車鼎晉平嶽邵陽人

張 謙受益江南籍 寧完璧荆台宛平人

斐衝度晉純曲沃籍 徐 諤木存湖廣籍

朱弘策誼正上元人 吳恩元丹麓南陵籍

吳恩正汝夫江寧人 叢 澗河九上元人

艾之駉開齋江寧人 汪謹益樞山當塗籍

郭正宗楚堂上元人 雷鳴漢天發上元人

四書羽註 姓氏 一

吳永錫樂山江寧人 王文升階五江寧人

標 晉錫蕃江寧人 王朝政西園江寧人

王材振素山黃岡人 龔懋昌慈菴江寧人

李景蓮又白江寧人 高 標秀生上元人

王楫芝紫子黃岡人 汪 模我範上元人

汪 正維周上元人 孫希晉省三上元人

張 楷正夫江寧人 張應景佩公江寧人

袁 偉雲昭上元人 陳元正 江寧人

伍士璜麗蒼上元人 張軍齡錫純江寧人

伍士涇澹園江寧人 王天觀敬辰江寧人

許 鏘賢馨上元人 黃白麟漢奇上元人

四書羽註 姓氏 二

四書翔註目錄

翔註序

讀翔註綱領

刻翔註緣起

文孝先生小傳

校閱姓氏

目錄

以上首卷

大學翔註五卷

一卷 原序

二卷 傳首章至四章

三卷 補傳

四卷 傳六章至九章

中庸翔註

卷目

五卷 傳十章

中庸翔註三卷

一卷 一章至十六章

二卷 十七章至三十三章

三卷 二十一章至末

論語翔註二十卷

一卷 學而

二卷 為政

三卷 八佾

四卷 里仁

五卷 公冶長

六卷 雍也

七卷 述而

八卷 泰伯

九卷 子罕

十卷 鄉黨

十一卷 先進

十二卷 顏淵

十三卷 子路

十四卷 憲問

十五卷 衛靈公

十六卷 季氏

十七卷 陽貨

十八卷 微子

十九卷 子張

二十卷 堯曰

孟子翔註十四卷

四書翔註

卷目

二

一卷 梁惠王上

二卷 梁惠王下

三卷 公孫丑上

四卷 公孫丑下

五卷 滕文公上

六卷 滕文公下

七卷 離婁上

八卷 離婁下

九卷 萬章上

十卷 萬章下

十一卷 告子上

十二卷 告子下

十三卷 盡心上

十四卷 盡心下

右四書翔註四十三卷除序文綱領緣起本傳一卷

先祖

文孝公所著自先君子珍藏手錄以教承祖兄弟與

先祖所著諸書併藏於家少宰孫北海司寇魏庸齋

西臺陸稼書司農張孝先廷尉孫莪山諸老先生先

後謀刻不果承祖來治上元書賈所集流布最便而

水藥自矢祿入不能舉又不果刻邑紳士見此書表

章聖道津逮來學釀金付梓不日而成不朽大業幸

旦夕之成功也除斯文正統用六集潛室劄記已刻

四書劄註

卷目

三

外未刻尚有易酌辨道錄二書將續圖之

刁承祖說



四書劄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大學章句序

蔡氏曰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家傳於孔子

孟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程子發明造

微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孔曾而下其

法僅傳於天下而已又曰原聖賢之所以著是書者以

其教法不行於天下故為是書以傳是法於後世也夫

我不行則天下無善治法不傳則天下終無善治矣此

聖賢之意將以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又曰聖賢之所以

明道立教者無他只是要人各自復其性而已天下豈

有性外之事聖賢固無性外之功性即明德也大學之

法即修道之教也又曰不日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

三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

自定而大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脉

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

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矣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又曰大

學二字為篇名如學而為政之類思意未然而為政



或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其說曰堯典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明是明德新民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序堯以是自洽豈不以是教人或指三代以
其對小學而言小學之名三代未有也愚意後而既云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所設下又云三代之隆其法兼備則知三代當已有
此法但未備耳通指為是子年十有九應州試便出大
學之書古之大學題覆試童子以古大學為太學于不
在覆試列私為文駁之呈先子喜甚以示同人今考諸
書果未有如州侯所云者竊意黃口時輒斗鶻如此
蓋自天降生民 書云天降下民此以生字易下字何也
句為張本故民稱下與以仁義禮智之性天生之大
德也朱子以此句為張本故民稱生一字之開各有攸
當古人立言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或以
之精如此

四書劄註

大學 序

二

卷一

盡作春秋日食假之既與莫不二字疊矣不通黃氏
以為已然之詞是也朱子曰仁則是箇溫而慈愛底道
理義則是箇剛制裁到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
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解最精胡氏又述
其解四書之言而補知字蔡氏非之亦未為過但以知
字為偏言之知仁字亦為偏言之仁甚不是此以性之
本體言豈有偏而不全者乎愚意仁曰心之德愛之理
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竊欲做其意而解禮曰心之敬嘉
之會解智曰心之靈物之鑑一字兩意俱 然其氣質之
秉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也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
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
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蔡氏又欲合而

一之亦是但不一有聰明睿智 蔡氏曰氣極其清質極
如此較分別耳無所不見日月無所不通曰睿無所不
灼曰智通者入于微之謂也此所謂生知之理也與知
其性 能盡其性者 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盡仁之性與
相應 能盡其性者 天地合其德盡義之性與萬物合其
宜 盡禮之性與天地同其節盡智之性與日月同其明
此 所謂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盡字依朱子唯天下
至誠節解作去聲讀焉 出於其間 應運而 則天必命之
是 不必如吳氏作上聲 出於其間 應運而 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 若司治天下事師司教天下之事三
道兼焉 三代以後如孔子之聖而不得位蓋天命
之為億兆之師而君道兼焉如春秋天子之事也 使之
治而教之 命之性或以大學為古者教人之法其言或言天
命之性或以大學為古者教人之法其言或言天

四書劄註

大學 序

三

師似宜從教上說起然必先之以治者何也程子春秋
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長即師
也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其以
治先教固矣愚謂此處治字却不取爭奪息意但取生
養遂意生養不遂則教無繇施孟子所謂自治不暇奚
暇治禮義者也故必先治于教而其義 以復其性 復其
始完此朱子文章精審處不可不知 以復其性 復其
性民莫不與之性也天命之一人曰盡性衆人曰復性
蓋性者圓滿而無所虧欠也復性者先虧欠而後圓滿
也自開卷至此性字凡四見非性無以學非性無以教
也歐陽乃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尚謂之知學乎
七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蔡氏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在下曰堯舜君前臣名其謂堯舜也又引四岳之言曰有
聖子夫君命臣其各之宜也臣述君之名臣因而以

四書精義

大學序

四

居然其治矣如以爲古人朴質故如此考堯舜以前
 武禰蓋夫學孔子所願天也堯舜禹以後涉稱號文
 固爾錯二其故然不可解始記于此以俟知音者所
 以繼天立極極詩所謂莫匪爾極也舜典帝曰契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堯命汝典樂教胥子或者述
 以爲司徒典樂之官至堯舜時有非也按伏義神農黃
 帝時如制嫁娶之禮及垂衣裳立制度之類豈無司其
 事者于時當有司其學者于時當有樂官矣禮官樂官
 之樂之發豈無司其學者于時當有樂官矣禮官樂官
 安知不以司其樂命名但孔子刪書刪自唐虞則堯
 史册散朱子今五聖人言之其必有所見矣而司徒
 之職典樂之官所設也書數不可闕一疎中樂之數

堯舜切衰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堯是
 發人朝夕從事于此物求得心長在道上面堯爲樂有
 自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
 聽此言之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治天下者須設專
 官朝夕講求其事俾在朝在野以此爲躬行實踐之先
 務凡經傳中所可述而志者尙多即學者立教宜以此
 作課程咏歌舞詠皆不得具文觀之矣久之而材可達
 不患不媿美古人矣司徒之職教以五倫樂即在五倫
 中胥子之教特加以樂五倫又三代之隆蔡氏曰此與
 左樂中教有獨重非可偏廢也三代之隆蔡氏曰此與
 衰相其法寢備時猶有未備者直至周監于二代而後
 手文哉然後爲備如下所云大小之節其詳如此夏商
 安得有之且如五禮六樂載于周禮者則夏商禮樂百
 焉豈非至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蔡氏曰

四書精義

大學序

五

抵王官國都皆有小學則巷惟有小學無大學其于
 儒之言辨之甚析且曰泰火後諸儒之說未可盡信也
 似矣愚獨謂解書者當以書之言明之而云王官
 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便兼大小學在其中矣人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段保承莫不有學一句分
 言之然則先儒所謂王官國都無小學信不可通所云
 間巷有大學未可盡非也先儒及文莊之言參用之可
 矣王官王朝之內國都諸侯所都之地五此爲間間二
 十五家也里門日間直人生八歲則自王官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鳴篳掃室堂及
 庭曲禮所謂長者糞加帚箕上以應對母之所有命之
 秩初而退以箕自向而板之類應對母之所有命之
 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耳部之負置之于背
 初扶之于旁口耳之問日再辟耳部之負置之于背

口而對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傳齊
 之類進退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之類
 之節限量于其事之中禮習于度數之節文所以養
 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禮記二實樂三禮祭四血祭五禮
 沈六福事七肆獻八饋食九禘十禘十一禘十二禘
 禮五一會二荒三少四禘五禘六禘七禘八禘九禘
 四遇五會六同七饋八饋九饋十饋十一饋十二饋
 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饋食三饋食四饋食五饋食
 賓射四饗燕五饋食六饋食七饋食八饋食九饋食
 雲門二咸池皆黃帝樂三大磬舜樂四大武禹
 樂夏大也五大漢一各韶二韶三韶四韶五韶六韶
 樂射一弓扶四矢驗其御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于
 也書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之文物以表著于其

之類思按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是教學
者立定功成也禮樂設何容於小學之教必以六
藝為先六藝之教以禮樂為首竊思道統雖廢樂常則
是一番道理與五禮六樂不同惜秦火後不可考耳必
如五禮云云則是禮視上帝朝觀諸侯之類必如六樂
云云則是雲門咸池大磬大夏之類此豈八歲以上十
四歲以下童子理會的事就使理會的事與身心毫無
干涉究歸何用吾聞古人之教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先
以近者小者後以遠者大者必不厭等類何為之奈沿
習既久朱子亦未改正故雖小學一書盡美盡善與四
子五經並列而後世舉行者甚少則以開首第一段工
夫異其難厭其遠且大殊無裨于身心故也今欲將五
禮六樂等語一切刪去從經傳中擇其有裨身心者錄
之自灑掃應對進退以及射御書數俱量加損益合

四書期註

大學序

六

兼新解萃為一編務求明白可知簡約可行俾學者
其易安其近且小然後從此以馴至于小學無難矣或
世道人心一大關係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
也德于肯非其人耳及至公卿大夫元士承位上之適子
天下諸侯以至於公卿大夫元士承位上之適子
將有國家之與凡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
責皆在所教與凡民之俊秀下者也蔡氏曰蘇綽傳有
人之秀曰俊千人之才為俊俊傑之義又曰西銘曰賢
其秀也漢書洛陽守吳公問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秀才
之名如此漢光武名秀收秀才為茂才于是有茂才具
等之名秀言其才智之秀出乎等夷也李令伯陳情表
云前太守臣達舉臣孝廉皆入大學陳氏曰凡民惟賢
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皆入大學考得入大學不此
小學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思按賢者而教之以窮理
指俊秀謂能理會小學而見諸行事也

格物正心誠意修己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致知必先以窮理正心者大學以知為入門苟不先存以
人之則已之當如何而修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措
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為空
窮無所存貯之地失其發用之本矣故朱子于此二項
尤提擧而不致略至下文則只言此又學較之教大小
修己治人之方蓋已詳于此矣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及闢卷莫不有學教之
術法也其次第謂八歲入小學節目謂小學教以灑掃
窮理正之詳又如此蔡氏曰高字詳而其所以為教所
心等事之詳又如此字應前備字

四書期註

大學序

七

之曲又皆本之入君立極者躬行禮智之道心得
道而後得于道外此便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
幼朋友五倫之外兼為小道是以前世之人無不學其
學焉者上學字指會世之人言下學字兼小無不有以
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從焉以盡其
力學安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學是體是動是靜
分職分是知之學也學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知是
學與前知之學對行也此古昔盛時所以
治隆於上德教洽於民老幼行心得之餘云云俗美於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人。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四書註
大學
八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傳之。謂于。以。詔。後。世。不。使。先。王。之。法。泯。沒。而。無。傳。也。

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會。氏。之。傳。獨。得。其。宗。
如。宗。子。宗。婦。之。類。於。是。作。為。傳。義。之。美。以。發。其。
意。之。得。其。傳。子。曾。子。者。也。使。十。傳。果。出。曾。子。自。作。則。誠。
以。曾。子。日。三。字。知。傳。為。曾。子。所。作。文。莊。平。日。尊。信。朱。子。
何。如。而。獨。于。此。相。反。乎。且。曾。子。得。孔。門。宗。傳。全。在。忠。恕。
二。字。今。想。雖。僅。見。于。治。國。章。而。平。日。尊。信。朱。子。
之。聚。矩。只。以。忠。恕。盡。之。推。之。諸。傳。莫。不。皆。然。使。曾。子。且。
于。而。在。或。當。分。功。顏。子。及。孟。子。沒。而。其。傳。况。焉。士。皆。不。足。以。
孔子。不。能。作。也。非。及。孟。子。沒。而。其。傳。况。焉。士。皆。不。足。以。

四書註
大學
九
語于此。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其他乎。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謂知

老寂滅佛之教。居然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朱曰吾嘗便背讀書。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與諸便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制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其他權謀如商教張術數。如焦延壽京房袁一切以就功名之說。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族其私。智以馳驚。于一世。蔡氏曰。說與夫百家字如鬼谷孫吳輩。皆非有一家言。以傳于世。與夫百家衆技之流。蔡氏曰。如九流等是也。九流者。儒家之外。一時日克釋之學也。二曰法家。專任賞罰中韓是也。四曰名家。專任名位。理致此為近正。但不能隨在致隆。隨時

四書補註 大學序

處中也。故亦為儒術之學。五曰墨家。黜絕差等。六曰雜家。蓋工匠之類。七曰縱橫家。儀秦之學。八曰農家。農本固之本。但亦有挾其術以爲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九曰小說家。街談時語。零碎收拾。以爲有關世道也。又曰醫卜。所以惑世誣民。使斯民昏之。屬亦衆技也。所以惑世誣民。使斯民昏。充塞仁義者。使斯道墜。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雜出乎民間也。以上下。使此字便兼異。其君子。謂凡民俊。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上其小人。令其言治于。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至治之澤。是。自大君子者。也。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至治之澤。是。自大人無能行此。定晦如月。育如日之育。二否。如氣塞。如川以小人不得蒙。晦如月。育如日之育。二否。如氣塞。如川

十

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沈如物沒于水。痼如病者。不可。以及五季之衰。謂梁唐晉漢。而壞亂極矣。堯音怪。堯亂而天運循環。蔡氏曰。言天運亦自有意。所以作網不修。其意也。他日作周子祠室記。亦以道統之所以絕。歸于天。雖孔子亦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亦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夫天未嘗不治天。下也。以見天之一說。自不可廢。故聖賢往往有屈于氣數者。又曰。環則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夫三代之盛。天運之來也。用未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無往不復。宋德隆盛。五代往而復。則泰來矣。治教休也。明也。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夫

四書補註 大學序

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顛。字伯淳。號明。應運而出也。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按張達善。本于是出。而有以連下文作。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既一句。或以出字斷者。非是。而復續曰。接蔡氏曰。按近代道學之盛者。稱周程張朱。合四家論之。則張子宜少讓焉。程子所謂非明容所照。有迫切氣象者也。若周子之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大極圖發。天人之秘。通書數章。明理義之歸。蓋有蓋世之德。萬世之功。而二程之學。實其所抽開。而格論也。而朱子亦嘗贊之曰。道喪千載。聖學絕。言連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乃于大學序及中庸序及孟子末篇所引伊川之言。則皆獨以程氏接孟子之統。而全不及周子何耶。問嘗以意度之。或者大學體用全備之書。中庸聖道極致之言。一書所載。同一理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正統。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至矣盡矣。再無餘矣。矣。論孟六經所載。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于大學中

十一

四書劄註

大學序

三

述作雖未嘗預其力而朱子序二書必及之者則以孟子所得于已所推于人所注意于來世者皆二書之

大學中庸禮記之學有未極于於其學航來學之

切有未極于詳備二書雖淵源于一而其所有得者

實多所發明者九盛也故伊川在當時便以爲明道先

生爲已任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祭劉質夫曰吾生

自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學于既絕非止一二

見堂顧忍沒其師之功哉又伊川先生既沒之後胡文

定先生建言于朝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

發明之則以道學正統獨歸之二程者蓋天下後世自

有究極之公論而非程子所忍自顧朱子所能致抑揚

去取于其間也若朱子所作周子祠堂記所謂上接洙

泗千載之緒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者蓋就周子所就之

極功言之固不啻于其言之並行也此論中正最爲得

之又述李開老二程全書序曰周子默然契道體而

二程受學之後擴充廣大發明親切又有過于周子者

張子雖云妙契疾書而及二程講論之後並棄其學而

學焉實有述乎二程之言而與起焉者也觀其于羣書之

神會心得乎二程之言而與起焉者也觀其于羣書之

中摘學庸論孟四書爲標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于

無窮然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者非二程而誰朱子

嘗曰文章到歐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此段與蔡氏意

合不可易也不知何故下面又抑程而伸周前後兩載

殊不可解蔡氏亦錄之中間孔氏後義神農黃帝爲辨端

曰萬世道學之祖是也故孔子剛書躬自庶幾曾不及

道學之祖何哉蓋十六字心傳肇自虞廷而後世言道

者言學之始莫之能易故孟子邇道統必首堯舜韓昌

黎亦然今朱子序大學却以伏義神農黃帝堯舜文莊

所謂不害其說之並行者誠有見也愚謂周子之功可

其伏義神農黃帝等而兩程夫子之功則堯舜也朱子

四書劄註

大學序

三

以兩程直接首氏之傳而不及周正孔子傳者則

虞之無何也蓋人之道在六經六經之道在四書千

百年茫如也蓋人之道在六經六經之道在四書千

四書不徒此也蓋人之道在六經六經之道在四書千

得而與哉此意惟朱子知之亦惟朱子能言之後儒粉

粉異議何惑也張氏師曾引或者之說曰周子之書莫

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書莫

于書而孟子之傳以下便云實始尊信此書而表章之此

看接孟子之傳以下便云實始尊信此書而表章之此

兩程子實錄如何移易的若移作周子用却全無干涉

矣總之適道學正傳者魯鄒而後必曰濂洛關關一

不可也若夫表章四書使天下萬世家傳而戶誦之非

兩程子有以開其始則朱子何以成其終乎蓋程朱三

夫子與曾思孟三夫子此六大賢者共成四書爲一大

毫功臣古今所未有也試再爲廣其義學庸論孟四書

矣論語有齊魯之異張禹鄭玄及包氏周氏王氏何氏

之徒各爲註釋而孔氏本義晦矣孟子七篇則趙岐

之陸善經紀之張氏丁氏音釋之若夫周之者儒林也

非之者荀卿也刺之者王充也疑之者溫公也辨之者

東坡也誰能識其仁義之旨哉自兩程子出然後知學

庸大之旨如布帛菽粟然民生不可一日無矣張氏又

曰周子之遺教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

之傳分孔孟爲兩家又分周程爲兩家則不可言不知

大全何故錄之近世爲陽明之學者又有陸氏直接孟

氏之傳之說不知豈周程張朱于何地也其謬與張氏

學道者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而顯之蔡氏

曰自孟子及其傳其得焉則其書豈有而知者豈至是

始得程子知其爲非常之書而表之於載記之中也

既又爲之次其簡編此謂正其簡編也發其歸趨焉

其道理處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劫聖
細之經。賢傳之傳。之指。然復明於世。而復明。

雖以寡之不敏亦幸私淑。陳新安曰。孟子云。子未得為
用其語。謂開程子之教於延平李先。謂公許東陽日
私淑者。私善于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于再
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與有聞焉。謂開

大學教人之法。聖。顧其為書。猶頗放。如日康。薛克明。德
以下至民之不能忘也。三章。舊本誤在及世不忘之下
釋止至善一章。內自引洪漢詩以下。誤在誠意章下云
云。致知無傳。是以忘。知不自其固也。陋。狹。隘。寡。采而

輯之。採取也。轉使得次序也。問亦竊附已意。張氏師曾
之。與補傳。補其闕畧。指補傳。應上句。失字。以俟後
之。君子。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君子為學者。謂
本冉有所謂如。其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言非分也。即孔
禮樂以俟君子云。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言非分也。即孔
意。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記曰。國家如欲化民而成
學者。修己治人四字。包則未必無小補。

月矣。所謂其難。難。而黃帝以至孔子。至孟氏之正統
新。安。曰。予。論。學。必。以。明。性。復。初。為。綱。領。是。論。論。也。

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善。而。復。其。初。小。學。選。辭。曰
仁。義。禮。智。者。人。性。之。初。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序。所。謂
如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教之以復其性。凡四致意焉。蓋
氏曰。看大學序。不但可以知大學一書之興衰始末
人才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
安危。理亂古之所以為古。而後之所以不如古者。大要
皆可得而知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是書豈不傳于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又曰。此序
恩意。作則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
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序之大旨。由自蓋自天
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
教人之法。始末。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偽傳
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錄作也。自及
孟子。及至篇末。為第四節。則章句之。所錄。連。也。各。節
各有箇開。合其末。而歸功于禹與周公。孔子及已之。所以

四書翊註 大學序

四書翊註 大學序

辨。楊。墨。者。學。者。詳。之。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
姑。私。記。之。于。此。覽。者。其。擇。焉。又。曰。按。此。序。東。陽。許。氏。分
作。三。節。看。似。有。未。當。者。蓋。以。篇。首。至。非。後。世。之。所。能。及
也。為。第。一。節。則。不。知。首。一。句。之。為。綱。要。未。當。也。以。及。周
之。衰。至。壞。亂。極。矣。為。第。二。節。則。是。于。孔。子。之。程。曾。子。之
傳。處。忽。畧。看。過。了。且。不。知。壞。亂。極。矣。此。語。正。以。起。下。文
天。運。循。環。云。云。是。亦。未。當。也。又。以。天。運。循。環。至。篇。末。為
第。三。節。雖。于。程。子。之。表。章。是。善。者。知。所。發。明。而。于。朱。子
之。所。為。作。章。句。以。俟。後。之。君。子。者。全。欠。提。揭。是。亦。未。見
其。的。然。分。曉。處。蓋。從。上。面。便。已。截。得。不。是。了。吾。輩。更。相
與。詳。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按。淳。熙。已。酉。宋
年。也。二。月。甲。子。大。學。序。告。成。三。月。乙。丑。中。庸。序。告。成。年
講。註。云。二。書。之。成。久。矣。不。教。修。致。三。是。以。隱。攝。子。心。而
始。序。之。愚。謂。隱。攝。于。心。所以。恆。天。下。萬。世。之。心。也。天。下
萬。世。讀。二。書。而。無。以。歷。其。心。則。其。于。朱。子。之。心。有。何。益。

然者矣。茫然于朱子之心，而欲尋二書入手，處得無千里乎？又按朱子生於慶元庚戌，朱高宗四年也。至淳熙七年，為六十歲，始片二書，嘗試取其序而熟玩之，直可追踪孔子繫易之辭，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可及也。子若以取而對之，斯文正統中，又為之字釋句解也如此。又按朱子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卷，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及中年七十有一，易首之前三日，尚修改大學，誠意章，然則朱子之于是書也，終身必之矣。蔡氏曰：或問尚有未更定者，其然豈其然乎？

四書翊註

大學序

夫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麟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興祖

會孫鍊全枝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銓 鎰 鈞 鎰

子程子曰：陳氏曰：程子上加于字，做公羊傳註。大學

孔氏之遺書。蔡氏曰：孔氏兼會子言，非也。若兼會子

自在其中，遺書謂其人往而書，而初學。年十五以上

四書翊註

大學經

一

卷一

入德之門也。進德者以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此篇以明德之至善為先務，則格致

民之至善為後。則齊治平外而親民之次第也。內外

次第獨賴有此篇在。俾學者持循而莫之能易也。而論孟次之。

在論孟固各有次第，然不如大學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學格致誠正修以止于明德之至善，則庶乎其不差于俗儒詞章功利之學矣。學齊治平

以止於親民之至善，則庶乎其不差于異端虛無寂滅之學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或問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已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所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本也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凡漢古人書者皆當遵此為例若

四書期註 大學 經 二 卷一

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說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耶陽明淫陽新鄭諸公皆蹈此病不足也法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以德行言不明明之也此上明字一之字其明德者下明字連德人之所得乎天之性義自離字讓指本體而虛靈不昧虛而不昧以心之空洞言虛明也也而虛靈不昧靈而不昧以心之知覺言靈明也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統性為未發之中心統性為已發之中

情為已發之和者天但為氣稟所拘不能變化人下之達道故靈應萬事不能掃除欲所蔽不能掃除則有時而昏非復虛靈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天命之性終不故學者當因其所發如因乍見孺子入井發而為好惡相近之幾希而遂明之引伸而以復其初也復其虛靈不昧具眾者革其舊之謂也易曰革去故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人與已同此明德已既明而人未明仍是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昔曰舊染污

四書期註 大學 經 三 卷一

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朱至于是則必至于是善則必守乎是至善必不遷而後止也胡氏曰必至善則事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凡一事必有一理事理到盡頭恰好然者善也當然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之極者至善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明德止于至善之地書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所安而不遷書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如乾之剛粹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其間也吳新安曰既言事言則日專理是理之真跡處一物各具一大極

人心得于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
統體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為
一則曰天理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為格致
一理而已新民為齊治平之綱領也誠正修之綱領
又八條日之綱領也綱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
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第一曰此

對小子之學言之也第一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

也第二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

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第二答序

四書翊註

大學

四 卷一

畧陳之謂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輯而為書即今之小學書許魯齋敬之如神
明愛之如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
父母者

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
小學之書何也第三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

道則一而已一者何也小學大學是方其幼也不

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

之基本放心者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音目觀亂色

收者一截斷不續之謂既能收其放心德性及其長

也不進於大學則何以家夫學理學始於大措諸事

業謂齊治平大學終事誠正而收小學之成功基判

本立而修在其中故以始終括之基判

生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判之

異宜少宜習小學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

高而深小學下而淺小學先而急大學後而緩也後

字緊根先完緩字緊根急字入歲十五歲之分也

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別然如燕猶冰炭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入也燕香草猶臭草此一段今使幼學

之士必先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

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

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第三答以上

大學却牽舉小學發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

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此一段道

意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指小欲反從事於

小學時既往而復追之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抵牾不勤

苦難成之患徒勞而無功學記所謂發憤後復欲直從

事於大學行而不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

四書翊註

大學

五 卷一

達也。踐等則如之何。此更謂第一問從曰是其歲月

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古人惜寸若其工

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改過遷善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此句合詩書及古先聖賢之言約其為小學者不懸

乎此。此謂固無以涵養本原。謂心而謹夫灑掃應對

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即前所謂幼學之士必先

適中言此日節以限制言也此日教以六藝言前日

四書劄註

大學

六

卷一

為大學者不懸乎此。此謂亦無以開發聰明。謂格進

德。謂誠修業。謂齊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德不明

其何以言。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

焉。如格致傳後五條二條三條言敬一條言誠意四

條言寡欲五條言收放心無非言敬也乃知朱子

補敬字亦竊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力

取程子之意。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小學以敬補則

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應前

無本句謂敬則有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

即前所謂欲及於事于小學不則其所以固其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此句本禮運記曰禮義也者人之大

會筋骸之束也。此句本禮運記曰禮義也者人之大

也物合其則也。此句本禮運記曰禮義也者人之大

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前以不敬

得。願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須是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若徒歸咎於

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即前所謂

四書劄註

大學

七

卷一

甚焉。即前所謂不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極言其醉

貨利中而。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言不能格物

修。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言不能齊治平第

下。端言敬完兼小學大學不幸過時以下。正曰。然則

言以提撕之七年之病以下。反言以警覺之。曰。然則

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第二曰。程子於此嘗以

至一無適言之矣。程子曰。至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存。靡他。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程子曰。整齊嚴肅則

其善說。是必重手容必恭。至其門人謝氏之說。

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此所謂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戰戰兢兢問敬或易也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此所謂勿貳以三勿參以五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也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此所謂動靜專進動靜交正從事于斯是日持敬也

三先生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第三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萬事莫不根本于一心敬能主宰一心故又能根本萬事知其所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學基本故曰

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功日終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此程子所謂徹上徹下蓋此心既立敬以主宰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曰尊德性持道問學窮理以誠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

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治人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修己篤恭明則德以安百姓

四書講註

大學

八

卷一

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自此心既立以下統以此句結之又照應敬者至此心既立

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一句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此一句又申明敬者聖學之

所以成始成終也三句以上共為一段反覆敬字之善又發明孔子言外之旨也盧氏篇首三言大學一書之綱領也明明德一句篇首三言之綱領也朱子敬之一字又明明德

之綱領也。不從敬入便是無頭腦學問。陽明曰敬之

以敬而益支。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更端第一曰天道流行猶言乾發育萬物猶言各正性命

其所以為造化者

道流行猶言乾發育萬物猶言各正性命其所以為造化者

四書講註

大學

九

卷一

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

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陰陽五行難自無而之有。故曰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

有是理。講形而而後有是氣。謂形而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氣之聚而後有是形。形之生故人

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德順仁義禮智之性。

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仁義禮智之性

智順之為信兼健順而有志天之理為性故曰信

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

鬼神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氣以一身而具有陰陽五行萬物得其氣而為形實得其理而為

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此太極說。盧氏曰。真以理言。而理不雜。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真。測合者。理氣之無。無則有。是形而各一。正謂是也。謂理與氣合而後。可以為人。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此言天之所以賦于人物者。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此言人物之所彼賤而為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如目能視。不能明。耳能聽。不能言。之類。能聽。不能言。之類。唯人之生。乃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孔子曰。天地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物咸備。此八字。根性為最。再詳。虛靈不昧。以具眾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意。底。人。亦有氣。存。何。故。昏。昧。難。錯。無。此。虛。靈。洞。徹。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此。謂。方。寸。之。間。云。云。也。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以。言。乎。性。之。本。體。也。

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亦不外方寸之間云云。也。以言乎性之功用也。

是則所謂明德者也。自天道流行以下。或言理。或言氣。要而歸之于性。或言人物之。所以合。或言人物之所以分。區而別之。以盡貴之性。然後極贊其體用之妙。而此明德二字。釋他何。等。第。

重。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氣有清濁。故賢有智愚。又言人之氣質與物不同。此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上智以知。乃能全其本體。全其虛靈洞。而無少不。大賢以行。乃能全其本體。微之本體也。而無少不。明。萬理成。其有不及乎此。資不及乎上。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蔽于氣質而失。本體之全也。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此句。承上。接乎事物無窮之變。此句。承上。

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德。明。善。乎。其。德。人。欲。二。者。謂。氣。質。相。因。謂。氣。質。既。拘。物。欲。增。而。天。理。滅。也。二。者。物。欲。也。相。因。而。蔽。也。物。欲。既。蔽。氣。質。因。反。覆。謂。相。因。深。固。謂。牢。不。是。以。此。德。之。明。而。拘。也。深。固。謂。牢。不。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言非特不能。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如。餓。求。飽。寒。求。暖。雖。雄。雌。化。牝。交。搆。好。逆。而。惡。覺。趨。生。避。死。之。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前。雖。曰。可以為堯舜而泰天地。而亦不能以自充矣。然。前。雖。曰。

本明之體得之於天。有不可得而昧者。章句所謂

禾嘗也。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侯參之一有

覺焉。如寐而寤。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明矣。

言可以為受教之地也。或問須是從這些覺處便致

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是些子。幾引着

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眾。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

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

之於小學之中。至此又提起小學。而復開之以大學

之道。庶不至于失。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

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養之于小。而因其所發。介然

有覺。學之中也。

也。以啓其明之之端也。啓其淵然之本體也。繼之以

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

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黃氏曰。此

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兼盡

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

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章句所謂而遂

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

四書期註

大學

三

卷一

四書期註

大學

三

卷一

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萬物向也俱

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明

不暇而暇。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

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

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反貼新字說。豈不為之惻然

而思有以救之哉。則然者。胞民與物之心。救之。故必

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在我為自明在家。始於齊

家。新其中於治國。新其而終及於天下。始中與三字

本孝經確證黃氏曰。即所謂怒。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

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不復沒溺于卑污苟

章句而。是則所謂新民者。而非有所付畀增益之

也。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

也。益志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亦只是不作為于

性分之外。意第。二答專釋新民。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

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天命而吾之所以明。而

漸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大道為公。務要

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

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
 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平心體統之太極。見于
 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
 事物物各具。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故姑以善目之。目之以至善。只是事。而
 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
 乃其目之大者也。即前所謂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
 踐之。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行不著
 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仁不能

守之。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
 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非其至也。且將無以盡夫
 修己治人之道。言不能修己。故必指是而言。是指以
 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標表也。立木爲表。懸標于上。
 之正鵠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求必至
 取中正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求必至
 也。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善少過則不至善
 少過無不及。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
 乃所謂至善也。無遺恨則純乎天理。而非粗復盡乎人
 髮之遺恨矣。欲而非粗克。章句所謂有以盡乎天理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陽明以此兩言爲教。豈
 不至善只是太甚。在理。釋老亦以此兩言爲教。然專
 要成仙成佛。却全是人欲。而非天理矣。第三答專釋
 止至善以上。共爲一段。至此纔發明大學明德新民
 止至善本旨。辭海。遞。無不。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
 而。言之。不出乎八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而八事
 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明德新民。此愚所
 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新鄭諸公。猶未
 也。弗思甚矣。此。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
 約言一篇之義。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

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朱子曰。如
 愚謂漢祖唐宗之類。皆然。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
 不屑乎新民者。朱子曰。如佛老便是。愚又有畧知二
 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
 善之所在者。朱子曰。如王通便是。看他于已分上。亦
 志于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着工。便做
 不徹。此數語。可蔽文中。子一生。愚謂昌黎。慶。陵。之類
 皆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而深求之也。其能成已
 成。勿而不謬者。鮮矣。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
 民。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此矣。

大學之義不期于後世也。以上共為一段合而言之。此篇共為四大段文字。第一、二段、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國書初註

大學

夫

卷一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慮而后能得

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繇也。繇。謂知止。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此正出。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此句反出知字。又提起得字來。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所當止者而止之。正鵠喻止。知正鵠喻知。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中正鵠喻得止。知止云者。物格知至。從第一。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此從章句二冠以天下之事。又以見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知止者之無所不知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乃云非志乎。然則二說。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固未始不相通也。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即心不妄動。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即所謂優游。休易所謂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不忙。閑暇不。士敦乎仁也。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不忙。閑暇不。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揆度也。或輕或重。有不夾之權衡。或誠或偽。

國書初註

大學

士

卷一

有不易之編。能慮。則隨事觀理。隨其事而觀。極深。墨即處事精詳。能慮。則隨事觀理。當然之理也。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易曰。知幾其則百慮而一致。知行合一矣。按朱子他日以極深二字下得未仔細。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故愚于此。發明研幾之義。而于極深二字。更不着解也。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請個中。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一以貫之。此段發明聖賢心學之精。有則俱有。能則俱能。不可不及。此。

也身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即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二

句而推言之已一物亦一物故曰兩物明德明于內新民于外故曰內外相對知止能得一

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即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二句而推言之知止正其所

以得之事能得正其所所以知之事故曰一事首尾相因即兵家所謂擊首應尾首應也誠知

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即本始所先末終所後二句而推則其進為有序本末始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四書翔註

大學

大

卷一

不遠言其近也近道與得道有間聖人以其尙需工夫故不輕于許可也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或問以此開端章句以此收煞盧氏曰物有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六個先字一個後字起下文七個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曰此言大學之序分明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

目也條曰條綱領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

明德之事也此大學詳于治內之序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此大學詳于治外之序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

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

也此又合明德新民而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止于至善之事也

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本章句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十字使字之義益明矣或引蘇秦使我有負郭二頃田蕭道成

四書翔註

大學

九

卷一

使我治天下十年諸使字來証非也如此把使字看輕了此與中庸使天下之人使字正同明德無不明正如鬼神之神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物而不可遺也

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不言各格其物各致其知者先知覺後知上焉大者而國與天下者而國與天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

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

以上三段俱用孟子所引至於身之至則心也章句

三句解之其義已明

云云

云云

四書

大學

辛

卷一

者身之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本然之正所謂性善也則身無所至無心以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端本而心之所發則意也章句云意者一有私意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也心之所發者一有私意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為意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章句云誠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必自慊改初本一于善三字此文公絕筆依本為是吳氏非之也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聚理而宰萬物者也胡氏曰孟

子董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其聚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其聚理而應萬事此章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也入莫不有言以知而或不能使其衷洞然無所不盡知不致不能妙眾則隱微之間真妄雜陳天理人欲交戰于胸中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程字始如喪致乎哀之致愚謂親喪自致而致知非竭力不可安勉固有不同不如作致

四書

大學

辛

卷一

和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即所謂知猶識也推之為極不盡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如慈有所以慈非徒愛之而已孝有所以孝非徒養所謂理也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之而已源頭人莫不知言以理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以物言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理也精也微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觀其所當然與以格其所

夫物格者極至之謂章句訓至此加極字如格於文祖之格亦訓至無言窮之而至其極也即所謂物猶事也窮至極意此大學之條目章句加八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即開卷至為緘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只說到治國至唐韓子食字退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問矣問漢魏諸儒所未聞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致知格物云者沒源頭則是不探其端指致知而格物

次。指正心誠意。惟子曰不格物而欲
意誠心正。和在中。于聖賢正謂此。亦未免於擇焉
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二語通為何乃以是而識荀
楊哉。荀子名况字卿。揚子名雄字子雲。二子未知所
明責也。釋光精乎未知所謂。况詳乎然則韓子責人未
亦昏也。

四書朝註

大學

三

卷一

愚按發政施仁自設內始。故先治國。治如治縣。理其
緒而使之不紊也。垂範作則自庭除始。故先齊家。齊者
畫一之意。家人傳曰。父子兄弟。夫夫婦婦。齊者
而家道正。齊字註疏也。問有家身問之也。故先修身
修者整飾之意。治其汚補其缺也。修身而心不妄
求之。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潔也。其可得乎。故先正心
心正者端一之意。無偏無黨也。正心而不于意焉。察
之則念頭萌動之際。不免于偽且妄矣。故先誠意。誠

平

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歸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即物理之極。理之在物者既
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請而無不盡矣。
即知至者。善心知無不盡。即知則心之所發。能一於
理而無自欺矣。即意可得而實。一于理與一于意不
自欺。即意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即心
而正。胡雲峯曰。意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
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
意既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
之功也。然不日知。然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
之功也。蓋知行。皆實于並進。但皆分先後。非必了
一節無餘。然後又于一節是當會于言意之表也。應

四書朝註

大學

三

卷一

謂章句可得二字。又應或問。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
勉強不可得。數句其義精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
不至陷於偏而無不修矣。此明明德於身也。故章句
推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此新
事也。亦推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知止至善也。應前
齊家推之。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即前所謂誠
之所在。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即前所謂誠
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也。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
未哉。智謀夫之私。不可以言明德之至善。功利之
失之卑。不可以言新民之至善。故曰未也。

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

後次第言之。明德為至新民為發而新民又有待于止至善也。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明則德于天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明氏曰言

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于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眾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從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莫兩山常語此而記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善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古書訓詁

大學

語

卷一

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從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莫兩山常語此而記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善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恩按上一節從末說到本從終說到始以用功言使人知所先也此節從本說到末從始說到終以成德言使人知所後也格物知至真見善當好便實去好善真見惡當惡便實去惡惡不復有瞞心味已處故曰意誠實去好善惡惡無一念不可對人無一事不可告人心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心正心正則光明身上必無暗昧事心衷正大身上必無私邪蓋性以實其形故日身修身能承先啓後家問豈有不齊之父子身能克恭念鞠子家問豈有不齊之兄弟身能無氣比無偏邪家問豈有不齊之夫婦推而至于誠

獲宗族莫不肯然蓋一身修而一家之身始俱後故曰齊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逮于家尹堯試舜親厥刑于二女然後使之治事祀神莫不咸宜蓋一家齊而一國之象始備齊故曰治京師首善之地朝廷風化之原果其大也法小臣靡君臣相正官職相序國中帖然就理焉天下從此嚶嚶向風矣故曰惠皆洽故曰平平都到處則夷無反側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出漢書猶以刀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言四條目都歸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此指結到修身上來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修身結到修身上來

古書訓詁

大學

語

卷一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緊接上所厚謂家也。以一身之量。文本文字。所厚謂家也。切近者言。日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上文兩節將八條目反覆詳說而反。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子約也。天下國家之身與吾身原自同體但安人國家為末。安百姓皆以修己之身不修必無以修家國天下之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其理雖未嘗故本末分焉。然其原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近不一齊治平。然其原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近

理一而故不能格物致知讀至此少任以誠意正心
 分殊也故不能格物致知言修身始事以誠意正心
 用以字提而修其身用而字歸結到修身上去
 言修身中而修其身德是正心安皆有至義
 不可也則本必謂而少許多而未不可治家國天下
 也。不親其親謂子親也不長其長謂于長也則
 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已之親不孝何以使
 弟何以使此皆必然之理也解未之孟子所謂於所
 人弟其長此皆必然之理也有三字孟子所謂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本此以立言
 也。愚按自天子至于庶人則諸侯卿大夫皆在其中矣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一

人有貴賤身無異同身有賢愚修無異同修身為本
 如負荷德爾頭許多物都從中間端起故日本歸本
 之本非根
 本之本也
 天下豈有可薄之人但對厚言則曰薄厚者以德愛
 人以禮與人家庭骨肉間勤懇懇以聖賢相勸
 勉是厚其所厚也不然含糊珠卷一應好隨付之不
 問其所厚者薄矣却要向因與天下游移變化借之
 大道有是理乎大抵溺愛姑息此朋比陷人于不
 義是薄也非厚也講得厚薄二字則其議易明矣此
 解少異姑存之上句反言以足上節下段又推言以
 是上句然則大學之道治其本而心本治而未舉終
 始先後未有
 或亂者也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

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劍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
 不為思出其位犯禁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
 曰天之明命有主之以得非有我之得私也以明
 賦于天是以君子之心無明德明德大公明德其視天
 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德無一事而非吾
 職之所當為德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
 其君明明德堯舜其民者明明德亦未嘗不在其分
 內也志伊尹之志原是木大學之教乃為天
 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
 而設此以大學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離
 者或以繼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
 天下國家為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
 源哉正本清源謂明明德家國天下皆後世教學不
 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不知大學而苟循於
 目前偷安一時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求為匹夫常接連於當世亦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一

可悲矣。六朝五代其甚焉者論者不此之監。後車不戒而反以

聖法為疑。謂大學空言不可行于後世亦獨何哉。怪嘆大抵以學

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也視天

物為一體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可以

有勇知方錢穀可以足民運豆可以其可求知於世

而為之則雖割股如廬墓如蔡弊車羸馬。如晏亦

為人耳。不免沾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敬夫名棡字

乃朱子同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朱子曰如一日

志友也。之問小事大事

附書翊註 大學經 卷一

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候造便是無所為如世人此

獲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此

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朱子以為與性

功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

無毫釐之差矣。日有所為為人乎則利心也急過之

頭正人品聖狂所歸分世道治亂所繫判也未乎以

此二字結通篇之義尤見吃緊為人處有志大學者

要識得

忠按篇中凡四見一日知止是從勝頭入手處說一

日知先後是從循序漸進處說一日致知是從竭力

貴微也此處正須着眼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非孔子不能言

六經精義至此同歸矣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

發諸辭或以為疑辭非也

門人記之也門人記曾子之意正是舊本頗有錯簡

以為無錯簡於穿鑿附會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

文程子定矣朱子又從而定之故別為次序如左

也序次如左言以下傳文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

錯簡正而有條理次第也蔡氏曰人之四肢百骸雖

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各自為一體然惟血脉

則實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形容之又曰連文理接

之理一節根一節無間斷也此深淺始終至為精密

句正解下句喻解不可強同也深淺始終至為精密

十傳中各自為淺深各自為終始精

者粹精無粗疎密者細密無滲漏也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今不盡釋也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

者于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

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

附書翊註 大學經 卷一

說然以其無化在學山其以出於古昔先民之言

也故疑之而不致實此疑似不必古昔先民未必能為此書至於傳文

或引會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

於會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以會子之言與

中庸孟子之言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

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此見是書多與中庸合也

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

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此見是書多與孟子合也其他如謹

四書翊註

大學

手

卷一

獨之云中庸天不慊之說孟子養義利之分其言不

恒言之序即天下亦無不脗合焉者此見是書多與

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

其次焉亦可見矣論孟處其夾則五經程子之先

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

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

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立言附而其所以

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

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此一

明垂世立教之典通為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

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

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一致

機接物之微或因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

時一事而發者也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

先其易後其難先其急後其緩聖人之言皆手極故無優劣至於中庸則又聖門

傳授極致之言九非後學之所易得而問者故程子

四書翊註

大學

手

卷一

之教未逮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

此子賜等不得益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

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

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

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四書括盡古今道理

讀之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清日

四書不可一日不讀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

矣朱子曰先讀大學學以定其規模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

他、說、先、焉、以、為、平、易、其、不、溺、於、虛、空、釋老之徒陷流
 於、功、利、管、晏、之、徒、流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後、儒、大、學、
衛、義、及、大、學、行、義、
福、俱、有、功、聖、門、

四書翊註

前賢曰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繼祖 承祖 會孫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監定 興祖 銓 銓 銓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今本與古本異者凡數處。初用鄭本。程子以為未安也。從而更定之。既用程本。朱子以為未安也。從而更定之。上下前後參互。出入。歸于至當。而後已。不以本而有所翻駁。不以程朱而有所附會。蓋天地間公共道理。原自如是。朱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今其詳具載。或問中學者。一考之。亦可百世以俟。聖人而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一

卷二

不惑矣

或問一章而下 釋明 以至三章之半 釋止至善章

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

知之至也。之支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

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大學一篇。該括以傳附經。以

傳序大學一篇。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

二說謂程 鄭二說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武王封其弟康叔。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陸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德誥。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或失於太。物欲蔽之於後。或蔽於聲色。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此言他文王之心。渾然天理。氣質純粹。而無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此言聖人。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

四書劄註 大學傳 二 卷二

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此言他人勉然後能。皆客語。只要申乃以為拘急。不如章句。因引朱子。與廖德明。帖云。云以為章句。是後來改定。而不及。夫所謂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豈不兼章句。或問而言耶。考集註。或問。成於淳熙。之。西。是時朱子年甫四十。有八。厥後二三年。間。改定章句。不。改定。或問。乎。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發。前賢所未到。亦兼二書言之。安得以或問為未。經改定之書。不如章句也。文莊之言。過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太甲商書。商伊尹。湯之事。顧謂常日在之也。邵子曰。天

之神棲於日。人之神棲於目。以日。正以心。顧也。蓋不睹不聞。中有時。與天。載。相。為。流。通。者。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與。顧。字。查。天。之。明。命。之。中。而人所受。以。即。天。之。所。以。與。我。即。命。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即。人。之。明。德。非。他。是。其。全。體。寂。然。不。動。合。大。用。感。而。遂。通。散。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無。時。無一本。為。萬。殊。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天理。人。惟。不。察。於。此。流。行。者。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人。欲。勝。而。常。日。在。之。而。真。若。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從。常。日。在。之。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從。

無時不明矣。一句推開說。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一出字。其為門。亦可知矣。

四書劄註 大學傳 三 卷二

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堯典。虞書。帝典。本。唐。書。而。亦。曰。虞。峻。大。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盧。氏。曰。能。明。大。德。只。是。明。明。德。到。愚。謂。以。德。之。光。昭。言。曰。明。以。德。之。廣。博。言。曰。峻。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一日。意。言。三。書。之。意。皆。經。文。明。明。德。之。意。一。日。事。則。言。有。工。夫。也。湯。身。之。固。有。工。夫。

堯與文性之豈送無工夫乎此即為仁錄已而不錄人之意豈引諸家不以為然諫矣

曰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其意猶淺

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宋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便合天理天人

本一理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解釋最明蒙引又有異議以為重明命輕顧諟不知言明

命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言顧諟明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人合一正從顧諟來奈何強分輕重哉

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堯則志正言峻意二節以漸

而深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略字有

四書明註

大學傳

四 卷二

愚按康誥兄弟而實以父訓于太甲臣告君而實以祖訓孫帝典則史官揚厲之辭以訓天下萬世者也

也吳氏曰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殊得立言之序先章道統之說謬甚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黃氏曰克明德始如深終文理

接續處明德止於至善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即沐浴銘者

自警之辭也章句上加各其器以四字下加苟古之誠也一句誠只是實實落落去彼

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

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此沐浴之事而刻銘以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

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此一段答曰然則沐浴之盤

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

身也即孟子所謂人之有是四端猶德之本明猶其

身之有是四體也此以身喻德德之本明猶其身之

本潔也自合一此以身之潔喻德之明德之

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此一段反

新張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

四書明註

大學傳

五 卷二

昏而日新焉黃氏曰存養省察就德言此一段則

亦猶其疏淪潔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黃

日疏淪潔雪就身言此一段申明如沐浴其身以去

垢一句合兩段總申明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污而自新矣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

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

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此一段反

新又曰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用本

同章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無少即不則明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六

卷二

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燥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以上數盤刻辭之問。到。底。雙。喻。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此謂荷日新日新又日新。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四者皆以玷吾德。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二者皆以成吾德。又曰從諫弗咈吹過不吝。制事制心則新也。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又曰與其勇于新也。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又曰與其勇于新也。

於新也。上二句容語。愚意當刪去。以。此。皆。足。以。見。其。兩。段。中。俱。下。句。確。而。上。句。未。確。也。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八。句。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人。能。敬。其。德。日。愈。升。于。高。明。也。盧。氏。曰。上。八。句。是。敬。之。目。則。其。此。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即。顧。明。命。之。事。也。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八。句。俱。歸。結。到。一。然。本。湯。之。所。以。得。此。應。上。有。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發。啓。發。也。傳。說。可。見。上。有。明。明。德。之。君。下。有。明。明。德。之。臣。此。從。其。師。若。下。無。明。明。德。之。臣。其。君。未。必。能。明。明。德。也。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言。成。能。明。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而。丁。寧。之。意。本。盤。銘。之。意。而。丁。寧。之。意。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七

卷二

此從湯之嗣續詭。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悔其也。新處仁遷義而歸。改行自是亦所謂苟日新者。第。一。言。許。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謂。盤。銘。告。之。謂。終。云。之。也。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謂。盤。銘。告。之。謂。終。戒。也。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以。銘。之。全。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指。上。稱。其。德。數。句。其。意。亦。深。切。矣。指。伊。後。周。之。武。王。因。下。節。新。民。而。踐。祚。之。初。受。師。尚。父。太。望。呂。氏。如。湯。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萬。善。俱。立。故。吉。敬。者。滅。萬。善。俱。廢。故。滅。義。勝。欲。者。從。理。為。之。主。故。欲。勝。義。者。從。從。順。也。

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君考乎此。可以為湯為武。士考乎此。可以為伊尹為太公。致治須有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以為學為學。必有以致治也。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本指自新而明。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至合苟日日而自新。則新民兆端于此也。康誥曰。作新民。

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紉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本指舊染汚俗。而申言。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即鼓之舞之之謂也。加一與字。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八 卷二

所謂振使之振奮踴躍也。象也。以去其惡而遷於善。食起也。其舊而進乎新也。去惡即舍舊。遷善即進。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上自新則下亦自新。謂表正而影隨也。蓋自新之民。本振起來。非謂未振起。便有善而無惡。有新而無舊。如蒙引所云也。若如所云。併匡直不用。亦無所事事。於故作字。非捷新字。民字。為義。或問。非存與乎。章句也。若蔡傳作新。其民則新字。連作字。為義。與聖經作新民。一樣。看與。子章句矣。今必以章句為後來更定之書。與或問不同。豈蔡傳在更定章句之前乎。何為不用章句也。然則蒙引所云。幾無以異于陽明。與年定論矣。陽明附會後來更定。愚亦不敢不辯也。蓋其立意。

其為附會也。則一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之子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只朕弟寡兄四字。非成王周公之書。豈待他證。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指他當別為讀書者言之耳。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二

曰。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于有餘年。合公劉遷豳。太公遷岐。在內。此一段申明周。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此語乃推本而言之。此一段申明。故天命之以有天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一句。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分有二。之人心言此一句。是申明始受天命一句。是非君而天之視聽在民。文非矣。蓋民之視效在君。不新。而天之視聽在民。不新。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上行。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上文三引詩書，末以一句結之。蓋盤銘

言自新也。為新民。康誥言新民也。效駢。文王之詩。

自新新民之極也。合湯盤康誥。而各謂其極。故曰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

矣。即所謂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

胡氏曰上章釋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于至善故此章之末日無

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句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蓋銘以自

四書翊註 大學 傳 十 卷二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新民之意却只于中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四方所會。止居也。

安其居而不遷故曰止。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當止之處謂心之邦畿也。故曰此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岑言山之高蔚

言木之森所謂林茂鳥之歸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蓋曰鳥於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言人當知而反不能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

所當止之處也。知所當止之處謂至善至善人心心之義亦深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辭緝繼續也。如絲然愈引愈長。熙光明也。如大然愈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無不敬即禮毋不敬。安所止即書安汝止。引此而

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至善五者

之綱五者。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許氏曰精是明至善之目。

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推君

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

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恭之則。又推凡

天下萬物眾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非特五事也。

曰此引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

而不知其所以止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其所止。而後從之。此詩之義也。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岑言山之高蔚

四書翊註 大學 傳 十 卷二

有物以形有則以言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所即但所居之位不同如君與臣則所止之善不一如仁與敬故為人君則所當止者在於仁仁即至善也異善之類故為人臣則所當止者在於敬君之餘倣此。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依此說則五句只是問指文王。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此以人之本心言。本心無不而文王之所以為善。故自然識天理盡人倫。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士

卷二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止然事。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此一段反說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此一段正說故連續光明。應緝自無不敬。所止者莫非至善。應敬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與學者者不先知所止。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謂五必不能得所止。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

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法天下傳復專美于前。但有前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善知後得之異耳。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源頭上說。應天生意。其至。僕刑文王萬邦作孚。是善發于心之不容已者。段。下至是亦文王而已矣。此意也傳之意。即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諸詩者宜知此于高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之。固矣。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士

卷二

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何字下耶字上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終始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須從精微得其各而不得其所以各。不得精則仁或流於姑息。如漢信弘恭石顯殺敬或墮於阿諛。如王文正寇萊公或陷父伯奇。賊仁之類。而慈或敗子。敗子匪類如不問卒致其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

為也。尾生期女子不至死橋下自公好又况傳之所
復言不顧道理卒作亂而殺子西。言其大段其於大倫之
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如是耳其於大倫之
目猶且闕其二焉。夫婦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
盡天下之理哉。大倫之目不能盡其餘綱目豈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丙 卷二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衛武公少年不儻其後改過遷善
成睿聖。故詩人淇水名。澳隈也。水曲隈也。涯內。猗猗
作詩以美之。淇園之竹甲天下。與也。此於詩之六義屬興
美盛貌。美盛當與他竹。與也。言借他物以起其事
也。斐文貌。視穆穆為有象。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
物使成形質也。譬學者之磋以鑣錫。磨以沙石。皆治
物使其滑澤也。譬學者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謂先切

可以磋磨。備序而益致其精也。謂既切琢而又須磋
而進工夫不罷。嚴厲鎮密。而益致其精也。謂既切琢而又須磋
瑟嚴密之貌。不嚴疎。而益致其精也。謂既切琢而又須磋
喧宜著盛大之貌。瑟僖分言此合言。可見赫亦未嘗
未諠忘也。以詩上專。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講解
溫也。討論也。探。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省警省察審察
詩讓論也。以辨絕人欲言。恂慄戰懼也。如兩軍對壘而威可畏
也。儀可象也。又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儀美
形于外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詳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圭 卷二

傳者釋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辭。即得止至恂
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卒乃
指其實。謂盛德而歎美之也。謂民不能忘以上統
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
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以求
之二句為主腦。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
而下申言也。道字更確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
精而益致其精也。以講字代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以身字代此其所以擇

四書

大學傳

七

卷二

善固執擇善即講學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繇也此一長解求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於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此一段解得之之驗一句以應上兩句文章上兩句起下兩段以下兩段開之法如此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謂民之秉彝聖人既先得之得人心而其充盛其足于宜著言其形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仍是同然之人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即得至善之理

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即極盛德之身切磋琢磨求其至於是而已矣是謂盛德至善此一段結末段之意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知之事以格物窮理言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行之事以盡性至命言條理者至善之端緒有始有終所以止也蓋切磋琢磨是止至善工夫章句合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生熟之不同也或問分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精粗之不同也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四書

大學傳

七

卷二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引詩緊根民於戲歎辭趙氏以為忍之珠此詩用志只是咏歎嗟歎二前王謂文武也意咏歎慕前王也嗟歎悲後世也文武往矣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後賢異姓有德無位故稱前王如成康是也小人謂後民也後民無德無位如孔孟是也後王同姓有德有位草野之編氓也賢其賢者聞而知之在大道之仰其德業之盛也仰其明備步而趨思在人者言親其親者子孫保之以大賈之世守者言思其覆育之恩也思其顯承之模烈肯構樂其樂者含哺鼓腹

而安其樂也安其光天化日之樂所以利其利者謂優我野民以卒歲也樂其樂者謂三年九年有餘食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解君子小人而推之此皆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章句加在思之前惟其慕所以思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此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成已所以成物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成物所以成已

矣。

此兩節咏歎淫泆。樂記咏歎之淫泆之兩字指讀

記者言此去之字則指兩節言也

饒氏曰咏歎言其辭淫泆言其義

淫泆者意義溢乎言詞之外也。其味深長也。皆有

至味堪當熟玩之。熟玩其詞併熟玩其詞之味。熟

咀嚼也。當熟玩之。熟玩其義併熟玩其義之味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

得兼釋入者終日其道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

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于

天下。爾家。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大

卷二

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

二家鄭程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

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愚按前三節句句言止。與釋明德一例。其為釋止至

善傳無疑。第四節指出盛德至善為五節新民止至

善張本。其義益較然矣。求子對酌于程鄭二本之間

特加裁定。何其天然恰好也。後儒紛紛異議惑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言我與人情實也。實與偽對。偽不

也。是一般情實也。實故情訓實。

引夫子之言。以上聽訟三句。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

盡其虛誕之辭。指傳者傳日不得盡為無訟言。蓋我

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自然有以畏服

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此

兩字承上之言而言。兩字字象引以為專。可以知本

指孔子之言非也。或以孔子為知本。尤謬。可以知本

未之先後矣。傳但言知本而知末在其也。章

愚按三代而後。治天下者以剖決如神無疑獄無冤

民為上理。抑末也。按易之訟卦五爻皆不吉。惟九五

元吉。以其有中正之德。能使民無訟也。此明明德于

天下之大端也。高中玄乃借孟子訟獄一言。謂訟不

能無其然乎。孔子為政三月。男女異途。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美文王治岐。虞芮質入。其境見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境。遂各棄

其田為開田。此非無訟之明效。大駭與下至陳王卻

馬諸君子。或使訟者望間而反。或曰勿令某先生

知德。之他人也。如此然則治天下者從可知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至善之後。正心修身

之前。程子又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

上子不之從而實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

則其為釋本末可知矣。結語謂此謂知本。一語以

諸傳皆如此。結語謂此謂知本。一語以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二

也。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經之末文謂明

明德新民止至善三綱領也。乘如周易承乘之乘。三綱領乘其上為右傳之一章。三章則當以釋本

未承之為右傳之四章可。知矣。不此之屑而安傳耶。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

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

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

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

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

之可聽。蓋已德既明。合誠正修而民德自新。合齊治

在其也。平在其

四書註

大學傳

卷二

中上下其明。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本字指或不能然。

其明德也。明德。或不能然。

不能。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

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余亦曰此朱子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

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詳闕十傳實無滲漏。且此

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並失之也耶。

此或

近似。

愚按聖經雖以本末終始並提。然章末云豈是皆以

修身為本。又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未嘗及終始

也。然則釋本末不

釋終始或以此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錢氏以為知本即格物之物。許氏曰

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

則兩一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自是如此。但不可得而考矣。宜

闕疑。此特其結語耳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

四書註

大學傳

卷二

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

以為衍文何也。曰以其復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

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

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

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

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以此謂知本鄭氏下文之所屬謂此謂知之至也句下屬誠意之章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原無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緒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下文謂誠意章經曰知至而後意誠文義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二

本前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此謂知之至也相屬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與此謂知本句法正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引經或發明道理此獨無志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顯祖 承祖 會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格致補傳

格致補傳

右傳之五章以次蓋格物致知之義此大學入門第一義而今亡矣其傳亡則其義亦亡不知從何問嘗竊取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子之意以補之曰竊取二字本孔子竊取春秋之義蓋孔子之意惟曾子知之曾子之意惟程子知之程子之意惟朱子知之天一生一大聖與四大賢共成此大學有則釋無則補非他人所得而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此句用言欲致吾之知吾之知于天致推于天致推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孔子於易繫辭曰窮而極之也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理于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天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蓋人故確不可易也湛甘泉曰窮如窮其巢穴之窮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一物一理惟於理有未窮物未故其知有不盡也知未是以大學始教言是最初必使學者言窮于托卽凡天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二

卷三

下之物凡有形者皆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即人心
 不有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必窮盡
 之知也而益窮之也以求至乎其極天下之物
 只是所窮之物與理會到至於用力之久雖精神
 險難處致知之極功也至於用力之久雖精神
 之寸寸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從修得格也一旦
 眾物之表裏精粗物之形於外者表也藏於內者裏
 無不到也而吾心之全體大川何所謂其眾理者
 大用即所謂無不明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應萬事者也無不明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結句仍用傳體讀此則傳之五章為不齊而其
 義亦了然矣理經賢傳開天手朱子補天手也

補傳不學古傳文體只是淺近明白要得傳義了了
 取朱子嘗稱伊川易傳云淡的文字如何可學余干
 補傳亦云妙處正在淡耳蒙引云如韓歐章豈肯如
 此補傳恩謂韓歐章從未夢見此理安能做出此等
 文字來此下以朱子備述程子之
 言發明補傳所以竊取之意也
 或問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
 謂格物致知著字義不同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
 力之地而無復經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
 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
 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日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
 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耳書所謂思
 日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開見博而智益
 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
 學之為言覺也洪範周書廣川董子賢良策皆言致
 知而知至知至者覺其所以然也覺進知字一層後
 世學者或以舉莖或以詞章不復知
 心性為何物終其身冥然同覺矣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
 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
 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
 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
 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
 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
 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
 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
 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

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
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
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
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
真知而已矣

誠敬不言致知躍等矣豈能學聖人之動容周旋中
禮乎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此但可為知者道耳
談虎一段尤為切論學者不解
此義終成揣摩質質乎其何之
朱子曰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四

卷三

後之意也

愚按程子之言有云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
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此
亦兩條之意
而反言之

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
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
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
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
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

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
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
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久然後脫
然有貫通處耳

格物三件功夫甚確學者要減一件不得或曰陸象
山人情物理上做功夫便是格物只說得一件廣却
兩件兩件廣併應接事物而處其當一件亦做不成
矣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須合三件工夫一齊
漸進於脫然貫通處耳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五

卷三

然有箇覺處

王氏曰此一節是合內外格愚謂第一句
近取諸身內也以下遠取諸外物也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
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王氏曰此一節是不泛不濫格愚謂第一句戒支離
之學不泛也第二句戒頓悟之學不濫也以上三節
末二句俱同補傳至于
用力之久一段即此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窮盡其他
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

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路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國各具一道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如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其求之道世窮盡孝之一事其餘百行皆可以類推矣人心各有明處有昏處若一事上窮不得此昏處也專一守在這裏却益昏下不如別窮一事或可因此識彼非謂或以二於以三也難易先後隨人淺深不可以一定求也千路萬徑皆可以適國即所謂萬物各具一理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其餘即所謂萬物同出一原一原也而萬殊故可以推而無不通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北海無不準也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天行健必有所以高者地勢地必有所以深者鬼神盛德體物而不遺必有所以幽且顯者也知天之高而不知其所以高知地之深而不知其所以深知鬼神之幽顯而不知其所以幽且顯則是隨形逐響而

已豈窮理之學乎

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其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奉養之宜如內則所載溫清之節如冬溫而夏清也莫不窮究然後合乎奉養之宜中乎溫清之節故曰能之蓋我知也而力行在其中矣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物我一理物非外也我非內也纔明彼即曉此觸類而長之也合內外之道合物我而一之也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也語其大則小于天地者在其中語其小則大于一物者在其中所以高厚從陰陽剛柔之道思將去所以然從無聲無臭之宰思將去也四端本于性而發為情其切身不待言矣一草一木莫不有體有用故曰亦皆有理也不可不察非必一一察之觸目而識其理所以察也王陽明格官舍之竹而致疑遂棄去故不以格物為窮理羅整菴曰區區出於于焉魚花竹亦當用心理會可謂善學程朱矣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有物必有則如父以慈為則父之至善也子以孝為則子之至善也推類而至于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有所當止之則皆有所當止之至善也不此之務而馳騁于口耳何益哉大軍遊騎可鑿矣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察之于身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皆是也中節復禮則得之切矣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于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八

卷三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

用力之地如讀書尚論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是也非九條有次第第工程也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朱子曰立誠意只是確定其志模誠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于經文誠意之說不同彼深而此淺也立誠之人在明一邊則知之速在暗一邊則知之遲及其知之一也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朱子曰莫若且收斂身心盡其敬也今其先明洞達方能作此正當方能見致也故曰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高景逸曰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其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擴充之謂也於敬即約禮之謂也宜作此節疏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三

養者涵育之意涵育光明心地使不至于昏昧則知乃可得而致也故致知在乎所養然一參以人欲之私則又昏昧而不光明矣故養知莫過於寡欲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讀書不求放心則道義何以明論人物不求放心則是非無以明應接不求放心則無以處事物之當斯可謂之格物乎故格物必收其心而不放收其心而不放則去道不遠矣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

本者也

日立誠意曰敬曰寡欲曰收放心皆所以涵養
本原也格物不本諸此則其學荒矣何功之有

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

矣合兩條九今也條五條其義理既無可疑精以考其字

義亦皆有據本經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

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與格

知之傳若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

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十

卷三

信其必然以義理與字義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

之闕其信之也真故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此

出春秋為無證之言應前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

乎春秋之痛切如是不啻孔子

天生孔子為萬世天生朱子亦為萬世披經補傳傳

大學一書更無遺憾直以孔在茲之斯文自任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哉或者妄加疵議各自

為說不虛心不知言病坐讀書不仔細耳為無證之
言以犯不韙之罪其有所歸矣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

天道流行此以造化發育此以凡有聲色貌象而盈

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此句統既有是物聲色貌則

其所以為是物者為是聲為是色莫不各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虛北溪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

者之外所謂有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

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

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十一

卷三

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

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

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

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

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

也是乃二字一氣讀直上帝所降之衷湯詒日惟皇

下民衷者中也即詩曰天生蒸民有絜民所乘之彝物有則民之乘

四書

大學

三

卷三

好是懿德以主宰謂之帝以形氣言謂之天。生即帝所降也。物之則即下民之衷也。所謂乘與乘此也。所謂好劉子所謂天地之中。此本左傳劉子曰懿德好此也。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命于天。即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臻之典也。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凡言天民而稱上帝者。凡言孟子所謂仁義之心。仁義性之性。即天地之中也。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禮義包知四德全。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而後可以言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曰物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曰不待人安排也。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曰言也。萬物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亦指性言也。分殊而理一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道即孔子所

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結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物欲深則義理淺。物欲不深。厚亦未有能純而不雜者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頭腦不清。皆壞。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此一段言格物致知之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王陽明以靜坐。及其進補小學。求放心一段工夫。三說俱有功。朱子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周遍知之博。精切之確。俱形容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此句即所謂應接或求之文字之中。即所謂讀書。或索之講論之際。即謂論古今人物。或察之念慮之微。獨此句似程子窮而別其是非。或察之念慮之微。獨此句似程子窮之實本。後五條之意。而約言之。不如是則無以涵養本原。有如後面所謂求諸述求之外矣。此四句言格物致知。使於身心。性情之德。即所謂求之精。性固切之條。日使於身心。性情之德。即所謂求之精。性固切

四書

大學

三

卷三

得之尤人倫日用之... 宜如何而為... 父止于慈... 高厚鬼神... 所以幽顯... 其一物之中... 容已... 即前所謂... 以然以理... 益推其類... 下之物皆有... 極即至而吾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丙

卷三

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也... 本體即所謂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 從補傳申言之蓋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 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 歸指以其意義言趣以其滋味言... 程無以開端程讀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 以異萬殊也實識其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 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

之淺近而支離也... 為學心與理而已矣... 足以管乎天下之理... 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 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 擾不主敬... 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 盡此心之全... 高子所謂未窮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圭

卷三

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 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 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 盡心之功... 其實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巨細相涵... 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 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即孔門所謂一貫此一段又從補傳中言之高子曰凡人之學謂之口粉本道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為二豈符合之而始一也陽明日性無內外理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者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中是析心與理為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誰獨析而三矣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此一段辨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前問而欲藏形匿影用做工夫也別為一種幽深不顯恍惚不真艱難不平阻絕不貫之論務使學者莽然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夫 卷三

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屏絕思慮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談淫邪道之尤者程子曰彌近理而大亂真學者而欲後之以亂古人明德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逃儒歸佛者蓋新之實學其亦誤矣亦鑒諸此乎朱子曰禪家最伯人說箇理字此篇專言理正為學禪者下藥也在程子析言之各自為理而實則同歸一理在朱子統言之共為一理而實則貫徹眾理之一字于是無餘雜矣其文與大學中庸兩序俱備入斯文正統中蓋孔子繫易辭後所僅見雖有作者其弗可及也已日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

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大儒謂司馬溫公朱子曰此格字如格闕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周孔之論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趙氏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今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夫 卷三

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朱子曰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

并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齋戒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此篇問答似少過。然亦以其流弊言也。愚謂溫公之意。蓋以格物為格其非心之格。拈去物欲之私。而天理自然分明。此亦希聖之一道。故其平日每上床便念箇中字。正用此功。未說到讀書窮理處。而一意內守。其不為佛氏之空寂者。鮮矣。安能致其知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及于家國天下也哉。固知其非孔門格物宗旨也。

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大

卷三

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如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莫不窮至。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如應事接物。以至讀書講論。皆是。其大。如天地之而不略其小。如一物之究其精。如求情。而不忽其粗。如草木。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所謂切于己。本于行事。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所謂不遺于物。不廢文字之。既不舍其積累之漸。所謂積累既久。理會多。積累多也。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

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豈不見不聞哉。見聞不思不慮。思慮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至于何思何慮云爾。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然朱子又從而發。又有婉美程子者。非曰。明之其反復詳備。不能贊一辭而已也。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故亦不能說他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致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今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三

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此呂與叔之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徇外而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見粗而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四說即合內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未也。則徒有牽合之勞。而合之。而不睹貫通之妙矣。不能

會元一 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 若毫釐以貫之

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

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 此謝顯道之說 其曰

等箇是處者 言窮理到 則得矣而口以恕為本則是

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 夫恕者推己及人凡事

寬則缺陷滲漏者多 要放克一步若窮理放

矣何理之可窮哉 又曰 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

者之切也 恐舍近而圖遠 又曰一處理而一切通則又顏子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以循序而必至也 與程子之言正相反

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

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

在我者是亦似矣 此楊中立之說 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

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

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 眼裏看見 耳聽 耳邊

聞的是 手執的 足行的 是此理 之畢具於此

而無毫髮之不實耳 乃所謂誠也 固非以是方為格

物之事 方格物安能至此 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

理自然無不誠也 天下都有此 中庸之旨 明善勸格

物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 大學互

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 猶言知不至其

功天 指明地位 固有序而不可誣矣 言不可以

夫之 今為格物之說 是繼 又安得述以是而為言

哉 身而謬

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此尹彥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

一家或偶誤者 且其為說 正中庸學問思辨弗

得弗措之事 程子傳子思之學亦如是 無所弗於

理者 弗疑 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 其言純粹無 豈其

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 先儒言彥明一

成然其學易也 一卦分作四 或直以已所未聞而不

信他人之所聞也 在此 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

固已言之 已行也 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 非虛

學也。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按檀弓有子開合子速貧速朽也。必待子游述所聞曰死欲速朽為相司馬言之也。喪欲速貧為南宮敬叔言之也。然後其言始定。今又安得速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非虛心受言之道也。

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此謝安國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變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指天擬其已著之迹。指自強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如語其小至一物。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如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已然之詞二句。而申言之也。獨胡仁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說輕好。而曰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須要說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通。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說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該內外寬緩。不迤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敵。語大天下莫能載。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覆之詳且明也。如彼詳者無一處不用洞徹。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出矣。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是處得向裏之意。及有以合乎類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未詳是以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此句本家語後序。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劄于呂謝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此義。逐

字稱停邊方見程子說撰撰不彼誰說按者便成粉
碎諸說俱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差于此既差他
可知矣
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
未子于程子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
人之言之非者又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
痛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
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非為人之意可
謂深且切矣思于程子之說一諸便知其妙反復讀
之而益知其妙也然非參考以朱子之言其妙有不
盡知者矣于諸門人之說一諸亦知其非反復讀
之而不能盡知其非也及參考以朱子之言然後盡
得其病根所在一是一非洞然觀火夫是以快心悦
志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四書翊註

大學

語

卷三

謂取之聞獨惟念追而思昔聞延乎先生之教先
生名傳字思中延乎人朱子之師也朱子出延乎之
門延乎出羅仲素之門仲素出楊龜山之門龜山繼
門高弟其淵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爲萬事
源有自來矣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爲萬事
勿爲他事所勝此心也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
反復推尋極力鑽以究其理所以然也待此一事
融之融釋如冰脫之脫落如葉落然後循序少進恐其
而躐之躐釋如冰脫之脫落如葉落然後循序少進恐其
等也而別窮一事以究其理也如此既久積累之多
胸中自當有洒然處不可得而喻非文字言語之

所及也。不離文字言語亦不離文字言語此與程子
固執不能變通者之戒此爲浮游不能主一詳味此
者之戒各有彼當讀者不可不體其意也。一詳味此
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
夫之漸次。湖從心說到事上。從意味之深。切確則
有非他說所能及者。即呂謝揚。惟嘗實用力於此者
爲能有以識之。真實得手方能做到此。未易以口舌
爭也。不是言語。
愚按延乎之言較程子遜一等。朱子不以其師諱也。
歷選諸家之說專取此說不以其師引嫌也。大公之

四書翊註

大學

語

卷三

心亦于此具見之矣。
日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
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
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
之實然。本末該始終表裏合內外。是非以事言。真必
究其極。則表裏渾融。而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此吾
性之學。釋老二氏不得稱其不覈其實。則本末混淆。
彷彿以亂天下後世者也。不覈其實。則本末混淆。
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後世所謂書肆書淫。即

起家不過口耳上此正為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

本領何足道哉此正為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

察也為人指徇外誇多

朱子謂程子之言反復詳備而無俟于發明思于朱

子亦然過不自揣亦欲如朱子之稱引程子百年前

得一人焉曰泰和羅子自年後得一人焉曰梁溪奇

子皆讀其生乎遺書發明程朱之旨亦有詳以備者

又借附以已意云

泰和羅先生曰格字古註或訓至字如格于上下之

類或訓為正如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三程皆以

至字訓之因文立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壽

乎格之格又以為通徹三極而無間按通徹無間亦

以馴格于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

四書翊註

大學傳

美

卷三

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

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二程之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于明心見性之說

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嘗陷于一偏蔽于

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

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歷

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教其失而

納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求異于先儒也祗緣誤認

知覺為性繞于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各置格

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畧與其所見相似迷

將來做箇題目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

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裏

又不通明是兩無歸着蓋于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

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

何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多少氣力左籠右罩以重

為誠意正心之累哉

物格既主朱子之說又有取於

陽明何也二說果可通用乎

與王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為學

但當求之于內而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聖

人之意殆不其然而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聖

補之傳直以支離日之曾無所用竊惟聖門設教文

行兼資博學于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

曰博我以文文木內耶外耶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

所為說有於于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貧于外求但當

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亦何不盡之有何必

于入門之際便固以格物一段功夫也顯經既有此

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為之訓曰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其

為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

此訓推之如曰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

四書翊註

大學傳

毛

卷三

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皆盡夫天理則

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總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

重復堆疊而無用乎

庚申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悲其序云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

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

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

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

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

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于外也而反復其辭皆本

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誠意而徒以格物

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

虛其于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滋補之虛支與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

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

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是說話仁者憐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費功夫若必欲逐草逐木辨其何如豈成學問所以說及草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物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耳先生云孔子作大學者也其語孟子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者也其語孟子曰蓋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然猶見器况一草一木乎龍謂多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籩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日而語

先生云程朱兩夫子之說固然矣亦曾用此等功夫否遺書具在詳哉其言之極誠為發明一草一木之理者乎就為商求一草一木之理者乎龍謂庭前草不除便是這意思如觀物之益魚豈是至于朱子所謂濶魚肚裏小便便是觀物之益水九幾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說本輕而活然則重而執輕而

四書劄註

大學

三

卷三

活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矣辨王陽明日君子于人之言也必有得其人之心其人之說體之于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為得朱子之心而無當于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物之中如求孝之理于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吾之心耶抑在于親之身耶假果在于親身而親後之後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見折心與理面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至不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為臣盡臣道法猶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勤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事君則已陷于天下

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弗知之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為未能事親已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入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為格物而至物則物理盡者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于其所忍無不見吾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嗟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于其所為無不見吾不為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粗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于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也吾所問于程朱格物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

四書劄註

大學

三

卷三

其格孝于親之身格忠于君之身格惻隱于孺子格不受不屑于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于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又曰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于聖人之難去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願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也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格物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誠意正心之果顧氏所謂顛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辭言天下大安萬世而下不尙存

人也夫。又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動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程十日。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修。未有能中于理者。此條宜附九條後。楊龜山先生曰。格物致知。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期于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此條似宜與延平先生說併錄。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致知。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

四書劄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又曰。格物比平治。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慮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病痛却小。就至到言之也。此三段大亦未錄。此三十條者。發明格物致知之義。可謂詳以備矣。而又能躬自蹈之。此程朱功臣也。學者圍于所聞。往往厭舊而喜新。厭煩而喜徑。故其言亦未大行于世。今特取而表章之。以俟知言者。伊耆後學曰。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於此二字曾未着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未有聞也。

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為之訓詁。或為之辨說。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為善去惡四字了却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得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為學。微辭與義。如日中天。直為孔孟程朱重開生面。噫。吾無間然矣。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皆在所當格。則各隨其力之淺深。以至之力所不能至者。不必強至也。豈曰如陶節菴一事。不知以為深恥乎。有一物須有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物須審那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

四書劄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

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物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無物不見。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格物者也。

程朱以窮理為格物。自有書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故自小學以入大學時。時刻有可窮之理事。

四書精註

大學傳

言

卷三

物。物有可窮之理。且以事親言之。舜孝也。申生之心。獨非孝乎。然陷父不義。先儒以為大仁之賊。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致也。使窮理焉。安知申生不可與為舜乎。且以事君言之。周公忠也。有虜之心。獨非忠乎。然助紂為虐。綱目以為亂賊之首。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致也。使窮理焉。安知文若不可與為周公乎。明乎二義。而窮理之學。思過半矣。明乎窮理。而格物之學。思過半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如何愛。閔子之父母。應如何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如何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孝。或為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如何敬。司馬牛之兄弟。應如何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如何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友。或為賢人之友。或不聖

四書精註

大學傳

言

卷三

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于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而為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又嘗考諸四書。君子博學于文學。而不厭信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所謂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所謂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所謂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所謂格物也。又嘗考諸五經。昔者包羲氏之作易也。仰觀俯察。遠觀近取。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也。者。辭變占所繇出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說卦之類。莫非象也。莫非象則莫非理。故

四書胡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物宜格也。詩自典觀羣怨。以至事父事君之大。何者不費推勘。下至鳥獸草木。皆有義類可求。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之物宜格也。書所言大抵皆君臣相與勉勵之辭。其中經權常變。沿亂興衰之故。何者不需理會。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曰不繇古訓。于何其訓。書之物宜格也。禮者郊天社地。饗祖宗。格神鬼。推而至於在廟在國。在家在野。一應精粗大小。語默作止之事。莫不各有矩矱。

四書胡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緘。悉備至。使非卓爾有立。便如面牆。故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禮之物宜格也。春秋具經世大法。凡禮樂刑政之務。日月山河之變。雷雨水火之災。一禽一鳥一禾一木之異。莫不備書。使非比事連類。真有以見其時措咸宜之妙。則微辭與義隱矣。故曰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之物宜格也。他未暇具論。如申生。許世子止。彼豈不親于父子。陳乞。鄭公子歸生。彼豈不義于君臣。宗魯之事衛。勢。彼豈不忠于朋友。只以不格物之故。遂被惡名于天下。萬世。此豈細故與。我故曰使釋老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政事。使班馬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文學。自古天分穎異。學問該洽。而竟陷毫釐千里之謬者。可勝道哉。此程朱之訓。所以獨得孔門嫡傳。雖百喙爭鳴。終不得以彼易此也。

陽明以知善知惡為知。然則。是。仁。守。之。而。後。知。也。也。得。無。失。先。後。之。序。乎。嘗。試。以。其。義。譬。之。有。人。焉。我。知。其。為。某。人。有。物。焉。我。知。其。為。某。物。此。本。心。同。有。之。知。也。使。其。處。昏。黑。之。中。如。何。看。得。他。見。須。待。日。須。待。燭。而。後。可。不。然。憑。空。揣。摹。終。不。濟。事。故。曰。學。者。心。之。自。日。也。又。曰。如。暮。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格。物。窮。理。學。者。之。日。與。燭。也。舍。是。則。質。質。於。迷。途。矣。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三

以上九條。辭不雅馴。而意與羅高兩先生畧同。故亦續錄其後。以俟知言者。

大學古本辨

大學一書。與中庸同。禮記中。毛程氏始特簡而表章之。知為孔氏遺書也。然其間頗有錯簡。純公更定於前。正公更定於後。朱子尊信二程。而不以其說為盡然也。於是反覆考証。訂其篇章。補其缺失。然後大學稱完書。蓋孔子為古今第一。人大學為古今第一。書見而知之者。會于也。聞而知之者。二程朱子也。讀大學。而不由朱子之章句。或問。猶敲聖經。而不繇會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三

三

子之傳也。乃世之為古本者。吾惑焉。陽明有意反朱子梓古本以行。世而世亦莫之行也。自陽明而前。則有董文靖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柏。宋太史濂。車公清。臣方公希古。鄭公仲濟。共為古本。自陽明而後。則有湛氏甘泉。王氏心齋。蔣氏道林。羅氏念菴。羅氏近溪。呂氏涇陽。李氏見羅。顧氏涇陽。崔氏後渠。各為古本。割裂推移。人人自為大學。揆厥所繇。病坐不深知朱子故耳。若夫深知朱子而尊信之者。莫若蔡文莊。

高忠憲兩先生。文莊蒙引特取鄭氏古本而先後之。自物有本末一節。續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為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忠憲經解特取崔氏古本而咏嘆之。引淇澳以下數節。置之大學章後。誠意章前。併不分經傳。皆視為干載不傳之秘。一旦得之。若朱子當年錯過者。愚反覆以讀而茫不得其解。竊謂聖經一章如天造地設。增一句不得。減一句不得。前而後之不得。後而前之亦

四書精註 大學傳 卷三

不得也。果如文莊之說。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直次首節中間削去兩節。辭義便覺空缺。氣脈便屬迫促。不可以為孔子之文章矣。試看首節以止至善。終下節以知止始。定靜安慮得。又皆明德新民而止。至善者箇中真受用也。何等聯貫。物有本末一節。結上兩節。起下兩節。恰好在四節之間。如何移易的。然則文莊表章之古本。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果如忠憲之說。則全經而外。附以詩書稱引。及陸

辭義便覺煩多。氣脈便覺雜亂。不可以為孔子之文章矣。試看明明德於天下節。用六欲字。六先字。一在字。逆說物格節。用七後字。順說何等齊整。下又提起修身來。把衆條目無先後都包括在裏面。但反言以申之。凡天地間應有道理。罔不具備。豈容更贊一辭。然則忠憲表章之古本。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夫以兩先生之深知朱子而尊信之。而不能無疑于其今本也。則以其于古本考之。有未詳耳。誠如吾所云

四書精註 大學傳 卷三

云。恐兩先生亦當首肯也。夫以于小子之深知兩先生而尊信之。而不能無疑于其古本也。則以其于今本研之。有獨審耳。誠如朱子所云。我輩安得不心折哉。夫三綱領猶三才也。八條目猶八卦也。曾子十傳猶孔子十翼也。吾所謂天造地設也。康誥章句句是明德。盤銘章句句是新民。邦畿章句句是止至善。而不以為三綱領之傳可乎。本末傳備者。尤以為疑夫。聖經前言物有本末。後言修身。為本本亂而末不

可治本末胡可以無釋。聽訟者人各有辭而我決之。非治其末子無訟者我自訟而人化之。非治其本乎。大畏民志。正所謂自明其德以新民之德也。正所謂自修其身以修家國天下之身也。若事有終始之義。具詳於知止一節。及明明德於天下兩節。無所庸釋也。然則釋本末不釋終始又何疑焉。至於格物致知。學者以此進步。此傳缺九傳失頭腦。此傳缺九傳乏指。梯故朱子特為補出。其理明簡而易簡。其義粹精。

四書劄註

大學傳

聖

卷三

而確當。即使孔會復生亦當相視莫逆。若之何其有異議也。誠意以下五章。篇篇以所謂起。以此謂結。其為釋經也。不待智者而明矣。而謂非諸條目之傳可乎。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誠然哉。其所更定。朝廷頒為功令。家絃而戶誦之。請即奉此為孔門古本。無復別求古本可矣。忠憲主崔氏古本。越一年又見高氏中玄問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益信其說之不易也。愚以為

未然。嘗讀中玄問辨錄。可謂善於說辭。然其立言大旨。專反程朱。益信吾道之單人也。使在永樂時。當與朱季友同科。而謂其能得孔會精義。豈不誣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先生大學古本之謂也。愚于先生之言。無不滿志。獨于此未之敢信也。

四書劄註

大學傳

聖

卷三

四書翊註

前賢乃 包蒙吉昇

平湖陸龍其稼書卷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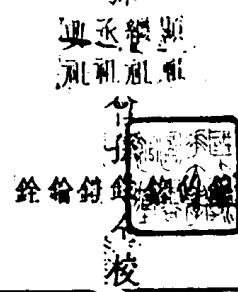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一

卷四

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或曰格物致知在先何以首誠意也曰格致是道學之首陽明說大學以誠意為主非不是但看格物差了一切皆差。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列于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誠身之要實在于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于此章故也又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早竟是一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行然行所以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



功用之廣母者禁止之辭言斷斷莫自欺云者知為大如此也

善以去惡此知字從上章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即意未實

謙快也足也快適志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孔會之體若以獨為自則誤甚矣

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言着實下

手做工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

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以惡而求必得之以善以自

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不求自慊便是為人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二

卷四

然其實與不實實指實用其力以下至快足于己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

獨以審其幾焉周子曰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

使日長某是惡即過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梁溪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念頭故可畏所謂獨也

事審察令這箇念頭只在兢兢業業中行所謂慎獨也

問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

也曰慊之為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口

旁故銜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惟心旁故

物屬心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惟心旁故

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與

快相反少與是相銜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

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樂毅始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于先王者也孟子所謂吾何

嫌漢書所謂嫌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

也漢景帝太子母栗姬為長公主媼所讀者各隨所

指而觀之則既竝行而不悖矣即字義可以字書又

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尤異尤

四書翊註

大學

三

卷四

不忠於無別也或音同而義異或音異而義同朱子

美惡不嫌可籠春秋之義亦復如此讀者其隨所指而觀之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韓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

閒暇小人閒居便見他厭然消沮明藏之貌消者窮

四字形容小人情狀最盡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

欲揜之閒居為隱見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也非不知乃其善也但不可實用其力以至此

耳不自修成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蓋欲詐為

善而卒不可詐枉費心則亦何益之有哉可惜亦此

君子所以重以為戒戒小人前而必謹其獨也黃氏

慎獨欲其自慎後慎獨絕其自欺思謂欲自慊

正是要絕自欺絕自欺正是欲自慊非有二也

或曰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此句承上起下最要緊章

句不着解或問亦未及之何也日解之矣曰子何以

知其解之也日章句末節云蓋善之實于中而形于外可知矣

四書翊註

大學

四

卷四

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引會子之言以明人之言雖幽

獨之中謂他人不及知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

謂十目十手昭然可畏之甚也所以一生戰兢如臨

深如履薄至若手足而後已者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安舒也。言安舒然。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言安舒然。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言安舒然。

四書翔註

大學傳

五

卷四

道二善與惡而已矣。舉一善字。凡為正為真為是之類皆在其中。舉一惡字。凡為邪為妄為非之類皆在其中。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善居先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所以天命所賦言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所以民彙所秉言然既有是形體之累。形體如耳目如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又為氣稟之拘。偏柔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日主。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善。不者。以其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情然不知其善惡之所

在者。此是不會致知。亦有僅識其粗而不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此是知微。夫不知善之真。可好。真知其可好之極。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拒者阻斷之意。不知惡之真。可惡。能真知其可惡之。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挽者牽引之意。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如賊仁賊義之類。惡惡而不

四書翔註

大學傳

六

卷四

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長者日也。益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憂夫常性有善而無惡。其究進至于有究。進至于好。惡而無善也。憂夫本心好善而惡惡。其之目。誠意自修之首格。開明其心術。使不蔽于私。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不替然于事物之理。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其知其極。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此句始而著之也。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入正講。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章句所

四書湖註

大學傳

七

卷四

而己所獨知之地也。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謂其
 自欺。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絲中及外無
 一毫之不好也。無不好者以如曰惡惡。則必絲中及
 外而無一毫之不忍也。無不忍者以夫好善而中無
 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
 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以好色言是其惡之也。如惡
 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以
 臭言故。所發之實既如此矣。為己不為而須臾之頃
 屬鼻。

四書湖註

大學傳

八

卷四

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此
 如此而不自知耳。此一說即章句所謂不能
 說其詳如此。應或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應章句
 者自修。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不能復還。則不能
 有以致其好惡之實。不能躬踐故必曰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
 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特則驕聽則怠故又曰必
 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
 承。言傳傳換。首尾為一。言自格物以至平而不假他
 術以雜乎其間。如不假虛無之術以雜乎格致誠正
 平之。亦可見矣。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
 后身修。今不復重出也。
 此章問答皆云詳言。思反覆問之。首節之言詳而又
 詳。次節不甚詳也。三節四節則全畧。次學者于朱子
 之所詳則從而詳之。蓋一句一字之間。皆有意義存
 焉。不可得而畧也。于朱子之所畧則從而畧之。蓋意
 義統括無庸更贅之辭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莫
 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

經可見此章最緊以若透過此一關去做工夫便易
予解是而心便駁駁進于善而決不至下陷于惡矣
程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至知不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
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意不誠然或已明與有所未而不
謹乎此指誠則其所明又非已有旋復而無以為進
德之基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故此章之
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謂侍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
之始終始焉格物致知終焉至于平天下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

四書劄註

大學傳

九

卷四

如此盧氏曰緣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致
下辨皆不可亂功皆不可亂序不可亂則不
可謂侍之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不作心如何可通或有附
之忿懣怒也憤氏曰忿者怒之益是四者忿懣怒懼
皆心之用心之體寂然不動者也而人所能無者

無之則枯木死灰有之謂四者之中有一也朱
心見在不可有偏重道去不可有而不能察
留滯心須兼三者始能則欲動情勝欲動者情之
之字乃朱子推廣則欲動情勝欲動者情之
濛濛欲動較深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
其正矣喜怒哀懼愛惡中節蒙引云天下無有無用
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世章之語人或疑其多了
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庶物而庶章之傳以為有所喜
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十

卷四

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燃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
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
其真體之本然其體乃其本體也而喜怒哀懼隨感
而應妍蚩妍美也蚩惡也俯仰俯下也仰高也因物
賦形者即賦此妍蚩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
所謂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
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
得失之可議此一投言心之體及其感物之際而所

應者又皆中節則其端空獨平之川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一投言心之用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又點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又點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一投始正釋傳意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四書翔註

大學傳

士

卷四

心有不在言不在則無以簡其身耳目口皆身也類倒類察而無以見不聞不知味則簡之矣簡簡末也是以君子必察乎此字此節正出察察而敬以直之敬是常要此心在道是直上直下無纖毫間斷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不止二句正釋傳意以下則大學所未言而朱子補之

曰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此句該兩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無三者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聽命于心以供口視而聽之而其動靜語

默出入起居又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惟使謂吾心理謂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真體之木然也即心有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即無以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蓋皆謂此孔孟之言與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是正結却反釋傳文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章但言心不正而身不修可知但言心不正則身

四書翔註

大學傳

三

卷四

不修而正心修身可知此釋正心修身之意也此亦承上章誠意以起下章修身齊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自誠意章至此真字實字所以能存是心以簡其身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又點察字加密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自此以下竝以舊文為正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長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眾人言不知之猶於也或以為往辟猶偏也五

者存人本有當然之則則謂理之然常人之情惟其

所向如向東則不往西而不加察焉上章察字凡三

字可見是向南則不往北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好惡之勝原

屬身不修者以其與要緊功夫物交接而後有此也是心不正却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四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由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支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開看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上章不得其正下文好惡之偏後面益曰人之常情於此上章辟則為天下儂類例文意俱同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平與中一類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謂偏溺而不能也謂阻隔而知其善矣謂阻隔而是其身之所接又不止于好惡

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即所謂失而况於闔門

之內思常掩義于義則須有所思斷思處亦何以

勝其情愛雖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情愛以私意

以私事相當同

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

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

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

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四

卷四

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如有所所之命意如不得其正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只要看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簡而自修也陸王之痛正在此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放之為凶

德也。正以其先。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放。爾。

云傲者衆惡之魁。謂此類若因人之可放而放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

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

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

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

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卧。二事只

四書章句 大學傳 五 卷四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不為禮之意所謂。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切中人情。故溺愛者不明。諺所云貪得者

無厭。諺所云不知足也。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玩所以二字。雖說家不齊。却是說身不修。故家可曰

此與上節通。上好惡之偏。人莫知。正是天下無意不

可以上節。修身不齊。而此節為家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是反結。却是反釋。傳之

四書章句 大學傳 五 卷四

後。謂知字。病其不明也。不勝故。不公。總之。皆身不

也。一身不能修。而欲一家之人各修其身。必不修之

數也。家人。次象云。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恒。言行。皆身也。有物。有恒。皆身之修也。此意

與此章互相發。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思按。治國平天下。不齊

難中。德。蓋刑威。莫能加。用大公。至正之身。身之

無偏。如則家之人。口求所當。善好。春。無偏。至則

之人。日求所當。吾。忍。春。早。長。功。之。關。蓋。至。自。又。余

家之齊也何日之與有傳者屢指病
痛而反首以結之不亦山盡人情乎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
字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修其為人子之
也孝修其為人弟之身所以教家之弟然而國之所以
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國之所以事君之道

四書章句 大學傳 卷四

身之道也國之所以事長之道不分乎孝者克
讓之原也國之所以使眾之道不外乎慈讓下者堂
上之也此所以家齊於上一家無不孝不而教成於下
也一國無不孝不弟不慈之身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

此引書指康誥而釋之指心誠求又明立教之本不
假強為指未有學養子在識其端使其慈以而推廣
之耳拱而廣之幸以事君弟以事長也如端緒然推

從慈切說到孝弟上新安諸公以為兼孝弟
慈說非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固有能持而不失者鮮
惟保赤子有失者故特印人
所易曉者以示訓此理尤明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
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至誠二字慈子
得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
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
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
實只是不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

四書章句 大學傳 卷四

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
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又申明章句不事君之孝事
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
謂孝弟大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以其主機發動所繇也以考矢言吳氏
意不謂是之謂機仁說貪覆如覆車之覆
一其一家一國之機機收如收軍之收

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也。上二節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不易。

曰仁讓言家貧。反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此即如登之說。蓋謂此必歸。惡雖小而可懼。此即從惡如身及家而後至于國也。昭烈戒子云。勿以善小而屬階耳。古人之深戒也。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抑亦不以善小而不為。所謂爾惟德罔小。大世朱子曰。言其不以善小而不為。萬邦惟慶。而後成之意也。爾惟不德罔大。小墜厥宗。而可懼之意也。亦是意爾。

四書翔註

大學傳

克

卷四

錢氏以仁為孝。謙為弟。食民為不慈。舉引非之。謂仁兼孝慈。讓屬弟亦未確。恩謂子孝弟悌。父慈則舉家相親愛。故曰仁。然然然。然然之謂子孝弟悌。父慈則舉家相親愛。故曰讓。然然然。然然之謂與者奮起之意。謂貪則不讓。讓則不仁。思謂貪則不仁。為其制脂膏以利己也。戾則不讓。為其好忿爭以凌物也。若夫定國以一人慎事。只以一言何也。繫辭云。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一言慎事之說也。一人者。在內為家之能。如發機然。此一人在國則為國之一人。典仁義之治而撥貪反之人定國之說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謂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也。堯與舜皆定國之一人。人有善於已。如孝弟。然後可以責人之善。如責人之類。無惡於已。如不孝不弟。然後可以正人之惡。如正不孝不弟。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方氏曰。此章是治人之恕。繁報章是如。不如是。不推已。則所令反其所好。在暴是相反也。而民不從矣。從好不喻曉也。始

四書翔註

大學傳

三

卷四

且曰曉曉者。開明之義。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誘而程督。課其期。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推吾家所有與國之民共。其條教法令之施。如天秩。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理謂天理。但以所令

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推其求人之本也。非欲其先成於已。有諸已。而有以責人。有以求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如勞求匡振德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之也。如天子讓善于天。諸侯讓善于天子。愚則憐也。不肖則矜之。獨有薰陶以俟其化是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萃齋先生。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四書切註 大學傳 卷四

其在人而不可盡其在己。皆忠以行其恕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猶不亦怒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朱子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然只爭些子。自然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致知言。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以誠意正心修身言。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言。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冷六傳。然後起。

可得而故大學之傳。最後兩傳。此章及平。始及於此。言也。前此許多工夫。至此始見其得力。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得恕不差。故特為指此。不得。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此一句是。一篇血脈。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盧氏曰。表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恕也。忠為體。恕為用。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盡其明新止至。

四書切註 大學傳 卷四

善之道也。大學之道。明新止至善。而所以終身力此已。明新止至善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無不可行之時也。即所謂一言而可行終身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表不端源不潔也。一以姑息待之。所謂苟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然者也。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景不正。流不潔。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堯仁字堯夫。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旁觀雖有聰明。恕已諡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旁觀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者。迷。若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句。

四書翊註

大學

卷四

語

異橋渠同但易對字
 為恕字便分得失。則不忠不至於聖賢矣。此言
 厚世亦多稱之者。惟非辨明達于但恕字之義
 不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如人心而不可
 施之於已。如已心今日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
 矣。而又曰以恕已之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
 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幾于以
 使人昏。其昏昏乃欲繇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應前篇
 但為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
 之事。指絮矩章不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
 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此章與中庸章皆非
 其為恕雖同。而一以人為主。反此心以施于人一以自治為
 主。便能推已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辨也。愚按及人自治之意。未顯。象引云。恕之
 必盡也。後世之所謂恕者。謂因道理之盡于我者。而使人之
 不計人之必盡也。其得失如此。此可補朱子未盡之
 意。若漢之光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照其妻。大為盛
 其臣卸憚。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大義云。行矣。不

四書翊註

大學

語

卷四

后治內理除教夫婦。天地者也。今乃陷大湯
 反目之凶。而病詩書刑于之化。不能齊家。其如治國
 乎。天下何哉。以此進諫。光武。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
 未必不見聽。惜乎其不能也。其辭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
 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惟陛下念其可否之
 許。無令天下有讒。君之惡者。幾何。是乃所謂不能三年
 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暗于大而光
 武乃謂憚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
 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則是君臣之
 以成其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謂所見與而其禍乃至
 於此。君不義臣可不謹哉。按文文山恕齋說云。自與
 而恕之。笑遂為姑息。至先儒以恕為如
 心。而學者始明恕。可謂精于此義矣。
 愚按仁暴俱從家說。得傳者釋文之意。如堯之德
 重親睦。舜之德本克諧。如天好生。都從此中流出。天
 下之所以時雍風動也。榮華喜。而窮困宗族作賊
 德之厥紆。嬖妃已而囚殺父兄。肆毒痛之。虐備賢附
 勢之徒。所以繁草。精好究之。華所以與也。雖在榮利
 之君。不廢堯舜之令。但所好不如其所令。百姓雖愚
 究竟。暗他不。得。其誰與。其
 又按先儒云。在位的纓束人。非人。誤矣。天下有不治
 國之人。豈有不教家之人。家有善惡。那箇不去。求他
 非他。以至立教交友。接物。莫不皆然。象引因傳釋齊
 家治國。有諸已。無諸己。辭說。味人非人。就屬說

亦是但傳曰已曰人曰身無此意故事
句或問俱未及此恐不必如蒙引云云也
又按治國者以所好為所令如執符契罔或相反者
故曰怨怒根于心而施于身是其所存主處故曰藏
藏于心術之微使人不言而信故曰諭諭者諭其所
藏也藏于已者不可問諭于人者不可知故反言以
決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愚按前面議論統于此句收住後面咏歌
家此七字結前又于此句引起吳季氏曰故治國在齊其
生後之語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壹

卷四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以周公化行

天天少好貌辭少而

蓁蓁美盛貌華美而茂盛也蒙引以上章有灼灼其

必天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女子生而願為之宜猶善也言相好

按易卦離次家人繫辭云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是故

刑于二女推之禮重親迎推之春秋以夫婦
為人倫之本齊家之務莫有先于此者矣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按中庸引詩先妻子好合繼以兄弟既翕其
理有相因者蓼蕭之篇次桃夭亦此意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
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差者錯

愚按儀謂身不成身修也而家齊在其中故傳者指
出父子兄弟來要見齊家意若夫骨肉之間有慈德
焉民將起而議其後矣
若之何是則是做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古人言必引詩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美

卷四

取其嗟嘆咏歌以文優游厭飫以業有以感發人之

善心所謂詩可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取

證善則證之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

意足矣豈能贊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

所發明也別有所發明則幾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

咏之闕意味深長字字堪義理通暢句句堪使人心

融神澤作而不知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踴躍而

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裨益在性蓋不獨此他凡

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而可兩類則引者之意可見

如斯古人于而詩之為用亦得矣三百篇大義曰三

千載之上要不出此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

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之意也結以此段又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四節而又結之如此

上而以故字結之至九其味深長最宜潛玩玩不灌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四

心浮氣出之則味雖深而亦淺味雖長而亦短矣

按程明道故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存味只轉却一而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此潛玩而得其深長之味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思按此章以孝弟慈為題

運言之曰仁曰禮雖本言之則曰恕一門之內固要

怨一國之外也要怨怨只是仁讓仁讓只是孝弟慈

引詩又為孝弟慈底義應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傳釋治國而言天下釋齊家而言身也是透曉於自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顯祖 繼祖 承祖 會孫 錄全 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簽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

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此以孝言言孝則孝弟慈在與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五

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上章引語以感發人之善心

發言之蓋感發 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孟子所

後知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言此三者

上行謂老老長下效謂與孝與捷於影響書云惟影

響應聲無待也日捷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按上章

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

刑薄斂制田里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矩推以度

物謂繫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易之謙所謂稱物乎施也則上

下四旁指下均齊方正。合四字形而天下乎矣。結章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

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

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

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

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

之所同而不能異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

而又有以處之也。提起三句下蓋人之所以為心者

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以勢言貴者視賢愚異

稟。以稟言愚者視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以孝弟慈

實蹈以孝弟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

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

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

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

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

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二

卷五

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

愚按章句或問以上未盡之意為孝弟慈說理亦無

不倍固治也。開釋治字下却云齊治又以前所已

言者言之畢竟未確夫以老老長長為孝弟或近似

以恤孤為慈其子不知天子諸侯之子何孤之有

句云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天子諸侯之子幼而無父

則當繼世承襲或分封豈得云孤家引云何以獨恤

孤家此孰獨也是恤孤亦以國言下又云周文武子

孫塞乎寰宇之內漢之子孫光武時一十二萬其孤

何可勝計若然則必尊前長久然後有孤彼開創者

又何以云也。恤孤之不可以家言益明矣故老老長

長恤孤俱當作治國之政說何以知其然也考王制

養老有虞氏以燕聽夏后氏以養禮殷氏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此老老之說也上視民之老猶已之

老而民不自老其老乎其相率而為孝子可知也王

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斑白者不提孛此長長

之說也。上視民之長猶已之長而民不自長其長乎

其相率而為悌弟可知也。孤有二義一曰孤弱一曰

孤苦謂之孤即幼而無父之謂也月令所謂養幼少

存諸孤是也。孤苦之孤則合無寡獨在其中孤之血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五

有以處之

一國之矩又為天下之矩矣而其體實與弟不倍則

以君子汲汲乎絜之有道也絜者衡也助公使已心

人心各得其平無尺寸之或爽也蓋工以規絜物而

物于此取平君子以矩絜天下而天下于此取平其

義一也故絜矩之矩即不踰矩之矩也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絜不踰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絜絜絜有工方在究

未得一視之

所惡於上母以彼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上文只引起絜矩二字來不曾着解至此取其義而解之故曰覆反覆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若恣氣之類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致恣情負氣也不欲下之不忠於我若徇私滅公之類則必以此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四

卷五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不敢徇私滅公也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皆以待上下之道待之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交前後左右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長此短則長短不一而不方彼廣此狹則廣狹不一而不方彼此合上下四旁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言哉應前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與獲哉起其孝弟不倍之心終焉果得以此遂其心矣清氏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操者應切精詳者一快之不應謂新說也約而所及者廣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及者廣此平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此平

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句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命意雖多然自

始至終不外絜矩之道而推之愚按上如君父尊長之類下如子孫臣庶卑幼之類前後或以所居之位言或以所處之地言或以所受之事言左右或以國之鄰言或以家之鄰言或以身之鄰言自前而推之于後則曰先自後而推之于前則曰從交者平等相接遇之辭蓋所應等是矩母以等是絜豈有異道哉然而單言惡不言好何也不施所惡則必施所好矣舉此以例彼也

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各問人問世嘗見社稷樹絜之百圍絜絜附東也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五

卷五

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賈子名詭過秦論誠使後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諸僑養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一字之微亦待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每章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合上下四方物我之際此處便恰各得其所其分之本分也不相侵越後奪而各就其中各就其所

處之枝音敬也其所占之地或上或下或前或後或在或在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

如廣者長者為一狹者短者為一而如截然一方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無有餘長且廣也無不足是則所謂累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以所制事以所者一出於此此指矩之遺如上文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也

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信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

又繳上卷老意三句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五

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

又進一步將以探本窮源也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

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心猶一心而明絮矩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之義此段以知言

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

趙氏曰公則一私則萬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眾人之其如此而已矣

心而蓋絮矩之進此段以行言

不能克己則一膜自外至而強一有私意存乎其間也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千里雖欲絮矩亦將有所滯礙而不

能通矣

人不得盡心而有若趙縣周陽縣也以父侯不均之嘆故也

之為守則易尉

若下而為尉則陵守上後為都尉與其守相告言罪卒王肅之方於事上後為都尉棄市之禍出醜吏傳推其所繇蓋出於此

人佞已

則與已同方者推其所繇蓋出於此此指上見出矣出魏志

意一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人雖甚不肖一語以為桀紂盜跖則拂然怒豈知一不絮矩流弊遂至此乎亦可以惕然省矣

日然則絮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者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五

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

也唐虞三代盛時只是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末季只是充拓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

是充拓

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不去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

充拓

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

代盛時

只是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末季只是

去

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

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

于己不利於人

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

之天似這氣象全然

塞絕了便似天地開賢人

隱天按此等話自夫子而外非程子說然皆自其窮

不來非朱子解者定然之

理謂格物正心

意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

得其正

身修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

四書翊註

大學

八

卷五

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
 謂家齊國治天下若於理有未明不格物而心有未正其先
 身不修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或出于私欲
 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或出于慎懼之私欲
 祭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非矩而則其意
 雖公而事則私如宋王安石之類其意非不忠于是
 將見其物我相侵也彼此交病也而雖庭除之內跬
 步之間亦且參商二星矛盾二兵而不可行矣人
 處處尚何終身之望哉况終身乎是以聖賢凡言
 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
 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夫子一貫之道會于直以忠
 說明了朱子曰忠是本體想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
 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
 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
 外來便是忠應事接物處不想則是在我者必不十
 分真責若發心忠底心便是忠底事便是忠底底
 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
 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

四書翊註

大學

九

卷五

其序哉末之次第言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
 天下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
 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
 以勢言家通而國遠事之先後以事言家先而國後
 國通而天下遠也國先而天下後也
 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應問蓋必審於接
 物好惡不偏所謂好知惡惡然後有以正倫理言父
 子兄弟弟夫篤恩義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
 婦長幼順也篤恩義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
 家已齊事皆可法兄弟足法也然後有以立標
 準也胥教誨趨標準也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
 起弟不倍也然後可以推已及物人已一舉此加
 彼彼此一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
 者也應前勢與然自國以上也則治於內者嚴密而
 精詳四字共釋自國以下也則治於外者廣博
 而周遍四字共釋平字之義趙氏曰嚴密精詳所
 外者雖欲廣博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本而天下末也
 博周遍得乎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本而天下末也
 首尾實一身矣家首而國尾國首而天下尾也何名為異說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樂只香欣喜君子

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以矩又

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絜矩亦兼知行夫好

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吳氏曰

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

好老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飛凡麗乎人為者猶已

所謂以民心為己心也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

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章句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即此四句約言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矣

詩小雅節彼南山之篇家父所作南山終南山節截

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春秋書尹氏胡傳云

也謂何者其俱也辟偏也偏者反側言在上者人所

瞻仰不可不謹或問同但以尊位易上宗以觀字若

四書劄註 大學 卷五 十

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不與民同其好惡

也則身狹國亡為天下之大儆矣即所謂如桀紂幽

矩求為匹夫不可得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周公作之以師衆也本易師剛對也配上

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上帝也言儀詩作宜以德

也視以為峻大也詩作不易言難保也詩所云天難

四書劄註 大學 卷五 十

王道言也即道學引詩而言此指得衆得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蓋先釋本文而後結上節不能絜矩而為

天下儆之意蓋先釋本文而後結上節不能絜矩而為

天下儆之意蓋先釋本文而後結上節不能絜矩而為

文却不見釋意舉引非之良是有天下者能存此心

而不失即此人心向背即天理存則所以絜矩而與

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絜矩之失不待言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四書期註

大學

三

卷五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蓋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當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或問正互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明德也。曰格物致知。相發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五者其共一。未有人謂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盡謹字之義。未有人謂得衆。卽絮矩而有土。謂得國。峻命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有財謂府庫充。有用謂軍國給。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有德則人土財用聚而有之。德之爲本。可知矣。有財必須有德。而又須有人。有

土也。財之爲末可知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實先撥也。以財爲內。書所謂貪于貨。不知本末而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無絮矩之心。則其辭又加矣。耳。看蓋財者人之所同。或問與此同。但其辭又加矣。耳。看蓋財者人之所同。爭字施字教字都言誨盜之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欲不能絮矩而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絮矩。則民亦起而爭奪矣。亦要專其所欲。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四書期註

大學

三

卷五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只用上文作註。反是。外本則有德而有人矣。有德謂財散非必。財也。只不專利而公之。如武王散鹿臺之。于民便是有人謂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逆也。謂不順理。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何明有。主容之分。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違辭。上貪于利。則下人僂。只是平語。或問云。得其旨矣。恐與章句未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

義人只是這箇所以發告人亦只是這箇。愚按第一節。明不能絮矩者之得。第二節承上起下。第三四五節。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子。則因天。地利于天。如春東作夏南。分地。分利于地。耕之民野無不。不患乎無財用矣。易大傳曰。何以聚。聖之土是也。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人曰財。故可以聚人。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利而上下文食其屬是。其職也。此言財雖。故財聚於上。言悖而出云。

末而關係甚大。故財聚於上。言悖而出云。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指殷未喪之意而申言之。

云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有臺傳南山之意則此一節謂之中言亦當為收結先俟乎德以下之意其丁寧如耳提反覆而又不已之意益深切矣。言一層進一層而去。漸說到若身上去。

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

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

常正見命不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言易前後相應。

四書翔註

大學傳

西

卷五

得來不善則失之者。恃入而恃出之謂也。申言失來得固不善則失之者。恃入而恃出之謂也。則失則失。

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自作孽不可活。可不謹哉。

矩以慎其德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楚史官所記。言不寶金玉也。而寶善人。

此指親射父左史倚相一則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一則能通訓典以淑百物。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母之兄。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出亡在外也。避驪姬之讒。仁愛也。不日愛。

仁親仁主事見檀弓。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桓于斯得因桓于斯。雖君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猶子其國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諫之。孺子其辭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先儒云。引起用人來。然不親却與用人不合。竊意傳者錄兩節以其不寶寶而寶德與慎德之君子合也。何也。善人德之輔而寶之。所以贊揚其德也。仁親德之本。而寶之。所以培植其德也。兩者皆絮矩之大端。

四書翔註

大學傳

去

卷五

如此說似合章旨。按戰國時齊威公對魏王。不寶徑寸之珠而寶四子楚昭奚恤之對秦使。不寶寶器而寶賢臣。皆王孫與之意也。若呂不韋出千金為秦公子異人謀嗣。彼方親亡人為奇貨。尚何親親之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 孔子謂昔者秦誓于周書之末 斷誠一

之貌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 理或有之 斷誠一

秀有 雜之謂貌者 誠一之形于外也 彥美士也 士

一端 陳新安曰 孟子云大而化之謂聖 此專言之

也 尚庶幾也 冀望 媚忌也 與彼意相類 違拂戾也 逆

也 乖也 始危也 傾險 不安

日其引秦誓何也 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 指前不

好善之害流於後世 指後一段 子孫後 亦繇絜矩與

四書翻註 大學傳 夫 卷五

否之異也 愚按平天下者在論相於前章以師尹見意至此

引秦誓將兩擲人對說推賢進能便是能絜矩絜矩

如能便是不能絜矩利害較然為下能愛能惡絜矩

也 一個臣節云歸士無雙也 斷斷語之所謂絜矩之

所謂健也 無他技不以技見長也 虛氏曰 休休

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 又有粹然至善之意 曰

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

好句根其心休休來不啻口出詩所謂心乎愛矣遂

不謂矣是也 寔能容根如有容來從虛慎驗之空濶

無物從實地驗之履轉萬物也 先儒云 絜矩之所

惡則併其人而憎之 違者下行 絜矩之所 絜矩

曉使其一善莫展一網打盡而後快 堯不能容也先

儒又云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林甫不

待言矣 房玄齡 李林甫 村 林甫之果其人與

三代之道 吾蓋深有意 諸君忠盡 李吉甫 羅

慎雖在具臣之列而諫善 諫不無休容之虞 呂夷

簡張浚雖在名卿之列而修 修如功不見 娟疾之詭

此天尚諒者不可不知也 則謂房玄齡為前一人亦

可 蒙引存疑 俱于孫斷句 黎民連下讀 謂霸者祖子孫

黎民必有間故也 按尚書古本原讀至黎民為句 當

有所本 蔡傳無異說 則是從之矣 况穆公所言實合

乎 聖賢之大道又何必以此儆 儆之哉 必以其伯者

而薄之則秦誓不啻列宿 此矣 又何以見于周書也

四書翻註 大學傳 王 卷五

唯仁人放流之 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進猶逐也 諺所云 趕 日進之為屏何也 曰古字之通

用者多矣 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 而以尊

為導 以屏為逆 則其證也 後引言有此媚疾之人 妨

賢而病國 其人為賢之敵 故曰 則仁人 黎民之小人 也

其害吾 必深惡而痛疾之 言安宜化外也 小人 則去

進用 或密布大索 中傷善 以其至 公 則小人

天下之故能得好惡之王也。即所謂是非不
非不謬言其明舉措得宜。其公生明則又有以
成其公也。陳新安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
冠之乃引援
古語之例

日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
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言其
不義。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
也。彼而獨深惡乎此者。均惡也。但此之以其有害於善
人。指有技。使民不得被其澤。指黎。而其流禍之長及

於後世而未已也。孫。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
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言放流尚。然又念夫彼此之
勢雖殊。以所放。而苦樂之情則一。以所放之地之人
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
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便先。故不敢以已之所惡
施之於人。此想之事。即所。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
以禦魑魅而後已。息不得。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
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曰後

書翊註

大學

太

卷五

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
行乎其間也。成其愛亦仁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
而何致亂之有意。應問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而不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見賢知所愛。見而未能盡愛。惡
之道。舉不先。未盡愛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人能
愛人能惡人。未能盡
愛惡之道。故曰未仁

四書翊註

大學

太

卷五

恩按賢者子孫黎民之利。所患者未能物色。卑棄物
色之矣。而不能力行。為擢。即為擢矣。或征便宜而失
機會。或循故事而吝特典。非親賢之道也。不賢者子
孫黎民之害。所患者未能洞燭。非業洞燭之矣。而不
能力行。罷黜。即罷黜矣。或容其。望于。軒廷。或任其
優游于田里。非遠奸之道也。春秋書郭公。傳曰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
不能去。正。此。類。耳。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
是。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
之。不過乎義理。如綱帶名。文勢。如開合反。事證。如左

四書精註

大學傳

干

卷五

事之三者而已。如特當論其學當論其之類此以義
 為快為地吾何惟乎哉為恨為少此以文勢決之而
 知其然也如親當作辨證之傳文可見進之為屏證
 之漢石刻詞可見此以今此二字。謂慢欲以義理文
 事證決之而知其然矣。今此二字。與怠欲以義理文
 勢決之則皆通。于義理合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無
 傳可。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
 有所鄉背。謂鄉此則背彼鄉彼則而不可以不究。猶
 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徐依其極或闕疑。况於此
 等字既兩通。作慢亦通。而於義理無大得失。作慢固
 作怠亦通。

亦未為大夫也。作怠固。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
 得作慢亦未為大夫也。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
 徒費日而無所益乎。勞而功。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
 此漢春夾疑之要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性長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性有善故好善
 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未能盡愛惡之道
 類例之不。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
 仁甚矣。一個臣之好公之極。媾疾之惡私之極。七人放流。好
 好惡公之極。拂性好惡私之極。見賢見不肖。好惡

四書精註

大學傳

壬

卷五

在公私之間而未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南山有
 之意。節南山有臺。節好惡公之極。
 日不仁之人。阿黨媾疾。子若所謂比周為黨也。樹羽
 翼以張其勢。正有以陷溺其心。賢為不肖。視不肯為
 所以為婚疾也。有以其所好惡拂人常性如此。常性即
 賢迷惑而。是以其所好惡拂人常性如此。常性即
 不自知也。是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惡之仁人。能好
 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惡之仁人。能好
 倒行而逆施。使其能勝私。滅公也。而絜矩。好惡同
 乎。故曰相反。使其能勝私。滅公也。而絜矩。好惡同
 不至於是矣。不至於是矣。常性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
 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明德之事。發己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忠。循于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
 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少驕者
 胸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驕平驕者
 矜高。矜誇也。高做也。不肯泰者。倭肆。倭人也。肆放也
 置此下。同民之好惡也。不肯泰者。倭肆。倭人也。肆放也
 不問也。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語之意。而言引文。至以

愚按性命。謂天拂人之性。是逆天之命也。逆天
 者亡。故首必違身。視于孫黎民之殆。更切近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
 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明德之事。發己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忠。循于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
 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少驕者
 胸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驕平驕者
 矜高。矜誇也。高做也。不肯泰者。倭肆。倭人也。肆放也
 置此下。同民之好惡也。不肯泰者。倭肆。倭人也。肆放也
 不問也。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語之意。而言引文。至以

失其失國之意言引康以章內三言得大而語益
善則得不善則失之意言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
加切初言得衆失衆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
心之得失言之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謂不
語益加切矣蓋至理之所以亡胡氏曰前兩言獨
理所以存驕泰謂大理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
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蓋已
之心指忠而不違於物指信絜矩之本也絜矩恕也
恕不山驕泰則恣已徇私與絜已自盡以人從欲與
故曰本驕泰則恣已徇私與絜已自盡以人從欲與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五

物無違相不得與人同好惡矣不日不與人同而必
反指泰字絜矩之本亡矣雖欲與人同好惡其可得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無遊惰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無
殘之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用民之力度則為之疾
矣量人為出以三十年之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
士有財而言食與用因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

乎務本而節用者聚者疾所以國財之聚也節用
財之流也疾謂速解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
聚也言不聚財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皆不聚財
意而財自足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
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惟慎德之夫洪範八政
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
以足食為首意亦本洪範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五

無者聖人位輕之哉聖人重生民之特以為國者以
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如昔人割腹而有憐
出之禍故深言其害謂爭民施以為戒耳戒為國
至於崇本節用同章句但以有國之常政不可易
以厚下制大衆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以其為
故呂氏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有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指
二本節用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

制民之產者是已。如制田里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前漢書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其斂之而供軍需厲民自養之云哉。孟子

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財起也。昌熾仁者散財以得民即所謂不私其身

也。不仁者忘身以殖貨。即所謂惟利是圖故然亦即財賈而以其效言之耳。兼仁不非謂仁者真有以財

發身之意也。有是理無是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曰上好仁。章句云以則下好義矣。章句云以下好義

則事有終矣。終事只作終輪將之事說故接云未有

為終事。是就理財說吳氏以為有始有卒而不變遷

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四字形容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所謂事必有終而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正說發明上不好仁。不愛則下不好義。不忠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僭之不服。而况府庫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五

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二焚而起鉅橋

臺之財。史記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囿而登巨橋之

其寶。不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唐書朱

自焚而死。至是天下貢奉稍手乃于行在夾廡

出走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手乃于行在夾廡

方殿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遂以珍寶私別物恐羣下

有所觐望。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

者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商紂先聚財而後自焚在紂

身滅國亡。正所謂爭民施奪為天下穆者在德宗雖

有二庫之積未幾納諫撤其器以給軍卒能反因不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卷五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按論語夫子稱獻子

與政為難能。戴記云孟獻子解縣而不樂。比御而不

入室。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此其所以為賢也。

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沐者也

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變大

記云士不用水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思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耳

者也采音菜采地君子寧亡已之財指盜而不忍傷

民之力指聚斂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牛羊

聚斂之臣亦曰畜淪人于畜賤之也曰與其日寧存擇害莫若輕不得已之辭也此謂以下

釋獻子之言也

日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日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

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復

四書翊註

大學

五

卷五

與之爭坐享大利則不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

婦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菜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也

夫工女安所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

者兩其足之喻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日夫天

物賦子有定分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皆絜矩之義

也公儀休之行合絜矩之義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

以奉上而民被其殃吸膏吮血盜臣竊君之府庫以

自私而禍不及下鼠竊狗偷未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至于食人也

與萬物為一體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用章句亦絜矩之義也與公儀

董賢良之對昔孔子以滅文仲之妾織蒲富而能勤

一節而直斥其不仁以其主以冉求聚斂於季氏未

有指克之亦但聚斂藏于季而欲鳴鼓以聲其罪門

氏之家而不能布之于下而欲鳴鼓以聲其罪墻

容以聖人之宏大兼容之地溫良博愛之德而所

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可逃之罪其

意亦可見矣無非教

四書翊註

大學

五

卷五

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日以利為利則上

下交征不奪不廢惟以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

其君人人為孝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

日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以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

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也道利字

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處孟子分別義利如昔齊梁之君

拔本惡其滋蔓塞源恐其消涓不之意其傳蓋亦

出於此孟子以此為七篇之終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貌
為國家苗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知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余仁山作彼為

補缺誤非也思謂缺誤不可考但當依本文解去為
是按史記秦二世曰趙君精廉強立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朕實賢之此非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如增
彼為善之一確証乎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
進美餘此一節申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
上節已結此其丁寧之意切矣重言故曰丁寧兩節
節又再結此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天

卷五

就是非上說此節此謂就利
害上說其結之則一而已矣

曰此其真苗害並至無知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
心財者民之心利其利則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
猶漸而處故聖賢深探其實深探其人怨而極言之
結不可解也聖賢深探其實
極言其苗且害苗如山崩河天怒之實也
竭之類善如新木揭之類欲人有以審於未然
承家小人勿用宜有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如米
以思慮而預防之而為無及於事之悔也
悔禍而召楊時買似正法以此為防人備有用桑
而召文天祥肯也以此為防人備有用桑
羊即桑弘羊朱子避宋諱避一字洛陽賈人之子漢
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查管天下鹽鐵

孔僅漢武帝朝為大
宇文融唐玄宗朝為覆田勸
御史又兼稅地安楊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

後按御陳京唐中興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業
籍買人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
資以敗其國者以上數大或逢君之惡或
言曰陸公名贊字敬輿民者邦之本
此言財者民之心命故曰心其心傷則其本
傷謂民者其本傷則枝幹凋瘵
拔矣喻國之元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春字晦
制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貼長國家而務財用
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
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
上也此段計六句上三句俱貼彼為善之
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鑒
哉趙氏曰後世之臣有以言利謀人主者其
愚哉向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二君子之言察之
太廟齊人來歸併晉晉人平丘之食召陵之收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天

卷五

拔矣喻國之元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春字晦
制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貼長國家而務財用
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
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
上也此段計六句上三句俱貼彼為善之
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鑒
哉趙氏曰後世之臣有以言利謀人主者其
愚哉向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二君子之言察之
太廟齊人來歸併晉晉人平丘之食召陵之收

牟夷之來奔。皆以利故。深加貶斥。至若曹伯。以取得國。則考其各比于失地。滅同姓者之罪。雖得此意。則他經亦可類推矣。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即下所謂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而于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格致傳全用程子也。此章全用舊文。不上程子之言。曰。此章之義。博洽天下。安所容心。哉。惟其定而心。曰。此章之義。博洽天下。道。理。都。包。括。在。東。故。傳。言。之。詳。不。憚。然。其。實。則。不。面。此。其。義。所。以。博。也。故。傳。言。之。詳。不。憚。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一。好。惡。一。端。在。用。人。說。我。利。兩。端。不。與。中。庸。同。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論。語。之。兩。端。同。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

四書翻註

大學

辛

卷五

端。曲禮曰。君子潤更端則起。以廣其意。而足復引書。以廣詩之意。引書不一而足。復引書。是以二義。及魯大夫之言。以廣書之意。餘可類推。是以二義。相循之。循。環。見。如。篇。內。三。言。得。失。初。引。文。王。詩。言。得。引。康。誥。言。得。失。間。六。節。而。後。及。忠。信。層。出。且。君。子。先。驕。泰。之。得。失。此。間。見。也。餘。可。類。推。層。出。且。君。子。先。下。言。理。財。共。四。節。自。生。財。有。大。道。以。下。言。理。財。其。五。節。楚。書。勇。犯。二。節。雖。言。用。人。一。則。曰。不。實。自。稱。其。言。日。不。實。珠。玉。則。理。財。之。道。在。其。中。自。秦。晉。以。下。聚。斂。之。臣。不。可。有。一。則。言。務。財。用。之。小。人。不。可。有。似。漢。則。用。心。也。遂。又。在。其。中。此。層。出。也。餘。可。類。推。有。似。於。易。道。而。錯。陳。耳。程。子。更。定。末。然。徐。而。考。之。從。答。研。免。以。似。為。真。然。徐。而。考。之。從。答。研。

則其端緒接續。合為端緒。為緒。此篇之義。條理精密。脈絡貫通。如六脈十五絡。交相通。互無阻滯。而丁

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康節節章。寧反復之義。益深切矣。君子有大道。節章句曰。其內。三言得失。而益加切。長國家節章句曰。其內。意切矣。究其所以然。不可易也。不可得而更定。益信。者。俱于言外別見之。不可易也。不可得而更定。益信。也。但未嘗徐必欲二說之論。中判也。以類相從。人。而考之。類。必欲二說之論。中判也。以類相從。人。財從理財之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二義不相屬。無。則其界辨雖若有餘。界如地之有城。辨即而意味。

四書翻註

大學

三

卷五

或反乎是。辨不接續。則無接續之意。味。此不可不察也。奉其意。殊不真。通則無貫通之意。味。此不可不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有就用人一事上。見其民好惡。民惡則不止。就用人一事上。見其好惡也。如好。其利。有就理財一事。見其得者不專利之意。在言內。不。如楚書。勇犯不實。實而實德。則皆推廣聚斂之意也。不止。就理財一事。見其得也。皆推廣聚斂之意也。或正言或反言。句句從能如是。明德止于至善。也。聚斂之意。推而廣之。能如是。明德止于至善。也。

冊親賢樂利各徇其所。今君子小人言志而天下予矣。若傳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要其歸之綱領。止至善稱三綱。領命後三章釋明德。辨民彝止。至善稱三綱。善釋三綱領也。故四章俱以綱領言之。食亦稱。以味之甘美言也。大雅稱。越淡而後六章細論。善。不厭亦稱。越以味之傳。不言也。後六章細論。善。漸。條。目。即。綱。領。之。正。夫。上。如。百。工。之。居。球。成。事。者。也。書。窮。理。皆。謂。之。風。玉。夫。也。用。玉。夫。于。內。身。心。意。知。是。也。用。玉。夫。于。外。家。國。天。下。是。也。條。目。合。內。外。工。夫。亦。外。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明。善。要。字。每。字。日。明。善。

四書翊註

大學

三

卷五

是致知。其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恭氏曰。肝謂誠其意。要在格物也。不日修身而日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一箇關頭也。不日修身而日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君子思相傳之一道也。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不急務此。不足以為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言近而指遠。願可忽乎哉。

四書翊註

前賢刁。包蒙吉輯。男再濂孫。繼祖會。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後學黃。越際飛枝訂。

天命章

曰。口。從。天。命。之。性。說。起。可。見。天。地。萬。物。原。是。我。一。體。的。學。者。不。向。源。本。上。用。工。夫。其。存。之。於。內。者。都。是。偏。倚。其。之。於。外。者。都。是。乖。戾。我。自。我。天。下。自。天。下。判。然。不。相。干。了。天。如。何。情。地。如。何。寧。萬。物。如。何。不。天。札。疢。疢。此。皆。

四書翊註

中庸

一

卷一

道之不明。故至此中庸首章明道。本之於天。以反其所。自始推之。於教以著其所自行。君子其人也。戒懼慎獨。其功也。喜怒哀樂其端也。中和其體也。天地位萬物育。其效也。實則天之命。人之性。流通貫徹乎其間而已矣。易云。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命謂性。蓋格化。諸經而為言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五行天之命。也。五常人之性也。五。其。足。一。怕。新。也。怕。矯。拂。也。若循其德。善成性之初。不瀟於情。職不雜於智。故渾然。天理故謂道。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率其陽性之本然。

則得健道。率其陰性之本然。則得順道。性字朱子兼人與物言。觀降衷下民。天生烝民二語。則知指人說。為切。修道指禮樂刑政說。亦是但求備耳。竊意達而制立法。以行道。在上之教也。窮而著書立言。以明道。在下之教也。有創修以立教。旨如義之畫文之象。周公之文。以至詩之有風雅頌。書之有典謨訓誥之類。有重修以立教者。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之類。有增修以立教者。如學庸兩論七篇之類。外此則異端曲學。不足以言道。豈足以言教哉。

戒懼節及下節。從來一樣看。至晦菴分而為二。謂上節

四書劄註 中庸 卷一
慎已所不知。下節。慎人所不知也。陽明新鄭諸公。甚非之。云。已既不知。是離戒懼。故不賅不聞。都就人說。為獨字。張本也。然。又失其字之意。蓋已所不知。句。誠有病。若還他不賅不聞。便就已說無妨。請兩存其說。而折衷可乎。竊意前節。言君子在不賅不聞處。下手端本澄源之音也。即見顯而歸之隱。微視口耳之學。異矣。後節。言君子在獨賅獨聞處。下手反躬內照之意也。即隱微而達之。見顯視。禪寂之學。異矣。一樣工夫。兩節說話。只是進一步法耳。
十三言都是說道。故下以道也者三字接去。有喚醒迷

人之意。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飲食衣服動靜。靜默呼吸存發之際。莫非道也。那一處那一時。脫離的。思若可離。便滅絕倫理遺棄事物矣。有是理乎。無如百經日用而不知。賢智又在共賅共聞處打點。不在不賅不聞處着力。此所以當前即是而未免千里之隔也。君子不敢須臾離道。取須臾離性乎。是故云云。不賅不聞。是道體即是性體。天命之性本無形也。如何看的見。本無聲也。如何聽的見。戒懼恐懼。只是用存心養性。顯。天之明命的工夫。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哉。

不賅不聞隱矣微矣。然不賅而天下之共賅者。于是乎

四書劄註 中庸 卷一
在不聞而天下之共聞者。于是乎在如仁之性。固是隱微。却見顯在父子間。義之性。固是隱微。却見顯在君臣間。推而至于禮智信。莫不皆然。蓋性分些子耳。彌漫天地。元塞古今。皆是物也。天下豈有見顯于此者乎。隱若是于其見微。若是乎其顯。故君子戒懼恐懼。非徒曰不賅不聞已也。性不可以目睹。而未始不可以心賅。以心賅則衆所不及。賅而獨矣。性不可以耳聞。而未始不可以心聞。以心聞則衆所不及。聞而獨矣。不賅不聞之中。便有獨賅獨聞之妙。于此翼翼小心。所以知隱之見。知微之顯也。不然。戒慎不賅。恐懼不聞。而于此杳乎。其未

有得也。則隱而沒微而泐矣。為時所謂見顯者哉。如此看。尊晦港之意。而不至于破碎。尊陽明之意。而不至于重複。庶幾子思之意乎。

上面說道。說君子之不難道。都是性分內事。未嘗明有所指也。至此。揭出喜怒哀樂四字。便覺實實有可持循處。永發則寂然不動。無喜無怒無哀無樂。心無為而守至正。故曰中。與時中之中。不同。發而無溢。喜無溢。怒無過。哀無過。樂適合乎天然。恰好之則。在上則慶賞刑威。得其當。在下則好惡悲歡。得其平。雍雍蕩蕩。渾是一團元氣。故曰和。兩者從戒懼慎獨後得之。所謂性情之德。

四書翔註

中庸

四

卷一

也。天下萬事萬物皆根柢于此。故曰大本。見道無可離之體也。天下萬事萬物皆流通于此。故曰達道。道無可離之用也。提出中和二字。發明一番。見天地萬物不能外。所以為位育張本也。致中和者。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也。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罔非元氣流行。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所謂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天地位。適完其天命之性。萬物育。適完其率性之道。致中和。則適完其修道之效耳。先儒云。一身中和。則一身位育。一家中和。則一家位育。位育。

四書翔註

中庸

五

卷一

國與天下。裁大體立而小者不能奪。一身之天地位也。五官百骸各舉其職。呼即靈。叩即應。無痿痺之患。一身之萬物育也。父母悅豫于上。子弟承順于下。一家之天地位也。尊卑有序。長幼有節。內外有別。滅獲奴婢罔不。回心而向化。一家之萬物育也。若夫國與天下之位育。所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也。禮所謂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邪。胎皆可俯而。闕是也。此皆實理實事。非托諸空言。學者緣分自盡可。

仲尼章

耳。朱子分戒懼慎獨。分中和分位育。其用功分靜存動察。其實動靜無端。仲尼之稱孫字其祖也。後世以施之同輩。不得矣。甚至先輩呼後生加老字。嘻其甚乎。上節引孔子之言。為斯道辨真偽。亦是內君子外小人之意。下節則子思註釋中字。註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為言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也。就心性說。曰中和。就道理說。曰中庸。庸字又是孔子創語。註云平常之理。言道。

中庸是眼前日用的無他奇特也。道開於堯。全在中。子。上。備。於。孔。子。全。在。庸。字。上。中。庸。二。字。傳。道。之。要。領。也。看。子。有。道。之。名。離。中。庸。則。無。所。成。名。矣。故。直。屬。之。若。小。人。背。道。而。馳。鳥。可。與。之。同。日。語。哉。此。二。句。且。渾。涵。說。以。發。明。在。下。面。也。小。人。大。抵。是。鄉。愿。一。流。人。世。所。云。假。道。學。也。目。之。以。不。義。之。名。加。之。以。不。軌。之。實。正。是。春。秋。筆。意。若。滅。絕。天。理。肆。行。不。義。輩。何。用。說。他。此。節。以。下。句。解。上。句。恁。地。直。捷。註。說。恐。多。一。轉。小。人。句。亦。不。必。添。反。字。時。中。者。時。時。戒。慎。恐。懼。而。不。離。乎。中。語。默。行。止。各。當。其。可。經。權。常。變。各。適。其。宜。或。守。成。法。而。不。

四書劄註 中庸 卷一

易。或。期。非。常。而。不。驚。或。先。天。而。弗。違。或。後。天。而。奉。若。伊。川。所。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知。易。然。後。可。與。言。時。中。矣。小。人。無。非。無。刺。居。然。以。斯。道。自。任。視。中。庸。若。固。有。之。然。一。味。剽。竊。一。味。假。借。便。是。欺。天。罔。人。了。可。謂。中。庸。乎。無。忌。憚。正。是。不。戒。慎。恐。懼。

鮮能章

此章承小人反中庸句推開說。又以起下不行不明之意也。千變萬化無有出乎此者。其扼要之至乎。千聖百王無有加乎此者。其建極之至乎。鮮能兼知行二意。此處且勿露出。蓋在上無勵世磨鈍之治。在下無移風易

俗之權。遂使天命率性中人。終日陷溺偷安。而不自振。拔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天地閒絕好事物。如何辜負了。言外有屬望之意。或作鮮能久于中庸非也。

道之不行章

此章承上鮮能之意。而明示其所以然也。民之鮮能。鮮能行此道耳。不行本賢不肖事。而以責之知者。愚者。民之鮮能。鮮能明此道耳。而以責之賢者。不肖者。交互為言。止見知行合一之理也。末復借飲食提醒一番。其言愈親切有味矣。

道。命。於。天。率。於。性。不。行。是。孰。問。此。性。命。也。不。明。是。昏。蔽。

四書劄註 中庸 卷一

此性命也。果何等事。而可付之不知乎。一則曰。我知之矣。再則曰。我知之矣。正欲以一人之獨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也。知者。熟視聽作聰明。向喜怒哀樂外。求解悟。路徑自是走差了。愚者。茫茫昧昧。曉不得從何處去。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逞高奇。恣隱怪。向子臣弟友外。用工夫。消息自是看錯了。不肖者。庸庸碌碌。擔不得。從何處醒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者之過。如老。狗。萬物。苟。非。于。思。孟。軻。之。類。易。所。云。知。者。見。之。之。類。也。賢者之過。如陽城兄弟。不要直不疑。買金償同舍之類。易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也。愚者不肖之不及。則見

所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此節就目前顯而易見者言之。見人人在局中却人人都在局外。說飲食便是說道。不必指出道來。渴而飲。饑而食。性命之正也。不咀嚙不厭飲。逐日糊塗過去。畢竟心裏不分曉耳。此又承上不明不行兩項而專歸之不明也。

道其不行章

鮮能知味不明也。不明其何以行之哉。此句又為下大知旅本矣。夫二字寓多少。若嗟慨嘆之意。

大知章

四書註

中庸

八

卷一

道必明而後行。故取舜來作榜樣。舜之知覺絕古今。然問其所以為知者。只是不自知而合天下之知以為知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正此意也。好問即咨詢。咨諏之謂。好察則仔細研審。搜尋箇中意味。直從尋常淺近中看出絕好道理來。此是悟後事。孔子聽孺子之歌而勉小子。陽明見市人之鬪而云講學皆是也。言之不軌於道者便是惡。東置勿問。納污藏垢之德也。言之不達於道者便是善。稱道勿絕。旌淑成美之心也。善者有所勸勵。不善者有所忌諱。所以廣開取善之路也。一隱一場。合下便有善無惡了。但善之義類多方人之識見。

冬與使非參酌揀擇一番。何所以淑人利物乎。兩端只是不一之稱。中即至善。其中即兩端之中。以民之中還用之於民。正是善與人同意。其斯句不必添出大知之言。舜之所以法天下傳後世者。其斯而已矣。夫豈他之所為哉。使賢知者。爽然自失。愚不肖者。躍然思入。正見尼父婆心。

子知章

此章以大不知結舜之大知。又以不能守起問之能守也。入全以上段作興體。起下段。諸名公竟作正意實講。亦自有理。天下甚多事不被聰明人壞了。他說他極會。

四書註

中庸

九

卷一

舜許善避凶。善趨吉。終日在富貴紛華場中。纏擾終日。在聲色貨利路上。打筭逞機巧。占便宜。這便是習。獲指。阱。何待說到禍患處。驅者若有所迫。于後。納者若有所誘。于前也。又有一樣人。自負才分。要去講學。要去問道。奈他世味薰心。割不斷。世網半上落下。頭彼失此。如何保守的住。假使他認的真。看的破。那是網羅坑坎。所在能一朝居乎。那是安身立命所在。為甚甘心拋棄了。這樣聰明。可惜都誤用了。夫子到底屬望這一派人。 問之為人章

道必行而後明。故取問來作榜樣。雖承上章不能守者。

而言然人之不能守也以其予知則圓之能守也以其如愚又是自恃者頂門一針為人二字雖薄說亦見他

樸實理地不勝言也。中庸一善作協於克一之。便泥或一念合乎中庸便得一念之善或一事合乎中庸便得一事之善如獲至寶那肯放鬆拳拳服膺者以為在心也而非隱以為在胸也而非顯全力全神都凝注到上面欲須臾離之不可也有所得無所失只是當自家性命故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正是正從此處見得。

四書劄註

中庸

十

卷一

天下國家章

上云舜能明圓能行此却云中庸不可能何也只因世間把均天下辭爵祿踏白刃三項人說的驚天動地當做絕難措手的物事把這日用平常道理都輕易看過了故夫子特地與他分別使人向易而難者着力則難而易者不待言矣。

天下國家只是才幹幹辦的人便可均均者整頓之條理之也爵祿只是廉靜狷介的人便可辭辭者視若堯棄若敝屣也白刃只是勇敢果毅的人便可蹈蹈者甘如飴視如歸也若夫中庸旌不得使偏恃不得飾義逆

不得其強以彼之能較此之能固有不可之分耳自古能均能辭能履而不能中庸者蓋有之矣未有能中庸而天下國家足以難我爵祿足以動我自刃足以厲我者也不可能三字語意須說的活先儒如王龍谿空中為勝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浮若沉擬議即棄趨自轉等語及諸名公所云百人竿頭攀援既絕手足俱在江中併所云却是極恍惚道理者皆非見道之言也嘗論之堯舜之均天下非中庸乎管仲一匡則非矣夷齊之辭爵祿非中庸乎季札讓國則非矣龍比之蹈白刃非中庸乎子路結纓則非矣差毫釐謬千里不可

四書劄註

中庸

十

卷一

子路問強章

中庸雖云不可能若是項天立地漢子那有不可能故引夫子告子路之強以承上章而言也子路嘗問肯勇向行三軍都是問強之意到底沾沾自負夫子說尚義說死而無悔者不與都是對症之藥至此又將三項人放在面前正要他擇乎中庸的意思南方之強是客北方之強是主一不及一過何若變化氣質進而求之性命之強也

又夫鼎立三才若為風氣所困便不能出人頭地何強

之足云。夫子三問子路。教他度越南北。認取本來面目。抑字只是轉語。說者作抑揚之抑。可笑。寬柔以教。以寬柔教人也。如老氏守黑守雌之意。註謂合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恐未的不報無道。正是寬柔之實。寬柔何以稱強。註云以含忍之力。勝人極是。陳氏云守其氣質而不變。則遠矣。南方得煦和之氣。故如此。橫逆之來。怡然受之。而不以為意。自是盛德事。但君父兄弟交遊之仇。又當別論。若一意包容。可乎。故曰君子只是泛常好人也。與後面君子不同。侯氏以顏子當之。謬矣。此如唾面自乾之類。

四書朝註

中庸

三

卷一

在金丹安之。若固有也。視凶危之器。直作枕席之常。惡死人情。彼獨看作等閑事。不厭樂之而不惡也。北方得肅殺之氣。故如此。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盾。愛其身將以有為。那肯如此。孟浪強者。只是世俗所云好漢也。視君子猶有間矣。此如荆軻並政之類。南北都被風氣拘住。君子則以德性勝之。故中和而不變於有道無道。乃所云而強也。昔人云自勝之謂強。即此意。和者。有道之氣。藹然可親也。然未嘗徇情。而以自私。何流之有。強哉。強強者。其神乎。侃侃者。其骨乎。中立者。大公至正之體。挺然自樹也。然未嘗援力量以自助。

何倚之有。強哉。四虛者。其養乎。百折者。其操乎。士修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則變塞矣。塞對通言。富貴場中。仍安貧賤本色。功名路上。直行道德素心。斷不至依違遷就。以詭遇獲禽也。強哉。其有道之頑祥乎。平居克自樹立。及遭時不然。遂至盡喪生。平者。怕死故耳。大害所在。則正色爭之。大難所在。則挺身赴之。斷不至隱忍。詭遇以全軀保妻子也。強哉。其無道之柱石乎。四箇強哉。觸只是極口嘆美之辭。章句矯矯虎臣之喻。極好。時說俱作矯揉之態。不知矯枉則過正。豈所以為中庸乎。痛嘗論之。和而不流。狄仁傑以之。中立而不倚。宋璟以之。國

四書朝註

中庸

三

卷一

有道不變塞焉。范仲淹以之。國無道至死不變。梁儲李綱。文天祥以之。梁不以君怒變。李不以國亂變。文不以國亡變。合三者而無道之義始盡。索隱行怪章。自仲尼曰以下。自此十章皆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前面曰鮮能。又曰不可能。至此以惟聖者能之一句。總結之。能中庸。必若舜之知。而之仁。子路之強。而後可。此章索隱者。非不知然。却而遇矣。行怪者。非不仁。然仁而遇矣。遵道者。非不勇。然勇而不又矣。唯聖者為能全乎。知仁勇而須臾不離此中庸之道也。

索隱者。從杳茫處推求也。行怪者。從玄幻處標榜也。其
議論足以眩惑好異者之心志。其事跡足以震耀好異
者之耳目。是以後世之人。或有稱道而崇奉之者。吾弗
為之。言吾方索此昭昭共見者之不暇。而暇為隱乎。吾
方行此平平無奇者之不暇。而暇為怪乎。吾所以罔敢
從事于此。雖後世無述勿恤也。佛之寂滅。正是索隱。仙
之飛昇。正是行怪。

曰。君子亦是此道中人。曰。遵道而行。則步亦步。趨亦趨。
也。然或為邪說所誤。或為俗緣所動。遵者背而馳。行者
輟而中止矣。滿目暴棄。此道幾成絕響。幸得有志之士

四書劄註

中庸

西

卷一

路數不差。又抱鮮終之嘆。奈何。吾弗能已。言吾之道。吾
之性。吾之命也。吾欲已。能已。吾性乎。吾欲已。能已。吾命
乎。顧吾前若或呼之。顧吾後若或翼之。自晝至夜。自夜
至旦。欲一刻却步不得也。自少壯自壯至老。欲一刻
息肩不得也。

中庸曰。依為之。而弗能已也。遊者。兢兢奉持之。猶分為
二。依者。穆穆渾忘之。直合為一。禮所謂藏焉修焉息焉
遊焉也。書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也。易。遯卦。有奸。遯嘉。遯肥。遯之異。遯非必絕人
。世雖在耳目中。而精神自遠。邵子詩所謂。離居人世

上。都是出人關也。學術非一世所窺。故曰不見知不悔
者。意中無幾微不慊處也。語之人不知而不慍。不怨天
不尤人。易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都是此理。此豈
大賢以下之所可幾及哉。唯聖者不窺測而知。不擬議
而仁。在人世所擔荷不起者。獨有以舉之而勝行之而
至也。斯天下之大勇矣。中庸果真不可能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上云。唯聖者能之。此章承上節不云。聖人之道而必云
君子之道。且屢言之。見聖人可學而至也。開口一句。立
案下面。說夫婦說聖人說天地說大說小。說鳧魚都是

四書劄註

中庸

五

卷一

說費而隱在其中矣。末節結上文說修道工夫。又有不
隱而費之意。君子之道。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無精粗無
巨細。莫不取給于此。以利用。故曰費。至其所以然者。則
無形象可見。無聲臭可尋。故曰隱。二氏之流。大約從隱
字誤了。不知吾道何嘗不隱。隱正從費內看出。未嘗別
有所謂隱也。豈與杳冥者同。曰語乎。

夫婦之愚之不肯。只就下乘人物言之。文公指居室說
恐泥人。即甚茫昧。豈無一竅之明。偶然看的見。故曰與
知如。陽明與薛庵子講。聖賢首肯拜謝之類。人即甚庸
劣。豈無一偏之力。偶然幹的來。故曰能行。如宋史稱乞

見每得食必先敬奉其母及乞人掩末諸陵之類此輩
可以真於斯道見道無棄人也人可甘心自棄及其
至只是推到盡頭處若說精說妙便不足以難聖人矣
野鷗問官不得位。恐算不得不知不能。稱國之屬恐亦
不必知能也。竊意聖人即其神靈萬事萬物中豈無一
事一物。偶然看不見。偶然幹不來的。不知如孔子以言
取人夫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之類不能如堯舜
不能化四夷。孔子不能格盜跖桓魋之類天覆地載生
成之思于人宜無憾矣。然而未免于此者。二氣或愆其
和五行或忒其序。如月令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之類。福

四書翊註

中庸

其

卷一

苦。漏淫之理。或爽其常。如顏夭壽之類。惟天地有憾
于人。也。然後人有憾于天地。于人乎。何尤。夫以夫婦所
與知與能者。而聖人不能盡。而天地不能盡也。可侈然
自足乎。惟聖人天地不能盡。則道之大乃可得而語矣。
憑他高遠博厚去處。都包裹在裏面。無滲漏可藏。豈復
有出其外而載之者。惟夫婦愚不肖可與則道之小乃
可得而語矣。憑他纖悉微渺去處。都體會在裏面。無罅
隙可窺。豈復有入其內而破之者。夫婦與知與能費也。
試問其所以與知與能者。則隱聖人不知不能費也。試
問其所以不知不能者。則隱天地有憾費也。試問其所

以有憾者則隱大莫載小莫破費也。試問其所以莫載
莫破者則隱費隱二義。此已大段說明矣。

又引詩咏嘆一番。頓覺道體活現。鳶飛魚躍渾是一派
天機。參絲毫知識不得。此道之所以流動充滿于上天
下地之間而灼鑠著見者也。詩人之意未必見及此。而
子思則已言及此矣。所謂斷章取義也。讀詩者可以觀
矣。鳶率鳶之性而飛。故曰天魚率魚之性而躍。故至淵
也。程子曰。此正子思獎緊為人處。與孟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其亦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四書翊註

中庸

其

卷一

之之意乎。學者能率其性。使此心渾然天理而無一點
私欲。閒雜。則天躍淵不在鳶魚而在我矣。箇中光景
蓋難以口舌傳也。
道以費而隱。故入門下手處。極其尋常。無所謂隱也。夫
婦人倫之本。學者把這箇關頭。徃徃忽畧過去。上而英
君。道辟恒負慚德。下而正人。端士亦玷令名。道之不明
若此。類者可勝言哉。易本陰陽。詩首關雎。書重隆降。禮
嚴大婚。春秋嫁娶迎送之事。必書。所以明其重也。君子
於此。無褻慢心。無漏比心。幽獨不愧。妻孥則大庭可知
也。剛柔唱隨。事情便是。參贊位育。道型以察。天地直推

而極之耳。此節之意。子思從學易悟。來上經首乾坤。察乎天地也。下經首咸恒。造端乎夫婦也。經分上下。故先天地而後夫婦。子思明始終。故先夫婦而後天地。

道不遠人章

上章歸本到夫婦上。此章便指出子臣弟友來。道不在五倫外也。道不遠人是。綱子臣弟友是。口忠怒是。櫛柄言行是。樞機終日無逆。施事終身無滿。願時一味。敦篤朴實。做去道在君子。有以哉。

道只在日用倫理間。何遠之有人之為道者。却要放過這裏。另做一番希奇的人。本卑近也。他求諸高遠。人本

四書翊註

中庸

大

卷一

平實也。他求諸玄虛。縱使高自標榜。究竟不曉做道上。為字以工夫言。下為字以稱謂言。

此引詩解不遠二字。執柯伐柯。則就在眼前。以為不遠。誠不遠矣。然從旁可以窺覷的。固有彼此之殊。何若道於人之渾然合一也。以柯伐柯。到底。是兩箇柯。以人治人。原來是一箇人。陸子靜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聽。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此以人治人之說也。治如治疾之治。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除却病痛。復還本體。又何苛求過望為哉。改而止。以其遠於人者。而遂已也。

道不遠人。上一節已說明了。人不遠道。必何如。而後可。其忠恕乎。忠恕二字。分開不得。心不盡。如何推的去。心不推。如何盡的來。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遵道不

遠。朱子引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為喻。極好。後備又作背而去之之意。謬矣。二字且渾說。下二句正其註釋也。施諸已而不願。必其悻厥則而不忠。子已不怨于。人者也。效而尤之。抑又甚矣。是故審度揣量。即已心得。人心。豈惟不敢怨望他。且不敢不懲戒他。勿者。斷斷其。不出于此也。強恕而行。學厥心矣。此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程子以一貫章為聖人之忠恕。以此節為學者之

四書翊註

中庸

九

卷一

忠恕。朱子又極力發明之。其義盡矣。至所云事君當忠。待下當恕者。則以為不可曉。竊意事君之忠。報効之忠也。待下之恕。寬宥之恕也。義各有取。云爾。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樞府。中書有事送密院。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密院有事送中書。亦倒用了。堂史呈。萊欲行遣。公曰。汝等且道。樞府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此所以施請。且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上節不遠人。以為道。猶就人渾言之也。至此則指其人。以責之矣。饒氏云上四句。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史

氏非之以爲皆責已自勉之辭。與若聖與仁節意同。此說極是。但不如上段以責人者責已。下段以勉已者勉人。其義始全。朱子云。子臣弟友四字絕句。言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亦能如此也。臣弟友亦然。黃氏遂從而爲之說曰。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如卑之於尊。奴僕之于主。皆有臣義。德權矣。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惡其行。許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至其所自謂。乃不之避。有是理乎。然則何如曰。四字絕句。是也。但不應泥在夫子身上說。所求乎子。欲爲子者。盡子道也。反諸已之事。父則未能如若

四書翊註

中庸

子

卷一

子之爲子。少啣風木之悲。長抱尊養之敬。子何能無誠於事父。所求乎臣。欲爲臣者。盡臣道也。反諸已之事。君則未能如君子之爲臣。立朝愧格心之效。居家乏臣王之功。子何能無憾于事君。所求乎弟。欲爲弟者。盡弟道也。反諸已之事。凡則未能如君子之爲弟。勿不獲同方合志。壯不獲成德。錫光。子何能無憾於事兄。所求乎朋友。欲爲友者。盡友道也。反諸已之先施。則未能如君子之爲友。寡過者。愛而莫能助。餘豈盡收藥石之功。善交者。疑而莫能信。餘豈盡荷肝膈之照。子何能無憾于朋友。如此說。既得夫子萬物一體之志。又得豈敢何有之

心似爲安妥。然仔細看來。夫子開口說君子之道。未能一句下。便緊承四句。若多責人一轉。恐非語意。朱子以父君兄之四字絕句。爲不通。竊意之字絕句。誠不通。父君兄三字絕句。無不通者。道無窮盡。求者探討。研索之意。求子之道。以事父。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也。求臣之道。以事君。致堯舜。安社稷。皆是物也。此卽朱子事父必如舜事君。必如周公之意。但上三句以父君兄三字絕句。末以友字絕句。發明上一句極其直捷。存此說。以俟同志者。此以上是忠恕的志願。此以下是忠恕的工夫。蓋未能者。務求所以能之也。庸德。子臣弟友之德。行者

四書翊註

中庸

子

卷一

步之趨之也。庸言。子臣弟友之言。謹者。勸之傳之。也行。恆至不足。須爲庸德。防缺陷之端。勉則。學。學。惟日不足。索言。恒至有餘。須向庸言。求易簡之理。不敢盡則含。蓋包括而有餘蘊矣。言不敢有餘。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願行也。行不敢不足。是恥躬之不逮。而言不出。行願言也。擬而言。議而動。臆。向前。實。落。下。手。君子胡有不爾爾者哉。天下事。須是篤實人。做去。若炫耀揮霍。便非斯道中人。此句舊作。歎。歎。之辭。余意作。勉。勵。之辭。子若曰。自附於君子。則吾不能。自外於君子。則吾不敢。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素位章

上章言道之切近。非隱也。此章言道之見成。非隱也不
隱而固已費矣。天下事得意處常少。失意處常多。故富
貴一耳。而貧賤夾狄。患難則居其三。猶易之吉一。而凶
悔吝三也。雖然不齊者。遇不變者。行一切窮通得喪。上
下天人。都有受享法。在素位而已。素位之道。極平易。淺
險阻。然非可無因而獲也。其功只在反求。故求引夫子
之言以結之。

易曰素履往无咎。靜曰翰事。後素素者。直任本來面目
不受祿飾之謂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堯乎其職。無

四書初註

中庸

卷一

素位章

出位之思。無非分之冀。而又何願外之有也。二句是謂
下而助其註釋耳。

應運而興。便做成震古鑠今事業。素富貴行乎富貴也。
如堯舜之勳華文武之謨烈是也。儉德而遊。慎養廉節。
志修身本領。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如顏子之簞食陋巷。
而樂不改。原憲之衣敝履穿。而歌聲出。命石子思之並
日而食。糲粟糲肉之使是也。機有可濟。則變處為華。事
無可為。則抗義不屈。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蘇武洪浩不
待言矣。其成則郭子儀之盟圓乾。富弼之和契丹。其敗
則文天祥謝枋得諸公也。事關君父。則怡然受之。交出

亂賊則侃然歸之。素忠難行乎忠難也。文王箕子不待
言矣。其免則劉安世之敗梅州。王守仁之謫龍場。其不
免則張巡段秀實顏氏兄弟也。人生遭遇至四者。大脫
盡矣。又安往而足以移其素哉。君子隨遇而安。慧他天
空海關。任我魚躍。為飛。憑他地覆天翻。還我冬裘夏葛。
自得之妙。蓋可心喻而不可告人也。此素位之事。而不
願外在其中矣。

作威肆虐。則富貴而驕矣。素上位者。不若是。仰高借庇。
則貧賤而詭矣。素下位者。不若是。上不陵下。無所求于
下也。下不援上。無所求于上也。無所求。則以正己故耳。

四書初註

中庸

卷一

素位章

正己者。求諸己。又何求諸人哉。此中立不倚之強也。惟
獨無求于人。抑亦無求于天矣。無求于天。則禍福聽之
耳。又有怨且也。主張搏挽之權。造化固不得而與也。無
求于人。則毀譽安之耳。又何尤且也。知覺康濟之任。儻
類固不得而與也。此不願外之事。而素位在其中矣。
不怨不尤。則知命矣。故君子盡其在我者。以俟之。居易
謂在庸德庸言上做工夫也。天理便是坦途。何等安穩。
命之賊。固云積善餘慶。命之否。則亦天道之僭。而丁君
子固無損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俟也。營營逐逐。全在
人欲上算計。冒荆棘。蹈坑塹。以庶幾于不可知之事。豈

如幸不可邀。固云積惡餘殃。幸可邀。究為端人正士所
竊笑。則何益矣。觀君子之所以得。鑒小人之所以失。蓋
亦反而求之乎。

射儀云。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自矢審固
然後可以言中矣。失諸正鵠。必其持之不審固也。持之
不審固。必其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也。反求諸身。予以破
的也。何有引射。要得稱述。意。句句說射。却句句說君子
是比體。亦是典禮。前而意思都歸結到此。仰止。示學者
下手處也。學者非不曉的。素位一條。路儘自快活。只是
不能反躬。責已到得。失場中未免忙亂了。試觀舜之飯

四書劄註

西

卷一

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及其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素位
而行。莫舜若也。然得力却自負罪。引應來。孔子為司寇
攝行相事。幹出天大功績來。舍之則疏。食飲水曲肱而
枕。樂在其中。居九夷則曰。何陋。阨于陳蔡。則援琴而歌。
畏于桓魋。則援天自信。素位而行。莫孔子若也。然得力
却自修德。講學。從義。改過。時時引為切身之憂。來于思
引反求之說。以結素位之意。共有深矣。

行遠章

上兩章皆言道之卑邇也。而高遠在其中。故此章特為
指出以示次序之不可紊。復引詩及孔子之言。明之。舉

一端以例全體。使學者觸類而通其餘也。

昔云若陟遐。必自邇。若升高。必自卑。此節蓋本此二句
來。以譬君子之道。千里之行。始於跬步。天下事未有二
蹴而至者也。億丈之高。始於咫尺。天下事未有踰階而
升者也。陸子靜詩云。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
峯。深得此節之意。

琴瑟之聲。吟然善也。以喻夫婦。則必崇如賓之義。而後
諧靜好之歡。可知。註云。耽亦樂也。恐詩文無重複之理。
耽言樂之深且久也。宜室家。根好合。來樂妻。根既食
來。

四書劄註

中庸

重

卷一

父母其順。傳所謂其樂融融。其樂洩洩也。味孔子贊嘆
之言。便有元氣氤氳太和。流行暢滿之意。然非妻子之
合兄弟之翁。則不及此。孰謂行遠而有不自邇。登高而
有不自卑者哉。妻子兄弟一家之萬物也。父母一家之
天地也。萬物育則天地位。正是此理。諸說以此為界。題
而另求高遠。恐未然。

鬼神章

只說不隱不說隱。未足以厭人心也。隱莫隱於鬼神。而
其所以然者。究竟只是誠字。則隱者原未嘗隱也。微即
隱。顯即費。德之盛其道之至乎。

鬼神之說。自孔子答宰我。及易繫辭。以迄程頤朱子之
言。詳且備矣。往來屈伸。其說自不可易。但如諸儒所云
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湖水消長。草木生落。此皆鬼
神所體之物也。舉以之當鬼神。可乎。及其說不去。則謂
前二節為陰陽之鬼神。無所不包。全言之也。第三節則
就無不包中。指出祭祀鬼神來。偏言之也。試觀經文之
旨。何等貫串照應。而謂有兩樣鬼神。可乎。既是鬼神。便
當祭祀。既當祭祀。便是鬼神。豈有偏全之分。祭義云。祭
口于壇。祭月于坎。又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此即
陰陽之鬼神也。但毋以鬼神所體之物為體物之鬼神。

四書疏註

中庸

三

卷一

則其說自前後冷一矣。先輩又云。莫添祭祀之鬼神。鬼
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若各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
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祭祀也。噫。評矣。體物不遺。
指鬼神之德說。蓋聰明正直者。其鬼神皆暗邪僻者。其
鬼不神也。此言二氣之良能。豈所輔于現然不顯者哉。
若夫以天下之祖父。使天下之子孫。知其不能也。高
中。玄。李九我。諸公。又欲抹殺鬼神。專言道。愈遠
矣。鬼神一闕。從來談玄說怪。惑世誣民。甚矣。中庸說出
誠字。正是對症之藥。喚醒多少迷人。那得放過。
周禮。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通謂之鬼神也。言天

神。則日月風雲雷雨霜露。在。其中。言地祗。則山岳河海。
社稷。在其中。言人鬼。則自古帝王賢聖。有功德在天下。
後世者。純孝純忠。苦節大義。足以興起世道。人心者。皆
在其中。為德兼體。用理氣言。其體幽以渺。其用廣以大。
其氣渾以灑。其理易以明。德字便含誠意。其盛矣乎。便
含洋洋意。

鬼神無形。故視者窮于目。無聲。故聽者窮于耳。然惟無
形也。而萬形從此見。端焉。惟無聲也。而萬聲從此發。譬
焉。凡物未有離鬼神之德。以為體者。故曰體物不遺。此
句便含不誠無物意。

四書疏註

中庸

三

卷一

使者。若或使之也。雖仁人孝子之心。自不容已。而鬼神
行乎其間矣。天下之人。該的廣矣。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皆是也。祭統云。齊之為
言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心不苟慮。必假寸道。手是
無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齋。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繫辭
云。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言齋。固所以明也。盛服
示不敢褻也。承祭祀。所以萃與合。莫也。洋洋如在。上如
在左右。則無所不在也。祭義所謂。祭之日。儼然必有見
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容聲。出戶而聽。愀然
必有聞其嘆息之聲也。體物不遺之德。徵諸此矣。

引詩以証洋洋如在之義也。神之來格。其精神相感召乎。不可度。則莫定其在。上在左在右也。矧可射。孔子所謂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也。

視弗見聽弗聞。微也。體物不遺而洋洋如在。則顯甚矣。如此者豈有他哉。一與實無妄之理為之耳。健則實健。順則實順。施則實施。受則實受。生則實生。成則實成。無一毫偽妄夾雜其間。所以發見昭著如此也。首云其盛矣乎。末云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言誠者鬼神之德之所

以盛也。前後照應。都是贊嘆語氣。正要人在眼前尋覓鬼神。未得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地也。胡氏曰六經言誠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自商書始而不知其自易之乾始。乾畫一實則誠之義生焉。孔子所以于九二言之也。中庸言誠蓋本諸此。明乎鬼神之誠者。淫祀可以不興。三塗六道之說可以不聞矣。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曾孫 錄 鈔 全 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大孝章

上章言鬼神之德。鬼神福善。若舜若文王若武周皆與鬼神合德者。故能受天之祐而使人荷其德。末又說到經帝響親處。正所以報鬼神之德也。前後聯貫如此。總以見道之費而隱耳。首節開口說大孝。下五句皆大孝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之實也。次節從舜推開說。見大德有取必于天之理。次節又言天非有私于人也。只是因物付物焉爾。引詩正証天之因材而篤。末復歸到舜身上去。以受命二字結上文意也。

曾子云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舜其不匱者與。故曰大孝。德為聖人。全生全歸也。陽明云子為聖人。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是以聖人孝其親也。尊為天子。則為天子父尊之至也。是以天子孝其親也。富有四海之內。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是以四海孝其親也。考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則是未嘗祀

瞽瞍也。曰：此以功德配天者言耳。若瞽瞍必立有特廟。享祀不貳也。且舜傳禹，禹祀舜為宗，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則宗廟享之也。是舜之孝能光其親之前也。禹封商均於虞，武王封胡公滿于陳，楚滅陳而田恒田和復為齊，秦滅齊而田榮田橫兄弟復表表東海間。則子孫保之也。是舜之孝能裕其親之後也。孝之分量至矣。舜其無遺憾矣。大孝者德厚流光如此。故大德者云云。自格親言之曰：大孝自格天言之則曰：大德德之大者。于諸福之至若操券而取諸奇也。得位尊為天子也。得祿富有四海也。得名其德洋溢。誦聖人之令聞于

四書註

中庸

二

卷二

不衰也。得壽其德壽考。延仁者之遐筭于無疆也。理之不爽可繇舜而知也。大德者取償于天如此。故天之生物必其材質有以自為地而後因之加隆焉。栽者材有可篤也。雨露之所滋潤人見為天培乎。亦因其栽而栽之耳。傾者材無可篤也。風雷之所摧折人見為天覆乎。亦因其傾而傾之耳。天何容心于其間哉。譬如教人一般。須是自家立的起。跖的任。纔好從旁翼助他。不然東顧西仆甘心倒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假樂之詩天之篤君子也。則亦君子之材焉耳。嘉者贊

美之樂者舞蹈之。顯顯者令德之光昭著而莫可掩抑也。令德者明德止於至善也。宜民匹夫匹婦被其澤也。宜人大夫庶士承其休也。民人所歸者天所與受祿而玉食萬方其固然耳。保佑董子所謂安全而扶持之也。寵綏眷顧有加無已。天心之仁愛至矣哉。此所謂裁者培之也。

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可反覆而知其故矣。舜之登庸而享有多福。豈非以其立德升聞也哉。舜之事天如事親。故天之命舜如命子。天人之理捷若影響。可從大孝夾之也。若孔子之不得位。數也非理也。先儒論之詳矣。而

四書註

中庸

三

卷二

况尊富譽保。視舜更有隆焉者乎。

無憂章

前章稱舜大孝。而知其父子之間不能無憂也。故此章提出文王來。無憂二字是綱。父作子述則其目也。父作疑有闕文。武王周公則又子述之目也。上而祖宗無憂。下而子孫無憂。遠而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憂。總完成的文王一個無憂而已。或欲抹殺文王專講武周謬矣。無憂須斟酌說。文王憂動惕厲。終身無時刻放下。讀世子篇。則曰行不能正履。色不能滿容。讀無逸篇。則曰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讀繫辭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論心體則有憂。論際則無憂。視堯舜之憂其子舜禹之憂其父。蓋霄壤矣。以王季爲父。則子不憂於父。以武王爲子。則父不憂于子。父作之德音之類。其所期闕者遠矣。是父先子憂也。子述之世德之求。其所繼承者太矣。是子後父憂也。文又何憂之有哉。

子述云何。武王續緒云云。太王王季文王不平說。蓋武王續文王之緒。而溯其源。則自太王王季也。太王去闕遷岐。從者如歸市。則有肇基王迹。實始剪商之緒。王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則有其勤王家。其德靡悔之緒。緒

四書註

中庸

四

卷二

與緒相引。都聯絡在文王身上。三分有二。而大勳未集。世緒長矣。武王緝合而經理之。其述文考也。至着戎衣。不揖讓而征。誅也。曰壹。則所謂兵不血刃而前途倒戈矣。此一句用武成語。名與利對。得利則失名。其固然者耳。武王非利天下。故名不失。顯名者。順天應人之名也。下四句與舜同。此獨少德爲聖人一句。而曰身不失名。聖人立言之旨微矣。亦詔武之謂也。尊爲天子。非復侯封之舊矣。富有四海之內。非復偏安之業矣。宗廟饗之。昔五廟。今七廟也。子孫保之。則小世三十卜年八百也。此武王述文王之專文。所以無憂也。

文之無憂。獨以武王爲子哉。若周公之爲子。則又有可述而志者。曰未見武之受命。不得已也。使紂果有悛心。亦向樂以遲暮之年。躬甲冑之舉哉。且也受命未。則追述之事。所有志未逮者。畢付之周公矣。文武不平說。文之德以服事爲至上。未盡伸于前人。下未盡伸于天下。後世此武王受命之事也。而公成之。故曰成文武之德。代其兄以述父也。追王不言文王。想武王受命時。卽追王之矣。文王王而不及其父。若祖。豈文王之心也哉。于是推其心于太王王季。而尊以王者之號。太王王季王。而祀后稷。以至祖。絀仍用諸侯之禮。豈文王之心也哉。

四書註

中庸

五

卷二

于是推其心于先公而祀以天子之禮。此其所以事先王先公者。當無遺憾矣。雖然。誰無祖父。誰無報本追遠之心。使朝廷親其親。而不使一世之人咸有以親其親。是亦先德之未達也。于是推其禮。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要本吾上祀先公之意。觸類而通之。也。父爲大夫。子爲士。則葬隆而祭殺。不敢以子之卑。僭父之尊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則葬殺而祭隆。不敢以子之尊。同父之卑也。不言諸侯。庶人者。舉此以例彼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曰達乎大夫。若夫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不降。諸侯尊同者不絕。大夫尊同者不降。又當別論。

也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同貴不得議減賤不得議增所謂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也下二句只申明上二句非另一意也此周公成武述文之事文所以無憂也後世人士以日易月父母之喪遂分貴賤矣開有力行古道若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者又皆不免于識者之譏可勝嘆哉又按禮家無二尊父在子為母服葬觀此章父母之喪未嘗有異辭豈此禮不制自周公哉至唐武后始革而更定之禮何可以人廢也

達孝章

此章承武王續緒周公成德而為言也達字根上三達字來何等見成若另求解則非矣下面達乎祖宗達乎子孫臣庶達乎天地民物正達孝之實也大抵孝之量至舜而滿孝之制至武周而備皆子道之中庸也後有作者三聖其弗可及已

四書翊註 中庸

六

卷二

大全晦菴與雙峰之說並列後儒右朱而左饒看來還以雙峰之說為是其引孝經德教刑于百姓加于四海為天子之孝極是切喻益達者孝心旁皇人人貫徹處處流通之謂禮所云推而放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為正此意也此節申明孝道以總括下面之意也先儒云文王之時

紂惡未盈故以侯服終其身使當武王之時必為牧野之舉此不通之論也周之父子各有志各有事未可強同也天與而不取文之志也取所與以順天使幽明上下罔不享先王之德聲則武周之繼志也豈曰是則是做云乎有引仲子靡竟者矣人歸而不受文之事也愛所歸以應人使親疎遠邇罔不沐先王之德澤則武周之述事也豈曰是訓是行云乎有通變于未窮者矣善者時中之謂張子所謂窮神知化是也

此以下詳言宗廟饗之也四時各有祭獨舉春秋者祭義所謂雨露既濡必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必有悽愴之心天子固與庶人同也祖廟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七也修者掃除整飾之以為來格來饗之地也宗器宗廟之器也從來俱作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數然不如直作鼎俎簠簋邊豆之屬更切蓋陳之所以為薦食張本也設裳衣不但尸所衣者小殮大殮之餘莫不布列於前以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意也薦其時食或作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或作春祠薦尚韭卵之類意天子之祭前說為是

四書翊註 中庸

七

卷三

左昭右穆死者之序也穆昭羣穆生者之序也死者之序太廟居中向南左東東陽也陽明故為昭右西西陰

也。陰幽故爲穆。其廟之主則皆京向若祫。則遷主於太廟之中。太祖東向。昭在北。廟下向南。南陽也。穆在南。廟下向北。北陰也。生者之序。則祭義所謂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親疎之殺也。生死之昭穆。序而宗廟之禮。如天秩天序之不可紊矣。繫辭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則公侯卿大夫之助祭者。何可以無序。此朝廷正名分職之意。行於廟中也。或宗伯宗人。或大祝小祝。或贊禩將。或執籩豆。或洗爵洗盥。各有司存。選擇而使之。此朝廷尊賢使能之意。行於廟中也。賓之子

四書翔註

中庸

八

卷二

弟主人之子弟。皆得以伸敬於長者。而爲衆酬之禮。此朝廷慈幼恤孤之意。行於廟中也。祭畢而燕。詩所謂皇尸載起。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序齒則禮所謂公與族序。必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是也。此朝廷敬老長長之意。行於廟中也。此蓋從祭義十倫中緊切言之而已。周浹懇到如此矣。

上二節。饗禮備矣。至此節。又總括言之。九二九五異位。疑非其位矣。然端冕垂旒。仍本當年穆穆之德。而踐則以爲踐其位可耳。三饗四饗。異禮疑非其禮矣。然升降上下。仍本當年肅肅之德。而行則以爲行其禮可耳。六

佾八佾異樂。疑非其樂矣。然聲歌舞蹈。仍本當年雍雍之德。而奏。則以爲奏其樂可耳。先王先公文考之所尊也。隆以時祀。洞洞乎無不竭之誠。敬其所尊矣。子孫臣庶。文考之所親也。錫以殊典。藹藹乎無不推之恩。愛其所親矣。以上五句。皆從武周善則歸親之心。而形容之也。其人則死。而其志與事。則如生。居處笑語。彷彿在心目間也。其人則亡。而其志與事。則如存。所樂所嗜。依稀若過庭時也。孝至此。復以加矣。自孝之體言之。則曰大自孝之用言之。則曰達。自孝之極言之。則曰至。惟至故達。惟達故至也。善繼善述。于斯信矣。

四書翔註

中庸

九

卷二

此節又從達孝之義。而推廣言之也。天陽也。冬至一陽始生。故祭天南郊。圓丘。其求諸陽之義乎。地陰也。夏至一陰始生。故祭地北郊。方澤。其求諸陰之義乎。上句明言郊祭。天社祭地。而下句却云事上帝。不及后土。先儒以爲省文。此蓋求其解。而不得。則不解者也。竊意不言后土。卽易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坤爲順。爲受。不敢與天分功也。正如踐其位。五句。本武周之事。而皆歸之文王者。父子天地。其理一也。下句言祀先。而不及母。正當例看。若果省文。則宜云。所以事天地也。程傳云。以形骸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則

地在主宰之中不得與之並言矣宗廟之禮不獨如春秋節備儀備物爲祀先卽序昭穆序爵序事逮賤序齒皆所以祀乎其先也蓋人人得所事事咸宜而後可以仰質前人也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兩者皆先王未之有而禮以義起者也明乎郊之禮則社在其中矣明乎禘之義則嘗在其中矣記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明乎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之說則合德於天地合德於祖宗而又何有於天地祖宗之所生

四書翊註

中庸

十

卷二

成者乎况治國者不過親親也貴貴也賢賢也勿勿也老者也而茲已無俟他求矣禮所謂廟中者境內之象也立網陳紀經世誠民在指顧間耳武周之孝如此可謂達也已矣

問政章

上節以治國終篇此章便從哀公問政說起都有深意上章說舜文武周能盡中庸之道此章便表章出夫子告君之道來所以明道統之傳也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却重治己篇中頭緒雖多只一修身盡之修身道理雖多只一誠盡之自人存政舉至知天言治人之道

在修身也天下之達道五至三近言修身之遺也知斯三者言修身之道通于天下國家所以承上起下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只是三件三件只是一件敬大體羣臣自尊賢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道人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也尊賢親親又都是修身之事故一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再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誠之義已該於此矣但爲政在人有人無臣不足以爲政也故又從在下位者說起凡事豫則立節又承上起下歸結到誠身上去下面雖誠者與誠之者並言其後皆言誠之者所以求合於誠者之道也繇斯道也人存政舉文武

四書翊註

中庸

十二

卷二

不得專美于前矣祖宗法度不可廢爲政者莫若師文武矣文王不顯之謨武王丕承之烈其所以爲子孫計長久者炳若日星不可易也人存大全兼君臣言高中立云指文武也蓋有文武之人則有周召畢散之人而政舉矣如此說爲下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張本亦好人存政舉程子所謂有閑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否則方策依然不過故府之具文耳息者湮沒無聞之謂也人存則道存矣只是此理見諸躬行則爲道而諸朝廷則爲政生成萬姓與發育萬物一般其計日而責效也

猶地道之敏樹也。蒲葦之喻。又就地道中樹之最敏者言之。但需種植培植之力。無憂水旱昆蟲之災。孟子所謂天下易生之物也。

擬人道於地道。此豈一手一足之力哉。聖主得賢臣而後能相助為理。故為政在於得人也。堯舜急親賢之務。湯武有不召之臣。職此故耳。取人以身。不獨燭賢奸別臧否也。身範不端。則賢者望而却步矣。雖卑禮厚幣。無庸也。修身又不是空空琢磨他。須以道始得。道者天下之達道也。舍却倫紀蕪滯之外。豈有束躬繕性之方乎。修道又不是在外面整飾。須從方寸地存養起來。蓋道

四書翔註

中庸

三

卷二

率於性務。辨析乎義利公私之界。則心之德以之。道命於天。務渾忘乎爾我異同之見。則愛之理以之。仁為四德之首。猶元為萬善之長也。如此則明長信和。又安有不舉之政哉。

緊根修道以仁來。仁胡為乎得名也。這箇仁。就是這箇人四肢百骸。渾是一團生意。不然其人為塊然不靈之空質矣。自乾坤之胞與言之。萬物有同親也。自水木之本源言之。九族有獨親也。篤本支之恩。乃可漸加於民。物故曰親親為大存之心。為仁制之事。為義。義胡為乎得名也。這箇義。就是這箇宜。千變萬化。只是一中道理。

不然。則義為泛然不經之故事矣。自朝廷之分誼言之。人爵有同尊也。自聖賢之道德言之。天爵有獨尊也。隆師傳之禮。乃可日躋於高明。故曰尊賢為大。親有遠近。則愛有厚薄。自一世以至六世。其服異也。自大宗以至小宗。其位異也。賢有大小。則尊有高下。自三德以至九德。其德異也。自一命以至三命。其命異也。若此者。豈有所曲狗濫施為哉。蓋天然恰好之品。節骨肉于此。取平焉。師友于此。取準焉。猶方圓之有規矩。曲直之有繩墨也。不曰成而曰生。言發乎自然。而惡可已也。禮其仁之則而義之序乎。

四書翔註

中庸

三

卷二

身不修。則人無錄取。人不取。則政無錄為。是自絕其綱紀之宗也。烏乎可。思修身。是有志乎近裏者。已工夫也。不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乎。身本乎親。而還以効之親。是故一跬步而不敢忘父母焉。事吾親所以全吾身也。不然。則無以為修道之仁。不仁。則無以為修身之道。是自荒其性命之本也。烏乎可。思事親。是有志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孝也。禮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非得端人正士左右而講明之。鮮不誣矣。故不知人不可也。思知人。是有志乎寤寐側席之道也。使不明乎天秩天叙之禮。則尊無差等。而賢否倒置矣。又何有於親親之殺。

哉。故不知天不可也。自開口至此許多說話。只是完成一箇修身。身修則人存矣。

此節指出修身名目也。道也者。人人離他不得。處處少他不得。舍此則爲旁蹊曲徑。爲冥行。爲失足。便不是達道。考五達道之義。慶賞刑威曰君。臣者事人也。又服也。以明良爲道者也。始生已曰父。子嗣也。息也。以作述爲道者也。夫有傳相之德。婦之爲言服也。言服事於夫也。以唱隨爲道者也。昆爲兄。同也。明也。意者同弟之憂喜。而明其先乎。後生曰弟。意者克讓徐行而長其長之意。乎。以友恭爲道者也。四者直述厥名。至朋友獨加交字。

四書講註

中庸

卷二

五

此言入手異而得手同。天下無不可修之身也。生知者。合下見得分明。不煩研索而神悟坐照者也。學知者。念企慕古人。事事效法古人。而恍然有見者也。困知者。鬱塞未通。而殫智竭慮以通之者也。及其會心在達道中。都是一般了徹。何生何學何困之可名乎。安行者。台。下做得確實。不煩策勵而存神過化者也。利行者。如至寶當其前。如厚實寓其內。而欣然有得者也。勉行者。踴躍難前。而勞筋苦骨以前之者也。及其結果到達道上。都是一般地位。何安何利何勉之可名乎。三或字見知行之道。不可以一途拘也。朱子以其分以其等二段。誠曲盡矣。愚謂生知安行是一箇人。此自然之仁。知以不怠爲勇也。學知利行是一箇人。此顯然之仁。知以不惰爲勇也。困知勉行是一箇人。此憤排之知。仁以不挫爲勇也。不知不可以爲行。不行不可以爲知。不令三者之德。不可以爲知行。如此看。則不必各有所屬矣。上節雖一統說。起意却在困勉者之可以進于生安也。至此又爲困勉者開方便法門。務使哀公可學而至耳。道而不學。非窺測所能達也。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夫婦兄弟朋友焉。津津好之而莫能已也。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故曰近知道而不行。非偷安。

四書講註

中庸

卷二

五

所能達也。君臣行吾義焉。父子行吾親焉。夫婦昆弟朋友行吾序別且信焉。竭力赴之而罔敢自愛也。天地之心庶幾乎不遠復矣。故曰近仁學道行道須恥不若人而後可達也。君臣不義則恥之。父子不親則恥之。夫婦昆弟朋友不序別且信則恥之。知其爲人禽聖狂之關也。必有一往直前而不肯頃刻卽安者矣。故曰近勇。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又曰必有恥則可教。胡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陽明立志責志之說皆此意也。故勇之一字尤爲入德第一義。

四書翊註

中庸

六

卷二

紫根上節來。前云修道以仁。言仁則知與勇在其中也。業知斯三者。修身之道需他求哉。爲昭昭之身爲肫肫之身。爲勉勉之身取諸斯而足矣。繇是以身之達德出而治夫人之身。則人可不勞而理也。繇是以身之達德推而治天下國家之人。則天下國家可不勞而理也。端軌者象指自速。執樞者化馳若神。修身爲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斯信矣。此節又從上句詳言之也。天下國家無道焉。以經之則散漫而無所統攝矣。經者聯絡組織之大端也。修身二字前回業已反覆發明。至此復取以冠九經者。蓋天下

國家所親感而則做。要看作第二件事。不得尊賢紫根修身列親親之前。蓋身之輔而親親之本也。尊者。賓之師之不在大臣羣臣之列。如唐肅宗之於李泌。明高祖之于陳遇是也。親者身之枝也。披其枝則傷心。骨肉之恩可無篤與。大臣論道經邦敬者。隆其體貌而不敢褻也。百司庶尹未能自達其情于君父。須推誠體恤之。或作四體之體。爲視臣如手足之意。亦好。但不如章句設身以處其地而察其心爲更妥。子庶民。鞠育撫摩。心誠求之也。先王制器尙象。百工作而行之。不有以招採之可乎。遠人背井離鄉。須用順適其意。故曰柔。先王衆建

四書翊註

中庸

七

卷二

萬國。其爲藩垣屏翰也多矣。懷者。置之懷中如武王之不忘遠是也。經之目雖九。還以修身爲綱。綱舉則目張矣。以道修身。還以身立道。還立者。建極作則以表正百官萬民也。尊賢。則朝廷之大經大法。辨析明確。曲學異論無足以相惑者。此句看章句理字。一人敦行葢之愛。則九族興既醉之歌。夫何怨。敬大臣。則威福無旁落。朝廷清明。庶事就理。又豈有眩焉者。此句看章句事字。委贊爲臣者皆士也。體羣臣。則草野之中動從王之感。國士之報所固然耳。報禮有二義。鞠躬盡瘁。事君之禮也。秉

正奉公守身之禮也。父母孔邇則庶民子來。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共相告戒，爭爲忠君親上之事矣。故曰勸書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禮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古人之重工事如此。考工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則財用足之說也。遠人越在四方，共以職事來者，各飽其欲而去，則悅而願出于其塗可知也。懷諸侯，則不任法而任恩，宜有以愛之矣。而乃曰畏，書所謂德威惟畏也。薄海內外共仰天子之英明，則跋扈者戢志，蒼生率俾，四夷咸賓。

四書註

中庸

六

卷二

矣。胡氏解九經之效曰：道立者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非也。效各以其目言也。此言九經做工夫處。朱子解易云：湛然純一之謂齋，愚謂瑩然光潔之謂明，凜然肅然時時對越神明之謂盛，服非禮不動，分內外言，動念內也，動容外也。一發慮一舉步，必有天然之品節在。禮所謂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是也。修身之道本此矣。譏夫高張賢士無名，故讓宜去，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故色宜遠。賢於貨賄則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故德貨之貴賤宜分。自古未有萋斐成文，謁盛苞直行，而賢人得以安其位。

者也。故勸賢之道爾爾，三代而後，若禹之畏巧言令色，孔壬湯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或寡矣。獨喜宋仁宗時，王素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笑曰：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押出東門，訖來奏，帝泣下，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必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此始真能遠色者矣。尊其位，錫封之典，隆重其祿，頒給之恩，厚同其好惡，休戚相關，吉凶同患之意。旣曰親親矣，又曰勸語不近，益乎。蓋曰勸其所親之親云爾。官盛

四書註

中庸

九

卷二

任使者，班聯在御，無朋黨之嫌，指揮唯命，無掣肘之虞，不獨爲大臣分細事也。勸之此其道矣。忠信者，至誠待下，不任駕馭顛倒之術，重祿者，代耕養廉，有資不至貽內顧之憂，此勸士之道也。時使不盡人之力，則卒業于南畝，而作訛成易，無愆期，薄歛不盡人之財，則藏富乎民間，而俯仰豐凶無歉歲，此勸百姓之道也。春秋用民力則書稅，畝則書使，不時則風有揚水之怨，欲不薄，則雅有大東之譏，禮謹三日之役，書稱惟正之供，凡皆以明其重焉耳。日省則無曠職，月試則無忘器，愼廩上下稱其事之多寡美惡，則勤者巧者無不酬之功，惰者拙

者無非分之賞。繇是情者口趨于勤拙者日習於巧矣。送往如給旌節遣人護衛之類。使往者無道途之艱。迎來如豐委積給館舍飲食之類。使來者無跋涉之苦。善者嘉之。量其才德而授之職。不能者矜之。假其便宜而遣之還。繇是往來者獲童僕資斧之樂。善不能者。遊旌擢曲成之恩矣。正派亡而以旁支嗣統。絕世也。國祚移而以宗姓紹封。舉廢國也。此皆念其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振綱飭紀。治亂也。濟否扶顛。扶危也。諸侯五年一朝。三年大聘。使卿。比年小聘。使大夫。無後時。亦無先時也。車馬旗服之隆。其錫厚往也。土物庭實之減。其

四書講註

中庸

三

卷三

儀薄來也。此皆所以推赤心而置諸侯于腹中也。達德三。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大經九。所以行之者亦一也。一者何。誠也。身不實去。修徒在面目上。粉飾賢不實去。尊徒在體貌上。羈縻親不實去。親徒在文儀上。應酬推之。諸經莫不皆然。是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經得一以行。其理一也。此節上二句是綱。中三句是目。末一句又是綱。凡事者。合三德五道九經而統括言之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豫者謀于始而先立其規模也。學燭先幾。胸握成筭。提的起。放得下。卓爾其有立矣。不則臨事而謀。手忙脚

亂。其有幸乎。蓋豫者前定也。前定者定於一誠也。言以誠發。則較然其不欺。有典有則。成交成象。何路之有事。以誠制。則確然不貳。大難可排。大紛可解。何困之有。行以誠動。則肫然不息。寡悔于身。無惡於志。何疚之有。分言之。則言也。事也行也。合言之。則皆道也。道一于誠。則左右逢源。言可為則也。事可為範也。行可為法也。經權常變。時措咸宜。而又何窮之有哉。此節承上前定之意。而申言之也。開口從獲。上治民說起。可見明明德于天下。上下有同欲也。下面節節推去。言誠身。則包誠意正心修身。在內。言明善。則格物致知。

四書講註

中庸

三

卷三

之誠也。在下位將奉上之功。令德意而致之民者也。無相得之歡。則動而見疑。無以行其志。其能底績。奏效于元元乎。在位則與。局外不同。而功德未加於民。是亦我無道而處此也。然獲上之道。豈俛仰以求之上乎。惟前定其所以信友者而已。雖名譽不聞。敢云有司之繫。必我之生平。無以見信于儔類故也。砥躬礪行。以期無愧于同人。斷當不之知已矣。信友之道。豈雷同以求之乎。惟前定其所以順親者而已。親不順。不可以為子。是我不能先意承志也。是我不能顯親揚名也。友必起而議其後矣。明發不寐。以期無忝于二人行。常歌其順天

順親之道。豈唯諾以求之親乎。惟前定其所以誠身者而已。身者親之遺也。親全而生之子不能全而歸之。未可以言誠也。於是反諸父母之遺體。事上不誠非孝也。蒞民不誠非孝也。交友不誠非孝也。數者不能躬行而實踐之。則以爲虧體辱親矣。雖然。不明天命之性。欲言率性之道可乎。誠身者。則又前而定夫善之明也。邇吾至善之本體。其廣大博厚者。進而究極之。其幾微疑似者。進而剖析之。明乎善之爲好色。則誠好諸身矣。明乎不善之爲惡臭。則誠惡諸身矣。如此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有不一以貫之者哉。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根上節誠身說來。分天分人。正欲卽人以合天也。自伏羲一畫開誠之義。誠固乾體也。故曰天道蓋天之所以爲天誠而已矣。天命之性皆此道流行也。誠之者未能純粹以精而竭力求復其初者也。恃不得天分全要自強。故曰人之道誠者不待奮勵而恰。合乎誠之則不待研索而適獲乎誠之理。優游逸恬。大道現前。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生知安行與天合體性之之聖也。若誠之者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故擇善所以明之。固執所以誠之。善不擇則有毫釐千里之差。執不固則有中道半途之失。擇善固執者。困而學勉而利。確乎其不

可奪也。

此詳言擇善固執之事也。從來幾曾見空疎寡昧的人。有可與入道的。然博聞洽記。又非日侈聞見已也。舉天下古今之善。都要會歸到胸中。易所謂學以聚之也。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蔡虛齋詩云。欲爲一世經綸。子先讀數編緊要書。又云。博古能今。始不愚。此可爲博學句。註疏若靜修叙學解。則近濫矣。此一句是主腦。下面問者問其所學也。思者思其所學也。辨者辨其所學也。行者行其所學也。學而不問。則詩書亦多誣人。往往泥經信古而執拗自用者有之。是故就正有道務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要窮究到底而後已。如孔門弟子至再至三。不憚諄復。則問之審也。問而不思。則入耳出口的學問。與自家性命何干。是故極深研幾。不敢狗一己之臆見。使古人曠就我不敢狗古人之成見。使我雷同古人務要心裏信的過看的了了。而後已。無泛馳旁鶩無鑿空傳奇則思之慎也。思而不辨。則精微處恐至含糊。鶻突疑似間恐遂將就冒認。是故舉前人成敗是非之迹。與夫義利關頭公私界分。莫不研勘剖悉。俾權衡不爽。錙銖繩墨不差分寸。則辨之明也。此四句明善致知之事也。雖然學而不行。則經史盡成筌蹄。問而不行。則師友徒煩齒頰。

思之辨之而不行。則疲精勞力而不能收尺寸之功。何益哉。是故舉平日所學所問所思。辨者一一見之實事。日就月將。終身無謝擔息肩日子。則行之篤也。此一句固執力行之事也。就中自有次第。自有虛實淺深。陽明必欲合而一之。謂知之篤實處便是行。恐非中庸立言之意也。必如其說。則孔子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都講不去矣。有志斯道者不可不察也。

此承上五者而申言之也。從來解弗學。俱云不為則已。與有不戰同一語氣。或云不必學不可學者。言于始進時。端其所嚮也。此說却好。蓋五者或非性命之正業。

中庸 卷二

則無庸着力矣。學必希聖希天而後云。能否則食息居遊。敢自己乎。問必見端見委而後云。知否則謀度咨誨。敢自己乎。思必窮神知化而後云。得否則俯仰寤寐。敢自己乎。辨必分體分用而後云。明否則參伍錯綜。敢自己乎。行必可大可久而後云。篤否則任重道遠。憂憂懔懔。敢自己乎。此言五者。須到盡頭處。非謂已能已知。便有可措之時也。故下四句。又推而極之人逸而我勞。不敢援人以自解也。人簡而我煩。不敢困人以自寬也。一人十天。勝人已百。已千人。勝天在人。有過乎已之人。在已。則無不及乎人之已。較性分。睦乎其後也。較工力。

獨乎其先也。若然則不負己不讓于人矣。

困而知勉而行。勇者之道如此也。果能之。豈有不可變化之氣質哉。此道可以被愚。雖愚必明。誠之者之擇善也。此道可以立懦。雖柔必強。誠之者之固執也。果字作周子果而確之。果亦通。看來還是虛字。如宋太后。今果然矣。漢元帝果然。殺吾賢輔之果是也。天下之不足與有為者。至愚焉。柔焉。止矣。然人存政舉之道。亦豈有外于明強哉。愚者明。則無不可明之人矣。柔者強。則無不可強之人矣。哀公而不文武也。不為耳。豈不能哉。

中庸 卷二

四書胡註

前賢刁 包蒙古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與祖

合珠 金鑰 全樓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誠明章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來。子思立言之綱領也。下面十二章俱從此推去。首句言誠身而明善在其中。天之道也。二句言明善而誠身不外是。人之道也。自誠明者本體無一毫偽妄自然遮蔽他不得。把天命之性完完全全

四書胡註

中庸

卷三

交付他此秉賦之事也。故曰性自明誠者本體未能全無偽妄須用拂拭刮磨工夫纔得透露本體。從修道之教步步趨趨做將去。此學習之事也。故曰教子思始立言故又從首章性教二字說起其義則微有不同耳。上二句要看自字窮源探本以入手處言也。下二句要看則字同條共貫以成功後言也。

唯天下至誠章

此根自誠而明者推言之也。至誠以天下名。胞篤之德造其極而無以復加也。所性之德五常是已。誠于父子則盡仁之性。誠於君臣則盡義之性。誠於夫婦昆弟朋

友則盡序別信之性能盡者究極圓滿所性之分量也。齊性則人性在其中矣。朱子云盡人性如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之類而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此為君相言耳。若夫空言以立教。正身以率物。使人人沐澤澤而薰德

化皆所以盡人性也。盡人性則物性在其中矣。朱子云盡物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

入澤梁之類而鳥獸魚鼈咸若是也。此亦為君相言耳。若夫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曾子謂之不孝。程子論

不殺耕牛而曰可以致陰陽之和皆所以盡物性也。蓋盡性者致中和也。太和元氣流行充塞乎兩間則風雨

四書胡註

中庸

卷三

時若人無天折物無疵厲固其理耳。天地能以性與人。物而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至誠彌綸輔相是補二氣五行所不及也。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人成位乎中。三才原有並立之理。只是人狗私任術自己虧損敗壞了。便為天地間塊然一物矣。若夫歸根復命者。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即鼎峙而為三何不可之有哉。

其次章

此根自明而誠者推言之也。至誠盡性而參天地其最著者矣。然求誠者寧必出于最上一途耶。則又有其次者在。曲字或作心曲衷曲之曲。或作婉曲委曲之曲。

其說多端。總不若朱子從善端發見之一偏者而言。爲
誰如自家發出箇孝的心腸來。便要滿這孝的分量。自
家發出箇忠的心腸來。便要滿這忠的分量。念念擴充。
事事推廣。雖未敢上擬至誠。庶幾不喪失吾本體矣。故
曰有誠形者。發見于外。如日之且著者。灼鑠莫掩。如日
之升明者。全體瑩徹。透露無纖翳點塵。如日之中大明
當天。萬物普照也。此三句就身說己之性盡矣。動者鼓
之舞之。有興起意變者。華薄從忠。敗惡向善。風移而俗
易也。化則上忘其所以動。下忘其所以變。蒸蒸俾俾。日
遷善遠罪而不知誰之爲者。此三句就物說人物之性。

即書

中庸

三

卷三

盡矣。陶鑄羣生。搏挽造物。所謂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
同流也。至此則居然天下至誠矣。又何可以曲名何可
以次言。那合二章見人道之與天道。入門則異得手則
同也。

前知章

前言鬼神而歸之誠。此言至誠而合之鬼神。其義正相
照應。至誠靜虛。靜則瑩。瑩則徹。虛則靈。靈則通。故其道
可以知來。道者實而可據是也。未來者虛而難測者也。
虛而難測之事。却在實而可據之中。前知曰道。其與術
數之學相去遠矣。國家之興也。如景星慶雲甘露醴泉。

之類。其顯然者也。若夫多難所以興邦。則祿祥又在
區區形迹間矣。國家之亡也。如山崩川竭。日食星殞之
類。其顯然者也。若夫富淫所以厭亂。則妖孽又不在區
區形迹間矣。是故堯湯之水旱其興也勃焉。秦隋之富
強其亡也忽焉。有迹似祿祥而實妖孽者。有迹似妖孽
而實祿祥者。此未可易言知也。易云探賈索隱。鈎深致
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
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吉凶悔吝所繇定也。言之靜
躁多寡。容之俯仰高卑。威儀之敬慢疾徐。此生死存亡
所繇定也。然亦未可易言知也。其惟至誠乎。善不善二

即書

中庸

四

卷三

句從來混帳過去。但云善就是福。不善就是禍。何待如
神之哲乎。觀上面禍福將至一句。則善不善之先知。蓋
兼禍福言也。惠迪吉。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理之常也。至於氣數不齊。雖善人亦有罹禍之時。然
豈能逃至誠之先見。從逆凶。不善降之百殃。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理之常也。至於氣數不齊。雖惡人亦有逃
禍之日。然豈能逃至誠之先見。是故前知者。知其常。又
知其變也。或卜諸蓍龜。或徵諸四體。或悟諸禱禱。妖孽
善之。福不待言矣。如其禍也。須有挽回補救之道。在不
善之。禍不待言矣。如其福也。須有訓誨防閑之道。在此

易所謂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至誠知幾。故與鬼神合其吉凶。周子誠神幾之說。正可與此參看。此又極言誠者之明也。

誠者自成章

上章言至誠之前知如神。說的玄妙。故此章便向平實。一邊說開口。歸到身上來。漸次推到物上去。功德雖是及物。功力只是繇己以仁爲知。則其知不必前矣。成物固所以開物也。易曰。知變化之通者。共知神之所爲乎。

四書章句

中庸

五

卷三

君子直以時措咸宜者。當之此子思立言之意。不可不審也。

朱子首句加物字。以自成爲自然成就。與自道之自不同。且分本分用。饒氏反其說。諸儒共非之。愚未敢以爲然。竊意自成與皆自明也。一樣看。德則自明。誠則自成。其義一也。誠者天命之性。曰立誠。曰存誠。曰推誠。曰思誠。曰反身而誠。都是自成意。若不十分去下苦功。則本體便虧欠了。如何成的。故曰自成。然存之於心。則曰誠心之於事。則曰道。道者率性之謂也。性分內事。原是安身立命一條絕好路兒。自家不去走誰替的。故曰自

道自道。正以自成。蓋終身繇之。而不能盡者也。朱子解誠者自成句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正好移來解誠者物之終始一句。蓋物未有抱空質以遊於世者。須是這一箇真實无妄的道理。流行貫徹。其間。所謂徹頭徹尾。是也不然。虛假。妄便塊然不靈了。嘗記先君述語云。天不誠將恐墜地。不誠將恐裂人。不誠將恐滅解。無物頗確。大抵有物有則無則如何。有物形色天性離了。天性如何成的。形色。其在人亦罔生倖免之說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誠之者。而自成自道也。無始無終。一生寶重此實理。正恐

四書章句

中庸

六

卷三

抱空質與行尸走肉者等耳。退谷按此解自成與朱子第一節說成已。第二節說成己之故。若此者。君子豈特立獨行已乎。所以胞與民物而範圍曲成者。於是乎在矣。不明善不可以成己。成己原自知來。然萬善皆備者。一元來復。天地之心所繇見也。故曰仁不克己。不可以成物。成物原自仁來。然道濟天下者。知周萬物。日月之明所繇同也。故曰知此。蓋天命之初。確然有得於己者。故曰性之德已內也。而合乎外物外也。而合乎內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知道者其孰能合之。是以因時制宜。而指之易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成已成物。一以貫之矣。

至誠無息章

此承上章成物而推言之也。所以首句便用故字接去。又從平實處說出玄妙來。自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詳言至誠之道也。而天地在其中。自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詳言天地之道也。而至誠在其中。末引詩一段說天一段說文王。皆咏嘆其所以然處。而末通以一句瓊佳聖人也。天地也。其理一其歸同也。

四書湖註

中庸

七

卷三

之不誠則一事或幾乎息矣。誠之至者無念無事而不誦其極也。又何間斷之有。不息卽無息。朱子辨游揚之非良。是不息則有恆故久。易所謂恒久而不已也。久則惕四股發事業。先儒所謂忠信積久而後効見也。微也。微則其來也有漸。其往也無極。舒徐而不迫驟。綿恆而不短促。不既悠遠乎。悠遠則鑽積寸累。浩浩乎其無際也。淵淵乎其難量也。不既博厚乎。博厚則規模宏闊。有隆隆莫遏之勢。含蓄深固。有昭昭莫掩之光。不既高明乎。未微之先誠之內蘊者然也。既微之後誠之外著者然也。有淺深有次第。欲凌躐計功不衛也。

物之芸芸。馮生也有載之者。然載者其形也。所以載者其理也。博則能容。固遺乎其外者。厚則能承。罔滲乎其內者。莫不持載矣。物之欣欣向化也。有覆之者矣。然覆者其形也。所以覆者其理也。高則能冒。罔遁乎其下者。明則能照。罔蔽乎其上者。莫不覆恃矣。物之日新月盛也。有成之者矣。然成者其形也。所以成者其理也。悠則巽。巽者德之制久則貞。貞者事之幹。莫不於此成始而成終矣。上節高厚自悠遠來。此節悠久自高厚來。蓋前後相爲體用者也。至哉坤元。博厚者其體乎。至誠博厚之體。磅礴川岳之間。則兩而至者在我矣。與地爲佛。

四書湖註

中庸

八

卷三

故曰配地大哉乾元。高明者其體乎。至誠高明之體。昭回雲漢之表。則一而大者在我矣。與天爲徒。故曰配天元會運世。悠久者其天地之體乎。至誠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與天地合其體矣。易曰德合無疆。地配天也。中庸曰悠久無疆。至誠配天地也。殆所謂參天兩地者。此上面許多頭緒。都歸結到此節上。言至誠之配天地如此者。豈有崇效卑法之意乎。不見而章。聞然口章也。如地無表著之迹。而形形色色燦然可觀。其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乎。不動而變。穆然玉變也。如天無轉移之迹。而時物翕然改色。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乎。不見不動。動

無爲也。曰章曰變則成矣。其乾坤易簡而成。可大可久之德業乎。

至誠之道。雖復言之而不盡。窅其要約。只盡于誠之一言而已。天地之道亦宜有加於此哉。天地胡爲以物名。易不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不貳則一。一則誠。誠則不息。而二氣之蒸動。萬象之錯陳。奇詭變幻。有莫識其所以然者。周子所謂是萬萬一。實萬分也。

博厚高明悠久。至誠之道也。必一一舉而歸之天地者。言天地之道不外至誠也。博也厚也。其一誠之凝結乎高也明也。其一誠之發越乎悠也久也。其一誠之綿衍乎。

四書劄註

中庸

九

卷三

此節申言生物不測之功。用也。言天地而極之山川。川之道皆天地之道也。四段俱從至誠說到至闊大處。以至誠之體幾微耳。瀰漫六合充塞古今。皆是物也。今故於天地山川見之。昭昭等非多也。而必云多者。視不貳之本體見爲多也。及其無窮等。則言全體之不可測也。明雖昭昭誠所通耳。日月星辰。生乎天之上者。無窮萬物。生乎天之下者。無窮繫則誠所聯貫。覆則誠所幪幪也。土雖一撮。誠所聚耳。華嶽高之廣厚。河海深之廣厚。萬物應順之廣厚。誠不重則誠所擔荷。振不洩則誠

所翁受萬物載則誠所藁符也。石雖一卷。誠所結耳。草木陽茂其生也廣大。禽獸繁殖其居也廣大。寶藏積紛其興也廣大。要皆以誠。誠以誠動。以誠鍾靈也。水雖一涸。誠所注耳。龜鼈蛟龍魚鱉變幻出沒。其生也不測。貨財流通灌輸。其殖也不測。要皆以誠。潛以誠見。以誠滋。意也。山水之生物不測。其天地之生物不測乎。天地之生物不測。其天地之爲物不貳乎。一言可盡者。反覆言之而益不可盡也。

詩言天命流行。深遠難窺。寒暑晝夜。往來相推而不已也。豈有一息之或停乎。味斯言也。天之本來面目。和盤

四書劄註

中庸

十

卷三

托出矣。要亦至誠無息焉耳。文之德光四方。顯西土有自來也。呼援欣羨兩忘。聲色夏革俱化。豈有一念之或雜乎。味斯言也。文之本來面目。和盤托出矣。要亦至誠無息焉耳。分言之。則純之一言可以盡文。不已之一言可以盡天。合言之。則文德之純。便是天之於穆不已。就中分別不得。統而名之曰至誠無息可也。

大哉聖人章

此章又向平實邊說。上章言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此章言聖道所以同天者。全在制禮上禮之大。正道之大也。然非聖人之德。則行不去。故君子之學聖人也。用盡

許多工力。只要敦厚以崇威儀之禮耳。禮崇則上下治。紛莫不中禮。而聖人之道在君子矣。道者天下公共之物也。而有專屬者。蓋以體量之大。非聖人則擔荷不起耳。此贊嘆語氣。且渾涵說以正意。在下兩節也。

上下古今。罔非斯道之充周。故曰洋洋。發育萬物。就天說。便礙下句。只宜就聖人說。發以暢茂為義。育以畜養為功。即裁成輔相範圍曲成之意也。天地發生萬物。聖人發育萬物。造化之責。聖人任之。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盛德大業如此。其巍煥高明之體。豈不與

四書精詳

中庸

十一

卷三

天同峻哉。極者昭回映徹之意。此言規模之浩蕩。下節則言節日之詳悉也。

曲折細微。罔非斯道之貫徹。故曰優優。制作明備。故曰大哉。經禮三百。自祀天地事鬼神。以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屬。備極雍肅。道之綱無不舉矣。曲禮三千。自飲食衣服升降坐立。唯諾啼笑。以迄嘔噎咳嗽唾痰之屬。備極精密。道之目無不張矣。此發育峻極之實也。大抵參贊位育。只在中和內。中和只在禮內。舍禮而言發育峻極。則杳無所據矣。朱子以此節小而無間。恐未是經文言大而解者云。小可乎。

此句承上大道起下至德也。道之洋洋優優如是。是可襲取。冒認為乎。須得配天配地之人。纔做出經天緯地之事。恁大關係。豈同小

此根上句而反言之。又為下尊德性張本也。待其人者。何待至德之人也。惟行得于身心。而後無歉于倫物。道非德其能凝乎。惟翁聚於當體。而後故見於天人。道非凝其能行乎。凝者精魄無浮動。神氣無洩越。藏密守純。膠固而不可解也。

此承上節言進德之事也。尊德性一句是頭腦。中三句皆推明此句。末一句又應優優無失。然後德至而道凝。

四書精詳

中庸

三

卷三

矣。性命于天而得于己。未落半點氣質。故曰德性。帝衷民彝。迴絕塵埃之中。卓立清虛之表。原是貴重無偶的。尊者欽承崇奉之意也。雖然虛虛承奉。他未能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寡昧恍惚。能保天君之不受侵乎。是故問者問此德性也。學者學此德性也。講習討論。只完其天命。賦子之初。則禪寂口耳之學。皆不得而與也。先儒以陸子靜為尊德性。朱晦菴為道問學。得陽明之辨。騰然矣。德性本自廣大。但為私意所遮隔。則狹小甚矣。致者推其始也。雖然徒在外面。恢拓不從裏面充塞起來。如何能廣大的。惟是念念專一事。事細密。不使分毫私

意伏匿其中。則包羅萬象之本體。依然矣。大抵學問。於
纖悉毫芒處着力。則積中發外。乃可以致德性之廣大
也。德性本自高明。但為私欲所點污。則早暗甚矣。極者
造其至也。雖然。徒在上面表著。不從下面積累起來。如
何能高明的。惟是一意穩當。一味平實。不使分毫私欲
夾雜其中。則首出庶物之本體。依然矣。大抵學問。于眼
前日用處加功。則下學上達。乃可以極德性之高明也。
故字作德性說。便涉虛寂。故者已然之謂也。不獨我所
知者。凡前言往行。都是故。故即易所謂往也。新即易所
謂來也。溫者優游涵泳之意。且浸月積則義類變化不
窮。理道轉折相生。德性之發越。豈有紀極哉。上三句而
字是轉一層說。此句而字是相因說。若一視之。則非矣。
末句變而字用以。字要歸重這一句上。言君子進德之
功。有加無已如此者。果何以哉。蓋敦其德性之本厚者。
以崇聖人之禮耳。以薄為道。則廢禮。以厚為道。則崇禮。
三千三百皆所以明厚也。淳龐渾朴。制作之本然。敦者
備極。繼絕綱繆之情也。肫肫乎禮儀威儀。無非以德性
行之德性。尊故禮崇也。厚者禮之本。禮卑如地故厚。崇
則效天矣。發育峻極之實。不于斯益見哉。
此節根崇禮來。上以禮居之。則不驕謙尊而光。天道之

四書章句 中庸 卷三

下濟也。下以禮為之。則不倍。卑而不可踰。地道之上行
也。國有這則禮治休明道之淑者。可以行矣。于是嘉言
孔彰。以為讓為訓者。樹一代昌熾之績。國無道則禮教
否塞。道之行者。可以凝矣。于是守口如瓶。以不激不亢
者。全千秋有用之身。上下交善。語默咸宜。詩所謂明哲
保身者。非與。易言君子之見幾也。而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然則不有介石之貞。以語見幾。難矣。故朱子曰。明
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至。若到舍
生取義處。又不如是論。許氏曰。行事合宜。自然無害。若
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個是字而已。後人不解此義。隱
忍苟活。大節虧喪。往往借口蒸民之詩。嗚呼。其亦不善
讀詩者也。
退谷按此章者。解有與章句不同處。發有峻極指人
不指天。第五節重崇禮句。俱是特解。與章句異。愚體
先生尊信高忠憲。而不從其大學古本之意。亦不敢
以為然也。
愚而好自用章
讀此章。則春秋改周正。及黜陟進退諸侯之類。難言矣。
豈所語于為下之義耶。雖然。為下不倍者。其經也。即王
衰微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而邀祖宗之德。居天子
之位。依然一統之共主。雖德如孔子。能無凜生。今反古
之裁。而從周乎。春秋孔子之權書。孟子所謂天子之

四書章句 中庸 卷三

事也。下章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者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豈與爲下者同日語耶？一代之典禮，與一代守之。萬世之典禮，與萬世公之。聖人自無容心於其間，而又何疑於諸說之紛紛也。

此節以及身之戒，爲戒正承明哲保身之意言也。有位無德，曰愚自用者，不度德而作聰明，亂舊章也。病根正自驕字來。有德無位，曰賤自專者，不奉職而擅權，藐上大不道也。病根正自倍字來。二句配說，下句則專爲在下者言。生乎今之世，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時王之功命

四書翔註 中庸 卷三

何可易也。乃憑臆以創制，犯分以立法。曰吾猶行古之道也。亦爲不善反矣。車已駕而挽之曰反。水已流而逆之曰反。違上所令，裁必及之。是自召禍也。然天下專唯義所在。若陳氏用漢臘之類，又當別論。有王者作，代天理物，必將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否則監于先王成憲，云爾禮如朝聘會同，冠婚喪祭之類，議者衡量其輕重也。度如衣冠飲食，禮廟宮室之類，制者審定其規矩也。又如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註諧聲之類，考者訂正其是非也。禮大行人九歲屬耆，史論書石，聽聲音，又外史掌達

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此道廢而字學之失傳也。久矣。

周天王寄筮名于九鼎之上，而當年之等威物采莫不於王室乎取則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而在人者也。周之軌以六尺六寸爲度，其軌同也。有制之者矣。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其文同也。有考之者矣。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其倫同也。有議之者矣。雖五方風氣各異，而王制大端則罔敢踰越以貽先王羞也。

禮器地制者也。樂錄天作者也。雖尊爲天子，而中和之

四書翔註 中庸 卷三

德不足以配天地，禮樂之本亡矣。作之則愚而好自用也。敢乎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雖德爲聖人而無明，天祭地之權則治不脩，何以具禮。功不大何以備樂。作之則賤而好自專也。敢乎二段側重下段，以此章專言爲下不倍也。論語之言與禮運同，杞宋皆不足徵也。此則宋異于杞，且夏禮曰說，殷禮周禮曰學，輕重又自不同何也。大抵自二代之禮言之，典禮散亡，賢哲凋謝，杞宋之相去無幾矣。但世代有後先，歲時有遠近，其所以存什一於千百者，宋不杞若也。兼以孔子殷人，其父祖之所傳聞其

譜乘之所記述。求又不祀。若也是故。以殷較夏。親親之道異矣。以殷較周。親親之道同。尊尊之道異矣。舍殷而從周。生今之世。不放反古之道也。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豈非萬世爲下者之標準哉。如用之。則違衆今用之。却從衆。無他。彼以習俗之弊言。此以時王之制。小大共辭者言也。是亦不可以不辨。

三重章

王天下居上者也。兢兢爲民寡過。而敢驕乎。然寡民之過者。必以三重徵之于民。否則徒善與下焉者等耳。其誰信從之。是故本諸身。徵諸庶民。三重乃爲君子有矣。

中庸

卷三

七

三

三王後聖經理此庶民者也。天地鬼神。明護此庶民者也。以本諸身者。徵之。豈獨寡一時之過乎。世世寡過。而又况乎遠與近也。繇是君子寡天下之過。天下譽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之效。如此哉。如此而後。可曰居上不驕。

三重之說。頗多。朱子獨取呂氏議禮制度考文爲章句。其義當矣。後儒復以德位時當之。朱說幾廢。竊意上章言德位耳。有位無德。愚而非其時也。有德無位。賤而非其時也。德位合則制禮作樂。其時矣。時固不在德位外也。或以生今反古爲非時。以從周爲時。此爲在下位者

言耳。豈所語于王天下者哉。時說之不通如此。

王者居重馭輕。舍却典章名物。何以爲淑世範俗之具。是故禮制而人鮮履錯之愆。制度而人鮮凌躐之罪。考文而人鮮誣罔之失。此三重之所以寡過也。王者應運而興。這三件是極緊要的。故曰三重。

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起下節也。側重上段。下段帶說。纔合居上不驕之旨。善者有其德也。善于禮而不議。善于度而不制。善於文而不考。則無徵也。上無以徵信于民。民無以取信於上。雖欲從之。末繇也已。正如下焉者一般。有禮度文之德。無議制考之位。民欲信而從之。得乎。

中庸

卷三

六

三

然則無三重以徵于民。民之過不可得而寡矣。是故三重者。君子王天下之道也。本乎身之禮徵而爲庶民之禮。則有議。本乎身之度。徵而爲庶民之度。則有制。本乎身之文。徵而爲庶民之文。則有考。本諸身者。善也。徵諸庶民者。信且從也。繇所徵而極言之。三王不襲禮。不沿樂。考之者。豈期其必同乎。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因革損益。合宜何謬之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三才之道。儼然鼎立矣。何恃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視弗見聽弗聞。孰從而質之。雖然。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也。以建之者。質之。福善禍淫之理。已行于旌淑別惡之中。何疑之

有大而化之之謂聖逆料其未出不近誕乎雖然聖人者三王之後身也以考之者後之百世之上此心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何感之有。

此節總結上四句天地靈鬼神幽贊諸鬼神而無疑則天地在其中矣知天者知天命之性也仰而窺乎無聲無臭之始也二王已然後聖未然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三王在其中矣知人者知率性之道也俯而察乎與知與能之理也。

知天知人則動罔不臧矣。子曰君子云云。上句統括下

四書詳註

中庸

克

卷三

二句矢口措躬無非動也動則應天動則順人建天人之極而敷錫厥庶民其世為大路為周行可知也繇是動而為行出乎身加乎民有倫有要世世推措之宜其為天下法之道可知也繇是動而為言發乎邇見乎遠成爰成象世世溥仁人之利其為天下則之道可知也遠者景其言行而深跋予之思故曰有望如瞻雲就日之不能忘也近者習其言行而安日用之常故曰不厭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易也此其信而從之也蓋以天相往來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

引詩證上節在彼無惡遠之則有望也在此無射近之

則不厭也言譽到夙夜處寤寐妻子之間莫不思服矣曰永終則又世為天下口碑也如此或折善說殊無謂章句指六事亦過矣只就不語身微諸庶民二句說為是蓋三重者一篇之樞紐也三重微之民但期寡過三重不微之民反求有譽乎有譽曰蚤言預先黃偉也。

仲尼祖述章

前面反覆於天人之道上下之禮無所不用其極矣至此都歸結到仲尼身上二章稱仲尼原道之始也此章稱仲尼發道之終也首節直指仲尼本領統帝王合上下向來以功夫言非也次節言仲尼比擬天地末節言

四書詳註

中庸

辛

三

天地倚賴仲尼一節深一節總見得仲尼之所以為大耳。

中始于伏羲之畫至堯舜始指而授受之直以堯舜為祖者刪書斷自唐虞之意也祖其中而述之以庸其一一而述之以貫傳心之學世守而光大之矣夏商之法至周而大備憲章者誦法而表著之也或見諸禮或見諸春秋或見諸立朝居官鄉黨家庭之際一一修明昭代法度使文武之道郁郁彬彬未墜於地者伊誰之力與飲食作息之時律乎天之翕闔也任止久速之時律乎天之寒暑也律如法律之律輕重不爽其衡已剛柔

動靜之體。莫乎水。與土之質也。用舍行藏之道。莫乎水。與土之性也。莫如沿襲蹈襲之者。習而安之。若故矣。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聖人以之。做人學聖人者。以之。做文何啻千里。
根上律下。襲來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仲尼兼之。故開口言天地。下却以地。先天非無謂也。上下古今事物。都包括在仲尼一身上。是地載物而仲尼載地也。上下古今事物。都包括在仲尼一身上。是天覆物而仲尼覆天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其天地運行之迹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交互為用。故曰錯子之行。律不息如之且也。四時有翫伏而仲尼之道無息。翫仲尼又所以行四時者也。若謂莫大乎日月。其天地升恆之象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更迭為用。故曰代子之普照無私如之且也。日月有薄蝕而仲尼之道無虧。是仲尼又所以明日月者也。
上二節說仲尼至此。忽說天地。即是說仲尼就仲尼說萬物。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至禽獸百穀草木之屬。皆是也。使非有仲尼出焉。則人之族物之類。成殺毀滅也久矣。並育不害者。其在人如育之以義而君臣

四書註

中庸

三

三

不相害育之以仁而父子不相害育之以序別信而夫婦昆弟朋友不相害之類。其在物如馴而服之。驅而遠之。則禽獸不相害。生息之得時。斬伐之得宜。則百谷草木不相害之類。是也。道自皇而帝。帝而王。王而相。相而師。皆是也。使非有仲尼出焉。則後先異時。顯晦異位。其背戾拂逆也。多矣。並行不悖者。以明為行。如皇之道不悖於帝。帝之道不悖於王。王之道不悖於相與師。殊途同歸。咸有以發揚昭著于天下。來世者是也。不害不悖。其小德之川流乎。德之支流。流不窮。酌不竭。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此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並育并行。其大德之敦化乎。德之溥博。統有宗會。有元所。謂胞肫淵淵。浩浩也。此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繇小德觀之一物。一太極。繇大德觀之。統體一太極。仲尼之德。兩儀之太極也。天得此以覆地。得此以載。天地之所以大。仲尼大之也。天地之所以為大。仲尼為之也。此正程子觀乎聖人。則見天地之意。若如從來就天地說。即揚子所謂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矣。
唯天下至聖章
承上章仲尼之大。而以至聖至誠結之一章。言至聖配天。其德大也。二章言至誠達天。其道大也。未有至聖而

四書註

中庸

三

卷三

不至誠者。未有至誠而非至聖者。其至一而已矣。
此章言至聖以天德臨天下也。容執敬別詳言臨之用。
溥博淵泉。渾言臨之體。見言行顯言臨之事。自中國
病以極凡有血氣之屬。廣言臨之地。夫如是乃如天而
配之。淵不待言矣。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故曰天下至聖。洪範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知即于睿內見之。
蓋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也。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知人知天。惟睿知。蓋天分殊絕。性靈類異。其躬膺曆
數。撫有萬邦也。宜哉。知臨大君之宜。取諸方寸地足矣。

中庸

卷三

三

三

此一段是綱。下四段是目。臨有極。蓋天下之規模曰容。
然非寬裕溫柔則不足。寬者德之宏闊也。裕者德之優
暇也。溫者德之煦和也。柔者德之異順也。臨有提挈天
下之力。景曰。執然非發強剛毅則不足。發者德之奮勵
也。強者德之健行也。剛者德之無慾也。毅者德之貞久
也。以恂慄勝子之心。臨天下曰敬。然非齊莊中正則不
足。齊者德之純一也。莊者德之威重也。中者德之恰好
也。正者德之卓立也。以明察庶物之識。臨天下曰別。然
非文理密察則不足。文者德之彬彬也。理者德之經緯
也。密者德之沉潛也。察者德之高明也。仁義禮智四德

備矣。四德之中。又各有四德。此小德之所以別流也。

上節形容至聖。備極詳悉。可謂博以博矣。然事業極
闕者。本體却極渾涵。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深深之
息。沛為涓涓之流。靜而動。翁而闢。莫不各當其可也。
溥博淵泉。如天如淵。却是大德教化時出而為日。為言
為行。則小德川流矣。從溥博而極言之。曰如天。與天相
似。故不違。包乎地之外也。從淵泉而極言之。曰如淵。與
淵相似。故不測。又非特持敬博厚而已。見者。聖人作而
萬物睹也。如祥麟威鳳。如景星慶雲。有不敬之如神明
者乎。言者。定命辰告。雖愚夫愚婦。莫之或欺也。有不信

中庸

卷三

三

三

之如著。慕者乎行者。遠猶許謨。或為經。或為權。莫不合
天理當人心也。又安有心非巷議者哉。
此節又從敬信說極言之也。聲名自溥博淵泉中混
而出。故曰洋溢。中國者。文明之地也。冠裳禮樂之區也。
其歌功誦德也。宜哉。蠻貊則王化所不及矣。漸被至此。
其無遠弗屆乎。此如重譯來朝。慕中國有聖人之類中
國。委質便說盡了。而必推之天地。天無私覆。豈有出覆
之外者。地無私載。豈有出載之外者。天覆地載。便說盡
了。而必先言舟車人力。皆所以行乎地者也。舟行水車
行陸。舟車窮而人力及之。地之廣無不遍。地之狹無不

週也。而必復言日月。蓋言所以本乎天者也。日行晝
月行夜。日月暴而雨露滋之。天之象無不垂天之澤。無
不被也。窮天罄地。莫不見小。私之川流焉。凡有血氣。必
有心。知凡有心。知必有生成固極之載。其尊之如君親
之如父母也。蓋無物不然矣。前云高明配天。統體言之
也。至此始詳其故。蓋天者形也。氣也。理也。至聖變極其
形。詞變其氣。而會歸其理。即謂天為奇而至聖為偶。胡
不可者。春秋繫王于天。其威重等耳。故祿位命討。皆以
天名之。其如自損威重何哉。臨天下之聖人。夫亦道得
其本來面目而已。

四書章句

惟天下至誠章

此章言至誠以天德達天下也。首節說功用之自發。次
節承首節逐句形容一番。末歸到天德上而屈望于知
者。即天下至聖也。前章劈頭便說聰明睿知。此章結尾
却要固聰明聖知。首尾相照。應如此。
大經五常之道。見于世也。人心賴以不滅。世道賴以不
毀。故曰天下大經。經者絲絲而分之。使頭緒縱橫有條
也。繪者絲絲而合之。使片段渾成無間也。君是君。臣是
臣。父是父。子是子。以至夫婦昆弟朋友各正其位。經也
也。繪也。明言也。君便要義于臣。臣便要忠于君。父便

卷三

四書章句

中庸

卷三

安慈于子。子便要孝于父。以至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
道。論也。以情意聯貫言也。此是修道之教。大本五常之
性。根于心也。上下古今多少物事。都包括在裏面。故曰
天下大本。無如人以私欲索之。甘心倒塌了。便扶他不
起。至誠無一毫私欲。培植的完完全全。本體自搖然常
伸矣。立也。此是率性之道。天地化育五行也。與至誠五
常異名而同體者也。靜專動直。天之大生乎靜。動靜
地之廣生乎天地。動靜都在至誠身上。都在至誠心裏。
潛乎默契。有兩相聯合者矣。故曰知贊以言乎助之
功也。知以言乎澤祿之德也。此是天命之性。經綸非不
得力。量立本憑不得氣魄。知化育者。不難解全是一
團真心。實意做出來。何所倚着。而然乎。
經綸則制立法。然非相傍以貌也。必有惻怛莫解之
懷行其中。而後大經從此出焉。肫肫乎其懇。至而周浹
也哉。立本則洗心以藏于密。豈復可得而窺測乎。淵淵
乎其深。無量坤元在寸心矣。知化育則窮理以正于命
也。豈復可得而涯淡乎。浩浩乎其大。無外乾元在寸心矣。
此三。正大德教化誥疏也。
肫肫淵淵。浩浩天德也。若倚聰明睿知。非其質矣。如何
質的故前曰。睿知。此日聖知。親於字。又進一。且

固字正所以發載其英分也。天地之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聖人之道不凝注則不光明。固者棲神于穆。合氣守淡。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為流通。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也。不然其孰能與于斯哉。非至聖不能知。至誠非至誠不能為至聖。原不是兩個箇人。原不是兩件事。

衣錦尚綱章

首章把一部中庸都統括在裏面。末章把一部中庸都會歸在裏面。兩章一書之樞紐也。

首章從天命說起。末章從天載結起。首尾正相應。應首章說不睹不聞。末章說無聲無臭。首章說莫顯乎微。末

中庸

中庸

卷三

卷三

章說知微之顯。首章說戒懼慎獨。末章說內省于人。瓶不見之地。論敬信。篤恭。首章說天地位萬物。有末章說民勸民威。天下平。只是一理。且首章說喜怒哀樂。末章便不賞不怒。不太聲色。又歸渾忘一路矣。若首節說開說淡說簡說溫。總收攝在三知上去。則又中庸下手。頭學者所當用力者也。緣上三章說盡玄妙。無非上達之極功。故此章專從下學極平實極切近處言之。以馴致乎其極。說者以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有以哉。此章首引詩。提起闡然。日章一句。下面句句推去。淡簡溫開。也不厭文理。章也。近自微開也。遠風願章也。二值

引詩言君子不疚無惡于人。所不見之地。專在闡然處。用工夫三節引詩。言君子敬信于不動不言之地。專在闡然處。用工夫有工夫。便有功效。是故無言說。開靡爭。便是章不賞不怒。說開民勸民威。便是章不顯說。開刑百辟。便是章篤恭說。開天下平。便是章末節三引詩。務要說到闡然極至處。必無聲無臭而後已。也是豈的然之小人所可同日語哉。

服者身之章也。讀詩言則無所貴。章矣。加綱于錦之上。豈非惡其文之表暴也哉。君子得詩人之意。全在性命上用工夫。不求見聞。然性命之理。却自光華不可遏抑。

中庸

中庸

卷三

卷三

故其道闡然而日章。所謂根之著者。其葉茂膏之實者。其光輝也。小人只在門面上粧點性命之理。却甚缺。雖一時好看。然假借者難久。粉飾者易置。亦日見其繪樂滅沒而已。下面又就君子之道。闡然日章者。詳言之。直在本來面目。無濃艷處。無間熱處。淡也。然玩而索之。倚永之趣。固在。如菽粟之有餘。飲如太羹玄酒之有至味。極耐咀嚼者也。要約而無繁縟之修。不亦簡乎。然磨鑿不事。而金玉圭璋燦然著見。何其文也。渾涵而無圭角之露。不亦溫乎。然紉核不事。而名實藏。不秩然分明。何其理也。只是淡。只是簡。只是溫。便是闡然。便日章。只

要。不。厭。只。要。支。只。要。理。便。是。的。然。便。日。亡。君。子。小。人。之。分。于。斯。益。見。矣。遠。近。風。自。朱。子。以。人。之。是。非。身。之。得。失。心。之。邪。正。當。之。竊。意。六。合。遠。矣。知。其。近。在。咫。尺。也。知。其。遠。在。日。前。也。勿。遠。之。近。必。不。合。近。而。圖。遠。也。書。曰。爾。惟。風。語。曰。君。子。之。德。風。風。者。風。動。風。屬。之。意。也。知。感。動。振。屬。之。機。以。身。心。為。之。源。本。知。風。之。自。必。不。舍。自。而。問。風。也。心。藏。宥。密。之。地。冲。漠。無。朕。亦。甚。微。矣。然。昭。昭。者。其。不。容。掩。也。炯。炯。者。其。不。容。昧。也。上。下。古。今。從。此。映。徹。夫。微。之。顯。如。此。夫。知。之。必。不。逐。顯。而。忘。微。也。此。三。句。承。上。意。包。涵。下。意。請。得。而。詳。言。之。民。也。天。下。也。非。遠。乎。然。其。本。在。人。之。不。見。窻。之。屋。漏。則。近。也。民。勸。民。威。也。天。下。平。也。非。鳴。鳴。向。風。乎。然。其。本。在。不。見。之。志。不。言。動。之。敬。信。則。自。也。不。見。不。動。不。言。非。微。乎。然。其。效。在。民。在。天。一。則。顯。也。上。二。知。字。從。外。面。說。向。裏。去。下。一。知。字。從。裏。面。說。向。外。去。變。文。以。見。其。表。裏。洞。徹。也。如。此。則。尋。味。于。淡。握。握。于。簡。凝。神。于。溫。雖。未。能。遽。達。天。德。而。優。游。漸。漬。以。祈。性命。之。指。歸。庶。乎。其。可。矣。

此引詩根知微之顯句來潛伏孔昭正為人所不見處為照內省者省之潛伏之地凡學者知向闊然處用工力則胸中便見出多少病痛來試從此處察識果然看

的。過。則。欺。去。而。嫌。來。矣。換。之。矣。心。結。願。之。初。不。用。發。憤。故。曰。無。惡。于。志。然。則。君。子。度。越。羣。倫。使。人。望。而。遜。謝。者。只。在。這。箇。去。處。蓋。人。所。不。見。獨。也。獨。則。十。目。十。手。環。集。其。中。人。所。不。見。者。君。子。所。獨。見。矣。豈。徒。以。冥。冥。勝。人。乎。此。引。詩。根。人。所。不。見。句。來。屋。漏。正。人。所。不。見。也。不。愧。則。不。欺。無。惡。也。待。動。而。敬。則。敬。于。人。所。見。矣。待。言。而。信。則。信。于。人。所。見。矣。故。君。子。全。在。靜。默。時。戒。懼。不。動。而。敬。常。若有。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屋。漏。無。敢。慢。也。不。言。而。信。常。若有。外。負。一。世。內。負。寸。心。者。屋。漏。無。敢。欺。也。朱。子。首。章。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正。與。此。兩。節。後。先。發。明。畢。竟。有。理。

此引詩根不實不怒來不顯之德刑百辟賞不顯而勸其德怒不顯而威其德也篤恭即不顯之德天下平前百辟其刑之蓋篤恭者敬天嚴民之心淵微遠涉

乎莫能究其蘊莫能殫其藏也天下平則無作好無作惡而遵王之道路矣書所云垂其而天下治殆謂是與此節三引詩承上不繼之德而極力形容之以推其至也聲色顯也不大則庶幾不顯矣然味孔子之言而知其非本務也僅曰不大影響猶存未可以為不顯也德輪如毛又非特不大而已也庶幾不顯矣然為物無幾固可舉而似也既曰如形體猶存未可以為不顯也惟上天之載無聲而歸于寂也無臭而合於漠也幾微淨盡毫髮渾融以形容不顯為泰之妙斯其至矣以天生成也故曰載以天之載無容贊一辭也故曰至無聲

中庸

四書

卷三

中庸

無臭實則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非窮神知化登天德者其孰能至之自衣錦尚綉以下八引詩一節承一節一放進一放下學之極功上達之能事于斯盡矣讀中庸者幸勿作文字看過



四書

前賢才 包蒙吉軒 男再濂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此孔子一生學譜也為之不厭殆自道其時習乎三十七十子則朋來也不尤人不思莫知又何慍焉然人可學而至故以此章冠二十篇之首玩三不亦三乎字都是想像喚醒語氣我輩非終身開歷未易領會箇中

四書

論語

卷一

大學之道一句是說綱領天命之謂性一句是說源頭學而時習一句是說真切下手處正所以實踐其綱領而默會其源頭也效字正解學字或以為覺則進一步矣蓋效而後能覺也人性皆善從天命之初說起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故人性皆善一落氣質便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故覺有先後從人性皆善句看則覺有先後以性言從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句看則覺有先後以時言昔人解先生曰先醒此之謂也以異代言之先覺是古人以同時言之先覺是前輩凡古人前輩嘉言善

行我必步步超超而師法之。乃所以明乎人性之善。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而全生全歸復其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之初也。詳味集註數句。則聖經一句。若原若委。曉然明白矣。

註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學字宜斷。竊意連而字讀。爲是學之時義大矣。希賢希聖希天。只此一字做去。故魯論以之冠篇。下面而時習之四字。皆以足此字之義。不習非學也。不時習則非習亦非學。總是一件事。似不必作兩截看。朱子曰。一句五字。要減一字。不得。想謂要增一字。亦不得也。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二

卷一

註本載記鷹乃學習句。解習爲鳥數飛。言時習之學如鳥之飛來飛去而不已也。

學兼知行說。此朱子精義。大全言之詳矣。愚謂致知者窮理之事也。力行者盡性之事也。以至于命。則學之極功也。然又當兼身心說。內凝其志氣。而無旁思。以心習也。外肅其威儀。而無妄動。以身習也。致知力行。而時時。祇彌乎心與身。時習之學。乃無遺義矣。

註以喜意解悅字。言中心欣暢也。日所學者。言義理。融徹而無所扞格也。日其進自不能已。言前若或引之。後若或推之。欲罷而不能也。此正爲悅字傳神。可獨喻。

豈可告人乎

家引非自得之說。而以悅爲樂學。存疑併非樂學之說。而謂說只是歡喜。余意歡喜也。樂學也。自得也。皆說中必至之情。不得過生分別也。存疑又云。其進自不能已。直到君子處方是已。不知學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就到君子田地。如何便已的。失言矣。習而又習。故曰重習。時復思。淡洽于中。則說是個中真趣味。最宜詳玩。然前後二說。俱專主知言。其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恐非是。學便要效先覺之。行而行之。如何說將。謝氏坐立之說。定不可少。然又專主行言。而遺却致知也。二說皆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偏朱子併錄之所以補其偏而歸于全也。

後儒解學而時習之句。如陸象山曰。不知所習者何事。王龍溪曰。不必說如何是學。楊慈湖引易不習无不利之言曰。非習非力。非思非慮。羅近溪曰。四時而習。皆那說。害道不可不知也。

學者能領會的學。而時習之。一句起來。則程朱陸王之。分不待辨而明矣。或謂同門曰朋。或謂同志曰朋。只以同類當之。易得朋喪朋。及朋從。皆指同類言也。有朋自遠方來。及門也。未可云同門。若同志則友稱。先儒因若此解矣。友視朋較親。註一字不輕下如此。

註云遠者來則近者可知須補此一句其意始完蓋經義渾括言遠則近在其中証說詳審言近而後遠始無弊也

時習之學求復性善之初焉耳吾明善而復性之初人亦各欲明善而復性之初故吾效先覺所為則吾所為又有後覺效之固性善本色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曲盡大道為公之心非程子不能為是語也善即性善及明善之善亦兼知行言吾之學有獨喻其微者而人共喻之是知之善及于人也吾之學有獨詣其極者而人共詣之是能之善及于人也知則必信信者衆則時

四書劄註

論語學而

四

卷一

習之學明矣能則必從從者衆則時習之學行矣共明此學共行此學萬物一體之心攸遂云何不樂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又曰善與人同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合兩段發明朋來之樂其義殆盡子自道其為人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言學也然則學而時習之亦可以言樂子贊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說也然則有朋自遠方來亦可以言說而益則專以說為學專以樂為朋程子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與樂恣地分別乎竊意說與樂各言之則二字俱取歡喜意說與樂對言之則說說已有咀嚼

不厭之滋味故曰在心樂因人有鼓舞不倦之光景故曰發散在外其實在心者觸發乎聖賢之義理未嘗不發于外在外者根極乎肝膽之契合未嘗不歸于中

外一致又有相生相成之義不得放過朋來之樂尼山不可及已子與氏設科多士景從然可與正學者甚少頗有遺憾嗣是而後千餘年此風寥寥矣河汾立教儼然以孔子自擬不過莊點門而爾至濂溪周子得二程為之徒吟風弄月厭樂何極天中振響關中開道考亭門墻又重新而光大焉雖未能頡頏尼山視鄒同弟子為過之倚與盛矣若夫餘姚門下士非

四書劄註

論語學而

五

卷一

不濟濟彬彬然而龍溪秦州諸公所稱孔顏樂事者要亦鏡花水月未可云實際受用也聲應氣求自是學者分內事然而合志同方正未數數然也故又有不知之人朋為同類則人為衆人自君相之不用有司之不應以至鄉里間訕謗悔慢皆不知之類也蒙引存疑淺說俱云人字該得廣即以善及人之類也亦在其中余意未然以善及人之人信從之人也信之從之又何以不知乎或者以子欲無言而子貢疑之于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二事為証証矣子貢子路皆得足以知聖人者倘有問難正學問相長之地豈曰莫知

清書之病。有本茂而器之使深者。此類是也。

漢儒直以不愠為不怒。註加意字。加含字。纒說的人。組織意思。微有芥蒂。便是愠。而茲則無所不渾忘也。自非見道分明。執德貞固。其孰能與于斯哉。乾文言以不見是而无悶。為潛龍。中庸以不見知而不悔。為聖者。則知此所云成德君子。蓋第一流人物也。

尹氏曰。學在己。言在己。性分上做工夫。非有慕于外也。知不知在人。言毀譽譏贊皆應迹。非有繫于中也。看的真。故處的泰。何愠之有。或者因其說。遂謂人已原無干涉。說的太灰冷了。恐非聖賢同忠之心。蓋聖賢事事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六

卷一

反求人不我知。還是我感化他不至。故孜孜焉。盡其在我。我何敢責人。若如老氏高知希之貴。則天淵矣。武叔之毀譽。褒之諺。未聞孔子一介意。晏嬰名卿。以當年累世之說相沮。其為不知也甚矣。乃始終全交。且推其善于彼而已。不與此天地度量也。朱子與諸生講論。有執就職罷祠者。先王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為和平。蔡元定編管道州。郡縣捕之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故朱子亟稱其不挫之志。然則不知不愠。孔子而後首推晦翁師弟矣。

羿子引不見是而无悶一句。更不着解。便是絕好註疏。

這一句緊根上句來。蓋遇世兌問。只求一箇是。而昧昧者莫之見也。故下云。雖深却是申明上句。

註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愚意樂與不愠。分順逆可也。分難易。恐不可。蓋胸中確有以自得而寂然不動。固自難。若夫上承往聖。下開來學。居然為吾道宗盟。談何容易。嘗試仰邇河津。以執法坐犬辟繁獄中。讀易自若。可謂不愠矣。考其門下從遊者。未有聞惟李文達號稱賢相。先生以富貴氣少之。朋來之樂。亦未為盡善也。由此言之。即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易。及人而樂者。順而難。亦可家引存疑。乃有說樂猶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七

卷一

未見其為君子之說。殊不可通。試看程子云。樂由就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原是一貫事。順而言之。惟說然後能樂。惟樂然後能不愠。惟不愠然後能為君子。漸進者必以其序也。逆而言之。惟君子然後能不愠。惟不愠然後能樂。惟樂然後能說。深造者必以其極也。始須有終。終而復始。其實只學而時習之一句。便了種種受用。俱無所容吾心也。然則一章三節。亦安得低昂其間。或註疏云。說深而樂淺。存疑云。說淺而樂深。皆門外之言也。

以逆而難為成德者。能之則順而易。句有碍。故註又

總之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
不已焉耳不已與純亦不已同與其進自不能已句異
其進自不能已全是描寫說字這个不已則統承上文
而言也學必正或已焉則邪矣習必熟或已焉則生矣
說必深或已焉則淺矣學習說三句總結成德二字不
已二字又總結學習說三句即此三句亦富有辨習之
熟說之深發明聖人言中之旨也學之正則發明聖人
言外之旨蓋聖人言學自是正的故正不待言註特補
出所以使學者悟其偏而歸于正也正學者何家引以
為明善而復其初得之矣又引程子之言以文詞訓詁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八 卷一

異端為不正之學九中膏肓文詞之學者何百家是也
學百家者時時習之期于為文人詩人而止如班馬李
杜皆能名一時傳後世則亦自以為說矣訓詁之學者
何八股是也學八股者時時習之期于為名卿碩輔而
止如桓榮陳其中馬即綬誇示諸生曰稽古之力也則
亦自以為說矣異端之學者何二氏是也學二氏者時
時習之期于成仙成佛而止然仙佛究不可成而清淨
虛無則亦自以為說矣近代以來如周海門之聖學矯
派如管東溟之三教歸一皆陷于異端而不自覺者也
以三者為學遠方之學皆有來焉者矣雖來亦樹黨也

樹黨者分門別戶何樂焉以三者為學人或不知罕有
不溫焉者矣即不溫亦非遺也排遺者鎮物矯矯豈所
語于成德君子哉甚矣學之不可不正也正其學而後
習之熟說之深不至狂却心力也此朱子吃緊為人處
學者不可不知

蒙引以學而時習之為明德或近似以朋來為新民則
遠矣以人不知而不愠為止至善亦未的

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要莫先于孝弟故有子
此章正是學而時習之証脚記者續其後錄有深意孝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九 卷一

弟道理頗多註以善事二字括之最宜詳味大抵事父
母隨時隨事曲盡奉養之道事兄長隨時隨事曲盡恭
讓之道便是善事節目不得而悉數也在上之人自父
族母族妻族隣里姻黨前輩以及先生長者併官長貴
人名分在我上者皆是也犯訓于即犯法之犯謂違礙
也朱子曰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陵犯如疾行
先長亦是犯上說的入細總與孝弟之人關合鮮訓少
尚未許其全無欲孝弟之人知所省察也若悖逆爭鬪
之事則斷斷乎無有矣悖逆爭鬪是啓釁構禍相戕相
賊起來程子所謂逆天理而亂常道不仁之甚者也註

其心和順一句要緊。本程子順德二字來。蓋和者乖之反。順者逆之反。存心不乖逆。又豈有行事乖逆者乎。犯上作亂。皆曰奸。言甘心為不善也。孝弟之人。心田向好。處做。故犯上作亂。非所甘心。

君子務本。承上起下之辭也。不着上節說便。無着落。舊止云人能孝弟。便不犯上作亂。可以見孝弟之為本矣。如此則本專指孝弟。于仁為孝弟之本。句有碍。余意只宜云人能孝弟。便不犯上作亂。于此悟凡事必有本矣。故君子務之云云。玩語言君子凡事專用功于根本。只是近說。下文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幾通上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十

卷一

節說又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併通上句說。註意恁地完密有斟酌。不可不知。

務訓專力。言神精萃神不分其力于他務也。本謂根亦訓源。如木然。千柯萬葉生于根也。如水然。千枝萬派生于源也。從根本培植起來。柯葉自然繁茂。從源本疏導起來。支派自然洋溢。有本者如是。故道生。程子以充大解生字。蓋充積充盈。擴天廣大。皆生生不厭之意也。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二句姑以起例。耳。自兄弟天淵。則友以至萬事萬物。皆循道。則皆生于本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增減一字不得。易

得曰四德之元。卽五常之仁。傳言則一事。朱子以愛之。聖當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以心之德當之。最為顯切。

冒黎曰。博愛之謂仁。蓋漢曰德愛曰仁。卽夫子於樊遲問仁亦曰愛人而已。愛自是仁。然不可以無等。如愛親愛民愛物皆有次等。不可紊謂之理。言條理也。心之行指民愛物乘言。仁元德也。元者善之長。義只是宜。此仁禮只是節文。此仁智只是知。此仁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故心之德唯仁足以當之。為仁猶曰行仁。行者見諸事為者。管諸身二字少異。然借彼形此。恐人誤認。為字作虛字。不作實字也。故為字須連仁字重讀。謙遜不欺。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十

卷一

質言本疏義。註加疑辭二字。蓋商量語氣。未敢斷然自信也。向作贊嘆之辭。亦通。程子曰。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句直言及物。物兼民。下句專言仁民。民兼物。立言精約如此。蓋在家仁于父母。仁于兄弟。而後在國仁于民。物此卽應錄親始之說。改為仁以孝弟為本。此句訓正意已完。又加博愛曰。蓋在。以仁為孝弟之本。天命之性。渾是一腔生意。便渾是一腔生理。我得天地之生理而為人。然後孩提知愛。長知敬。此所以為孝弟之本也。指出性字。具見學問大頭腦。蓋有子所未言也。已言者發明之。未言者特為補。

出是道也。自孔子贊易而後，唯程朱為然。又設為問答，以見繇孝弟至仁之非，而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做人的劈頭第一事，故曰始。然只是仁中一事，其他款項尚多，但微分先後耳。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言毫釐而千里也。仁是性，則孝弟為性中發見之端，常屬情。孝弟是用，則仁為孝弟滙歸之原，常屬體。性情體用，約言之而無不該也。性中只有个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此非直謂性中只有四者無孝弟也。性是个淵淪的，無所不有，但寂然不動中，只有个五行。故只有个五常。梁溪曰：性不可見，故以仁義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主

卷一

禮智名之。乃知仁義禮智性之名。性者仁義禮智之實也。性與仁義禮智原自分開不得。此時未遇親如何，喚做孝。未遇兄如何，喚做弟。其實仁義禮智在性中，孝弟便在仁義禮智中，非判然兩事也。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經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未之有。即此意。此是專指愛之理言。余謂仁為心德，從來有不得親心不得兄心，而能自得其心者乎。故積德尚德必以事親從兄為先務。然則為仁以孝弟為本，當合愛之理，心之德二句說其義始備。恐未可偏言一事，而不專言以包四者也。

唯程子為能推廣有子之意。唯朱子為能表章程子之意。此皆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而後儒猶以歧離目之，豈不謬哉。

子曰巧言令色章

上章教學者以孝弟務仁。此章戒學者以巧令害仁。去其害吾仁者而竭力以求仁。時習之學夫亦可以得其大矣。此三章相次之意也。曰好曰善正訓巧令二字之義。曰致飾于外，務以悅人。進維好善二字之情，巧奸其言，致飾于口舌，務以悅人之聽也。令善其色，致飾于面貌，務以悅人之觀也。其心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主

卷一

企是一國人欲人欲者天理之反也。此曰長則彼曰消。故曰本心之德亡矣。本心之德即天理也。此專以心之德言仁也。上章鮮字訓少。此章鮮字訓絕。無曰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此從聖人氣象知聖人言論而直以其意斷之也。有子似聖人，玩其辭正不迫切，然辭同而解異何也。有子之言，輕淺入深，辭輕入重，須有分別，不得一例解之。聖人所謂巧令，乃是一意作假，失其本心的大，不宜更留地步。故峻絕之使之知所懲戒而急急回頭也。聖人立言之旨，唯程朱體勘極到，故程子直以

非字代鮮字而朱子本其意遂曰絕無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句言有盡而意無窮。不可不深長思也。竊意巧言非仁則仁者之言任真可知。令色非仁則仁者之色近信可知。一反觀而立得也。

此章當與剛毅木訥近仁章參看。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剛毅木訥之近仁矣。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非仁矣。因此可以識彼。因彼可以識此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吾身事。其可省者尚多。游氏說極好。曾子三省蓋就人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首

卷一

情所忽者而言耳。人情從自己身上起見于他人膜外置之。即師友亦便隔一層。曾子直見得吾身與萬物同體。人所以胞與此身。友所以襄贊此身。師所以成就此身。故朝乾夕惕。恐欺人。恐欺友。恐欺師。要以此身耳。非此外遂全無所省也。李見羅曰。一日之間。除却三件更無事。除却三輩更無人。極可笑。南軒曰。在曾子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亦未是。

諸儒以三省與聞一貫辨先後。蓋因朱子于曾子有晚年進德之說也。語錄自是分明。竊意一貫之道。豈拙莫可得。若非實加三省之功。如何得聞。觀其答門人之問。

明。明。從。忠。信。傳。習。悟。來。則。三。省。自。在。聞。一。貫。之。分。但。既。聞。一。貫。豈。其。遂。不。三。省。曾。子。死。而。後。已。省。身。之。學。終。身。焉。而。已。

盡。已。者。心。力。交。萃。故。謂。忠。或。設。身。以。謀。其。事。務。盡。其。在。我。或。殫。心。以。謀。其。理。務。借。之。大。道。以。實。者。表。裏。合。乎。故。謂。信。或。我。無。以。信。友。則。我。愧。推。誠。以。孚。之。或。友。無。以。信。我。則。我。亦。愧。積。誠。以。動。之。傳。謂。受。之。于。師。如。無。行。而。不。與。是。也。習。謂。熟。之。于。已。兼。知。行。說。雅。言。之。詩。書。執。禮。熟。之。于。已。所。以。致。其。知。庸。行。之。子。臣。弟。友。熟。之。于。已。所。以。力。其。行。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其。要。又。在。有。則。改。之。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五

卷下

無。則。加。勉。二。句。此。朱。子。本。易。蹇。大。象。傳。揭。出。曾。子。一。生。篤。實。下。手。處。亦。是。千。古。作。聖。真。訣。宜。書。座右。了。凡。蕙。湖。諸。公。疵。議。之。設。辭。知。其。所。蔽。矣。請。析。其。義。有。不。忠。則。改。其。不。忠。無。不。忠。無。不。忠。則。益。勉。于。忠。而。已。有。不。信。則。改。其。不。信。無。不。信。則。益。勉。于。信。而。已。有。不。習。則。改。其。不。習。無。不。習。則。益。勉。于。習。而。已。其。他。皆。可。類。推。也。誠。謂。實。踐。切。謂。着。已。自。治。誠。切。即。為。學。之。本。也。若。夫。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雖。循。其。序。而。言。却。亦。端。本。澄。源。之。意。蓋。學。者。不。忠。信。則。無。以。為。受。教。之。地。也。

蘇。物。而。知。而。意。與。心。一。一。進。到。身。上。去。蘇。天。下。而。物。而。

家一一反到身上來。此曾子勸必求諸身。尹氏以爲守約也。

聖門諸子其才分優于子與氏者頗多。而參也竟以魯得之。謝氏專用心于內。一句爲三省。寫照曾子引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又爲專用心于內一句。寫照厥後傳之子思孟子而孔子之道大明。皆其功也。雖嘉言善行未必盡傳于世。其幸存而未泯者。如二論所載及大學十傳。以至戴記諸格言。皆當盡心而省身一章。則徹始徹終之事也。程子謂孟子難學。且學顏子。高子又謂顏子難學。且學曾子。言愈切而學者愈知所用。力矣。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六

卷一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大註以治訓道。小註又曰道者治之理也。理字似深治字一層。然後來稱治亂亦稱理亂。則理與治俱對亂言。無甚分別。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最精。朱子引來釋敬字。故合而言之。主一者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也。無二三又豈有他適乎。是主一自能無適也。人心一有所適。則離其主矣。惟湛然凝定。更不走作。然後主可一。是無適乃能主一也。所以主一無適。却于事上嚴之事。指一身言。動言自在。官在廟以至臨朝。皆事也。

敬事者事在是則心亦在是。如執王如捧盃。務求妥當。而後即安也。蒙引說甚好。信字點根。數字來。但身已身上說不必添民字。如上章信字不必添言字。只是以實之謂內外如一。始終如一也。三代而後。如宋藝祖云。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庶乎知敬信之義矣。然而未盡也。用度亦就自己身上說。如服食器用以至興作。賜予之類。皆是也。節者蓋從儉省。如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宋仁宗夜半思食。燒羊令既傳而中止。日恐後遂以爲例也。此真節用者矣。人字兼臣民說。便不必入賢人君子等語。愛者親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七

卷一

臣如手足。隆骨肉之誼。保民如赤子。篤怙恃之義也。如孝宗于劉健謝遷劉大夏諸公。藹然如家人父子。景帝問王慈。開倉賑濟。疏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吾百姓矣。此真愛人者也。時謂農隙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與彼所謂時以農功言。假其期而不奪。此所謂時以農意言。限其期而不爽也。古者家無過一人。歲不過三日。以時之謂也。昔李文靖云。沆爲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終身誦之可也。如此方可讀論語。若趙中令半部論語致太平。使人笑倒。敬須要正心。信須要誠意。節用須要清心。寡欲愛人須

要大公無我。使民以時。須要視民如傷。伊川所以有論其所存。未及治具之說。而湯氏述之也。中玄問辨。蓋見不及此耳。

聖人之言。合下便。是。縣千乘而上。推之。則為萬乘。縣千乘而下。推之。則為百乘。千室之邑。此三言者。皆可通行。而無弊矣。推其極。卽堯舜之治。只一欽字便盡。又何以加焉。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理深。唯程子為能發明之。敬事而信。楊氏作上行下效言。故曰以身先。此理固好。至引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一節釋節用愛人。最切。但愛人該在節用裏。則節用只是一件事。恐非聖人立

四書翊註

論語學圖

六

卷一

言之旨。其曰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則確論也。苟無是心。雖樂刑政。亦具文耳。其何以行之哉。天下固未有無本之治也。上四章言為學之本。此章便言為政之本。與首兩篇先學後政同意。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約言之也。朱子曰。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詳言之也。非約無以致詳。非詳無以反約。凡看書皆然。不獨此章也。說云。反復相因。是餘意。愚謂細推反復相因之語。下窮理精微處。是正意。不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

世人以文藝為弟子之職。全不在行上講。讀此章可作。弟子箴。通前。小學。豈時小學為然哉。雖大學亦然。程子為已二字可思也。

以父兄與公卿對言。則公卿稱出。父若兄俱稱入。以父母與兄長對言。則父母稱入。兄長又稱出。聖人之言。甚活。各有當也。但此章稱出則弟。稱弟子。不專指門內言。凡族黨尊長皆是。存疑分別最得。內承膝下之歡。入孝也。外篤徐行之義。出弟也。收斂不敢馳肆曰謹。謹訓行之有常。行願言也。淳朴不敢欺妄曰信。信訓言之有實。言願行也。此句須補出言行來。始有着眼處。廣愛眾人。

四書翊註

論語學圖

九

卷一

不以一膜自封也。朱子曰。如不自占便宜之類。極好。親近仁者。嚮慕正人。君子披以腹心。結以骨肉也。餘力猶言暇日。六事中一事做完。便是一事有閑工夫也。以訓用。謂用其力于文也。文雖指詩書六藝。凡古今載籍皆是。學文者格物以致其知也。則字有孜孜如不及意。尹氏重行而輕文。洪氏平說不分輕重。合朱子之言。而後得所折衷也。蓋所行者。卽弟子之文。所學者。卽弟子之行也。文與行合而為一矣。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二語可為龜鑑。成法。聖賢已行之法也。考者。要查他如何樣做手。當然。事理之確不可易也。識者。要曉的。

他如何使不可易。雖不專指六事而六事固在其中。如孝與弟或處常或處變各有因時道理。非取則古昔鮮不謬誣。至謹或流于慈畏。信或流于執拘。汎或如墨子之兼愛。親仁或以鄉愿為聖賢。或以釋老為正教。皆出于私意而不正當也。恃義害道豈但失之于野哉。六事之外固可推類而知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好德未如好色。孔子屢嘆之。子夏佩服聖訓故有賢賢易色之說也。人之心莫誠于好色。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是把這好德的心換了那好色的心。故曰好善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有誠也好善不誠則為善不力。下三件皆憑此做將去。昔公甫文伯之母。謂文伯于婦人厚于長者薄。正色不易。不能賢賢之一証也。吾人一生精神須向要緊處用。則事父母其第一義乎。情之所在。曲以將之。如溫清定省之類。理之所在。直以達之。如光大顯揚之類。總之隨分自盡。不留餘力。以自寬。故曰竭也。未策名身為親有既。委贄身為君有矣。致訓委即委而去之之。委謂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有二義。平時鞠躬盡瘁。臨難仗義捐軀。易所謂匪躬所謂致命遂志時也。朋友之交。正在言上見得。言者心之孚也。以心不以面。則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矣。上章六事說道理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無以為下二句張本也。

註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父子君臣朋友。大倫也。以賢賢為大倫。是作尊師說。蒙引分尊賢取友二事。正本朱子之意。行之必盡其誠。一句可該四句。全義誠者進德修業之本。盡其誠則大倫克敦。故曰學求如是而已。下即接云。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不必更入生質務學二語。蓋子夏本意。端重生質之美。朱子却借上句引起下句來。專重務學之至。諸儒以為替子夏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周旋。信然。但如此說則無廢學之弊。又何云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乎。子路取給于口。不反而求之。身心子負責成于身。不泛而求之。口耳正相反。非相同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此句具見大頭腦。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此又本朱子前三句而暢其說。最為曲盡。子夏以文學名。而斯言若此。可見聖門之文學從忠孝信義中來。非區區于辭章也。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又見古人為學。全是以人倫學。子夏則古昔而為言。正後世學者對症之藥。又何疑焉。吳氏曰。其流之弊將至于濫學。存其說為

以辭害義者之戒可耳。若上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固自不同。蓋聖賢分量有大小。故發而為言。義理有偏全。氣象有緩急。學者當深思而熟玩之也。愚嘗有言曰。楊雄之法言。馬融之忠經。沈約之字韻。雖曰誦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反言之意已明也。

子曰君子不重章

此章以忠信為學之主。威儀所以形吾主者也。故須重。友所以轉吾主者也。故須擇。過所以累吾主者也。故須改。總之。基本不搖。則內外表裏合符矣。重訓厚。不輕薄也。威訓嚴。不濞褻也。固訓堅。即中庸苟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不固聰明聖知之固。猶凝道之凝也。輕于外者。朱子所謂飛揚浮躁也。必不能堅于中者。心志浮游。精神洩越也。蓋不厚重則無可畏。無可象。而所學者亦安能退藏于密耶。

學之不固。從威儀上見得。然固學者。却不徒在威儀上用力也。其惟忠信乎。人不忠信。則見于事者。全是一團虛偽。弗從實地着脚。故曰事皆無實。從惡若崩。無實便是惡了。故曰甚易。從善若登。無實乃永無為善的日子。及曰甚難。避惡遷善。舍忠信何從焉。夫是以一思一慮之萌動。一事一物之應接。莫不憑他做主也。

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愚謂忠者心之實。而後于事。信者事之實。而根于心。心事固是合一的。

王忠信。兼言行說。言焉而以心。則言忠信。夫行焉而以心。則行忠信矣。言行皆心之為。故忠信也。從事忠信者。要不欺吾心云爾。

程子因忠信而言言誠者。天之道也。忠信者人之道也。人道唯在忠信。無人道則無天道。故曰不誠無物。物以體質言。謂有所依據也。不誠則無所依據。故曰無物。物在外。而所以依據者在心。故又用且字一轉。曰人心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也。須忠信以立誠。纔收攝他住。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若無忠信。則任其出入。此心不知到那裏去了。豈復有所依據乎。要之誠者。渾言忠信。忠信者。析言誠。只是一箇實心。非有二也。

主忠信。大段好了。若交遊不好。甚害事。故須擇友。友所以輔仁。仁指心之德言。輔者羽翼而夾持之也。不如已。則嚴憚之意少。而狎泥之意多。故有損而無益。從來俱云與勝已者為友。人不如我。我拒人。我不如人。人又將拒我。是無朋也。朱子曰。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其理自好。但未免費周旋耳。愚意不如已者。不像已也。即非吾徒之意。

蓋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始可云如已。不如已。則不同方。不同術。不相為謀。又何友焉。故曰無勿通。禁止之辭。如此說似妥。

無友不如已。所以求諸人者善矣。然不可不責諸已也。則改過要焉。改過兼言行說。均之達理也。無心為過。有心則為惡。自治不勇。則始而無心。既而有心。惡日長矣。此有過所以貴乎速改也。勇以奮力言。速以及時言。皆惟字對症之藥也。畏難正解。惟意苟安。申明畏難。意不可畏難。而苟安言。不可畏改過之難。而苟安不改也。是一申說玩而字可見。或分二義。一日護短。一日委靡。以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箇

卷一

委靡為苟安是也。以護短為畏難。則非護短。是明知白已的。不是却不肯自認。不是與遂非意同。周子所謂諱疾忌醫者也。不是畏難。意畏難。要是委靡的人。惟字有數義。或濡忍而不斷。或繫戀而不肯舍。或吝惜已力。或避諱人知。皆惟也。

程子之言。木易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繫辭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二段來。四件俱從身心上做功夫。故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淺說四件各自為意。味素淡矣。游氏說。臨者甚好。且極有次第。我輩正好依他下手。或以為牽合過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蔡引存疑。俱指當時君大夫說。以曾子稱民。朱子又稱下民。故也。愚謂士君子在鄉里。亦有表正風俗之責。如韓文公所謂陽子居于晉之鄉。薰其德而善其者。幾千人之類。正自不乏。如此則民字只稱凡民。不得稱下民。兩說宜並存之。

舊作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誠。註以禮與誠易之。其理便自無窮。一字關係如此。

喪事盡。家人子之誠。然而鮮克。祿禮也。盡禮者。自始殯而葬。而祥而禘。莫不奉行古制。慎終之德厚矣。祭事盡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箇

卷一

敬人子之禮。然而鮮克。推誠也。盡誠者。如祭禮之五思。三不忘。及見形。聞聲之類。皆有以實踐之。追遠之德厚矣。上以厚德倡之。民間相觀而化。則亦各慎其終。各追其遠。而德皆歸厚矣。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歸者。復還其本色也。

子禽問於子貢章

子禽以求與兩端致疑。夾諸子貢。若曰。夫子必居一于此矣。豈知非求非與之間。夫子與邦君固有天動神隨者乎。子貢以五字傳聖人之神。朱子又以十字傳五字之神。

直是移易一字不得。溫調和厚。和如太和元氣。厚如坤德。只一字便該天地氣象。良訓易直。易者平易。近人可變也。直者正直守已。可畏也。恭訓莊敬。莊者威嚴。著于外。無敢衰也。敬者戒慎存于中。無敢慢也。儉訓節制。節者界限。如四時之不易也。制者度數。如五行之不紊也。讓者謙遜。謙者忘其善于已。不伐也。遜者推其美于人不居也。五者夫子之盛德。謂至善而無以加也。光輝接于人。謂夫子之盛德。光被輝映于進退之間也。在夫子無求于邦。君在邦。君却有求于夫子。敬其德容。虛懷而延訪焉。信其德容。推誠而就正焉。凡平日俗鄙念。

四書翔註 論語學而 卷一

頭責倨氣象。不知不覺消融殆盡。此所以不諱其政。欣然而樂道之也。視他人之求其有迫乎不侔者。與子禽言求。故子貢因其言而反之。即孟子所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如何學的。其德之盛。禮之恭。而不願乎外。則合下見聖人矣。雖過化存神之妙。亦不外是。是何可不潛心乎哉。不願乎外。謂無求。德盛禮恭。本繫辭。即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讀謝氏之言。要知學者親于聖人。感發之然。如何會進德。要知子貢如何善觀聖人。如何善言德行。又要知聖

人往矣。相去數千年。古今如此。其寥廓也。如何想見其形容。倘能使人興起。如何是想見形容的興起。如何是親炙形容的興起。一一要從眼裏看的。見一一要從身心間體認的。出不可只當話頭說過也。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是邦君之權。夫子操之矣。何不委國而授之。以政乎。溫良恭儉讓。夫子秉彜之德也。人有是彜德。故良心未泯。一見如故。奈溺于聲色貨利之私。不自振拔。又羣小從中沮之。是以邂逅而得之。復觀面而失之也。敬夫說破極是。

四書翔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此言為人子者。有終身不忍死其親之心。然後可云孝也。父在非無孝也。但一切稟命而不得自專。則行非其行。直其志耳。父沒正當立志。但所志見諸實事。故其行可見。而觀者足以知其善惡。體其父則善。忘其父則惡也。蓋志在得親。順親則可觀。行在尊親。顯親則可觀。不然其何以觀之哉。朱子云。道猶事也。蓋謂父之往。轍遺迹耳。又云。道者尊父之辭。一稱謂問。便見孝子之心。此聖尤妙。又必能三年無改方見其孝。恐為人子者。徑情直遂。反前人所為。則是沽名市美。以掩其親。故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不改可也。若武

之于文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若宣之于厲是也。不
文不厲。便別有道理。在此聖人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
者也。其說甚精。與游氏之說正當合看。蓋未當于義。故
曰在所當改。未甚害于義。故曰可以未改。此其是非之
關係者小。而忘親與否所關係者則大也。故曰孝子之
心有所不忍。試以用人事兩大端言之。所用果善人。
何可改也。惟其人為可有可無之人而未至大惡。則曰
是先人所鍾愛也。忍逐之乎。所行者皆善事。何可改也。
惟其事為可用可革之事而未至大害。則曰是先人所
措置也。忍廢之乎。是故為子者。繼志述事。固矣。即益怨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一

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章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說盡。聖人制禮精善。天
理者。理之命于天而不可易者也。是人事的。張本如父
子親君臣義之類。人事者。事之出于人而不能違者也。
是天理的發見。如加冠成婚。肅然可觀也。則者法則。確
然可據者也。四者各自為義。但文與儀類。其文固可用
為儀也。節與則對。其節固可用為則也。不曰和者。從容

不迫之謂而曰意。使人想像于語言之表也。禮之為體
雖嚴。然皆出于自然之理。如履。僕。磬。折。以至登降進退
之類。莫不本乎性。因子情而非矯強拂逆之為也。故其
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從容不迫。兼寬緩二意
寬則不迫。促。緩則不急。速。故曰和也。有子所言者。和之
用。朱子便首揭禮之體。體固所以為用。嚴固所以為和
也。如禮以名分束人。肅然其無敢犯也。無敢犯而意則
相安矣。相安之謂和。禮以矩矱齊人。秩然其無敢資也。
無敢資而情則相洽矣。相洽之謂和。
先王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君臣和而有禮。則義著于斯。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一
父子和而有禮。則恩著于斯。五倫之道。所以充實。燦見
于古今者。此物此志也。故曰此其所以為美。此字貼斯
字。即指禮之和而言。陳氏說是。或非之謂斯字。只輕帶
過。恐未然。
以其可矜。尚。故曰貴。以其可悅。慕。故曰美。
事。繇。曲。禮。謂小節目。詳明也。事。繇。經。禮。謂大規模。宏。潤
也。上文禮之所以行也。承其文而反言之。故曰有所不
行。承上又以起下也。知和之貴。而一意求和。尋流忘源。
其于規矩準繩。篋如矣。烏親所謂本然之禮乎。流而忘
返。如水之流溢。而無以止之。湯而忘返。如水之滔蕩。而

無以開之。夫却正路如何行的。不知和之為貴而不及焉。固不可行。知和之貴而太過焉。亦不可行也。流蕩忘返者。以慢易為脫畧。以詬戲為風流。以放蕩為高曠。晉人清談廢事。蓋其效也。蘇與程不合。端亦坐此。程子引樂記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語。該盡全章之意。上節但加以字而字。下節但加者字去也。字而全意便自躍然解經之妙如此。

范氏所謂敬。即朱子所謂嚴。嚴為和之體。敬又為嚴之體。言愈進而加顯矣。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若范氏可謂達有子立言之旨。

四書劄註 論語 學而 卷一

嚴而泰。嚴中自然之和。和而節。和中自然之嚴。其理皆不可易也。竊意嚴者天地之義氣。和者天地之仁氣。合仁與義。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嚴之差。則倚于義之一偏。而不中正。毫釐有和之差。則倚于仁之一偏。而不中正。不中不正。皆非所以為禮。故均之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曲禮曰約信曰誓。註本其義而訓之。若作以質之信則詭矣。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處專用下句禮者天理之節文。此處專用下二字。蓋有子之意只如此。註不輕下一字也。復者往而反。故曰踐言也。禮見于外曰恭。根于

內曰敬。恭以行吾敬。故曰致敬也。自己羞愧為恥。故曰自內生。受人呵責為辱。故曰自外至。因猶依也。依倚之。非依歸之。依。宗猶主也。盟主之主。非放主之主。存疑云。因之為依。時近而交淺。宗之為主。時遠而交深。極好愈于小註。勢敵交淺。故尊我卑之說矣。

有子之言從容不迫。故義禮皆曰近。而合一之意在其。中註云。合宜。真指義字。云中節。直指禮字。不復更從近字着解也。儀氏所謂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言行交際。雖分屬三段。其實言行亦為交際而發。故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慎厥終。惟其始。謹之于始。正

四書劄註 論語 學而 卷一

所以處其終也。敬上三句。便該下三句之義。又用不然二字。一轉。道中學者。病病。因仍。沿襲。而不知變也。苟且。世有而不自強也。因仍。苟且。而必日之。則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是與言不聞其義與否。將不勝辭終之悔矣。行不問其盡與否。將不勝承羞之悔矣。交遊不問其正人君子與否。將不勝比匪之悔矣。三者皆自失又何尤焉。

註意已完。又推而廣之。平居輕為許可。聽其言則不義。乘其言則不信。無一可者。惟盟約之時。必以正理相期。許難歷終身。如一日也。致敬而過于禮。則為媚悅。不及

平禮則為倨慢均之。禮于禮也。近禮則無過不及。而輕重緩急皆得其中。正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君子無溢交。權勢所在則疎之。名利所在則疎之。惟道義所在則親之。可親者或議論津津可聽。或德業表表可觀。皆善所仰止而景行者也。試憑邪往者。伍員信于父子。申包胥信于君臣。程嬰杵臼信于朋友。稟稟大義。何可沒也。若田光燕丹之輩。則害義甚矣。或僕僮不為語。或長揖不為敬。禮因應耳。若富貴驕人。貧賤騎人。以及拂鬚參政。屈膝尚書。其何以施。而曰耶。春秋魯昭公王齊卒。以客死。胡氏曰。王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苟文若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子

之。于。操。蔡。中。耶。之。于。卓。揚。子。集。之。于。秦。以。至。柳。子。厚。李。太。白。之。徒。皆。前。車。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只志有在而不暇及一語精絕。後儒別着解便遠矣。志惡在。在學道也。道中有至味。儘堪咀嚼。何暇及于食之飽道中有安宅。儘堪偃卧。何暇及于居之安。雖然。食非必不飽也。居非必不安也。求飽求安。天理而人欲。故君子不然也。凡事必有理。敏于事。窮理也。窮理者以考究體察為事。然其要不出人偷口用閒。勉其所不足。正以其本分事恒自問。畏耳。若夫發而為言。則易至于有餘。

矣。不敢盡者。寧寡勿多。守口如瓶。慎之至也。志既篤而行之克力。庶幾可與入道矣。使直任意見而無所取。或流于曲學。或陷于異學。雖終日勤勵無用也。故必就有道以正其所事。所言之是與非。然後免于毫釐千里之差矣。此非胸中有以自得。領會學中旨趣者。未易幾及也。故曰可謂好學。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子

體備此當然之理于已。而可為人則做者也。人莫不繇道。亦莫不繇有道以自繇其道。故須就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食學不求飽。居學不求安。則為養大體之人。事學敏言學慎。則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人。有道學就正。則為尊師取友。得所依歸之人。可以為人。乃可以為學而稱好也已。尹氏之言。先將四者以一語括之。然後援楊墨為師心自用之戒。其理甚好。朱子又將五者反覆相推。不欲少却一件。其說益完全無遺矣。

貧而無詬章

此章見聖人之教賢人之學皆相起相助津津而未
已也。子貢初設問意在自正。夫子因而推廣之。使爽然
自失。子貢既引詩意却自歎。夫子因而獎藉之。使躍然
自得。問答之間。渾是一派天機。至今尙可令學者興起
也。

解樂字用大學一句。蓋心必正而後能廣。身必修而後
能胖也。忘其貧則超乎貧之外矣。解好禮用董仲舒引
孔子二語。蓋安處善則身循乎理。樂循理則心安乎善。
要之皆所以重禮節也。不自知其富則超乎富之外矣。
貧而樂自能好禮。富而好禮自能樂。但貧者多憂。故以

四書辨註

論語學而

論

卷一

樂言富者多越禮。故以好禮言各指其所重也。孔子嘗
云子貢貨殖。故知其先貧後富。子貢無語無驕。是因學
道而知自守。故曰嘗用力。一問一答。都是近裏着。已事
許其所已能。無語無驕。尚從人力主持。勉其所未至。樂
與好禮。純是天理流行也。卑屈曰節。威成意沮。其骨脆
也。矜肆曰驕。揚揚得意。其器狹也。所謂溺于貧富之中
而不知自守者也。貧知自守。則甘淡薄而無語。富知自
守。則懷謙抑而無驕。但其中絕無自得處。貧不溢而已。
以語于樂。則未也。富不溢而已。以語于好禮。則未也。故
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雖許之亦少之也。

子向來以好禮爲禮之川。禮字卽經禮曲禮也。試從因
禮中指一端言之。如家廟禮之大節也。官室備其制。筮
以備其器。祭享備其物。升降進退備其儀。祀相稌獻備
其人。此真富者之事也。貧有志未逮矣。貧者不以貨財
爲禮也。子貢富累千金。正好修明先王之典。而一力
行之。故夫子示意焉。此亦有見存之。

子貢看得無語無驕。便自卓有樹立了。及問樂與好禮
之謂。然後知義理無盡。進一層更有一層。是故爲學如
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精。纔可到粹然至善處。未可
傍一說以自足。擅一得以自矜也。

四書辨註

論語學而

論

卷一

旁通曲喻詩之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處不可
見。三百若易也。其庶幾乎所已言者。處貧富之道。是從
境遇上講求。所未言者。學問之功。是從心性上克治。悟
至此。豈獨可與言詩哉。雖言易可矣。藏往知來。易道也。
彼尋章逐句。尙尙論之。是云。
既切矣。而又確。既確矣。而又磨。是從末路。鞭策不切。則
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是從開手。提携不可安于
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是爲正學。苟的不可爲於虛
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是爲裨學。下學前一段。俱聖賢
言中之意。後一段。俱聖賢意外之言。讀者須要句句領

的

不忠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在我者一句便從根源說出大抵名譽不揚于
朝有司事學術不著于野同人此事原與我無預何介
介為夫是以避世而无聞也我不知人則在朝無以辨
賢奸必有是非倒置之禍在野無以明臧否必有邪正
混淆之憂政患之患之如何格物以致其知克己以勝
其私則此心虛靈瑩徹如鑑之懸不可欺以妍媸如衡
之設不可欺以輕重已

四書明註
論語 學而
類
卷一

四書明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祖祖 曾孫 錄 鈔 鈔
平湖陸龍其稱書鑒定 與祖 會孫 錄 鈔 鈔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為政以德章

政之為言正也。訓其名。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訓其實。此
與道之以政。政字不同。彼云。法制禁令以政之用。言此
云。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政之體。言以體言。便須端本澄
源。而德字意已在其中矣。德之為言得也。訓其名。行道

四書明註
論語 為政
卷二

而有得于心也。訓其實。道不外五倫。行道者。躬行而實
踐之也。行道以身。悟道則以心。有得于心者。心得五倫
之道。而發皆中節也。蓋一人懋建皇極。而翼為明。聽共
于內。藩垣屏翰共于外。下至含生負氣之類。莫不翕然
四應。以環共于照臨之下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非其象之彰明較著者。與人至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于正。
此為政以德之說也。
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以樞為心。而寂然不動。建眾星之
極德者。君之心也。君以心為樞。而寂然不動。建四方之

極此聖人所以法天而立政也

按天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一晝一夜行而不息。為政以德。其亦有行晝夜而不息者乎。不動者其象也。不息者其神也。柔不動而神不息。是故天垂象。君則之。君修德。天象之。視乎天。可以知君矣。觀乎君。亦可以知天矣。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有為而無為也。范氏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其一人恭已而化。馳若神乎。唯簡可以御煩。存誠之謂也。存誠所以貞其德也。唯靜可以制動。主敬之謂也。主敬所以慎其德也。唯寡可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二

卷二

以服衆用賢之謂也。用賢所以布其德也。為政要務悉此矣。

詩三百章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正人心。思無邪。一言正為學要訣也。豈獨蔽三百篇之義哉。從來以思無邪屬作者。獨文公以思無邪屬讀者。蓋桑間濮上之類。其邪也甚矣。故註兼善惡而言。善者既曰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則惡者宜曰可以懲制人之惡志。而必曰逸何也。人性皆善。而立志為惡者。逸則惡矣。逸者偷安不自強之謂也。逸性情詩之體。使人各得性情之正。詩之用。學者徒以

口耳讀詩。不知反求諸性情。此詩之所以名存而實亡也。其意深隱而不淺露。故曰微而措辭曲折而不徑

直。故曰婉。雖三百篇各因一事而發。然其理則有同歸者。故夫子直以思無邪一言指其全體。而微者可顯。尋婉者可直。尋也可顯。尋故明。可直尋故盡。知一言之義。明且盡。則知舉一言教人之意深以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又以一字蔽一言之義。所知者愈要。則所守者愈約。而博無不盡矣。范氏之言。發明孔子之意。亦發明程子之意也。范氏以毋不敬一言蔽禮之義。余謂終日乾乾一言可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三

卷二

以蔽易之義。允執厥中一言可以蔽書之義。天子之事一言可以蔽春秋之義也。要其極則同歸于思無邪而已。

傳習錄。講詩不刪鄭衛。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

三百篇之數。存疑曰。此不識詩之所自來也。昔先王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采而為經。觀民風必美惡並觀。不是只觀其善。故曰詩可以觀。倘聖人刪詩。只存其善。是詩有勸無戒。聖人可以觀之言為非也。有是乎。辨折極是。余謂三百篇之數。果世備足之。則不應益以十有一篇矣。

道之以政章

道訓引導。又曰先之謂深。先做下一个榜樣而接引使前也。政訓法制禁令。法制謂國憲王章。教人知所遵守。禁令謂戒教命告教人知所畏避。凡物整齊如一。班故曰齊。所以一也。道之而梗化不從者。須用三尺從事。故曰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最確語錄便。賤費解矣。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蓋為惡者其本心也不為惡者其畏心也。大抵法令之所及。則勉強赴之。去令之所不及。則肆無忌憚矣。如詩大車三章。為淫奔者畏而欲之之辭是也。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四

卷二

此禮字與禮之用。禮字不是兩樣。但禮之用。禮字兼德在內。故節文儀則都歸到天人事上去。先王罔無離德之禮也。此節先言道德而後及禮。故但云制度品節而已。蒙引云。品節即制度中之品節。極是。蓋制度是立定个規矩準繩。就中有尊卑高下。故曰品。就中有條理界限。故曰節。非若節文儀則四字對言也。道之以德。未嘗不以法令從事。但廟堂所以諭諸人者。皆深宮所以求諸已。故曰躬行以率之也。觀感而興起。則駁駁同化矣。感者。見上之德而激發于中。興起者。應上之德而踴躍于外也。淺深厚薄。指氣質說亦是。但與觀感興起

意不合。不如緊根上句為確。蓋淺者薄者。亦是觀感興起中人。但浮慕好德之名而不踐其實。視深者厚者。則有間矣。此其所以不一也。禮以一之使淺者與深者為一。薄者與厚者為一也。或以淺薄為不及。以深厚為太過。以齊禮為歸于中正。竊意德而淺而薄。誠不及德而深而厚。何過焉。耻于不善。謂不仁不義之事。慚惡難堪。決不甘于匪類。至于善。則慕義強仁。實實做正人君子矣。又有以三字是進一步意。專發且字。或以格為正。而引書格其非心。証之。余意非心格只是有耻。尚未說的。且字意出。故朱子姑存之。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五

卷二

政者為治之具。是把柄刑者輔治之法。是幫助德。禮其根源也。以政刑對德禮言。則德禮為本。政刑為末。意加進而益切矣。或以八政五刑為名。而德禮行其中。是政刑始而德禮終也。或以五德六禮為主。而政刑輔其外。是德禮始而政刑終也。故曰相為終始也。舍德禮而專事政刑。則五霸之假。舍政刑而專事德禮。則二氏之幻。故曰未可以偏廢也。然則治民者。豈可徒恃政刑之末而不深探德禮之本哉。朱子之言。學者宜深思而詳說之。經解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專指禮言。今朱子

以遠罪分屬政刑以遷善分屬德禮曰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言再進不去了德禮之教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即孟子所謂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者三代皞皞氣象也用經之妙如此

吾十有五章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也之嚮往也心之所嚮往謂之志立志固為學第一義也大學之道三綱領八條目也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格物以致其知也繇身心意而推之家國天下時時有可格之物時時有可致之知子非能已矣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六

卷二

守之固確乎其不可拔也一切塵情逆境搖撼移易不得學至此卓有把柄矣無所事志四字似未安集說不用極是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當然之理即所謂矩也于此豁然貫通無復幾微影似以疑我者如二曜當空萬形坐照又何事操持為也天道一陰一陽也流行四時之氣五行之理循環無端也賦于物則為仁義禮知信矣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根極于此故曰所以當然之故知至此無不窮性無不盡直與於孩之帝載相為流通又非窮不惑而已

以不思而得解耳順以不勉而中解從心不逾矩最醒蓋聲繞入耳少着些念頭便是有拂逆折格便不順矣聖人絕不着一念合下了悟的至理出來形而下即形而上何其神也余向有語云有聲應響隨精粗皆成妙理無聲應寂任玄成具足靈根有少致存之

耳順二字下的奇是聖人創而後儒多不得其解如張子厚喜聞驢鳴之說向來以為出陽明近聞文清語錄備載之意者說本文清而陽明述之乎愚意子厚之學到不得耳順地位考其年甫踰五十若果耳順是起孔子而上之矣史又稱其喜聞雞聲之聲與喜聞驢鳴正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七

卷二

同此殆氣質之性偶有偏處自未志學時已然而妄以之擬聖人豈不謬哉
矩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而不過則為矩矩所以為方引繩切墨無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遠近疾徐而不出吾教
操縱闔闢而不離吾樞昔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逾于法度也終身適往有進步固有退步多般受用可獨喻亦可告人聖人之能事正學者之法門也
聖子曰孔子生知言亦繇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又

母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耳。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又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俱就教人說，不從聖人切實得力處言之。竊所未安。宜高。新鄭噴有煩言也。然朱說中間有云：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此一二語最為傳神。學者從此推而廣之，聖人立言之旨，思過半矣。

胡氏亦主立教說。其曰：一疵不存，萬理明盡。又曰：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又曰：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常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則精絕不可不讀也。志學便兼知行說起，立與不踰矩言行而知在其中。不惑知命耳。順言知而行在其中，分屬則不是。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人

卷二

梁溪曰：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了。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于此，不惑有不惑于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歸此觀之，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効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的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的。此

一點機括，只在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他順。逆還他逆。不學而不知其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為此。又于章旨外，別發一段道理，不可不詳。龍溪以從心為縱心，邪說害道甚矣。宜急息之。

孟懿子問孝章

不肯於理實發無違之義。所謂從治命不從亂命也。若夫子口中指理不得，只虛虛還他無違為是。夫子開端未竟，懿子遽退，恐不達論親于道之旨，而惟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九

卷二

命是從，則無違二字反誣之矣。故因樊遲御車而特及焉。聖人棲棲道路，何莫非與人為善之心哉。會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若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此孝經語註從親之令一句不此。生事始也。葬祭終也。禮者古聖人因民竣物則之理，而為之節制文采也。天之秩先王之制，朝覲之法，祖父之所世守，臣子之所奉行，悉此矣。自始至終，無非人子無違之時。一于禮而不苟，則中正而無過，無不及其尊親。

也。至矣。然不日敬親而日尊親何也。三家僭禮。大抵皆從尊親起見。不知陷于非義。尊之道所以早之也。故必無違于禮。而後可言尊。蓋不以非分者尊之。而以本分者尊之也。註下字都有深意。宜知。

聖人之言。雖為懿子發。然凡為人子者。莫之能外焉矣。其語意可以警三家。又可以勉眾人。而不危不露。故曰渾然。細玩之。併聖人氣象。亦可于此想見矣。人之欲孝其親。心則無窮。雖匹夫皆可錫類。分則有限。雖天子罔敢任情。得為而不為。固陋以自安。不得為而為。騎奢以自欺。其為不孝均也。若夫為所得為。豈有他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十

卷二

哉。得為者。不敢委于不得為。而竭蹶以前。不得為者。不敢託于得為。而踈巡以處。此所謂以禮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愛之至。故憂之深。而疾其第一事也。曰唯恐是常以為。可謂善于描畫父母之心。此一段發明聖人言中之意。

人子自喜怒哀樂。以至言語飲食起居。及所寒暑雨涉水。登山之類。皆所以致疾。皆父母所以關心者也。或廢寢食。或致疾病。其憂深矣。言念及此。安得不以父母之心為心。而致謹于守身之道乎。守身者。謹疾固一端。而

全生全歸。尤其大要也。此一段發明聖人言外之意。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禮行。殆正此意也。

子游問孝章

開口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意當時人子。或以飲食供奉成孝名。蓋全在口體上。照管而不出于中心。雖養太馬。亦有然者。故畧其貴賤等夷之倫。而為一例之語。所謂危言以動之。使之悚然知警。欲不從事于敬。不得也。敬之禮。載在內則。試觀鷄初鳴以下。是何等嚴肅。下氣怡聲。或敬仰播之。或敬扶持之。或敬進所欲。或敬對所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十一

卷二

言。或敬祇厥杖履。節。且。謹。皆所以敬也。循其禮。益以愛。養。齋。保之心。則盡矣。

子夏問孝章

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祭義正是絕好註疏。後說派承。父母四字。不必用。蓋家庭之間。繁雜非所事也。必有一致真懇誠切之意。此意不可見。則于容貌辭氣。微之孝者。自少壯以至白首。罔非聖見孩提之色。融融洩洩。孟子所謂鞠慕也。故何容易。使以奔走為竭力。以止言為

承歡者亦淺之乎言孝矣。

父兄有事。即子弟之事也。安得不服勞。子弟有酒食。即父兄之酒食也。安得不饋。先生此事頗易。故未足為孝。存疑云。愉色就面言。婉容連一身言。集說云。愛主在中。氣見諸氣象。又云。此處色字根諸愛。包氣與容而為言也。其義始備矣。愚謂深愛和氣。一至性之醇篤也。愉色婉容。一至情之懇摯也。四者本乎性情。性情本乎心。故敬子曰心統性情。

程子之言推之。告懿子。所同也。告武伯。所獨也。以其人多可憂之事也。子游高明而或失之脫畧。故以敬進。

四書胡註 論語 為政 卷二

養子夏多道。並則進。多義。義則方。逆與方。則失之徑。故以溫潤之色望之。蓋四子才有高下。而所失亦異。高者抑之。下者扶之。失者救之。如造化因物賦形。而罔不畢肖也。分言之。懿子要守禮。武伯要守身。子游要敬。子夏要愛。四子各成其孝也。合言之。以禮事親者。可以解憂。以愛體親者。可以盡禮。敬而能愛。庶無嚴威儆格之失。愛而能敬。庶無媒孽慢易之失。四子共成其孝也。在四子皆對症之藥。而實可以療萬世之通病。此其所以為古今第一國手也與。

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不倦。顏不惰。故言之終日也。或曰。吾與回言為句。亦通心之所剪動為意。不相背。幾萌動便符合也。有聽受而無問難聽之仰。受不待往復辨折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故不違也。如愚是摹擬那不違的形象。為不思張本也。進見請問之時。師弟公相授受。退而燕居。獨處則回之私矣。朱子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之。然則子之言。非回不能發。回之私。非子亦不能省矣。子之所言。咸有至理存焉。回問之一一見諸躬行。圓滿而無虧欠。故曰。足發益聖人無行而不與。顏子無與而不行也。通書云。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故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數語。正是足發註疏。愚謂足發兼言行說。以言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明。如喟然嘆一章是也。以行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揮。如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也。沉潛純粹。見顏子渾然天命之性。而不雜于氣質也。聖人體段。原從天命之性。發備出來。故曰。已具默識。不言而信也。心誠不思而得也。窮處洞然。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自有條理。象物之表。稟精粗無不到也。見諸口用。動則子之知。靜則子之仁。語則子之雅言。默則子之無言也。坦然語之。幾幾子之安行而無疑。又幾幾乎子之生知也。此所謂發明夫子

四書胡註 論語 為政 卷二

可見發聖人之蘊。故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數語。正是足發註疏。愚謂足發兼言行說。以言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明。如喟然嘆一章是也。以行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揮。如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也。沉潛純粹。見顏子渾然天命之性。而不雜于氣質也。聖人體段。原從天命之性。發備出來。故曰。已具默識。不言而信也。心誠不思而得也。窮處洞然。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自有條理。象物之表。稟精粗無不到也。見諸口用。動則子之知。靜則子之仁。語則子之雅言。默則子之無言也。坦然語之。幾幾子之安行而無疑。又幾幾乎子之生知也。此所謂發明夫子

人談道講德。居然師表。一時者。手註解其精。宜細玩之。溫尋繹也。尋如覓物。繹如抽絲。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得也。故者舊所聞。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新者今所得。日滋月長。生生而惡可已也。雖由問學得力。實從德性會心如此。則所學在我。確有把柄。其應不窮取之。左右逢其原矣。以之傳道授業。解或。其庶幾乎。

張橫渠云。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應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俾知若初之不測。則遂窮矣。此正記問不足師人之意。

君子不器章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共

卷二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如家庭之器。用之朝廷。則詘朝廷之器。用之宗廟。則請夫各有所當也。君子體無不具。與天地同其含弘。故用無不周。與四時同其變化。全體大用。左宜右有。欲以一才一藝名之。則隘矣。易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者。其謂斯乎。君子與首章君子同。便是聖人地位。子貢以器名。非其倫矣。雖然。立教用人。正不可以此樂天下士也。胡安定教人。使各治一藝。周公訓魯。無求備於一人。此理又不可不知。

子貢問君子章

凡所行者。皆其所未言者也。故居先。不是要像所說的。凡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故居後。不是要表揚行的。獻記曰。寧使行浮于言也。毋使言浮于行。正此意。內而述已。句句皆實錄。則其言為立誠之言。而非浮浪不根者比矣。外而勉人。句句本平生。則其言為藏恕之言。而非苛責不情者比矣。

子貢以言著稱。故范氏曰。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告之以此。因病下藥也。憶著述家。或文采盡足。表見。或道理頗有發明。以其生平觀之。恒相矛盾。欲所言之行。遠垂後也。難矣。馬融忠經。豈不遺笑千古。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七

卷二

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訓普徧。謂道義中聲氣大而無外也。比訓偏黨。謂勢利中交遊親而有間也。無外則公有間。則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君子胞民與物。無膜外置之之人。不亦周乎。然有淑慝。而無愛憎。有好惡。而無毀譽。黨同伐異之嫌。所不作也。何此焉。小人呼羣引類。無大道為公之心。不亦比乎。然溺所愛。則胡越為腹心。拂所好。則骨肉為仇讐。分門立戶之迹。所不免也。何周焉。

按易卦之比最吉。詩爾克比。語稱義之與比。是比亦可為周。書稱比周為黨。是周亦可為比。顧所用之何如耳。泥定不得。

君子陽也。陽則明。故曰晝。小人陰也。陰則晦。故曰夜。用也和也。泰也。其心公。一陽之明也。比也。同也。駢也。其心私。一陰之晦也。公私一分。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焉。故君子小人每每相反而不相為謀也。聖人舉君子。則以小人對。舉小人。則以君子對。交互言之。往往指出天理人欲。關頭與人看。故曰兩問。學者察乎此。審其如何為周。如何為和。如何為泰。而取之。則善幾日長。審其如何為比。四書羽註 論語為政 卷二

學而不思章

不求諸心。不致力于方寸也。不致力于方寸。則茫昧而無可悟之理。故曰昏而無得。不習其事。不致力于躬行也。不致力于躬行。則游移而無可止之善。故曰危而不安。

以記誦為學。弊也久矣。大全云。學者。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讀書是學。做事亦是學。若讀書徒事涉獵。不復研索義理之淺深。雖矻矻窮年。何益乎。若做事徒謹踐履。不復審察義理之當否。雖孜孜矻矻。日何益乎。勞而

無功。故曰罔。讀書若一意研索。而不資聞見于古人。益滋其恍惚矣。故事若一意審察。而不篤行習于日用。將益增其臆兀矣。虛而無據。故曰殆。然則學也。思也。須相資為用。而後日進于高明。不然。侈口耳。則有玩物喪志之讓。談心性。則有耽空守寂之病。二者均未可以言學也。

攻乎異端章

攻曰專治。又曰欲精之。殫心竭力。以求至乎其極也。聖人之道。莫大于仁義。非聖人之仁。而別為仁之一端。如墨氏之兼愛是也。非聖人之義。而別為義之一端。如楊

四書羽註

論語為政

九

卷二

氏之為我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則仁義之道。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矣。害雖指自家。亦兼世道人心。說楊墨粗淺。佛氏直說心說性。罔不入妙參玄。故比之尤為近理。名賢如顏魯公富鄭公暨鄆太學。皆甘心歸依。况他人乎。然猶顯樹赤幟。與吾儒爭衡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往往徇儒其名。神其實。如王龍溪。範圍二氏。管東溟。和合二教。彌近理而大亂真。又不在佛氏而在若輩。此近日之淫聲美色也。極力遠之。庶不至駁駁然人于其中矣。春秋時異端未出。孔子逆料後世。必有炫奇爭詭以聾聵生民者矣。按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凡

立教不從三綱五常。日用行習。若解皆非我族類。其端必異。貽害豈淺鮮哉。士君子有志當世。惟是倡明正學。使斯道如日中天。則蹊徑自息矣。

由誨女知之章

子路好勇。如正名應召。及見南子。諸舉動。本其所不知。而宜缺者也。乃強以爲知。冒昧甚矣。夫子教以知之之道。謂在我果分曉。則合下承當。不待言矣。若猶未也。亦慨然任之而不辭。以知言之。有所知。有所不知。以知不知言之。則知者知。不知者亦知。即謂之無不知。可矣。誠便是明。煩他求哉。註云。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

四書翊註

論語 爲政

三

卷二

亦不害其爲知矣。說雖淺。却是正心誠意。學問。况孫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是進以格物致知也。註解甚精。又補的完密。中玄不察。妄肆譏評多事矣。龍溪了凡之言。尤爲謬証。

遇事而自謂不知。便爾羞愧。故易于自欺了却。此法便會長進。蒙引之說善矣。存疑引孔懼之難一段。極有道理。然細玩孔子語意。恐如蒙引。不如存疑也。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之學在外。孔子之教在中。記者知其有爲而發。故先以五字立案。做春秋筆意也。

才高意廣。務外而少誠實。子張之失也。才高者多不好學。故教以學之博。而曰多聞。見意廣者。雖博學。亦多疎畧。故教以擇之精。而曰問疑。殆務外少誠實者。言行多不謹慎。故教以守之約。而曰慎言行。無非救其失而進之也。

尤者人責我。故曰罪自外至。悔者我自責。故曰理自內出。寡尤寡悔。要講的有斟酌。若曰在人之責已也。常刻未必全無指摘。然亦庶乎其寡矣。在己之自責也。或恐未必全無遺失。然亦庶乎其寡矣。聞見不多。寡昧之學也。多聞多見。而不闕疑殆。兩養之學也。疑者闕矣。其餘

四書翊註

論語 爲政

三

卷二

不疑者。遂居然自信乎。殆者。闕矣。其餘不殆者。遂晏然自安乎。是故言必慎。疑之而後言也。行必慎。議之而後行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由也。可不慎乎。

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功行也。故先王制祿。原以待嘉言懿行之士。若如孔子所以告子張者。則言行根據古人。而又深自挹損以求有用。雖言不必其揚。而揚言之道在其中。行不必舉。而舉行之道在其中。故曰得祿之道也。

修言行。所以修天爵也。大爵修。則人爵不求自至。故曰

在中孔子言言行。程子又言心。蓋言行皆本于心者也。心定而不為利祿動。則言以心而口無擇。言以心而身無擇。行君相之求。大烹之養。取諸此而足矣。若顏閔之心。超然爵祿之外。便無庸如此說。

耕者人事也。飯者天時也。農不為飯而耕。士不為祿而好學。理可為者為之。修人事以聽天時而已矣。

何為則民服章

不曰君子而曰直。以其正大而無所阿曲也。不曰小人而曰枉。以其詭隨而無所主持也。舉陟諸朝。錯黜諸野。錯訓捨置。捨者廢之。俾勿用。是擯棄意置者安置之俾。

四書翻註 論語 為政 卷二

勿去是放流意。正人用刑。羣小退聽。衆人用刑。衆正遠引。故枉與直皆曰諸。諸衆也。存疑以為語助辭。非是義。右宜也。人心所同然也。舉錯合宜。則合乎所同然者。故人心服。

好善惡惡。以已言則曰性。好直惡枉。以人言故曰情。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發乎情者根乎性。故曰必然之。理性即理也。無道以照之內之。不能居敬。外之不能窮理也。以直為枉。以枉為直。則賢奸混淆。是非倒置。其皆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窮理。照之之道也。大居敬者修身以取人。貴窮理者格物以致知也。章中無此意。謝氏

待為補出。其理始完。每讀史。見朝廷用一君子。則百姓歌心鼓舞。如獲更生之應用。一小人。則百姓吞嗟怨嘆。不啻切身之災。豈非服不服之明効哉。

季康子問使民章

康子無諸已。遂欲求諸人。故專在使字上討消息。子曰無然也。反求人之心以求已。則上行下効。惟影響矣。臨之以莊。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敬矣。程子以整齊嚴肅為敬。敬其生于莊乎。註以容貌端嚴為莊。莊其生于敬乎。敬者德之聚。莊者敬之形。上

四書翻註 論語 為政 卷二

居敬故民莫敢不敬也。孝子親以天經地義之良心。感動之也。上親其親。民親其上。所固然也。慈于衆。以之坤母之大德。鞠育之也。上子其民。民父其上。所固然也。善者有德可稱。舉者爵之賞之表揚之也。不能者無能可錄。教者勞之來之匡直之也。有所勸而樂于為善者。賢知鼓舞而思奮。愚不肖勉強而跋及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此最是扼要語。宜知蓋威儀者定命之符。豈欲使民敬而後還暴。慢乎生成者用極之德。豈欲使民忠而後議錫類乎。嘉善而矜不能者一體之心。豈欲使民勤而後講凶

成乎。然能如是。則起視宇下。蒸蒸有士。君子之風焉。不期然而然。如之何其使民也。

或謂孔子章

註稱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正自有說。陳氏不察。以為定五年以前不仕者為平子。五年以後不仕者為陽貨。非也。何以知其然也。即孔子答或人之言知之也。按春秋。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以弟為意。如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又聽命季氏。罪昭公于墓道。由孝友之道亡矣。是可知而有所為乎。夫子以或人之問而微言以答之。故知其為定公初年也。亦謂君父故曰難干類。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卷上

十一

言孝友之道只是孝弟。故日至理亦不外是。

書兼言孝友。而子專言孝。孝可以該友也。書曰兄弟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孝則無不友矣。詩曰兄弟既翦。即繼之以父母。其順友亦所以孝也。君陳孝于親。故能友于兄弟也。存疑云。惟孝處當一讀。極是。施于有政。經本以國言。註但以家言為下句。張本也。推廣此孝友之心。使一家之中。尊卑長幼。內外莫不肅然。其有條理也。政在是矣。奚必在位。發號施令。而後稱為政哉。既其實者。無庸既其名也。昔之人有閭門肅穆。如朝廷者。其知為政之義乎。

人而無信章

信為五常之一。從來言德者曰四德。言端者曰四端。獨不及信何也。信所以行乎四者之中也。四者或亡。而一德存。或一端隱。而一端見。無此者。尚可以有彼也。昔信則不然。人一無信。則四者漸滅。盡矣。故曰不知其可言。無一而可也。譬之大車小車。然無輓軌。則牛馬無所施其力。車其能自行乎。何以行。只是說車而無信之不可行在言外。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意在來。夫子却只說往。知往則知來矣。子張意在

四書章句

論語為政

卷上

十一

數夫子却只說理。知理則知數矣。與告子路人鬼生死之說正同。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殷受命而易。夏姓周受命而易。殷姓三世也。故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或創或守。或興或革。可前知乎。乎字代也。字其義始通。存疑謂上章不知其可也。字與此同。不可解。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馬融之言。雖不可易也。朱子特錄之。其不以人廢言之意乎。愚謂其言可錄。其人可黜。宜改馬氏曰三字為舊說。存其言不

存其姓氏。則不以人廢言。與不以言舉人之義。兩得之矣。中立了凡諸公。俱曰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非帝王相因之禮也。不知有子言禮之用。而曰先王之道。斯與美是說甚。塵豈達道外。別有禮乎。且以易繫辭言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君臣父子夫婦三大綱。所以為禮之本也。禮雖三千三百。那一作本從五常中制出。此仁義禮知信五大常。所以為禮之本也。文質二字。總括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句。不言忠

也。文質二字。總括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句。不言忠

者省文耳。故朱子直取司馬遷之言。解馬氏之說。而凡以為與馬氏相左。豈不謬乎。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象引。因其說詳之。俱謂有其一不能兼有其二也。愚謂忠以心之篤實言。質以貌之朴畧言。文則彬彬有文采矣。三者各自為義。每一代必兼而有之。但其所特崇而畸勝者。更有在。故以尚忠屬夏。以尚質屬殷。以尚文屬周耳。非謂夏尚忠便全無質。與文。商尚質便全無文。與忠。周尚文便全無忠。與質也。忠質文。即從制度文為上。見得姑以養老言之。如夏后氏以享禮。尚忠也。殷人以配禮。尚質

也。周人修而兼用之。尚文也。其餘皆可類推。蒙引既以養老。議政為制度文為而又必作推闡說。曰不止文質而已。恐未是三統亦是制度文為。如夏正以建寅為制。廣則以人統為文章。商正以建丑為制度。則以地統為文章。周正以建子為制度。則以天統為文章。治曆明時。同一代大制作也。以三尚言之。昭代之所尚者。即異代之所不尚者。所尚者為益。則所不尚者為損也。以三統言之。昭代之所建者。即異代之所不建者。所建者為益。則所不建者為損也。損益可知。非徒知其損益也。知其所損。所益者。必因

四書期註 論語為妙

禮焉耳。其或繼曆者。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則知其合禮為治也。損其所當益。益其所當損。則知其違禮為亂也。雖百世而下。無非以此為斷案也。可知也。蓋孔子是聖人。坐照古今。大本領推來。全要把一切識緯術數之學。多抹殺矣。聖人所言者。治天下之禮。而胡氏本前修身身也者。提挈三綱者也。三綱舉則萬目張。身也者。範圍五常者也。五常立則百行修。敬授人時而表正一代之風俗。罔不宜之矣。于損益也。何有三綱五常。虧之天體。三代相繼。皆因之。不能變。猶人有四體。命于天。賦于人。知之何其可變也。若夫可變者。則禮之用而已。用

可變而體不可變。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是故秦繆周
置三綱五常于不講。而以詐力相高。與尙忠反。以奢靡
相誇。與尙質反。焚書坑儒。與尙文反。建亥而以十月爲
歲首。與三統反。更何禮之可言乎。漢唐宋興。庶幾上繼
三代。然高祖虧却。夫爲妻綱一句。太宗虧却。父爲子綱
一句。藝祖虧却。君爲臣綱一句。其于五常。頗有志焉。而
不免于襲之也。幸帝王相因之禮未至。弁髦是以制度
文章粗有可觀耳。陵夷至于六朝五代之際。臣弑君子
弑。父妻弑。夫豈復有所謂仁義禮知信哉。不忠不質不
文。雖行夏之時。非正統也。吾烏乎知之。雖然。魏孝文治
行。德美異絕一時。且有功于禮教。甚大。其餘亦不乏賢
君。然則大禮之在天地間。不絕如續者。此亦可以知其
大凡矣。

非其鬼章

非所當祭之鬼。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之類。今人
祭祠廟諸神。皆是也。語求福謂媚神。以邀福也。見義非
徒以目見。以心見也。故曰有不知而不爲。無識也。尙有
望其知時。知而不爲。無勇也。又安望其有爲乎。天地間
義便是福。不義便是禍。是鬼神不能司其權者也。世人
舉禍福之權。歸之鬼神。奔走而敬奉之。至綱常名教所

四書別註

論語爲政

堯

卷二

在反滄頭不前。顛倒甚矣。特之賢人君子。以邪正爲善
惡。必不以親疎爲愛。使人果不善。而多方容悅。遂以
私滅公有。是理平吾去。見聰明正直而壹者之有異于
賢人君子也。世衰道微。往往舍其祖宗而役殺于不可
知之鬼神。人旣祀非族。神豈歆非類。徒爾獻媚。果何益
哉。若夫大義攸關。鬼神將呵護之。而乃遜謝未遑。何快
庸也。曰。諂曰無勇。拘出本象。不回首矣。昔怪王文正冠
萊公。振古勇烈漢子。封禪之舉。有諂心焉。總之見義不
分明耳。

四書別註

論語爲政

堯

卷二

四書劄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孫祖

孫祖

孫祖

平湖陸龍其孫書鑒定

後學黃 楚際飛校訂

孔子謂季氏章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然而君臣大義所在可付之
默然已乎孔子謂季氏以口誅也與作春秋意同春秋
書初用六羽六羽即六佾也佾舞列舞之行列也人如
佾數本杜預註每佾八人本服虔疏二說俱有理要以

四書劄註

論語 八佾

一

卷三

前說為優

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天子用八等而下之諸侯
大夫士皆以兩殺不可毫髮僭差也蒙引云僭有心差
無心又云差只是紊承僭字為一類俱通余謂非分日
僭非無日差其義似更明
凡人為不義之行則良心發見處便覺過不去此不忍
之心也季氏以陪臣而用天子禮樂于室廟之庭不義
矣六乎是然已安心為之則凡天地間不義之事更復
何所忌憚哉斯言也一以詠亂賊不軌之心一以凜園
案履肅之禍其肯遠其情深矣此取敢忍意最妙若容

忍之忍未免有不平意非聖人語無

孔子以禮樂治天下故季氏無所逃其誅此語從春秋
得來君子于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此是
說源本弑父與君無不為此是說流弊俱絕好道理或
者乃謂范說重是可忍句謝說重孰不可忍句如何見
得

註分內外內註是逐字逐句解發明聖賢言中之意外
註是推開說道理發明聖賢言外之意俱最精最確朱
子未嘗輕錄一字也蒙引存疑淺說諸書屢以內外分
優劣豈其然乎

四書劄註

論語 八佾

二

卷三

三家者章

古人作詩必據事實理言之非若後人之浮夸也雍
之篇諸侯駢奔有相助之勞然後歌曰相維辟公天子
對越有深遠之容然後歌曰天子穆穆所謂字字實錄
也三家之堂那討辟公天子來而云相助云穆穆也孔
子于全詩中節取兩言一稱述焉一堂之上便覺索然
與蓋三家之心便覺赧然意沮矣奚取于三家之堂閑
閑冷語包含多少意味
徹者祭畢而收其俎祀事于是乎告成矣登堂奏饗各
有至義存焉豈可漫無取爾輒自稱引古昔乎註云謾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言絲毫無益于已空蒼下

彌天大罪來何冒昧一至此也

周公於成王雖叔父分則君臣雖肇造王室之功寤

絕今古直分內事耳假以天子禮樂意周公之靈必有

取跡地下者矣成王之賜非君所以愛臣伯禽之受非

子所以愛父其祖宗踰越于前其子孫遂因襲于後八

份雍徹夫亦有以藉之口也程子推其始兩言之正春

秋端本澄源之意

子曰人而不仁章

註錄三說游氏以心言仁者心之德也心之德肅然收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三 卷三

儼則為禮否則慢易而無以節之雖欲用禮而禮豈為

之用哉禮固非慢易之心所能用也心之德翕然和順

則為樂否則乖戾而無以調之雖欲用樂而樂豈為之

用哉樂非乖戾之心所能用也程子以理言理天理也

合乎天理則正違乎天理則不正不正則尊卑上下失

其序而相陵相軋矣何和之有此章為僭禮者發程子

之意主此故以天下之正理言言仁為季氏三家輩下

人愛人則必敬之而無敢慢禮所以行也不然雖玉帛

交錯儀文云爾將如禮何哉愛人則必順之而無敢忤

樂所以行也不然雖鉦鼓鏗鏘將如樂何哉三說皆足

與矣未有無心而可以為人者未有無理而可以為心

者三說固是合一的

林放問禮之本章

專事繁文即後所謂周衰世方以文滅質是也林放疑

禮之本不在是故問問者欲得本之所在以告今之為

禮者也

時方逐末有一往不返之勢放獨有志于本而致問焉

可與言中流之柱矣故大之文質彬彬禮之全體也在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四 卷三

其中者未至是而有其具之辭

易即易其田疇之易故訓治易而不威如治地熟而不

播種何益矣儉則固之儉與奢為類儉齊也寧儉之儉

與奢為反儉樸也書曰慎乃儉德左傳曰儉德之共後

惡之大侈奢侈也書中用字義各有取未可以一槩泥

也喪禮以戚記所謂低焉恰焉恹焉慨焉心絕而志悲

戚之謂也若徒習熟其節文而無哀痛慘怛之實則喪

心矣是故奢也易也非特過于文而已收禮者也儉以

救其奢或以救其易而後禮之元初面目始出故日本

也與于彼寧于此所以救之也蓋質之文本實先揆無

交之質。正所以為文地。甘可受。和。白可受。采也。此林放之問。孔子之答。無非從世道人心起見。而以真質教繁。又也。此說與註小異。似亦有理。

蘇記首簡曰。無不敬。敬。固禮之本也。范氏專以祭言。則非矣。余嘗謂二句。不乎說上句。統言禮之全體也。下句從全體中指出。一端言之。朱子曰。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若只言喪祭。而不及冠婚諸禮。便不見首句之義矣。余謂范註。宜削去前四句。只留下數句。自精。楊氏說。即從朱子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之意。申言之。禮始諸飲食。極好。次設云。喪不可徑情。而直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五

卷三

行。桓弓所謂。戎狄之道也。便把戚字說壞了。又云。為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則以戚之文言。如何見得戚為禮之本。余謂此段。宜加改正。不知朱子何故悉錄之也。宋墓文公。春秋特書以示戒。胡傳曰。忘哀戚之情。而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此所謂與易寧戚也。而與奢寧儉亦可從此推之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夷狄之君。慶賞刑威。自上出。故曰有。諸夏弁髦名器。視其君如資。旒上下之分。蕩然無存。即謂之無君可矣。此

程子之說。專責在下者。中國淪于夷狄。君子懼之。而况夷狄之不如乎。孔子傷其君徒寄空名。而歎之。非實無也。不能攬乾綱。而唯辟作福。唯辟作威。以盡統馭臣下之道。故雖有若無耳。此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詳味孔子之言。為僭竊者發。原以責在下之不臣。然而綱解紐弛。誰實為之。則在上之不君。亦可知矣。註并錄二說。其義始備。

季氏旅於泰山章

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陪臣而擅行之。專輒無若甚矣。子於冉有言救。激切之辭也。凡人陷于罪。則須救之。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六

卷三

僭竊之罪大矣。坐視陷溺而不救。豈惟義所不安。抑亦情所不忍。僭謂于犯大分竊。謂偷取大典。皆王法所不容。故曰罪也。嗚呼。唏噓嗟歎之聲。甚于痛哭也。季氏不以禮自處。即不以禮處泰山。豈有巖巖靈爽。讓美于恂。恂儒生者乎。從儒生之見。卜岱嶽之靈。雖備儀備物。將吐而棄之。焉用旅。故註曰。神不享。非禮使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也。禮之不明也。林放身在局外。尚懇懇講求。于師弟之間。冉有身在局中。乃泄泄浮沉于君臣之際。季氏視放固已灰心。冉有視放更當汗顏矣。夫子之言。蓋雨救之。故註曰。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范氏之言最得聖人婆心。知其不可告而告之。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蓋其世原有這一以適焉。豈為僭竊者泯滅了他教。誨冉有季氏亦所以教誨天下來世也。故曰與春秋同意。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開口為君子立案。下面說爭却是說無爭。蓋恭者敬以持已。遜者順以讓人。恭遜故不與人爭也。君子大道為公。不負氣。不矜能。不逐名利。不較橫逆。在朝為推讓之風。在野為信睦之義。豈有爭所乎。試借射以觀之。分爾我較勝負固爭所也。然其未射也。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復揖。三揖升堂。雍容揖遜如此也。其既射也。相揖以降。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饌也。雍容揖遜如此。揖讓二字直貫到下。而飲射儀所講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是也。從容而不迫。謙卑而自牧。其爭也其諸異乎人之爭之與。蓋君子義理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也。昔王荆公議新法不合。厲色以待。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半氣以聽之。公為之愧。屈其爭也。君子可于伯子想見之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四書翊註

論語八節

七

卷三

以一言蔽之曰此逸詩也。則上二句非衛風明矣。口輔本易成其輔。謂兩頰也。以好字代巧字。猶巧言章所謂巧好也。目黑白分謂目眸子黑白較然。分明粉地為素。畫之質。所以待飾也。質不飾則野矣。采色為絢。畫之飾。所以益質也。飾不質則史矣。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則上二句只一素字盡之。又加以華采之飾。乃解為絢也。謂人具天然之美質。而又加人力。如物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從來俱云上二句是賦。下一句是比。余意三句俱作比亦可。此是說正意。子夏之疑却在為字。反謂以素為飾。晦却本來面目也。故問之。

四書翊註

論語八節

八

卷三

蒙引云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笑則倩然矣。美目則盼然矣。只此倩盼之美質。便是絢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此解最妙。便是陸王一派學問。故孔子不作此解。意者刪去亦以此乎。子解之則以絢其繪焉者也。絢之為繪之事也。使非先為之地。則章采無所施矣。考工記云。繪畫之事。後素繪畫者。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加人功則素其最先者乎。美其質而後可施。追珠之功。堅其質而後可施。錮鑿之力也。自兩儀四象以至萬類。凡有形色著見者。皆

繪事也則居太極之後矣

子夏聞言即豁然大悟曰禮後乎忠信禮之本也威儀禮之文也本不立則文不行三千三百非皆從後起者乎此言直窺元始後進之波流可砥先民之遺風可追矣

夫子胸中道理渾全完備一經觸發遂覺勃勃生動故曰起發其志意也。以之出入于四始六義之中而發明乎溫柔敦厚之教。縱橫反覆。莫非至理。庶無負子之雅言矣。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九

卷三

之。故曰途。無詔無騶。學之始也。樂與好禮。學之進也。也切磋琢磨。便為學寫照矣。故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巧笑三句。詩辭也。翰事後素一句。詩訓詁也。禮者學之實詣也。後者學之悟頭也。故曰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或悟在詩先。或悟在詩後。故皆可與言詩。甘受和以味言。只引起下句。白素色也。受采受繪事也。忠信素心也。篤其素心而從事于儀文度數。要以繪吾性情也。故曰可以學禮。苟非忠信之人。無其實。無質文將安附。禮其能憑空而行乎。此禮器一段。正繪事後素註疏也。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子夏開端而子夏即引其緒。故以

能繼其志許之。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能得之言意之

表也。余謂子貢問夫子之言而自起其意。所領會者。子言外之意也。子夏問夫子之言而自起以起夫子之意。所發揮者。子意外之言也。子貢之悟妙。子夏之解奇。講學者應作如是觀。二子雖均得之言意之表。然有分別。若夫奪章摘句不能觸類而旁通之。則執滯不通。因哉。高叟之徒是也。子說詩。子夏便說禮。是子之教有以長。子夏之學也。子夏說禮。觀子說詩更進一格。是子夏之學。又有以長。夫子之教也。此學記教學相長一語。又為起子註疏。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十

卷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此夫子傷二代之禮。僅以其言存之。而不能與當代共存之也。古者新主肇興。必錄先代子孫錫之封爵。俾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如微子之命可考也。蔡註云。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有以哉。夏殷之禮。所謂制度文為。因時損益者也。聖人天縱聰明。或搜諸斷簡殘編之內。或訪諸先民野老之言。即周禮亦可以考究。夏殷之禮。故一則曰能言。再則曰能言。非誣也。余子孫衰微。無所據以公諸見聞。則典籍散失。賢才凋謝。故耳。假使典籍存。賢才攸聚。夫子將取而證驗之。著成一書。以昭示來

茲其如不足何哉。按戴記夏殷之禮存什一於千百。尚自不乏則當年空言之力也。

子內禘自既灌章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家王業創于后稷。成于文王。故當與天同祀也。至于禘則以后稷為始祖而立廟。以帝嘗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設主於其廟。東面而退。后稷之主居南面以配之。此周天子之大祭也。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欲以殊禮寵周公。故特賜之以周公為始祖而立廟。以文王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設主於其廟。東面而退。周公之主居

四書章句

論語

八份

卷三

南而以配之。是猶然天子之事也。此孝治習已久。魯之臣子相視為固然。孔子獨心非之。其書于春秋者。或以下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其見于魯論者。則此章與下章是也。開口提出禘字。則不欲觀之意在其中。既灌而往。特據其辭耳。按禘禮九獻。灌者方祭之始。用鉅鬯之酒。灌地以降神。是幾一獻也。未灌以前。既無絲觀。既灌以後。又無可觀。是始終皆不欲觀也。但不王不禘。話如何。出得口。全要得一唱三歎。意若曰。先王制禮。凡一爵一帛一俎一豆一升。降一上下。皆有至義存焉。欲絲毫假借不得也。每與其事。往往留連瞻顧而不能已。禘禮

重大既灌則神之格思矣。文王在上。周公左右之。豈非對越曠典。然奔走趨跽之下。俯仰詆回。輒覺有索然意。盡務得而不自安。此其間不可解也。如此說。庶是聖人語氣。

謝氏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這一說。是說考之杞宋已如彼。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禘也。周公其家矣。這一說。是說考之當今又如此。其謂非魯事。是蓋禘自既灌而往。原與禘無干涉。蒙引兼引與魯說。因上面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二句。耳。竊意二句只引起下句。初非為用而發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八份

卷三

或問禘之說章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不止于禘。而禘其用意之獨深者。也。本非追遠。何絲報。遠非報本。焉用追。報本追遠。不是兩件事。如始祖遠矣。然實此身所自出。非本乎立始祖廟。百世不遷。追之正所以報之也。始祖所自出之帝。益遠矣。然既為始祖所自出。非本乎祀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追之正所以報之也。或者過加分析。非矣。仁孝誠敬四字。黃氏解極好。愚意更有進者。純乎天理。

而幽明無一念之隔。謂之仁。篤乎天性而存。發無一毫之憾。謂之孝。赤心躬格。而念念可告。先王謂之誠。小心昭事。而時時如承大祭。謂之敬。此分而言之也。合而言之。蓋誠敬以事天地。便是仁。盡誠敬以事祖宗。便是孝。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也。如此而後。可言仁孝誠敬之至。仁孝誠敬如此。其至而後。可言先王報本追遠之深。意也。或人粗淺。未足以語此。故曰。不知此一義也。魯而禘。是君父一件莫大差失。非臣子所得言。故曰。不知此又一義也。惟是帝王大典。恁地關係。若含糊放過。又非聖人乘禮立教之意。故既曰。不知與。

四書初注

論語 八份

三

卷三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人鬼享。二語參看。蒙引云。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設顏淵子貢以是爲問。其智足以及此。然則夫子之答之也。當何如。是未可知也。余意此亦無難知者。聖人說禘。爲一時諱。過又爲千秋著。義雖對顏淵子貢。豈能有加于此哉。但或人問此言。徒歎禘義之廣大。若使二子問此言。則悟禘義之精微矣。印宗國非禘。當亦不言而喻也。

祭如在章

四書初注

論語 八份

三

卷三

朱子云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此孔子在官時也。竊意先聖先賢及先民之有功德而在其地者亦在所當祭也。

家引述祭義致齋于內散齋于外二語而解之以致為專心致志之致以散齋于外為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極好。余意更有進焉。致齋于內祭統所謂訖無嗜欲心無苟慮必依于道是也。散齋于外祭統所謂防其邪物手足無苟動必依于禮是也。蓋致齋于內以心言散齋于外者發散其心之齋于外也。通指一身言如耳唯神是聽而不取有妄聽。目唯神是視而不敢有妄視。一言一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五

卷三

行直若神將鑒臨而不敢有妄言妄行也。故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祭者。如在之誠已見于此矣。祭則如在。夫子與焉故耳。若不得已而至于以人代之。則如在之誠不得致。無以幸渙而合漢祀事雖修。祇故事耳。此心虧欠而靡寧。故曰缺然與不祭等也。

范氏從齋戒內指出至誠來。所謂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竊意祭義云祭之日。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禮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似于如在之義尤切。宜初入天神人鬼皆以一念之誠通之。誠者神之凝。神者誠之形也。故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之顯道統。此胞胞之實理而已。鬼神作如是解。後儒豈能贊一辭乎。與祭則誠為實。不與祭則禮為虛。誠而以禮文了之。則實者虛。禮而以誠意將之。則虛者實。即孔子之清明孔子之行而神道著而祭義備矣。

王孫賈問章

媚親順也。親順者昵近而任其願指也。室西南隅為奧。五祀會祭之所也。窳居其一而祭于夏。以火令當權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祭窳則先設窳之主而祭於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然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六

卷三

後迎窳之尸而祭于奧也。五祀皆然。略如祭宗廟之儀。拜獻皆同也。饒氏親之尊之及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之說。諸家莫不服膺。余意未然。先設主席迎神至止耳。此祭之一節也。後迎尸尸者神所憑依也。神有所憑依然後用宗廟之儀以祭祭事于是乎告成矣。非謂一親一尊一神而兩祭也。時俗之語亦奔走權貴之門者為之。室以西南隅為尊。奧之祭四時不易。故曰有常尊。設主之祭不在此。故曰非祭之主。蓋迎尸于此。徒據虛位。今人以曠官為尸位。卽此意。窳分饗一祀。故視與之常尊為卑。當夏時用夏事。有氣炎薰灼意。所謂火烈人望

而畏之也。賈衛之權臣自負其當時用事。言孔子發交結衛君求仕。不如阿比而親附于已。為有益也。小人之無知至此。

娟與媚竈皆不然也。吾人有羞然可畏者其天乎。天者理而已矣。莫尊于理。而天以下皆在範圍之中。故無對也。逆理則天所不容。罪莫大焉。豈媚于與竈所能贖而免乎。與有與之理。竈有竈之理。在與竈不能外天以為理。在人不能外理以為禱。順吾理正所以事吾天也。媚竈固有比匪之傷。媚與亦有枉道之嫌。豈能逃乎昭昭之天鑒哉。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七

卷三

余嘗有說云。凡人一言一動。都有天在。事事在規矩準繩中。所以禱也。雖然。此特為我輩言耳。若夫與王孫賈言。須是說禍福。纔可以悚姦雄之心。

聖人一箇天。壓倒他兩箇與竈。然其言雍容。無幾微不平之意。溫而厲。威而不猛。俱于此乎見之。使賈能悟其意。則知有天矣。知有天。則知有君矣。知有君。則不敢擅作威福。故曰不為無益。即使不悟。而視天夢夢亦不至犯其忌諱。而中傷之也。故曰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于二代章

此夫子傷文之弊而原其始也。昭代法制。夫子率而縣

之故曰從非從。從其文也。從其監于二代而文之者也。監視也。看二代做樣子。斟酌而損益之。燦然明備。故嘆其郁郁之美也。然準古定今。未嘗失夏商忠質之意。易其名。豈遂易其實乎。是以人之從周也。遂其流。而子之從周也。邇其源也。文武周公之道在茲。禹湯之道何必不在茲。三代易尚中元之言。甚辨然不知朱子蚤已大段說明矣。

或曰夫子論為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豈特從周哉。曰行夏時云云。以萬世之制作。言從周云云。以一身之行習。言正未可倒論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六

卷三

象引云。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甚妙。

子入太廟章

孔子自少以知禮聞。一切儀文度數。胸中必竟淹貫的。若自恃其知。而抗不復問。豈所以為聖人乎。蓋平日微諸空言。今日見諸行事。故詳加研審。件件都要印證一番。禮當如是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如此說。極好。敬謹之至。却不必添入。或人意在譏諷。夫子絕不置辨。却亦不湮沒箇中一段道理。何等渾妙。註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句要。看是時初仕。第一次入廟。只得如此。過此則不復然矣。中元云。夫子實始不知而問。

又云今日入廟每事問明日入廟每事問豈不迂濶可笑蓋不達註意而妄為之說者也

子曰射不主皮章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員革之射息是前此亦未嘗不主貫革也周衰禮衰列國兵爭欲如武王之散軍郊射其可得乎然則盛世用禮射故不必貫革衰世用武射故不得不貫革孔子倦懷古道蓋不勝今昔盛衰之感焉故取鄉射禮文所稱射不主皮一言而以爲力不同科發明其意義欲使有力者不得憑技以加人無力不至讓能而束手比禮樂而盛德是觀于是乎在矣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九

卷三

古何哉

子貢欲去告朔章

天子常以季冬頒末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即十二月之曆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示不敢褻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施行之使明可告天王幽可告祖考也魯自文公不視朔歷書之至定哀遂以爲常不勝書矣而有司猶以特牲修故事甚無謂故子貢欲去之蒙引云餼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明若告朔則殺而用之此說甚有理然則告朔之羊尚未殺何費可

言乎計無實妄費不重妄費且無實益子貢只知核守八子却要存名若以子貢真愛羊是貨殖之見豈不令人笑倒

禮沒其實則名將焉用徒以一羊彰棄禮怠政之過不如其已也蓋子貢但見其爲羊從羊上起見故謂之愛羊應存其名則實尚有待幸以一羊留修廢舉墜之地何爲其已也蓋夫子實見其爲禮從禮上注意故謂之愛禮解君父忠孝之思作臣子獻替之本豈細故哉

子曰事君盡禮章

當時君弱臣強驕悍成風故兢兢守禮反來不義之名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十

卷三

子蓋傷乎其言之也天尊地卑禮制行焉君臣其第一義乎人臣事君凡升降進退拜跪坐立咸有確然不易之則在焉所謂禮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何莫非天經地義而在朝在野以其爲耳目所未嘗見聞也不曰取損以要譽則曰容悅以希寵矣夫禮者人人各宜自盡者也而不以爲是安望其躬自蹈之乎如此淨念說去爲是孔子于事君之禮未嘗添加些字只恰好還他分數時人不能及反以爲過故孔子質言以明之存萬世君臣之義也

事君盡禮加一我字人以為諸加一小字便是薄然
已非大故能非聖人道大德宏毅。孔子能如此
言唯程子能如此解。孔子之言學有宜詳味之。

定公問君使臣章

禮以使臣。君之當然之理也。忠以事君。臣之當然之理也。君惟自盡其禮而不欲過責乎臣。臣惟自盡其忠而不欲過望乎君。君臣各欲自盡也。此註最精。呂氏交互之說。恐有疵。尹氏側重上句。便是孟子手足腹心之論。非聖人渾全語氣。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三

卷三

道理或尊為師傅。或親為股肱。待羣臣有待羣臣的道理。或厚其廩糈。或寬其文網。無一事或疎慢者。正無一事或假借。恭敬溫文中。寓有節度。其所以勸忠者至矣。若天一入官。則此身便不為己有。擔赤効盡。豈非人臣上類。然願忠者常多而盡忠者常少。何也。仕途變幻。或功名繫心。則忠之德不純矣。或以利害動念。則忠之氣不壯矣。或以怨尤介意。則忠之量不宏矣。或以患難為守。則忠之節不堅矣。貞此數者。而後乃心王室。稱靖其也。養其水。自思正之士。不以窮達易操。其或以爵祿為進。而効忠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最為

名言。視。豫。讓。家。八。國。人。之。論。過。之。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古之人不可得而見矣。試從載籍中想見其性情尚依。稀在心目間也。如關雎一篇。宮人喜得后妃作耳。其既得之也。琴瑟鐘鼓鳴。其和不亦樂乎。奉神靈而理萬物。是宮中得一良朋也。樂。因。應。兩。何。至。過。而。失。其。中。乎。其未得之也。寤寐反側深其思。不亦哀乎。然司人倫而關風化。是宮中少一天妹也。哀。因。應。兩。何。至。過。而。害。于。和乎。根乎性。發乎情。止乎禮義。讀此詩者。可以樂。可以哀。所謂昔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後人以無邪之思讀之。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三

卷三

也不然。徒註疏其字意。諷咏其篇章而已。亦奚以為。註云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辭謂首章章四句。二章三章章八句也。審其音。音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玩味而審察之。其辭正。其音正。則其性情之正。從河識矣。

哀公問社章

蒙引言立社之本意甚好。但哀公所問者社。而答併及稷。不如只以所問者答之為是。社之立。有垣而無垣。所以受天陽也。即其地祀五土之神。而以勾龍配之。所以報其養萬物之功也。社能以土養物。故為國立社。俟能

以德養萬民故為社立侯古者建侯立社意或以此乎
事我不此之。而引夏商與昭代以爲之辭。曰。后
氏都安邑宜松故以之。殷都亳宜栢故以之。周都鎬
宜栗故以之。所謂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或曰
以小造主或曰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二說俱通。如此
說雖于義無取。然未爲大失也。胡爲乎又曰使民戰栗
也。論古者必核其實告君者宜引諸道。栗有說恐無
以解于夏松殷栢矣。因古者戮人于社。遂穿鑿而附會
之。誣先王惑世主。其失可勝道哉。言語中人恒坐此病
故夫子深責之。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卷三

三

古者立樹木以奠安斯民而恐之懼之是欲殘民以逞
也。論斯舛矣。是故夏后氏以松三句。既非立社之本意。
使民戰栗一句。又啟附若殺伐之心也。事雖未成。有沒
沒莫可過之勢。故曰不能已。春秋譏遂事。意與此同。事
未成。可說也。成事雖陳其是非無及矣。事未遂。可諫也。
遂事雖申其匡救無從矣。事未來。可救也。既往。雖指其
愆尤無益矣。此三句。皆以其言已出不可復救三句。括
之所謂駟不及舌。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曰成事。又
曰遂事。又曰既往。曰不說。又曰不諫。又曰不答。所謂歷
言以深責之也。成事不說。則凡事之未成者皆說矣。遂

不諫則凡事之未遂者皆諫矣。既往不答則凡事之
未來者皆答矣。所謂欲使謹于後也。
夏后稱氏。殷周稱人。意者以其揖讓征誅而微寓褒貶
之意與。或曰禹受禪于君。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近于鑿矣。

按胡氏隕霜不殺草傳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
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難乎免于小
貞吉。大貞凶之戒矣。蘇郭諸公同之。蓋易貴辨。早春秋
貴防微。否則無可如何之勢也。三家事已成。遂猝難挽
回。臆言曲說。徒費辭耳。且其所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將誰咎乎。此孔子之言。卽子家羈告昭公。王經
告高貴鄉公之意。厥後假手于越。卒以客死。正其驗也。
此說固自有理存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唯聖人爲能體備而實
有諸已。故曰聖賢大學之道。不知者不能格物以致其
知也。此器小之本也。局量以內之容。受言容受貴淵深。
一爲私欲所繫。累則福淺矣。福淺便容受不得許多。規
模以外之承。載言承。貴宏遠。一爲功利所點。染則卑
狹矣。卑狹便承載不得許多。局量規模總形容一器字。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卷三

三

福淺卑狹總形容一小字此器小之實也不能誠意正
心以正其身居仁由義以修其德相公為周公召公以
致周天子文武成康之道此器小之驗也註意分三
截看如盡

或人聞器小之說為仲不平故以其近似者言之曰儉
蓋以寶者節用近于隘昭其德也仲豈其然乎築臺以
鳴高而傷財害民備員以鳴盛而糜滯病國節以制度
者不若是

金仁山以築家築臺三歸之法解三歸頗有理宜玩之
家臣除本分外代管若干事曰攝

四書翊註

論語入份

壹

卷三

禮不辭費故又以奢之近似者言其知禮或人只見得
好故用然則二字轉下若曰不如彼便如此也蓋以多
儀備物近于侈識大體也仲豈其然乎易簾而屏是家
可國易私覲而公會是臣可君唯名與器不可假未之
前聞耶子嘗有言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為上也
正此意

設屏于門內以蔽其外邦君之禮也諸侯相朝及盟皆
有會好會也玷在兩楹間堂之中央也主獻賓賓酬主
飲畢各反虛爵于玷上邦君之禮也管仲皆效尤焉一
舉步一舉手能無爽然耶

註謂孔子讓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曷言乎甯是將王
李如奇志士痛心以仲之才之遇輔齊與周其能事耳
奈之何一霸塞責也仲也宜用為愧而反奢僭不道無
人臣禮注之盈酌之竭何器也或人不達此意而曲求
其故曰儉曰知禮無非為管仲護短而一一出脫之也

夫子斥其奢以明其非儉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全
因或人之問答之未嘗再及器小之說也然已為器小
寫照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
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深味其言則知器之六者視堯舜
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况功烈如彼其卑乎

四書翊註

論語入份

美

卷三

蘇氏從源本說起卓有見地且引楊雄之言曰大器猶
規矩準繩言大器之人循規蹈矩引繩切墨斤斤不失
尺寸也先自治而後治人即所謂修身正家以及于國
也管仲桓公身不修家不正以及于國不過假之而已
其本淺故其及不遠何惑乎沒身無幾而一敗塗地哉
孔子于管仲大其功以其有濟于天下也小其器以無
得于身心也蓋管子天下才而未聞道豈所謂于王佐
乎王佐以道學經世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去霸者之汲汲功利遠矣先儒云王霸如美玉砮砮
之不同或人所以混為一途者以詭遇為功而不

之。故。也。以。詭。遇。為。功。則。稜。可。磨。方。可。毀。不。知。為。之。則。所。以。治。鑄。者。失。其。道。矣。宜。乎。聞。器。小。之。說。而。終。不。悟。也。

子語魯太師樂章

師以樂為官者也。世守其職。豈有不知樂之理。然所。知者。篇。章。度。數。耳。至。于。太。和。元。音。則。槩。乎。其。未。有。聞。也。夫。子。從。樂。經。中。心。領。神。會。形。容。箇。中。妙。悟。傳。之。太。師。然。後。正。樂。之。功。可。次。等。舉。矣。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陰陽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毛

卷三

也。一音一律不完備。則缺陷而不可以為樂。故始作。如。翕。訓。合。合。者。會。同。而。萃。聚。也。從。訓。放。放。縱。也。有。開。擴。意。暢。意。樂。之。翕。者。自。此。闢。矣。然。從。則。有。發。揚。之。意。故。貴。純。純。訓。和。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此。從。樂。之。八。音。克。諧。而。想。像。其。如。此。也。純。則。有。凌。奪。之。患。故。貴。暇。暇。訓。明。明。者。清。濁。高。下。秩。然。有。條。理。而。不。亂。此。從。樂。之。無。相。意。倫。而。想。像。其。如。此。也。暇。又。有。斷。續。之。患。故。貴。釋。釋。者。靡。絡。不。斷。此。唱。彼。和。繫。繫。如。貫。珠。也。此。從。樂。之。始。終。相。生。而。想。像。其。如。此。也。成。音。樂。之。終。謂。一。成。之。樂。告。成。也。若。違。他。以。字。云。言。如。此。以。成。也。亦。通。從。性。情。中。理。會。非。

徒向聲音上審察也。此夫子胸中樂譜精微簡盡。特與。技。與。太。師。知。其。說。者。帝。王。之。樂。不。外。是。矣。雖。謂。樂。經。至。今。存。可。也。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一片熱腸。千秋隻眼。木鐸二字。畫出聖人真面目。風塵下吏。何以有此。喜見貴人不喜見好人。世情大抵如是。封人超于世情之外。留心賢豪間者。故知其為賢而隱于下位也。然則以掌封疆為官。意始藉此為物色地乎。自言平日不見絕于賢者。求以自通。蓋援風昔之聲氣。作此日之應求也。從者通使得見。不記其所見何。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天

卷三

言併封人名姓無傳。責在從者。及其出而懋。籍二。三子。論世道。否。阨。之。數。原。造化。篤。生。之。心。然。有。關。係。一。時。之。喪。萬。世。之。得。也。又。何。患。喪。指。失。位。去。國。說。天。下。之。無。道。久。矣。謂。否。極。而。泰。當。來。也。木鐸。兩。說。註。併。存。之。一。本。明。堂。位。振。木。鐸。之。意。一。本。書。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之。意。輔。氏。云。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却。未。然。前。說。得。位。猶。是。尋。常。格。數。立。範。後。說。似。在。一。時。後。說。垂。教。則。創。言。也。呼。鐘。置。直。在。萬。世。玩。封。人。言。氣。氣。取。後。說。為。長。可。謂。當。年。一。大。知。已。雖。及。門。知。足。以。知。聖。人。者。未。能。遠。過。也。蒙。引。云。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于。

喪一句後却云夫子以萬世爲上此便是後說便應得
何患于喪句

十謂韶盡美章

高氏引舜典解韶樂引武成解武樂其說頗好然必以
爲非則惑矣樂所以象功昭德舜紹堯致治武伐紂救
民皆以措斯世于安寧之域其功同也功同故聲容之
盛亦同聲謂鐘鼓管籥容謂羽毛干戚一性之自然之
本體一反之勉然之功夫一揖遜而有天下一征誅而
得天下渾是發揚蹈厲之氣其德異也德異故美之實
亦異此朱子探本窮源之論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八節

无

卷三

玩註揖遜之天下則曰有者自至而無容心也征誅
之天下則曰得者費力而微有意也一字之間具見
精義讀者詳之

程子以成湯之慙德卜武王謂其心歉然不安恐來世
以爲口實者也然未盡善處實是在是又曰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過之時然耳可見湯武之未
盡善湯武之時爲之原其心之所欲固無以異于堯舜
也而東坡乃有武王非聖人論豈不謬哉

子曰居上不寬章

居上以寬爲本不寬則刻薄寡恩失居上之本矣雖有

子曰條教法令之施不足觀也爲禮以敬爲本不敬則
禮功任情失爲禮之本矣雖有得于威儀進退之節不
足觀也居喪以哀爲本不哀則愆忽忘戚雖有得于哭
泣辨踊之數不足觀也故曰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
得失哉

凡觀人者須從源本處着眼源本既差便無所憑依以
爲觀之之地矣故朱子曰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上字

四書翊註

論語 八節

无

卷三

四書翊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承祖

會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移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曰里仁為美章

子專言仁而註加厚字蓋里俗不厚不可以為仁也呂氏鄉約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言輔仁也而厚在其中有無相通思難相恤言敦厚也而仁在其中註稱仁厚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一

卷四

之俗殆謂是乎擇者辨別邪正審察利害也茫然不知所擇固不知矣而不處仁亦不得為知矣註失其是非之本心句本孟子來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擇不處仁則失其所以為人謂失其是非之本心也語云居必擇鄰遊必擇士信夫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約窮困窮乏困德也利者有所戀而為之猶貪也蓋深知性情之德為其懿好而必欲實體諸己也不仁之人不知天命之性為何物故曰失其本心久約必滯者充而茹貧或以利介自誓久之困變失志則僥倖遇

厚人幾行之事無不為矣久樂必淫者始而快意或者以禮法自矜久之貨利薰心則驕奢淫佚欲敗度之

事無不至矣承不仁者而言故曰惟仁者安仁加其守

言其則是其故物也利仁加于字言於則未能合一矣

此即外註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說也無適不然無入

而不自得也不易所守確乎其不拔也安者渾忘之故

深利者歆慕之故淺深淺雖不同要皆主乎天理而約

樂之非外遇所能搖奪也

梁溪曰聖人不說窮達順逆設箇約樂二字自相對待

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

舒仁者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存已樂

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便是仁最為痛快

存心內也應事外也處則家庭近也出則朝野遠也形

而上精也形而下粗也仁者之心一以貫之又何間焉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不待操持而舉念盎然非有所理

而自不亂不待整頓而舉步秩然自然而然如目自然

會觀耳自然會聽手足自然會持行也知者看的到未

必做的到有所存斯不亡有所操持而後應心也有所

理斯不亂有所整頓而後應手也未能無意也記曰中

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孔子是也故非顏閔以上去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二

卷四

心

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其餘則日月至焉所謂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者故未免于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好惡絕大關係朝廷之好惡得其正則君子道長小人

迫消而天下治矣鄉黨之好惡得其正則人皆慕義強

仁恥爲不肖而風俗美矣齊家則家齊交友則友信治

人則人服考古則不眩立言則不誣此學者窮理第一

義也蓋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視善者猶本體之美備也

視不善者猶本體之缺陷也美備者思有以保全而展

布之缺陷者思有以懲戒而補助之根乎至性發乎至

情行乎天理之所最當當乎人心之所共安以稱能于

天下不虛耳程子得其公正一句極盡朱子又詳爲發

明以無私心解公字以當于理解正字而分內外體用

焉蓋仁者克己故無私必格物故當于理兩者不合不

可以言能也且以太史公言之如儒釋諸說游俠諸傳

豈其有私心哉以語于當理則未也如伯夷叔齊傳所

論顏子之天盜跖之壽激切淋漓不可謂不當于理也

然意在自傷而嫉當年之富貴者謂之無私心吾不信

也以此例諸史瑕瑜大以可見進求之其惟春秋綱目

四書翊註

論語

仁

卷四

好善而惡惡天性也游氏以爲天下之同情蓋從性之發見處言之人每失其正不當于理也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私心也前說無私心然後當于理此說不當于理只是有私心故末句仍以前說足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仁人心也以心之真懇言志者心之所之之往也以心之祈嚮言果其所嚮於仁者真而不妄懇而不浮則此心誠在于仁即此仁誠在于心矣又豈有爲惡之事哉明知而故犯曰惡

學者莫先于立志立志要做好人則根本處清潔了在

四書翊註

論語

仁

卷四

無心差失容或有之若有心作惡則可信其無矣楊氏一段又發聖人言外之意蓋聖人勉人自強楊氏慮人自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人皆以富貴爲榮而不知非道之富貴反辱或以匪人援引或以非禮遇合或以非分寵賚或非其君民而事使或立于惡人之朝皆非道也非道則富貴適以汚人見利思義肯苟處乎人皆以貧賤爲苦而不知非道之貧賤却甘或德立而不舉或言立而不揚或以忠直而不合于時而去位或爲豪強所侵迫或爲盜賊所劫奪

皆非道也。非道則貧賤適以玉成樂天知命敢苟去乎。
江陵解非道未盡且無德居位句有病。

均之。不當得也。在富貴則以不處為道。利用審。在貧賤則以不為道。利用安。審有不妥之意。富貴當前須察義理之當否也。安則以貧賤為本分事。若將終身焉無所事乎。審矣。一字之間含蓄多少意義不得輕放過也。梁溪曰。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便是不處非道富貴的樣子。稱顏子不較其樂。便是不去非道貧賤的樣子。確甚。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所以成其仁也。若一有貪心。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則處富貴而不暇審。一有厭心。則去貧賤而不願安。貪。審。厭。安。四字正相反。豈仁人所為乎。仁者君子之實。虧。厥。實。無以成厥名矣。名者實之賓。非務外者所能博。非。欺。世。者。所。能。盜。也。梁。溪。曰。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句。聖。人。便。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可。謂。徹。底。之。論。
仁之不可去者。以其不可違也。然豈特不違于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乎。雖終食之頃。為時幾何。而天理流

行莫之或論也。又學不違于平居暇逸之日而已乎。造次顛沛亦有然者。造次如易仰次春秋次于某之次。言非安止所在也。故註云急遽苟且。當此時不煩思議。不假安排。而君子之不違仁自若也。顛沛註稱傾覆。流離傾覆如家國破滅。流離如鄉關淪落。當此時生死存亡。判于呼吸。而君子之不違仁自若。不違仁者不去仁也。不去仁。此其所以成君子之名也。與。

君子為仁四字是一章綱領。或富貴或貧賤或取或舍。兩在而未定。故曰間終食一飯之頃。造次舍卒之頃。故皆曰頃。富貴貧賤終食造次顛沛。以其際遇言之。則為時無時而不用力。無時而不仁也。以其跬足言之。則為處無處而不用力。無處而不仁也。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則取舍之分明。不違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則存養之功。密。取。舍。是。吾。人。立。身。大。頭。腦。此。處。拿。得。定。總。可。與。言。存。養。之。功。存。養。是。吾。人。專。心。細。功。夫。此。處。守。的。嚴。則。取。舍。之。分。不。待。辨。而。明。矣。有。大。頭。腦。而。無。細。功。夫。舉。竟。粗。有。細。功。夫。而。無。大。頭。腦。便。是。偽。粗。猶。不。失。為。君。子。偽。則。流。于。小。人。之。歸。矣。是。故。學。者。與。其。偽。也。寧。粗。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子曰我未見好仁章
守仁惡不仁。舉天命秉彝之德。渾然完備。故曰成德之

事難得而見之也。朱子云：好仁者，憫隱之心，勝于明道是也。惡不仁者，羞惡之心，勝于伊川是也。此論極有至義。後儒皆不甚理會。蓋好仁者，惡不仁者，不是兩般人。却是兩件事。事好仁，便是肫懇篤至意思。惡不仁，便是嚴厲激切意思。是以分崩之也。兩者字都就自己身上說。與仁者之好人，惡人不同。蒙引存疑，俱就別人說。誣矣。仁，人心也。根于受氣成形之始。而冒乎五常百行之上。至尊至貴。天下之物無以加之。好者，適如其本體也。不仁，非但克伐怨欲，性分上添得些子，便是不仁。惡者，視之如仇，懲創而過絕之。其為仁矣。註用者字作過。

四書翊註

論語

七

卷四

接語似未是。看來矣字佳句一轉，說下為安。饒氏說是其說曰：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于其身故也。較註猶安。梁溪云：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人好之者，保聚之也。至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雜，惡不仁者，防閑之也。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又云：吾輩今日，只要窮究得無以尚之實理。人生以來，除了這箇仁，更有何物。今各人胸中，營營擾擾的，子細推究，何者不是虛妄。即如此身，究竟終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終，豈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說。

的甚好。好仁，惡不仁，終身之指歸也。然祈禱則端于一日，有能舉從前積習一槩掃除，而奮然用力于天心，欲之即至。復之不達，幾見力不足者。蓋志之帥氣，猶性之統情也。志立而氣充，猶性感而情生。合下具足，更無等待也。梁溪曰：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于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的來。惡貧賤的，都惡的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于仁，幾見好仁而不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都收拾轉向身來。豈但無不足當日，強日盛，疊疊而不能已。說的精絕。輔氏曰：二節言用力者之未見，三節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此本註說非也。上節已言未見用力而力不足者矣。此特婉轉申言之耳。梁溪曰：又為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極好。註云：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亦好。但偶字似緩，欲以實字易之。偶字是疑辭，意實字則本決言意。此段蓋先疑而後決也。人有力而不用，豈力有用而不足哉。或曰：半塗而廢，非其人與。曰：志不帥氣，非力之罪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卷四

的甚好。好仁，惡不仁，終身之指歸也。然祈禱則端于一日，有能舉從前積習一槩掃除，而奮然用力于天心，欲之即至。復之不達，幾見力不足者。蓋志之帥氣，猶性之統情也。志立而氣充，猶性感而情生。合下具足，更無等待也。梁溪曰：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于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的來。惡貧賤的，都惡的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于仁，幾見好仁而不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都收拾轉向身來。豈但無不足當日，強日盛，疊疊而不能已。說的精絕。輔氏曰：二節言用力者之未見，三節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此本註說非也。上節已言未見用力而力不足者矣。此特婉轉申言之耳。梁溪曰：又為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極好。註云：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亦好。但偶字似緩，欲以實字易之。偶字是疑辭，意實字則本決言意。此段蓋先疑而後決也。人有力而不用，豈力有用而不足哉。或曰：半塗而廢，非其人與。曰：志不帥氣，非力之罪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

君子過于厚。過于愛。小人過于薄。過于忍。存心制行。判若霄壤。故其為類各有不同也。經言觀過知仁。註用尹氏之說。兼言仁不仁。使氏胡氏俱就。好一邊說。蒙引主尹說。其首段云。此言就過失上。亦可知仁。謂均之為過也。然其為類則不同。過之所以為過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不同也。故觀過斯知仁矣。豈可以其有過而槩以不仁目之哉。如此稔旋。甚好。既不悖尹說。又不失聖人語氣。余嘗云。觀過斯知仁矣。若不仁者。又何觀焉。亦與此同。蓋仁者之過。原非一端。易小過之大象曰。行過乎

四書翔註

論語

九

卷四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謂事事物物各有恰好的天則也。

當然之理。率性而命于天。以全生之人。以全歸之。然後可言聞道。程子所謂融會貫通是也。不然。降衷的物。事茫不領。會如醉如夢。枉過了一生。何益乎。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終身大事已完。雖死不妨也。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夕可只是死安。如何併用生順意。蓋生順二字。便含在聞道內。生不順則死不安也。朝夕甚言其時之近。謂更無未了事。須等待也。道必知而後測。故曰人不可以不知道。朝夕字不用。但于問道之上。加苟得二字。而下以雖字。代夕字。以也字代矣字。其義便明。非程子不能如此解書。朱子謂易傳淡的文字。如何可學。此亦其類也。又曰。皆實理也。道只是實理。如子孝臣忠之類。知而信。非中人以上者不能。故為難。死生之際。百年于此。終千秋于此。始也。故曰亦大矣。非誠有所得。則百年千秋皆幻影也。豈以夕死為可乎。可字不是假借的。向有說云。從來稱不死法門者。曰仙曰佛。彼所謂不死者。氣也。氣存而理虧。非生也。吾儒所謂不死者。理也。理存而氣息。非死也。是故仙佛以不死為道。吾儒以道為不死。是証佐此理頗好。但玩夫子口中。實無此意。故不必效龍溪諸公。以無生無死過為張皇也。

四書翔註

論語

十

卷四

子曰士志於道章

志於道。宜其用心于內也。乃于衣食外物而不能忘情焉。則是役乎外也。因其外而外之。故曰何足與講。道闇而章。不以文繡為華。道淡而不厭。不以膏粱為腴。惜其理者。雖極褐不完。使衣狐貉者對之。失其色。雖半菽不飽。使食前方丈。雜對之。失其味。內重外輕。所固然也。士而有志于此。宜有一種度越庸流處。而乃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其胸中大段可知矣。雖與之議道。不過取快口頭耳。是奚足哉。學者最怕俗氣。曰未足與議薄之也。先儒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正是此

四書翔註

論語

士

卷四

意原憲家敝履穿而不以為病。王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蓋其人也。靜修豆粥。咏云。雪瓮冰壺滿筋黃。砂瓶豆粥透隣香。此中真味無人識。絕勝羊羔乳酪漿。此詩最宜玩味。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章

王之天下與帝異。師之天下與相異。易時易地。則舉而措之者固不異矣。適者吾誰適。從未必如此也。莫者不肯謂必不如此也。意見用事。其能批窾導窾。環中以應無窮乎。性君子有恰好道理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動靜與時宜之而已。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

推而行之存乎通。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是也。與此者。君子不比義。義自與之比也。三句一氣說下。為是。

謝氏以無適無莫為無。可無不可以。義之與比。為有道以主之道者。義之體。義者道之用。體立而用行。所繇與佛老之學異矣。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不亦無適乎。不亦無莫乎。無適無莫。其所以得罪于聖人者何也。猖狂自恣。而不知義之與比。故也。君子學聖人而無所倚。故其之于天下也如此。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者。思念不忘之意。如人有所抱持而弗之舍也。朱子

四書翔註

論語

士

卷四

言君子小人各有深淺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此懷德懷刑之淺深也。保定自家的唯恐有失。希圖人家的唯恨無得。此懷土懷惠之深淺也。君子存其固有之善。以德為土。小人溺于所處之安。以土為德。君子知法而有所戒勅。畏刑忘惠。小人貪利而無所忌憚。見惠忘刑。這箇君子不是最上的。幸在生理上勉勵。這箇小人不是最下的。惜在人欲上盤桓。一公一私其趨向之相去遠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放。依也。放而行言。只依這條路上走。更不舍去也。多然

謂多取怨。蒙引曰：朱子恐或者認爲怨他人，故曰：非也。多怨之人，或出于忌嫉。朱子特加取字，言不管他人事也。賁有所歸矣。損人然後益己，故利也。必至害人，此意正須說破。蒙引國外之說亦非。

利害恩怨之府也。公之于人，則感恩；私之于己，則斂怨。情也。亦理也。放而行，則心思之所計，算事物之所經營。無不以謀利爲主。易所謂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也。無論被害者切齒，仰旁觀者亦代爲不平矣。樹敵召禍，身之災也。說至此，能不灰心。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主

卷四

禮者網維天下之大端也。究其實，則一讓字盡之。讓者醞釀兩間之和氣，而鼓吹一世之休風。裕如耳。爲國者果能不以其文，而以其實，如記所謂天子讓善于天，諸侯讓善于天子，大夫讓善于諸侯，推而至于朝野中外，莫不遐讓有禮也。叔季中具見雍熙世界，以臻上治，何難之有。否則禮文徒具，而實意虧喪，當亦無如禮何矣。禮不可行，而况于爲國乎。玩能不能二字，見爲國須打起精神來，使狃于故習而不法先王，終苟道也。

子曰不忠無位章

朝廷設位，豈曰班爵而已。士君子居位，豈曰榮身而已。

必有所以立乎其位者，而后不至于尸位也。使非胸中拿得定脚根站的住，當局鮮不仆矣。已有學術而人不知，于學術無加損也。已有德業而人不知，于德業無優劣也。惟學術不可淑人，正俗則內無以對鄉里，惟德業不可以經國，誠民則外無以對君相。朝乾夕惕，全在性命上討本領，升沉顯晦，庸足計乎。故富貴非所願，然不可以無其具，名譽非所期，然不可以無其實。君子之志焉可誣也。位之立也，已以之知之可也，已爲之。故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西

卷四

觀門人一問，則知侍坐一堂者，非特會子也。獨呼其名而告之，以使他人不得與焉耳。貫訓通，通達而無間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如響斯答，不煩擬議也。聖人之心，萬理會爲一理，渾然者淵穆，其難名也。泛應曲當，如仕止久速，泛應乎四時，而曲當也。剛定贊修，泛應乎五經，而曲當也。鄉黨一篇，自在朝在野，在家在鄉，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以至一飲一食，一衣一服，及一禽一獸之類，泛應而無不曲當也。其體同，其用則千變萬化，各有不同也。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如爲人謀，則精察其忠之理，而力行之，與朋友交，則精察其

信之理而力行之。師弟教學則精察其傳之理而力行之。泛應業已曲當。但于渾然一理處尚須點化耳。夫子知其真誠之積全體。醇備用力之久。大業宏深。吾門授受真諦。其庶幾乎呼而告之。正非偶然。會子果能心領神會。超乎語言文字之外。是以應之速而無疑也。

朱子散錢索子之喻甚善。後人傳陽明之學而失其真者。是手不持一錢而覓索子也。欲貫之則何以哉。盡已之謂忠。言盡已之心而無復遺憾也。推已之謂恕。言推已之心以及物而盡人一如其盡已也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言夫子之全體大用皆可以忠恕二字統括之也。上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亦既確不可易矣。至此覆舉而申言之。遂不用聖人之心四字。只還他夫子且移渾然二字于一理之下何也。上節言聖人之用。用須從心中流出。故莊重其辭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以渾然二字描寫一理之無窮也。故冠渾然于一理之上。此節以聖人配天地。天地無心者也。聖人雖人。雖有心而無為。故不復言聖人之心。只還他夫子。而以一理渾然作通過語。則渾然二字只帶在一理內。故升一理于渾然之上也。其義精矣。渾然一理。至誠也。至誠則無息矣。中庸言至誠無息。以擬聖人耳。今

四書劄註 論語 里仁 孟 卷四

舉而歸之天地何哉。蓋夫子至誠無息而萬事各得其理。猶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故特從而形容之。自此之外。天地固無餘法。聖人亦豈有餘法乎。天地無為而成。故聖人亦無待于推也。會子有見于此。若直指以示門人。將視一貫為絕德。而夫子之道晦矣。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莫著明于目。故盡已之忠。推已之恕。皆稱目。蓋心會者微而難言。不若目視者顯而易見。故曰欲人之易曉也。若無忠的心。安能做出恕的事。此忠所以與恕一也。若無恕的事。安能顯出忠的心。此恕所以與忠一也。忠恕雖是兩箇字。畢竟拆他不開。故曰一貫。

四書劄註 論語 里仁 孟 卷四

前因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者。取而配之天地。茲又因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究而極之道之體與用。萬殊而一本。道無離體之用也。一本而萬殊。道無離用之體也。道之體用合乎天地聖人。而孔子不明言其所屬何也。嘗試詳味其上下文。上云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明有專屬。此則系承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二句而釋其意。故不復言天地也。然則以此觀之。當是觀天地而聖人以貫之之實可見矣。以道之實體萬殊一本者觀之。

之實體可見。以道之實用一本萬殊者。觀之一以貫之。之實用可見矣。玩數段是訓話。却不訓話。一節根一節。一層進一層。非獨道理絕頂。傳孔曾語不能顯之秘。抑亦文章絕技。可使古今諸大家咋舌也。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只以其字釋其義。愚向有此解。不謂與周禮疏同。以已及物。自然之事。仁也。進乎恕矣。推已及物。勉然之事。恕也。近乎仁矣。違道不違。尚未可云而已矣也。

忠者天道而未始不盡乎人。恕者人道而未始不合乎天。天人一貫也。忠者無妄。貞其內以達外。恕者行乎忠。

四書翔註

論語里仁

七

卷四

乎其外以徵內。內外一貫也。忠者體。天下之大本。恕者用。天下之達道。體用一貫也。此與違道不違異者。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所事乎絜爾。故曰動以天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程子摘詩二言以訓忠。此朱子至誠無息之說所自出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程子摘易二言以訓恕。此朱子萬物各得其所之說所自出也。然則忠恕一貫之旨。方其未發也。孔偁之會和之及其已發也。程約之朱博之後。聖有作不能贊一辭矣。此吾儒繼往聖開來學第一件事。學者所當終身服膺也。聖人教人。以中人之上下。分語不語。故曰各因其才參。

也。竟以魯得之。度越諸子遠矣。孔子所以因而篤之也。蓋曾子所謂才以學識之。超悟言非以資分之。敏妙言也。

曾子未呼之。先是道也。惟孔子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後。是道也。曾子一以貫之。及門人問而曾子答。是道也。二。三子一以貫之矣。悟有先後。教無彼此。孔子因曾子之才。曾子又因門人之才。故曰曾子之告門人。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學者繇中庸之達道不違。求論語所謂竭盡而無餘者。下學忠恕上達一貫。其義盡于斯矣。曾子恐人走向高遠一路去。故以學者之忠恕明聖人之

四書翔註

論語里仁

六

卷四

一貫。程朱恐人走向淺近一路去。故以天地之一貫明聖人之忠恕。無非發明夫子之道。以帶天下來世也。蓋忠恕須分三樣。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天地之忠恕。無心者也。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聖人之忠恕。無為者也。盡已推已。則學者着力之忠恕也。看此章書。將經與集註。徹底理會。用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一句真切。篤實做去。則無心無為地位。皆可馴而至矣。

程朱以曾子之功。求孔子之道。而有得。故其言之親切。而曲盡也。如此。迨姚江學興。學者開口指摘程朱。如添理字事字。心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分別夫子

之忠恕學者之忠恕便支離分忠屬一然屬貫便支離
且援引東坡論語解及衆妙堂之類以至表揚金土燭
火諸喻一塊肅氣令人開眼不得其有究心斯道爲程
朱功臣者得三人焉一日薛文清公一日蔡文莊公一
曰高忠憲公此三公者于此章書皆極力發明嘗取而
合讀之文清敷演註說似無以加于程朱文莊本程朱
之說字釋句解有功學者多矣忠憲全不蹈襲程朱直
以其意言之痛快淋漓別開生面回憶子所爲不容贊
一辭者不覺爽然其自失也特錄全義與學者共見之
高忠憲曰此章是聖門傳心之要不可只將道理來解

四書劄記 論語 里仁 卷四

說過了如只解作一心貫萬事人人能說却于各人身
上總無交涉須要究到聖人所以能貫處會子所以能
唯處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
譬之于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
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四方
上下往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會子何以便拈出
一箇忠恕做如人自爲謀是一樣爲人謀又是一樣便
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的去自待是一樣待人
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的去會子
平日三省爲人謀不忠省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省不一

一也傳不習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
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忠恕但悟前喚做
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不是
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
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會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
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如此別無餘法此
之謂豁然貫通此之謂凍解冰釋吾輩今日這箇心與
孔會當口的心是一箇並無些子差池然聖凡相去直
如天淵只爭箇一與不一耳若從今煅煉去到得一處
便知夫子貫處會子唯處

四書劄記 論語 里仁 卷四

又專解一貫句曰一貫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
子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者正在于此自古聖人不及
夫子者只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附
于吾道者只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
外于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只看中庸自喜怒哀
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
會子與門人指出忠恕卽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輩當
在日用間實體貼如一念對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
貫一事實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貫不可考三王俟
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貫如此自待不如此待人便是人

我不一貫。知攝其心矣。不致謹于威儀言動。知謹于行矣。不能徹身心性命。便是內外不一貫。諸如此類。不貫者。總是不一聖人。只在一處求。故曰非多學而識。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猶曉也。凡細微曲折處。都看的見。曰曉。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以其恰好。言曰宜。人情者。人心便安之情也。以其愛慕。言曰欲。

君子之于義。小人之于利。其篤喻同。故其深好同。但有公私邪正之分耳。

君子于綱常名教所在。則捐軀以徇之。舍生取義。利莫

四書翊註

論語里仁

三

卷四

大焉。是故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喻故也。小人反是。見利不見義。貪其生而害之矣。

張南軒義利之說。先儒以為發前聖所未發。信哉。陸象山寓白鹿洞書院。講此章。大段謂所喻。繇其所習。所習繇其所志。志辨而習端。則喻必君子。而不至為小人之歸矣。後復借科舉之學。講明一番。尤中高旨。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學者求諸己固矣。至于觀感懲創。則未嘗不借資于人。處處皆師友也。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嚮慕有道人之心。但恐見時。知會過去。遂作等閑耳。所謂羨人而甘

自棄也。思之思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登道德之寶。而我負庸眾之名。可乎。並駕齊驅。未敢多讓也。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屏絕不肖人之同情。但恐見時。知戒過去。遂成悠忽耳。所謂責人而忘自責也。省之省之。彼如是。安知我不如是。彼蹈覆轍之羞。而我忘探湯之懼。可乎。反其惡于身。若將免焉。則不賢不枉見矣。改過修德。未敢少恕也。見亦非必目視。或見諸載籍。或見諸傳聞。莫非見也。雖然。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徇私心。憑世眼。賢否倒置。亦奚以見為哉。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四書翊註

論語里仁

三

卷四

此章集註全用內則。是內則為此章註疏也。今日相表裏。何哉。蒙引之言善矣。愚謂朱子以內則解此章。則內則為表。此章為裏。然此章于內則實有發明。則此章亦可謂表。內則亦可為裏。故曰相表裏也。幾微也。不敢顯揚其過。故曰微。坊記曰。微諫不倦。與不違。不怨。畧相似。然未甚切。故單言微諫二字。下氣。氣息卑下也。怡。顏色和怡也。柔聲。聲音柔順也。氣不下。則色不怡。色不怡。則氣不柔。故三件皆當以下氣為主。下氣尚未形于色。怡色尚未發于聲。故三件又當以柔聲為極。志者意向所在也。見者。視于無形也。見志不從。則行事可知。

已諫不入故不從不入者如水投石也下氣怡色柔聲
皆敬也至此又敬氣又下色又怡聲又柔也不違者不
變其幾微之初心也起敬起孝非兩事敬固所以孝也
敬以俟其說則復諫只是不違而已得罪指父母言
父母不義則鄉黨州閭譴責之故曰得罪然不諫則子
實陷之當亦無所逃罪故寧熟諫也熟者反復詳盡無
生澁艱苦之辭也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可謂勞矣
不敢忿疾有不平之意不敢怨怒有不服之心也使非
起敬起孝不至此故重言以結之

四書劄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不暇而敢怨乎易曰幹父之蠱又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殆其人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章

去親遠則為日必久是一連事定省曠則廢子職音問
疎則勞親心却是兩事俱根去親遠而為日久來不惟
我之思親不置陟屺陟岵情深亦恐親之念我不忘倚
門倚閭望切也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東西各
有定在也親不知已之所在心裏如何放的下一旦召
已如何便到的故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變召已則
必至而無失皆遠遊者之遠慮也註兩必字合釋經一

必字煞有深情詳味集註一字一淚勝李密陳情表多
矣禮云人子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又云出不易
方復不過時皆此意也弧矢之志雖自初生時已然然
蓋世功名究亦何加于天性三代而後徐庶得之王陵
溫嶠有愆德矣

或曰既云父母在不遠遊則遊必有方是遊非也父
母之心豈但愛子遠遊乎凡事有不強似人處皆其所
憂也以父母之心為心為子者念之

子曰父母之年章

知訓記憶言常在于心而不忘也察之形神耳目之間

四書劄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審之飲食作息之際俱是知中事既喜其壽者幸烏犬
之報獲仲于此日又慮其衰者慮菽水之歡弗示于他
年故于愛日之誠有不能自己者言時時刻刻都有奉
養的道理也子路結駟連騎而嘆其不為親負米于百
里之外則愛日無及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因今人易其言而不知恥故仰邇古者以勉之古人之
言非不出也不輕出耳彼誠見七尺之軀擔荷多少物
事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將本分的虧了可恥孰甚焉
古人所以括囊塞兌恂恂然似不能言者職此故耳

范氏曰所謂德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者也使聖人直于古人中求之則今人何以自安乎

子曰以約夫之者鮮矣章

諸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只是一意收斂不敢越于規矩之外也若斂約固其中一端耳尹氏推而廣之凡事極是鮮失者言未必事事合拍也但差誤處較少耳

子曰君子欲訥于言章

欲字無形是主本而字有力是過接語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一氣直下不作兩半說纔得欲字而字兩於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字意出

放言易故欲訥所以矯輕力行難故欲敏所以警惰言之多寡關乎心之靜躁所宜訥言之疎密關乎事之成敗所宜訥言之輕重關乎事之疑信所宜訥意于從善而忘莊敬之強所宜敏吝于改過則甘安肆之偷所宜敏緩于赴功則失事機之會所宜敏此本切氏而暢其說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章

鄰之為言親何也以地言則曰鄰以情言則曰親也俗有遠親不敵近鄰之說亦此意註云德不孤立必以類

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如此說則正意俱在上句內下句特譬上句耳是一直說業引存疑諸公俱云德不孤論其理必有鄰指其實如此則正意俱在下句內上句特起下句耳是兩被說二說俱有理細玩必有二字似諸公較勝然諸公之說實本朱子小註也

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國之有鄰唇齒相依也漆園謂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足而妄為之說乎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章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字意出

數煩數謂其言煩聒而無已也事君者若有過則當諫獻可替否其道也諫不聽則當去急流勇退其義也交友者友有過則當諫切仁則義其道也善不納則當止緘口結舌其義也至于煩聒則言者諄諄不亦輕乎聽者藐藐不亦厭乎欲求身名俱泰以為榮而反遭擯斥斯辱矣欲求肝膽相照以為親而反成凶隙斯誼矣君臣朋友皆以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為義故見幾而作其事同也昔夫父子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請之豈可以去言以止言乎推而至于兄弟夫婦亦然事君數斯辱矣其有見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乎

明友數斯疏矣。其有見于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之。義乎。子游之言只說的下半截。却不曾說的上半截。然則善者以道忠告而善道。箇中大有苦心。在正未可一榮抹殺也。集註深得此意。宜玩。

四書

卷五

四書通註

前賢刁

包家吉輯

男再添孫

祖祖

本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章

此孔門擇婿之法也。長之行事不少概見。故其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取之謂有當於刑于之觀。繆泄一事。世俗深以為諱。子獨鑒於形迹之外者。蓋以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在我果有罪。則孽實自作。即處廟堂之上。猶以為辱。自外至者。不得而榮之也。在我果無罪。則災本无妄。即處囹圄之中。猶以為榮。自外至者。不得而辱之也。

四書通註

論語 公冶

卷五

許氏云註其字指長言。蒙引又解之曰。取猶致也。因玩註上下文四其字。不應三其字俱指長。而一其字獨指夫子也。看書須用細心如此。又言二乎承上以起下。蓋謂長之德既有以致之。而長之罪亦未有以害之也。註因雍容三復自圭。而知其謹于言。又因謹言而知其謹于行。又因謹言行而知其善處。有道無道之邦。皆採本之論也。免禍于亂世。信矣。見用于治朝。恐未也。當時

安有所謂治朝哉。此蓋以其行信其過非實事也。故曰不廢言必見用也。說的何等斟酌。

一布衣之士。一世祿之家。一陷物議之中。一起憲網之外。子於是乎皆有取。明婚姻之道可知。選宗之道亦從此可知也。

厚于已而薄于兄。固小人也。厚于兄而薄于已。亦豈送為君子哉。故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因平日心事無以整。故于人故區區為避嫌計。內不足也。若聖人至公如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何避嫌之有。嫁女必量其德而求配。今日才以德之著見。

四書期註

論語公冶

二

卷五

者言也。公冶長南容之婚于孔子。其年其時及其才。必有兩相宜者。若以為避嫌。則婚情于譽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心事。非程子不能說。揮至此。

子謂子賤章

上斯斯人。即所謂若人也。下斯斯德。即所謂君子也。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即所謂父事者。二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也。夫子既賤賞不置。以全德令名歸之。而又反言以見子賤獲眾正之助。相觀而善。且以徵魯之濟濟多士也。奚進吾徒亦所以勉勵吾黨也。稱子賤之善而本于魯之君子。或為父兄焉。或為師友焉。與

人為善。故曰厚之至也。以蘇氏之學而為此言。似亦微窺聖人之心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以何如二字。就正甚約略。似有所因襲而省其文者。故漢儒云。因夫子歷數諸弟子而不及他。故以為問也。但前兩章是擇婿。與此章無干涉。故朱子直云。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之最確當。且此篇之首兩章各自為記。而實一事。故此章與上章。雖各自為記。而知其為一時之事也。或曰。不知何所據。誤矣。聖門如顏曾輩。不可以器名。其餘有聖人之一體者。皆器也。器者有用

四書期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之成材。謂其材已完具。而可適于用也。據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夏曰瑚。商曰璉。疑誤矣。註貴重華美四字。極確。特加而字。言貴重而又華美也。宗廟成黍稷之器。傳之先代。薦之先王。貴重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華美也。以子貢言之。從政使四方。廊廟之選。貴重也。言語著聲。列國文章。生輝沫泗。華美也。子貢雖未至于不器。然儼然以器稱。則亦國之寶也。許之也。雖已至于器。然視不器。則懸矣。許之亦進之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仲弓為人重厚。簡重

者疑重有端。嚴意厚者深厚。有沉潛意。備者簡約。言不煩也。然者靜然言不出也。或謂重厚貼仁字。簡然貼不佞字。竊意四字皆佞之反也。故下緊接云。而時人以佞為賢。卽所謂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于今之世也。仁者心德。以仁許之。故曰美其優于德。佞者口才。以不佞少之。故曰病其短于才也。

或人之意。看仲弓儘是好人。爭奈不會講話。夫子說。講話要他做甚。焉用者言。無處用的。他着也。禦字是應答字。故曰猶應答也。當字却是正解禦意。故曰禦當也。當如對敵。後其說以爭勝也。從來名職司者。或曰給事。或

四書期註 論語 公治 四 卷五

日辦事給辦意。同故曰給辦也。憎者厭而疾之。故曰惡也。以口取辦而無情實。無情者澆薄之實。無實者虛偽之情也。二字正互相發。人指正人。君子說若連世俗在內。則與時人以佞為賢有礙矣。屢憎者。常常見憎。不可勝舉。故曰多也。不知其仁。指仲弓說。極是。仲弓以敬存心。以恕及物。可謂賢矣。子不以仁許之。故不免或者之疑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言之。諸儒各主一說。一以體為本體之體。謂仁之體本自渾全。全體者。全其體而無所虧欠也。如此說。只是見的一以體為體仁之體。謂仁以全體。全體者。體其全

而無虧欠也。如此說。須有功夫在。二說俱有至理。余反覆思維。而未能專主其一也。並存之。不怠者。至誠而至。于於穆不已。與天命合符矣。顏子不遠復。尙有未達之一問。則仲弓可知。子之不輕許之也。有以哉。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以仕命開。意其經綸康濟之舉。必有庶幾。可觀者矣。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指此理而言。此理何言也。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果能融會貫徹。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可以出而仕矣。今乃謙讓未遑。不治人而先自治。必有堅苦刻勵。篤志

四書期註 論語 公治 五 卷五

以求者。故夫子悅之。學問不從性分上着。躉于小矣。聞能領會至此。故程子曰。已見大意。身心者。道之源本也。功名者。道之緒餘也。看到身心吃緊處。而不肯隨世。以就功名。此其識趣。加人數等矣。故卽其所言而知。見道分明。不當于今人中求之也。開之學。後世無傳焉。故不可考。子使之仕。必不為宰費之子羔也。故知其材。可以仕。材可以仕。而必勘心術之微。不敢自欺。以欺其師。此其器度宏遠。豈安于小成者哉。希賢希聖。希天。他日將不可量。想子初願。固不至此。

夫是以欣然有當也。謝氏不空其為未信句恐未確。

子曰道不行章

夫子傷天下無賢君。故假設乘桴浮海之言以自嘆。子路強力足以捍患難而肝膽可與其流離故謂其能從已。若使聞其言而察其心。又將嘆夫子之嘆矣。乃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何不裁酌而度量之。乘桴浮海此事果可行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理果可忘否。若之何直情而徑行也。前既云勇于義後又云美其勇而讓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何也。前所謂勇于義師弟之義也。後所謂不能適于義君臣之義也。君臣四書胡註 論語公治 卷五 六

孟武伯問子路章

當時看仁太容易了。往往輕于許可。子益斤斤乎其難之也。由以兵見長。收詰戎敵愾之功。求以農見長。著理煩治劇之效。亦以禮樂見長。昭介紹擯相之儀。此皆經濟本領也。若於仁者天地之心。則亦日月至焉而已矣。有亡消息之微。子烏于定之。蓋仁者治兵則無敵。治民則愛之如父母。治禮則動容周旋而見盛德之至。三子

之才豈遂無與于仁。但得其一端未得其全體耳。所以然者才分英邁志氣卓犖而學問之功未到故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章

子貢悅不若已。一切要強似人是莫大病痛。夫子取類于來作榜樣。使之爽然自失。又從而獎藉之。使抱歉負愧之心。不至託諸空言。聖人之教深矣。愈強似他。故曰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有始有終。則全數包其中矣。二者一之對。如兩物相形。便有定數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以性。地。之。豈。微。言。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以意見之。察誠言也。無所不悅。四書胡註 論語公治 卷五 七

四書胡註

論語公治

七

卷五

聞一知十之驗。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之驗。又取其平日之行實以証之也。

以物授人曰與。故解與為許。

胡註子貢方人是向外面做功夫。故夫子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教之自方也。子貢與顏子有學知生知之異。故逃而謝之。以為不可企及。而喻其淺深。偏全之不同也。夫子以其自知之明。非窮理不及此。而又不難于自枯。則庶乎克已者矣。故一則曰弗如也。既然而以其言為然也。再則曰吾與女弗如也。又重許之。重者鄭重之重。非申重之重也。此其所以終問性與天道。微始

徹終而無彼此之可言。同一知十非特開一知二而已也。

汪陽解此章力破象山陽明之說。最為痛快簡錄之。或問象山曰。夫子謂子貢女與回也。云云。象山曰。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尙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語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商吳若道。敏如此。雖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玩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鬪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嫌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她圖缺之辭。今便作數目。

四書翔註

論語公冶

八

卷五

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意。故開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開一知二有對之知也。類悟也。所謂憶則屢中者也。于貢于此。直足將顏子與自家兩人真面目。描出呈上。夫子今日子貢尙嫌少在。然則象山尙嫌多在也。尙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尙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二矣。矣。其可總是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個源頭在。陽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計

之也。却說得好。曰。註中亦自強。破顏子明所。所照。即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曰。明所。便是從心地上透出來。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攪入來。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裏。第謂弗如一語。是聖人嘆惜之。恐又不然。聖人無誑語。說個堯舜猶病。即實實堯舜猶病。說個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個吾與女。即實實吾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知之。何曰。味語意。與此迥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既未能反到源頭。何為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然體察。其于自家。往往只見長處。不見短處。還能自知。不其于人。往往只見他

四書翔註

論語公冶

九

卷五

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個病痛。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既能自知。又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即如顏子之于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既趨。吾才猶以為從之。未繇也。只是個自知。其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也。只是個自屈。便依稀趕上孔子。子貢根器。爾爾。又何患趕不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說破。使他用功。日。看來這件事。有個時。據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聖。却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以一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

宰予晝寢章

只志氣昏惰。致無所施。二語深中。宰予病痛。志氣喻木。喻墻。昏惰喻朽。喻糞土。教無所施。喻不可雕。不可朽。而不足。誅之意在其中。志貴清明。不立則昏。氣貴鼓勵。不振則惰。然四字不。平對。須相因說。志者氣之帥。志昏則氣惰矣。與語辭平聲。或作嘆意亦通。誅字重。責字輕。誅訓責。非刑誅之誅。口誅之誅也。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如不可雕。不足責也。然已以朽木深責之矣。不可朽。不

四書胡註

論語 公治

十

卷五

足責也。然已以糞土之墻深責之矣。罔憚棟隆之吉。而甘于朽木。則鑿削無所施其力。空遊數刃之墻。而淪于糞土。則繪畫無所施其工。斥絕之辭。嚴于斧鉞。所謂呼瘠而使之醒也。宰予居言語之科。想平日在夫子面前。定有些發憤進修話頭。今所行若此。不逮其言遠矣。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孔子何失。分明自認不是。又把別人都作一樣看承。揆厥所然。予寢為之。予亦何以自安乎。重警言着實。懲戒。非難易也。上節使予難施。面目此節使予難置。口舌皆以深警之也。

子曰非衍文。疑上節是與宰予百說。此節是與門弟子面說也。

范氏曰。唯日孜孜。以學之不倦者言也。斃而後已。以學之不息者言也。唯恐其不及。以學之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言也。宰予晝寢。自棄而不可與有為。故夫子責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而後能不息也。今加勤勵二字。先言不息。而後及自強。言以勤勵不息而自強也。

胡氏先責宰予志氣昏惰。而以古聖賢進之懈弛也。惰怠也。荒廢也。寧安也。四者身心之蠹也。以是為懼其志立矣。勤勵不息。自強則氣之為也。孔子以聖賢望宰予。故深責之。所以振其晏安之氣。而發其警戒之志也。視以觀由。察安聖人知人之法也。豈待宰予言行不相顧而後能聽言觀行乎。且至誠待人。亦以不誅宰予一人而盡疑學者。遂待人以不肖也。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勿效宰予所為。謹于言。敏于行。如古聖賢之懼而自強云爾。

四書胡註

論語 公治

十一

卷五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易陽為君子。以其剛故也。剛。堅強不屈之意。堅。貞也。以志言也。強。健也。以力言。不屈浩然常伸。無所沮撓也。此

天德故難能難能故有未見之嘆也。德者有所愛好而德慕也。愛好德慕則心役于物而不能自主。安得為

剛

程子曰：人有德則無剛，剛則不居于德。是剛與德正相反。故謝氏之言，直接程子而不更加罔也。剛字從岡，從刀，有斬釘截鐵之意。故曰能勝物之謂剛。凡自外至者皆物也。如富貴貧賤威武之類，不淫不移不屈，則常伸千萬物之上矣。德字心在欲下，有覆蔽遮蓋之意。故曰為物掩之謂德。德則高貴而注居于富貴之下，貧賤而後居于貧賤之下。威武而屈居于威武之下矣。仲者氣

四書翊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之浩也。屈者氣之餒也。然非如孟子所謂尚志則氣餒而不能塞乎天地矣。故又有志無志結之。一
張之為人不可考。觀其為或人許可。意者疆陽好勝如孟施舍批宮黜之徒乎。悻悻自好。想當然耳。徒憑血氣用事而不知以義理養心焉。得剛。然則子以申張之德而不知其不剛。非以申張之剛而不知其德也。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德。二句恐未是。
子嘆未見意者在顏既亡曾未推之。曰乎不然。一遺匡難而不死。一聞大勇而備褐夫。往千萬人。止其選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即已之不欲而。知人之欲。又即人之不欲而行已之欲。此程子所謂把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間。一班樣看。則有其妨礙者也。仁者大公無我之事。若不得絲毫氣力。故夫子不以許子貢。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何別乎。程子于此分仁分恕。又為子貢分及分不及。其肯微矣。朱子以從無字。勿字。看出自然勉然之別來。仁恕之義始大明也。
矜心勝氣。學者通病也。故子貢自以為弗如。則夫子許之。自以為幾及。則夫子抑之。裁成之義微矣。

四書翊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文章者見乎外者也。加一德字。則夫子之文章非後世所謂文章也。威儀者德之見于容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文辭者德之見于言語。恐未盡。有德者有言。固矣。刪定贊修。非文辭乎。似宜合著述為是。仁義禮智性之理也。受于天然。後為人。故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元亨利貞。天之道。天之理也。體本自然。為古今萬物萬事所自出。故曰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天人非有二理也。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以身立教也。至于性與

天道則夫子罕言之如論語中言性惟性相近一句然
所言者氣質之性非天地之性也言天何言哉一節然
所言者天道之流行非天道之本體也此其言之所以
罕也但本文只言字直于其上如罕字恐未安竊意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一氣讀言字只轉過猶云夫子所
言的性與天道也罕字却在不可得聞內看出如此更
覺無弊得聞不得聞俱就學者說見爲子貢留地步
聞云問學者所共聞則子貢在其中不得聞云而學者
有不得聞者便不着在子貢身上故下云子貢至此始
得聞之而嘆其美也每用虛字都有含蓄有照應學者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五

宜細心讀之
聖門教不躐等一句是此章大主意蓋學者先後淺深
之分也聖人教人以威儀文辭爲先務威儀者教以修
身也文辭者教人窮理也若夫性與天道十分鄭重而
不輕以其秘密示人焉逆力到功深依稀有得則亦不
復吝惜如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此得問性與天道之驗也不一則無以貫不盡
性知天則無以一釋子所謂至論想指一貫而爲言歟
美之言則此章是也
子向來有說云文章下學之事也性與天道上達之事

也從文章悟性道則下學而上達矣是故可問選他可
聞不可聞選他不可聞實則不可聞者寓于可聞之中
也動靜語默固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著見者眼前即是
故可聞聞者了悟之謂也若必緣夫子之言性而聞性
緣夫子之言天道而聞天道則杳乎遠矣人生而靜之
始與夫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理初無聲臭可窺如何
從言下了悟的然形而下卽行而上者二之則不是此
子貢所以爲悟後語也此亦有理姑存之

子路有問章

子路問斯行之者也前所問者既未及行既字欠活或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五

當易以偶字未之能行非子路力有不及或其時與事
尙有待也惟恐復有所聞顧此失彼而行之不給能無
辜負所聞乎夫是以孜孜遑遑未敢頃刻而安也此與
周公待旦之心何以異
行兼遷善改過言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子路殆庶幾乎聞善而勇于必行者子路本色也
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可謂樂善而服義矣勇者
不能用則有恃氣用罔之失若子路專在天理上爭勝
故曰能用其勇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性敏者資性敏捷也。敏捷者自以爲了却無難。故多不好學。位高者勢位崇高也。崇高者視人皆出已下。故恒恥下問。謚法以勤學好問爲文。蓋亦監于人情所難者而節取之耳。孔固于此偶合焉。故雖子貢疑其過當。而夫子爲述行實以曉之也。

敏而好學者孜孜于尚書六藝之文。不恥下問。質疑問難。不以卑賤爲嫌也。二句須看得斟酌。

攷孔文子以女妻太叔疾始末。讀倫棄義人類而禽獸矣。乃學問一事有微長焉。謚存之子錄之。不沒其善。皆所以示勸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公伯

子

卷五

經天緯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伏羲而後其堯之文思。舜之文明乎。嗣是則文之繫卦。周公之繫爻也。孔子其至矣。權起者當以朱文公爲盛。昌黎名同而實異。經天緯地有造憾矣。

子謂子產章

夫子之恭。訓莊敬。子產之恭。訓謙遜。要移易一字不得。註之精妙如此。謙者卑。牧于已遜者讓。美于人敬。訓謹恪。謹者矜持而不敢放。恪者嚴翼而不敢肆。惠訓愛利。二字正相濟。愛而不利。無爲貴。愛矣。利而不愛。則其所爲利者亦假耳。使民義直。以下四句解之。使字義未訓。

竊意義斷制也。斷決而有節制。威克厥愛之意也。都鄙有章。國都邊鄙城郭車旗各有分限而不敢越也。上下有服。冠冕衣服各有制度而不敢僭也。田有封洫。如古者井田之制。封疆溝洫各正其經界也。虛井有伍。如後世保甲之法。異舍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行己以接物言。族大寵多。鄭人之不恭也甚矣。有恭之道而驕僭之俗以懲。事上合簡定獻。聲四公而言。若弱臣強。鄭人之不敬也甚矣。有敬之道而凌逼之風以寢。養民如父母之慈。殖田疇。誨子弟。惠道也。使民如父師之嚴。諸衣冠。伍田疇。義道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公伯

子

卷五

管子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爲。上晏子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爲。下若子產者。其免于此矣。數臧文仲不仁不知之事。而責之者六。似大不滿于聖人矣。却于此稱其所善者多。惡而知其美也。數子產君子之道而稱之者四。似深有當于聖人矣。却于此責其猶有未至。好而知其瑕也。若夫以一言一事而舉人生平。豈不誣哉。吳氏發明聖人之教至此。可謂得其意于言外矣。新鄭駁之而不自知其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章凡交。初則敬。久則慢。其恒情也。平仲不以久而替其初。

心故夫子善之。交久敬衰。其弊有二。一曰狎。狎者厭敷所繇生也。厭敷則疎。一曰疑。疑者猜嫌所繇起也。猜嫌則乖。久而敬之。其必肅然不狎。坦然無疑而後可。景公尼谿之封。平仲實沮之。若在他。人。從此隙矣。子方錄其所長為友。朋。其。甚。矣。聖人之無私而樂與人為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為室以龜。龜故曰居蔡。刻山于節。蠶藻於祝。只是多文粉飾。媚神以邀福意。當時以文仲為知。意亦有假靈于龜而響應者乎。然諂媚。專向鬼神問吉凶。而越之。

四書劫註

論語公治

夫

卷五

避之。則其于日用當然之理。必有置之不務者矣。故曰。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讀鬼神如此。安得為知也。安得決辭。何如婉辭。言是那等樣知也。春秋所謂作虛器。即此事。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再考爰居一祀。又復惑志于幻渺不經之事。益見其人一意媚神而漫無窮理盡性之功也。故曰同歸于不知。按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又云。家不藏龜。文仲居蔡。是大夫僭諸侯也。漢儒從來主此說。朱子曰。非也。如此則不仁非不知。故以孔子答樊遲之意解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幸。

三位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喜怒不形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物我無間也。二句都要歸結到知有其困而不知有其身。一句上去。故喜怒皆從。困起見。而不以身故不形于色。新舊皆為致身故無我。傾心相告而無間也。釋關合忠意。忠矣。特加盛字。是進一步說。後言之為下。句子張疑其仁。留地步也。則故字可見。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亦是從天理發見出來。但其所以然者。未知皆出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不也。皆出于天理。所謂當理也。無人欲之私。所謂無私心也。就事論事。其事可知也。故許其忠。就事論心。其心不可知也。故未許其仁。

四書劫註

論語公治

夫

卷五

弑君而以崔子日之。便不解書法矣。曰。陳文子有馬十乘。言其身家未易割舍也。曰。棄而違之。言其飄然長往。無所繫戀也。曰。至于他邦。一則曰。猶吾大夫崔子。再則曰。猶吾大夫崔子。言亂臣賊子。雖見叠出。不可與同朝也。此與上章子文之事。皆于張後。其美而樂道之。潔身去亂。四字總結上數句之義。以盡清意。再加盛字。不得且前章既云。子張疑其仁。則此章不必重出。亦無庸更留地步也。前章約略上文。而究其所以者。故不必言心。此章則直從其心問之。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乎。此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

而猶未免于怨悔也。此所謂私心而不當理也。前章解未知其言約而盡。皆出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一句客也。以容形至。主人之情立見。此章解未知其言顯而婉。上一段客反也。下一段主正也。客至對舉。一反一正。知其出于此。而不出于彼也。前章云未許其仁。此章云不許其仁。不許之與未許。又異矣。一字一句之間。輕重之權衡在焉。讀者不可不察也。

以二子制行觀之。非不卓然出人頭地。然視朱子所援引之師言。則有闕矣。故曰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真無私心也。曰必曰真。皆斷然核實之意也。仁體云何。當

四書翔註 論語 公治 卷五
理而無私心。云子張未識而悅于苟難苟難則不當不當者不合禮義也。遂以一得之善行妄擬全體。豈其倫哉。宜夫子之不許也。讀者于此。更以上章仲弓之仁。及孟武伯所問子路冉有公西華之仁。併後篇原憲之仁。觀之。則知諸子曰。佩聖門求仁之訓。而不免于日月之至。况二子實未知學乎。全體不息。雖冀侔于日月。不可得。欲其當理而無私心。難矣。再以殷之三仁。併周之求仁得仁者觀之。微子當去之理。而歸周非私心。箕子當囚之理。而陳洪範非私心。比干當諫之理。而死宗國非私心。三子之忠。正三子之仁也。子文之忠。何如者。而曰

仁矣乎。伯夷以父命為尊。當乎父子之理。而無兄弟之私心。叔齊以天倫為重。當乎兄弟之理。而無父子之私心。伯夷叔齊扣武王之馬。甘首陽之餓。當乎君臣之理。而無勝國與朝之私心。二子之清正。二子之仁也。文子之清。何如者。而曰仁矣乎。合而言之。上章後篇三仁。夷齊所謂彼也。子文文子所謂此也。因彼以識此。因此以識彼。交盡其義而無遺。故曰仁之為義可識矣。

四書翔註 論語 公治 卷五
考之他書。如左氏傳。邲考之類。于文令尹。故曰相楚楚。偃號稱王。故所謀者無非偃王之事。楚惠陵諸夏。日以于戈從事。故所謀者無非偃夏之事。春秋正冠履。辨內

外。得夏其必誅。而不以聽也。明矣。文子大夫故曰仕齊。莊公宣淫召禍。既不能格心于前。又不能苦口于後。失正君之義也。崔杼躬行大逆。既未聞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失討賊之義也。又不三歲而復反于齊焉。則始也。惟于利害。而既也。怨悔可知。按禮。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朋友之仇。不與同朝。今也。不同朝而已。是以朋友之仇。弔君父也。而况未幾。言旋又復。視顏同朝乎。然則二子者。其不仁可見也。其不忠不清。亦可見也。此本文中。正當道理。夫子答子張時。早已寓其意于兩未知內。但渾濁不露耳。朱子特為發明附之末簡。然後通章之義可

盡或者以為非正意失其旨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開口日每事必三思則非為學之思可知蓋研求義理弗得弗措不厭詳也三思作三次思為是蒙引諸說俱以為思之無已則是後人所謂思也大抵文子為人迂濶故所思限有定數子曰再斯可矣是省了二次此言雖為文子發實則人人可通行也適習求遺喪之禮以行開晉侯病故耳既而晉侯果卒則其思似驗然非理也聞人之病而逆料其喪非獨不知且不仁矣為惡之人冥然罔覺故曰未嘗知有思知有思便向大

四書劄註

論語公治

卷五

論語公治

路上走故曰為善然一思則意見所到凡事規模大段已具又加裁奪便確然無疑矣故曰再則已審至于三而億逆揣度不以大公處之反眩惑而靡所適從矣故夫子譏之矧其勞而罔功乎天下事以義斷之則思是非不思利害合下有恰好道理在無用過計為也若總總焉利害是營則展轉狐疑莫適為主矣朱子引宣公孫立文子使齊納賂一事正程子所謂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者也乃曰私意起而反感余竊以為未然君子務窮理大學所謂格物也貴果斷書所謂惟克果

斷周子所謂果而確也然窮理則日務須是用功夫未思之先言果斷則日貴只是崇尚意以既思之後言不徒多思之為尚言非所貴而不必務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有道註指文公說後儒辨之以為武子不及事文公似有據有道就成公得國後說無道就失國前說亦通但朱子本春秋傳豈無所考而云爾乎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謂安平處順不煩表暴而行所無事也此其知之可及差易為力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出奔見執下獄也武子周旋其間幹濟而經營

四書劄註

論語公治

卷五

論語公治

之也盡心披肝瀝膽也竭力鞠躬盡瘁也不避艱險如對獄吏納橐餽貨醜瞽之類險阻艱難備嘗之也智巧之士知有身而不知有君故凡武子之所處者皆深避而不肯為也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去危即安轉禍為福君臣復國不失舊物也此其愚之不可及殊難為功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沉深不輕薄以買禍晦猶晦也不淺露以開譽免患即所謂保其身以濟其君也成公之無道天作孽猶可追也故武子愚其身以拯之而卒有濟當愚而愚非知者之所能及也紂之無

道自作孽不可活也。故比干殺其身以拯之而卒無及。不當愚而不愚。又非愚者之所及也。

朱子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公同休戚，與那全無干涉底的人不同。愚竊以為未安。夫有天下者，天下皆其人也。有國者一國皆其人也。豈有全無干涉者哉？魯中及外，非班爵受祿，則踐土食毛。若曰全無干涉，則犬馬不若矣。

嘗讀春秋而知其大夫之愚非其至也。儒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弗為。况得國乎？衛君背華，即譏至于失國，出奔亦可省矣。而乃殺叔武，殺公子瑕，兄弟殺。

四書切註

論語

公布

孟

卷五

元直父子忌嫉殘忍，無復人理。武子朝夕左右之，不聞出一語相規正。豈人臣事君之道乎？聖人之心如天地，舍短錄長，以為全軀保妻子者之勸。爾後儒因之極力揄揚，至比于子房復仇之烈，梁公反周之績，即晦菴亦云為南容。蘧伯玉之知易為寧武子之愚，且舉而加諸陳蕃王允之上，憶過矣。唯金仁山力責其失諫，而曰：窮愈之愚不如史魚之直也。知言哉。

子在陳曰：章

聖人周流四方，終鮮一日之遇。夫是以興思吾黨而發此嘆也。重言歸與思之深也。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言。

濟濟多士，師生而父子也。狂簡志大而畧于事，志大謂以古聖賢期待，舉于事者疎畧而不縝密也。斐文貌，即有斐君子之斐。成章者，或果或達，或藝或禮，樂或言語，或德行，莫不著長標異。斐然有條理而可觀也。裁割正，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以遂老安友信少懷之願。至是所入不合，知其終為時君所擯棄也。于是始欲開揚六經之旨，成就後學，以傳堯舜以來授受之道于後世。又不得中行之士如顏曾以上其人，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氣高邁，意思深遠，猶或可與進于堯舜，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道。故欲歸而

四書切註

論語

公布

孟

卷五

裁之，示以大中正。仲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焉。不至陷于異端，如後世楊墨佛老之徒云爾。歸與歸與，豈徒繫心桑梓哉。是道也。雖不獲與斯人之徒大行于一時，尚可與吾黨之人共明于萬世。是世世皆吾黨小子也。所裁則既多矣。一部易只是中正二字。程傳曰：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故註先言過中，而後曰失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

先述孟子之言以明夷齊之介。宜若隘而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固若是乎其休休有谷也。希少

也人亦不甚怨之正解希字愚謂不念舊惡不必說
改過處只是過而不留便了故曰與顏子不遷怒一
程子曰清者之量四字極好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
無徒夷齊之清如彼而其量却如此曰量便有天覆地
載意

孟子韓子之于夷齊可謂千載知己矣今讀其尚論之
言亦未能推勘其心至此也故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
能知之蓋此言非有所本是懸空裏想出一段道理
來為古人寫照併為今人說法讀者不可不知也

註云其介如此是從聖之情看出然不念舊惡是用
四書翊註 論語 公冶 美 卷五

希則介而和矣柳下惠聖之和然不以三公易其介則
和而介矣伊尹聖之任然伐夏救民實本一介不取予
來其介也茲其所以為任也與易曰介于石介者孤特
而有界限之稱學者須以此字為基本否則和光而同
塵矣若孔子不然以萬世為土無此疆彼界也

蒙引引司馬溫公程明道諸葛武侯三君子為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之証而歸之公與誠知言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即孰謂微生高一言而知其素有直名也備微物家既
無有宜以實告而乃乞諸鄰家以與之不直甚矣曲意

狗物掠美市思入字最中病痛曲意狗物者委曲已意
俯狗人情也掠奪也取人之物予已也市賈也售已之
物予人也懿行曰美市德曰恩總之是違道干譽耳
乞醯微事故曰所征者小直心德故曰所害者大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二句是客有謂有無謂無二句
是主先客後注以明直之義言天下只是要真一加造
作便非本來面目矣聖人觀人以介取予之小而知
予驕萬鍾之大蓋微事固可以槩人生平也孟子好名
之人一章亦是此意觀人者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
信哉

四書翊註 論語 公冶 美 卷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訓過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此朱子
不用註疏而特作此解也註疏云足恭使僻貌謂前却
俯仰以足為恭也又曰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
也二說俱通世人不辨真偽以巧言為文辭以令色為
威儀以足恭為謙光以匿怨而友為長厚夫子深惡而
痛疾之故不與言是非而言差惡所以撥動其良心也
一則粉飾面目而不根諸內一則則藏麟甲而不形諸
外蒙面喪心可恥孰甚焉巧令足恭是有肩詭笑一統
謂傳所謂卑而可踰非謙德也匿怨之包藏禍心也固

矣竊意君父之讐兄弟之讐朋友之讐皆怨也背德棄義甘與同國同朝同事皆匿怨也此豈可恥殆有甚焉正自放過不得

程子曰古之聞人朱子曰竊比老彭之意俱以左丘明為前輩故知其未傳春秋也愚謂聖人之言先人後已非必前輩為然即謂傳春秋之左氏亦可但今固不可考矣

色厲內荏子嘗警諸穿窬之盜夫謝氏于二者之可恥又從而甚其辭焉蓋諸媚傾險視色厲內荏者固加一等也

四書勘註

論語 公治

天

卷五

孟子以合于子路之言卜君子之養左丘明之取正會子子路意也故曰其所養可知矣子謙而善下竊比反明故又擬之老彭也學者立心以直則發而為言為色為交遊必有篤實可觀者一不察而卑賤暗昧遂至于此故深戒學者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其庶免于聖賢之深恥乎朱子可謂善言聖人之心矣

顏淵季路侍章

言志子路先顏淵後以齒也則侍坐從可知已記者先顏淵後子路何也以德不以齒其聖門書法乎侍坐言志聖人師弟講學也

子路嘗負米于百里之外矣却能以車馬共朋友嘗云飲總袍矣却能以野裘共朋友薄于已而厚于人身外長物不自知其為己有也濟人利物其心可謂懇且切矣

善曰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則能與功近註以有能為善恐未是宜曰有德謂善有功謂勞也善以性分之美言如拳拳服膺而勿失者是也勞以經濟之累言如顏子未嘗為邦是也何勞之有先正云吾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觀顏子于匡之難挺身相從而不輕試其鋒固非

四書勘註

論語 公治

天

卷五

漫無樹立者

伐剽誇施剽張大而曰亦又曰意則知伐亦張大也施亦誇也孟子所謂施施從外來與此同易曰勞謙君子吉又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正是無施強註疏後說作如意看亦有理然不如前說昔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只去得於字其善希顏乎然則道德歸人與富貴歸人者其間何能以寸子路問顏子之志覺爽然自失意于之志必有更進于是者矣夫是以交發而互証也

老者安之加養字如王制養國老庶老之禮以安之也

安之則引養引恬優游于天下矣。朋友信之加與字如大學交國人之道以信之也。信之則無詐無虞往來于大道矣。少者懷之加恩字如康誥保赤子之政以懷之也。懷之則為怙為恃朝夕如在襁褓中矣。此說具見聖人經濟本領。後說只是坐觀厥成恐未的。

孔子繫易以乾坤為父母。一索而得長男長女焉。老者也。安之其老者之志乎。再索而得中男中女焉。朋友也。信之其朋友之志乎。三索而得少男少女焉。少者也。懷之其少者之志乎。以老者朋友少者之志為志而天下無不如志之人矣。天下無不如志之人而子之志慰矣。

四書精義

論語公治

三

卷五

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類。薄而無告者。正從夫子繫易及言志得來。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子固有之。故曰安仁。顏子有善仁者之德也。有勞仁者之功也。立德立功而無吝心焉。故曰不違仁。子路雖未至于仁。而渾物我絕私吝。亦可謂孜孜用力者矣。故曰求仁。

子路以裘馬與物共。所共者理也。夫子以安與老共。以信與友共。以懷與少共。人人利其利而莫不以其理為理也。故曰有小大之差。

會點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胸中灑落。不為勢利所滯。故也。子路慷慨好義。公其所有于人。而無少芥蒂。豈非浴沂之流亞與。顏子視己之善。仰人所共有之善。故不私其善于己。而無代善視人之勞。猶己之勞。故知同于人。而無施勞視人。猶己推以及人。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于知其善而有無伐之意。知其勞而有無施之意。也。至于夫子。則如天覆于上。地載于下。四時百物。行且生于其中。而不知冶鑄之何從也。此聖人之所為。雖顏子未可同日語。而况于路乎。然則聖人之化。聖人之為。勸也。人非聖人。則幽昧而失其所以為人。猶馬非羈勒。

則奔逸而失其所以為馬也。是故因物付物。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也。天地也。一而已矣。先觀二子之言。則二子之氣象。可識矣。後觀聖人之言。則聖人之氣象。可識矣。聖人之言。廣大博厚。古今在生成中。分明天地氣象也。二子之言。一則裘馬及乎物。如河海之潤。人共酌之。

四書精義

論語公治

三

卷五

一則善勞忘乎己。如地山之謙。人共仰之。子路分明河海氣象。顏子分明地山氣象也。凡看論語。如徒理會文字而已。聖賢氣象。與我隔世。上下數千載。吾為從而識之。此章內註。只訓釋字義。外註。則歷引程子之言。以發明。

首段分言三句。一言以蔽之曰。仁爲其安勉不同。故各以一二字析言之。而聖賢固自統括畧盡。次段合言三句。見聖賢同向一條路上走。但行有遲速。到有遠近耳。是以聖人合二賢之志而詣其極。其大無外。二賢分聖人之志而著其美。或具體而微。或得其一體也。小大之。差也。此二段約言之。而其義已盡。下三段詳言之。而其義無窮矣。子路有守路身分升堂者也。顏子有項于身分入室者也。夫子有夫子身分。堂室不足以域之。唯俯仰兩大流。堪此擬耳。楊子曰。觀乎天地則知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知天地。于此止。可想見此意也。試

四書辨註 論語 公治 卷五

合三段熟讀之。凡聖賢心事。聖賢氣象。彷彿如在目前。自孟子而後。善言孔子及門弟子。未有若程子者也。雖朱子不能贊一辭。而學者往往別索解。不亦惑乎。試從此註觸類而通之。凡集註莫不皆然。讀四書者亦可以知所適從矣。然則以內註爲內。而內之以外。註爲外。而外之者。夫亦可于此知其非也。

已矣乎吾未見章

已矣乎本不得見而冀之之辭也。加一恐字。一終字。而聖人屬望之心始出。此處正宜着眼。訟者以必勝爲主。內自訟者。不爲又過之辭。而視如仇讐。自怨自艾。務求

必勝而後已也。過而自知。非有反觀之知者。不能故解。知過而內自省。非有風雷之勇。者不能。故尤鮮。鮮而又鮮。此其所以未見也。悔悟深切四字。是改過真種子。登悔而深切。則豁然無所容。無所容。則不吝矣。悟而深切。則曉然不自欺。不自欺。則無咎矣。夫是以深信其能改也。聖人之言。雖谷既往。實勉將來。故本復重申前語。而特表深警學者之意也。

十室之邑章

不日十室百室而日十室。激乎小矣。凡人性無偏全。質有美惡。故雖忠信如聖人。但日生質之美而已。不得以爲性也。聖人雖生知。然平生所得力者。全從好古敏求來。故抑揚其辭。以勉進忠信之人也。美質易得。宜兢兢保守之。至道難聞。宜登登力求之。學之至。則擴充其生質之美。而可以爲聖人。不學。則辜負其生質之美。不免爲鄉人而已。奈何甘于鄉人。而自失其聖人之本質哉。天縱聖人。生民未之有。而乃取必于十室何也。忠信只是朴實頭地人。原非鄉里絕德。蕩無如日心。桑葉何耳。夫子不恃天而恃人。若曰。我豈有以異于人哉。不過時時誦法先王事。事佩服古昔忠信二字。實心實意。做去。未敢少自菲薄耳。使人果日就月將。如予之勤勤周旋。

四書辨註 論語 公治 卷五

何至遂謝不敏耶。此聖人接引發心。然實實見得如此。非徒謙而善下也。

日書才上

命字公治



四書翊註

而賢刁 包蒙吉輯 勇再謙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雍也可使南面章

顯祖



陸龍其

學者一才一藝皆足自效。求其體用兼備。儼然居重而取經者。蓋難乎其人也。子居南面許仲弓。意其有不言而以德化人者乎。莊以蒞之。可與言大受矣。人君之器也哉。

四書翊註

論語 雍也

人君精明而治故南面。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故可使寬洪簡重。輔氏作兩意。看曰。惟寬故弘。惟簡故重也。余謂作四意。看寬者舒而不迫。洪者大而不隘。簡者約而不煩。重者厚而不佻。四者皆以德不以才。故曰人君之度。度以器量言也。蒙引體字亦好。均一仲弓也。于仁而不佻。章則曰。厚重簡默。于此章則曰。寬洪簡重。彼從不佻。取意此從南面。取意而仲弓而目得此八字。如生註精妙如此。顏子王佐之才。治內者也。仲弓諸侯之任。治外者也。聖門之備才。如是。伯子與仲弓。資質近似。而學問迥別。所

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因其許已南而故問是想像也。有此意。淺說遂云。子桑伯子之為人。亦可使南面。謬矣。可也。簡是將就之辭。只看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一句最確。僅可者。可以自治。有所未盡者。不可以治人也。此與上節可字不同。可使南面。即所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者也。可也。簡。即所謂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者也。

自處以敬。合身心而言。中有主則不放。即尹氏所謂收斂。謝氏所謂常惺惺也。自治嚴則不懈。即程子所謂整齊嚴肅也。便是正衣冠尊瞻視意。故曰合身心而言也。

四書附註 論語 卷六

如是則兢兢乎其無敢慢矣。而見諸施為者。務要提綱挈領。與民相安于無事。則事得其理。而無項屑。民得其所。而無騷騷。所以為可也。若先自處以簡。則中心無主。而所以自治其身者。疎而不嚴。次其見諸施為。又一切偷安苟且。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祿事之過。併法度廢而棄之。又何守焉。伯子不衣冠而處。正所謂太簡而不居敬者。故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而有為乎其言之也。不亦可乎。可臨民也。無乃太簡乎。不可臨民也。仲弓口中。只如此。蒙引存疑諸書。俱以可為可南面。太簡為不可南面。大是不通。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

故所行自簡。此即朱子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之說也。居簡則先有心于簡。而多一簡字。是大簡者。反不簡也。其于敬。則曰主。蓋內以敬為主。而簡輔于外。故為要直。要者要約。直者易直也。其于簡。則曰存。蓋內無所主。而所存所發。皆一于簡。故為疎畧。疎者疎濶。而不細密。畧者忽畧。而不周詳也。可謂得夫子之旨矣。

集註却不主說。而引呂進伯居敬不行簡。曹參行簡不居敬為証。三冲弓言。固是兩事。極有道理。竊意呂公自是好人。然主敬。算不得居敬。若果主一無適。當無所

四書附註 論語 卷六

事煩擾之理。曹參當惠帝屏弱。虐后臨朝之日。避事。亦以避禍。酣歌而。小吏可謂簡乎。若真。摩緊要去。做則調和兩宮。必自有說。何至身死。未幾。據產祿之變哉。在呂不簡之敬。不足以言敬。在曹不敬之簡。不足以言簡。一多事。一曠事。均之未為得也。敬與簡。只是一事。程子作一事。固是。故註錄之。仲弓之言。微有抑揚。故知其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然于可使南面及可也。簡之理。實有默契焉者。默契。契夫子之理。即默契。契夫子之意。此所以亟為許可。而不另贊一辭也。

哀公問弟子章

學者心性之事也。情之發戾乎節。則心性傷其和不矣。學至不遷。是怒而無怒也。程子云。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薛文清云。二十年來治不得一怒字。可見克已最難。皆學問得力語也。此而不遷。則七情皆不遷矣。意之萌戾乎中。則心性增其流累矣。學至不貳。是過而無過也。易著小過大過之訓。書垂改過悔過之文。正學問扼要處也。此而不貳。則四勿皆不貳矣。故曰好學。朱子以此為好學之符驗。恐未然。龍溪引說。以此為未發之中。謂甲乙前後之說。閉意以下皆未能之。是絕學。誤矣。學顏子之學者。此二句正其綱領。後世直以憤下。惟焚膏繼晷。晷當之何首千里。不有程未諸大儒出。幾乎抹殺好學真面目矣。遷誦移自此而之彼也。貳訓復自一而至再也。蒙引存疑。甲乙俱指兩人說。是以怒于室而色于市者。來形容顏子也。粗淺甚矣。甲乙前後。俱以時言。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只是當怒而怒。轉刻便消釋了。程子曰。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薛文清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淋漓不盡。可見克已最難。克已之功。正在不遷。怒上則不遷。怒即好學也。過于前者不復于後。其成湯之改過不吝。視聽言動非禮皆過也。非禮分

四書胡註

論語

四

卷六

視聽言動。即不貳也。不貳。過即好學也。註不如此說。

日。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玩至于二字。正小註所謂

好學之符驗也。符。契證驗。以學之得手。言非以學之入

手言也。可謂好學矣。加真字。言顏子在性情上用功。非

徒若董子之發憤下帷。韓子之焚膏而繼晷也。不幸者

非顏子之不幸。吾道之不幸也。今也則亡深惜之。指及

門言。又言未聞。嘆其好學之難得。則凡學者皆在其中

矣。然不日不聞。而日未聞。蓋為學者留地步。非絕望也。

程子先在物不在己一言。統括不遷怒之義。其下絲

事而歸之于理。本理而列之于氣。擬以舜之誅四凶。詳

四書胡註

論語

五

卷六

以鑑之照妍媸。其義曲盡矣。先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兩言。統括不貳過之義。其下則言言訓。語

也。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以其不違仁而言也。所謂不

善。只是微有差失。以其于大中至正之道。或偶過。偶不

及而言也。纔差失。便能知之。以致知之效言。直解前上

句。纔知之。便更不萌作。以力行之效言。直解前下句也。

不萌作有二義。不萌。以心過言。不作。以身過言也。張子

之言。則只及心過。不必更及身過也。心過。以幾言。謂非

幾之動。即過絕之。故曰。惟于己者。不使萌於再也。

詩書六藝七十子。莫不習而通焉。不可謂之非學也。然

而不可謂之為好學好學如顏子夫固有其道矣學以聖人為歸宿道者所以至于聖人之路徑也昌黎所謂絲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天以儲精即所謂儲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也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即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也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其為其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一段蓋言應事接物之時即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外物如聲色貨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六

利之類觸其形如聲觸耳色觸目貨利觸手之類動其中則一心紛馳而無主矣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于樂怒近于惡愛近于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于公欲則近于私愛施于人而欲本乎已也若哀則喜樂愛欲之反而亦惡怒之反也以上間用近思錄註情既熾而益蕩熾昌熾如火之燎原蕩流瀉如水之揚波其性擊則破壞天命今色矣故學者約其情約之以禮也使合于中無過無不及也正其心閑邪也養其性存誠也閑邪存誠正所以約其情而使

無過不及也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格物以致其知始事也然後力行以求至焉盡性以至于合終事也論中備引仲尼稱之之言此只及四勿與本章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不遷怒不貳過功夫故吾錄之以該其餘也好之篤然後可以言好學之得其道然後可以言學此正開手所謂學以至于聖人之道者也然其未至于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顏子則思而後得聖人不勉而中顏子則勉而後中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無所事乎思勉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記誦即博文強記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六

文辭即巧文麗辭為工也與身心全無干涉所與顏子之學異耳孔顏而後千四百年學者不知好學為何事此論出孔顏好學真面目始暴白于天下後世矣全文備錄近思真是少一句不得集註所用者三分之二且微有異同也如覺者約其情而日學者知所養而日知所往後末段數語直以記誦文辭一語括之俱精確的甚余嘗曰非伊川不能為此文非安定不能識此文非晦翁不能約畧此文而註之好學者也伊川年十八即能以此論試太學雖原本太極圖而實

不蹈襲幾幾乎生知矣然其渾然天成處猶遜明道先生此二程所以直接孔孟之傳而開朱子大成之集也

王龍溪述其師之言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又曰以其意解之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繇乎不敬之肩達乎無轍之境圖乎無勝之滅嗟乎此是何等說話甚矣其無忌憚也

子華使於齊章

辭受取予士大夫之大節也然有中正之道在焉或吝或貪愚不肖之不及也或惠而濫或廉而矯賢知之過

四書註

論語

八

卷六

也二子過愈不及然未可以為訓故聖人裁之子華奉天子之命而出使于齊師弟之義也冉子為其母請粟豈不自為朋友之義但赤之母固非待哺之母也一再請俱以少許之聊示存問之意云爾乃不復請而益之數倍過矣子無貴焉而弟與言子華之行色君子之中道則知五秉雖渥祇以繼輕肥之富而急者果何以待之乎急訓窮迫言貧之待救無可待待也周者補不足則有益于人繼者積有餘則徒損于己故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後可

按程子之言以為冉子之請不當與而少與之不當益

而少益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也若然則聖人之不見于面軟俗情矣竊意冉子請粟之心豈不曰子華一介行人不違將母若母亦吾母也定省缺然奈何不為之謀甘旨乎故請于其師亦子路與朋友共之意夫子雖與而實少雖少而實與所以成其一念之美也至與之五秉則以富為急以權為周倒行而逆施矣烏乎可

夫然後以大義告之蓋一介取與千秋權衡有斷斷其之或爽者非曰不欲直拒冉子而姑為是假借也

孔子為魯司寇時思為邑宰宰有常祿班自朝廷非師弟私惠也辭而不受養廉報功之謂何是不問那里鄉

四書註

論語

九

卷六

黨有相周之義蓋亦推以及人家有廉戶有恆廣朝廷愷悌之德伸一人胞與之願豈不休哉士君子讀費明道大固利濟天下小亦澤被桑梓彼擁厚處肥沾沾為子孫計者庸足道耶後世義田義倉之設庶幾得之餘必俸金之入一與親戚故舊共之則亦其人也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余則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義矣蓋聖人用財莫非用義也朱子曰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恩謂崇獎廉退四字說原思一段最盡寬容二字恐未盡與金與庀之意似宜改慰藉公共四字始不沒冉子所長也故朱

子曰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蔡氏又從而贊之曰。深有補于世。效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于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貪者不得託于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都是只箇道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子謂仲弓章

父雖聖不能掩子之不肯。父雖不肖。豈能掩子之賢乎。仲弓宜庸特簡。而無如當局者之以世類為疑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此自有據。或欲泛就用人說。非矣。孔子口中只說犁牛之子。記者從旁觀之。知其為仲弓發。故于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六

子曰中間加謂仲弓三字。註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要知雜也之牛而有子。其色赤。合當代之尙。其角完全端正。中儀性之選。故夫子一唱三嘆。若曰宗廟之犧而夷狄畝神。其安之乎。吾未見山川之靈氣所鍾者。反從而吐棄之也。人之私究不能奪神之公。蓋亦體其意以薦馨也。

范氏曰以替賤為父而有舜。以緜為父而有禹。即內庭所謂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也。古之聖賢不遜于世。類如替賤。而舜湯側陋。幾極而禹作司空。尚矣。嗣是蔡叔因而仲為卿士。亦其次也。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

為善。則可謂孝。又因仲弓而屬其餘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前云三月言其久。後引程子之言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前云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後引程子之言曰。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為德少。有私欲。使是不仁。前後互相發也。蓋仁以無私欲為心。心以無私欲為德。有私欲則無其德。無私欲則有其德。兩不相容者也。然私欲欲字。亦須有辨者。意于肉之謂私。故曰已私。繫念于外之謂欲。故曰人欲。皆所以害理者也。過此則聖人一句。是言顏子未能過此也。此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六

朱子所以有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說也。看來天道變而回之心不變。則亦終無有變焉者矣。朱子引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日則復。及詩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併夫子三月不知肉味之說為証。豈不謂詳且盡乎。中元之辨亦未可非也。或曰然則顏子于聖人何以未達一間乎。曰尹氏之說自明。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顏子視聖人亦無間。斷。但未能渾然耳。渾然無間。斷者。安仁之謂也。無間斷。而未能渾然者。不違仁之謂也。不違仁猶有痕迹。故未渾然。此正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

若云間斷于三月之後。非特不可以言化。亦不可以守矣。豈所以爲顏子哉。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一月之中不違仁也。或月一至焉。一月之中不違仁也。能造仁之域。無私欲而有其德。只不能久耳。言一日不能如一月之久。一月不能如三月之久也。朱子曰。一日至一次。一月至一次。恐未是存疑云。日至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反下于日至了說。的甚有理。

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誠始學之要也。朱子兩說。一日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一則曰三月不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是私欲爲主。仁爲客。存疑非之。謂欲爲主。仁爲客。把顏子都說低了。其說甚辨。頗有理。故共爲說曰。三月不違者。三月內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三月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日月至時。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日月至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如此說于諸子。得矣。却又說低了顏子。余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豈有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之時。此當如朱子之說。爲顏子辨。蓋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客也。若日月至。則當如存疑之說。爲諸子辨。蓋諸子在

內書附註 論語 雍也 卷六
我爲客也。一則曰三月不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是私欲爲主。仁爲客。存疑非之。謂欲爲主。仁爲客。把顏子都說低了。其說甚辨。頗有理。故共爲說曰。三月不違者。三月內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三月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日月至時。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日月至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如此說于諸子。得矣。却又說低了顏子。余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豈有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之時。此當如朱子之說。爲顏子辨。蓋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客也。若日月至。則當如存疑之說。爲諸子辨。蓋諸子在

仁而未能絕欲。仁與欲相爲內外。迭爲賓主也。學者辨至此。則將貞其內。以絕外。尊其主。以謝客。使心意勉而。又勉強力而不懈也。循而又循。持守而不遷也。欲罷故不能已也。遇此幾非在我者。易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不思不勉。所欲不踰矩矣。豈特三月不違仁而已哉。

我輩內省。或時刻至焉。日亦不足矣。奈何不早爲內外賓主之辨也。

季康子問仲由章

康子三問曰。可使。曰也。與。皆疑而商之之辭也。子各以一字舉其生平。而曰。旬有皆信而夾之之辭也。總以見及門有庸珍待聘之才。而國家無虛左待人之理。康子當局若之。句不同。升諸公也。從政謂爲大夫。後明有家之選也。柔懦不可以從政。果有決斷。排難解紛。若雷厲而風行也。暗昧不可以從政。達通事理。批察導。若燭照而數計也。迂拙不可以從政。藝多才能。理煩治劇。左宜右有。而環應不窮也。

程子錄三子之長推而廣之。謂人皆有所長。皆可用。得無淺之乎。視三子乎。三子固未易才也。

季氏使閔子騫者

費者魯所受于周者也。季氏據而有之。居然張官置吏。此可以出而仕乎。閔子渾然不露圭角。絕無受恩私室。失身匪人之嫌。但曰善為我辭。包含許多意味。要使上不拂主人援引之心。下不奪士子高尚之事。斯已矣。萬一不諒。名命再辱。則汝水之上。可以棲遲。上固有志。曷可強也。味其言婉而央。澀而厲。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象。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嗚呼。曾子數人而已。然則數人者。其百世之師乎。宜可以廉頑而立懦也。道義內也。勢利外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

則內重外輕。故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坻。又安有降志辱身而為之臣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則有撥亂之道。而不為屈。見惡人則有避咎之道。而不為惡人用。此所以欲應佛勝公山之名。而見南子與陽貨也。自聖人以下。剛則為小人所不容。故必取禍。柔則為小人所苟容。故必取辱。閔子早見而豫待之。只是不仕。故可剛可柔。而不至于取禍取辱也。由也不得其死。其以剛取禍乎。求也為季氏附益。其以柔取辱乎。在二子固非本心。然始也。知不見幾。徒

四書朝註 論語 卷六

愧大易如石之介。既也。才難。勤亂。又犯春秋黨惡之誅。夫是以末路遂至此耳。然則閔子其賢乎。由求視之。有應德矣。蘇文公冉子祠堂記附下。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崩。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于是庇公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祀。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俎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子弟之高第。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洋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迷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愆。觸蛟虺而不驚。若夫以江

四書朝註 論語 卷六

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子弟之高第。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洋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迷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愆。觸蛟虺而不驚。若夫以江

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大夫子之不顧仕則。其舟楫之不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眾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伯牛有疾章

伯牛癩疾。出淮南。果可信乎。記者但曰。白牖耳。何以知

四書註

論語 雍也

夫

卷六

其南也。以喪大記知之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尊君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室。而自牖執手。永訣之。辭君臣之禮。而篤師弟之情也。永訣。永世訣別也。命謂天命。以運數言也。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固運數使然耳。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此雖餘意。正須聖會。蓋疾者子之所慎也。及門中皆當奉行之。而以德行著稱者。尤兢兢焉。故因孔子嘆惜之辭。而特著此意也。然則顏子始可言天。冉子始可言命。彼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者。夫

安得為口實哉。

執事敬。數言。竟作千秋行狀。冉子迄今有生面矣。大儒如南軒張氏。年逾強仕。以痿疾終。然則尚論顏冉一段。不幸遂成自道矣。

茅鹿門冉子祠堂記。只用哀其辭之一語。生出許多波瀾。固是文章家近理之文。

賢哉回也章

顏子之貧如此。指簞瓢陋巷言。言處之泰然。即周子所謂見其大。故心泰。心泰固無不足也。不以害其樂。害者防礙之意。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歎美指

四書註

論語 雍也

夫

卷六

回之賢。深嘆指再言回之賢也。嘆美亦二義。嘆者嘆其賢之有異于人。美者美其賢之有得于己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惟簞瓢陋巷。非可樂。故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二句正相發。曰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自有樂者。自有其樂耳。兩節語意。都是要引起其字來。故曰其字當玩味。又曰自有深意。又當玩味其深意也。其意深。故不得以淺求之。玩者把玩之。不盡味者咀嚼之。不厭也。又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孫仲尼。顏子樂處。仲尼之疏水曲肱。即顏子之簞瓢陋巷。仲尼之樂在其

中即顏子之不改其樂。樂在中。樂得而欲。樂不改。所以在中也。孔顏之樂一而已矣。周茂叔每令二程。年矣。究不能言其所以然也。故為據議商量之語。所樂何事。思與學者共尋之耳。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其樂而自得于心也。程子不說。故朱子曰。公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游禮之誨。博文窮理之功也。約禮主敬之功也。窮理主敬。至干欲罷不能。而竭其性情之才。則庶乎有以得孔顏之樂矣。

程子曰。使顏子以樂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以道為樂。則樂與我為二物。所樂是道。則我與道為一物。此程子之言。惟朱子為能發明之也。後儒言孔顏之樂者。指不勝屈矣。然豈若程朱之言。渾涵不露。為可以與起學人不盡之悟也哉。等樂者。無程子之言。深思之。無朱子之言。力行。之。則自得之也不難矣。然究竟可獨喻不可告人也。愚反覆集註而深嘆程朱之言不能復贊一辭也。然前此有說。木格樂法。故錄之。

自古做聖賢的。千分尚便宜。正在這些兒。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畢竟莫他不著。蓋嘗反觀內照天之所以生。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六

我者原是一團天理。私欲奪之則懼。私欲擾之則憂。私欲據之則苦。數者交戰。而得失榮辱之來。其能達諸胸中乎。顏子已克。則其心嗜澁然而不染。一塵。禮復則其心肅然而不懈。一息。天下歸則其心浩滂蕩蕩而不隔。一膜也。個中多少受用。多少快活。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路。有不禁為之飛魚之躍者矣。學者欲樂顏子之樂者。其心學顏子之學乎。

昔伊川在經筵時。進講此章。畢云。以顏子之賢。而卑陋若如此。其貧賤也。以季氏之不肖。而富于周公。如彼其崇貴也。則當日之用舍可知。已然則。繼進與書院所。言固自不同。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六

非不悅子之道章。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氣不副志也。畫者能進而不欲。志不帥氣也。謂之畫者。如畫地自限。却步而不前也。夫子稱回之賢。冉求聞之。以為回悅子之道。而力有餘。故至此求也。異于是矣。不知說夫子之道。正如為象之說。口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滋味日深。厭飲罔極。必將盡力以求之。隨取隨給。何患力之不足。畫而不進。畏難苟安。惟有日就暴棄而已矣。此所謂終其身以善自見而不能幾于大成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儒學者之稱。以讀書學道得名也。君子儒為己。從事于身心性命之學。而不從聲聞起見也。小人儒為人。從事于訛譎辭章之學。而不從實地着脚也。

在易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主義陰主利。義與利之間。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然利字須看得細。以私戚公者。徇情面而置公道于不問也。適已自便者。希便安而置同體于罔聞也。一涉人欲。便害天理。凡可以害天理者。盡利也。豈特殖貨財之謂哉。蓋天理不為旦夕之計。故悠以遠。欲速則不達矣。天理不為局面之見。故廣以大。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六

見小利則不大矣。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欲速見小子。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既以君子勉之。而又以小人戒之。

君子儒。載在藏記。儒行篇。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行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其言互有異同。要其歸。皆未免為小人儒也。宋文憲七儒解亦近似耳。高中元云。君子儒者。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極理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大焉者也。子夏規模稍狹。天子恐其未廣大也。故教之。此說亦對症之藥存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徑。於之小而捷者。非周行也。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飲謂鄉飲射。謂鄉射讀法。謂會民讀法律。使知所奉行也。類則推廣之。凡事關公家而非一身之私者。皆是也。不獨孔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動必以正中。規中矩也。無見小以不繇徑之小知之。無欲速以不繇徑之捷知之也。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有以自守。養重樂道也。無枉已而徇人。以不輕身而私謁長吏見之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六

風俗之人。則教化可興。此為政之先務。故孔子首致說焉。或曰不必說。到輔政上。朱子曰。得人講論。亦為政之助。非言輔政乎。然則輔政亦得人中一端也。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信可見矣。正謂端正不阿。大謂剛大不屈也。後世有不繇徑者。人必以為不通。方故謂之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不盡禮。故謂之簡。簡即孟子中是簡。驩之簡。非孔氏之徒屏去世情官態。以道義相期許者。其孰能知而取之。

外子曰。持身以戒。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言不至于訥。訥而乞憐也。凡士大夫。在。林。下。者。皆宜服膺此語。取人

以子游為法則無狎始之致言不至於耶比而苟合也
凡官於外而有地方之責者皆宜服膺此語昔人云寧
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又云士人當使
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可以為持身法矣王素論命
指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各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
通書問者為之此可以為取人法矣楊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然則古之縣令郡守必
有請士迎師者矣治天下崇獎節義之臣賢有司何獨
不然

孟之反不伐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孟

卷六

以孟之反不伐一句立案下面則事體也魯師敗北主
憂而臣辱矣雖挺身殿後曾何足多若當大眾屬目之
地而揚揚有勝心焉是益增其愧恥也故口不言功而
策馬不前若自處于疲鈍也者深自掩蔽其過人也遠
矣故聖人特表而出之
高中元引微生高一事謂之反實是馬不進若然則不
期非不伐也固矣
朱子曰莊周所謂孟子反蓋聞老子懦弱謙下之風而
悅之者也則其不伐亦老氏之術似未足取然夫子與
其善正不必問其所從來也謝氏又因之發出一段滿

非損謙受益的道理剖破天理人欲關頭與知學者共
勉之曰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其立義愈精而論人愈
至矣

不有祝鮀之佞章

祝鮀之佞所以亂德也而世共好之宋朝之美所以誨
淫也而世悅之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悅色相習成
風難免今世之憎疾矣則世道人心從可知矣夫子言
念及此蓋惻乎有餘悲也故曰傷之不字直貫下句而
字作與字看良是或曰專疾時之好佞者非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孟

卷六

夫人一言一動而道在焉猶一出入而戶在也謂天
下有不由戶之人人必不之信乃行不由道獨安然若
固然也此其故何哉何故言不可解也怪而莫之之辭
言不情之甚也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不能以其明
通其暗也道不遠人人自違之辜負此道也甚矣
質勝文則野章
徑情直遂無威儀文辭之可觀質勝文也野野人也鄙
畧村鄙疎畧也威儀文辭歷練閑熟而無忠信誠懇之
心以將之文勝質也史以傳信日多聞習事而誠或不

足須再解云。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若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或有誠實不足者。亦費周旋。意史掌文書之官。文多質少。其義自明矣。彬彬猶班班。卽原壤歌五色班然之班也。物指文質言相雜相錯綜也。適均停勻而無畸勝也。貌以根心生色者言也。損有餘補不足。非分屬文質也。文勝質則損文之有餘補質之不足。質勝文則損質之有餘補文之不足也。至於成德則不待損而自無有餘。不待補而自無不足。不期彬彬而彬彬矣。因然後二字說出前此一段工夫。故曰集註分學者成德而言也。蒙引云須用

四書劄註

論語

語

卷六

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非以五分質五分文相半爲彬彬也。有疑集說俱主之。愚謂必以五分質五分文相半爲彬彬。固不是。卽必以七分質三分文爲彬彬。亦未是。蒙引固言之矣。如殷之韜。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須如此說。乃爲適均而無弊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言貴得中也。其質勝則曰甘受和白。受采尙可以爲文地也。其文勝則曰減質而亡其本。是殆以流弊言耳。故與其史也。寧野。卽本夫子與其奢也。寧檢。意夫然而抑揚或有過其者矣。試以夫子接引之心言之。野則彥如子路。行行之類皆是也。史

則辟如子張。堂堂之類皆是也。野者。淫之。緯之。史者。諛之。篤之。變化氣質之偏。而一歸於道。有真非彬彬君子哉。

人之生也直章。人之生者氣也。其所以生者理也。天下無不直之理。蓋人之生也。直罔者不直也。不直則失其生之理矣。生理亡而生氣存。直行尸走肉耳。故曰幸而免。生理之具於已者。如耳聽目視手足持行之類。何嘗有一些回曲來。若任其回曲。則耳目手足皆塊然不靈之軀殼矣。生理之賦於人者。如孝親敬長信朋友之類。何嘗有一些邪枉來。若任其邪枉。則父兄朋友皆漠然不關之胡越。內無耳目手足。外無父兄朋友矣。豈不是空在天地間。做着一個人。是故直而死。則精氣爲物。其死也。乃其所以爲生也。罔而生。則游魂爲變。其生也。乃其所以爲死也。與。

四書劄註

論語

語

卷六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是心下明曉。見得天地間有一種正當道理。但未用功耳。在好之者。好而未得也。行其所知覺的津津有味。趣了但未與道合一耳。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胸中有以自得。可心喻。未可言傳。

矣。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其可食。須有以耕耘而收穫之。其格物乎食而嗜之。則爽口悅心。有朝夕不能舍者。其終日乾乾乎嗜之而飽。則天之所生地之所成。皆以壓足吾心。而膚革充盈其身。肥矣。此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者。合而言之。知而不能好。則所謂知者。窺測耳。非真知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所謂好者。浮慕耳。非真好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不息。而法天行之。徒者歟。

中人以上章

四書劄記

論語

卷六

卷六

也才而下者。反是。教人者各隨其高下。則以上語上。而上之語易入。不以上語下。而下之語亦易入。高下各獲其益。則中人以下之等。無越次而躡中人以上之弊矣。形而上者謂之道。精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粗也。聖人即器是道。故精粗無二致。但設教則有異焉。精者不得夷于粗。粗者不得混于精。因材而篤。如造化之曲成萬物也。蓋中人以下之質。其才凡近。其學疎淺。驟而語之。太高。如道德精微之蘊。性命秘密之藏。非惟扞格而不相入。且將妄意躡等。謂神化可以蹴而至。不復向身心內覓。近裏着已功夫。亦終於凡近疎淺而已矣。故說其

所及而語之不強。以難能不誣。以未至是乃濶。以使之切問而不流於泛。近思而不鶻於元。庶幾漸近於高遠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亦人也。如天生蒸民之民。義即秉彝之德也。愚前有說云。義曰民。義聖賢之當。然亦匹夫匹婦之同然也。其道則子臣弟友。其事則日用飲食。故曰專用力也。鬼神渺茫。故不可知。敬而遠之。故不惑也。得物之謂獲。先其事之所難。正誼明道也。後其效之所得。不謀利計功也。知者就事上說。以其理固顯而可見也。仁者就心上說。

四書劄記

論語

卷六

卷六

其理實微而難名也。意樊遲必有不務民義而惑鬼神不從實地下手而求效驗之失。故因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者。只是理不明。惑也。而不信者。又為無鬼神之說。以矯之。肆其媒慢。亦是理不明。惑也。能敬而不褻。常懷小心對越之誠。能遠而不瀆。罔蹈非鬼而祭之。諂知者不惑。此之謂矣。又曰。先難克已也。克已者。從剝復之闕克之。則貞而勝之難。克已者。從物我之間克之。則渾而同之難。以所難為先。而不計其所獲者。貞其闕。而不問七日之復。渾其間。而不問天下之歸也。仁也。

必為而不以鬼神為阻也。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仁者之勇也。勇故勝私去欲而不以畏難為心也。然則知仁勇三者皆達德而勇又知者仁者之本也。義乃民彝物乘之宜也。其道統乎子臣弟友其事寓乎日用飲食而必以民冠之者是聖賢之當然而匹夫之同然也。務者躬行實踐畢力以圖之也。若此者則放矣。揚在倫紀上用功。

知者樂水章

樂喜好也。有微欣愛慕之意。知者是一個通曉爽快的。

四書註

論語

天

卷六

人故達於事理。達則不拘於一隅。故周流無滯。其氣象彷彿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是一個端方渾厚的人。故安於義理。安則不役於萬物。故厚重不遷。此其氣象彷彿有似於山。故樂山。均之一理也。在知則曰事理在仁則曰義理。何也。分而言之。一事各有一理。天下無理外之事。故曰事理。又達者百慮。故以理之散殊者言之。而曰事也。合而言之。萬事同是一理。天下無義外之理。故曰義理。又安者一致。故以理之會歸者言之。而曰義也。動靜以體言。是體段體質之體。非體用之體。須用分別。若作體用之體。則動者便能靜。靜者便不能動。欠通。

矣。樂壽以故言。是以其力。則而食報。首言之也。動而不括。本易繫言。事物物處。的停當恰好。而無所塞。閉也。此心自是快活的。故樂靜。而有常者。其氣恬穆。而無所紛。其神安比。而無所擾。理至而數亦至焉。此身自是悠久的。故壽。壽前言之。達于事。而周流無滯。便是說動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便是說靜。故動靜二句。程子作推原說。解後言之。動而不括。以樂靜而有常。故壽。樂壽二句。又根動靜說。然則動靜二句。在中間。聯上又起下也。存疑直作三乎說。豈上二句。可不用動靜說。將去下二句。可不用動靜說的來乎。

四書註

論語

天

卷六

知者仁者做。兩個人看。則顏子。子貢。其人也。做一個人看。則惟孔子足。以當之。體仁。知是說。聖人一身是那仁知的。骨子。閱歷之深。享用之久。故能得神寫照。形容如此其親切也。

齊一變章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則與魯之重禮教者異。喜夸詐。則與魯之崇信義者異。勸政除習。則與先王之遺風異。矣。二國政治美惡。相去豈不遠哉。政治惡。則其變而之于先王之道也。難以中間。尚屬一層。其與政治美。則其變而之于先王之道也。易。雖人亡政息。不無廢墜。然廢

者修之。墜者舉之而已。可以觀厥成矣。齊自太公開國。授周公之伯禽。固通一籌而况推公創制委政管氏先。王良法美意一舉而史之無復有存焉者矣。一變至魯。器盡洗功利夸詐之習而後可幾。禮教信義遺風焉若。魯只是衰微不自振救耳。觀易象讀春秋。知周禮之具在也。廢者修之。墜者舉之。在指顧間耳。行周官之法。明周公之禮。其人存則其政舉矣。夫何遠之有。然則國之強弱盛衰非所論也。所恃者理而已矣。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是故秦路之盛不旋踵而亡。滅周宋之微累數傳而淹留無他。仁與暴迥異而祖

四書劄註 論語 雍也 卷六

宗德渾之在人心者深淺厚薄之不同也。聖人齊魯之論其較然者矣。夫子變齊變魯其能事耳。而齊魯未有與國以聽者。故至魯至道究託空言也。因夫子之言考夫子之政其施為緩急夫必有其序矣。但未子之言引而不發欲學者自以其意求之也。竊意程子云齊魯同公之霸從質尚功太公遺法變易殆盡則施為于齊者創制立法以移風易俗其所急而考慮貞度其所緩也何也。齊之憲無可考齊之度無可貞也。開造者固難于奉行也。又云魯存周之法則施為于魯者考慮貞度以振揚風紀其

所急而創制立法其所緩也何也。魯之制無可創魯之法無可立也。奉行者固易于開造也。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其或以此哉。治國如治病然魯之病只是元氣虛弱耳無他症也。齊之病則元氣幾盡而諸邪交作矣。治之者欲攻其邪則恐傷元氣欲補其氣又恐諸邪因而益熾也。須斟酌于溫涼寒燥之間補瀉兼施俟元氣漸復然後可徐議諸邪也。若魯只是補起元氣求則精神強固而寒暑不得侵之矣。故魯得中醫可療齊非國手殊難為功也。 脈不脈章

四書劄註 論語 雍也 卷六

酒器木匱皆器之有稜者。酒器之說本禮經從之為是。古之制器尚象皆有義存焉。後人不察往往失真如觚字從角以稜得名也。今乃毀方為圓而失其制矣。厥名不改謂之何哉。夫子低回一物寓無限感慨。蓋以天下之名存而實亡者非少也。試錄程子之說而約之。臣不臣臣哉。臣哉。子不子子哉。子哉。則五倫皆可類推也。試錄范氏之說而詳之。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四德不立是尚可以為人乎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是尚可以為國乎哉。此則習民百司皆可類推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有仁之仁當作人極是。向來有說云。仁者無不愛也。其
子向人爲甚。告仁者以非有仁所謂同心一德者也。似
巧矣。此時此地。有不能爲情之甚者。其隨於井而救之
也是商量語。

宰我信道不篤。故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故憂爲仁之陷
害而有此問也。子曰。何爲其然。正言以決其疑也。問難
而忘同患之誼。則忍。故可使之往救。急難而蹈俱傷之
轍。則愚。故不可誦而陷之也。理之所有。未嘗敢以不肖
待人。故可欺而誑之。理之所無。未嘗以不情誣已。故不
可問而味之也。可近不可陷。是正答問意。可欺不可問。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是推開說。言凡事如此也。或以以下二句爲解上二句。亦
通。

蓋身在井上。操縱自如。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于
井。則與波俱沒。不復能救之矣。此段正是說理。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二句緊頂此段說。仁者以下纔說到君子
身上去。言雖切於救人不私其身。極是熱腸的。然不應
以易明之理而不明。以人所易曉者而不曉。如宰我所
謂從井救人之思也。纔是一段文法。有開有承。有轉有
合。聖人立言之意始盡。或者乃以身在井上爲解此理。
甚明可欺不可問。仁者以下一段爲指。君子本體應用。

劉宗周研恐朱子無此文理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

約。訓。要。未。甚。確。勉。齋。之。言。善。矣。要。是。要。我。既。非。文。理。訓
蒙。又。對。不。得。博。字。故。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
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補。註。所。不。及。也。君。子。學。極。其。博
不。以。寡。陋。自。安。也。故。于。文。無。不。考。謂。詩。書。六。藝。莫。不。兼
綜。論。條。貫。之。也。守。欲。其。要。不。以。揮。霍。自。矜。也。故。其。動。必
以。禮。親。聽。言。動。之。禮。有。斤。斤。不。失。尺。寸。者。焉。如。此。則。可
以。不。背。于。道。謂。不。與。道。相。違。戾。也。

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汗漫者。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散。而。無。歸。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絀。于。規。矩。一。言。一。動。
惟。先。王。之。禮。是。訓。是。行。罔。敢。越。于。繩。墨。之。外。也。如。是
則。所。學。之。文。皆。以。明。道。所。守。之。禮。皆。以。體。道。亦。可。以。不
畔。道。矣。

孫君子觀之。能博而不能約。便是班馬。一蕪博古。迄今
究何裨于身心。其去道也遠矣。能約而不能博。便是佛
老一流。明心見性。直遺棄夫倫常。其去道也遠矣。看聖
人教法。當自得之。

存疑辨陽明博文約禮及知行合一之說。最爲要當。大
有功于斯道。學者宜熟玩之。

子見南子章

此孔子自當見南子在于路。自當不悅。孔子之見南子。此聖人賢人之分也。

振天自誓意者亦因于路問鬼神之素心而冀其悟乎此與丘之禱久句正可參看。蓋平生一言一動無處不與此老印合也。後世有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者。其孔子之徒與南子妾也。衛靈公以為夫人。則因人從而夫人之矣。雖有淫行烏得而問諸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必其以見小君之禮請也。是固慕賢好德之心也。孔子雖仕于其國猶辭而謝之。至不得已而後見焉。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子路

亦謂慎審之至矣。或曰借是以行道。豈不迂甚矣乎。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特悻然見于色而不悅也。矢以天自誓也。所誓辭指見南子言我所見者若不令先王之禮不歸當然之道。則天當棄絕之矣。禮制自先王故曰于道在我。故曰其也。聖人則無不可容之人。德全則無不可化之人。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此而已。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見小君之禮則彼之不善于我何與。言不能相及也。然豈子路之淺見。博識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一則曰天厭之。再則曰天厭之。重曰以誓也。欲其始以信天者信子而深思磨不磷涅不穢。

之義以自得于心也。

中庸之為德章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此七字如何增減的。庸平常也。平平常常不離日川而得之也。至極也。極至而無以復加也。鮮少也。本無而不斥言其無。聖人之微辭也。中庸之德。即乘襲之德。民少此德今已久矣。天命之性謂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言萬事折衷于此而不倚者于一隅也。不易之謂庸。言萬理提衡于此而不游移于兩可也。道或偏則不正。不偏故曰天下之正道也。古今所率餘也。理或易則不定。不易故曰天下之定理。古今所則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子路

做也。自先王教澤。長闕無存。而後世君臣不復講求之。是以其民不與起。或溺于情識而不中。或流于詭異而不庸。少有此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夫子所以喟然長嘆也。日用平常之理。乘彘具足。故曰德。上下古今莫能出其範圍。故曰至。上焉者無以表章倡率。下焉者無以觀摩。典起達德。竟成絕德。故曰鮮。蓋中庸之德。人方矣。然不鮮贊美一番。所以使之慕也。中庸言道無為德字。故下句用能字。此處既有為德字。則能字不用。而自成文矣。聖人立言之精如此。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就事上求仁而遺夫心。遇流者忘其源也。夫子就心上論仁而該夫事窮源者。溯其流也。故皆可以為堯舜。只在方寸間。奈何舍其近而易者。圖其遠而難者乎。博施只是推恩。能濟眾則實實有功德及人矣。是進一層說話。曰何如曰可謂仁乎。蓋美其功德之普。被向夫子就正也。若曰疑其不足以盡仁。恐非子貢之意。註以何止解何事亦未確何事于仁。言不必從事于此而後為仁也。必也聖乎。緊引起下句來。蓋造仁之極者聖也。造聖之極者堯舜也。堯舜猶病則不必從事可知矣。四

四書初註

論語

季

卷末

方風動萬邦。協和博施濟眾。莫堯舜若。而以爲猶病者。甚言其量之難滿。心之難慊也。天下事從稍上做來。則堯舜猶病。從根上做去。則人人與能夫仁者。豈有異量之爲哉。立達仁者之施濟也。人已同立。人已同達。仁者之博衆也。柔靡不自振拔。豈已所欲乎。已所欲者。貞勝之志。挺然常伸于兩間也。人之欲立。誰不如我。而可無以扶持而安全之也。遇鬱不自暢。遂豈已所欲乎。已所欲者。祥和之氣。盎然常溢于百體也。人之欲達。誰不如我。而可無以引導而疏通之也。程子云。人能將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

看則有甚妨碍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吾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乃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蔡虛齋云。聖賢之思。不在身心。而在天下。此皆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說也。萬物本一體。四海本一家。聯的已的立達。便曉的人的立達。比擬勘合了。不差異。能以觀而得此良方。仁者之本體。復還。仁者之明效。克奏也。雖抱堯舜之病。亦當霍然矣。博廣也。小註多厚字。厚俱該在廣字內。博施于民。以推

四書初註

論語

季

卷末

思言能濟眾。則無不蒙尸之人矣。仁以理言。天理之理。通乎上下。合聖凡偏全在其中。博施濟眾。聖人全體之仁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凡人一念之仁也。聖以地言。地位之地。造其極至也。造其仁之極至。而得名也。上章平字。贊美之辭。此章平字。則疑未定之辭。義之相去遠矣。于貢看。的博施濟眾。小了。故疑其未足以盡仁。事字作止字。似未當。愚意還他事字。言何必從事于此。而後爲仁。亦通。必也聖乎。言不聖人之德。又有聖人之位。而後能此也。堯舜卽有聖人之德。而又有聖人之位。者。然于此。究未圓滿。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見其他乎。

以此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故下言其易且近者。

仁者視人猶己。故以己度人。仁者之心也。己欲立。從天理上着脚。人之欲立。誰不如我。而可不以天理相扶掖乎。故己不立。不可以立人。人不立。不可以言己立矣。感仁者亦惟以己之立。立人而已矣。己欲達。從天理上開關。人之欲達。誰不如我。而可不以天理相灌注乎。故己不達。不可以達人。人不達。不可以言己達矣。夫仁者亦惟以己之達。達人而已矣。于此觀之。合人己。同立達。何莫非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也哉。天理周流無間。仁者之本體也。故形狀莫切于此。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六

朱子云克己復禮以心之德言也。愚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則所言者心之德。而愛之理固在其中矣。又曰立人。達人以愛之理言也。愚謂天理周流而無間。則所言者愛之理。而心之德固在其中矣。故惟二章言仁為最切。亦惟二章言仁為獨真。譬喻也。彼此相比擬之謂也。方術也。求仁之樞要也。近取諸身。四體不言而喻矣。以己所欲立。所欲達。譬之他人。知人所欲立。欲達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立。所欲達。以及于人。而立達則強忍而行之事。求仁之術不外此矣。立己而不立人。達己而不達人。人德之私也。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天理

之公也。于此勉焉。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勝人欲之私。克己也。全天理之公。復禮也。此子貢風昔所有志。然亦可以馴至于顏子也矣。君子云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然則仁者當以不仁為手足痿痺。為不仁者。分人分己也。分人分己。則痛癢不相關。故為痿痺之症。善醫者以天理為元氣。以人欲為諸邪。除邪還元。則仁矣。仁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萬物為兄弟。異形而同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則天地位萬物育。都是吾身。本分事。何所不至。不則漠然如路人。不復相干矣。如手足不仁。血氣貫通不至。一塊然空殼耳。于己何與焉。故博施濟眾。通聖人之功。用仁者。施不必博。而有所以施。濟不必眾。而有所以濟。仁至難言。故止言夫仁者及仁之方。而仁之體。于是乎得矣。得仁之體。即聖人之功用。可庶幾焉。學者其善哉之。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六

又曰論語言堯舜猶病者二。一告子貢。一告子路也。蓋子貢子路俱有好高騖遠之病。須以堯舜之病藥之。其病同。其方亦同。故曰推此以求。則修己以安百姓。為病可知。人知四方風動。萬邦協和。堯舜之施。無不博而濟。無不與。不知養有所不暇。治有所不及。固是實理實事。

無不與。不知養有所不暇。治有所不及。固是實理實事。

程子之言。審矣。嘗試進而求之。養不賤。固矣。卽是庖有餘肉。苟有餘帛。遂使少者與五十同食。與七十同衣。豈敬老慈幼之道哉。治不及固矣。卽使九州之外。盡隸版圖。然窮荒絕域。固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必欲一視同仁。豈安內攘外之道哉。然則堯舜有不得不病者。病固不足以累堯舜也。是故施不博。濟不衆。僞安小補。非聖人事也。從施求博。而自謂博。從濟求衆。而自謂衆。役者。於能。非聖人心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事存方寸間。所病者。不求耳。不病爲之。而無其方也。

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而以博施濟衆爲問。徒事高遠。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七

也。豈知方不在高遠。但求效耳。孔子教以人之立達。取諸已之欲立。欲達。庶近而可入。與徒事高遠。句相應。是乃爲仁之方。與未知其方句相應。雖博施濟衆。亦無此進。則近而可入之方。未嘗不高遠也。語簡而盡。意淺而深。讀者詳之。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煉 承祖 自
平湖陸龍其 稼書鑒定 與祖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述而不作章

述。傳舊而已。舊者古人所已作也。述則傳而與人共見也。作者古人所未有。而自以其意爲之也。作者之謂聖。故非聖人不能述者之謂明。故賢者可及也。竊比尊之。之辭。謂不敢並駕也。我親之之辭。謂不敢自外也。老彭

四書翊註

論語 述而

卷七

商賢大夫見大戴禮。或以爲老聃者非也。蓋信古而傳述者。特揭此一句爲竊比。張本也。孔子于詩書則刪之。損而無益也。于禮樂則定之。簡而不煩也。贊周易。本其意以繫辭也。修春秋。本其文以取義也。皆傳伏羲以來數聖人之舊。而未嘗有所創始也。故其自言述而不作。如此。信者深。有以見古人之心。而渙然無所疑也。好者甘若飴。慕若渴也。唯信故好。唯好故述。此句正述而不作之本。亦竊比老彭之實也。蓋作者開闢之聖。固不敢當矣。卽古之賢人。如老彭者。但曰竊比云爾。未敢顯然自附也。益其德愈盛。度越古今。而其心愈下。若無以異。



于十室之忠信也。其辭之謙如此，而渾然不自知焉。此語尤為善形容處。蓋自知其謙而謙焉，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作者畧備，謂六經皆有完書也。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表章，著明使六經燦然如日中天也。當是時，若無夫子之述，便無羣聖之作。此述之功，所以倍于作也。此又不可不知言，不知此不可以為致知也。

默而識之章

記者記憶之而不遺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沉潛靜穆，淵然有以自得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正

四書切註

論語述而

卷七

是此意。後說而心解，則象山之頓悟矣。故曰：前說近是。學而不厭者，好古敏求，津津乎其不能已也。誨人不倦者，無行不與，豐饒乎其莫可問也。何有于我言，何者能有于我，歉然不自居也。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為尚有記憶在，尚有工夫在也。而猶不敢當，則一語未足以盡之。謙而又謙，其至矣乎。

書柏云：要認默而識之，是何物。此箇非默不能識也。識得此箇，不是我不厭他，原不厭，不是我倦他，原不倦。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如何厭倦得。然則何以曰：何有于我。高子曰：此箇道理無窮無盡，此箇工夫不識不

知若覺得有甚默而識之，便不是默而識之。覺得有甚學而不厭，便不是學而不厭。覺得有甚誨人不倦，便不是誨人不倦。聖人憤發相尋，不知老之將至，只是一箇何有于我。卽至七十，從心自有進進不已，處依舊是何有於我者。正聖人之默識，聖人之不厭不倦也。此理似立意聖人或是如此。

德之不修章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省察克治以造其極也。學必講而後明，研究討論以窮其理也。見善能徙，其時中之道乎。改過不吝，其知幾之學乎。四者日新之要也。德日新

四書切註

論語述而

三

卷七

則身修。學日新，則物格。徙義改過，日新則意誠。心正而止于至善也。苟未能之，不日新則日退。聖人猶憂，蓋頃刻未敢卽安也。况學者乎。學者能憂，則可以為聖人。不能憂，則不免于小人之歸矣。夫子繫易之大舜，于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于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于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以吾憂者與學人其憂乎。

子之燕居章

燕居非應事接物之時。故日間暇無事，申申其容舒開，展而不拘迫也。天天其色愉和悅，而可愛慕也。

據者執守之憲。拳拳服膺而勿失也。德則行其所志之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如行其孝之道而父子之理得于心。行其忠之道而君臣之理得于心。行其語默動靜之道。而時措咸宜之理得于心之類是也。得之于心而保護防衛。使不廢于半途。則終始不貳其守。而有日積月累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相依為體。無所用其力也。仁則絕私屏欲而全乎秉彝之心德也。功夫至此。則操存涵養。皆以底于自然。自終食而造次。顛沛無遺。非天理之流行也。天理者。天所以命于我之理也。流行則充周而不窮。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六 卷七

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非衷志之物。六藝皆物也。適情。非肆志之情。游六藝皆情也。藝則聖王制作之五禮。六樂。觀德反身之五射。範我馳驅之五御。得心應手之六書。參天兩地之九數也。或曰文。或曰法。何也。禮樂以文著。射御書數以法傳也。形而下之器。即形而上之道。故曰至理所寓。日用或闕。則四體百骸。動輒有礙。無安頓處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朝夕游焉。所以博其義理之趣。義理有滋味。故曰趣。求義理無窮盡。故曰博也。以之應答世務。則隨取隨給。有餘裕。而心亦終日在腔子。

無所放失矣。

此言人之為學。欲入聖賢之域。當循四者而漸進也。蓋學莫先于立志。立志。其為學第一義乎。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明正。理行正事。無所馳騫也。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踐民彝。履物則無所虧欠也。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道心為主。而人心退聽也。克伐怨欲不行。子以為難。而不知其仁。茲釋依仁。而曰物欲不行。何也。蓋緊根德性。常用一句說。則自然之事。故與憲問不同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蓋道。大道。德達德仁。至仁。藝。固三者之餘事耳。故曰小物。書曰克勤小物。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七 卷七

此但曰不遺何也。克勤。則敏。敏。遵從事。心性之學。反荒不遺。則不大段費力。優游而自得之。故于游藝為切。張子曰。瞬有存。息有養。是心性細密功夫。此用以承小物不遺。何也。蓋玩物適情。要為存心養性。地。觀游藝末云。應物有餘。而心亦無所放。則可見矣。但瞬息以時刻言。便是敏。敏。遵。意。易為動息。則以作止言。故于游藝之義。為尤切也。然而此四事者。有序焉。有倫焉。不可誣也。試以序之。先後言之。道德仁。先也。藝。後也。以倫之。輕重言之。志據。依重也。游。輕也。學者誠守此倫序。而勿失之。重其所先。則道德仁在內。而為本。輕其所後。則藝在外。而為

末本末內外一以貫之矣。本末兼該。體用一源也。內外
交養。顯微無間也。日用之間。無少間。謂無斷續。無少隙。
謂無滲漏。涵泳而不驟。從容而不迫。勿忘勿助。忽不自
知其升堂入室而躋于聖賢之域矣。

自行束修以上句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修其至薄者。自此以上。則
漸次而厚。不啻矣。未嘗無誨。全不問禮之厚薄也。蓋人
之有生。同具此理。人性皆善也。故聖人之于人。無不欲
其入于善。大道為公也。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不
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易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即此意也。苟以禮來。則其慕義向善之心。有可取者。故
無不有以教之。無不隨其資質而成就之也。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八

卷七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章。

心求通而未得。如有所障礙者。然則曰。意意者。意思可
以默會也。口欲言而未能。如有所閉塞者。然則曰。貌。貌
者。面貌可以顯觀也。憤者。鬱滿之意。未問。故啓之所以
開其意。悱者。屈抑之辭。未達。故發之所以達其辭。否則
彼原無意。可開何繇。而開之。彼原無辭。可達何繇。而達
之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只是觸類旁通。因
此而識彼之意。非限定四隅三隅也。反之義。只是以其

所已言而悟其所未言者。這以相證。證考也。微也。復再
告更端而告也。否則舉一隅。只反得一隅。諄諄告之。將
不勝其煩。憤矣。故不復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
意。則無不啓。無不發。無不反矣。然而無如不憤。不悱。不
反。何也。因併記此。欲學者勉于用力。而憤而悱。而反。以
為啓發諄復之地。而受教也。學者意不誠。則色辭之間
便自見得。誠意見于色辭。則憤悱可知矣。待其意至誠
而後告之。則易入。既告之。又要他知之不能堅固。必有
狐疑惶惑之病。待其憤悱而後發。則如水之流。決壅導
滯。沛然莫之能禦矣。此程子之言三者都一串說。竊意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九

卷七

如朱子分開說。為是若必一串。則待其憤悱而發。沛然
矣。又豈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臨喪必哀。哀則不甘。故不飽。哭謂弔哭。弔于他人之喪
而哭之也。一口之內。餘哀未忘。故不歌。歌者哭之反也。
記者但云不飽不歌。註必云不能甘不能歌。玩兩不能
字。則聖人一體斯人。而同憂共戚之意。益可見矣。一字
之間。寓無限深情。讀者幸毋輕放過。
按檀弓曰。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曲禮曰。哭則不
歌。又曰。是日哭于人不樂。然則二者固一體。子若古

禮而聖人之記者何以不及也。意載記雜出漢儒之手。聖人蓋禮而特為附會亦未可知也。張註不曰性情之正。則曰情性之正。蓋哀與樂皆情之發也。發于情而至性見焉。故先情後性與學者誠得聖人之情性。而以一己之情性印合之。或偶有同焉者。子則勉之以求至焉。若猶相去之遠也。則極力矯其偏以歸于正。然後可以學道而不失為聖人之徒矣。按伊川有喪使門人江恭主客。恭曰客飲酒。伊川曰不可。附人于不義。至于今喪者之制。不惟有飽客且有醉客矣。伊川既以禮自處。又以禮處人。真善學孔子者。又按程蘇諸公嘗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舍在人。故曰無與于己。行藏太公而順應。故曰安于所遇。命不足道。言合下有把柄在。非造化所得而俯仰也。顏子去聖人不遠。故亦能之。而為聖人所許可。尹註功名之士能行而不能藏。高尚之士能藏而不能行。何也。無是夫故也。若夫應運而興。則廟堂績著。潔身而退。則山林業遠。然後可與有是夫。有是夫者。兩兩勘合不

言而喻也。不言而喻者。何用則。三王四代見諸一時。舍則一貫四勿。傳諸千古。此豈他人所可幾及哉。故曰惟我與爾也。子路見夫子獨許子淵。自負其勇。未免有拔痿之意。故以行軍為問。蓋日欲一事也。此與顏淵同之。此一事也。子得不與。歸同之乎。言外便有自薦意。誰與之與。即我與之與。非許與也。暴虎徒手。博虎無所事乎。兵刃也。馮河徒手涉河。無所事乎。舟楫也。偏強自若。視死如歸。以此共事。必無幸矣。懼謂敬其事。做其行。三軍之事。成謂成其謀。成其行。三

軍之謀。運籌決勝之方也。言此者。上三句皆以抑其行行之勇。下三句則教以小心翼翼之道也。在于路固是對症之藥。然而古今行師者。從其道則勝。反其道則敗。即謂夫子此言為一部兵法要畧。可矣。于路野而慘豈足以知之。謝氏曰。聖人于行藏之間。無容心。故無意無心。所謂不疑滯于世。而能與世推移也。其行也。非有欲行之心。而貪位。其藏也。非有欲藏之心。而獨善也。若有欲行之心。便是好進底人。其行也。為貪位也。若有欲藏之心。便是好避底人。其藏也。為獨善矣。此依饒氏作兩樣人說。不

如謝氏只說的一邊也。惟顏子為無欲心。故可以與于
此。子路固必且有欲心。觀其行三軍之間。則本色盡露
矣。豈特論之卑而已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子路之
矣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夫子因其失而救之。救正
雖切。卒之死于孔懼之難。而無悔焉。即結縷稱烈。要亦
暴虎馮河之類耳。非聖人所與也。夫不謀則疎。疎無成。
不懼則驕。驕必敗。小事尚然而况于操閫外之權。為三
軍司命乎。然則天下事無鉅細。皆可以兩言活之。聖
人之言四通八達。皆此類也。

孔子繫易之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故吳觀華云。一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三

卷七

部易只一懼字。盡之懼之時。義大矣哉。又曰。夫易聖人
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以定天下之業。以成天下之務。然
則好謀而成。亦從易理說來。聖人之言。豈特可行三軍
哉。
富而可求也。章
統鞭賤者之事。雖中人以下者不為。而况聖人乎。特故
言引起下句耳。然言外亦見得世人求富者。甘心辱人
賤行而不辭也。然有命焉。言冥冥中有主之者。不以求
而得。不以不求而失也。看到此處。則安于義理而已。義
理吾所好也。安之則從之矣。何必徒取辱哉。徒取辱以

執鞭言言徒勞勞役而究竟無絲毫之益也
聖人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豈真較量于不可之間
哉。放緊一步。正要替他揭出本來面目。故曰。為此語者
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此蘇氏之說。所以取得聖人立
言之旨也。君子若惡富貴而不求。則矯激而不情甚矣。
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造也。是以不敢逆天而順天耳。此
楊氏之說。所以取得君子樂天知命之心也。

子之所慎。章
記日齊之為言齊也。齊其不齊。以致齊者也。註加思慮
二字。即所謂防其嗜欲。訖其邪物也。以交于神明。即所
謂專致其精明之德也。誠則誠即神也。故享誠不至
則不誠。即不祥矣。又何辜焉。故皆于齊決之也。不飲酒
不茹葷。其一端耳。戰者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眾之死生
繫焉。則與尸之凶。是戒國之存亡繫焉。則社稷之靈。是
祝臨事而懼。其自道耳。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
調燮二氣。防之于未然。凜之于已然。未達不敢嘗。其明
微耳。皆不可以不謹。固其所也。

論語述而

三

卷七

夫子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不歷其憂勤惕厲之心焉。
無所不謹也。弟子特舉其大者記之。一則內有關於祖
宗。一則上有關於君國。一則內有關於軀命。皆大事也。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慎之效也日丘之請久也慎之功也

子在齊聞韶章

韶樂在齊以舜之後陳敬仲有齊也。或曰韶在魯魯太師摯自魯適齊故在齊聞韶其說亦有証據姑存之。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宜從之即以學之三月為句不知肉味另讀學者習聲音考度數而窮其理也心一于是而不及于他者疑神萃志而不以他念參之也不圖不意也言出意想之外也舜之作樂至于如此之美上下數千載恍若與舜揖讓虞廷之上而目擊其踰跽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古

卷七

濟濟風儀。舞之盛者。故曰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極其情文之備。解至于斯三字。不覺其歎息之深。解曰字不圖字也。文聲容也。情實也。聲謂鐘鼓管籥之聲。容謂于成羽毛之容也。聲音皆以象昭功德。有意義可參求。故曰情實也。非聖人。道大德盛。如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即季札所稱如天之覆如地之載。雖甚盛德無以加而觀止者也。故學之三月大有以契于心。甘在樂。故不甘在味也。而嘆美之如此。心可得喻。口不可得傳也。誠之至。指不知肉

味感之深。指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劇賊得罪于靈公而見逐。故不當立。輒以兵拒父而逐之。可不謂得罪乎。國人立之以其嫡孫。故也。徒知嫡孫當立而不知嫡子何以不當立。則亦不能不充其類矣。為猶助也。以為是則助之。冉有之問。蓋亦我疑于國人而與子貢共質之也。

註。教伯夷叔齊生平履歷。故餘遜國而逃。併及扣馬諫武王一事。若子貢意中。只要討出遜國心事。為衛君立案。而與諫伐無干。觀正註則可見矣。程子併及之似不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古

卷七

必怨猶悔也。怨字重。悔字輕。悔則怨矣。故程註合二字言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此忠厚之道也。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正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意。衛輒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讓事。正相反。此是則彼非。可獨類而通也。故子貢特覓此証。佐也。而夫子告之如此。乃知夷齊求仁。而衛君舍之。夷齊得仁。而衛君喪之。賢不肖相去遠矣。夫子豈為之哉。蓋伯夷以父命為尊。知有父而已。天倫非所問也。叔齊以天倫為重。知有兄而已。父命非所問也。其遜國也。志各異。而理則同。故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

在伯夷以父命為天理之正尊。父命則合乎正理。而其心安矣。在叔齊以天倫為天理之正重。天倫則合乎正理。而其心安矣。其心安則其志得。既而各得其志焉。一得其尊父命之志。一得其重天倫之志也。則視棄其國猶傲。雖爾不以易吾父命。天倫也。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拒國。拒父則全不知有父。全不知有天倫。而惟恐其傲。雖也。判若霄壤。豈可同年而語哉。

孤竹君若無仲子。則伯夷叔齊須索立的一个。豈可絕先君之祀而廢天下之命哉。伊川說叔齊當立。非是。朱子主立伯夷。極是。正理蓋叔齊父命私心也。成亡父之

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卷七
私心非從治命不從亂命之道。豈所以為孝乎。伯夷天倫公義也。行朝廷之公義。伯夷其何說之辭。若使堅拒則成父之私。而棄君之公。議者得以大義責之矣。朱子曰。國有賢大臣。請于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最為確論。不必又云伯夷稍優也。按春秋書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書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書晉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胡傳云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儀。公不

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迎蒯瞶而輔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立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此傳正好解此章之義矣。

飯疏食飲水章

飯食之是吃飯。非飯也。疏食。麤飯糲糠之類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言是五常百行。天生鑄成的。無一毫私欲累之也。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困極就旁觀說。聖人不見其困也。樂無不在。無入而不自得也。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浮雲有若無。故如浮雲之無有也。專就天理言。則曰渾然。對不義之富貴言。則曰漠然。無欲故無所動于中也。

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卷七
樂在其中。言在疏水曲肱之中也。樂雖在疏水曲肱中。而聖人卻非以疏水曲肱為樂。疏水曲肱不能改其樂也。其字即下云。所樂者何事。非指疏水曲肱也。蓋顏之樂。微有力。孔之樂。無心。故于顏曰。不改于孔曰。不能改。即前註所云。不能飽。不能歌也。陳氏曰。因而分安勉焉。自是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則疏水曲肱固有重焉者矣。所樂者何事。程子終不說彼。只要教人自家

去頌。會此意可深長思也。

加我數年章

加作假如所云天假之年也。五十作卒如所云卒業也。註引證最確。無庸更費辭矣。史記云假我數年。若是則我于易彬彬矣。彬彬是太史公語氣。夫子想不如此說。觀其從未云無過。至此又云無大過。則似有小過在也。聖人謙謙不自足之心如此。豈以彬彬自居哉。學易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吉凶消長以天時言。而實則本乎人事。故曰理理者盡乎人以合天也。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而實則合乎天時。故曰

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大

卷七

道道者合乎天以盡人也。天人無二理。亦無二道。揆于理而吉者。進之道。揆于理而凶者。退之道。揆于理而有消長者。存亡之道也。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則不失其進退存亡之道。而道在是矣。故可以無大過。易曰无咎者。善補過。則亦庶乎其可矣。是故大而天地古今。小而動息呼吸。莫非易也。易道無窮。惟聖人爲能深明之。故言此以教人。使知學易者。可以免于過。則易不可以不學。學易至于數年之久。然後可以免于大過。則易不可以不學。而學也。易不可以易而學。則三聖人之辭與理。所當神而明之也。

劉定宇曰。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一靜。一交。此理甚好。愚謂一動一靜。一交。此吾身之易也。欲省察吾身之易。須存養吾心之易。易不求諸心與身。而徒以天風木葉鳥聲爲易。此迷莊之易耳。豈所語于無大過之易哉。

子所雅言章

聖人立教。有不語者。有罕言者。有雅言者。皆學者所當審察也。以雅言開端。以雅言結尾。上下相應。若曰子所雅言云何。詩書執禮皆是也。雅。常尋常也。執守。持守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性情之涵泳言。理者。治其性情。使不僻也。疏通知遠。書教也。以政事之條貫言。道者。稱其者。範圍于節文。而不敢過也。其切于日用何也。導意則有言。詩者言之乎也。居家則有政。書者政之譜也。應事接物。則宜立執。禮者立之具也。故曰皆切于日用之實。而常常言之也。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言循蹈其規矩。而勿失也。非徒誦說而已。言不得以口耳了事也。從執字看出禮來。不徒在誦說上。則詩書不言可知。非謂詩書便徒誦說而已也。註以雅爲常。程子以雅爲素。即今所云素常也。止于如此。則其餘非所雅言矣。若

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尤

卷七

性與天道。其理幽深。其義元遠。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然而識之。洗心藏密。喻諸不言之表也。愚意更有進于前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詩言性。與天道也。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書言性。與天道也。夫禮必本于太極。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升曰天。禮言性。與天道也。善。蕭。經。者。即詩書執禮。道在其中矣。豈必從性識性。從天道識天道哉。然則默而識之。即謂默而識其雅言可矣。

四書劄註

論語述而

子

卷七

易道精微難言。春秋晚年始成。尤多忌諱。不可得而雅言固矣。若樂與禮俱斯須。不可去身者。雅言不及此何也。朱子曰。言執禮則樂在其中。熊氏曰。詩即樂也。令一說則得其義矣。蓋禮記中併言禮樂者甚多。如樂記一篇。言樂尤詳。則樂固在禮中。雅言之矣。凡詩之播諸聲歌者。音樂章也。故于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則樂固詩中雅言之矣。若必從不言樂索解。則君子無故不做懸不去琴瑟。豈先王為此空言以欺人。而聖門果置之不講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楚君僭王。故其臣僭公。葉公。其一人耳。論語記事之書。

四書劄註

論語述而

子

卷七

故亦不得而正之也。按左氏白公之變。葉公負堦。甚重。註直以為不知聖人。且懸斷其非所問而問也。蓋知聖人問聖人。答聖人之為人。皆未易言也。子路不對。則以葉公非個中人。雖語之無益。一則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不敢強為之說也。未得者。或知有未至。或行有未到也。發憤而忘食。則無不殫竭之心力矣。已得者。或得諸心悟。或得諸躬行也。樂而忘憂。則無不快慊之性情矣。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此語本戴記。舉括之。正是好學之篤。四字。則可以該舉自言之意也。自言好學之篤。似學者皆能及之。然深味焉。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全體至極。純亦不已。是朱子最善形容處。衆引云三句。一氣讀下。得之矣。蓋全體者。純備而無所滲漏也。至極者。極至而不留餘地也。純亦不已者。與天命同其運行也。唯全體至極。純亦不已。然後能憤樂而忘身之安。唯憤樂而忘身之老。然後謂之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只如此渾融說。莫就本文字面分疏。為是。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如學不厭誨。不倦。不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貢曰。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乎。便是能深味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之妙也。學者從此致思焉。學聖人之學而不敢言聖人之言。庶乎可以為人矣。

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蓋憤而樂樂而憤相尋無已也。龍溪諸公。或謂十年一憤一樂。或謂五十以前發憤忘食。五十以後樂以忘憂。俱不可通之論。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以賦于天者言。清謂無渣滓。明謂無掩蔽也。義理以具于人者言。昭謂昭徹昭融。著謂顯著存著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效習于人而知也。以速訓敏。又以汲汲訓。速總形容其功力之勤也。

論語述而 卷七

孔子生知之聖。然不敢自居于生知。而每云如學者。非徒謙已進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義者事之宜。理者物之則也。事宜物則。聖人合下便能領會的。若夫禮之儀。文。度。數。樂之節。奏。聲。音。萬物皆有。名可記載者。及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因革損益之變。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非憑空揣摩之可得矣。
或曰。自古聖人生而神靈。當其時亦何書可讀乎。曰。伏羲文字之祖。其畫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遠觀諸物。近取諸身。豈無所做做而為之乎。故自古無不好學之聖人。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怪異如災異妖孽之類。勇力如盪舟扛鼎之類。昏亂如冥欲畔道之類。三者恒疑人而生其不肖之心。故不語也。鬼神造化之迹。迹謂屈伸往來之可見者。張子所稱二氣之良能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豈曰非正然必格物到器。然貫通處方可語。此故亦不輕以語人也。道有邪正。理有是非。三者邪而一獨正。三者非而一獨是。故註特為斡旋。不語者絕而勿道也。不輕語者尚有語時。但不輕耳。朱子用心精密如此。皆不可不着眼也。語常謂日用行習也。怪之反。語德謂積德存仁也。力之

論語述而 卷七

反。語治謂安民阜物也。亂之反。無人謂能事人務民養也。神之反。因不語而併及其所語。謝氏可謂善于說書矣。
孔子作春秋書災異。怪也。書戰伐。力也。書篡弑。亂也。此獨曰不語何也。春秋誅亂討賊。須以實錄傳信。故備載之。語語開邪衛正。慮以左道滋惑。故諱言之。其立義異。其垂教同也。孔子定禮于鬼神。之謂甚悉。贊易于鬼神之情狀。頗詳。此獨曰不語何也。禮以致敬于鬼神。語鬼神所以明理之源。易以合德于鬼神。語鬼神所以明易之奧。若夫及門則雅言庸言。無所事乎此也。語曰不輕

語其亦為禮與易留地步乎。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章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二語正可證此章之義。善者從之。固矣。非思齊其能從乎。不善者改之。固矣。非內自省其能改乎。故必如尹氏之說。合二章之義求之。然後善惡皆我之師。而進善於水艾矣。

天生德於子章

孔子德地謙退。及遇匡人。桓魋之難。便毅然以天自信。彼所信于天者道也。此所信于天者德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真冥中當呵護之。勉必無如天何其如子何。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七

言天之所與人。固不得而奪之也。然而微服適宋。則何也。天命不知。則臨事回惑。非所以主張造化人事不盡。則冒險微倖。非所以奉若天心。識此則知素患難行乎患難之義矣。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兩弟子以夫子之道高不可攀。深不可測。未易幾及。故疑其有所隱而不盡與也。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之。非教。作以動言。止以靜言。語以顯言。默以藏言。只此四字。舉一身之事。該括盡矣。無非教者。無非聖人精神之所發。慈氣象之所昭回也。故夫子無行不與之言。開論二

三子使之當下認取。真面目不可舍下而求高。舍淺而求深也。與猶示也。正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學既是誨。不厭復是不倦。二三子幸勿岐視之可也。古今一孔子。猶古今一法也。門弟子親炙而與及之。猶四時百物行生于天之中也。徒知其高且深而不知其卑且近。則誠以為不可及。矣。誠以為不可及。則中道而畫趨。趨向徑之心不幾于忘乎。故聖人之教。只在作止語。默間。所以俯而就之也。如此者。非獨使資質庸下者不敢以庸不肖自安。而勉思企及。抑亦使才氣高邁者不敢以賢知自恃。而凌躐輕易以進也。程註。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七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言聖人體備大道于一身。而無所私也。正蒙曰。聖人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正是此體字。天象昭然。不日如而日與。非比擬之辭。直相對言也。聖人之教。天之教。皆功在萬世。故曰莫非至教。聖人常以仁義禮知示人。天常以日月星辰示人。其教一也。而人自不察。聖人常以喜怒哀樂示人。天常以風雷霜露示人。其教一也。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章

程子之言至矣。虛實不過數字。而妙義無窮。故朱子亦不更加一語也。試申言之。文者。詩書六藝之文也。學文。

則服習而謹說之地行者。孝弟廉節之行也。修行則潔清而滌治之也。忠者克盡其心而無所于憾也。信者克踐其言而無所欺也。存者念茲在茲而無頃刻之遺忽也。忠信本也。行之本。亦文之本也。易言乎行之本也。忠信所以進德也。不忠不信。雖卓越其行。吾不欲觀之矣。易言乎文之本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不忠不信。雖華藻其文。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者。神靈明睿而不可測。知大而化之者也。有才無德。則為小。人有德無才。亦未得為君子。唯才德兩擅其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美

卷七

長而超出眾人之表。乃可謂君子也。程子云。要做賢人。不要做聖人。便是自棄。聖人之心。豈不欲以聖人望人哉。無如世衰道微。竟成絕德。故轉念克念。作聖之君子。無幾且暮。遇之不虞。其寥寥也。

不貳其心。正其所以常久也。先儒解恒卦云。恒從心從從。日言。心常如一。日也。最確。但此處有恒。須淺說。若

太深。則過乎善人矣。仁元德仁者。善之長也。故善人必志于仁。志于仁。則無惡。無惡。然後可以稱善人也。舍善人而及有恒。亦可謂無聊矣。不虞。其又寥寥也。

三者皆虛夸之事。虛偽而不誠實。誇大而不遜讓。也。這虛字。與虛而為盈之虛不同。彼蓋以空虛言耳。凡若此者。都是在外。面粧成模樣的。如何可久。故必不能守其常也。前二句以知行言。亡而為有者。本未能有。知而自以為知。本未能行。而自以為行也。虛而為盈者。幾知的些。便以為無不知。幾行的些。便以為無不行也。約而為泰者。本自窮乏。而作富貴行。徑富貴腔調。此又在境遇上說。寸本文約泰字始切。或曰三句只是假設來形容一。個虛誇無實耳。凡言語張大容止華飾。便是不必拘泥。亦通。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毛

卷七

聖人雖生。知却從學力得來。君子則全以學成德也。故口以學言。善人天資純粹。自然向正理上。做去。有恒者天資朴實。雖未必盡合正理。然不作前後兩截人。這兩坳人。俱未加學問之功。故曰以質言。張敬夫註。

聖人與天地合德。有恒只是鄉黨自好者耳。故曰高下懸絕。聖人亦人耳。若實心實意。積累做將去。便可到這地位。故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于聖者也。章末並言無恒之失。正中言有恒之義。有恒者入德之門也。其示人不亦深切著明乎。愚謂聖人之德。室也。君子之德。堂也。善人之德。戶牖也。有恒則其所歸入之門耳。不然者。

雖資質學問度越凡流。究竟不得其門而入也。說統俱
把君子善人輕放過。直謂聖人屬望有恒為作聖之基
殊可笑。蓋此章與子貢問士章正可參看。聖人第一流
君子其次也。善人又次之。有恒又次之。難乎有恒則所
謂斗筭之人不足算矣。聖人之嘆其在及門未成德以
前乎。若以及門言。亞聖宗聖而下。若七十子者。皆以善
人之質而有君子之學者也。

子鈞而不綱章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親。宜奉甘旨。祭祖考宜薦腥
糲而力有所不及。故不得已而至于鈞也。如獵較是也。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天

卷七

此意正須識的。若曰體之奉則孔子不為矣。然絕流而
漁則盡物取之。掩取宿鳥則出其不意。豈先王茂對時
育萬物之意哉。故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仁人
之本心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已也。待物小事也以義
數之。以仁舍之。曲盡其道如此。况待人大事。豈有不育
之以仁正之以義。博布其生之大德者哉。禮天子不
合圖。諸侯不掩。羣故魯。楚成丘。春秋書之。然則約也。
事寓有裁成輔相意在學者所當進而求之也。張南軒
曰。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
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此理甚對宜知。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凡一事必有一理。不知其理而作其事。則懲臆妄作耳。
孔子豈有是耶。然而以此自言者。亦謙已誨人之意也。
孔子立言之意在下。而以為無妄作耳。朱子卻從上面
無不知三字。看出無所不知來。可謂善觀聖人矣。聞見
兼古今言行說。多聞多見。即易之大畜所謂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也。識記也。許之于心而不忘也。從者。作
之實。不擇則有不知矣。故曰所從不可不擇。識者。作之
地。存其善而不存其惡。則無以備參考。而有不知矣。故
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推而言之。多聞亦有識多見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天

卷七

亦有擇有從。二句實互相發也。雖未能實知其理一句。
恐太謙。聖人若曰。不知則我有不安。生知則我有所
不敢。以耳目為戶牖。以心思為闔奧。詳審而曲達之。此
正所謂學知也。生知者上。學知者次。我之知如是而已。
哀了。凡鄉東郭諸公。俱以此章為聞見之知于真體向
隔一層。皆習良知之說而誣焉者也。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蓋舊染汚俗。習若罔然。
未可訓誨者也。惑者疑其不當見。若自一鄉之人。皆難
與言。又何有于童子而見之乎。

此章自是錯簡。依註改正。南軒之說非也。潔修治也。洗心滌慮之意。與許也。容納之而不棄也。人深已而來。可與改過遷善矣。許其今日之善。而忘其前日之惡。則人益進于潔也。許其進。迎機而利導之也。不許其退。他日之為不善。安得而逆憶之。蓋不保往。不追其既往也。恕也不與退。不逆其將來也。仁也。以是心至。指潔已以進。斯受之耳。則與潔與進也。唯何甚。如言塞向善之門。絕自新之路。而至于已甚也。孟子以不為己甚。斷仲尼其本。諸此乎。後世若郭有道之于賈子厚。庶幾得此義矣。程子曰。聖人待物之宏如此。猶天地覆載萬物。縱有生

四書

論語

述而

卷七

意。便自栽培曲成而不遺也。

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是喚醒語。氣淺說加豈字。便死煞了。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非在外。則不可以至言矣。又曰。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此句卻可解。至字之義。蓋放而不求。則去自內。而爲客。反而求之。則至自外。而爲主也。故曰。即此而在。又可見心之德。非在外意。夫豈遠哉。是結尾語。便是不得與淺說例論也。爲仁器人。則欲有至有不至矣。非已所得。而主故遠也。既已。則迷而失之者。已覺而還之者。亦已。故欲在斯。師至在斯。蓋盎然現前。非

有程途可尋也。何遠之有。言極仁之全體。雖中人以上。有畢世難盡者。故顏子之仁。猶日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求仁之一端。雖中人以下。應念而具足。無所俟乎七日。併無所俟乎一日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按左氏。齊侯唁昭公于野。井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故曰。習于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也。陳司敗之問。孔子之答。只是如此。初未明及娶同姓一事。若使及之。則孔子又須有答。問道理在。但非後學所能測識也。孔子退。司敗將有後言。故揖巫馬期而進之。蓋未問之。

四書

論語

述而

卷七

先胸中早已擬議及此。故至此不能已于言也。相助匪非曰。黨以私情相附。不以公議相取也。君子主持風化。表正人倫。豈以私害公乎。昔人固有明訓。胡今之不然也。亦異乎吾所聞矣。魯與吳皆姬姓。禮坊記。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謂之吳。孟子者。薛之使若宋女。而非吳。使若子姓。而非姬姓者。然所謂欲蓋而彌章也。此而以爲知禮。則無不知禮之人矣。蓋其無不可以此令相加也。

巫馬期以告。意孔子正自有說。而絕不置辯。但曰。丘過矣。丘過矣。過而不聞。諱疾忌醫。人生之大不幸矣。蓋者

後有銘其人已起而疑其後則其愛丘也至矣何幸知之然子既引過則知以禮子君為諱過為君諱過君臣之禮較然為君受過婚姻之禮較然兩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子之片語隻字所以具化工也與使孔子自謂諱君之過則于君不可若以娶同姓為知禮則于禮又不可故受君之過為己之過而不辭也

畢氏曰魯父母之國則異乎他邦矣昭公魯之先君蓋夫子庶若宗也子孫而恭揚其父母祖宗之惡可乎司敗又未嘗顯言孟子之事而遽然以知禮為問其問也以知禮來其對也以知禮往一來一往適如其問對之

四書切註 論語 卷七

常蓋就中有恰好道理如此則宜不知此則不官也及司敗以為黨而責之夫子遂以為過而受之蓋夫子盛德既伸一己之私情又昭天下之公議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使正言其所以過則過有所歸雖欲受之而不得矣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非唯不得出諸口併亦不得留諸心也蓋聖人一言一動無不為萬世法此尤其彰明較著者矣此章與春秋君弑書薨之意同既不廢臣子之禮而又不沒沿父之實也其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則亦有欲諱而不得者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從來只說人歌而善必使再歌而和之忘却于與二字惟饒氏云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其善始分明矣反復也重復之意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首始也尾終也自始至終抑揚翕闔之間無不妙冷自然也此正是善之實以其備言故曰詳以其美言故曰善也取者採之效之資人之善為己有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使反者未得其詳故欲之後和者既得其詳故喜之與者嘉之獎之勸人之善如已

四書切註 論語 卷七

有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謂中和之氣著而為象者舒徐而容與也誠意懇至謂酬對之意出于至誠者懇切而周至也而其謙卑遜順慎審細密不掩人善又如此日反日和先人後己謙遜也日必使反日而後和至再三審密也取人之善而其善者矣與人之善而其善益著矣皆所以不掩人善也又如此者從上二句推到下二句也雖吟咏小事而舉善之樂有不可勝既者眾善指從容懇至及謙遜審密不掩人善說集如集大成之樂不勝既者極力形容猶未足以罄其善也讀者詳味之如親炙聖人而法其休光矣

文莫吾猶人也章

莫疑辭猶云或者也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言不能
度越人而尚可以比擬于人也未之有得則全然遜辭
不居皆自謙之辭言未得之辭固自謙猶人之辭亦自
謙也此足以見言易行難易者在所緩難者在所急欲
人勉其躬行之實不徒以文猶人而已也文直作言謂
言之有次序條理者對行言故不以爲威儀文章也世
方以文爭勝排殺躬行二字故聖人于世所崇尙者反
不辭于世所忽畧者反不居此謙已誨人之意也又存
疑云躬行君子是渾成語不必說躬行君子之道亦是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章

蓋四肢百骸踐其形所以盡性四德五倫盡乎人所以
合天只發揮躬行二字便有至義不必添入道字也
此篇自謙之辭至此章而完故特加亦字以結之也聖
人與天地鼎立而三故大渾然無迹故大而化之陳氏
曰此專言之仁也包義禮知在內故爲心德之全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
道之備此解確不可易語錄云大而化之爲聖若未化
只是仁在疑非之良是蓋聖以仁之極語言仁以聖之
至德言非有二也爲之猶爲仁聖之道以仁聖所爲者

爲之也自十五至七十皆爲之之時也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以仁聖之所誨者誨人也孫博又而約禮皆誨之
之也然不厭不倦非仁聖者謂已則不能此正仁聖
之所以爲仁聖者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弟子之所爲非
不學夫子而爲之然未能不倦也弟子之所誨非不學
夫子而誨之然未能不倦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分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所以
慰藉人言也苟辭之而遂已焉不明示以希仁希聖之
法則無以進天下之材而至于成率天下之善而復其
性將使聖與仁爲虛器棄置而無所用之矣無所用則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終成絕德而莫之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蓋以實理實事示人而與其
有以至之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在夫子則以
爲仁聖之外無他爲仁聖之外無他誨在公西華則以
爲學不厭誨不倦之外無他仁聖也蓋自以爲仁聖便
是厭倦故夫子忘之自以爲不厭不倦便是仁聖故公
西華嘆之嘆之而必曰仰者高視而不可企及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禱于鬼神卽下所云悔過遷善以祈其佑也有諸問有
此理否理似當作禮有諸疑解有之信辭誅者哀死而

述其行之辭。接周官。將疾亦謂之諫。為述其功德故也。子路以夫子功德。未必為悔過。還善之辭。但子路之辭。以夫子所行者言之。夫子之禱。則以子路所言者行之。其所謂禱者不同。未嘗有過無善可遷。素行合于神明。此當作子路禱辭。若出夫子口中。恐未然。竊意聖人謙德。似只云。時時悔過。時時遷善。素行未敢。或冥于神明。則某之禱也。愚嘗謂身心性情。皆禱之具。寤寐飲食。皆禱之時。階之在上。質之在旁。有無地而不然者。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契今日。又何以禱為也。接諫辭。以明有禱之禮耳。却不重上下神所意。註引士喪禮。疾病行。四書章句註。論語述而。美。卷七。

禱五祀。其証尤確。蓋君父危篤。則臣子呼衢于鬼神。以求救。此自迫切至情。不得已而為之者。但不當請于廟者。如金縢之篇。周公為武王不豫。嘗禱于三王。求以身代矣。未聞其請于武王也。是故子路之禱。禮也。子路之請。非禮也。以其合于禮。故不直拒之。以其不合于禮。故宗以無所事禱之意。無所事禱。亦事人事鬼合一之旨也。

奢則不孫章。孫。順也。不順則越禮而犯分矣。罔。匿也。匿則鄙野而不文矣。奢過乎中。儉不及乎中。皆失中也。但越禮犯分之

苦固甚于鄙野不文者耳。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夫子不以禮救儉之弊。而以儉救奢之弊。擇善莫若輕。豈得已哉。

君子坦蕩蕩章。坦平也。平者易直而無所崎嶇也。蕩蕩。寬廣貌。廣弘不迫。侃廣大不狹隘也。理天則也。循者。率而臻之。日奉天則以周旋。仰不愧。俯不作。故常舒泰。物人欲也。狗者。役于物而不能自主。日在者。刺擗中。學長競短。那計。幾。川。目子故多。蕩蕩。稱于此。故。是。從。源。本。處。說。其。義。已。盡。下。段。又。形容。一。語。故。圍。以。別。之。

四書章句註。論語述而。美。卷七。

昔從程子之言而進之。君子坦蕩蕩。心逸日休。小人長戚戚。心勞口拙。

子溫而厲章。溫而厲。威也。威而不猛。溫也。溫與厲合。恭也。出乎自然。無一毫矜持。安也。註只以嚴肅訓厲字。而其餘則統于下。渾言之也。人有仁義禮知四德。莫不命于天。故曰德性百行。萬善具足。故曰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或偏于陽。則剛。或偏于陰。則柔。故曰鮮有不偏。惟聖人渾然全體。適如其無不備之德性。陰陽合德。無偏剛偏柔之氣質也。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者如此。蓋天地之氣。溫

涼寒煥各以其時若聖人則並涼寒煥之氣統備一身且統備一時也蒙引云時乎溫時乎威時乎恭便失之矣門人熟察而詳記之熟察以渾然全體陰陽合德言詳記以中合之氣見于容貌之間如此者言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謂潛心于聖人至精至細而無一毫之滲漏也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若幸我子貢有若之從善言德行若顏淵閔子冉伯牛仲弓之徒其識其藝合而為一者不能記言不能察而詳記也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唯曾子乃能為此言唯程子乃能知曾子能為此言學者反諸心言潛玩諸心而自得其熟察詳記之妙

四書切註

論語

述而

美

卷七

則庶子可以學聖人矣

四書切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派孫 國祖 承祖 曾孫 總對錄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興風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太王三子泰伯與仲雍季歷對言故知其為長子也德讓德也至極無以復加此夫子所以嘆息而贊美之也三讓謂固遜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第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則固字宜易以終字先儒已

四書切註

論語 泰伯

一

卷八

言之矣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只當如後段云太王見季歷生子昌有聖德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于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其迹焉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如此則無稱而稱之義自明蓋太王見季歷有聖子而欲傳之位與賢之公心也見太王有傳位季歷之意而挈其弟以逃成其父之公心也與伯夷之讓同而未嘗以父命為辭其讓隱故在

泰伯無遜弟之名。在太王無易子之名。在季歷無繼兄之名。即仲雍文武。且相與遊。渾穆之天。而况當年後世。有窺測其深。心者乎。民無得而稱子。稱之。發潛德之

光。賢于賢。稱藉甚者多矣。
退谷按。讓周讓商。雖朱子語類亦兩存。迄八集註。而後專主讓商。蓋亦大費折衷矣。文孝意主讓周。雖朱子亦曾至此。愚意從註為定。

恭而無禮則勞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節其太過。文其不及。則適中矣。恭者謙遜之美德也。無禮則望風希旨。煩苦而不安矣。故勞慎者。敬謹之美德也。無禮則瞻前顧後。畏懼而不寧。切所謙生也。急切言不寬舒。

君子篤於親章

君子在上之人。表正風俗者也。親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篤厚也。嚴恤之屬。禮貌之隆。奉養之渥。皆是也。親親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故各親其親也。興起謂鼓舞而振作也。故舊有勳勞者。不遺。即不弛不棄之意。謂不以膜外置之也。不偷。不至于刻薄而寡恩也。上厚則下亦厚。故各親其故舊也。上行下效。捷如影響。上焉者奈何。

四書劄註

論語

二

卷八

不以身先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孝經中夫子答曾子之言也。削去髮膚二字。以為不切手足故也。註不輕用一字。類如此。曾子平日行其所聞。故于疾革之時。召及門弟子。使開衾而視其足。開衾而視其手。果有毀傷與否。其所以無毀傷者。得力全在小曼之詩。故特述之也。戰戰兢兢。兢兢戒謹。皆形容主敬之意。臨淵恐墜。履水恐陷。即書所謂若將罔淵涉者。冰也。又形容恐懼。謹之意。蓋一念一慮之微。未敢忘夫十手十目也。一

四書劄註

論語

三

卷八

一。步之細。未敢欺夫。獨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爾啓手足而無毀傷也。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則戰兢如臨淵履水也。至于將死而後知其得免。則前此猶恐其不得免也。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小子即所召之門弟子也。語畢而又呼之。以示反復丁寧之意。蓋小子各有足各有手。則亦各有深淵薄水也。警之也。深使小子戰戰兢兢。勿墜勿陷。全其手足。以還父母。君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子張之言。而記諸檀弓者。也。如綱目于管寧陶潛書卒之類。以其有始有終。若

子也。流芳百代矣。于楊雄王喬書死之類。以其腐體。辱
親小人也。貽身萬年矣。君子備其身。以保其守。而勿
失身沒而名不沒也。為終其事。終其全生全歸之事也。
曾子以全歸為免。終其事而沒也。尹氏又以為有得于
道。道者天所命。我以當然之理也。如父母生下耳。目來
便有聰明之理。生下手足來。便有恭敬之理。生下五倫
來。便有親義序別信之理。耳目得其聰明。手足得其恭
重。五倫得其親義序別信。則有得于道。能臨終而將手
足如是矣。

四書

論語

四

卷八

未有虧行以辱親而可云。全身體者也。曾子之啓手。足
獨手足不毀傷也。歟哉。禮記曾子之言曰。一。出言而不
誠。忘父母。一。跣步而不敢忘父母。其躬行詩言之實事
乎。
朱子曰。所謂孝。非只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禮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
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
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說的極好。為人子者。不可
不知。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兩言字。皆曾子之言。故曰。自言也。人性本善。窮則反。本
以其私心妄念。一切放的下也。然此特為世俗言耳。曾
子至善。豈有是。特謙其辭。以動敬子之聽耳。故曰。欲
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謂記于心。記于心。則踐于
矣。

君子以在上位言。貴。猶重也。崇尙之意。容貌舉一身。而
言。則見于四體者也。暴。粗厲。粗疎不細密。猛厲不平。和
也。慢。放肆。放逸不收斂。恣肆不敬謹也。以實之謂信。故
曰。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根于心。見于面。故非色莊
也。辭言語。以所聽者言。氣。聲氣。以所聞者言也。鄙。凡陋
也。庸淺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則謬誣而不經矣。筮
豆。雖分竹木。要皆器用。事物之細也。道無所不在。言精
粗本末。一以貫之也。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三
事大綱也。大綱舉。則萬目張。故曰。在此而已。容貌顏色
一身之威儀也。辭氣。一身之文章也。遠暴慢。則身之容
貌修矣。近信。則身之顏色修矣。遠鄙倍。則身之辭氣修
矣。三者。正進德居業吃緊之務。故曰。修身之要也。得其
要。則出身加民。于是乎在。豈非為政之本乎。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合動靜而無間。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俾緩

論語

五

卷八

急常變兩截也。蓋操存者，致力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先，陶淑其微心，靜氣以屏夫偽，省察者，致力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時，消融其躁心，淨氣以歸于實。故遠近各得其宜也。若夫器數之末，道之全體，所該然事各有司，委任之責成之足矣。豈君子所重哉？程子于首句曰：周旋中禮。于二句曰：不妄。于三句曰：致絲中出。尹氏曰：養于中，則形于外，但以見成者言，皆集註舊說也。此集註改本，即臨事持守而平時涵養在其中矣。且使敬子知合下下手處，故視舊本為優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四書劄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校計校也。以為較量之較，則無其事。以為計校之校，則併無其心也。聖門自顏子而下，其可以與于此者寡矣。故馬氏以為顏淵而朱子錄之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理豈有窮哉？義理無窮而求所以盡之，故如上四句所云也。物為物，我為我，則彼此有間而不能相忘矣。相忘無間，故如下一句所云也。能如此，言能從事于此也。從事于此者，當躬行此事也。有躬行之迹，視聖人別有間矣。故曰：未達一間也。曾子述事耳，必從顏子之心說起者，有其心然後有其事也。謝註正當與內註合說，惟其知義理之無窮也，故不知有餘在已不足

在人。以人已公共此義理也。唯不見物我之有間也，故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以人已公共此得失也，聖人無我。顏子其庶幾乎，故曰：非幾于無我者不能也。無我統承上四句說，與內註專釋犯而不校句不同。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無我也。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亦無我也。上二句以有餘不足對言，下二句以得失對言，為字另讀，與上二句亦不同。

自見為能為多而故問于不能于寡，是詐也。見人之不能之寡而徒以一問修故事，無纖毫之益，亦何為乎？顏子雖能雖多，其于天下事未必盡知之盡行之也。人雖

四書劄註

論語 泰伯

七

卷八

不能雖寡，豈遂無一得之知一得之行乎？蓋顏子實見得有益，故如此有若無。根以能問于不能來，能則有矣，然不見為有也。有若無，實若虛。根以多問于寡來，多則實矣，然不見為實也。實若虛，犯而不校，是其量大無不。德處文清曰：譬以寸莖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响也。又曰：常人縱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又曰：犯而不校，量省事皆名言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國有長君，社稷之禱，六尺之孤，周禮疏所謂年十有五者也。其才可以輔助君，則左提右挈，裕如矣。百里之命

即六尺之孤之命也。古者公侯皆地方百里，故國政于是出。其才可以攝國政，則解紛定難，裕如矣。大權在握，人將疑忌之。從而謗誣之，變故自此起矣。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則神開氣定，所謂百折而不回也。才節兼備如此，可謂君子矣。先設為疑辭以問之，再設為決辭以答之，所以深著其必然而為大臣受顧命者之勤也。假使大節可奪，則孤不可託，命不可寄，大事無一而可矣。故不可正所以成其可也。程子之言又專在節操，蓋以其節操必有其經濟，故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雖然，晉之荀息，宋之東樓，其節操非無一可觀惜也。

四書章句 論語 泰伯 卷八

短于才耳。債事賈禍，何益哉。伊周而後，吾必以諸葛武侯為第一。人則若霍子孟，抑亦可以為次。妻顯那謀，庶當別論，不得以之訾其大節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士字從十從一。一者數之始，始則宜有以剝護于前。弘者數之終，終則宜有貞亘于後。故肯毅弘寬廣也。寬者開展而不拘，廣者擴大而不隘也。以心體言，非以度量言也。毅，強忍也。強者行健而不息，忍者耐久而不渝也。然其所以不可不弘毅者何哉，則以任重而道遠故也。任重故須弘，然非弘亦不能勝其重。道遠故須

毅然非毅亦無以致其遠。此士所以不可不弘毅也。易言乎任重也。仁者統四端，該萬善，人心之全德也。而必欲體諸當身而一一踐履之，則天地萬物莫不擔荷于七尺之軀，可謂重矣。易言乎道遠也。一息尚存，言未死也。此志即仁以為己任之志，不容少懈，言不已也。終身畢世，只了當這一件事，情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淪于馳騫，無規矩之可循，脚根如向站的住，毅而不弘，則一膜自封，淺隘卑陋，而不能寬以居之矣。在曾子合言之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在程子則分言之曰：士弘矣，不可以不毅；士毅矣，不可以不弘。

四書章句 論語 泰伯 卷八

音弘毅相資為用也。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即內註：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也。然而孟子所謂浩然剛大之氣，亦于是乎見之矣。豈非學問淵源之有自哉。

與於詩章

與訓起勃然振作之意。詩本性情，謂性情為三百篇所自出也。天命之性本善，有正而無邪。溺于情則有公私，故有正有邪也。朱子不分別言之者，則氣質之性也。正不特二南之正始，凡詩辭之有裨于天理民彝者，皆正也。邪不特鄭衛之淫奔，凡詩辭之有戾于天理民彝

者皆邪也。其為言易知。謂明白而近人情也。詩辭不難
與。故曰明白。所言皆日用倫常之事。故曰近人情也。而
吟詠之間。以誦讀者言抑則其聲下。揚則其聲高。反復
謂前後重復胡創者。一言之不足。而至于再。至于三也。
其感人有二意。一謂感觸。一謂感激也。感觸者。鼓舞之
意。感激者。憤勵之意。易入則感者之漸。激其心也。故學
者之初。以始入手。言其言之正。所以興起其好善之心。
而不能自己。于為善。其言之邪。所以興起其惡惡之心。
而不能自己。于去惡也。必如此而得之者。必于溫柔敦
厚之教而得力也。恭敬辭。禮之綱也。故為本節文。

四書辨註

論語

十

卷八

度數。即恭敬辭讓之節。文度數。禮之目也。故須詳陳。氏
曰。恭。主一身而言。謂容貌端莊也。敬。主一心而言。謂禮
情肅翼也。辭者。解使去已。謂解釋于已。而無所留也。通
者。推已與人。謂推轉于人。而有所屬也。節。節。謂限。量
其太過。文章。謂潤色。其不及也。度。謂制度。謂長短合
宜。數。數目。謂多寡適中也。因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二
語。出禮運。陳氏曰。肌膚本有所會。易會乎。會于心也。固
人肌膚之會。謂心志萃聚。而無少。也。筋骸本有所束。
易束乎。束于身也。因人筋骸之束。謂身體。也。而無少
解也。故學者之中。謂初以後。終以前也。所以能卓然自

立。指恭敬辭。避言。恭敬能卓然自立。則無傲情。忘畏之
失。辭遜能卓然自立。則無遊移遷就之失。此非事物所
得而搖奪也。事謂日用之事。物謂倫紀之物。以理應事。
以則御物。則恭敬辭讓之本。罔或搖奪。節文度數之詳。
亦罔或搖奪矣。必于此而得之者。必于恭儉莊敬之教。
而得力也。五聲十二律。見語魯太師章。唱和謂聲律。
相唱和也。更謂改換。迭謂交易也。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謂歌聲高下。舞容疾徐。莫不有以中。其八音清濁之節。
也可以養人之性情。性屬天。情屬人。養者。溫養于天。
妙合之際也。同此性情。在詩則曰道。以其言涵泳之也。

四書辨註

論語

十一

卷八

存樂。則曰養。以其行體備之也。人心以天理為主。則正
正則潔。以人欲為主。則邪。邪則穢。穢者。以性情之養。
掃蕩而滌除之也。道理生澁而未純熟。痕迹著見而未
瑩徹。皆渣滓也。消融者。以性情之養。消釋而融化之也。
此即太史公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二語。而出之。愈精妙。
耳。故學者之終。以成德言也。易曰。精義入神。義精則神
矣。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仁熟則化矣。窮神知化。豈
有不和順于道德者乎。和以道德之浹洽言。順以道德
之貫通言。只用易和順于道德一句。而理于義在其中。
矣。必于此而得之者。必于廣博易良之教。而得力也。是

學之成。統承上三句。與于詩。以成始也。立于禮。以成中。也。成于樂。以成終也。完全美備而後。以加故曰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加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十三學樂。學歌學舞也。誦詩誦樂章也。二十而後學禮。自家更邦國。以迄明堂郊廟。莫不有禮。弱冠而學之。所以為強立不反之地也。則此三者。指與詩立禮成樂言。非小學傳授之次言。小學是說用功次第。是說得效次第也。乃大人之學。終其身所以自得者。以難易言。詩易而禮難。禮易而樂難也。以先後言。詩先而禮後。禮先而樂後也。以淺深言。詩淺而禮深。禮淺而樂深也。先其淺而易者。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後其深而難者。則難易先後淺深一以貫之矣。

英才謂拔出不羣之才也。求之天下何地無之。特以道學二字為舉世所吐棄。故上焉者往往以辭章結局。下焉者則資質之敏適。以濟其惡。而只安得有所成就乎。夫古人之詩。如今人之歌曲。或言忠。或言孝。或言廉節。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豈能與起。則成人不待言矣。今雖老師宿儒。莫不究心。幸勿未能曉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况學者乎。學者謂後生小子也。是不得與于詩。雖有英才。究何廢墜矣。古人操掃應對。是做聖賢的根基。冠昏喪祭。是做聖賢的路徑。今

皆廢壞而不修舉。是以五倫大義日就晦昧。而治家無

教。慈教孝教。友教。恭教。別之法。是不得立于禮。雖有英才。究歸顛仆矣。古人習聞正始之音。則淫聲厭聽矣。故聲首所以養其耳。習階文明之色。則艷色厭視矣。故采色所以養其目。性情貴乎溫厚和樂。故歌詠所以養之。血脉貴乎動盪流通。故舞蹈所以養之。今也耳恣其聽。目恣其視。性情則徇之。而以歌詠為恥。肢體則佚之。而以舞蹈為勞。是不得成于樂。雖有英才。究歸闕畧矣。是以古之成材也。易。先王之教澤具存故也。今之成材也。難。先王之教澤畢廢故也。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民可使繇之章

陳氏曰。當然之理。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最確。可使之。繇。可使之率循此理。而不敢踰越也。所以然。則父慈子孝之理。命于天。而賦于人之根。源來歷也。不可使知。不可與之講說。而參會也。蓋此理元微。雖中人以下者。不可語。况凡民乎。朱子曰。民但可使繇之耳。至于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繇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亦而繇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繇。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繇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

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異。此機心
惡志所以生也。蓋不絕民以不可知。而但語上以不可
便此理最好。諸儒俱實作不知。未是。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但勢有所
不能耳。故使之知則不可。使之繇則可。要亦因其勢而
導之也。若曰。聖人有意不使民知。則朝三暮四。如列子
狙公養猿猴之說。在上既處于詐。在下復鑿其朴。豈聖
人大道為公之心哉。老子明民愚民。術斯下矣。

好勇而處貧也章

好勇而處貧。其分也。疾之則不安矣。必作亂者。親于其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直

卷八

身為不善也。惡不仁之人。仁人之公心也。若既不能屏
絕之。又不能駕馭之。而使至于無所容。致亂必矣。亂雖
自不仁者作。而疾甚者實有以開之。咎將安歸乎。總之
好勇之人。其心惡。固足以生亂。疾不仁之人。其心善。亦
足以生亂。作亂致亂。皆其人有以生之也。心雖殊。而貽
害則一。可不慎與。向來作處小人者。防亂于未然。說蓋
天下有一流。人強力自負。而遭時困阨。無資身之策。遂
悻悻乎不能一朝居。若因而富貴之。亦須有用。不然豈
能相安無事乎。又有一流人。兇殘悖逆。幾無人理。宜早
為之所。勿使滋蔓難圖。不則從容寬假。使其悔過可也。

本深惡而痛絕之。全不留其餘地。彼計窮勢迫。行將謀
為不軌矣。養惡速禍。二者病則一般。噫。商鞅為敵國之
資。晁錯激七國之變。其前車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抄全勝告三王之辭曰。朕多材多藝。蓋周公之才之美
獨也。亘古所僅見者。故設為是言也。才美謂智能技藝
之美。智巧也。能力也。技即人之有技之技。藝即游于藝
之藝。四者總以形容其才之美也。驕矜誇。謂自恃其有
於伐。誇張也。吝鄙。謂自私其有。鄙陋窮吝也。其餘對
大本言言大本已失。雖美才亦絀餘不足觀也已。不足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吉

卷八

觀言厭而薄之。無可着眼處也。
周公之才之美。且當不起。况才不及周公者乎。故程子
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遜頌庸而
亦均。凡几。故自無驕吝。若僅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則
其德已喪。又何以觀之哉。又曰。驕氣盈。吝氣歉。驕滿而
溢。故氣盈。吝刻而縮。故氣歉。盈與歉之相去遠矣。然情
相反。而勢則相因。驕從吝後發。生出來。故為枝葉。吝從
驕前收藏。入去。故為本根。嘗試驗之。天下之人。驕于外
者。必吝于內。非吝則何所持。以驕于內者。必驕于外。
非驕則何所用。其吝矣。雖則兩楹事。究是一個人。一驕

一吝若循環。然未有或爽者。也是故程子分而二之。以明病症之名異。朱子合而一之。以明病源之本同。因其病而藥之。夫固有其方矣。馮其氣之盈。補其氣之虧。則盈歎適中而德稱其才。卽以嗣美周公可也。

三年學不至於較章

穀祿也。君子不謀食。事君後食。原思所辭之九百。孟子所稱之萬鍾。皆以穀言。則皆以祿言也。至須作志始通。為學之久而不求祿。蓋終其身進德修業。而不以富貴功名動其心者也。此正誦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人。豈易得乎。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三年學不至於較。以其志之篤且貞者言也。若君相來求。則大烹之養分內事耳。豈曰辭祿居貧而甘心若寂一流乎。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問字可疑。記者但云子張學于祿耳。未聞其有問也。然其意則甚善。蓋先借聖門一人以例其餘。而重述經文。併不著解。但首加然則字。加而字。宜字。則聖人言外感慨之意。便自傳神。其解精矣。降及後世。蓋莫不以較學矣。非較是志。則必廢學。故聖賢之學。幸其以較存也。而又悲其以較亡。蓋存者其名。亡者其實耳。以韓吏部之賢。而

受一飽之無時。以社工部之賢。而莫老皆未免于至。也他倘何說哉。

篤信好學章

大註厚而力。解篤字。小註深厚牢固。又解厚而力字。其義如明矣。不篤信則疑心惑志。必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理未窮。而不知不至。將執臆見。以從事所信。或非其正矣。不守死。則貪生苟免。必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上無補于君父。下無裨于名教。傷勇善義。則亦徒死而已。惟篤信而後能守死。故守死者篤信之效。蓋從容慷慨。其平日見義之明。守理之確。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七

卷八

故也。惟好學而後能善道。故善道者好學之功。蓋守經達權。繇其平日慕道之切。服古之勤。故也。樂正子之好善。篤信矣。以語于好學。未也。故不免為子敖所累。季路之結縵。守死矣。以語于善道。未也。故不免為孔懼所誤。至于東漢黨錮諸君子。篤信矣。守死矣。惜未能肆力。孔顏之學。以善其道。故入危邦。居亂邦。而不免于無道之刑戮也。若夫揚雄之投閣。荀彧之飲藥。又不足言矣。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須以命殉之。故無可去之義。然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記有明訓矣。與其入而守不去之義。何如去而守不入之義乎。在外者當以

明哲保身爲貴也。亂邦雖不至于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刑政紊則法度不修。綱紀紊則倫理不明。其去危邦也幾何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危邦不入。則邦之未危者可入矣。亂邦不居。則邦之未亂者可居矣。若夫天下無道。則舉一世而莫不危亂也。無可入。無可居。故隱其身而不見也。但曰無道。隱其身而不見。則有道見其身而不隱。可知矣。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以其有學而有守也。或曰不入不居。則隱則見。是無死地矣。何以曰守死善道者能之。蓋謂有此等人。便能辦此等事也。若不是守死善道的人。貧賤便

四書劄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能移富貴便能淫。何以能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哉。有道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也。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如鳳凰然。覽德輝而下之。譽望著于當時。文采表于後世。故曰見無道者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也。天地間賢人隱。此其時矣。如潛龍然。勿用而在。淵敘德。過難不可榮。以祿。故曰隱邦有道其時治矣。而寂寞山林。無財成輔相之道。以行于時。邦無道其世亂矣。而蘇奕廟堂。無淡泊寧靜之節。以守其身。藏拙竊位。皆所謂碌碌庸人也。有士之名。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晁氏曰。有學以篤信好學言。有守以守死善道言。去就

之義潔以危。不入亂邦不居。言出處之分明。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言如是則有道而富貴。以兼善天下。無道而貧賤。以獨善其身。然後爲君子之全德。非片長一得之士所可幾及也。

世儒講學以貧生怖死爲戒。故有取于敢死者。以貧位慕祿爲鄙。故有取于困窮者。殊不知節義功名都是一人事。好學者有殺身成仁之道。亦有全生遠害之道。有窮居不損之道。亦有大有大行不加之道。是故可生可死。可見可隱。可貧可富。可賤可貴。要以不負此學不愧此善道而已。

四書劄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不在其位章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不在其位。則不在其事。又何謀焉。蓋事必身任之。而後可謀也。越俎侵官。大不敬矣。故特戒之。亦欲其專心厥職。而無他圖耳。若君大夫。則問而告者有矣。是從止意中。又進一步。說見廟堂之士。當博謀于野。山林之士。亦不妨獻忠于朝也。漢董仲舒家居。朝廷有大政。使仲舒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謂問而告焉者也。宋杜衍嘗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行荷國家深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此又不待問而謀者。

師擊之如章

亂樂之卒章。朱子引証甚詳。偶讀他書云。奏樂于朝廷。郊廟皆奏詩。奏畢皆以關雎終之。乃文王造周之始。修身齊家之道。王化之原。不忘本也。故以為終。蓋宗廟朝廷之樂。皆九奏九成。篇章不一。故曰亂。而以關雎收拾之。故曰關雎之亂也。此解尤為分曉。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蓋在樂為卒章。在詩為首章也。詩首關雎。亦樂終關雎之意。不忘本也。洋洋美盛意。析言其意。美者理數之備。盛者功德之隆。渾言其意。美盛者包舉一代充塞兩間也。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當師擊在官之

四書翔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初。蓋以子正樂。作者之謂聖也。以擊任樂述者之謂明也。聖作明述。故樂之美盛如此。迄于今。師擊適齊矣。雅頌各得其所。亦未有能播之聲歌者。夫是以追而嘆之。

狂而不直章

狂者不度德不量力而高自矜許也。此種人。驟率任真。不事回曲者。其本色耳。侗者蒙昧無知識也。此種人。謹厚自安。不敢弛肆者。其本色耳。恹恹者拙鈍無本領也。此種人。朴實自任。不敢詐偽。其本色耳。今皆反之。是尋常情理。測度他不得。故曰吾不知之。甚絕之之辭也。仲尼不為已甚。而乃絕之若此。其人能無愧乎。愧而悔。悔

而改則不周之教。誨行焉矣。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有清有濁。判然其不齊也。中材以上。全乎所性之德。有清無濁者也。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清者未能盡滯其清也。濁者未能盡滯其濁也。有是病。必有是德。平不善必馴。其有是德。則有是病乎。觀善相馬者。可以知人矣。若有是狂恣恹之病。而無是直慤信之德。則質既棄于天。而習復棄于人。故曰天下之棄才也。

學如不及章

四書翔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言人之為學。日日有課程。刻刻有功夫。竭蹶奔赴。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未敢自滿。假也。悚然畏懼。惟恐共或失之。蓋學問一道。不日進。則日退也。如至寶在前。盡力追趕。還怕有人負之而走者。務期到手後已也。不日勉學者當如是。而曰警學者當如是。學之為言。覺也。不警則不覺。故以學之如是者。警之也。今日不學。有來日。今年不學。有來年。此學者所以甘心暴棄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如待明日。便不可發揮。聖人意出。大可針逸。隨隨為日就月將之助。我輩當書座右。以自警。

巍巍乎舜禹章

崇高莫大乎富貴則天下為高大矣。乃高大不在有天下而在有天下不與之心。故孔子獨以巍巍歸舜禹也。巍巍高大之貌。有天下而不與。高大之實也。巍巍以氣象言。故曰貌。凡人器度褊淺。纔有些小功名到手。便自驚喜。難當舜禹。匹夫為天子。是何等事。他身上事。比有天下還貴重。他心上事。比有天下還要緊。而乃視之漠然。恰似不曾有天下一般。故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謂不相干預也。言其不以位為樂。蓋位者天地神人之主。百責攸萃。憂之不暇。而云樂乎。唐史曰。堯舜受命以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八

八

大哉堯之為君章

先以大哉一句立案。下面極力揄揚。皆所以形其大也。兩唯字以一獨字解之一。則字以兩準字解之。蕩蕩斯遠之稱。廣博大遠悠久也。此以詩之言上帝者言堯也。物之高大莫有過于天者。指巍巍乎唯天為大言。唯堯之德能與之準。指唯堯則之言。陳氏曰。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特補出德字。而與天同大之實見矣。蓋大者以德。蕩蕩者亦以德。故又曰其德之廣遠也。堯德之廣亦如天之廣。堯德之遠亦如天之遠。天不可以

言。形容故堯不可以言。謂形容也。不可以言。謂形容無能名也。

成功事業也。事建一代之猷。業樹萬世之勳也。登百工熙庶績。巍巍乎不可及矣。其與天之時物同行生乎。與光明之貌。光以輝。取言明以昭著言。文章。禮樂法度。如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皋陶明刑。契明倫。義若和司。曆數之類。何莫非堯之文章所表見也。光四表格上下。其與天之星雲同燦爛乎。堯之德精一而執厥中。不可名也。其可見者此耳。此以成功文章言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八

八

此論極確。尹氏之說是以爲法天矣。朱子取之何也。陳氏曰。想取其末二句耳。非也。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此以致治之始言也。後天而奉天時也。至于治定功成。則民無得而名矣。無得而名。則與天準矣。先天而天弗違也。雖曰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者。可名然。功業之所以巍然。文章之所以煥然者。究不可得而名也。然則法天者。治天下之始事。準天者。治天下之終事。尹氏原始以要終。故朱子取之也。非謂因末二句。辨及前三句如陳氏之說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記者約畧舜典諸臣以起也。拔其尤言之。故數年成。周若律以武王之言。伯夷、朱虎、熊羆。其才豈遂減于大顛。聞天譴人乎。專言五臣皆大賢以上之材也。蓋一人端拱無爲。而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伯益掌虞衡。周公踐天地于平。成矣。此泰誓之辭也。後其盛言之。故數倍。唐虞若律以舜之臣。禹稷諸人。惟周召堪與並駕。榮華以下。非其倫矣。蓋聖人十之三四。而賢人十之五六也。馬氏直以亂作治。蓋有所本。諸儒皆從之。又謂一人爲文母。則謬甚矣。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理。蓋邑姜也。得之矣。九人治外。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卷八

論語 泰伯

共贊陽教也。邑姜治內。獨理陰教也。上條武王下稱孔子。記者謹于君臣之際。如此蓋稱述其君便如君。在一字間。具見事君之義。焉才難古語而孔子然之。蓋考古以驗今也。孔子言才。註兼言德。蓋無德之才。不可以爲才也。故曰才者德之用。則德者其才之體乎。體用兼備而後可以稱才。故難也。問氣所鍾。豈數數然乎。堯舜唐虞。兄舜。舜虞封神。堯故有天下。而皆可以爲號也。際者合兩朝爲一堂。故曰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蓋貞元會合之氣。亘古而兩見也。降及夏商。其才亦云盛矣。皆不能及。

之。又安有及之者哉。孔子但借唐虞來形。周未及夏商也。然須有此一句。而聖人之意始備。故特補之。然猶但有此數人而已。使非以女德足之。其數固未盈也。才之難得也如此。

夫周之才固遜美唐虞矣。乃周之德則有出隆焉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引春秋傳。盡地而分焉。苟意紂爲共主。土宇版章。文王安得遜有之。看來只是困勞人心。強半歸文王耳。故曰三分有二也。在周爲忠臣。則任商爲叛國。文王率以事紂。仍使爲商之忠臣也。雖囚之羑里。食之麥子。而終不以爲嫌。其至德爲何如哉。或問文王若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卷八

論語 泰伯

待十三年。則何如。朱子曰。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看武功諸詩。度必不終竟休了。余竊以爲未。然武王可爲文王。文王必不可爲武王。韓退之琴操云。臣雖舊誅。今天王聖明。程子以爲最得聖人之心。孫此言觀之。則文王不爲牧野之興。明矣。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蓋孔邇之父母。用定如。殷之王室。猶邇之掌耳。乃天與之未敢云。順天也。人歸之未敢云。應人也。堅守臣節。罔有二心。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謂十人同心。克商之言也。而及文王之德。謂一人赤心。事殷之德也。且與泰伯同。以至德稱之。

正泰伯宜有商之天下而亡制。在文王宜有商之天下而老。西伯其德皆進于武王也。故曰其指微乎。

禹無間然矣章

間。罅隙也。有罅隙則有入處。故可指而非議之。此非尚論之刻。而責之備。卽賢者可通于聖人也。非薄也。薄其飲食。所以爲享祀鬼神計也。豐以備物。備儀言。潔以致愛。致慈言。蓋精白其心。不特物之潔也。衣服常服。謂官中日用之服也。黻蔽膝以韋爲之。韋熟皮。此裳制也。其必有嫌此冠制也。皆祭服。則皆有對越在天之誠意。以表其盛。致美者。非徒華其飾也。禹平水土。又治田間水道。所謂溝。吹澗。距川也。溝在九夫之井間。澗在十里之成間。以正疆域界域。又以備旱而澆水。備潦而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謂豐儉適中也。允執厥中。乃堯舜相傳之心法。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一言之而不足。而再言以深美之。

四書期註

論語

美

卷八

矣。飾五采以章身。而蔽冕未必能致美矣。壯九重以容膝。而溝澗未必能盡力矣。安得無間然哉。

四書期註

論語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駢

男再濂孫

題祖

承祖

曾孫

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章

罕少也。言之少。非不言也。利之一途。最壞學者心術。故
孫子曰。計利則害義也。罕言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
類。其驗乎。嘗考子之贊易也。恒言利然。貞則利。不貞則
不利。言利所以言義也。且筆之書。初未嘗諱復于口。子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之修春秋也。惡言利如魯鄭易田。齊人取濟西。及納大
鼎于大廟之中。皆直書而不諱。敵國之戰。保利棄義。則
深貶之。曹侯以利歸國。則書其名。與失地滅同。姓之惡
此焉。利如此。罕言可知。命之理微。是專就天之所以賦
與人者言。而未及於氣也。小註便兼理氣說。蓋賦子之
命。其理微。不易言也。言之恐滋學人高遠之惑。氣數之
命。其事誕。不必言也。言之恐起學人僥倖之心。仁之道
大。統五常而該萬善。淵。而難名也。故自己。不輕言。每
待弟子之問。而後言其所言者。要亦指示門戶。非發洩
蘊奧也。三者殊途。而罕言則同。歸故加兩與字。豈非危

微之界。而人心道心之介。或聖人之教。天下來世。其至
矣。

達巷黨人日章

記者但云達巷黨人。則姓名不傳。可知已。故集註云云
而陳氏引董仲舒傳。以為項索。不必矣。開口作贊嘆語
曰。大哉。大其博學也。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以遐。稽。涉。覽。見。長。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徒。勞。無。功。也。
彼其意。以成名為大。而豈知無能名者之更大哉。
執專執也。謂專其事于一藝。而不他及也。射御皆六藝
之一。而御者為人效馳驅之役。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所執以成名乎。此商量而兩可之辭也。執御乎。或成王
良造父之名乎。執射乎。或成后羿養繇基之名乎。然則
吾將執御矣。聞黨人大哉。博學之譽。而絕不道及。但較
量于二者之間。而擇其卑者。以自處。謙也。甚矣。唯是形
而下之。藝。即。形。而。上。之。道。執。御。雖。謙。而。道。之。無。往。不。在。
又于此。具見之。此聖人之言。所以兼該而具舉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謂大德不
官大道不器也。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曰。意
則揣摩而言之。非真見其學之所以博也。惜其不以一
善得名于世。謂學無尚門也。蓋慕聖人之大。而不知其

所以大也。聖人之所以大者，何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章。

績麻為布。故曰麻冕。染青黑也。為之。故曰緇布冠。此古制之禮也。今以絲為之。故曰純。首約。故曰儉。儉而易成。對細密難成說。蓋麻費而純省。麻煩而純約也。曰從眾。便為下。違眾。張本。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即此一端，可以例其餘矣。當文盛之時，而以簡易為事，有先民之遺焉。從今正所以從古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三

卷本

下此古制之禮也。君辭之乃升成拜，豈有不待其辭而遽升者乎？泰驕慢也。謂其藐禮法而適已自便也。這正是大不道的考語。如何敢苟且遷就犯眾議而不恤？蓋君臣之義實有無所逃于世，無所解于心者在也。程子曰：害于義則不可從。即此一端，可以例其餘矣。執古而非今，一切以不肖待之，非也。逐今而反古，不復以三綱五常為念，益非矣。聖人斟酌古今之間，各行其是，而無容心焉。即所謂義之與比也。

子絕四毋意章

絕無之盡者，謂不少留遺也。毋本禁止之辭。在子則宜。

云無故。既以史記為是，而後復援引程子之言也。

半子云：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等語，恐太重了。非所以語子也。竊意四者都是好念頭，只未渾忘些何也。意私意也。念慮萌動不感而應之，謂子之心寂然不動，感而後通。何意之有必期必也。決然如此，認真太過之謂子之心。無可無不可，何必之有同執滯也。拿定板數不識變通之謂子之心。變化通之與時宜之何固之有。我私已也。形迹尚存，未盡剖破之謂子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我之有。四者相為終始，直貫到末句。其義始完。意者心之萌，故曰起。必者情之徑，故曰遂。固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四

卷九

者意之聖，故曰留我者迹之著，故曰成蓋事未到，手意必以迎之。故常在。前事已過，手固我以送之。故常在後。至于我又生意，則狗物肆欲，相牽相引，循環而靡有紀極矣。要之以意始者以必終，以必始者以固終，以固始者以我終，有始則有終也。以我終者以固始，以固終者以必始，以必終者以意始，有終復有始也。故曰相為終始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四者有一焉，則涉于私而非太空之本體矣。故與天地不相似。非知足以知聖人，如宰我子貢有若之類，詳視于動靜。

之間而默識之言意之表不足以記此也

子畏於匡章

畏者有戒心之謂。勸備非畏懼也。匡地名。宋邑也。史記云。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此諷似亦未可深信。註特用之。則亦存而不論可也。

文以載道。故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天理民彝之光耀。著見也。禮樂制度。具列五經中。道顯于五經也。蘇伏義。以至堯舜禹湯之道。通傳于文王而武周承之。故專文。王而羣聖人之統。畢歸焉。孔子蓋以身直接之也。文王雖沒。文未沒也。文在茲。即文王在茲也。不曰道而曰文。

四書湖註

論語

五

卷九

謙辭也不曰在我而曰在茲亦謙辭也。故註又釋之曰。孔子自謂天不喪則斯文不喪。斯文不喪則孔子不死。以理徵數。先天而天弗違也。匡人不能害天。又焉能害夫子哉。此亦春秋以天自處之意。

太宰問于子貢曰章

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唯吳與宋。故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杜氏揣摹于二國之間。而亦以為吳語。其亦有所見矣。夫子聖者。與尊而疑之之辭。何其多能也。異而嘆之之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其視天下第一等人。只。得技藝之淺也。

縱與操對。不為操而為縱。故猶肆也。不為限量。言恣其所取也。在天則傾儲而付之。在子則盈量而收之。天之權操于子。故子之聖。縱于天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其義似晦。恩謂將聖者。有可繼。無可竭。天蓋挈有餘不足之藏。相授受也。此正不可限量之意。若曰既聖則有限量矣。聖無不通者。聖人經綸天地之手。無一不從心所欲。而况多能特大道之緒餘耳。豈有不該舉者哉。故言又以謙之明。聖不在多能也。

子聞之。太宰之問。子貢之答。俱在其中矣。太宰知我。專承多能。說加乎字。擬議而未定之辭也。餘少賤。故多能。

四書湖註

論語

六

卷九

而所能者。鄙事爾。鄙事如射御書數釣弋獵較之類。蓋日少言非老成之所為也。曰賤言非老成之務也。日鄙事言非經濟之業也。字字見不足貴重意。故曰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以此率人。將遺本而務末。輕德而尚藝。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賡諭也。謂太宰所以遍諭天下。來世之學為君子者也。太宰子貢言聖。而子獨言君子何也。君子者。學為聖人者也。言聖則吾不敢。竊嘗從事于君子矣。其統之也有宗。而會之也有元。當不以區區技藝見長也。君子不以此見其吾方作愧之而敢云。聖乎。聖人。婉轉抑揚。以明君子。

之不。多。言。所。吃。緊。者。別。有。在。也。未。有。多。能。而。聖。者。亦。未。有。聖。而。不。多。能。者。揚。明。一。派。遂。謂。多。為。聖。門。所。忌。遺。其。然。

不。効。用。于。時。因。得。以。餘。力。及。末。技。言。無。事。事。者。之。為。也。與。答。太。宰。之。言。正。相。類。故。附。之。篇。終。以。申。上。節。之。意。

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謙。言。已。無。知。識。似。過。矣。朱。子。曰。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蓋。謂。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故。聖。人。辭。之。云。云。也。此。是。尙。論。者。想。像。當。日。立。言。意。思。如。此。蒙。引。存。疑。直。

四書劄註

論語子罕

七

卷九

作。夫。子。口。中。語。則。非。矣。又。嘗。思。之。雖。是。聖。人。謙。辭。却。原。來。本。體。也。如。此。蓋。鄙。夫。未。問。之。先。聖。人。一。念。不。起。從。何。處。着。得。聰。明。見。解。故。曰。無。知。也。鄙。夫。既。問。之。後。兩。端。參。前。聖。人。叩。而。竭。之。只。是。還。他。本。來。面。目。耳。故。兩。端。曰。其。兩。端。亦。以。人。治。人。之。意。也。馮。少。墟。場。中。考。試。之。喻。甚。好。宜。知。之。至。愚。以。鄙。夫。之。空。空。言。告。人。不。敢。不。盡。言。無。所。吝。惜。也。我。學。記。鍾。叩。擊。之。使。向。鳴。也。叩。木。豈。是。發。動。故。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得。之。矣。有。鄙。夫。問。于。我。鄙。夫。叩。我。也。我。與。其。兩。端。而。竭。我。問。鄙。夫。天。也。互。叩。互。問。為。鄙。夫。蓋。盡。是。非。之。理。而。後。已。也。鄙。夫。

來。問。空。空。其。本。質。也。叩。其。兩。端。而。竭。便。引。向。實。地。上。去。此。見。聖。人。以。實。學。教。人。所。絲。與。虛。無。寂。滅。異。也。或。有。以。空。空。指。聖。人。豈。不。謬。哉。

聖。人。自。道。連。知。識。都。是。沒。有。的。聖。人。教。人。扣。一。一。取。給。于。人。所。自。有。故。程。子。曰。俯。就。之。若。此。也。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可。親。猶。恐。衆。人。志。執。其。兩。端。而。妄。意。聖。人。無。所。不。知。也。聖。人。之。道。降。而。自。卑。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之。類。不。如。此。則。人。視。聖。人。為。天。上。人。而。不。復。嚮。往。之。矣。賢。人。之。言。引。而。自。高。如。引。而。不。發。躍。如。之。類。不。如。此。則。人。視。賢。人。為。易。與。而。不。復。企。及。之。矣。此。孔。子。孟。子。

四書劄註

論語子罕

八

卷九

之。分。矣。聖。人。下。學。而。上。達。故。其。言。上。下。兼。盡。也。即。其。近。衆。人。皆。可。與。之。謂。始。也。末。也。下。也。粗。也。極。其。至。則。雖。聖。人。無。以。加。焉。謂。終。也。本。也。上。也。精。也。以。此。為。兩。端。則。聖。人。與。鄙。夫。只。語。下。而。上。在。其。中。矣。故。朱。子。引。尹。氏。之。言。以。証。註。也。樊。遲。視。空。空。之。鄙。夫。有。問。矣。其。問。仁。知。而。答。以。愛。人。知。人。兩。端。之。竭。也。然。而。帝。王。之。治。竭。盡。于。此。又。豈。有。餘。蘊。哉。若。夫。語。上。而。遺。下。講。理。而。遺。物。則。程。子。論。佛。氏。之。學。所。謂。只。形。而。上。的。却。忘。了。形。而。下。是。也。離。器。以。為。道。而。不。知。器。外。無。道。也。豈。聖。人。道。器。合。一。之。言。哉。

鳳鳥不至章

鳳四靈之一故曰靈鳥舜時來儀于庭。明鳳為舜手也。文王時鳴于岐山則鳳為文王至也。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則圖為伏羲出也。言此只是說聖王之瑞與垂卦意全無干涉故註不及。或用陰陽奇偶等語失之遠矣。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故寓言于鳳鳥。河圖以發嘆。若曰聖王不作。佐命無期。羲皇虞周之盛不可再觀。東西南北之轍無庸屢試。已焉哉。吾休矣。甚矣聖人之心未嘗頃刻忘天下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九

卷九

曰不至則夫子之文章其已矣。此語便有病。文章如何已的。須用解之日。文章如禮樂制度之類。道不行便設施不得。又曰夫子之文章徒著見于後世不獲著見于當時。如此說其義始完。

子見齊衰者章

言齊衰則斬衰在其中。父母之喪服也。冠冕而上衣下裳。貴者之盛服。是朝廷所寵賚而鄉里所矜式也。賢無目者全體中有缺陷。運物之憾也。疾行為起。則作起為坐。不言可知。

哀有卒。矜不成人。惻然其不安也。尊有爵。然其不

也。此聖人萬物一體而吉凶所以同也。不期然而然者。觸之即動。無容心也。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教。心內外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于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教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謂也。

顏淵喟然嘆曰章

喟。歎聲。豁然貫通之心。形于口也。不可及。巍峻而無階級。也不可入。渾全而無間隙也。恍惚不可為象。千變萬化而罔有紀極也。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物不有。故無窮盡也。無窮盡故彌高彌堅也。無處不然。故無方體也。無方體故在前又在後也。嘆之者。嘆其高妙。有才而不知所以竭也。蒙引云。此四句總是形容才見卓前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十

卷九

朱子曰。聖人只是一个中底道理。高至前後只是個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惻怛好底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如此說向真地。去纔是。稍涉元幻語。便失之矣。

循循有次序貌。言依序漸進無凌躐也。誘引進也。言引導而使之前進也。教之序。即教人循循也。言夫子道雖高妙。高字該仰鑽二句。妙字該前後二句。教人有序。則高者可企。妙者可領會也。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

深嘗試論之。合言博文約禮。則博文居先約禮居後。蓋不文無以為禮之地。不博無以為約之地。此博文約禮之次序也。單言博文則治經為第一義。治經者由詩書以及執禮而後讀易而後讀春秋。此博文之次序也。單言約禮則視聽言動為第一義。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夫聽次言次動。此約禮之次序也。有先後則有淺深。何者不可觸類而通也。文者禮之散見于事物而有聲色可觀察者皆是也。禮者文之會歸于身心而有條理可持守者皆是也。文我之文。觸發開通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所以博之也。禮我之禮。簡押繩束一發念而不敢過一舉念而不敢過。所以約之也。博文而不約禮則支離而無統。玩物喪志失之泛。約禮而不博文則寡陋而無識。徇古任情失之拘。皆非循循善誘之道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立而曰卓彷彿有形像可見。故曰立貌。未訓無本註。此顏子自言其博文約禮之學之所至也。蓋欲罷不能。故曰悅之深。既竭吾才。故曰力之盡。如有所立卓爾。故曰所見益親。欲從末由。故曰而又無用其力也。如此等處皆精絕。後人無容贊一辭也。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言飲食男女語默動靜以至五倫酬酢之際皆有天則可持循也。非如列子所謂杳杳冥冥至道之精昏昏然至道之極者比也。後來講學如慈湖龍溪等皆溺此四字中而不自觉矣。前日彌高至此則庶乎仰而及之前日彌堅至此則庶乎鑽而入之前日在前在後至此則庶乎有定在而可以捉摸之。故曰如有所立卓爾。如者謙辭。非若有若無之謂也。

到此地位到此場才卓立之地位也。此時工夫譬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故曰尤難。在教者無所施其循循文禮之誘。在學者無所用其拳拳服膺之功。故曰又大段着力不得也。前此博我以文至此更非不得文字約我以禮至此更非不得禮法。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惟有涵濡浸漬以俟其自化而已。程子到此地位故言之親切乃爾。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美而至于大一步。遠一步。一層深一層無寬假。無休歇。故曰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不思得不勉。中。豈力行所及哉。顏子之得也。以思中也。以勉。視從容中道之聖人。有間。故未達。只此些子也。程子曰。若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余則曰。此程子所以為深知顏子而善學之者也。孔子只是博以文約。以禮便為古今善誘第一人。顏子只是奉孔子之誘。欲不博文而不能。故竭其博文之才。欲不約禮而不能。故竭其約禮之才。便為古今善學孔子第一人。

四書訓註

論語

三

卷九

後儒紛紛議論。何不從此著眼。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蓋以此章為平常事也。竊意古今敬事學事。具于此。無以尚之矣。此顏子學既有得。得孔子之道也。述其先難之故。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也。後得之餘。謂如有所立。卓爾。係于博文約禮也。非孔子循循善誘不及此。故歸功焉。高堅前後語。道體也。極是高。中元非之以為始學之初。無所適從也。豈知下面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卽此意。蓋不自知其有文可博。有禮可約也。幸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識乎前言往行也。達事變。通乎千岐萬嶽也。大都不可

外六經諸史也。然彼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請事勿勿之類。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也。譬之室家。然行而不至。則旅寓矣。故必歸宿而後已。譬之飲食。然食而不飽。則枵腹矣。故必厭飫而後已。此二句為欲罷不能。寫照盡心。殫其智慮以達也。盡力奮其精神以往也。不。少休廢。無間斷。無止息也。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如。有一个動容周旋中禮之夫子。卓然立于吾前。其高也。可仰其堅也。可鑽不復在前。在後矣。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未能與夫子渾合而為一也。欲從未繇。不以未繇而不欲從。故曰。是蓋不怠所從也。必求至于卓立之地。

四書訓註

論語

四

卷九

必求與夫子渾合而為一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也。三月不違之時。不違復无。祇悔也。使非天奪之速。春秋時有兩孔子矣。梁溪之說。似與註異。然却從程註得來。極有至理。備錄之。其說曰。此章書為一部論語的門戶。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個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第一個人。如今就論語中求夫子。真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這個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展轉。元虛去。令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顏當時博文。只是

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吾輩今日將經書禮樂
深味就是博文將聖賢所言之一體之于心見之行事
之實就是約禮至於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
約自在其中不必言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章

大夫在位而卒則有家臣治喪禮也夫子時已去位安
得家臣子路以門人當之是不以禮尊聖人而以其私
尊之可謂尊聖人乎無謂甚矣少差少愈也病時不知
子路使門人為臣之事既差乃知也既差宜云既而少
差也若直云既差則與少差不合矣聖人直言欺天註

四書詞註

論語子罕

五

卷九

必從人說到天上去言人不可欺而况于天乎今天天
赫赫在上視人為何如而可欺也惟天為大故欺天者
罪莫大焉莫大之罪在子路而引以自歸正所以深責
之也而且字俱是深一層說話無寧寧也無字乎字都
是喚醒之辭有家臣則奉君命而葬故大葬謂君臣禮
葬也乘而不葬甚言之也上節既曉之以不當然之故
此節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不當然而然詐也不必然
而然愚也夫子平日嘗言今之愚也詐至此又見子路
之詐也愚矣前二句言與其如彼何若如此後二句言
縱不如彼何至如此總見已有本分應得之禮不得妄

生事端也

范氏引曾子易簣之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
結纓而死似與曾子同然却說不得得正而斃聞道不
聞道之分也使門人為臣子路一言耳尚未聞諸行事
也而已陷于行詐罪至欺天然則言動雖微其所關係
為甚大故不可不謹也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即
所以警天下萬世矣

楊氏一段知字凡三見蓋子路用一人之臆見而自私
其師不能行所無事是以流弊如彼其甚也然則子路
之意不誠總緣知不至知不至總緣格物之學殊也春

四書詞註

論語子罕

六

卷九

秋之葬自諸侯以至伯子男皆稱公誌其失禮不以正
終也惟蔡季請諡愛君以禮故蔡桓獨得稱侯胡氏曰
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
得而加之于君是為忠子路以非所得而加之師不義
甚矣春秋所必誅若之何不斧鉞其辭也此愚舊說近
見梁溪云子路使門人為臣樞點做作非詐而何詐非
好說之謂一事不誠即詐也久矣哉固一事而責以平
日也子路平日却是過任真的夫子以為佞又以為詐
總因強不知以為知也強不知以為知則不明不明則
不誠故曰行詐天者理而已矣無而為有悖理也悖理

即欺天故。君子莫要于審理其義尤精。

有美玉於斯章

按聘義。子貢問王。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剡。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美玉一問。其亦有感于孔子之言乎。藏質中則不沽。求善價則不藏。二者正相反也。子貢以孔子有立斯立。道斯行。繼來動和之道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不仕不委贊而立。于朝也。設此二端以問。欲其擇一以自處也。孔子言王者。廊廟之珍。非山林之寶也。固當賣之。但當待買以來。君相之求。不當求君相以來。按劍之視耳。子貢求字下的不好。夫子但用待字。換他求字。便自統括子貢之意。而渾全無疵。儒行所謂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是也。是美玉本色也。
范氏曰。君子以斯世斯民為己任。未嘗不欲仕也。但不係其道。則枉己者。未能直人。故又惡之。蓋士之待禮。必不枉以從人。猶玉之待買。必不銜以求售也。若伊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虞湯之買。而沽之。伯夷太公其

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買。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莘野海濱老矣。嗣是而後。則孔明固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元德。三顧之買。而沽之。討賊興漢。不可謂有減于造商開周之業也。綱目特筆云。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亦可以見其待買而沽矣。

子欲居九夷章

東夷有九種。子欲居者。言無一而不可也。此因道不行于中國。有激乎其言之故。曰與乘桴浮海之意。同。或曰。陋知夷而不知君子矣。君子所過者。化示之以禮教。結之以信義。則可以用夏而變夷。何陋之有。陽明云。只是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若說化。便于中國有。務余意未。然中國未被化者。以時君不行其道也。且以魯國言之。為一冠而三月大治。豈非如子貢所稱得邦家云云乎。子游武城。子夏西河。要皆聖化廣被也。箕子之朝。鮮泰伯之荆蠻。且然。况于孔子乎。但志典東周。固無舍夏居夷之理。且聖人口中。化夷意亦不得說的太顯明了。恐涉矜誇。便非語氣。
薛文清曰。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海邦

魯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說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若夷之言非偶蔽也說所若則化之理極為痛快

吾自衛反魯章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以孔文子訪攻太叔之事而命駕魯人適以幣名之故反讀季扎聘魯之言則易象與周禮俱在魯專言周禮者禮與樂同一揆也詩樂言詩之被于樂者也殘者破壞缺者遺失失次者前後不倫也孔子周流四方泰互其彼此異同之說考稽訂正而知之然則周流四方何但為行道計抑亦為明經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計矣太史公遊行天下歷覽名山大川文章日進太史所志者文章也故所進止此若孔子網羅六經以垂憲道可行則以六經治天下道不可行則以六經教萬世刪定贊修大都得力于四方者若多聖人豈徒栖相道路而已哉

先言樂正然後繼之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為樂意被諸管弦者明矣或作之朝廷焉或作之宗廟焉或作之門閭焉或作之闕巷焉是其所也各得其所樂之所以正也蒙引以註置詩于樂之上平說而以殘缺屬樂失次屈詩存疑非之曰詩樂從順辭也亦通且註又言

晚知道終不能行反歸而正之正者正樂也而詩在其

中豈有繼言正樂而註益以正詩者乎

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歸廢典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一事

類通考曰按舊詩列國所陳太師所採之詩篇章繁多

至于雅詩亦皆先後失次夫子刪而定之風雅皆一正

一變頌則先周而次魯者先君而後臣也周魯先而商

後者先親而後疎又傷今而思古也雅頌各得其所不

言風者除變風不采而關雎之亂則樂之卒章也一祭

書曰季札觀樂于周幽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

則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二雅三頌

詩之篇章也舉雅頌則國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

章也雅得其所則可施之于燕享會朝受釐陳戒或歡

折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如

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

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于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

言也然則專舉雅頌以其大者言之而國風在其中矣

夫全陳氏之說誠未是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出則事公卿章

七篇然而謙之章亦言何有于我。註曰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也。此則視前三者其事愈卑。而其謙下之意愈切矣。或曰此節只不為酒困。以為卑事。其餘叫不得卑。非也。卑即登高必自卑之。猶言庸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即卑即崇。非容易言之也。

事公卿。便有事公卿的道理。精恭篤斐。肅肅如也。事父兄。便有事父兄的道理。祇敬克恭。雍雍如也。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雜記之類。自斬衰齊衰大小功。以迄總

四書胡註

論語 子罕

三

卷九

麻之喪。容體聲言。語飲食居處衣服。隨其輕重。各有衣服。在各有道理。在飲酒。如賓筵酒誥及玉藻所稱。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以退。大有道理。在這四件事。自眾人看着。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自自家看着。實實有歉然不足處。故曰何有于我。非故作此謙辭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

天地之化。以二氣之氣。繼言也。往者過來者。宿言前面。繼過去後面。又赶上。往固往來亦往也。故逝雖訓往。而亦在其中矣。無一息之停。生生而不已也。以天地

萬物則萬物者。天地之體。以道觀天地。則天地者。又萬物之體也。道體天地。天地體萬物。其本然者也。本然道體無物。不可指而見之。若川流則尤其彰明較著者耳。故于川上發此款。以示道體活潑潑地。如在眼前。欲學者時時省察此心。與天地相似。否而乾乾惕若。無毫髮間斷。亦猶逝者之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此朱子本程子而為言。最得聖人立言之行也。

道無體。于此見其體。故程子曰。此道體也。天與道為體。故運而不已。日月寒暑與道為體。故往而來。而往水與道為體。故流而不息。物與道為體。故生而不窮。皆與

四書胡註

論語 子罕

三

卷九

道為體也。朱子所謂與道做肯子是也。聖人只說水而道體參前。程子便推開說。天說日月說寒暑說萬物而雜水于其中。無一不可見道體也。古今此道體。古今此晝夜。又豈有已時哉。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思如乾卦大象。君子之與道為體也。及其至也。純亦不已。則人而天矣。聖人之與道為體也。均之與道為體。但有勉行安行之分耳。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役役于訓詁辭章之事。不復向心性裏做功夫。如何曉得此義。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水流之滔滔。寫心體之洋洋。故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直真於穆之帝。載相為流。

通所謂天德也。有天德者，本天之元亨利貞，爲人之在。義禮智渾然全備也。渾然全備，此天德便可語焉。平直之王道，如精舍美玉，非天德其孰能行之。然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者，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也。省察存養兼之矣。蒙引本程子之言，又進一步，曰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有聖學乃可語天德。其義益大備矣。薛文清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欠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此義亦漢後儒者所不識。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卷九

第十

自此至終篇第一節，勉人以好色之心好德也。第二節，勉人之懲其止而勇乎進也。第三節，四節，勉人如回之，不惰有進而無止也。第五節，勉人之爲學如苗之秀而實也。第六節，勉人之後生時不可虛擲其歲月也。第七節，勉人之聽言改過而遷善也。第八節，勉人之立志也。第九節，勉人之不自足也。第十節，勉人之立節于末路也。第十一節，勉人以天下之達德也。第十二節，勉人之學道，繇立以進于權也。第十三節，勉人以思，亦欲仁仁至之意也。故曰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好色者捐性命以殉之，乘輿之德，不厭教之媚嫉之足。

矣。胡云好乎甚矣，其不得同年而語矣。雖然此亦爲世俗人言耳。賢者慕德若飢渴，遠色若灰毒，何至若是。朱子云：有子後，精氣一點不可妄泄。高子生平無二色。五十後絕夫婦之愛，好德之不好色也如此。

史稱衛靈公與夫人同車，招搖市過之，此非人所爲。孔子居是邦，義當救止，不然辭而行可也。乃爲之參乘，其然乎。愚嘗謂慎夫人之坐，未至亂男女之別也。袁盎撤之，衛夫人之車，未得援小君之禮也。孔子同之，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註錄之誤矣。近見存疑云：史記使孔子爲次乘之言，無識特甚。蓋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耳。快論與余意正同。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卷九

第十

東漢祀日光武御座，施屏風，圖畫烈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命撤之，君臣間皆可謂受論語之益矣。

譬如爲山章

土籠，盛土之器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旅，旅篇召公訓辭也。夫子之言，蓋出于此。愚謂第一段之辭之意，出于此。第二段之辭之意，則從第一段推將去，非盡出于此也。山成而未成一簣，甫舉手之力耳。一旦暴棄，不前，吾自止也。豈有尾之者哉。平地而方覆一簣，其所恃

幾何矣。一旦奮發有為。吾自任也。豈有促之者哉。蓋學者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德。則日新而月盛。積少所以成多也。中道而止。甘畫地之差。則志衰而力弛。前功所以盡棄也。然則學有進退。事有成敗。莫不視乎人事之作。輟人奈何他誘而辜負此本來面目哉。

語之而不惰章

解怠志氣不振奮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心解。言無不悅。聞一知十也。力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拳拳服膺而勿失也。合之則皆所謂亦足以發也。不惰只是力行以其語而不惰。故須言心解然非心解。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卷九

九

無以力行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又從力行而極言之也。如萬物得時雨之潤。即孟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發榮滋長。總點綴一化字。蓋造化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學者一有惰心。便難語此。故獨許子淵。所以廣屬羣弟子耳。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章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止為止息之止。故曰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此正是不惰。正是不舍晝夜好學如是而進。奪能不二。莫或以止為極。於至之義如堯之安汝止。如大學之止至善也。亦通。蓋朱子原有此說。曰惜其未到。

成就結果處耳。

苗而不秀章

何句說苗。却句句說學。仰詩之比體也。苗而秀。燦然可觀。秀而實。食于人。普濟天下。此有生之本質也。若如生而華不吐。闕然無色。與草木同腐耳。吐華而穀不成。有穀名而無其實也。不如稊稗矣。諸如此類。必有其故。或灌溉之功未到。或耘耔之力不勤。人負苗。非苗負人也。學不加進。終鮮成德。何以異于是。是以君子貴自勉。英華發外。斐然成章。苗而秀也。一私不存。萬理具備。秀而實也。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猶周于粟者。凶年不能餓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卷九

九

後生可畏章

後生年有餘。故曰富力有餘。故曰強。以方富之。春秋僂方剛之。斿力足以積學而有待。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愚謂學不積不足以成德。積者崇累而上之也。有待者自今以往。日子儲多也。如樛栢在手。故曰其勢可畏。者可敬畏也。安知將來所造不如我之今日乎。孔子自我也不出我字。恐誤作後生。則不通也。此言後生進德修業未可量也。然或不能發憤自強。至于老而無聞。言曰暮途窮無以著見于人也。此則碌碌庸人不足畏矣。

上兩句散動之言不可自負。下兩句悚惕之言不可自絕。皆以警人。使及年富力強之時。蚤自策勵也。五十而不以善聞言無德可稱也。無德可稱又何問焉。此會子之言。出大戴修身篇。禮所不載者。註單取一句以明其無聞之實也。蓋述此意。蓋述孔子之意而為言也。尹氏曰。少而不勉。不自立也。老而無聞。無所述也。則亦已矣。即所謂其終也已。自少而進者。英年努力。安知不至于極乎。言未必不到第一等地位也。是可畏也。孔子先言可畏而後及其不足畏者。既誘之又激之也。尹氏先言不足畏而後及其可畏者。既激之又誘之也。交互相警。

四書期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章

兩個能無言者之力也。一个末如何。言者之窮也。言者窮于力而聽言者如不聞。故絕之。絕之所以激之也。法語者。正告之。辭嚴義正。凜若紀律之不可犯也。異言者。婉而道之。罕譬曲諭。易所謂遇主于巷。所謂納約自牖也。人之有意猶絲之有緒也。緒必抽繹之而始出。猶意必尋繹之而後見也。法言人所欽仰而敬憚者也。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易所謂革面不革心也。異言無所乖忤不逆耳併不逆心也。故必諛然不釋則又不足

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寓意在言語之外。故曰微非細。心忖度如何能窺測的。埋沒進言者一片苦心矣。開口兩段。先法語後異言。先直而後婉也。進言之道也。下却倒過以說而不釋。居先從而不改。居後悉不說。則必不能從。不釋則必不能改也。聽言之道也。字句先後皆有義理存焉。不可不知也。

四書期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愚以為為未盡內外居行諸語。孟子已明言之。如何不知。宜云徒知古人好色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不自知其好色。偏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也。徒知古人好貨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而不自知其好貨。偏使居者無積倉行者無裹糧也。孟子之意。要教齊王法古人也。却知古人而不自知。辜負了孟子微意。豈非從而釋乎。語之而不達不說也。拒之而不受不從也。不說不從不釋不改。猶之可也。以其未之或喻。情有可原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

能改釋矣。此二句正申明猶之可也。下句從且說夫而不改釋也。則是終不改釋也。已論于下愚之歸。永無自新之路。雖聖人其知之何哉。此則大不可者。正與猶之可也句相反。

朱子曰。漢武帝見汲黯之直。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為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從而改乎。此段譬喻甚好。至下段却用揚註推廣之。愚固有威于漢元帝之說。京房也。房晏見上問以幽厲之君。及齊桓公。秦二世而後。援引春秋災異。以目前証之。使上知極亂。及問致亂之人。終不言。但曰。上最所信。在與圖事。惟懼之中。進退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卷九

三

天下之士者是矣。言何異也。上曰。已論不亦說乎。然終不能退顯而反殺房。豈非說而不釋乎。此段與朱子之論。例故及之。

三軍可奪帥也章

二軍之勇在人。在人者已。不得而主之。故可奪。匹夫之志在己者。人不得而易之。故不可奪。末云。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須用此句。其義始完。不然者。恐為不立志者藉口也。

匹夫以志為帥。而氣從焉。不三軍而勇。誰其奪之。奪帥。饒氏以為三軍離心。殊不通。此如關公。羅馬。柯良于重

之中。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奪其兵符。以易置。請將。公子無忌。推殺晉。都奪其軍之類。然雖智。更有若者。則奪之矣。帥雖勇。更有勇者。則奪之矣。智勇不兩立也。匹夫不可奪志。當如唐樂王。雷海清。不為安祿山。秦樂宋。石工安民。不列名黨人。碑之類。其人雖微。而確乎不拔之志。可垂竹帛。薛文清云。匹夫之志。未必皆出于正。而猶不可奪。况君子之志。在于道。孰得而奪之哉。此理固好似。不如南軒為確。其說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可謂快論矣。

日匹夫猶以男子言也。若匹婦之志。固有不可奪者。如共姜之死。誓靡他之類。指不勝屈矣。

衣敝緼袍章

以衣之賤者。與衣之貴者處。貧富相形。下焉者上焉者。或排遣之。而猶不免于芥帶也。子路之志。超然世俗之外。無幾微芥帶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卓乎有守。可以進于道矣。道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可以進者。言由此發軔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彼害也。忌嫉而思以傾人也。求貪也。覬覦而思以利已也。賊善也。進於

修業之美稱也。言能不枝不求。則何德不可進而何業不可修乎。此術風雄雉之請。燭火思夫。而以德行勉。自爾君子者也。孔子引之以美于路。其屬望深矣。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使。疾人之有也。弱者必求。已之無也。此就兩項人說。若就一人說。病源全自恥字。不恥則求之而不得。則枝心生。巧固是相因的。借詩來獎許子路。意思全自用字來。然亦可交互言之。強者恃其強而愛有人。則以枝為求。弱者不安其弱而求于人。則以求為枝。枝者無不求。求者無不枝也。此亦世情之固然也。

附書翊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子路終身諱之。佩服不忘。一得之長。若將終身焉。則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于道矣。不復求進于道。則所謂可以進于道者。枉然矣。道真註。兩道字同。即不枝不求之道也。故子復下。一轉語曰。是道也。何足以戒。言用則藏有餘。不用則藏不足。此聖人以入室望子路也。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則必枝而求。故曰學者之大病。進德修業之善心。因以喪失。故曰。蓋由于此。子路之志如此。高明廣大。親世俗人不啻霄壤。故曰。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所謂難。當自好。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以聖人為歸。宿豈可止此。而終身諱之。是只知藏

附書翊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而不知用也。却步不前。不復做強勉功夫。豈所以進于日新也哉。故激而進之。激如平地之水。搏激而上之也。高子曰。當時夫子看得子路甚鄭重。曰。其由也。與。眼中真不多見也。引詩贊得甚鄭重。曰。何用不戒。直。是。可。立。踴。聖。地。也。何。也。夫。子。下。學。而。上。達。即。學。即。達。不。離。當。下。如。子。路。這。樣。胸。襟。潔。淨。峻。偉。一。達。便。是。更。無。階。級。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鮮。矣。之。類。是。也。到。此。又。直。揭。他。其。本。領。出。來。令。他。自。認。自。家。寶。藏。而。子。路。却。把。做。兩。句。詩。溫。誦。起。來。記。者。下。个。終。身。字。大。妙。這。一。誦。便。是。子。路。一。个。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戒。不。的。煞。生。色。

歲寒章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畏法而強于為善。或假公而除以濟私。儼然以君子自居。何異焉。惟臨利害。遇事變。在小人則趨利而避害。在君子則不以利易害。在小人則徇私而滅公。在君子則不以私害公。百折不回。然後

生平之所守乃見也。所守謂禮義廉恥也。禮義廉恥此
時非有加于昔日也。既至此人。曉然共信之耳。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語本韓文公。去乃字。世亂識忠臣。
語本唐太宗。易板蕩字。蓋士窮則往往反面易心。而節
義乃可得而見也。世亂則人人全軀保妻子。而忠臣乃
可得而識也。欲學者必周于德。德即知仁勇三德。周者
渾全而莫之或遺也。周于德則邪世之松柏也。當春夏
之時。陽氣盛長。萬物欣欣向榮。松柏亦其中一物也。及
重陰凜冽。萬物慘淡無色。而松柏于是乎特鬱葱蔥矣。
在松柏無加損。在知松柏者則有後先也。可歎也。如關

四書劄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知者不惑章

理者天然自有之則。明足以燭之。則如鏡斯懸。如日斯
照。何惑之有。私者人欲叢起之實。理足以勝之。則仰不
愧天。俯不作人。何憂之有。義者塞天地橫四海之實體。
實用氣足以配之。則至大而無外。至剛而無前。何懼之
有。知及之而後。仁能守之。仁守之而後。勇能貞之。此學
之序也。蓋知所以始。勇所以終。仁則徹始徹終而貫上

其中者也。學者其作言而進可乎。憂惑懼三字。說盡學
人魔障。所以然者。皆因理欲雜揉。是以一弊未已。一弊
又生焉。若所性之德。既全則寂然而行。所無事矣。蓋天
下只是一理。知者明此理者也。明此理則幾微疑似之
界豁如也。何惑焉。仁者守此理者也。守此理則危微賊
勝之關豁如也。何憂焉。勇者擔荷此理者也。擔荷此理
則虛撼險阻之來也。恬如也。何懼焉。

可與共學章

天下歸仁。註云：歸猶與也。與只是許之之意。今云可與
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直作相與之與。蓋山可與共

四書劄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學一句而推言之耳。愚謂適道連上句說。或可云共。若
立與權恐難言之。且似聖人以其所已然而責其所未
然也。只作許之之意。為是。程子曰：知所以求之。知從身
心下手也。知所存。知向正中路上走也。篤志固執而不
變。不遷于異物。不惑于異端。惟然後知輕重。稱錘之謂
也。能權輕重使合義者。如堯舜以揖讓之義。為重。則父
子輕。如湯武以征誅之義。為重。則君臣輕。或重或輕。義
之真比而無容心焉。可與權矣。

楊氏曰：知為己而不為人。今之學。即古之學也。故可與
共學。學足以明繼善之性。則一陰一陽之道在焉。然後

可與適道。信道為則。霜雪不以渝其貞。風雨不以送其性。強立不反。大成之事也。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則無可無不可。一應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焉。然後可與權。洪氏口易九卦。謂履乾復恒損益困井以及巽是也。繫辭三陳之。而以行權終焉。見學者未可驟語權也。權者。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曰大用。權者。聖人之大用。經者。豈非聖人之全體乎。體未全。而驟語大用。未能立。而言權也。猶孩提之童。方在懷抱中。未能立。而欲伸步以行。鮮有不偃仆者。從來豈有不立而能行之人乎。矧等甚矣。此喻甚好。

四書詁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九

反經合道。本于公羊氏宋氏執蔡仲一傳。而何休註之。漢儒遙相唱和。于是權變權術之論出焉。所謂權變。即所謂機事也。所謂權術。即所謂機心也。駁駁乎人之無忌憚矣。不知權與經。同歸于義。變動不居之權。只是中正不易之經。其名異。其實同也。自漢而下。徇名而昧其實。不知權為何物矣。讀書不識字。此亦其一端也。又思權只是經之說。如子見南子是權。然小君有相見之禮。只是經。如子欲應佛胎及公山弗擾之名。是權。然志在為東周。只是經。如魯人禦較。孔子亦禦較。是權。然必先傳正祭器。只是經。如此者。何可類推也。程子

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之義推之。男女授受不親。常用經也。嫂溺援之以手。變則用權也。若常用手援之。權變時執。授受不親之禮。則經權顛倒。而不可為訓矣。故曰亦常有辨。朱子有程子之說。然後權之用。大中至正而不流于變詐。有朱子之說。然後權之用。精義入神而不涉于因執。是故反經合道。程子非之。固是也。朱子是之。亦是也。因憶史冊中如顏真卿袁愷之偽降。蘇山如王曾之計。夫丁謂皆反經合道者也。

四書詁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九

洪氏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其說固確。再推之。三代以後。韓愈王通。其可與共學乎。董仲舒司馬光。其可與適道乎。周程張朱。其可與立乎。若權則未易言也。吾仍舉而歸之孔子。孔子之權。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者。具在春秋。季札之讓。宗魯之信。知經而不知權者也。子反之平。鬻拳之諫。知權而不知經者也。李克之中立。祈免。陳乞之多方存始。不知權併不知經而妄用者也。詳味書法。一字一句。具見權衡。故曰春秋孔氏之權。書雖然。霍光廢昏立明。狄仁傑反周為唐。亦不可謂不知權者。蓋二公亦未聞道。而天分過人。遇大事以至

談出之效能。偶中但得其一端。未得其全體耳。春寒。蔡季之生與歸。而初學別劉。敏之信以精與之。亦其類也。

宋史云。西漢人才可與適道。以杜欽谷。不當之。東漢人才可與立。以陳蕃。實武當之三國人才。可與權。以孔明。當之。孔明之取劉璋。或以為權矣。而識者不之許也。陳賈委質好。奈不學無術。遂爾墜地。豈曰能立。若杜谷之類。則名教罪人也。安得以建與之。

唐棣之華章

此逸詩也。上兩句無意義。特以起。以兩句之辭。按未六。

四書翊註 論語子罕 卷九

義為典。偏依音書作翻。則反當作翻。翻言華之播動也。播播。靡定。猶思之憧憧往來也。然則詩人亦有觸目而感于心者乎。爾雖未有所指。固可以其言室而知為思人之詩也。詩人言思。夫子以為未思。詩人言遠。夫子以為未遠。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此心此理。同也。即心即理。思則得之。是故神明之戶。漏可開。古今之關。與可開。要不出此方寸間耳。管子云。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思之而不通。思之將通之。亦可謂偶合此意者。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古輯 勇再濂孫 總編 會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 稼書鑒定 承祖 與祖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銓錄 金錄

鄉黨第十

日用之間。形而下者也。然聖人形而上之道。于是在焉。故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如言語容貌飲食衣服之際。無行而不與也。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惟其視之審。是以記之詳。

四書翊註 論語鄉黨 卷十

亦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者矣。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于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嗜而學之。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立極垂範。使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今讀其書。即其事。分明畫出一個聖人。宛然在目。可仰止而景行之也。雖然。聖人豈獨而言議而動修而容色以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學者欲潛心于聖人。宜于此求焉。凡聖人之中。禮者。必勉強而中之。久之。勤容周旋。必有可觀者矣。舊一。一。煩。停。不。便。現。覽。今。分。為。十。七。節。則。以。類。相。

從入日便分明。故下面每章皆曰此一節云云。

孔子於鄉黨章

恂恂信實之貌。蒙引曰：貌字虛此句。連下句一意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樣緊勢。下面唯謹爾亦只在便。便言內言貌不相離。此說極是。呂涇陽先生以恂恂如也。為指貌。以似不能言者為指言。以便便言為指言。以唯謹爾為指貌。非也。

信誠信實朴實也。誠信而朴實。只像個不會說話的一般。故謙卑遜順。正從信實二字見得。不以賢知先人。正從謙卑遜順四字見得。謙恭也。卑下也。遜讓也。順和也。

四書翊註

論語鄉黨

二

卷十

賢以品地言。知以見地言。言不先人。嗟乎若後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蓋尊長骨肉也。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言若愚若訥也。

便便辨也。言剖析分明也。宗廟禮法之所在。不可以不講究也。朝廷政事之所在。不可以不建白也。講究建白。皆所以明辨之也。故必詳問而極言之。詳問屬宗廟。無一事之含糊也。極言屬朝廷。無一語之忌諱也。但謹而不放爾。收斂謹慎。如祖宗在上。如君父在前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則渾是鄉黨氣象言貌。與宗廟朝廷不同。在宗廟朝廷氣象言貌。與鄉黨不同也。

朝與下大夫言章

觀下面君在為視朝。則知此處單出朝字為君未視朝也。且既視朝。則必不歷極而相與言。做個剛正。大義相規。勸無所撓曲也。問問亦悅而諍。和藹悅愉。而正言無隱。故曰諍也。剛柔互濟。各得其當也。

君在視朝。天威不遠。顏咫尺矣。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言踧踖而不自安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言威儀之疾徐得中而又和適也。合之所謂恭而安也。中適非適中此義須知。

與平聲。張子曰：不忘向君也。則與作去聲。丁義亦通。但

四書翊註

論語鄉黨

三

卷十

不如前說。故後之。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以上大夫與下大夫言。則上大夫為上。下大夫為下。以君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則君為上。上大夫下大夫俱為下也。故曰事止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章

古者賓主相見。皆有副賓副為介。主副為擯。擯也者。奉主命以接賓者也。王國之君。名而使之。此被命之初也。勃變色貌。言顏色易其常也。躒盤辟貌。盤旋而如有所回。避言容止易其常也。如此者皆所以敬君命也。敬君

命故顏色容止無非敬心之表著也。夫子為大損所與立。謂上損也。損同為損者也。上公九命。用五人。故曰命。之強半也。以次傳命。揖左人左其手。謂末損也。所以俸主命而報之。賓也。揖右人右其手。謂上損也。所以俸賓命而報之主也。

禱。整貌。言衣之前後齊整而無參差也。賓主相見。主延賓入。損從其後。此行禮之時也。疾趨而進。開張而有所向。故曰拱。端正而無所倍。故曰好。張拱端好。鳥之舒翼則然。故以取象也。朱子註。時習則以鳥之飛取往來之義。故但言數而不言翼。趨進則以鳥之

四書翊註 論語 鄉黨 卷十

翼取翔翔之義。故備言張拱端好而不言飛。其精如此。賓退成禮而退也。謂退而就館。非歸國也。必復命云云。紆君敬也。陳氏曰。紆。緩也。解也。緩者從容之義。解者寬釋之意。使不復束縛而拘迫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損相之容。朱子曰。相是相禮。損是傳道言語。兩者判乎不同也。然則此處。只宜言損而併及相者。言為損以相其君也。

入公門章 鞠躬。謂曲其身而不敢伸也。公門高大而心卑。小故若不容。此其所以為至敬也。與。

立不中門。不中門之中而立也。註不日。門中而必日。中于門。則中。字宜與。與。字一。則看。按存疑之說。全本朱子及陳氏。而其義似尤為顯明。其言曰。古者門兩旁有楹。今俗呼門匡是也。門當中設直木以限之。謂之闕。今

各處城門闕或有之。餘闕東而之。東。楹中門是當。楹闕之間。在東西兩扉之中也。君出入。則餘中門。臣不敢餘中門。旁闕而行。君出入。皆餘左。出以東扉為左。而由其中。入以西扉為左。而由其。中。臣出入。皆由右。出以西扉為右。不敢由中。旁闕而行。在西扉之東。闕之西。所謂出以闕西為左是也。入以東扉為右。不敢由中。旁闕而行。

四書翊註 論語 鄉黨 卷十

在東扉之西。闕之東。所謂入以闕東為右是也。然則出入不由中門禮也。立不中門。則常人所忽。畧而聖人于此特謹之者。故記立而不記行也。按曲禮。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孔氏註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馬氏註曰。由闕右。不敢為賓也。

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在西。由闕右入。則由東出。則由西也。闕門限也不踐闕。則由東由西。皆不敢踐闕也。

中門。君所出入處也。而立之則近。故曰當尊。闕所以

限門也。而履之則近慢。故曰不恪。

君未視朝。故曰虛位。何以知其虛也。胡氏曰。言過則厥

可知。已位。謂門屏之間。屏是樹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

但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此謂門屏之間

是屏之外。門之內也。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守人。君子

立之處。所謂守也。朱子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

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日捐賓

客而不立朝。君立于門屏之間。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

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君雖不在而

孔子之心如在。故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為君不在而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此句未安。聖人之心。無時

敢肆。豈待言似不足。而後知其不敢肆乎。恐不是摹寫

聖人語氣。且言似不足。與似不能言。又不同。似不能言。

是像個不會說話的。言似不足。是併話也。像個說不出

來的。極言其敬之至也。

攝振也。謂以手絮之而起也。齊衣下縫也。仰縫。夢之縫。

謂衣下緝也。將升堂。攝衣去地尺。此出曲禮。謂兩手絮

衣下縫而起。使去地一尺許也。按古人朝君者。笏插

腰間。用以記事。不以之為儀。故得以攝齊。後世朝皆執

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而有攝齊者矣。甚則傾跌而

四書訓註

論語

六

卷十

矣。容也。屏。聽言不露也。息。鼻息。出入謂一呼一吸也。似

不怠。非真不息。氣歛而息微。却似不息者耳。故曰氣

肅也。此出玉藻。

出降下堂也。等階之級也。降一等。降一級也。送。放也。漸

遠所尊。氣舒而展。顏解而開也。怡。怡。溫和而豫悅也。沒

階下。盡階也。不止一等矣。趨。走就位也。位。謂朝班之位。

上節。踧踏如以君在故。此節。踧踏如以復位故。然則復

其泣。仍如君在也。故曰敬之餘。言敬之有餘而無不足

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也。自入門而過位。而升堂。而

四書訓註

論語

七

卷十

下階而復位。凡五節。總一敬字。盡之。一个敬字。變現出

多少。景象。來事君。盡禮。此其實錄也。

執圭章

圭。諸侯命圭。命于天子之圭也。朝覲則諸侯親執以覲

君。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郊特牲曰。大夫執圭

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申信之物。捧至君前。少間仍

退還也。曲禮曰。執圭器。執圭之謂也。執輕如不克。如不

勝之謂也。敬謹之至。故其容儀有如此者。執圭平衡。手

與心齊。則無上下矣。而曰上下者。蓋其手微有高低。高

不過指。卑不過授。則仍與心齊也。戰而色懼。記所謂色

容類顛也。舉足促狹。記所謂行容。惕惕也。行不離地。如絲物。記所謂舉前曳踵。舉前趾。拖曳後跟也。朱子曰。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獻也。正行聘禮。而後行享禮。所謂享多儀。所謂實旅百也。用圭璧如皮幣與馬之類。與命圭。退還者不同。蓋全受而答其禮也。聘時物如戰色。至此始有容色。和者蕩然可掬也。儀禮曰。發氣滿容。便是醉而益背意。

享禮之觀公也。以主君之獻。獻其君。私覲則自出。所有以獻之。註禮者曰。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故孔子行之愉愉。則又和矣。

四書翊註 論語 卷十

極言情意之浹洽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于鄰國之禮也。以聘禮為主。享者所以將主君聘之之意。私覲者所以伸使臣聘之情。皆先嚴肅而後寬舒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

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言凡為君子者皆可學孔子也。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亦色于深青之間也。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服全用紺也。觀下云。緇色三年之喪。以緇練服者。則知其有別矣。諸家俱一例看。讀註不詳也。飾。領緣也。若常服而以齊服及練服之飾為飾。

則幽明吉凶何別焉。陳氏曰。二色皆非正。蒙引曰。不宜如此說。既非正色。何故齊喪用之。竊意齊者所以交于神明也。考揚赤色。俗謂之帶。以此交神明可乎。禮。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絳色。或以為淺紅。或以為赤多黑。少豈有三年之內。甫葬而練。遂用此者乎。或問朱子亦以為不可曉。然則齊喪之用二色。誠為可疑也。

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皆非正。且近于婦人女子之服。豈丈夫所宜。故不以為私居之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則朱子之言。豈非

四書翊註 論語 卷十

有感而發乎。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絳。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于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此可謂善讀集註者。蓋朱子之言。為天下萬世立防。非獨為一時計也。或曰。朝祭之服自有定制。豈是胡亂穿的不當。如註云云。何其不察也。

矜單也。當暑卑著。稀綌亦恒情也。然體見而近。變矣。故葛之或精或盆。必表而出之。謂先若裏衣在內。然後表絺綌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見體也。不見體亦敬身之一端也。詩所謂蒙彼葛藟。是也。見鄭風君子偕老篇。按玉藻羔裘細衣以易之。狐裘揚衣以禘之。與此同。惟

靡裘絞衣以禘之。與此差異。乃知聖人亦酌古禮而為之者也。或服于朝。或服于聘。或服于大。其色各有所當也。朝服用黑。所謂人臣北面答君也。聘服用素。所謂精白以承休德也。蜡祭用黃。所謂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其義各有所取也。禮表不入公門。裘在內。衣在外。美見而充其內。其外各有所稱也。

妻取其溫。利用長則長之。不肩省費也。袂取其便利。用短則短之。不拘拘齊一也。此皆應心為之。而不踰矩者。

四書翊註

論語

十

卷十

齊主于敬。解衣而寢。非敬也。不可著明衣而寢。亦非敬也。又不可故別有寢衣。既不著明衣。又不至于解衣也。其中履足。蓋專用以寢。不用以行。故履足之半。寢寐中。有對越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最為得之。朱子曰。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為其皆言齊也。而夔夔孤貉。亦得以類相從。為其皆言裘也。此說如何。可易而羅一舉。揚升菴。俱謂非錯簡。小以發。為今之說。以發衣。為睡。鑿而謬矣。豳詩曰。二之日于。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從古已然。故夔夔以毛深溫厚者為之。取其適體也。若夫出則輕裘。為便。又當別論矣。

按內則子事父母。所佩多端。皆所以供使令也。又玉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以至鴈。決之屬。莫不皆然。皆所以修身利用也。故曰。孔子象環。五寸而禁細。唯喪否。

考帷裳之制。其幅方正。如帷。上下俱闊。腰不足以勝之。故撮其有餘者。懸于腰之兩旁。則為雙積。旁固無斜裁之殺縫也。若深衣。則有腰縫。半寸縫。齊倍腰之文。上狹下闊。無非事乎。襞積矣。然非針線縫。合不可。故曰。有殺縫。公私異制。蓋平居之服。固不敢與朝祭等也。羔裘朝服也。元冠祭服也。朝祭皆吉服。而內用之。哀死

四書翊註

論語

十

卷十

之謂何。故弔必變服。表裏如一也。雖然。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前。則弔者吉服。故子游。夔夔而弔。曾子。夔夔而弔。曾子。始非子游。而終善之。弔禮。又未可執一而論也。此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或曰。朝于朝。或曰。設虛位。以朝于家。看來。朝于家。為是。蓋當未致仕。則不待言。朝既致仕。而朝于朝。則不待言。朝矣。曰。吉月朝。固知其已致仕也。曰。吉月必朝。服而朝。固知其以在家言也。古月。或云。正月之吉。或曰。每月頒。之吉。畢竟以每月朝為是。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衣服之章也。求之。旗也。聖人裁之中。有時措成宜之妙。為學者不可以不知。祭也。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愚謂曲禮古今所同也。見曲禮于行事。孔子所獨也。而况化裁妙用。出于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特為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章

齊必沐浴。浴竟即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體明潔則精明之德在其中矣。以布為之。不貴華麗而貴質素也。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菹。遇坐。易

四書劄註

論語

士

卷十

常處也。必以居冠之者。恐是遷居禮云。男子出宿于外。文公家禮云。將齋戒。主人率男婦宿于家廟中。若遷居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則齊也者。薦馨于廟考。所以合德于鬼神。豈若釋氏之苦空哉。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致潔指明衣變常指變食。遷坐便忘却寢衣一節。宜補之。故曰變衣變食變坐。以盡敬。亦可蓋明衣變衣也。

食不厭精章

註精訓鑿攷丹鉛錄云。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

斗為瀉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則精與鑿亦須有辨。要皆以米字釋字義也。若鑿文所用。泛就飯之美。好言不專指米也。牛羊與魚之屬。請而少之為膾。則凡禽獸之腥皆在其中。考禮大傳亦有。而之不切者。食精則益脾胃。故能養人。膾籠則損脾胃。故能害人。食正說。說不得。能養人。精糲藜藿皆所以養人也。膾反說。說不得。能養人。甘脆肥膩皆所以害人也。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必欲如是。則為羞口體者矣。

食必求精。膾必求細。此縱欲而窮口腹者也。食必厭精。膾必厭細。此矯情而甘淡薄者也。過奢過儉。皆非也。孔子則食非必欲精。而于精也。亦不厭焉。膾非必欲細。而于細也。亦不厭焉。此其所以為中道也。與。

四書劄註

論語

三

卷十

飯傷熱濕。則非正味。味變則有邪味。魚爛自內出。故曰餒。肉腐自外入。故曰敗。臭氣臭也。未敗而色臭。變與敗者。無以異。失烹調生熟之節。與變者無以異。五穀不成。其實未熟之類。王制所謂物未成。不利人。市不得鬻者。也。此數者。或過期而失本然之味。或不及期而虧本然之味。皆足以傷人。以不食。聖人欲使物各得其正。故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

不離于正。則即口腹之微而言其心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質美與此。暗合註。特修之為割。必正之。驗食肉用醬。各有所以。如內則云。云是也。饒氏云。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非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也。最有理。惡其不備。如食魚膾而不得芥醬。食滸魚而不得卵醬。食糜。腥。濡。鷄。滿。蟹。而不得醢醬之類。皆是也。此二者無害于人。但不嗜味而苟食耳。嗜味。苟食。則人欲非天理也。

食以穀為主。肉輔之。不使內勝。食氣。不使輔勝。主也。樂四書註 論語 卷十

記曰。酒食者所以歡合也。故曰。酒以爲人合歡。不爲量。就孔子說。若在他人不爲量。則亂矣。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不爲酒困也。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併血氣亦不可使亂。不使亂志。心志清明也。不使亂血氣者。威儀修整也。但淡洽而已可者。未醉而節之。不以醉爲節也。此程子之有量。其善學孔子之無量。平淡洽是身心快慊意。

沽市皆買也。詩云。無酒沽我。故曰。沽酒。取諸市。故曰。市脯不食。恐不精。麤或傷人也。不精。麤則有傷人之虞。或傷人。故曰。與不嗜康子之藥同意。此輔氏所以爲衛生

之嚴也。

本字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詳全明之。但上下其語。而以穢惡去臭氣二字。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八字增減不得。

助祭于公。所謂魯之宗廟也。得肥肉歸。即須賜。不敢私神惠也。不俟經宿者。恐稍留神惠。則不敬。故立刻及人。也。若夫家廟之祭肉。不過三日。皆以分賜。亦不私神惠之意。蓋過三日。則肉必敗。人將不食。而厭棄之。是喪其神之餘也。留神惠。非敬。發神惠。亦不敬。故公私之賜。雖有急有緩。要其敬神惠之心。則一而已矣。玩註。公肉曰

四書註 論語 卷十

。以其有飲福受胙之禮也。若家則但云。祭肉不得稱。胙矣。胙肉之賜。曰。頒。以其奉君命而布之也。若祭肉之賜。則但云。分。不得稱。頒矣。朱子一字之間。不苟下如此。答述曰。語。食時雖有人問。亦不答也。自言曰。言。饗時雖有人在。亦不自言也。兩句不宜平說。以食爲主。而寢附之。纔是。蓋此專言飲食故也。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所謂主一無適之敬也。當合則敬。而食當寢。則敬而寢。豈分心于言語。而他有所也哉。萬氏之說。其理固不易矣。楊氏之說。則慎言語以固肺氣。亦養生之一道也。故以爲通而有之。

詩云疆場有瓜祭法夏秋用瓜則瓜祭未爲無據但亦菜類不免重出且魯論作必依魯論爲是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或曰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或曰置豆間亦通但地說不去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如神農后稷之類仰答其立我蒸民之功禮所謂報本反始也齊嚴敬也雖薄祭如見先代之人也曰必祭見無有食而不祭者曰必齊如見無有祭而不敬者聖人之敬而以爲聖人之誠非誠無以行其敬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豐儉有道多寡有則去取有宜一一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席不正不坐章

聖人心安于正故于位之不正者雖小不安不安故不處也

此與割不正不食同意不食不正之割欲使物物各得其正也不坐不正之席欲使事事各得其正也其爲造次不離于正則一而已矣

鄉人飲酒章

鄉人飲酒須向齒故進退去留惟以杖者爲從進未出不敢先拱而俟之既出不敢後趨而從之如子弟之事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

十一

父兄也

以其飲于鄉也故單舉六十杖于鄉者言之

雖所以索室中夜鬼而驅逐之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如今人發引用以前尊者是也階東階主人之位也雖在難字其事近戲其義則取禦災也故朝服而臨之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言敬必言誠謂不以虛文相加也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郊特牲曰鄉人禘夫子朝服而立于阼存室神也註疏本此亦有理蓋事神如神在之意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以尊高年爲第一義應事接物則以禮自處併以禮處鄉人也河即饗之事而知之

問人於他那章

拜送使者拜其所問之人也如親見而致敬焉故將以再拜之禮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有溫涼藥燥之不同非食比也故未達則不敢嘗然受而不飲是虛其賜也虛人之賜而不情告是欺也故告之如此俟其達焉可飲而飲則誌其惠不可飲不飲則誌其意皆在未達不敢嘗一語中矣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也必告之直也一事而三善備焉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

十一

也。受燕直告以其意告之也。故俱為與人交之誠意。

禮記卷之九

庭以園馬。廐焚問馬。人情也。然恐傷人之意多。故人為重。則馬為輕。故未暇問。蓋人同類。馬異類。故貴賤分焉。理當如此。聖人之問。矢口皆天理也。王陽明曰。不字絕句。傷巧。孔門無此文法。

君賜食章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此句宜盡正意。上却本曲禮。餘餘不祭之說而補之。曰。食恐或後。餘不以薦。愛祖考之心勝也。下又曰。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須賜其家。使均

四書註

論語

六

卷十

君惠也。乃知註釋經不特曲盡正意。併餘義亦無滲漏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宗榮君賜也。言以君賜祭其祖宗也。君以生惠。好生之仁心也。體好生之仁心。故無故不敢殺也。全重不敢殺。無故輕只帶說。若說有故。便與必畜之有礙。

周禮。王日一舉。舉殺牲盛饌也。膳夫授祭。授君所祭之物也。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一舉之食也。禮。賜之食。而告各之。則命之祭。今于君之祭。已則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以膳夫自處。不敢當容禮也。

天地之氣。始於東方。故東首以受生氣也。君視之東首。

則君未視。不必東首。可知禮記。寢常東首。夫子想未必。然病卧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以褻衣見君。禮于是乎窮矣。加朝服于身。以當着衣。引大帶于上。以當束帶。如是則不褻服見君。兩全之道也。雖病卧于床。曲盡事君之禮。如此者。萬世臣子執得而易之。

疾趨君命。故不俟駕。行出而駕車隨之。故不徒行。不俟駕而行。非不駕而行也。必如註說。始明備。若荀子曰。不何駕。便非矣。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四書註

論語

五

卷十

朋友死無所歸章

朋友以義合。殯死者。見義而為之。不得不三字。以義言。非有所迫也。植弓記多一句。曰。生于我乎。館。

上節云。朋友以義合。言患難相恤之義也。此節以迎財為義。則指車馬言耳。車馬雖重。有無可以相通。若拜之不幾。役于財乎。祭肉雖輕。祖考之餘惠也。朋友之祖考與已之祖考。何以異。故敬之與已親同。而肅然下拜。不敢夷于車馬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均之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而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朋友而以義盡之。豈人

與朋友異交。耶。愚謂人吾友也。友吾人也。但泛言之。則曰人而切言之。則曰友耳。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交。誠之合宜者也。源同而流異。流異而源未始不同也。

寢不尸居不容章

偃卧仰卧也。居家燕居也。容儀容貌威儀也。范氏所謂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以言乎其嚴恭寅畏也。所謂雖舒布其四體而未嘗肆。以言乎其身寬裕而心不放也。若曰惡其類于死。則世俗之見也。若不容仰恭而安。自然無矜持也。申申天天。皆自然而無矜持之貌。固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容儀也。奉祭祀見賓客。豈其不自

四書胡註

論語

子

卷十

然而有矜持哉。但極乎莊敬氣象。固有不同耳。素親狎。素與之習熟也。燕見見之類數也。變謂變其常。而有驚哀之色也。貌謂致敬。非特尊之矜之。而不敢忽也。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雖狎必變。雖變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合二章觀之。其義始全矣。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凶服。非特斬衰齊衰也。自基大小功。以至總麻之喪。皆是也。式凶服。哀有喪。所以敬有喪也。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是萬民生齒之數。所具載也。式負版。所以重其數也。天地之性。人為貴。故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以民為天。與民以食為天。而皆

賁之以生也。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三年大出。乃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王者所以敬萬民也。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愚謂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見一家之人。則敬之。敬之。故拜之也。孔子以萬物為一體。見一體之人。則敬之。敬之。故式之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也。

逆厥生之初。則共降帝衷。原普天之義。則曰隸王家。且也。盛世之戶口。何以繁殖。叔世之戶口。何以凋殘。是夙昔所懔懔在念者也。况窮達而日擊之。安得等閑放過。主人盛饌。以敬客。禮也。客變色而作以敬之。敬其禮。非

四書胡註

論語

子

卷十

敬其儀也。敬其禮。則天理敬。共。既。則人欲。聖人有天理。而無人欲也。禮字。屬主人。若以為孔子。教主人之禮。則失之矣。陳白沙謂戒奢。侈。居天下。以儉之意。亦有理。然必竟。是賢者。識見。非聖人氣象也。疾者。來之速。猛音發之。暴。敬天之怒。大雅板之詩也。人子之事父母也。父母震怒。則不遑寧處。孔子。敬天之怒。亦若是焉而已矣。記言風雷。曰。疾。日迅。無烈字。而益以甚。而曰。雖。必與。衣服。冠。而坐。則。可知。又為必變。指出事實來。書曰。烈風。雷。而弗迷。此言聖人之心。豈然不。所以合

天之德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此言聖人之心悚然。靡寧所以事天之道也。有事天之道，然後可以合天德。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如陰陽之舒慘，各隨其時也。

升車章

緩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綬外以知內也。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于此，繇此以知其彼也。范註之精如此。若單解正立執綬，有何意味。

內顧回視，轉其身以視也。曲禮曰：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設，與此正合。註專用一句。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十

擇其要也。玉藻曰：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正三句註疏。反之皆失容，且惑人視聽也。惑人意，輕只帶說。故曰：且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首節動容也，次節靜容也，動靜皆升車之容，咸以正無缺也。

色斯舉矣章

鄉黨一篇記者反獲稱述。總一聖之時盡之。至此特引出雉之識時者以終篇。故知其有深意也。朱子曰：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而說者欲移山染雉，唯句于篇。亦通言山梁之上有雉焉。見人之顏色不華，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亦可謂知幾矣。易曰：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色斯舉矣之謂也。如穆生見楚王成不設醴酒而去，蓋其人也。禮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出。蓋其人也。君子進易退，不可于此想見之。哉。夫子望之而欣然有常，且穆然有感也。故亟稱之曰：物哉。時哉。嘆其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也。

子路共之，其向也。拱而立，衆星共之，皆其義也。共則微諸色，共斯作正，所謂色斯舉也。三矣，依晁氏引石經作憂，謂雉鳴為是，蓋其聲可得而聞，其身不可得而羈也。如此，則前後照應說的去，即以爲無闕文可矣。那註俗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十

鄒可笑，且共其則已入子路之金中矣。又何能一舉而翔集哉。



四書翊註

前方

包蒙吉輯

陽再濤瑛

黎五



水祖會孫全校

後學黃

趙際承校訂

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後進前輩後輩其名異其實同也但輩以等言進以在言言先在後存於禮樂則於於字順言前輩後輩則於於字不順象引云輩字正此進字不得故着猶言是也野人謂郊外之民材鄙而樛茂也君子謂賢士大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卷十一

夫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禮五禮樂六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先進者文質合劑而得其宜豈非彬彬之君子乎今反謂之野人鄙而樛之也後進者文過其質虛文盛而實意亡矣今反謂之君子崇而尚之也蓋周末文勝時人相習成風故其言如此不自知其過于文其流將莫知底止也此程子之言朱子全用之確不可易時人之言如此其用禮樂也必將避野人而趨君子惟後進是從也孔子獨不然獨冒野人之訕必不敢附和君子蓋欲損文勝之過以就文質得宜之中而復文武周公之舊也從先進正是從周先進指用初後進指用

末或謂從夏從商謬矣如用之以得位而移風易俗言若作日用語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安得曰如用之

從我於陳蔡者章

孔子嘗厄于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一堂聚首弦歌講誦不輟亦盛事也此時皆不在門或作古人或官列國或歸省于家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昔也同患難今也不獲同安樂存亡離合之感曷能已

門人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併目其所長分為四科見艱難險阻中皆廟堂之逸也德行易所謂君子以成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二

卷十一

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或視聽言動中禮或父母昆弟稱孝或守身而致斯人之惜或遺迹而遊山川之寵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其人所謂善為說辭者山海麟鳳之喻便堪出類拔萃禮樂德政之論真可提衡百王則宰我子貢其人政事所以經綸邦國也或藝可以足民而為之宰或勇可以撥亂而反之治則冉有季路其人文學所以潤色皇猷也或學道而播弦歌之聲或序詩而垂河之微則子游子夏其人矣孔子教人因材而施亦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于此可見矣使孔子居帝王之位顏淵王佐提衡四代禮樂閔子騫冉伯牛

掌風憲坐鎮雅俗。仲弓南面為諸侯。以臨其民。宰我子貢。出納王命為喉舌。冉有計戶曹。季路本兵柄。子游子夏。知節。雖王章。雖典。舜五臣。周十亂。比肩接踵。可也。惜也。孔子以布衣老。而群弟子亦終淪落。不偶。豈非天哉。雖然。四子附夫子。而千古。固不以其一日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豈

助我。若子夏之啓子。因疑詩而問。悟出禮來。故曰。有以相長也。顏子于聖人之言。獨不然。默識于言語之外。而心貫之。無精無粗。無鉅無細。欣然領受。無所疑問。此正所謂不違不墮也。故夫子云。然曰。非助我。其辭若有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三

季十

孝哉閔子騫章

夫子稱閔子之孝。集註併言友。蓋閔子之孝。以其友也。友于二弟。以孝其母。而父始安之。故夫子言。父母必及昆弟。而胡氏因以孝友同稱。此皆集註最細心處。不可不知也。人皆信之。無異辭者。無間也。無間。即無間然之。而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于家庭。而著于鄰里。鄉黨。故夫子嘆而美之。昔氏輔氏云。父母昆弟。或溺私情。至人無間。言始為公

論大不是。蓋閔子之母。氏昆弟。與他人不同。使非至誠。底。諒如大舜。家庭間。早有間言矣。迄今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猶使人悽惋悲惻。而不能已。現在當年。能不心動。是以兄弟既翕。而父母順也。骨肉克諧。然後公論旁昭。聖人語意。全重父母。昆弟。上註云。積于中。而著于外。最為得之。宋韓魏公對英宗云。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舜獨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子于及門中。獨獎許閔子。正此意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四

季一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則行為裏矣。行者言之實。則言為虛矣。未有易其言而能謹于行者。未有易其表而能謹于裏者。未有易其虛而能謹于實者也。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虛實相顧。表裏合符矣。擇婿以行為主。此獨取謹言者何也。謹言必能謹其行也。此語極好。易著括囊之戒。書稟起口之羞。謹言者。豈獨詩哉。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問竊聞之。怒者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

泣不食。賀孫是恐懼謹嚴。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蒙引云。告康子雖略而未嘗有欠缺。非也不遷怒。不責過。兩句言好學之實也。不及此則欠缺矣。安得以有顏回者好學。句該之也。孔門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獨稱顏子為好學。蓋好學二字。孔子唯自許及顏子一人。是性命事。一有間斷。則非所以為好矣。是以幾幾乎其難之也。

顏淵死其家素貧父路將殯之無以為椁以孔子平日

之愛其子也無所不至又其始教而受學者皆用其車欲賁車以買椁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只是泛說。言子之才雖有異同而父之愛子則無輕重也。既既可以無椁則回亦可以無椁者也。不徒行以為之椁。今也豈徒行以為之椁哉。以處。禮者。處。回。正。所以。愛。回。也。

蘇氏曰。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言本喪禮未篤不宜雖然。君子之用財。所以用義也。視義可與則與之。如服駟于舊節。人是也。視義不可與則不與。如直言以謝顏路之請。是也。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蘇氏之說知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卷十一

一未知其二也

顏淵死子曰噫章

噫。傷痛聲。傷而痛之。不禁其形于口也。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傳孔子之道者也。顏子天則孔子之道失其傳矣。故不勝其悼。若天喪已也。重言之者。悼之甚也。子在而回在。子即回也。回喪而子喪。回即子也。一體中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日慟不亦過于哀乎。哀而不傷。財得性。慟之正。非過也。是故慟則慟矣。微旁觀者言之。子幾不自知其慟也。及

自知其慟。而又不不得慟。以夫人故耳。夫人謂顏淵也。顏淵之慟。非一人之慟。非一家之慟。蓋天下萬世之慟也。有所為而為。豈徒然哉。胡氏曰。施當其可是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蓋。纏有棺而無椁。得宜也。堯回不得如堯纏。欲如之。而不得也。平日父子之情。至是有遺憾焉。各有所歸。故切責門人也。朱子曰。門人回之門人也。竊意作孔子之門人為。江陵直解亦云。喪具稱家之有無。故夫子告子游曰。斂手足形。還。堯。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人子之于父母。且然而况父師之于子弟乎。貧而厚葬。仍是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卷十一

台元不易。管子路使門人爲臣之見。非所以循理也。孔子愛人以德。故止之。

季路問事鬼神章

鬼神如山川五祀。祖先之類。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言祭祀鬼神。非徒修粉飾之文也。必有其意焉。得其意。然後可以對越也。故求之古今聖賢。恐不肖同歸于盡。然須索有箇死的道理。在不可不知。二者無非當身吃緊事。故曰皆切問也。向來以子路問鬼神問死。皆馳心于玄幻。不可知之域。諸儒俱作此解。如何是切問。近細讀之。然後知子路問事鬼神。非問鬼神也。自古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七

卷二

皆有死。那得。慶慶。過去。其義甚精。始信子路之問。果切。夫子之答。則更切矣。然則凡看集註不好者。皆未窺其深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鬼。誠以忠信言也。敬以戒慎言也。事人不忠。信則欺人。即以欺神。事人不戒。慎則慢人。即以慢神。從未有不能事人而能事鬼者也。非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其所以死。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註兩言本此。而各加所以二字。蓋全而生之。其所以始也。能原之。則知生全而歸之。其所以終也。能反之。則知死全而生之。句也。以天之元亨利貞爲人之仁義禮智也。全而歸之。何

也以人之仁義禮智爲天之元亨利貞也。蓋明此理。幽亦此理。生此理。死亦此理。初無二理也。學者欲窮此理。則有其序焉。不可躐明之等。而索幽不可躐始之等。而圖終也。故夫子告之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如此。

繫辭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而不及幽明鬼神何也。蓋以三者一道。知死生之說。則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不待言矣。然程子本孔子之言而約之。余又本程子之言而廣之。一晝一夜。其吾人一時之小生死乎。一生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八

卷二

一死其吾人一生之大晝夜乎。然朱子專言理。程子專言道。何也。以其命于天。故謂之理。以其係于人。故謂之道。非有二也。知生之道。徹始者。徹終也。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格明者。格幽也。死生人鬼。其理同而明晦聚散之氣。判然各異。同而異。一而二也。明晦聚散其氣異。而生死人鬼之理。渾然大同。異而同一也。子路逐末。夫子教以務本。子路沿流。夫子教以窮源。乃所以深告之地。正蒙曰。至之爲神。以其神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可謂創解。

閱子侍側問問如也章

半舉。閔子侍側。則下三子不言。可知矣。天下事。須是。德人。做的。去。况學道乎。四子。俱有。德者也。但。閔子。只是。含蓄。不發露。故。問。和。順。子。路。只是。發露。全。不。含蓄。故。行。則。強。冉。有。子。貢。亦。含蓄。亦。發露。故。侃。侃。剛。直。雖。不。如。閔。子。之。間。亦。不。至。若。子。路。之。行。行。也。子。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蓋。四。方。英。敏。不。凡。之。士。萃。于。一。堂。亦。洙。泗。快。事。也。且。漫。說。到。傳。道。上。若。傳。道。又。當。別。論。矣。問。問。如。通。真。夫。子。事。上。大。夫。氣。象。侃。侃。知。通。真。夫。子。事。下。大。夫。氣。象。行。行。如。便。是。在。金。革。氣。象。無。復。雍。容。和。順。之。意。矣。故。夫。子。戒。之。

四書劄註

論語

九

卷十一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孔子因用為戒。以。理。卜。非。以。數。卜。也。使。子。路。聞。言。而。惕。然。有。省。好。學。致。知。以。變。化。其。氣。質。何。至。希。纒。而。死。孔。懼。之。難。哉。

魯人為長府章

長府。藏貨財之府。藏幣帛曰貨。藏金玉曰府。為者。改作。一撤而更新之也。魯之政在。三家。其君反不與。故。廢。而。稱。人。亦。一。字。之。貶。也。仍。因。也。貫。事。也。因。其。舊。日。所。作。之。事。也。凡。事。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長。府。之。後。勞。民。傷。財。是。亦。可。以。已。乎。故。未。若。不。改。之。為。愈。也。此。介。甫。說。亦。取。之。朱。子。不。以。人。廢。言。也。

閔子。辨。口。只是。商。量。語。氣。敬。則。有。確。乎。不。可。易。者。蘇。軾。入。重。與。對。季。氏。使。者。同。

言。不。妄。發。蓋。言。慎。也。不。區。區。以。口。舌。見。長。也。發。必。當。理。揆。時。度。勢。合。乎。民。瘼。國。計。之。宜。也。有。德。者。學。道。而。有。得。于。心。也。其。心。懇。以。切。故。其。言。藹。以。和。非。有。德。者。不。能。也。厥。後。改。作。之。事。不。見。于。經。傳。豈。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觀。此。則。士。大。夫。之。在。林。下。者。凡。地。方。利。病。正。未。可。膜。外。置。之。先。輩。羅。一。咩。章。楓。山。諸。君。子。所。與。司。牧。書。俱。直。言。無。隱。諱。者。為。之。咋。舌。焉。後。人。請。託。成。風。而。此。義。遂。成。絕。響。矣。可。勝。嘆。哉。

四書劄註

論語

十

卷十二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章

瑟。樂器也。樂以和為本。瑟亦然。其聲不和與已不同。故。一。則。曰。舜。之。瑟。一。則。曰。丘。之。門。區。而。別。以。云。戒。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苑。稱。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與。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出。乎。聖。者。入。乎。狂。可。不。慎。哉。氣。質。剛。勇。不。足。于。中。和。此。直。指。病。源。也。氣。質。是。天。分。上。事。不。能。變。化。只。是。學。問。之。功。少。耳。然。則。清。溫。既。足。水。肅。故。夫。子。一。與。之。一。拒。之。門。人。以。夫。子。之。言。視。子。路。為。門。外。漢。遂。不。致。敬。故。夫。子。

釋之道之高明正大如堂然精微如室然可次第而入也。子路之學所見卓越已造乎高明之域而卑暗不足以敵之所行磊落已造乎正大之域而私小不足以隘之。豈精外望者所可幾及哉。惟是高明矣以語于精微入神未也。正大矣以語于純粹至善未也。精微之奧特隔一層夫固可馴而至耳安得以聲音之事遂槩其生平而忽之也。聖人之教子路也每用抑揚法先揚而後抑者衣敝緼袍章是也。先抑而後揚者繇之瑟章是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四書註

論語 先進

十一

卷十一

子張才高才分英邁也。意廣意思侈大也。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好為苟難好為苟且難能之行不詳審不平易故常過中。觀夫子告以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及會子謂其堂堂難與為仁之類併其所自言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之類可見也。子夏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斤斤不失尺寸而規模狹隘不宏濶不寬裕故常不及乎中。觀夫子告以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併其所自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履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也。

子夏以遊勝不及故疑師勝于商也。道以中庸為至。然

欠些子固不得踰越些子亦不得過與不及二者病則一般不得強分優劣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非中庸之德其始也相去無幾毫釐耳其既也愈遠而愈失其真謬以千里矣故聖人之教抑其過俯而就焉引其不及企而及焉歸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章

按左傳季氏將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是其心猶知有正人也因其知有正人之心而借正人之言悚動之未必不見聽否則辭其位而去可也奈何無能改于其

四書註

論語 先進

十一

卷十一

德反從而助之虐乎曰富于周公季氏罪案也曰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罪案也先立兩案為下文責求張本春秋之法也。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于聚斂而見于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于長府而見于解費等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學者不可不知也。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王室至親也有大功莫安社稷也位冢宰表正百官也以親以勳以貴其當正矣。季氏諸侯之卿何敢望周公萬一而富過之非據奪其君分朝廷之祿裁刻剝其民吸百姓之膏血何以得此

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是周公之罪人也。註又字有兩意。一則謂季氏非分之富無以加而求又益之一則謂據奪刻剝之季氏豈宜使之宰。既爲宰而又云。皆所以甚之也。

非吾徒絕之言不是我輩中人也。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易所謂揚于王庭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黨惡阿附權奸也。害民剝削元氣也。然師道嚴嚴則寬假如息不得故絕之。不屑之教誨也。友道親親則過失相規况不違之惡乎。故猶使正之。無形之斧鉞也。愛人無已此聖人之心。仰天地之心也。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十三

卷十一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噫聖門自會閔而下不仕三家者蓋寡矣。雖然有道焉。子路與冉有同以政事之才事季氏。于聚斂則効其力于伐顛與則預其謀。利在季氏不利在魯而子路墮三都收其甲兵則利在魯不利在季氏也。善不善之相去運庭矣。意其心術間固有異焉者乎。愚謂心術不明不能格物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蒙引本范氏之言而推之謂苟或以謀畀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

施也。易曰離利貞。愚又有進于是者。苟時不有華放乎。歆之才擬管寧而施于操遂爲古今奇惡。蔽時不有揚雄乎。雄之才擬荀况而施于莽遂爲名教罪人。若劉毅劉裕皆亂賊之雄也。志謀篡逆而才有大小遂分勝敗。不可謂毅之才施于裕也。

柴也愚章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厚謹厚也。按家語足不履影步趨必謹也。避難而行不徑不實。顛沛必謹也。啓蟄不殺謹于鳥獸也。方長不折謹于草木也。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謹于喪禮也。從謹厚有餘中便見他知識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古

卷十一

不足故曰愚。愚者迂闊執滯不知變通也。魯鈍也是遲慢不敏。捷意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魯者其才也。確者其學也。確者堅凝貞固之意。其學確故有以變化其才而深造乎道也。尹註正發明程子之意。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言誠信而不欺。篤實而不浮也。聖門賢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其過曾子遠矣。而傳道不與焉。曾子是箇質朴的人。卒以忠恕傳夫子一貫之道。乃知學者以誠信爲第一。明辨辭辯待他不得也。辟便辟也。便謂便利。乃習熟之意。習于容止謂在威儀

文辭上着意少。誠實謂不能根心而生色也。堂堂難與為仁。正可想見。

彥粗俗也。粗者不詳審。凡事含糊放過。去俗者不文雅。凡事村鄙。做將來率爾野哉。行行如皆是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以氣質之性言也。若天地之性。則粹然至正。何偏之有。語者一一指破病根。而言之使猛。然警省。勉自刻勵。善反其氣質之性。為天地之性也。

回也。其庶乎章。

庶近也。近則幾矣。與易其殆庶幾乎。同言近道也。指出道字。纔有着落。不然却近倘甚麼。不以貧饑動心。而求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五

卷十一

富此句是說安貧的緣。緣却亦是說近道的效驗。故接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意近道所以能安貧。安貧所以益近道。其實安貧便是道。併近字亦下不得。但道不止于安貧。其中固有無限受用耳。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也。貨殖貨財生殖。言其富也。史記本此為子貢作傳。說他釋賤販貴。是陶朱倚頓一流人。豈不可笑。不聞道之弊。一至于此。小註錄其說大不是。億意度以私意揣度事物也。言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人欲分數多矣。天理分數少。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有天理而無人欲也。然其才識之明。因此見彼

亦能料事而中。其是非或敗。曰多中。便有如券意。諸儒又說多不中。非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便大段說明了。但此心未忘耳。言只有只些染着也。下而又下一轉。曰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蓋性與天道中。着不得一毫世味。領悟到此。豈復作少年行徑乎。上一段說子貢貨殖與後人不同。下一段又說子貢後來與前不同。是究竟受命而不貨殖了。如此纔是子貢。如此說子貢。纔是箇千秋知己。太史公當為咋舌。使後世口聖賢而心市井者。不得藉為高標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五

卷十一

范氏以簞食瓢飲為屢空。則可以為屢絕。則不可屢絕者。無乃併簞食瓢飲而絕之乎。絕字有病。不收其樂。近道意亦在其中矣。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此句又推開說。即夫子之浮雲富貴也。貧富在天。非可以人力為。子貢貨殖為心。是不能付之冥冥。而一無與。豈所謂安受天命乎。雖言而多中。亦推測之數。非至誠之神也。視窮理樂天。有間矣。窮理則即理。可以該數。樂天則即天。可以盡人。又奚以億為哉。夫世人莫不率其言之中。而夫子獨以為不幸。曰是使賜多言也。多言則躁人而不可以語吉人矣。故聖人所貴者不在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朱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
志于學者也。唯其質美所以欲仁。唯其未志于學所以
未學。學未有不自立志始者也。程子曰循途守轍即張
子所謂踐成法也。古人之法如規矩準繩一成而不可
易也。善人雖不踐成法而亦不蹈于惡。蓋過惡則有之
不至于為惡也。其未能入聖人之室者。蘇不學故耳。不
學故無自而入言無途可循。無轍可守也。三先生之言
分錄之則三合參之則一而已矣。

論篤是與章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七

卷十一

論篤之篤也。無浮辭。無蔓語。從而與之不亦宜乎。然
其心則不可知。故曰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定之辭
也。此謂聽言者不可以言取人耳。而兼言貌何也。大凡
言篤厚者貌必篤厚。言者心之聲。貌者言之容。論篤是
與。與其言併與其貌也。言貌兼與。或有以色莊為君子
者矣。故曰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小註曰言指論字。貌指
色字。非也。呂涇野以論為言。以篤為貌。非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張敬夫子子路曰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于義矣。子冉
求曰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遠。迤退縮而為之不勇耳。

又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于義理之中。而使
無過不及之差也。在子路以稟命為義理之中。稟命則
合乎義理。為無過矣。在冉求以勇往為義理之中。勇往
則合乎義理。而無不及矣。

聖門教人以力行為主。難行者既恐其盡而示以風雷
之義。冒行者復慮其專而示以父兄之尊。要以善其行
焉耳。是故告子路告冉有大有權衡在。亦也。知其問之
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故
夫子一一明教。若曰求之為人。畏難苟安其素也。故曰
退。退者遜謝而甘為人後也。使以告孫者告之。則將據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六

卷十一

父兄以藉口矣。故振其怠氣而俾之奮勵。以自強。孫之
為人勇往直前其素也。故曰兼人。兼人者加倍于人。如
龍且謂韓信無兼人之勇。漢史謂一人皆兼二人之食
是也。註曰勝人似未盡。使以告求者告之。則或違父兄
以從事矣。故抑其躁率而俾之鄭重。以自持。此正所謂
因病下藥也。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韋佩弦皆此意
也。

子長於匡顏淵後章

後謂相失在後。夫子云云。恐其冒犯匡人之鋒也。顏淵
應聲云云。言不敢赴闕而必死。何其善為說辭也。斯文

未喪子以之自信者。回復以之信。子故不以千秋之身。輕擲一日也。權之。與。子。立。矣。子。在。何。敢。死。則。子。死。回。何。敢。生。不。言。可。知。已。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非也。看來還是不敢之敢。子在而輕身以先于仁無所成。于義無所取。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夫何敢。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而師則未之及。以其恩義有淺深也。孔子之于子淵。不啻君父。其相與為存亡也。豈迥也哉。先王之制。出國語。晉為樂共子言也。民生于三。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事之如一。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也。惟其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九

卷十

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况顏淵之于孔子。親承博文約禮之誘。而卓爾有立。為洙泗一人。義則師生。猶父子也。豈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所可同年而語耶。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不敢愛其死也。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豈復與之共戴天乎。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此等識議。大有補于綱常。名教。蒙引又續之云。使請于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桓。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為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為之。義盡也。快論真可足胡氏之羞矣。匡之難。孔子方以天

自信。豈有不諱之虞乎。胡氏蔡氏云云。蓋天地間原有此理。固尚論者所當窮耳。如孟子答姚應之問。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皆究極其理而言之。非必果有是事也。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程朱之論詳矣。竊以為未盡于義也。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為其友也。亦將曰。父母在不許君以死乎。亦將曰。父母在不許師以死乎。夫師與君與父

一也。况孔子之師。顏子之弟子。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雖未遇難。而藉口顏路。而斬孔子一死。吾不知之矣。且顏路亦嘗師孔子者。也。回也。豈但為孔子死哉。又當為顏路死孔子矣。然則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可也。父母在不許師以死。可乎。父母在不許師以死。不可也。父母在不許生民未有之師不死。可乎。若曰。既遇難則死之。未遇難則死不可許也。是徒視孔子為顏子之友。而忘其為顏子之師也。又忘其為顏子生民未有之師也。我固曰。未盡于義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十

卷十一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章。子然。季孫意如之子也。意如逐昭公。其子習見父之所為。故形于言者。有不執之意焉。非聖人言言斧鉞。彼亦何所忌憚也哉。仲由冉求。聖門高弟子。季氏得而臣之。在二子則為辱。在季氏則為榮。故自多其得人而問之。

異非常也。卓然不群之意。曾。卽曾是以爲孝乎之曾。一字間便寓不滿之意。乃非正訓。乃由與求是問。言其無以異于人也。無以異于人。而以大臣比擬之。不亦過乎。故曰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非以才藝大。非以功利大。以道大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陳善閉邪也。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知幾保身也。昔朱子入朝。或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慎無言此。朱子曰。吾生平所學者。惟此四字。敢隱然以欺吾君乎。此所謂以道事君也。及其諫不行。言不聽。則奉身而退。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此所謂不可則止也。

四書劄註

論語 先進

三

季十

備臣數謂充位侍食也。從季氏之所爲。謂阿諛順旨也。若臣之義。無所迷于天地之間。二子固習聞之。穢逆大故。天地爲之易位。凡有人心者。惕然怒矣。縣也。勇能勸亂。求也。藝能發奸。豈有隱忍而從之者哉。深許二子。死難不可奪之節。正所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必曰而又者。蓋聖人意。思自是兩層也。春秋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必先剪其所忌。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援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奸臣所以憚也。孔子之許二子。豈非以其死難不可奪之節。有足以憚季氏者。憚

之則不敢于爲惡。其所以折之也深矣。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如旅泰山。位類與舞人份之。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未能以道事君也。知其不可。而不能去。未能不可則止也。具臣之謂有繇然矣。是時季氏無君之惡已著。將援二子以共濟。豈知二子縱不爲大臣。何至爲亂臣賊子乎。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可免于黨惡之誅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費缺宰。子路爲季氏宰。舉子羔以治費也。賊以害人爲事故訓害。子羔質美而未學。未學則胸中漫無成法。遠

四書劄註

論語 先進

三

季十

使治民。只任本質。夫做豈有不倒置錯謬的。故曰適以害之也。治民時。便講求治民的道理。則是以治民學也。事神時。便講求事神的道理。則是以事神學也。豈必役口耳而後爲學哉。治民者。治己之驗。事神者。事人之驗。豈曰非學者事乎。然必服習諸練。夙昔確有成畫。然後可出而仕。以見諸行事也。若初未嘗學。不知治民事神爲何事。而使之卽民以學治。卽神以學事。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非謂有心于慢神。但從未學。奏假之禮。雖欲不慢神

而不得也。非謂有心于虐民。但從未學。操履之道。雖欲不虐民。而不可得也。子路本意。原不及此。但理屈辭窮。遂做出一件道理來。以文過而飾非。攻辯于口。以禦人也。若在他入。必將直斥其非。費許多辭說。夫子止以傳之一字蔽之。子路更開口不得矣。

范氏先述子產之言。而後及先後本末之序。以責子路。其理甚好。恭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後可以治人。如治民者。不以誠動物。而徒修政刑之具。民不可得而治也。如事神者。不以德合漠。而徒修駿奔之文。神不可得而事也。其說具于方冊。如五經及周禮之類。恭修已治人之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五

卷一

綱領備于經。諸史則列其修目也。讀而知之。所見既明。所處自當。然後時措而咸宜矣。何可以不讀書而窮其理也。子路之使子羔。蠱等殊甚。過也。不知其過。而以日給衆人。則可惡矣。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

按左傳。子皮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有操刀製錦之喻。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愚謂與此章似同而實異。政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及衛亂。竟以其脫禍。是公足以服人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是足以化人也。以之為宰。豈非循良之選哉。而子曰賊夫

人之子何也。賊云者。不在為宰而在費宰也。費在三都之列。孔子嘗使子路墮之矣。子路與冉有同仕季氏。而子每專責冉有者。豈不以其嘗問師命。命爾乃心營國哉。子羔謹厚。有餘。經術不足。上不及。路下不。冉有豈能仕費而不染于季氏。反私門為公室乎。失身權門。將與沒俱沒。諺所謂害人。不淺也。故夫子切責之。此說特異。似亦有理。附錄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侍坐與侍側不同。侍側者。立而不言。所以觀其氣象。但曰。則子侍側。則三人不言。可知矣。侍坐者。師弟問答。便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五

卷一

有許多文章。在故列叙長幼而詳言之。所以為下文張本也。以長者故而難于言。則無以暢所懷來矣。故誘之使盡言。無隱。以觀其平生所期許。和氣謙德。溢于言表矣。和氣太和之氣。謙德謙光之德。聖人茲宥。四子于春風而兼化雨也。

言女平居。言人不知我。故我無以自見。其責在人。也。如或有人知女。則其責在女矣。將何以罄其底蘊。用世而不為世所用也。

率爾輕遽之貌。輕躁而急遽也。攝管束也。若有所管轄而不得自繇。若有所束縛而不得自如也。二千五百人

爲師。五百人爲旅。加者。干戈。靈動也。因仍。言相繼而至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飢。天災流行也。三載考績。古之制也。繇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以觀厥成矣。可使有與。謂折衝禦侮。且知方謂親上死長也。方。向也。謂不向利而向義也。民向義。則事其長上。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衛父兄也。哂。微笑。聊示不滿之意也。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放。傲也。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視千乘之國。大不侔矣。然二句之中。又有小而益。小意如。猶或也。疑而不敢決之辭。比及三年。與繇之報績同。而奏績則有異也。可使足民而已。王制所謂三

年餘一九年餘三也。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則君子之事。非求所政。矯語者。人各有能有不能焉。不可強也。求也。夙承富教之訓。一任一讓。蓋不敢以上治自居耳。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註可謂曲中情實矣。

繇所志者。兵事。求所志者。農事。公西華所志者。禮樂之事也。禮樂之事。舍君子誰與歸。但求也。謝之。赤也。任之。則是儼然以君子自居矣。能無嫌乎。彼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謝。避其名者。究未遜其實也。宗廟之祭。祀。請侯所以事其親也。如會河。謂時見泉類。故所以事其

四書胡註 詩語先進 卷十一

若也。若親大典。以有事爲榮。是故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左右趨。踰其間。以贊襄禮樂盛事。學爲君子。窮有志焉。夫損帛之于禮樂。末矣。小相之于損帛。又末矣。無一字不鳴謙。亦以子路之見哂爲戒也。

四子侍側。以齒爲序。則然。當次對。黜之年。不可考。觀其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視子路少。孔子九歲當居後。視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視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當居前矣。以方鼓瑟。故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不拘拘長幼而廢一時之業也。雖最小事。都有中。庸在。非朱子看此意。不出希問歌。謂問斷休歇也。鐘爾。餘音未絕也。作

起。趨師命也。撰具。卽則何以哉之。以也。春。春。天氣和煦之時。謂夏。正。建寅之月。若以爲周正。則凍方解。而風尚寒。豈可浴乎。春服。單。袷之衣。單衣。一層。袷衣。二層。皆無絮也。浴。盥濯也。若以濯身言。則當云。浴。沐浴也。今以盥濯爲訓。盥爲洗手。則濯當爲洗足。朱子語類有之。不然。童冠。數人裸身共浴。是何道理。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祓除。祓除其舊而更新也。魯俗。冠。民聚于東流水上。至今有之。故曰。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東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三月水尚寒。非溫泉。恐不可浴。故曰。理或然也。風。乘涼。聆奇。蕭酒之興也。舞雩。祭天。禱雨之

四書胡註 詩語先進 卷十一

處乞雨而祭之謂雩也。有壇。埤。樹木。築地為壇。除地為壇。壇埤之上。有樹木可休息也。咏歌。歌詩。非若今人之詞曲也。

不日會點之志。而曰學從志之源。本處言之也。蓋有以見夫言看的分曉也。這一投四句。包括下兩句及下兩投。有以見夫四字。又包括這一投。天理者。天所賦于人之性也。人皆有此性。則人皆有此理。人與天原是一體的。無奈以欲心雜之。則天理壅蔽而不能流行矣。夫是以人欲盡處。天理流行也。近則一身之百骸。統而歸之三綱九法。遠則萬物之紛雜。統而歸之二氣五行。隨時

四書劄註

論語

先進

子

卷十一

隨物隨事皆天理之流行。故曰充滿。隨事隨物皆天理之充滿。故曰無有欠缺也。其見已。到至極處。故當其靜也。天理與之俱翕焉。當其動也。天理與之俱闢焉。一動一靜。無非天理流行于其際。是以從容如此。從容者舒徐。服豫而不迫也。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乎日用之常。這二句。是從會點言中之意。發之暮春所居之時也。春服所居之服也。童冠所與居之人也。沂與舞雩所居之地也。乘其時。服其服。友其友。優游其中。皆所以素位而行。樂乎日用之常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這一句。又從言中之意。推之三子之志。取必于人人

不知則已。無用矣。點之志。取必于己。在己者。無人而不自得也。豈有舍己為人之意哉。而其胸次。悠然。這一段。又從言外之意。推之。悠然。蒙引訓。寬。發。寬。洪。而不狹隘。舒。緩。而不急遽也。直與天地萬物至之妙。初讀之。似分兩截。再四思之。畢竟依陳氏作一句讀。為是上下同流。屬天地。各得其所。屬萬物也。天流于上。地流于下。點之胸次。流于中。上下與大地同流也。然則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在其中矣。天流于上。得其獲。萬物之所。地流于下。得其載。萬物之所。點之胸次。上下同流。得其位。天地育萬物之所也。隱然自見于言外。統承上一投說點之言。

四書劄註

論語

先進

子

卷十一

志初未及此。朱子反覆玩味。從無中形容出有來。故會點言外之意。隱然自見。此又朱子獨有以見點之見也。視三子規規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規所以為方。方便有定在。規規猶言拘拘也。與悠然正相反。事為事功也。三子言志。只在事功打筭。縱成就的許多。不過性分中稍餘耳。抑未也。若會點。直窮到天下之大木。渾然無事。而無不該之事。穆然無為。而無不統之為。此其氣象。直侔堯舜。侔孔子。而豈三子所可侔哉。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向來只承暮春以下說。近見蒙引。通承。說。恐希來謂孔子。晒子路。亦連率爾。極是。再讀朱註。益信

註云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便是通承小話言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本末猶言始終也。如鼓瑟是一節。舍瑟是一節。遙避而不遽言是一節。及夫子慰安而後言是一節。天時是一節。衣服是一節。朋友是一節。袂袂是一節。乘風是一節。詠歸是一節。節節點點微摹寫故曰加詳也。蓋亦有以識此識會點之學云云也。點之學門人識之。詳述其氣象朱子識之。深究其源本。併孔子所以與之之意和盤托出。後儒不能贊一辭矣。三子者出會哲後。疑思問也。始而會哲異三子之異。則誘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既而會哲問三子之撰。則

四書翊註 論語先述 无 卷上

許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無非欲使四子之志同歸于有用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優者。綽綽有餘裕也。夫子晒之得無以為大言而無當乎。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許其能為國也。特晒其無退遜之意耳。曾點以孔子晒子路晒其為國也。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與子路異矣。故微問之微問者。但問求而不及子路不顯問也。而夫子之答無貶解。蓋亦許之許其為邪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雖曰壤地福小乎。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安得以為非邦也。知求則知赤矣。乃曾哲又問。夫子又答也。

按。鄉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附庸而下有逐。而無會同。所以獨說是諸侯事。事屬諸侯。赤其相之者耳。本文自明。蒙引力辨。亦非諸侯。句迂也。古人以右為尊。無能出其右。言再沒強似他的。其許之之辭益有加于求矣。

目前言之會哲之志是實的。三子之志是虛的。與會哲所以實三子之虛也。釋異日言之三子之志是實的。曾點之志却是虛的。與三子所以實曾點之虛也。聖人一字一句之間。具見化工。學者宜熟味之。才堪經世。而無見于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屬。三子恐淪

四書翊註 論語先述 无 卷十一

管子一流也。學能見大。而或求于經濟之手。則有體而無用。子之屬。會哲恐涉莊列一流也。聖門體用一源之教如此。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優柔。猶瀟灑。不欲驟也。厭飲。阻嚼而不能舍也。先後之序。循循而不致。輿等也。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蓋其生平所素蘊然也。見其實事。豈徒託空言哉。後之學者。荒唐馳騁。罔有紀極。如人遊心千里之外。自以為窮高極遠矣。然自身却只在此不能進一步。上一級也。

人至聖人而極。聖人至曉舜而極。點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以其有見于天理流行處。充滿無少欠缺也。以其有得于悠然之勝。次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也。與三子之撰判乎不同。特行有不掩。垂耳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蓋所行者不能盡。蓋其所言也。看的到說的到。只是做不到。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不出一君一國之事。故視會點為小。而子路規模又較二子差大。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全在才智上見。長不從德性裏生色。是以晒之。若達則純是德性用事。而才智渾然無迹。便是這氣象。便是這堯舜氣象也。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卷十二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彼夫子不取。此句須善看。幾無病。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言之。故云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也。得之矣。會點狂者也。行不掩言。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識見及越等。却能知夫子之志。其言志云。即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意。不獨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使老者莫不遂其性也。點知之。則冠者五六人。聊當老者之安。朋友信之。使朋友莫不遂其性也。點知之。則聯袂行歌。聊當朋友之信。少者懷之。使少者莫不遂其性也。點知之。則童

子六七人。聊當少者之懷。在夫子為萬世之太平。在點為一國之太和。一師一弟。雖有廣狹之不同。要其意則一而已矣。故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會點高曠。已見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大意。濬離開確。實已見聖人猶病。何有大意。故合而言之曰。已見大意也。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卷十二

四書說註

前賢刁 包蒙吉靴 勇再濼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惹際飛校訂

顏淵問仁章

仁於四德為元。元者善之長也。包義禮知在內。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戰勝之勝。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說克字活現。已謂身之私欲也。不曰心之私欲。而曰身。以視聽言

四書說註

論語 顏淵

卷十一

動皆身之為也。理公而欲私。故曰私欲。私欲不是兩件。復反也。謂違反其故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不然自有之理。天理中自有節界限制度。故曰節。自有節威儀辭章。故曰文。不曰理。而曰禮者。理之義寬所該者。廣禮之義嚴所操者。要也。仁者本心之德。為仁者所以完全其本心之全德。而無虧欠也。蓋心之全德。是天所以賦于我者。以其其于心而言。則曰全德。以其賦于天而言。則曰天理。心即是天也。但恐人欲難之。則天之理壞。而心之德亦壞矣。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禮是自一事。以至于萬事。盎然皆天理之流行。而本

心之德復全于我矣。開口云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又云本心之德復全于我。前後移易二字。照應甚妙。併為

仁亦不待言矣。歸猶與也。與者許之之意。向來作入荒我聞說似亦見成。仔細看來。畢竟不如証說為妥。朱子曰。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此。此意亦須曉得。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聞之。見之。皆許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奏效一日。故曰甚速。天下同歸。故曰甚大。速曰甚。而大曰至。皆極言之也。僕氏曰。一日。與有能用其力之一日不同。以成功言。非以用功言。極是。蓋漸次積累。到這時分

四書說註

論語 顏淵

二

卷十一

所謂火候到也。又言為仁。辭已而非他人所能預言。他人無所用其力也。前曰。又言。謂克已復禮。既言之。而又言。但益以一日。是深一層法。此曰。又言。謂辭已不辭人。未言之。而又言。故曰。又言。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是進一步法。雖開淡字。皆有至意。宜知之。機如弩之機。一撥即轉者也。機在人。則我束手。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此釋章意。已完。朱子又補出一投來。日日說之言。日日見功。不敢自暇自逸也。如其難也。我尚不矧其無難也。我奈何以為難哉。語是私欲爭盡。而不少留指克已。天理流行。而不少間指復禮。而仁不

可勝用則非特爲之而已。連四代禮樂都在其中。蓋天下莫不被其仁也。孔子曰：「一日克己，朱子曰：「日克之。」從一日之前言之也。孔子曰：「天下歸其仁。」朱子曰：「天下被其仁，從歸仁之後言之也。補聖人前後所未言，其有功於學者，其大讀者不可草草放過。」

朱子言私欲凡三見，皆指身說。至是引程子之言，又曰：「私意則指心說，蓋私欲以耳目口鼻言而未始不根于私，私意以念頭萌動言而未始不形于身，身與心之私非有二，其皆仁則一也。克盡己私，誠意也。皆歸于禮，則心正而身修矣。故曰：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三

卷十二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事事皆仁。即朱子所謂事事皆天理也。但朱子以禮言，程子以仁言，禮者仁所以成始，仁者禮所以成終也。

性偏氣質之性也。如氣質偏于柔，則以剛克之；氣質偏于剛，則以柔克之。又如性偏好貨，則從好貨處克將去；性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去；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克將去。蓋偏須用補用矯，故不可不百千其功也。

朱子曰：其機在我而無難，又曰：不以爲難。謝氏曰：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何其言之不符也。蓋朱子之意，恐人以爲難而阻之，故一則曰無難，再則曰不以爲難，謝

氏之意，恐人以爲易而忽之，故曰從難克處克將去，皆所以示教也。

以大綱而言，禮爲天理，已爲人欲，其界限分別處未易曉也。顏子一聞夫子之言，業已了然胸中，故不復以犬綱爲疑而致問。但直請其條件也。條件謂大綱中之節目，實實下手工夫也。前云：已謂身之私欲，此云：非禮者已之私，乃知已所以爲身之私欲者，以其非禮也。合二句觀之，其義始明矣。凡視聽言動，或有過不及處，便是非禮。故曰：只是微過，不是顯過也。勿者：禁止之辭，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遏絕之意，是人心之所以確有主特而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四

卷十二

勝私復禮之機也。勝私應非禮者已之私，一句機即在而我而無難之機，勿之所以夾之也。夾其機，則私勝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動容別於視聽言動也。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謂小事大事，都有恰好道理在。取之左右逢其原也。事如事事之專是竭力從事，意或引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解之是矣。言不事其事也。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不言而信也。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力有二：一曰才力，一曰學力。才力得之天，學力成于人。顏子其長故直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語爲力任而不疑也。

視聽言動四者。身之體也。不曰體而曰用。有體必有用。也。然乎中。誠乎心也。而應乎外。應乎用也。物于外。則身之用無不宜。所以養其中。則心之德無不全也。功夫從外面做去。却自裏面主張。故縣中及外。又縣外反中。二語為四箴之綱領。至矣。盡矣。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進與至不同。進者。步趨幾及之意。所謂亞聖也。若曰。至則便是聖人矣。朱子一字不輕下如此。後之學聖人者。須是學顏子。服膺勿失。正是顏子請事斯語的工夫。故不可以不之學也。

視箴。心兮本虛。其應物也。無有形影。人不可得而見也。然無形而有要。不可見而不可不操。則視為之則耳。財謂有準。則可依據也。程子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張子曰。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二投俱可發明箴意。物交于前。兼不正之色。不正之書。二意可以遮蓋。我故曰。蔽其中。則遷。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也。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也。制之于外。則交于前者不蔽矣。以安其內。則其中不遷矣。克己。卽制之于外。復禮。卽以安其內。專指視說。其非禮之視之已。以復其視之也。直積日久。則外無庸制。內

無可遷。至誠而不息矣。聽箴。視箴何以專說心。聽箴何以專說性。竊意心也者。視之而不見者也。非禮勿視。則明目可以見心矣。性也者。聽之而不聞者也。非禮勿聽。則達聽可以聞性矣。所性之懿德。乘于天粹。然至正者也。知者本心之明。誘于物而為物所化。遂亡其秉彝之正矣。知誘物化。或溺于淫聲。或惑于邪說也。與物俱化。如所云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卓彼先覺。唯正音是聞。唯正言是聞。知止有定。物不可得而誘也。閑邪者。防其淫聲而不為所誘。防其邪說而不為所惑。克己也。存誠者。存其秉彝之

四書胡註 論語 顏淵 五 卷五

四書胡註 論語 顏淵 六 卷六

發而禁之。其氣不躁內斯辭矣。寂然不動之謂靜。其理

斯專矣。凝然不眩之謂專。四句就一身說。下面

說到利害上去。又深一層。故曰。矧是樞者。門所繇以開

闕也。機者。弩所繇以張弛也。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也。可不慎乎。這樞機是專就言說不是就心說。書曰

惟口出好與戎。蔡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于口。則有

二者之分。解的甚分曉。下二句根與戎出好來。出好則

為吉。為榮。與戎則為凶。為辱。此蔡氏說極好。蒙引作六

作看。不依蔡氏分貼。非是。惟其所召言自取之也。傷易

者。傷于輕易而不慎重也。或失則誕誕妄也。傷煩者。傷

于煩瑣而不簡約也。或失則支支離離也。肆者。放肆而不

敬謹也。忤物。物亦忤已。故曰物忤。忤亦肆意。忤者。忤戾

而不和平。忤而出亦忤而入。故曰來違。違亦忤意。朱子

曰。此是四項病痛。非法不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

致哉。以唐虞一堂誓戒之意守口也。訓辭。非禮勿言之

辭也。

動箴。哲人聰明膺智之人也。蔡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先見故誠之于思。所以端本澄源也。心之動

罔有不臧矣。志士憤發刻苦之士也。勉強而行之。故守

之于為。所以矯輕警惰也。身之動罔有不力矣。哲人工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七

卷十二

夫從心上做而未嘗不形于身。志士工夫從身上做而

未始不本于心。可互相發也。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

人。而其理則一般。誠之于思。研究此理也。守之于為。體

驗此理也。順之則擴然而大公。無係于中。無阻于外。故

安裕。安對危言。從欲者適乎一己之私。拂乎天下之公

于欲順于理。逆矣。故危殆而不安也。造次急遽苟且之

時。克念誠之于思。而不忘也。戰兢戒慎恐懼之意。自法

守之于為。而不懈也。性之者聖也。然非不本于習。習之

者賢也。然非不復于性。哲人志士其歸同也。書曰。茲乃

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于惡而與性成者

也。

程子引此句。則謂習于善而與性成者也。張子曰。載惡

必除。善漸成性矣。正可釋此句。而新安乃以為氣質之

性。非天命之性。不亦謬乎。及閱蒙引。果非之。先得我心

矣。

禮即虞廷之中也。復禮。惟微之道。心也。非禮。惟危之人

心也。克其人心。以復于道。心則惟精惟一矣。自堯舜以

此傳授。禹湯文武周公。而孔子集其成焉。此章問答之

言。則心法之至切至要者也。察其機。謂察夫禮與非禮

邪正之機也。非至明者不能察。恐認以為禮而實非禮

認以為非禮而實禮有眩我于毫釐千里之間者也。致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八

卷十二

其。夫。謂。夫。禮。與。非。禮。勝。負。之。勢。也。非。至。德。者。不。能。夫。恐。明。知。其。為。禮。却。恣。忽。而。不。肯。進。明。知。其。為。非。却。滯。忍。而。不。能。割。有。終。其。身。究。難。一。斷。者。也。唯。顏。子。明。曆。剛。健。故。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以。顏。子。自。勉。也。程。子。四。箴。發。明。傳。授。心。法。最。為。親。切。學。者。宜。深。玩。其。所。以。親。所。以。切。而。躬。行。之。不。可。徒。作。文。字。讀。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章

朱子解出門二句曰敬以持已作敬齋箴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固知其義可相發也曾子傳道傳大學曰恕子思作中庸明道曰恕子雖嘗以告子貢而未之許也

四書竊註

論語類編

九

卷三

至是深有望于仲弓雖不明言恕而已直示其義矣故朱子特著之曰恕以及物推已及人即視人猶已也敬以持已則天理惓然私意無自而生于內恕以及物則天理藹然私意無自而生于外內外統是天理心德于是乎全矣言心德而必曰全者連愛之理亦在其中蓋敬者心之德恕者愛之理此專言之仁也天下歸仁以克已復禮之效言也內外無恕則主敬行恕之效故曰亦以其效言之也使以自考考驗也使以自驗亦使以目反也反求諸已果其邦家無怨也則吾敬吾恕有以信于人加勉可也如那家未必無怨或在邦無怨而家

有之。或在家無怨而邦有之。則是吾之敬恕未有以信于人。益不敢不勉矣。朱子曰。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蓋言效便要他自考。不是自考便是計功。矣。象引曰。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于此也。豈其然。

孔子言仁首言敬。見賓承祭。似有勉强拘束意。看其氣象。便須心體廣。胖。動容周旋。中禮。又何其從容而服豫也。雖然。此以涵養之氣象言耳。若操存之功。夫則在謹獨。謹獨于人。所不知而已。所得知之。地。收斂其心。而不敢少弛也。敬以持守此已。謹獨以持守此敬。為仁者可

四書竊註

論語類編

十

卷三

從是而得其法矣。若夫出門使民之前。一言以蔽之曰儼若思。一部戴記。闕口曰無不敬。儼若思。儼若思者。敬之聚而成象也。有儼若之思于中。而後見儼若之貌于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如見賓。如承祭。洞洞屬屬。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門未出。而如出門。民未使。而如使民。可知已。若因出門使民。而後如見賓。如承祭。則其敬也。為色莊矣。此程子從聖人言外。另說出一段道理來。與朱子專解經者不同。

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克已復禮者。有焉。故曰乾道。乾道奮發而有為。顏淵以之。坤之大象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主敬。行恕者有焉。故曰坤道。坤道靜重而持守。仲弓以之二子之學。高平淺探于此。可見德與順之分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敬恕之間。而有得焉。敬以持已。直其內也。恕以及物。方其外也。內直外方。復何已之可克哉。行見坤與乾合德。併無高下淺深之分矣。

司馬牛問仁章

以字義言之。刃在言旁。故曰訥。訥忍也。難也。須兼二義。仁人心也。心存而不放。纔是仁者。故孔子以仁者二字。冠于其言也。訥之上。朱子又以心存而不放。五字補于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十一

卷十二

在者。工字之下。都要人從源本處。理會也。愚嘗有言曰。以心發言。言者不妄。妄以言。即心。心斯不放矣。亦可與此。互相發。故其言者有所忍。忍。堅忍含忍也。應上忍字。而不易發。不輕發也。應上難字。均一問仁答仁也。于顏冉則曰。心之全德。于牛則曰。德之一端。恭。全德中之一端也。胡氏四勿中之一。指非禮勿言。說極是。蒙引非之。何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多言忍之反。躁難之反。故去之以訥對症之藥也。使其于此而謹之。謹則忍而難矣。敬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言為仁之方。而必曰所以者。正指心存而不放。說又為為之難。張本也。朱子用字之

如此

斗意仁道統四端兼萬善。至大者也。非夫子之言所能盡。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不放。故常存。必常存。又申明心存而不放。意事不苟。不苟且以從事。為之難也。故其言不易。訥也。必曰自有不得者。傳能無乎字之神也。非強閉之而不出。申明上句。又以解牛也。觀牛之言而知其意。蓋以為強閉不出耳。楊氏曰。觀此章再問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及下章再問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只此一語。牛之易其言可知。不待別考其行事也。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十一

卷十二

聖人之言。雖為牛。箴亦為學者通箴也。此程子之意也。朱子之意。則謂牛多言而躁。牛切身之病也。若不正言以藥之。而泛語為仁之大槩。如告顏淵仲弓云云。則是方雖良。與其病却全無干涉。彼之躁豈能深思而自去之乎。終無自以入德。終無自以進于仁也。故其告之如此。無非欲治切身之病耳。蓋聖人之言。有高下大小之不同。如告顏子者。視告仲弓為高。而大如告司馬牛者。視告仲弓為下。而小。其言固異。然其切于學者之身子。顏則欲其自乾德入。于冉則欲其自坤德入。于牛則欲其分乾坤之一德。以入殊途而同歸也。讀者其致思焉。

未能為類子與其請事克已復禮之語果能為仲弓與
其請事主敬行恕之語如其不能則請事司馬牛之詞
言可也。

言之詞自為之難始蓋仁者心之德也心之德純粹以
精吾崇之崇之所以為之也為之則主忠主信擇義而
從焉不亦難乎若之何易言此心之德也仁者愛之理
也愛之理公共而普吾欲之欲之所以為之也為之則
立人達人取已而譽焉不亦難乎若之何易言此愛之
理也學者從事于此而有得則顏之克復冉之敬恕皆
可馴而致焉無復高下大小之不同矣

四書期註

論語 顏淵

三

卷三

司馬牛問君子章

按孫詒云牛兄向繼繼為亂乎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
子鮮之此且有難而然且下取人皆有兄弟章又明言
之或以為不必指出非先當憂懼亦是人情若君子則
固有以處此矣故夫子告之以不憂不懼如此也不憂
者其心常泰而無所于戚也不懼者其心常定而無所
于懼也

牛之再問猶前章存乎見少之意故復告之以此亦教
之從源本上理會也然病也言其平日所為無愧于
心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即吳氏所謂德全而無疵也故

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即吳氏所謂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而強排遣之也此易所謂樂天知命所謂震驚
百里不喪七聖安得遽以為易而忽之哉

夫人儘有名垂史冊而反之隱微之地未能釋然無憾
者有慚德故也君子反觀內照如白日青天獨行不悛
影獨寢不愧矣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塞天地更何憂懼
之有司馬溫公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所為無不可對
人言者耳真可謂內省不疚矣桓魋作亂所謂其兄挽
弓而射之也牛若忽然不憂悍然不懼則是越人視之
矣可乎哉呂涇野曰牛之于魋未能諭之于道如舜之

四書期註

論語 顏淵

四

卷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牛有兄弟而憂其亡者憂其陷于刑戮而不能免也國
風有杖杜之悲小雅有棠棣之嘆何莫非手足至情哉
商聞之或古語似不必指定夫子說然亦只該的下二
句命稟于有生之初言賦子時已造定矣如何移易得
天莫之為而為言造化亦非有心其間也人豈能與之

爭衡哉但當順之而不拂受之而不抗無庸作意為也
以安于命又當修其在已言不問天所以命我之數而

專問天所以命我之理也。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同斷。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主一而無適也。接人以恭而有節文。無過無不及。動容周旋合天則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繇是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子夏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蓋從無可奈何中尋出一段道理來。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與西俗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正同。但徒言理之一而不及分之殊。則幾于愛無差等矣。故胡氏以為意圖語滯。言意則圓通。語則滯礙也。朱子特下如字所以補子夏之不及。意圓而語不滯矣。一字之間大有功于前賢及後學。讀者宜知之。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五

卷三

子張問射章

小人蛇心。千態萬狀。被聖人擊殺一兩言。便使肺肝如見。浸潤之譜。膚受之慙。是也。聖人化工手段。片語隻辭。經朱子訓話數十字。便使義理如畫。浸潤如水之浸。滋潤漸漬。而不驟。膚受謂肌膚所受理害切身。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及諸毀人之行。邇已之寃。是也。愚常反覆其義。以緩急二字盡之一。則乘隙伺弊。構禍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利用緩着。如隋楊廣。結楊素。請太子勇之類。直使中外盡伏麟甲。牢不可破也。一則痛心疾首。

陳情在卒然勃然之頃。故利用急者。如唐宮人為建成元吉。遡秦王之類。真若性命懸在呼吸。刻不容停也。釋者之用。移易心志。故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急着之用。惶惑視聽。故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察緩者難在急。察急者難在緩也。能于緩者急。察其游揚誣善之情。于急者緩。察其張皇失措之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心之明可謂明。不蔽于近可謂遠也。子張好高務外。其為人。也。躁率處多。細密處少。故富有以惑人之言也。夫子告之辭繁而不殺。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以致丁寧之意。無非欲子張察其難察者耳。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六

卷三

子貢問政子日足食章

足食足兵。是平說。但言倉廩實。武備修足矣。必加而字。何也。古者寓兵于農。負耒荷鋤者。即被堅執銳者也。倉廩實而武備修。固自相因。非判然兩事也。玩之矣。二字。則民信于我不離叛。似在兵食裏面。必曰然後教化行何也。陳新安曰。此朱子推本而言之。如施信于民。與國人交止于信。皆其本也。可見聖人言雖不及。但就中有這投道理在。則朱子必特發之。故曰而日教化行。皆有至義。讀者宜知之。言食足而信孚。則知方同仇。制挺以

捷堅利故無兵而守固也。凡人所以不去食者，畏死也。也死，即可免。信必不可免。况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乎？無食則身死，無信則心死。身死而心不死，雖死猶生。心死而身不死，復何顏觀息人？世乎故曰：無以自立，言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也。不若死之為安。與西銘沒吾寧也。意同。謂理順心安也。故寧死而不失信于民。然後可以為父兄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然後可以為子弟也。程子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其因孔子之言而廣之。婦人女子乎。

四書胡註

論語類

七

卷十三

矣。如此。章子貢至再至。王務究極。到束手處。聖人如斯。答各有萬世不易大道。在直使問答者不復能開口矣。以人情而言。必有以養民。有以衛民。而後吾之信有以孚于民。從未有不能保民之身。而遽問其心者也。以民德而言。則信者秉彜之德。不可一日無者。也有食。有兵。信固不可無。無信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兵不戰。紛紛自焚矣。無兵無食。信尤不可無。信也者。雖枵腹空拳。而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守此信也。不以危急而可棄。不棄此信也。守此信而不棄。與民信于我而不離叛。正相應。張廷

守。雖陽。彈雀。薰鼠。殺愛。妾食之。卒以全節。報唐。室食。去。信。不。去。斯。其。人。矣。昔。劉。玄。德。為。曹。操。所。迫。至。當。陽。泉。數。十。餘。萬。人。日。行。十。餘。里。或。勸。之。速。行。保。江。陵。玄。德。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此。可。謂。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亦。使。民。寧。死。而。不。失。信。于。我。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當時士大夫以華縵相高。把本來面目掩沒盡矣。子成憤世嫉俗。直欲一舉而易之。故曰：衛大夫疾時人文勝。而為此言也。子成之言。崇質抑文。乃君子救時之意也。然意善而言則病。既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所謂斯言

四書胡註

論語類

大

卷十三

之玷不可為也。故曰：又惜其失言。君子就是君子質而已矣。的君子。正相照應。尤字一氣讀。直連下句。想是惜其言之莫可追也。若作君子之意。上有惜字。下拖也。字中間却添出許可意。似多一轉。此舊說亦通存之。又質等耳。言文與質只是一般。不可相無。言少一件不得也。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以其文猶虎豹之皮。所以異于犬羊者。以其毛也。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也。君子小人無以辨。猶虎豹犬羊之辨無以辨矣。君子謂賢上大夫。小人謂細民也。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失之過。子貢又矯之。似乎得中矣。

朱子又以為無本末輕重之差。膏火之何也。蓋質為本。文為末。本為重。文為輕。此自然差等。不可易者也。若質諸木質。則其幹也。文則其枝葉也。木必先有幹。而後有枝葉。猶人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也。蒙引云。文質彬彬。非謂文質相等也。只是謂文質相稱。相稱不必五分質。亦非五分文。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分文。以餘之。便相宜矣。此說最好。或有疵議。可謂不達其意矣。又總云。此章當作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

四書註

論語

卷三

三

如子貢之混集註。未段。飽地一公案也。此說大足發明集註。新鄭諸公學識。去此遠甚。而極力誣朱子以為向背之偏。何其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章

通也。均也。訓徹字。通力合作。應通字。計畝均收。應均字。新安說是。蒙引以為泥非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糴進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故曰同溝。共井之人也。耕則通力合作。通八家之力也。收則計畝均分。均九百畝之田也。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民之九是從白家用力來的。故曰得公之一。是資諸民的。故曰

取此之謂通也。均也。故曰徹。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履步也。如今之地畝。步而知其多寡也。餘畝。蒙引曰。各零畝也。其亦搜括無不盡之意乎。竊謂徹法所取之十一。正畝也。今又倍取之。則為餘畝。加派之別名也。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徹法行。則履其餘畝之十一。一切捐免之。如此者。不欲公奢用以厚已。乃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取有節。則用自有節。裁冗費。而以禮用之。無非為民生計耳。二。即所謂什而取二也。公之旨。在加而有若議。故曰不偷其旨。初問已情。見乎辭。至

四書註

論語

卷三

三

此則加賦之意。明以示之矣。

公所以拒有若之對者。知有吾而不知有百姓也。豈知百姓貧富實操人君盈縮之權乎。微行則惟正之供。賂膏。惜之。百姓有不富乎。富則千倉萬箱。皆外府也。君不至獨貧矣。如此而總總過慮。曰不足。其誰與之。徹不行。則無藝之征。泥沙委之。百姓有不貧乎。貧則三空四盡。皆內憂也。百姓不能獨富矣。如此而兢兢厚望。曰足。其誰與之。民富則君富。民貧則君貧。君民也。而父子所謂一體也。有若深言其意。所以止公之厚歛。蓋厚歛于民。則剝肉而醫瘡矣。豈不自戕其體乎。為人上者所宜知。

其意而深念之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然則廢井田而開阡陌豈非萬世罪人乎。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愚謂穀者。朝廷所班之祿。祿者。百官所受之穀。平者。有限制而無低昂也。軍國之須。如朝廷大典禮。及人君服食器用之類。皆量是以爲出焉。量入爲出也。出入有不易之經。則私孔旁實無不屏絕。而強臣亦不敢僭竊其間矣。一微而百度舉。卽指均井均平穀祿酌量軍國之須。而無溢費。說上下寧愛不足。又根百度舉。來有政事則財用足也。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微。疑若迂矣。迂卽內註所謂不措。

四書辨註 論語 顏淵 卷之三

其旨也。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過乎中而不正。大桀小桀。寡則不及乎中。而不正。大貉小貉。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世不究其本。不知仁政自經界始也。唯末之加賦以足用也。征然無費。取之不以道。則民不堪命。而下困矣。費出無經。用之不以禮。則幣藏空虛。而上困矣。又惡知孟微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微所以當務者。萬世經國之計。誠卽一時救荒之良策也。正與疑若迂矣。向應。子張問崇德辨惑章。主忠信則無一念之不實。故本立謂立定根脚。不搖于

外涉也。從義則事合乎天理之當然。故曰新功。所謂剛德。爲實輝光。日新其德也。崇效天。攸好之。懿積累而日進于高大也。曰忠信。曰義。皆德也。曰主。曰從。皆崇也。主忠信而不從義。則有膠柱鼓瑟之患。從義而不主忠信。則爲權謀術數之學。兩者皆德之賊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天下豈有無愛惡之人哉。只是要正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若欲生則生。欲死則死。則是當局者之生死。全繫于旁觀者之愛惡也。有是理乎。愛則欲其人之生。卽加諸膝意。惡則欲其人之死。卽擊諸淵意。此泛就所愛所惡之人言。旣欲其生。又欲其死。則專就一人身上言。註曰。則惑矣。又曰。則惑之甚也。明是兩層意。諸家專就一人說。非是。

四書辨註 論語 顏淵 卷之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魯昭公末年。率師擊季平子。兵敗奔齊。齊景公處之。乾侯。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適于景公。卽其時。五倫皆人道之常經也。而君臣父子爲之冠。故曰大經。凡立綱陳紀。莫不從兩大經推廣之。故曰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如重賦。缺築朽。及履賤踴貴之類。大夫陳氏厚施于國。如代厚而收薄之類。此君臣之間。皆失其道也。景公又多嬖。嬖如寵姬鬻子。殺生子茶之

類不立大子謂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天不能以長以賢而早定嗣位也此父子之間皆失其道也故夫子告之以此

聖人絕不費辭只一一還他本分歸王諸公以為正名非也還是核實之意主政者君父也贊政者臣子也顧名思義那一箇是可職厥職的是故或天其君或父其君使非居尊馭卑居重馭輕而何以曰君君也或賓其臣或友其臣使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何以曰臣臣也或親之曰慈父或尊之曰嚴父使非仰而光前俯而裕後而何以曰父父也或隆之曰冢子或名之曰介子

四書章句 論語 顏淵 卷三

使非常則象賢變則蓋惡而何以曰子子也古者制字必以類相從先王命名必以義相勉允若茲于為政也何有濬菽于臣子欲逆者必重其責于君父君惟不君臣所以不臣父惟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法也詩書于君父頑逆者必重其責于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惡之體也四件四平說重君父意當于言外見之時說偏重君父者非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一一反之蓋慨然有動于中也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幾于食不下咽矣其如不能委國而授孔子以政則何哉其後果繼嗣不允謂不立陽

聖而立荼廢其正而立不正也卒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弑君謂弑也又弑陽生也篡國則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而自立為齊侯也孔子于哀公六年嘗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于十年嘗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此春秋弑君之特筆新錄終也朱子于周安王十二年嘗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此綱目篡國之特筆所繫始也陳氏弑君篡國皆不能逃春秋綱目之筆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楊氏于君臣父子之際皆言所以而不明示之但曰是

四書章句 論語 顏淵 卷三

必有道矣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也又曰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夫所以然者何也即就君臣父子之所以者而云然也試以其意言之權柄不下移其君之所以君乎威福不上侵其臣之所以臣乎教子以義方其父之所以父乎事父以祗承其子之所以子乎若景公說而釋之反之其身克盡君父之道為臣子標表齊之亂何自而生哉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半言辭未畢而人信之也折斷也諺所謂一刀兩斷也兩造具陳是者以為是非者亦以為是混而一之

矣。辨別其孰為是。孰為非。則判然兩途。故曰折析而二之也。子路忠信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言出而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然豈至此始信而服之哉。信在未言之先。故也。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詩所謂于我宿宿也。急于踐言不留。謂正忠信明決之實也。蒙引曰。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言而不滯者。明決也。說得甚好。

蓋孔門學。于聖人之言。莫不尋其端委。如此章所前可者。折獄之事也。記者遂將子路生平特表之。立三字案。曰無宿諾。若曰折獄也乎哉。折心也。所謂子路之足

四書翊註

論語類

重

卷三

信于人者。既其養之有素。諒此也。養以養德。忠信者。德之根于心者也。明決者。德之見于事者也。其心誠。則其行果。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

聽訟吾猶人也章

聽民之訟。而斷其執曲執直。治其末塞其流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自無訟之可聽。則其本正。其源潔矣。能以禮讓為國。則使民無訟。此非子路所及也。故堯者特錄夫子之言。觀前章又進一格。若曰片言折獄。國家稱能吏矣。然非聖人意也。聖人之意在平致化行。而風俗美。故曰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使民無

訟行者。讓路耕者。讓畔。人人有士君子之風。如孔子攝魯政而三月大治是也。訟之九五曰。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中正則訟不待聽而自無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章

居謂存諸心。以主宰乎政者言也。無倦則終始如一。言始如是。終如是不息之強也。行謂發于事。以設施乎政者言也。以忠則表裏如一。言表如是。裏如是不欺之誠也。

四書翊註

論語類

美

卷三

子張為人。說他仁不得。說他不仁亦不得。故曰少仁。程子一字之權衡也。少仁。故無至誠惻怛之心。以及民視民痛癢不甚相關。則必倦怠。有始而無終。也不盡心。表不孚其裏也。故告之以此。

君子成人之美章

誘導引也。就未成時說。披扶翼也。就將成時說。獎誇許也。就正成時說。勸勉勵也。就既成時說。既成又恐其以一善自阻也。故勉勵之。四字是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于成也。所存以居心言。君子居心長厚。只要人向好處走。故取其長而忘其短。小人居心刻薄。偏要人向不好處走。故幸其短而妬其長。此所存厚薄之殊也。所好以

用情于同惡。黨之援之多。方所好。善惡之異也。其用心不同如此。故其制行不同亦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則未有已正而不能正人者。一反觀而明矣。政者正也。是釋政字意義。蓋論越不可以為政。政者範其身而不敢過也。偏黨不可以為政。政者公其心而不敢私也。上以正倡。下以正和。表正影隨。所固然耳。幾曾見居高者絕趨矩步而眾。願其心躍治也哉。帥者如大將登壇。三軍肅然聽令也。合三章。微之康人。只要責人。孔子只要反己。明于反己之說。以立政。盜息刑措。何有哉。

四書辨註

論語

毛

卷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章

只。用。本。文。行。意。但。上。句。加。貪。字。下。句。加。知。恥。字。其。意。自。明。蓋。貪。者。欲。心。所。以。熾。也。知。恥。者。欲。心。所。以。息。也。上。不。貪。則。上。以。欲。為。恥。下。不。欲。則。下。以。盜。為。戒。故。曰。雖。賞。之。不。竊。極。言。其。無。盜。之。理。非。真。賞。之。也。上。焉。者。鑽。貨。成。風。天。地。生。財。之。數。不。在。民。而。在。官。矣。在。官。則。民。窮。窮。則。餓。寒。切。身。餓。寒。切。身。則。強。者。虎。噬。弱。者。狗。偷。固。其。所。也。又。可。禁。乎。誠。能。洗。濯。其。心。以。不。貪。為。寶。則。藏。富。長。間。方。且。

愛身家併愛名節。又豈至陷身不義也哉。

胡氏曰。季氏竊柄。是盜國也。康子奪嫡。是盜家也。盜國盜家是誨盜也。何怪乎舉禮義之邦。為盜藪也哉。孔子以不欲啓之。使反求其本也。然則問竊盜法。固不若問彌心法耳。昔唐文皇與群臣議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省費去奢。輕徭薄賦。則白不為盜。安用重法耶。真西山曰。朝有衣冠之盜。則野有樓竊之盜。二者皆名言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章

為政者民所視效。一句直貫到底。焉用殺欲善民善風。

四書辨註

論語

毛

卷三

行草偃皆本此而為言也。子曰焉用殺。註曰何以殺為。子曰欲善而民善矣。註以則字代之。便自深切著明。上一作尙。加也。加風于草之上也。偃。伏于地之意。善在事為道。善在心為德。君子得其善于心。則為君子之德。有鼓舞意。故曰風。小人得其善于心。則為小人之德。有輯柔意。故曰草。風自巽來。行于物則烈。草以震生。被之風則靡。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聖人之言本此。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是冠譽之事。非父母之心也。以身教者從。其身正不令而行也。以言教者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二句本後漢書第五倫傳來。

言教且不可見于虧天地之大德而用教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達者德孚于人素行足以取信于人也行無不得從孟
子行有不得句來言在那在家無不有以當其心也蒙
引云德孚于人又行無不得之辭也然此皆達字內意
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修己之事非德孚于人也
最見細心

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知其發問之意要在
虛聞上打點也故反詰之曰何哉爾所胡達者將以發
其務外之病而藥之俾之專心內養也

四書

論語

无

卷七

聞與達名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一在身心
上做工夫一在耳目上做工夫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
子既明辨之明辨夫聞與達之名也下文又詳言之詳
言夫所以聞所以達之實也

內主忠信質直也質任本色無粉飾直行古道無回曲
這都是外面事何以曰內主忠信也蓋外面事無非操
心而生于色者若內無忠信之心則質直為色取仁矣
所行合宜好義也義以方外凡一言一動莫不合乎天
理之宜其中心所說慕然也審于接物察言而觀色也
察人之言或從或違觀人之色或向或背其人而與我

也則因而自信其人而未必與我也則因而自省何其

非砥躬礪行之資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
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
有不取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此皆自修于
內盡其心盡其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則誠中
形外而人信之是以存邦獲上而信民在家稱孝而親
弟所行四通八達自無窒礙矣是達也非聞也
善美好也色不止而貌凡發于外而有迹可著見者皆
是也仁是固有的欲之即至焉用取取者襲之而近似
也看他外面宛然是箇仁者夷考其行却不然故曰相

四書

論語

三

卷七

肯也達者專求己之信己之信須驗于人故不得不疑
聞者專求人之信人之信須驗于己故不得不自信以
釋人之疑自以為是即自以為為仁也無所忌憚即無所
疑也合而言之色取仁與質直相反行違與好義相反
居之不疑與觀察下人相反飾節對証故註不務實而
專務求名又與自修于內而不求人知者相反也
學問一途只要實落下手不是弄虛頭的故程子曰須
是務實不要近名此學者箴銘也有意近名則必塗飾
耳目遺棄心性是大本已失也更學何事言不可以為
學也為名而學則的然日亡故曰偽今之學者一意做

學業固不待言。即希望聖賢之輩。或欲激譽于一時。或欲著聲于百代。其不從名上起見者。蓋寡矣。較量于名與利之間。名固自清。利固自濁。判然不同也。然利者。固利。利名者。亦利。名均屬人欲。而非天理。其為利心。則一而已矣。同一利心。利固屬而名亦豈可謂之清哉。程子嘗以佛氏成佛。老氏成仙。為利心。良有以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此虛症也。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所以補之也。補其內。充其內。而內實。內實則發乎外者。無不實矣。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如日服良劑。然而差失。有如此者。不免于表實而裏虛也。

四書翊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三

見後世學者。無聖人為之依歸。其差失又當何如乎。史稱子夏之學。流而為田子方。子方之學。流而為莊周。皆不務實之病也。夫師也。過而商也。不及其流弊。亦如此。降至晉室。以清談相尚。不務實之病。殆有甚焉。程朱而後。慈湖龍溪之徒。不免傳索。但症候不同耳。梁溪曰。今日虛病者。見矣。所宜群虛而反之于實。知言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德。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于心者。所謂根深蒂固也。修者。治而去之。言整飭而掃除之也。德。德。德。三字。皆從心。問此是要從心上做工夫。故曰切。

于為己也。又問德而必以隱與。或視諱。疾忌醫者。有問矣。收善之。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先難後獲。以仁言仁者心之德。故辭少異。而理則同也。為所當為。先其所當為之事。也不計其功。不計其事之得否也。如事親則當為孝之事。如事君則當為忠之事。初未暇及。日我欲為孝子也。為忠臣也。德日積而不自知。萃之大象。所謂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也。專于治己。攻其惡也。不責人。無責人之惡也。己之惡。無所匿。則可與言修矣。惡。匿于心。則有盤據之勢。故利用。攻攻如兩軍對壘。亟亟滅此而後。

四書翊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三

謂食也。若分心于人。則自治不力。惡之熾也。滋甚矣。豈一制勝。務除此腹心之寇。其可乎。一朝之忿。非有積怨深怒也。故為甚微。禍及其親。則名教之罪人矣。故為甚大。以甚微之忿。搆甚大之禍。所謂大惑不解也。知乎此。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又曰。事親者在。諫不爭。正可與此。互相發。忿之甚。則重血氣而輕性命。是忘其身也。忘其身。則貽父母之憂。是及其親也。或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尚未說到此。樊遲粗鄙。近利。其失三。先事後得。所以救其近利之失。近利。則有計較之心。故告之以此。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所以救其鄙之失。鄙則吝于責已。故告之以此。不以一
朝之忿忘身及親。所以救其粗之失。粗則暴戾而不能
忍。小忿故告之以此。大誼正言之曰。救其失。小註痛言
之曰。藥其病。病即所以失。藥即所以救。其義一也。以崇
德為主。惡所以害吾德也。故修之。修之所以崇之也。惑
所以蔽吾德也。故辨之。辨之所以崇之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事合宜。故曰義務得。
計功。故曰利。不言先後而言上下者。君子義以為上。上
義則下利。不兩立之勢也。人惟有利欲之心。則日趨于
卑下。德其能崇乎。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則恕于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三

已而苛于人。惡其能修乎。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怒以情言。忿以氣言。感物而易動者。莫如
忿。其亦本程子而為言與。忿。思難。則及其細微而過之。
忿。不思難。則烈于火而不可撲滅矣。故懲忿。所以辨惑
也。然非惑之辨。則忿終不可得而懲。內外註蓋互相發
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愛人者。吉與凶有同情焉。故曰仁之施。施即施恩之施。
以心之灌注言。知人者。賢與否罔或滑也。故曰知之務。
務即當務之務。以心之裁酌言。二者雖屬用。而未始不

本于體也

曾子曰。運之意。蓋以愛欲其周。周則不得有所擇矣。而
知有所擇。擇雖欲周。得乎一則無不愛。一則有所愛。有
所不愛。二者相悖。故疑之。知其孰為直。然後能舉之。知
其孰為枉。然後能銷之。故曰舉直錯枉。能使在者直。直
者。三代之道。秉彙之性也。則仁矣。如此。則旌別淑慝。申
宥有移風易俗之道。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唯公而後能明。故知者。須以仁心用之。惟明而後能公。
故仁者。須以知心用之。相為用而不相悖也。運亦可以
達矣。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三

運之問者。仁也。知也。及其述所聞于子夏。則第曰。問知
而已。是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者。事又未達。所以能使
在者直之理。總緣窮理工夫未到耳。子夏問言。喟然討
出。兩箇証佐來。見子之言。非一人之言也。非一時之言
也。把古今帝王治天下的大道理。都包括在裏面。言有
盡而意無窮。豈特言知而已哉。

舜有天下。天下豈盡仁者哉。惟是本游哲之明。選于眾。
以舉適種德之阜。陶陶唐虞之直臣也。明刑弼教。而
巧令孔壬者。屏迹矣。方其知舉于眾人之中。而舉之疑
舜之愛眾也。不如其愛舉。及不仁者遠。而後知愛舉所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美

卷十二

以愛衆也。湯有天下，天下豈盡仁者哉？唯是本天錫之，智選于衆，以舉成有一德之伊尹。尹固夏商之面臣也，躬克宅師，而匪棄滔淫者，潛踪矣。方其知尹于衆人之中，而舉之，疑湯之愛衆也，不如其愛尹，及不仁者遠，而後知愛尹，所以愛衆也。以知者之無不知，成仁者之無不愛，舜湯其彰明較著已。仁而不知其蔽也，愚則無以行吾愛矣。知而不仁，其蔽也刻，刻則有以傷吾明矣。仁知二字，原自相離，不得樊遲認作兩件事，故更端之，而猶滋其疑。子夏悟得一簡理，故約畧言之而已。觀其大蓋聖人之言，自近自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不仁者遠，非真避而去之也。言人皆化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三句一氣讀下，全看若其二字，所謂使枉者直。又援夫子之言，申明子夏之意也。以上俱承兩段說。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兼仁知而言，故曰富哉。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才質之高下，而有問答之淺深，變化不窮也。如此章與樊遲語，雖若有淺深者，而其包含舜湯治天下大事，無所不盡。噫，豈特舜湯而已哉？此自子夏言之，故如是。若使顏會言，又必有進于是者。并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道遠，如所一語下而遺上，語遠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美

卷十二

則不知近如所云，語上而遺下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正可發明此註。一近之旨。

尹氏所稱學者之問三，或欲問其焉，以耳受之也，或欲知其方焉，以心喻之也，或欲為其事焉，以身體之也。欲入門言之，不聞其說，不可以知其方，不知其方，不可以為其事。要終者必原其始，從語極言之，不知其方，雖聞其說，無益也。不為其事，雖知其方，無益也。原始者必要其終，如樊遲之問仁知也，豈非有志于三者乎？夫子告以愛人，知人是其說也，又告以舉直錯枉而枉者直，是其方也。聞其說而知其方，則為其事，無難矣。惜乎遲之終未達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達之，無庸復問矣。非然者，將不得于師而得于友，不憚再三之責也。夫既問于師，審問也，又辨于友，明辨也。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無非為篤行地也。或曰：子夏所言者，有天下之事也。樊遲何以為之？曰：擇于儔伍之中，或可以為師焉，則尊禮之，或可以為友焉，則結納之。親君子而遠小人，舉直錯諸枉也。改過以遷善，能使在者直也，有直無枉而吾心之不仁者遠矣。遠不仁則近仁，舜湯治天下之道，何必非吾儒治心之道哉。

子貢問友章

友所以輔仁。豈可專責人而不盡其在。我乎。然以義合。義者宜也。合宜則留。否則去。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何益之有焉。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友之益大矣哉。使有過而徒付之緘默已也。坐視其得失而不為之所。亦何賴有此友矣。故須告。使告而僅修夫故事已也。浮沉其說而不肯詳。約畧其意而不敢盡。亦何賴有此告矣。故須忠。忠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臣子所以報効君父者也。而顧不可以鼓勵同人乎。雖然。忠矣。氣微涉于矯激。將落落其難親。理惟取夫。慙直將格格其難入。亦何賴有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三

卷三

此忠告矣。故又有善道之法在。或微辭隱義以諷切之。或旁引曲喻以開通之。或推誠積悃以感動之。法異互。用心口兼苦。吾力竭。吾事畢矣。而猶如水投石。是亦不可以已乎。若復嘵嘵不已。煩瀆厭聽。在友有棄言之名。在我無納言之術。貽羞多矣。若之何其自取之也。或曰。言不見聽。遂至絕交乎。曰。顧其事何如耳。其事而關係名教也者。自是雷回不得。若在小節目。則亦寬他一步。緩我一着。徐俟其自悟已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者。講明學道之事也。號召同人。勉力此事。財矣。倫

之道有日明。無日晦矣。取善者。取諸人。以為善也。相觀相摩。久而俱化。則秉彝之德。有日進。無日退矣。仁者性之德也。孤陋而寡聞。則無以成其德矣。須是從詩書六藝中。萃集那同志的。講習義理。切磨身心。即問學以尊德性。積久自然純粹矣。不然呼群引類。役役于口耳之間。汲汲于筌蹄之末。陋也甚矣。然則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去友。惡乎輔仁。君子去文。惡乎會友。如此一串說亦通。

顧涇陽曰。自古無閉門閉戶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可作二句註疏。

論語

卷三

卷三

前賢乃

包蒙吉輯

男山孫孫

承祖

竹孫

孫

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路問政章

蘇氏行與事二字宜玩。行以教。民言凡三。稱五常之類。倡首而以身先之。一做出箇榜樣來。與他看。則民趨赴之不令而行矣。事以養。民言凡循行勸課之類。竭力而以身勞之。一立定箇規模。教他行。則民奔走之。雖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一

卷十三

勤不怨矣。

吳氏曰。勇于有為。則必進銳退速。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持久之道也。程註。每依經文敷衍幾字。便有道理出來。如此章。子路問政。以孔子既告之矣。一句代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又加及字。則字而已。字便解完全。文未嘗復有所告。又申明而已。二字之義。姑使之深思。一句則說出規子路至效。而寓意又無窮也。夫子路所以少。夫子之言者。弗思耳。其深思之也。古帝王憂勤惕厲。咸用斯道。且以文王言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此非文王之先之乎。書曰。白朝至于日中。

莫不追服。食此非文王之勞之乎。純亦不已。則無倦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斯而已。明乎斯義。又焉得而益之。

子路兼人者也。夫子專用退法。至此却進之何也。兼人者。把天下事。往看得輕易了。輕易則不小心。不小心。則粗浮。怠慢生焉。請益一問。便已窺見病根。故既曰先勞。又曰無倦。皆所以進之也。漢中公對武帝曰。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似亦解此意者。使武帝請益。當更有說。惜乎其不能也。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二

卷十三

如此而已乎。請益也。益以安人。安百姓。是從修己以敬說將去。請益乎。如斯而已也。益以無倦。是從先之勞之說將來。徹上徹下。都是這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三句平說。下面提出一件。另作商榷。隨問隨答。非有輕重其間。或專主先有司。或專主舉賢才。皆一偏之論也。有司。眾職也。合庶寮言之。宰。眾職。宰職。要有司職。詳也。然必先其事于彼。而後考成功。不自用。而用人。坐觀厥成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庶務就緒也。昔馬援任東。以取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亦可謂先有司矣。魯肆大情。春秋譏之。以其于事有所害也。昔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故非謬。故雖小亦刑。過夫誤。故雖大亦宥。此有心無心分也。救過如魯。典刑。災肆赦。如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有明訓。乘政者豈可使有德之賢有才之能壅于上聞乎。舉而用之。布列庶位。則有司無不稱職之人。而政益修明矣。先儒或指已用之賢才。或指未用之賢才。或云已用未用兼之。看來只就未用者說為是。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言一人之耳目有限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一

孔子告之以此。合衆人之耳目為一人之耳目也。仲弓從一已起。見故慮野有遺賢而用心小。聖人從一國起。見故思旁求。俊又而用心大。大則公。小則私。公則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一心可以與邦也。私則不能。數求哲人。無與共事者。一心可以喪邦也。典喪係乎公私。公私係乎大小。為政者用心可無慎與。此程子推其義而言之。非真謂仲弓之心小而私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矣。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是侵官也。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是誣善也。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是庶事叢。勝也。夫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得此三者以宰

天下裕如矣。况季氏乎。此范氏經筵勸講之說。然有誤。問氣象讀者宜細玩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為政者委國而授之以政也。衛君謂蒯賈之子。出公。也。魯哀公二年。晉納蒯賈于戚。三年。齊衛帥師圍之。至是越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答子路之問。即其時也。又五年。為出公立之。十二年。蒯賈入衛。出公奔魯。蒯賈立。即莊公。哀公十七年。莊公為晉所執。見殺。十八年。輒復入。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一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警視之。廟其祖。而父視之。禮父廟曰。廟名與實背。紊亂極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正名者。正父之名。而父其父。正祖之名。而不廟其祖。則祖父之名。稱其實矣。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豈特衛君之名當正哉。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溫公所稱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也。遠于事情。言迂濶。不近人情也。子路看得濟時行道為方。今急務。不知正名者。即濟時行道之急務也。夫子之意。以為要為政。須索是正名。名若正。不得則政便為不得。言外見無仕衛之理也。子路不悟。卒以身殉之。何哉。野謂鄙俗。諺所謂村夫俗子也。學者凡有所疑。且放在

一面從容查考。分也不能而率爾妄對。豈不野哉。不能
關疑心之野。率爾妄對。容貌辭氣之野。

楊氏曰。實父也。而以無名之實加也。而以無名之名不
當其實。開口便有礙了。故曰言不順。言父為尊。則子不
順。無以考其父之實。言祖為禰。則孫不順。無以考其祖
之實。天惟我民。災大災亂。如何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范氏曰。事
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其本樂記而為言。子
得其序。秩秩然有條理也。得其和。雍雍然無乖戾也。事
不成。則紛亂而無條理。何以得其序。乖戾而不平。中何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五 卷上

以得其和。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
政事。顛倒迷謬。或猜忌忠良。或覆庇亂賊。失道甚矣。故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得福。為善者得禍。正人
君子。重足而立。故民無所措手足。
故字通承上節。言名不正之流弊至此。故君子有所鑒。
而名之必可言。使名正而言順也。言之必可行。使言順
而事成也。事成則禮樂刑罰皆在其中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實而無以名之。何以見其實。實須名
也。名而無以實之。何以正其名。名須實也。實須名。則名
不可苟。名須實。則實不可苟。謂含糊苟且也。一事苟

謂所言之名失其實也。大綱一墮。萬事瓦裂。其餘皆苟
矣。其餘。自言不順。以至無所措手足。皆是也。

陳新安曰。集註實字凡三見。前曰名實素。又曰名不當
其實。又曰無以考其實。皆反言之也。愚謂實字凡四見。
名實相須。則正言之也。正言反言。皆以發明正名之義。
蓋經言不一。只正名二字。盡之。註言不一。只正實二字。
盡之。此集註之所以善言經也。
王陽明感化之說。太涉穿鑿。只開口孔子既肯與。為
政一句。便不是。使孔子果立。輒之朝。無以異于子路矣。
請天子告方伯。祇多事耳。如後世上皇故事。究亦莫之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六 卷上

能行也。胡文定具事本末。告天王。請方伯。命公子。郢而
立之。豈不辭嚴義正。但立郢則必廢輒。廢輒即用孔子
之輒也。以情以勢。可乎不可哉。然則文定之說。言之可
行之。則不可。唯朱子與范伯崇書。懇懇周到。似可見諸
行事矣。愚嘗反覆讀之。竊以為未盡于義也。何也。尚論
衛事者。須折衷于孔子。尚論孔子之處。置衛事者。須折
衷於孔子之春秋。春秋于衛。報父子之事。大者者三一
則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世子國本也。蒯聵得罪于父
母。出奔而居然以此稱之。則其為國本。而不宜動。推明
矣。書世子所以罪靈公。信哉。南子。宋女。宋南子家也。則

曠負殺母之名而至止其家。敢乎書出奔宋。則知殺母為謫言。而左氏所記不足信矣。且公穀兩傳俱無之。不信經而信傳。非也不信公穀而專信左氏。亦非也。一則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再稱世子見衛之國。固蒯聵之國也。其子輒久假而不歸。至煩鄰國以兵入之。而不受。是誠何心哉。故曰。納內弗受也。曰于戚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一則曰。齊國夏術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在戚。衛主兵圍之。而序齊為首。誅賊子之黨也。曼姑為臣謀君。為子攻父。運亂人倫。莫甚于此。春秋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固彭城書宋圍戚不背術。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七

卷十三

見輒之不得有術也。國夏之惡。曼姑之惡。何莫非輒之惡哉。合而觀之。春秋端本澄源。則專其責于靈公。誅亂討賊。則專其責于輒。為蒯聵者。上有不慈之父。下有不孝之子。身被惡名。流落異域。不得分其子千乘一席。其可憐亦甚矣。後世儒者。往往苛于蒯聵而寬于輒。故議論恒不得其平焉。愚是以詳考春秋之義。知夫子正名必先正父之名。迎蒯聵復國。正子之名。論輒退居世子之位。則祖祖孫孫。父子子名。正言順而事成矣。或曰。輒用孔子而孔子廢。輒以情以勢。皆不可。曰。朱子斷約之說。正當于此。用之。輒果傾心孔子。是有志于為君也。

從來有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而可為君者乎。吾意孔子必正告曰。天下有無國之人。而無無父之人。君必欲有國乎。則無父無父之人。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君必欲有父乎。則無國迎亡人而還。以位俟百年後嗣之未晚也。委曲開諭。動以天性。至情輒必翻然悔悟。唯孔子是命。孔子于是為衛攻布告中外。奉迎乘輿。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不如約則辭而去之。豈能北面無父之人哉。或曰。蒯聵殺母之事。其來舊矣。程朱諸儒皆信之。業已筆諸二論。子獨斷其不然。何也。曰。吾徵諸臨江劉氏常山劉氏及張氏之言。而梁溪春秋孔義亦取之。非憑臆。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八

卷十三

面妄為之說也。竊以為衛靈之暗。不下晉獻。南子之惡。淫于嬖姬。殺母一事。出于南子之口。成于靈公之手。而蒯聵素行。又不足以取信于人。故左氏一書。天下後世傳為口實焉。申生死而流芳。蒯聵逃而遺臭。蓋亦有以取之矣。春秋天地之心。書申生日。世子蒯聵亦曰。世子不以其人之賢否。而法有殊施也。然則嬖姬禍晉。南子禍衛。豈不後先如出一轍哉。學者必信戲陽。速而不信。蒯聵則亦有說。蓋惡莫大于淫。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古今大可惡也。蒯聵為之子。既聽妻豬之歌。曾無羞惡之心。豈復人也哉。或憤恚而欲死。抑亦人情。恐未至于陽。

惠所言耳如其言罪不容誅矣雖然以靈公而言父固可以絕子以輒而言子豈可以絕父春秋無將將而必誅此在君父貴臣子則然若臣子之于君父雖云不軌而事未成惟有原情已爾諱過已爾蓋愆幹盡已爾尤而效之抑又甚焉豈可謂哉是以刑職仰有其心尚在疑似之間何若輒有其事排與國動大衆稱干比戈必欲剪滅其父而後朝食哉輒之惡百倍于刑職矣然則為輒計宜若何曰當崩職出奔之時號泣徒跣而從之程子所謂從父為義此第一着也第一着既失則又有其後焉請即胡文公文朱文公兩策而互濟之可乎靈

四書綱註 論語子路 九 卷三

公乘國當以文定立郢為上策愚謂立郢是也所少者文公避之一字耳蓋避郢而後郢可立也晉師壓境當以文公避父為上策愚謂避父是也所少者文定立之一字耳蓋立父而父立則亦無所庸避矣計不出此從父之着既失于前避郢立父之着又失于後而乃悍然稱兵視其父如寇讐天理滅人心絕矣雖孔子且如之何哉食焉不避其難此致身之義也食輒之食則失身矣又奚以致身為耶使子路深思孔子之言而喻之當不致事輒不去卒蹈傷勇之死也

退谷按文孝于正各二字處置衛事引經據傳五案到底發前人所未發即此便是格物窮理窮理精義

窮也積也皆所謂格也格至也到也必如此窮也
研而後此也格物工夫無不至無不到也先生看語五
經史皆把作格物工夫做去字輩肯如此看肯久
安得不貫通以之庶事一一皆有條理知也而不在
其中矣

樊遲請學稼章

夫子一則不如再則不如稼圃者老農老圃之事非吾事也吾安得而如之意若曰吾自有當學之事而非殺役于此事也

小人謂細民以位言孟子所謂小人之事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也禮義信明德新民之學故曰大人之事對小人言也學者不必有其位而必有其德蓋伏處用

四書綱註 論語子路 十 卷三

間而吉凶同患之心未嘗頃刻忘也不日學而日好者非好不足以言學也上焉者情慢之氣不設于身體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好禮也禮以心之敬為主上好禮而民莫敢不好上之禮則為敬敬者小心以其禮之類而應也上焉者以綱常為已任以名教為世防秉正而持正好義也義以人之服為驗上好義而民莫敢不好上之義則為服服者傾心以其義之類而應也上焉者慈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勿二而勿三好信也信以用情為本上好信而民莫敢不好上之信則為用情用情者誠實其心以其信之類而應也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皆吾民。農圃不可勝用矣。又何以稼為哉。小兒在懷中曰。禮祿在背上。日。禮。負。皆。織。縷。為。之。也。

伊尹耕有莘。引明耕而陽。古人非耕樹圃而不為也。但有莘南陽。無非學禮學義。學信之地耳。先儒吳康齋曰。

肆力于田野而誦讀不輟。孜孜以求。放心為業。豈非大人之事乎。固不若樊遲之請學判然而兩途也。

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則亦矢志聖人之道。而問稼圃。行將為農圃而沒世矣。何陋也。辭而闕之。進其樞于高明。不亦可乎。乃觀而不言。其非必待其出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稼圃不如。豈真不能哉。不為耳。陳新安所

謂雖不顯聞而已。婉拒之也。使須之學疑及此。而能圓焉。夫子當有以告之矣。而默不一言。是不以三隅反也。故不復。不復亦所以示教也。及其既出。又懼其終不諭也。若真以為不如。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用力于口體而不用力于心性。其失愈遠矣。故復言禮義信之學。使知前所言不如者。意有在也。蓋不如彼而如此矣。在樊遲問而不盡問。在夫子答而不盡答。兩意俱在言外。楊氏一一勘破。可謂善于說書矣。然則聖人之教。或默或語。或詳或畧。或後或先。皆有權衡在。讀者不可不知也。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四書翊註

論語

士

卷十三

但不及信耳。然其所以耕之獲之安之者。各有其道。則信固在其中矣。是故禮也。義也。信也。如農之有畔好之者。早作夜思。思其始而圖其終也。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言原本人情。而該貫乎物理也。人情有邪正。而物理無假雜。發乎情者。得其正。則合乎物理。而可以驗風俗之盛。見政治之得。發乎情者。不得其正。則悖乎物理。而可以驗風俗之衰。見政治之失。此誦詩者之所以達于政也。達以行無窒礙言。非徒知之而已。其言溫醇渾厚。淵然其可思。和洽平易。藹然其可親。長

四書翊註

論語

士

卷十三

于風如風之動人。長于論。如論之曉人。此誦之者之所。以能言也。能言謂應對明敏。如響斯答。不資介使之助也。愚謂此即有類于富弼之使契丹。孔明之對孫權。及闕蒙引。恰好引此二人。甚矣其先得我心也。按春秋使臣聘列國者。類以詩歌相贈答。而剛柔疾徐之節。多寡婉直之宜。亦于是乎見之。專對之行。資于詩也。亦或以此與。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或致其用于政事焉。或致其用于言語焉。直舉而錯之耳。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則經為有用矣。却未必然也。未必然。則以其所

學者僅章句之末耳。從章句上理會與身心全無干涉。

善讀書者片言隻字具見本領。不善讀書者五車二酉盡成糟粕。昔劉盛唯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此二子者未必果踐其言也。然說者已謂其勝元帝之萬卷矣。是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儼以五千卷自誇。雖多亦奚以為哉。

其身正章

其身正人將則而像之。故不令而行。言不待詔命而翁然歸正也。其身不正人將尤而效之。故雖令不從。其所令反其所好也。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卷三

論語子路

魯衛之政兄弟章

兄弟者比肩之謂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國勢衰微。朝綱俗亂。魯則哀公失政。季氏專權。君不君而臣不臣。衛則蒯聵出奔。子輒拒父。父不父而子不子。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昔之兄弟當周室之盛。卓越千古。今之兄弟當周室之衰。奄靡一時。豈亦有數存耶。非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荆不稱衛大夫而必曰公子。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特有取焉耳。三石字如服食器用田產之類。皆在內。不止居室也。合聚湊集也。完備該具也。美精好工緻也。苟聊且相畧之意。聊且暫爾如此也。暫爾如此則見其循序漸進。不以欲速累其心。粗不求精。畧不求詳也。不求精詳則見其隨遇自安。而有節不以盡美累其心。恬靜寡嗜。淡漠無營也。以此一節卜生平。季札君子之稱。良不誣也。昔李文靖公為相。家人勸治居第。木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范文正在杭州。有退志。子弟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人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二公尤足為居室者師也。史稱榮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卷三

論語子路

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有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識此三樂。天下豈有不如意之人哉。居室務為全美。則外累于物。而驕吝之心。生驕以護其吝。吝以成其驕。兩病生于一心。輔氏分得失。未是公子。皆曰苟而已。合不必完。完不必美。豈以外物為心哉。如此者。所欲易足。故也。所欲易足。則不驕不吝矣。此外。誌只說的下半截。不曾說的上半截。故不若內註之為盡也。

世人于居室之事。故難稱意。始也一屨足以厭其欲。既也。萬鍾猶以勞其心。日增月益。到底無休歇時候。孰有知止知足。不願乎其外。若衛公子荆。曰可以風已。

子適衛。冉有僕章。僕。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古者卑幼御尊長。故弟子恒為師。御此小學之一端也。今人此等皆無之。故成德殊難。庶眾也。古人稱黎庶。卽此意。日矣。寓多少。咨嗟嘆息。風昔設身處地。而謀之。今茲日擊安得。忽然聖賢之心。未嘗一刻忘天下。冉子一則曰。何加。再則曰。何加。具見同休共戚之懷。所謂聖門善問。直窮到底也。夫子一

四書劄註 論語 子路 卷三

則曰。富之。再則曰。教之。具見濟世安民之畧。兩實字。兩虛字。便可作萬世治安策。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究無以保其庶。故制里薄賦。斂以富之。田卽一夫百畝之田。與之耕而食也。里卽一夫五畝之宅。與之蠶而衣也。制者。有分限。而不得增減也。賦卽力役之征。斂卽粟米布帛之征。薄者。法本周官。而無額外之加也。後世之田里。既以彘強兼併。而賦斂又煩。與其何以富之哉。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究無以保其富。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立學校。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是也。明禮義。如大司徒以鄉三。備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是也。後世之學校。徒以文墨粉飾。而禮義已廢。如其何以教之哉。如有王者。作必也慎。儉德以教。天而大臣。厘一夫不獲之辜。至誠所格。孚于帝座。陰陽和風雨。時成無沴。昆蟲之災。郊無盜賊之警。其民既得以優游。從乎南畝。而為之上者。又復慙食墨之風。旌廉靜之吏。勸農賜租。夫而後。可以富之矣。必也勸聖學。以法古。而大臣若一德。咸有之。訓詩書所載。見之躬行。道德一風俗。同朝無管。晏申商之政。野無老釋。莊列之言。其士既得以專一肆。方于學宮。而為之上者。又復黜浮華之習。崇敦樸之行。

四書劄註 論語 子路 卷三

制禮作樂夫而後可以教之矣。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牧養也。尚以三事庶富教之。事也。觀下云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即舉此庶富教之職也。若作民生于三說便不通矣。又云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言二事克舉也。如史稱文帝數免田租家給人足。明帝吏治民安戶口滋殖。太宗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千里者不齎糧是也。西京之教無間焉。是缺共一事也。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如賈誼請興禮樂帝謙讓未遑是也。明帝尊師重傳師道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親臨辟雍迎三老五更而

四書通註

論語子路

七

卷三

拜之三老謂李躬言共知天地人三才之事也。五更謂桓榮言其知五行更代之事也。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則大臣及庶寮之子弟可知矣。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宮。增築學舍千二百區。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四夷遣子弟入學。申講筵者八千餘人。此二君者教亦至矣。如明帝事師之禮。數千百年鮮有其儼。太宗國學之盛。閭閻秩秩。三代所未聞也。自明帝尊師至此。俱專指二君。大全云。總說三君。設矣。又曰。然而未知所以教何也。何以教。卽下所稱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是也。如三代禹湯文武之為君。益稷伊

之為臣。皆躬行于上。而言行政事之可師法者。載在尚書。彰彰可考也。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如明帝福祭無人。尹之度。太宗憤亂有夷狄之風。負愧三代多矣。西京之教無聞。專指文帝。蒙引推說未是。竊意此句。固有未盡者。史稱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教之本也。如養老。詔佐天子。孫孝。養其親。教之實也。卽謂知所以教可矣。情當時。丞相如陳平。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馬。勃厚。重少文。申屠嘉。以村居。蹶張起家。不惟無講學。知道之臣。併無通經。博古之臣。故其為教。猶未如三代之至耳。有君無臣。良可三嘆。噫。非特文帝也。卽以明帝太宗之臣言之。

四書通註

論語子路

七

卷三

桓榮為帝者師。專門章句。孔穎達疏。定五經正義。亦粗淺。訓詁躬行不逮。而言行政事。無可師法者。安得向三代比隆哉。然而三君亦賢矣。使得程朱為之。佐則三代之教可復觀也。

苟有用我者章

用我者假之事。權委已。以聽也。莽。月。謂一歲。十二日。周而將始也。歲。周于上。天道更新。而人事應之。故曰。可者。僅辭。猶言看得過也。紀綱。布與廢舉。墜大綱。庶紀一應。是布的開也。至于三年。臣子于焉報效。朝廷于焉考績矣。有成治功。成教養。伊與。亦。修。言所謂六府三

事允治也。

八月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下隨引史記云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所以賢尹氏之言也推而廣之魯不能用齊不能用以至于天下皆不能用豈特為衛嘆哉雖然不能見用于一時而萬世見用于孔子未為不遇也。

孔子攝行相事七月誅少正卯夾谷之會齊人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羔豚弗飾男女別于途道不拾遺三月而魯國大治不亦可乎宰中都四方則之有成矣然則三月而可其已事也孔子乃自以為莽月莽月有成其

四書

論語

九

卷十三

已事也孔子乃自以為三年謙也如孔明伊周之亞而自比管樂亦得此意蓋聖賢之立言類如此彼大而無當輩亦可以自愧矣。

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安心做好事與利造福之人也為邦百年祖孫父子或創業或守成相繼而久也勝者勝負之勝本善心為善政善教彼不善者服而從之故曰勝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民化于善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也饒氏曰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大不是蓋聖人之言舒徐不迫類如此若以為不足則誠哉是言說不

去矣蒙引稱之何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述之又特贊一辭以信其言之不誣也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

為邦百年也黎民醇厚勝殘也幾至刑措去殺也引喻亦切矣愚謂高帝枝忍祖臨功臣惠帝遭呂后入義之慘虧損至德景帝少恩周亞夫冤錯不得其死皆不免于殘而濫殺也唯文帝長者以捕善人無憾焉故曰庶乎其近之其亦有不盡許之意乎嗣是而後則宋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其人也太祖勝高帝仁宗媲美文帝真宗仁厚似惠英明似景而規模微不足若太宗致治之美尤為過之惜其兄弟父子之間有慙德也。

四書

論語

十

卷十三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未至于仁也善人之功如是去必世之仁遠矣若夫聖人即所謂王者也不待百年即所謂一世也其化亦不止此即所謂仁也。

如有王者章

聖人受命而興曰王者謂以聖人之德居王者之位也三十年為一世此三十年之中仁心所涵育仁政所薰陶漸積漸深故教化浹洽而仁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修士君子之行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康則百有餘年矣豈待一世而已哉謂至此而後仁思未之收信也且以文王言之關雎鵲巢之德麟趾驥負之應至仁

所。被。豈。有。加。于。此。者。哉。如。曰。化。行。南。國。也。觀。虞。芮。質。成。之。事。鄰。國。皆。仁。矣。如。曰。王。室。如。燬。也。觀。父。母。孔。道。之。歌。王。室。皆。仁。矣。嗣。是。而。武。而。成。康。上。下。二。百。餘。年。莫。不。有。唐。虞。之。風。焉。說。者。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其。古。今。而。再。見。豈。不。信。哉。再。以。唐。虞。言。之。堯。舜。在。位。皆。踰。二。世。黎。民。於。變。時。雍。其。仁。為。何。如。也。然。則。孫。堯。舜。以。至。四。君。各。稱。必。世。之。仁。而。有。餘。不。必。以。相。繼。言。也。

三年必世。遲速之說。蓋亦難言矣。程子以其久暫分淺深。亦有未安。不曰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乎。立立道行。緩來動和。不漸之以

四書翔註

論語 子路

三

卷十三

仁乎不摩之以義乎不浹肌膚而淪骨髓乎。禮樂不興乎。三年未仁吾不信也。即魯國三月之治。與文王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男女異途。班白不提挈。何異哉。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恐未足以盡三年治功也。然則云何。曰。聖人治天下。有所謂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焉。必世後仁之謂也。有所謂過化而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焉。三年有成之謂也。正不必斤斤較量其間也。

苟正其身矣章

從政與為政不同。君於身乎取裁焉。民于身乎取則焉。苟正其身矣。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民。于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身者反是。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章

季氏之家。非朝也。以朝稱。僭禮甚矣。故註特斥之。曰。私朝也。晏晚也。即爾來何遲之意。在國為政。在家為事。以用也。禮大夫不治事。謝政家居。不見用也。與聞國政。凡經國許。讓誠民至計。皆得出而佐一籌。詢黃髮也。是時季氏專魯。專魯之國政也。以為同列。議于公朝。則不得行其私。與家臣謀于私室。則得以沮其公。擅權自用。夫子知之審矣。而其言則若為不知者。蓋或政或事之分。以致任大夫之與聞。不與聞為驗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四書翔註

論語 子路

三

卷十三

之辭。畧相似。何也。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于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為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也。抑季氏者。抑其家不得耦國。抑其事不得干政也。教冉有者。教之公爾。忘私不宜。泥此。橫門也。微辭隱語中。寓有斧鉞。故曰其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幾訓近。則庶幾之。幾訓微。則知幾之。幾訓期。則詳如幾。

如式之幾也。楚茨篇幾期也。式法也。言神之錫福其來如期。其多如法也。一言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然而必期其效。則固有道矣。故曰豈不可以必期。丁與邦乎。如此則兩幾字相應。若訓近訓微。便有說不通處。當時有此言。非古語也。故曰人之言。人之言即書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重為君一句。臣只帶說。然也要歸結到君身上去。君之憂辱。臣實同之。未有君難而臣易者也。而况臣固責難于君者乎。

知為君之難以上。須用因此言三字。原其所以知之始也。知為君之難以下。須用則必戰戰兢兢。深履薄無。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三

一事之敢忽三句。推其所以知之終也。然則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若是而言。則可幾矣。為定公言。故不再拈及為臣不易一句也。

註專用詩。若用書。則若路虎尾。若陟春冰。若頌深淵。若痲乃身。若朽索之取六馬。及無安厥位。惟危。皆言為君之難也。蓋上畏天命。中畏祖宗。下畏民岩。故其難如此。

晉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剛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上段人之言。以上句為主。下句輕。故下但言君而不及臣。此

段人之言。以下句為主。上句輕。故下但言唯其言而莫子違。而不及子無樂乎為君。註他無所樂。惟樂此耳。亦只作一句讀。

依人言。只宜用不善莫違一段。前段似不必用。然聖人忠厚不輕絕人。故須從好處說起。但上段輕。不過引起下段耳。若曰如此却好。然天下豈有出言盡善之理哉。如不善而莫之違。則飾非拒諫。忠議結舌。故忠言不至于耳也。忠言不至于耳。則為君者。矜誇暴橫。無所忌憚。故曰驕君日驕。則為臣者。承望風旨。阿譽曲從。故曰上下雷同。如醉狂然。邪之喪也。日可俟也。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三

晉王導每發言。一虛莫不贊美。述獨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美。導改容謝之。述導導謝述。抑亦可以為善矣。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所謂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也。不善而莫違。此非其前車與。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惟其言而莫子違。則讒語而諛之人至矣。稱功頌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邦未必遂與喪。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而與喪之源。分于此。其源微。其流顯矣。

議微君子知其興之源而開導之躍然興起也知其衰之源而杜絕之悚然危懼也邦于是有興而無衰矣。胡氏曰邦未必遽興也似以幾為其說微者不足以知之似以幾為微恩謂謝氏說理自好正不必取以訓幾字也。

葉公問政章

被其澤。被其善。政善教之澤也。被澤則樂。樂故說。聞其風。聞其善。政善教之風也。聞風則慕。故來。然未有澤不近。被而風能遠播者也。故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兩句體裁自平。然暨及固有次第矣。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美

卷三

近者之政。聞其說。遠者之政。聞其來。一說一來。只是說效驗。然而詩之媚庶人。書之風四方。具見諸此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前兩句是戒辭。後兩句則申明所以戒之之意也。為政者必有其節焉。優游以教之。不可萌操切之心。為政者必有其量焉。寬裕以居之。不為討便宜之計。何也。凡欲速者。其心躁而不能待。凡以求其達焉耳。不知急遽而無序。欲其達反不達矣。而又何以速焉甚矣。其欲之妄也。凡見小利者。其心戀而不能舍。凡以求其事之成焉耳。不知小就而忘全體。所就者有限。所失者無窮矣。大

事其能成乎。大者不成。即使小者果利。猶不足言也。而况乎其未必利也。甚矣其見之左也。

子張之病在過高而未仁。居無倦行以忠。則誠意為仁。而不過高矣。此子張切己之藥也。子夏之病在近小而不及。無欲速無見小利。則規模遠大而不失于近小矣。此子夏切己之藥也。各以其事告之。夫子之立方不同。而奏效則同也。

葉公語孔子曰章

直身而行。便有不顧其心之安意。有因而盜曰攘。物至其家而諱之。父子天性以恩勝者也。恩勝則篤于情。情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美

卷三

勝則合于理。理固不在情外。情固不在性外。相隱天性。故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直者無隱。隱則非直。彼其委曲以周旋。豈求為直哉。然而無隱之直。固在此相隱中矣。

謝氏曰。順理為直。理天理也。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則違天害理矣。順之云乎。替腹殺人。舜必隱之。隱之而不得。則竊負而逃之。而仍懼不得隱也。則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惟恐其陷于刑也。計之不及。而暇計夫直不直哉。然而萬世之直道必歸之無他。順理而已矣。

所謂相隱者亦顧其事何如耳。攘羊小惡也。故可即情以爲理。若夫綱常名教所在。雖父子有不得而隱者。又當卽理以爲情也。朱子引霍光之夫婦。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明之其義備矣。推而廣之。伍員鞭屍不失爲孝子。趙苞棄母不失爲忠臣。天下事豈可執一論乎。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仁人心也。心存于居處。則見于外而爲恭。恭者仁之容。居處如對大廷也。心存于執事。則至于中而爲敬。敬者仁之聚。執事如執圭也。心存于與人。則中外如一而爲忠。忠者仁之施。推誠積德以與人也。雖之夷狄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路

卷三

要居處則不可棄吾恭也。要執事則不可棄吾敬也。要與人則不可棄吾忠。固守三者而勿失。仁在其中矣。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吳氏以始學成德言。則是徹始終也。程氏以精粗本末言。則是徹道器也。惟陳氏以聖凡一理言。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道。最爲得之。充之則辟面盎背。渾身皆天理之流行也。仁者修己之效也。推而廣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舉世皆天理之流行也。仁者安人安百姓之效也。胡氏曰。樊遲問仁者。而夫子答之各異。恭敬忠是下手第一着。故曰最先。先難後獲。是殫心于恭敬忠而不

計其效也。故次之。愛人則一視同仁。萬物各得其所。故最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行已有耻。此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此其材足以有爲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志不爲所以成其有用之材。材有爲所以成其無私之志。乎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告之使事。非以其能言也。蓋爲使之難。在乎夙望足以折服四方。大猷足以經綸四方。不徒貴于能言而已。能言者口舌之才。豈足尙哉。孝弟本也。稱孝稱弟。此本立也。然止于宗族鄉黨而已。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路

卷三

則所立有限。而材之不足。亦可見矣。以視志與材兼美者。有間。故爲其次。記曰。大孝不風。中孝用力。小孝用勞。茲其用勞者。與事親孝而忠。不能移于君。事兄弟而順。不能移于長。一鄉稱善士足矣。言之信。貴乎近義也。行之果。貴乎從義也。若不問理之是非而必信。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果。則害義矣。果以必行爲義。行不可以必果爲心。小心堅確。爲兩必字寫照也。小人識量淺狹。屬識狹屬量上焉者。有本有末。末次焉者。無末而有本。此其本末俱無足觀。然言不反覆行

不遷就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取其自守而畧其本末也。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行縱有玷冠裳不復可謂士矣。

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屬。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噫者薄其人而嗟嘆之。故曰心不平聲。斗筲容受無幾。以喻其人之易盈易溢也。易盈易溢則細可知。都謂卑鄙細謂瑣細也。算數也。何足算言無足比數也。子貢之問至此愈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警今之從政者非警子貢也。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問于人者。謂瑰異也。

四書初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三 奇偉可以悚動一時之耳目也。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所以教之俾近裏着已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行道也。中行者在中道上行也。狂者志極高。嚶嚶然以古人自期待也。而行不掩如說十分話却只行得五七分。道行得分數。蓋那言不過也。狷者知未及。識見未極于高明也。而守有餘。非禮非義之事。一毫點染他不得也。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共膺斯道之傳也。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謹者不放肆。厚者不刻薄。其人亦在好一邊。然苟安而無卓越之志。浮沉而

無貞固之操。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進取之志。有所不為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于道。如狂者志極高。知之過。狷者守有餘。行之過。均之過乎中也。則裁抑之使謙讓。未遑如狂者行不掩行之不及。狷者知未及。知之不及。均之不及乎中也。則激厲之使發憤自強。總之以狂者之有餘。補狷者之不足。以狷者之有餘。補狂者之不足。兩相濟則可以為中行而進于道矣。非與其終于狂狷而已也。

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即所謂進取也。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即所謂有所不為也。孔子以狂狷

四書初註 論語 子路 卷十三 為中之次。孟子又以狷為狂之次。孔子所謂狂。朱知其誰屬也。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三人實之。孔子所謂

狷。未知其誰屬也。而孟子不之及。愚又以原憲高柴澹臺滅明三人實之。蓋狂者有氣魄。天下事一切擔當的起。狷者有骨力。天下事一切撐持的住。孔子所取實世人所棄也。下此則謹厚一流。世人所取實孔子所棄也。註中特為點出。其有功于人品心術之際。多矣。學者不可不知也。

朱子所謂謹厚意。即孟子所謂鄉愿乎。蓋謹厚之人。涉世日久。日熟則必流而為鄉愿矣。朱子及此。蓋以狂狷

勉之而又以鄉愿戒之也。

南人有言曰章

南人南國之人不及姓氏者其人不足稱也恒常久也常者常常如此不間斷也久者久久如此不止息也巫所以交鬼神禱祀之事醫所以寄死生性命之託蓋其重也其事甚重而其人則甚輕故曰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天下豈有可無常之人哉曰雖曰尤皆深警之也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以其有裨于降衷之恒性也蒙引云既曰稱又曰善者稱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稱如稱人之惡是也今俗語亦有謂稱說者析註極精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至

卷十

此易恒卦九三爻居不中不正之位故其辭云德心得也不恒其德則喪心矣故羞辱之來若奉而進之或鄙薄或非笑或凌侮應接不暇也

上節既明其為南人之言而此節不明其為易之言愚謂此節宜加易曰二字與南人有言句相對下節去子曰二字而以不占句與善夫相對兩句兩尾大為齊整而不然者疑有錯誤也註曰復加子曰以別易文則子曰二字不為虛設而上節之為易言亦可見矣註之轉旋經文如此讀者所宜着眼

既曰其義未詳而引楊氏曰意亦畧通蓋不得已而用

其說也南軒之說與陳氏同但于不占加待字且以而

已矣為信然後未有如此解者朱子錄楊氏曰意亦畧通則不錄南軒為不通可知已蒙引存疑俱主之何也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可羞矣此教人以占之益也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此戒人以不占之害也如此亦說的去仔細看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經文也今以不占答之分明指不恒之人說了如何通的故曰意亦畧通言不盡通也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至

卷十

豈以內外為優劣耶下章尹氏之說極有道理而諸公俱以園外少之感甚矣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與人渾然元氣流行故無乖戾之心而和然元氣分陽分陰陽則舒陰則慘四時之氣各異也安得同小人與人閤然私情結納故有阿比之意而同然私情分思分怨思則讓怨則爭安得和無乖戾曰心心公心也有阿比曰意私意也

尹氏曰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殺而非不可殺而是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

其失失則恐不得失互競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
君子哉韓范之立朝宋陸之講學其影彰者與孫履源
張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一鄉之人公是公非所自由也故曰宜有公論然其間
善與善為類好善而惡不善不善與不善為類好不善
而惡善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其人似有足
稱矣而惡者不惡則必其同流合汙而無卓然特立之
行惡者惡之其人似無可議矣而善者不好則必其於
各飾行而無確然可好之實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五

大學衍義云陳蕃李膺之徒天誣稱其賢而中常侍目
之曰鈞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不知其助德而八關十六子
羅敷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尺瑜寸長皆有以自效也君
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不可以勢脅不可以利誘不
可以情面賣也恕故易事棄所短取所長天下無不可
用之人也小人之私而刻私故易說譽所長則破格
稱之教所好則屈意從之其情可揣摹而中也刻故難
事求全責備在已上者缺之用以所不能在已下者難

之斥以所不屑也公而恕天理也私而刻人欲也天理
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公與私相反恕與刻相反此
君子小人所攸分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循理率繇乎天理也天理最為安穩無所勉而自
適天理最為舒暢有所迫而亦裕心逸日休何矜肆之
有矜者貴倨而誇示于人肆者侈大而恣情于已志滿
氣盈此小人逞欲之事非君子所可同日語也故曰反
是

以大學言之驕泰一也以此章言之則泰與驕判若蒼

四書章句

論語

泰

卷五

泰矣朱子于大學以矜高訓驕以侈肆訓泰于此則以
安舒訓泰以矜肆訓驕而包高侈二字于中其義精矣

剛毅木訥章

程子曰木者質樸不凋喪其良心也訥者遲鈍不辯給
其口說也既云四者質之近乎仁乃專訓木訥而不及
剛毅何哉剛毅之義視木訥差顯耳楊氏之說分四者
為二等剛與毅一等剛者勇足以有為毅者貞足以有
守有為有守庶幾不陷于物欲木與訥一等木者朴足
以還醇訥者默足以返德還醇復德庶幾不至于外靡
資稟如是去仁豈遠哉蓋剛毅木訥非仁但于求仁

近耳再加學問之功。則仁矣。須如此婉轉。纔是非直以仁許之也。若夫柔脆儂薄之徒。何足以言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子路行行如也。行行則情意浮泛而不切。故以切切教之。切矣。又加切焉。言懇惻而周到也。行行則辭氣輕率而不懇。故以惇惇教之。惇矣。又加惇焉。言詳悉而敦勉也。行行則容貌暴厲而不怡。故以怡怡教之。怡矣。又加怡焉。言溫和而悅豫也。如字統承上三句。此皆告行行者。以所不足也。又恐其泚于所施而不能還。以所應得如兄弟也。而施以切惇。則責望太深。必有賊思之禍。無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卷三

以吹噓而吹篋矣。如朋友也。而施以怡怡。則模稜已甚。必有善柔之損。無以相勸而相規矣。故又別而言之。別之者。別其義與恩也。朋友主義。義勝者。豈遂不怡怡。但道在責善。不得不效石于他山。兄弟主恩。恩勝者。豈遂不切惇。但道在克讓。不得不咏華于棠棣。稱其情以施之。雖君臣父子夫婦皆可類推矣。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以孝弟忠信為本。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以務農為先。田里樹畜無失業也。以講武為要。蒐苗獮狩無曠萌也。至于七年。即戎詰作戎兵。事事乃其有備。

不可即之有。即就也。戎兵也。即戎者。言介冑以處。故也。易師之大象曰。地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七年之教。容民畜眾耳。而地水師以之。誰謂善人不可以為君子哉。

教士者。以七年為小成。教民者。至此則兵食足而民信。幾幾乎大成焉。聖人度其時可矣。以人事卜之也。如云。朞月三年。時有遠近。故效有淺深也。百年一世。人有賢聖。故治有上中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勢有大小。故政有難易也。試以其作為思之。聖人之朞月三年。王者之必世。道德齊禮也。善人之百年。政簡刑清也。大國小國之五年七年。則孟子所謂省刑薄斂。深辨易。辨壯者以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卷三

暇日修明人紀也。展卷而讀之。掩卷而思之。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益身心。且將有益于世道民風也。如是而乃為有益。

以不教民戰章

以用也。言四境有鄰國。盜賊之警。用其民以戰也。平時不知親上死長之方。而臨時耳目不習。金鼓車旌。身不習。甲冑手足不習。弓矢于戈。坐作進退之節。故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此承上章反言之也。當與師之初。六參看。師出以律。不戒內律者。號令節制之謂。不教則無律。無律則不戒。是棄民于鋒鏑也。何如之。晁氏以

國子敵以將子敵以卒子敵之說本此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繼祖 承祖 與祖

會孫全校

平湖陸龍其椽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

憲問耻章

記者于孔門弟子皆稱字。此則書各以原憲自記故也。穀祿俸祿也。如與之粟九百是也。邦有道不能有為不能樹功業于時邦無道不能獨善不能樹德業于已也。但知食祿則是素食也。故可恥。憲猶介人也。狷者有執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一

卷四

守而不苟遷介者有分辨而不苟合。其于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觀其安貧不仕及為宰而辭祿可見。至于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以其有潔已之修而無濟世之才也。然則兩知字內便含能字意。故夫子因其問而以有道之穀與無道之穀併言之。廣其獨善之志為兼善之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于有為。養成經濟本領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上章之問。以邦無道穀之恥為所能。此章克伐怨欲不行亦然。亦以其所能而問也。直聯上章不書各併不書

問則其爲白記益可知已。克好勝形人之短伐自矜誇。已之長怨忿恨忿者悻悻不平之色。故見于外。悻者刺刺不甘之心。故藏于中。內悻外忿則怨此說好家引關之非也。欲有公私如欲仁欲立欲達公也。欲聲色欲貨利則私矣。貪欲者欲之私。說的有斟酌。有是四者生于心也。而制之使不得行。不使發于事也。不澄其源而遏其流。大費氣力。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益天理欲若虛谷自無克伐之累。天理坦若周行自無怨欲之累。渾然亦自然也不行者本非虛谷而強使欲然本非周行而強使坦然。豈足以言

四書綱註

論語 卷門

二

卷四

仁哉。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養其性以忘其情也。故惟仁者能之。有之而制使不行。則全在情上做工夫。于所性之德無干。故雖難能而未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俟意再問而復告之。惜乎其不能也。或曰。一段代憲問也。以下則代夫子答也。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拔其病根。豈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哉。若制而不行者。反是病根不拔。這一症發。服這一班藥。那一症發。服那一班藥。終日勞攘而不得其天理之本然者。豈克已求仁之謂哉。

學者察于克已與強制二者之間。則知病至而爲防。不如上醫治于未然也。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絲已克已。故親切復禮。則無罅隙。又安有滲漏哉。

士而懷居章

居謂意所便安處。凡宮室田園衣食器用車馬。僕從以及聲色貨利之類。皆是也。若如此繫戀而不能舍。則志氣必庸鄙。精神必倦怠。豈足以爲士哉。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危高峻也。高崇高之高峻。峻極之峻。侃直其言行。非矯激以立異也。孫。早順也。早。謙早之早。順和順之順。婉曲

四書綱註

論語 卷門

三

卷四

其言非阿諛以苟同也。君子之持身。秉禮守義。不可變。言不可與世推移也。至于言。則有時而不敢盡。或辭讓而以權對。或忌諱而以默容。皆避禍之道也。昌言無諱。國之福。爲國而使士言。豈不殆哉。言孫者。聖人爲士君子明保身之道也。而尹氏遂爲有國長慮。其寓意深遠矣。

有德者必有言章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二語出樂記。卽有諸內必形諸外之意也。易曰。和順于道德。和順積中。道德積中也。德者得道于心也。得道于心。則言言皆天理之著見。英華發

外矣。蒙引曰：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借以形容文章之茂美也。能言者或便利巧佞，禦人以口給而已。而已者以言盡之，不必有德可知矣。仁者之心，天理渾然，故無私累。無私累，則凡忠孝廉節合乎天理之宜者，見之必奮然有為矣。此無欲之剛不息之強也。勇者，或強陽好勝，純以血氣用事而已。豈天地浩然之正氣哉。兩或字擬議之辭，為兩不必字傳神也。兩而已字，便該不必有德，不必有仁兩句無庸再言也。然則德仁言勇四者，以為相成也，而又末始不相反。德之言仁之勇相成也，言之

論語意問

四

卷八

德勇之仁相反也，是不可以無辨。尹氏一段全用白文敷衍，此學程子法也。前兩句但于下句增志字減有字，後兩句各加徒能二字，而以未字代不字，極淺極淡，未嘗不有義存焉。但徒能不如或字，未必有德，未必有仁，不如而已字。大段亦不如內註之津津各理也。蒙引闕之，又從外註起見矣。或作用人說，以使貪使詐立論，最壞學者心術，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即南容也。曰謹言之人，而出此一段議論，所謂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羿有窮之君，以善射著聞，滅夏后相而代其位。此開闢來亂，臣賊子之始也。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以臣弑君，而不言弑，何也。羿弑君之賊，不與其為君也。然則蓋善誅乎。羿當誅，浞亦弑君之賊，不得而誅之也。堯、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泥因羿室生，澆天道豈容之乎。力能陸地行舟，則亦善射之續耳。後為夏后少康所誅。少康即相之子，見滅于泥者也。天道好還，于是有明徵矣。曰誅者，討賊之辭。正其君臣之分也。禹平水土，然後稷得而播種焉。故曰暨，又同日身親稼穡之事。言兩人皆以農事起家也。禹受舜禪而有天

論語意問

五

卷八

下天之報善于其身也。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天之報善于其子孫也。适之意，蓋以羿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若曰富貴不義而炎赫，貪賤守道而寂寞，天道似不可問矣。豈知冥冥中自有安排，要看末後一着耳。羿、禹、稷，前事者，豈非後事之師哉。以羿、禹、稷比當時之有權力者，既難答，以禹、稷比已益難答。故夫子不答也。舉世尚力不尚德久矣。适獨矯當時而言之如此苦，而人者古今華靡，以一德字抹之。古今典廢以一德字括之，向欵知德之鮮而今始遇其人也。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君子以品第言，尚德以

心德言。惟君子而後能尚德。惟尚德而後可以為君子也。未出之先欲與之不可。既出之後不與之不可。俟其出而贊美之就。中有許大權衡在。聖人之語。然上律天時矣。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謝氏曰。君子志于仁者也。志于仁則念茲在茲。而心無一息之或馳矣。然毫忽之間有不在。則馳其志而不免于不仁也。若小人本無為仁之志。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焉得仁。

四書章句

論語

六

卷下

而道心豈有來復之日。一則曰有矣夫。不能保其必無也。一則曰未有日者也。不敢望其或有也。然則為君子者。何可以自恃為小人者。何可以自安乎哉。或為君子回互。謂不仁延于時勢不得已。如周公孔子之過之類。謬矣。二聖之過。正二聖之仁也。不曰觀過知仁乎。

愛之能勿勞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按史。楊彪對曹操之言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抵犢之愛。蓋操殺其子。而為此言以媚之也。引此為喻。言禽犢者。豢養之以順適其意而已。非道義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

按詩。匪教匪誨。時惟婦寺。蓋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也。引此為喻。則言宦官宮妾之流。奔走慙慙。則無曠厥職。矣。非責難。陳善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有以全其愛。其為愛也深矣。豈煦煦沾沾之愛乎。忠而知誨之。則有以成其忠。其為忠也大矣。豈一手一足之忠乎。全在能勿二字。想出一片苦心。若日既有這般熱腸。須走這條路徑。蓋以情以理。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耳。是故愛于者。必愛之以為聖為賢。而後可以言愛。若狗彘。縱欲是陷其身于惡不肖之歸也。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忠君者。必忠之以為帝為王。而後可以言忠。若阿諛順皆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下

是貽其國以危亡之禍也。忠焉適所以欺焉矣。傳曰。愛于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此勞以成愛之說也。伊之訓。說之命。周公之無逸。此誨以効忠之事也。愛不但是父之愛于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師之愛子弟。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于父。處士亦有盡忠于友。處凡為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家引將忠愛二字推開說。極好。集說以為太泛。無道理。非也。

為命禪諶草創之章

禪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書名者。無諶也。書字者。特列

名如曰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子羽公孫揮也。至子產獨不然。不待言耳。子羽特稱行人。意以其為掌使之官。有關辭命乎。子產特稱東里。意以其共秉國成。故特著所居之地乎。此皆不可以不察也。裨諶長于造謀。故創為草稿。規模大畧于是乎定矣。然須以義理為主。言言根據。而不至杜撰。纒好世叔諸練故事。故使之討論。討者尋究典故。論者講明義理也。合典故又有義理。其可矣乎。但恐多則近于煩冗。寡則涉于陋。未善也。子羽嫻于應對。煩簡想是合宜。故使之修飾。修者損其所有餘。飾者增其所不足也。修飾則多寡停勻。無可

四書期註 **論語** 憲問 八

疵。職矣。又恐文采或不足也。子產一一潤色之。腐者新。藻俚者雅馴。黜者光亮。夫郭國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後告成焉。職事分司。既不虞于先後互異。意見交出。又不嫌于長短相形。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書所謂同寅協恭和衷也。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蓋免于大國之討也。孔子善之。以其當春秋之世。有古推賢讓能之風也。

後四句半說。以子產為總裁耳。專重子產能甲三子之長者非也。子于子產之使晉。嘗曰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偶舉一端耳。此則錄諸大夫同心共濟之美。其為慎也。

益至其為功也。益大也。劈頭出為命二字。便見寡君子焉。榮辱社稷于是安危。非小可也。

或問子產章

子產之為政也。嘗務嚴而貴猛。不專于寬也。然封溝洫。所以殖山疇。鑄刑書。所以誨子弟。寧為火使人望而畏之。以鮮死。不為水使人狎而玩之。以多死。蓋其心一以愛人為主也。故孔子舉其重而言之曰。惠人正所謂眾之母。古之遺愛也。

按子西楚平王之子名申。庶而長。昭王嫡而幼。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辭曰。亂嗣不祥。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

四書期註 **論語** 憲問 九

乃立昭王及楚。敗于吳而大惕。于是用其知懼之心。適都于姑。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亦賢大夫也。然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目之。而子西不能革。昭王欲以書社七百里之地。而用孔子。子西疑其不利楚國。沮之而止。其後太子建之子名勝。子西以其在吳。使為吳白。邑命而僭稱公。故曰白公。白公以父建殺于鄭。欲報之。楚未起師。反攻鄭。故怒而殺子西于朝。故曰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以三事觀之。或同惡。或妬賢。或養亂。則其為人可知已。一則曰彼哉。再則曰彼哉。外之之辭。言匪我族類也。

向來以人爲獎許之辭。蓋攘夷專周亦春秋間一個漢子也。近閱集註。正同仔細看來。與范揚蓋人道之說。無異。畢竟朱子作過脉語。曰。猶言此人也。爲是齒年也。今人自謙其年亦曰犬馬之齒。駢邑三百馮氏以爲三百家。胡氏以爲三百社。獨蒙引以爲三百戶。蓋書社三百言戶口之書。于社版者三百戶也。是也。桓公奪伯氏以與管仲。奪罪而實功也。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亦公道也。飯蔬食。極言其窮約也。膏肉食而養食。亦已難矣。乃終身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夫飯蔬食而曰富人何也。就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

車拔以此爲至德。曰管仲之于伯氏。孔明之于廖立。平蓋古今二人而已。竊意廖立垂泣。李平効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且廖李之于孔明。服其才實。服其德也。伯氏之服管仲才焉。耳德云乎哉。若之何言至也。管仲之德不勝其才。蓋九合一匡。免斯民于左衽才勝德也。子產之才不勝其德。蓋恭敬惠義之道合于君子者。德勝才也。使其與閭閻聖人正心誠意之學。則子產之德何必不顏閭管仲之功何必不伊周哉。惜乎其繁末

有聞也。與者平斗削之物。言二人平等也。

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則幾幾于樂矣。非知命守義者不能。故難富而無驕。去好禮者尙遠。少知道理者能之。故易人之。桓出于此。然不免畏其難而忽其易也。蓋難者當勉須高占地。步苦下工夫。然後不以逆境動心。易者不可忽須小心。謹畏。唯恐爲世味人。然後不以順境喪心也。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趙魏晉卿之家。大家也。大家則勢重。而列國稟成焉。故無諸侯之事。言無朝聘貢賦諸事也。老家臣之長。來在

四書章句

論語

十一

卷

也。家老則位尊而察察受職焉。故無官守之責。言無可庶可諸責也。優有餘也。寬綽之意。勝絕長補短方五千里。薛亦其類也。故曰二小國名。大夫任國政。任勝。之國政也。勝薛國小事煩。謂困于大國奔走服役之不服也。大夫位高責重。謂困于小國持摺督從之無及也。然則公綽。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也。廉者介而不食寡欲也。靜者恬而不競。寡欲也。廉靜寡欲。則可以化正風俗。故優爲趙魏老。短于才。則理煩治劇。束手耳。故不可爲勝薛大夫也。

湯氏曰。知之弗豫。不能辨其才干未用之先也。枉其才

而用之。如才可以為趙魏老而不務後老才不可以為
庶薛大夫而為魯大夫則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
人也不知人則棄人可無患與。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
知矣。使孔子而用人及門之士自王佐才而下知廉勇
藝者無不當其可也。

子路問成人章

成人猶言全人。全生全歸之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公
幹并求之為魯大夫不待言矣。莊子魯下邑大夫與子
路同里同勇。故借以况之。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
理而察其幾。廉足以養心而澄其源。勇足以力行而致

論語

憲問

三

卷四

其決斷足以必應而底其常。而又文之以禮與天地同
節無過不及也。文之以象與天地同和不競不特也使
德成于內和順積中也。文見乎外英華發外也。知藝材
也不可以為全。文以禮樂則材全矣。廉勇德也不可以
為備。文以禮樂則德備矣。材全德備則以知之善名之
不可以廉之善名之不可以勇勢之善名之不可。渾然
全體無痕迹之可見也。禮樂所融化也。禮中正大中至
正也。樂和樂和平樂謙也。大中至正則粹然至善無復
備倚之弊。和平樂謙則粹然至善無復敗壞之弊也。禮
樂所陶淑也。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言此章

者以其尚留餘地也。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以其
材充其德。分量止此耳。若聖人之盡人道。非其所及也。
聖人所以盡人道而為人之至者。君臣遺他義。父子遺
他仁。兄弟夫婦朋友遺他序。別信渾然粹然不從知廉
勇藝下手也。

見利思義。則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凡非分之貨財。
非道之富貴。有若將免焉者矣。投命者不愛其生。持與
人也。蓋大節所在。貪生苟活。便無顏立于人世。是以慨
然決絕而不顧也。先儒云。見危便不說思。思則有所顧
戀。不能死矣。良是久要舊約也。不止與人約也。凡平日

四書

論語

三

卷四

所矢志而期以自見者。皆是不忘其言。不敢自負其初
心也。投命忠也不忘信也。思義者兼而有之。蓋不主忠
信則不能從義。思義正從。忠信得來也。有是忠信之實。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知也。信之篤仁也。行之果勇與藝也。或
曰。藝亦果乎。蒙引曰。人若無才知。推置不去。亦不果也。
聖人所謂成人。以此為入手。蓋以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武仲知之明。公綽信之篤。莊子冉求行之果。合此四人
之能。然後可達三者之德。從而文之以禮樂。則三達德
而有光輝。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必如聖

人之踐形而後可不止于此也。踐形所以盡性。凡耳目口鼻四肢之形。莫不盡乎五常之性。禮樂生心無所事乎文之矣。而况乎四子者一得之長。又足道耶。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于禮樂。則有質而無文。又其次者也。與其文有餘而質不足。無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其不及才知何也。與其德不足而才有餘。無寧才不足而德有餘也。皆重本之意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如要君一事是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豈至于要君哉。專舉臧武仲一人。而三子皆可類推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四書辨論 論語 憲問

十

卷十

公明賈于公叔文子或以為閨人。或以為家臣。觀孔子與賈皆以夫子稱。與適伯玉之使。正則其為公叔文子之使亦未可知也。文子為人。其歷履之辭。不若知然必廉靜之士。廉靜不取。靜近不言。不笑。故嘗時以三稱之。蓋彷彿其形。似而為過情之辭也。觀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如多言則聽者苦而惡之。多笑則觀者苦而惡之。多取則予者苦而惡之也。事指言笑取。適其可指。時樂義言笑取皆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言有笑。有取矣。不覺言相忘也。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則賈徒見告者之過而豈知日之告為

尤過乎。蓋此言也。非禮義充溢于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夫。禮義充溢而得時措之宜。此大學問大道德人也。孟子所謂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非謂非時非樂非義也。故曰其然也。其然乎。蓋疑之也。愚向來不主此說。以為其然者。疑其或如此也。豈其然者。信其未如此也。初疑辭既則決辭。近見呂涇野正如此說。似更有理。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要有執而求。謂執防而求也。求即下所云使請立後而

四書辨論 論語 憲問

五

卷十

也。以是者示意于君也。武仲得罪奔邾。若自邾請則不。以爲要矣。必如防則其肺肝如見也。按武仲之出奔。孟氏之諷其情有可憐者。請後不言得罪之辭。第早以待命。其志有足哀者。故當時之人。但見其求後于魯也。而忘乎其以防以彼國未嘗請防也。聖人于如防時。蚤已窺見至隱。故日以防立案也。曰要君。誅心也。據其實而避其名。塗衆人之耳目。豈能逃聖人之公論哉。要君者無上幸。經有明訓。矣罪不容誅。故曰大武仲之

封邑受命于君。得罪出奔。則君之邑而非武仲之邑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請後不可。况據邑乎。據邑者。明于父子之恩。昧于君臣之義。錄其好知。而不好學也。噫。不特此也。明知孟氏之說。而以甲從已。爲之除葬。謂之好學。不可謂之好知。亦不可矣。故仲尼曰。知之難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章

主盟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其名義正矣。二公之功。同也。以力假仁。視以德行仁之王者。猶硃碓之與美玉。故曰。心皆不正。二公之罪同也。然二公固自有間。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之不貢。昭王之不復。是仗天子之義。而質

四書初註

論語

卷中

七

言不。其壽也。書伐與其聲罪。致討也。書次與其止而不進。進也。雖書楚屈完。猶盟于師。盟于召陵。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師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師矣。故曰。正而不諂也。文公于楚之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于楚之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春秋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譏之。而甚其辭也。下皆楚人救衛。則譏晉益深矣。繼書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

則三王之罪人也。故曰。諱而不正也。然在桓公。則曰。猶爲彼善于此。言視文公差勝耳。未爲盡善也。在文公。則曰。其諱甚矣。言桓公亦非不諱者。但未至如文公之甚也。二君他事亦多類此。卽此二事。以推其餘。如葵丘之會。春秋一書再書之。首止之盟。春秋一書再書之。皆美之大者也。如天王狩于河陽。春秋雖爲王諱。又爲晉諱。而以臣召君。豈可諱乎。故夫子曰。諱曰正之言。蓋卽行。事以發其心術之隱也。非集註不足以明夫子之言。非春秋及胡傳不足以明集註之言。歷引而証之。大段盡矣。雖然。猶未及其所以正所以諱之故也。一日。才使之

四書初註

論語

卷中

七

桓之才弱。立意還平。實設機械少。文之才敏。立意要揮霍。故御數多。一日。遇使之相出奔。不久反國。無大怨。怨故往往正名仗義。夫出亡十九年。恩怨多且深。故一圖報。而又強弱異施。故往往構隙挑寡。一日。臣使之桓。獨任管仲。仲以經術自負。雖師心而未嘗廢古文。分任勇犯狐偃。偃先軫。諸公以權智相尙。謀利計功。而他不遑恤。是故論本領。則文加桓一等。論正當。則桓加文一等。聖人不取彼而取此。則輕重固有在矣。愚嘗云。漢高祖諱而不正。宋太祖正而不諱。餘今思之。漢高諱矣。却有大正處。如除暴秦而平定天下是也。宋祖正矣。却有大

六。爾。處。如。黃。袍。加。身。是。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殺子糾者魯人也。春秋書齊人殺之。于路子貢直曰桓公皆以罪首惡也。召忽死之。即竊取春秋筆法也。管仲求生故害仁。仁者不忍人之心也。忍于負糾。又忍于背忽。此子路之所決不為也。故深斥之。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則將作。可謂有先期之知。奉公子小白奔魯。可謂有知人之明。及無知。魯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則其視鮑叔牙已遲。而管夷吾之知亦不及也。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國書

論語

卷四

十一

自入是桓公方是時。至魯既定。使人召子糾而討之。與子糾得矣。奈之何使魯殺之也。桓公之不仁亦甚矣。管仲召糾。鮑叔教之也。召忽死之。下從子糾于地。下亦不食其言也。管仲請囚。則自負其才足以有為。而又恃鮑叔知已為內援。故當免于檻車而効用也。鮑叔與言于公曰。管夷吾治于高侯。言治政事之才多于侯也。公以為相而仲父尊之。在鮑叔不失為推賢讓能。桓公亦庶幾知人善任使矣。子路疑管仲于子糾。君也。身死而忘之。桓公讐也。反面而事之。是殘其心而有背于天理。故不得為仁也。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或以為九數之九。整矣。不以兵車言。以信義相先。不假

威力也。按春秋自伐楚之後。惟伐鄭。伐北戎之類。以兵車。其餘則冠裳之會也。如孟子所引五命之辭。大有闕于綱常名教。豈以干戈從事乎。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似許仲太過。下即云。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看他何等斟酌。利澤及人。即後章所謂愛勝而免于被髮左衽也。曰仁之功。則知其為愛之施。而非心之德矣。呂涇野疑註說。而日如是。則顏冉不如。宜顏冉之仁與。管仲之仁。固天淵乎。求其說而不得。乃曰。猶言似个仁耳。又曰。子如其仁。

四書綱註 論語意問 卷四 十一 乎失之遠矣 愚意九合諸侯云云。如此就是他的仁了。何必更問心術也。似亦有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論語

卷四

十一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愚欲少易一二字云。不能死已不可相之。則又甚矣。蓋子貢之意。視子路更進一層說話也。霸與伯同。言其為諸侯之長也。後世以其異于王也。遂作僭強。意看觀五霸之後。惟項羽稱霸王。可見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俾首足冠履之分不至。倒置皆所以正天下也。方是時。楚氣甚惡。天子式微。炭

岌乎有改王改物之勢及桓公創霸察天威于咫尺然
後楚人服罪而天子不徒寄空名于九鼎之上矣民到
平今受其賜受聲明文物之賜也言當時固受賜到今
猶受賜也微無也劉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與此微字
正同無管仲則中國淪于夷狄故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子貢以相桓公實管仲夫子正以相桓公許管仲子貢
實管仲不能死夫子却說管仲不必死上節應子貢下
有下節應子貢上句恰好照應而蒙引不以爲然過矣
諒亦信謂無關於君父之大倫也蓋于溝瀆而人莫之
知斯謂死或輕于鴻毛也先儒直以召忽當之豈其然

論語精義

管子

子思稱管仲曰歸也而死生殊途也而忠孝
同歸天下事豈可執一論乎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
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公論也
管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此出脫管仲一大題目也
仲私于弟而輔之以爭其兄之國非義也當日何不謀
之則執乎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二語未無桓
公之殺既過則糾之死亦過糾之死既當則桓公之殺
亦當是非豈有兩立之理乎愚意糾以弟爭兄之國大
弗克恭厥兄桓既得國而必殺爭國之弟兄亦不念親
子哀大不友于弟矣皆伯夷叔齊之罪人也仲始與之

同謀遂與之同易所謂致命遂志可也知輔之與
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易所謂改過遷善亦可也德
觀之死者立名不死者亦將以立功均之不失爲可也
終後觀之死者踐一時約誓之言不死者樹萬世華夷
之防不死之可大愈于死之可也聖人不責其死而稱
其功有以哉至于桓兄而糾弟一段察然大義易可易
也然以提唐之王珪魏徵則愚所未安矣桓公子糾以
大屬言兄弟也以人物言亦兄弟也無賢不肖之可言
則只得論名分弟不可以先兄也若夫建成不肖甚于
朱均大宗賢則幾幾乎舜禹矣而况唐有天下太宗造

論語精義

管子

之率其父非高祖創之傳其子也合太宗而立建成
于商之舍微子而立紂也然則王魏侍東宮正無異管
仲之奔魯所謂私于所事而輔之以爭國非義者也及
六月四日事作正當之管仲之請囚所謂知輔之爭爲
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也奈何王魏之知不及此幸太
宗不待鮑叔之薦忘其誓而用之君臣可謂使義矣履
後輔成有唐之基業功亦豈在管仲下哉程子不以爲
從義而以爲害義又不以其功而贖之非至論也故朱
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重其功王魏先有罪
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善哉

則又有進于朱子者。管仲輔糾不可謂無罪。王魏先有罪。罪在事建成。而不在事太宗也。愚嘗有玉魏論附斯。文正統又見用六集。茲不具載。按春秋昔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胡氏曰。糾不稱子明。不當立也。以小白繫之。齊明其宜有齊也。然則桓公兄而子糾弟。程子之言。盡有據而云爾也。後儒以程子為証。以朱子為附會。援引史傳。鑿鑿可據。信斯言也。聖人之言。不幾害于義乎。不信經。不信聖人。所以語門弟子者。而信諸子紛紛之語。是何足與之尚論古人哉。

四書切註 論語 憲問 同 底正 其在此段直窮到底皆格物之義與正名章直窮到底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開口便說公叔文子之臣。家臣也。見其發跡自文子私人始。不曰僕而曰大夫僕。見其不以私人故掩抑下僚也。又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見撰之所以拔擢大夫之列者。匪伊異人。即其夙昔所稱主人翁也。閑閑書法。包含多少意味。聖人文法之妙如此。 憲法創自周公。所以示勸懲于將來也。後世阿諛美名。浮其實者。比比。公叔文子有貞惠。文子之謚出自

靈公之口。而其事筆之檀弓。則名實必有相符者矣。惜未及薦賢一事。予聞之。急表而出焉。一以為事君之勸。一以為諡法之光。聖人之不没人善。固如此。按諡法。文者順理成章之謂。僕才德可為大夫。則薦之為大夫。順理也。平居僕也。門下一旦比肩事主。道投心事。何等光明俊偉成章也。豈徒修班制。以與同輩交使。衛國之社稷不辱而已哉。諡文者。以此為之。煥乎與簡冊同輝矣。李慶陽病篤。欲言問之。以諡事為憂。某曰。國朝未有諡文正者。以此奉公可乎。公即于床上稽首。如此文正。笑絕千古。

四書切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洪氏三善之說備矣。知人古帝所難。文而明一善也。忘已不見有貴賤。稱我文而公二善也。事君薦賢為國交而忠三善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 內有慙德。外有亂政。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者。喪理有回。然故康子疑而問之。喪失位如春秋。書失國出奔之類。言不得為君也。孔文子有穢行。祝鮀以依聞。王孫賈以權稱。皆非正人君子也。故曰未必賢。靈公因其才而器使之。得用人之善。則其道尚未盡也。是故失礼于行人。國之辱得治。靈公之人。而送往迎來有道矣。貽惻于

鬼神國之豈得治宗廟之人而萃渙合漢有道矣。馳備于三時國之侮得治軍旅之人而秣馬厲兵有道矣。况困之學問瞻洽足以光寡君。鮪當奏假無言之時。其依自謙。賈專權而為時所媚。則三令五申唯命是從矣。或乘短以取其長。或錄長以掩其短。盡公用人各當其才如此。獲免于喪有以也。

靈公無道宜喪而能保國以及其身。則以三子分司庶政故也。况有道之君一人元良而眾正盈廷。其政治又當何如耶。尹氏引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用人之效也。愚又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言用人之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十 靈公

本也。無其本則無其效。故因下二句而併及上二句也。纘氏尹氏遠言之。愚謂近言之。治賓客有人也。治宗廟有人也。治軍旅有人也。當時治百姓者何人乎。且三子皆小人也。小人見用一才一藝。尚能為國器。不曰衛多君子乎。如蘧伯玉如史鮪如顏警。其表表者矣。假使三君子見用。有道有德。更堪為國寶。惜乎靈公之親小人而遠君子也。或卷懷于野。或虛拘于朝。其如彼何哉。肉未寒而曠報難作。喪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矣。按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紂。幸知楊惜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至昏于上。政清于下。亦其類也。

其言之不怍章。有必為之志。則自度其能。否而後言。不能者不敢言。能者不敢易其言。豈至于大言不慙哉。欲踐其言。何難之有。無必為之志者。反是。故均一為之難也。初其言者。以此發軔。先難而後易矣。不怍其言者。以此結局。先易而後難矣。難之外。後易。而其辭之多寡。異人之吉躁亦異矣。言何可以不慎乎哉。

陳成子弑簡公章

齊簡公名壬。悼公陽生子也。陽生弑其君荼而春秋歸獄于陳。乞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厥後陽生見

四書講註 論語 卷十 靈公

獄。至是其子又見弑。豈非天道好還之明徵耶。星時孔子致仕歸魯。在旁觀者以為局外矣。沐浴齋戒以告君。則不啻局中也。孔子每齋戒必先沐浴。故記者但言沐浴而註併及齋戒也。重其事。請討之事不敢怨。謂不敢等閑視之也。臣弑其君。天翻地覆。故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即王法所不容。故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有兄弟之好。誼切同仇者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張子曰。諸侯伐而不討。告哀公而言討者。因周制。如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也。時政在三家。兵權皆出其手。哀公亦虛位不得自專。故

使孔子告之。蓋知三家必不從。聊以謝孔子之請也。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得罪綱常名教法所必討。如何寬假的大夫謀國。凡有關於綱常名教者。義所當告。如何避謝的。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此句寓多少咨嗟慨歎之意。

以君命往告。三子所當唯唯聽命也。而魯之強臣正無以異于陳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其風聲所播揚勢。所薰灼實互相依倚。故沮其謀而不行。正所以自為地也。而夫子復以此應之。言告老之大夫如此。况至政之國。君輔政之世。卿其可置之膜外乎。前一箇不敢以事

四書章句

論語

卷

第

君之義言。蓋不告則違命而不忠。故兩箇不敢儼然。奉君之命言。蓋不告則違命而不忠。故兩箇不敢儼然。斧鉞在前。其所以警三家者深矣。警之者深。使三家不敢萌陳恒之心。而哀公不至為簡公之續也。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左氏以為孔子之言。初讀之亦信其為孔子之言也。及取程子之言思之。乃知乾坤大變。古今創舉。若區區計強弱較衆寡。則先聲索然矣。以力不以義。此策士之談。豈所語于孔子哉。且程子又有以窺其志矣。以為孔子之志。必將正明弑君之罪。上告天王。使大義昭于王

室下告方伯。使大義昭于盟府。然後率與國以討之。昔也。却萊兵于立談之頃。今也。誅逆賊于指顧之間。我戰則克。豈顧問哉。故曰。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大聖人作用定當如此。但勝齊二字有未安者。使哀公允孔子之請。以三家之兵授之孔子。與師問罪。必明告之日。弑君一人耳。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齊人簞食壺漿以迎之。不暇。豈有逆我顏行者乎。然則孔子餘事。謂之勝賊可也。謂之勝齊不可也。一字之間。不可以無辨。若夫天下之亂極矣。極則宜反。因是足以正之。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方是時。列國之為陳恒者。豈少哉。討一陳恒。則凡

為陳恒者。懼矣。為陳恒者。懼則列國各知有君。列國各知有君。則列國之君。共知有周天子矣。吾其為東周乎。在此一事。此當年與復一大機括也。惜乎魯之君臣如

四書章句

論語

卷

第

水投石。使孔子徒託空言。不獲見諸行事也。嘗誠反覆此篇孔子之言。即偽以求其真。夫而後可與言孔子之

齊矣。孔子之志。即無以形其有。夫而後可與志孔子之志矣。即理以著其事。夫而後可與行孔子之行矣。然則孔子而後。知孔子者莫過于程子。程子而後。知程子者莫適于朱子。即此篇固可識其大凡也。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後儒詆之。愚亦疑焉。及讀朱子小

註而後爲之豁然也。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于天子而可告。事未遠速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方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狗請命之小節。忘追賊之大罪。使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可見天地間原有這段道理。胡氏纔有這段議論。若使其言無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四 子路

補于天理民彝。朱子豈輕錄之哉。後儒學識未及此而誣其非。豈不謬哉。

子路問事君章

犯顏諫諍謂直言無隱也。范氏曰犯非于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如此則專重上句。陳白沙云伐顛復一事未聞出。語犯亦木必不難。如此則下句亦不可輕勿欺者。正心誠意無一念不可對君父也。若認事過真而自以爲是。便是欺。即無諸已而求諸君。有諸已而非諸君。亦是欺。勿欺而不犯。則近于浮沉。犯而不以勿欺之心出之。則涉于矯

激兩者均未可以專君也。

晉考漢元帝乘航乘輅一事無大關係。薛廣德邪頭固爭至曰。使陛下不得入廟何也。況當時恭顯擅權。蕭史被戮。朝廷之事孰大於是。廣德曾不及獨伴伴于小節。雖敢諫乎。其欺也亦甚矣。

君子上達章

循者率履而不越也。天理性之德。仁義禮知是也。起然而無所繫累。故循之日進乎高。較然而無所撓蔽。故循之日進乎明。進者長進。所謂生惡可已也。循者順從而

不合也。人欲情之私。聲色貨利是也。貪濁而不潔。清故

循之日究乎汗。早賤而不振拔。故循之日究乎下。窮者

究竟所謂其終也。已一則希賢。希聖。希天。跡絕。窮而求

已一則爲坑。爲塹。爲堦。爲陷。迷途而日深。語曰從善若

從。惡若崩。其上達下達之謂乎。

古之學者爲己章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于己。性命之學也。爲人欲見之于人。富貴利達之學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原未嘗從人起。見其終至于成物。或造福一時。或垂教千秋也。今之學者爲人。原未嘗從己起。見其終至于喪己。得人爵而棄天爵也。

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類。喻義則用心之得也。喻利則用心之失也。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學者如此明辨。其爲已爲人之分。而日加省察。如發一念。或爲已。與則引伸之。或爲人。與則遏抑之。如行一事。或爲已。與則允蹈之。或爲人。與則懲止之。其庶乎不昧于所從矣。不昧者。從古人不從今人也。

士君子佩服往訓。咏歌先王。原爲陶淑身心地也。而豈以之博利祿。弔聲譽哉。乃古之人。進德修業。務體君子降衷物事。卽吉凶同患。似華華乎爲人矣。而要以爲已。

四書翊註

論語

子

卷十四

也。今之人誦詩讀書。務獵取乎當世榮華。卽攻苦自澹。似拳拳乎爲已矣。而要以爲人也。一則正。說明道。一則謀利計功。古今分。而學術與之俱分矣。愚嘗有言曰。古之學者爲人。謂存心天下。加志生民也。今之學者爲已。謂所謀者身家妻子之務也。從聖言反之。亦是一理。不謂顏氏家訓有同然也。

遜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遜伯玉衛大夫名瑗。卽南子所謂問車聲。而知其賢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孔子居衛。管主于其家。則其人可知已。既而反魯。故使人來修候也。意亦以其所學相質。

止也。

使人見主人之友。侍立無坐禮。與之坐。帶其主而及其使。故破格禮之也。對使言。與使者自言。皆稱夫。子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省身有過也。克己寡過也。常若不及。欲而未能也。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欲寡過而未能。以其意言之。卑也。以其辭言之。約也。而其主之賢益彰。見其從身心上做功課也。亦可謂深知君子孜孜遑遑。歉然不敢自信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善于辭令。以其卑而謙。約而盡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子

卷十四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深有以當其心也。行年五十。行年六十二。語一出淮南。一出莊周。註以爲同。出莊周。偶誤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能寡其過。而欲猶未已也。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其志其學。與年俱進也。是以踐履篤實。美在其中。而形外也。光輝暢于四肢也。宜著發于事業也。自進德以下至此。俱從欲寡其過。而未能一語。想像模擬出來。使者之知。知此夫子之信。亦信此也。

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易艮卦之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益
皆稱之而未嘗明損為易辭也按註說以此章與上章
通為一章至朱子始分之故日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
記之也但上章位字以職分言公卿大夫之位也此章
位字以時與地言無所往而不為位也朱子敬齋箴云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思不出位
註疏也大抵日用間有合做的道理全副精神都營注
在上面稍有踰越非其職矣聽其朋從往來之恩而慎
其極深研幾之思君子其得畏之道乎

范氏曰物必有別處之理也各止其所各止其理也物
四書期註 論語卷四 卷四

各止其理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乎之此其所也君止君之所臣止臣之所上下止上下
之所大小止大小之所皆止其所而無越思得其職而
無曠職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恥者不敢盡之意蓋不能行者不敢言能行者雖言之
而不敢盡也饒氏所謂說七分是也過者欲有餘之辭
蓋已言者固行之未言者亦行之之浮其言也饒氏
所謂行十分是也唯是不敢盡謂言耳即日辭可矣而
必曰意慚報之情難為名狀也有餘謂行耳又加欲字

即日意可矣而必曰辭策勵之功可相告語也
高中玄詁註謂恥字直貫到底須用之字易而字始得
否則文理欠通矣蓋註疏原如此說畢竟非立言之旨
也

君子道者三章

我無能焉自責也歷述三者云云勉人也蓋夫子不自
以為能却要教學者共能之故其言如此
道言也言夫子自言其所能也

此章三句與子罕篇三句一字不異但序有先後故尹
氏從中看出成德進學二意來蓋成德者以仁為百行
之首故先仁而後知進學者以知為入德之門故先知
而後仁此理甚好衆引以為非經旨甚不是

子貢方人章

方人者此方人物而較量其孰為長孰為短也知人亦
學問一端故曰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更把全力量用
在那裏心馳于外就關正經功課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自治者自治其身與心也綱常以陶成之義理以切磋
之事物以磨練之方等學焉克已寡過之不暇豈有功
夫照管他人也曰賢衰之也曰乎哉疑之也曰夫我則
不暇自貶也自貶若揚之而實以深抑之也

聖人雖責人而一段溫和勤懇之致。萬然動人。故辭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後世。或否人物。私立品題。卒至
敏怨召禍。其亦未聞聖人之教耶。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凡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如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之類是也。文小異者如此章之類是也。此章凡四
見。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為不
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謂
人之不已知也。合此章為四。其文皆有異。則聖人于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叮嚀之意亦可見矣。夫其所以叮嚀
者何也。恐學者馳騁于名心。不能反已而踐其實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章

四書初註

論語

卷四

重

逆未至而迎之也。如春秋逆王后。逆女之逆。億未見而
意之也。如于貢億則屢中之億。詐謂人欺已。私相掩蔽
也不信謂人疑已。過相猜貳也。抑反語辭。畧反上文之
意也。言雖不逆料不億度。而于人之情。偽變幻。巨測不
可知者。自然先覺。此格物之知。知幾之神。乃為賢而可
貴也。
揚氏曰。君子于一誠而已。不作聰明。不生意見。與物相
忘也。然未有誠而不明者。如水鏡無私。而妍媸坐照。故

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則察
察者異矣。而卒為小人所同。屢其針中焉。亦亦薄。不
靈之人。不足觀也。已觀此章。則為君如漢宣帝。以經核
為明。為臣如趙廣。以鈞棘為術。皆聖門所不道也。陽明
又說。到其知上去。夫人人有良知。豈人人能先覺乎。徒
恃良知。而不窮理。是非倒置。良知為之不良矣。何先覺
之有。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欲名乎。夫子而責其棲棲。疑其佞。故曰。辭甚佞。呼名則
知其先輩。故曰。商疑佞。則知其守正。故曰。德實棲棲。則
知其遊世。故曰。僂也。棲如鳥之棲木。棲于此。又棲于彼。
往來無定。故曰。棲棲。註謂依依。又有繫戀不合意。言微
僂不遇。則亦已矣。而未已。無乃務為口給。以悅人耶。夫
口給悅人。似非某之事也。但無如棲棲何耳。
佞則枉道徇人。此固然媚世者之為。敢乎哉。但斯人吾
徒如何。忽然長往的。若執一不通。就如痼疾。乃身一
病。曰疾。固也。蒙引曰。疾其固。非疾其人。極是聖人之于
禮尊。曰非敢。禮泰也。曰疾。言直也。禮泰長幼之前。古
義。義禮之正。蓋不直。則道不見。是以直之在。夫子只說
自家事。却已深中微生畝之病。故曰。其警之者深矣。

四書初註

論語

重

卷四

驥不稱其力章

驥善馬之名空羣者也。德謂調良。調者習熟而易控御。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驥未有無力而可以千里者。然而人之稱之實以德不以力。所尚有在也。馬中之君子如此。人中之驥可知。若有才而無德則與凡馬等。其何以見稱于人哉。尹氏漢武帝詔云。馬或蹄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雜霸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老子道德經。思始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易為大于其細。或人之言。意亦有所本而為之耶。德思

惠謂有利。益于我也。怨以德報。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將何以報之。言窮于報而無以為之地也。于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只論理。不論情也。理所當愛則愛之。所當取則取之。不以怨故而不要之。不取之也。理所當憎則憎之。所當舍則舍之。不以怨故而不要之。不憎之也。大道為公。無偏黨。無回曲。所謂直也。推而言之。如君父之誓不共戴天。兄弟之誓不反兵。交游之誓不共國之類。皆直也。私嫌小忿。一切付之不較。亦直也。後世薄惡。睚眦之忿。必報而借口以直。

豈不謬哉。于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忘則背義負恩。小人之尤者矣。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以厚為德。豈不是好事。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于有意之私。蓋有意博長者之名也。怨以德報。而德不報。則為逆。施德以報怨。而又報德。則為混。施故曰報德之平。皆不得其平也。如夫子之言。然後怨得其怨之所。德得其德之所。因物付物。而無一毫之私意焉。斯云平矣。然怨有不警犯而不較也。德無不報。有感必應也。則又未嘗不厚。雖不博長者之名。而長者之實在其中矣。看聖人文章。只從或人口中加一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直字而開合。反正使自各極其妙。故曰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旨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此章意思。後人御曉不得。唯朱子知之。故集註亦學者所宜詳玩也。

莫我知也夫章

把下面意思。都統括在首句內。故曰自歎。以發子貢之問。發啓發也。子貢平日自負。智足以知聖人。一聞莫知之言。未免爽然自失。故問之言。怎麼不知子也。或曰。何所為而莫知。便不是不得于天。不為天所顯榮也。天亦為效用。夫何怨。不合于人。不為人所信任也。人亦為天

用夫何尤不怨不尤。夫固有所專心而致志也。但知下學。學夫形而下之事也。自五倫以至耳目日鼻之屬。流行于日用間。有可見有可聞。有可用力者。皆下學也。自然上達。達夫形而上之道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凡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用力而深造自得者。皆上達也。此但言其反已自修。如所云。求于臣弟友而未能之類。循序漸進。則學不厭而誨不倦也。庸德之行。故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與格物之致知不同。知指人言。致召致也。言無驚世駭俗之事。而召致其人之知我也。然詳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四

季

下學者人忽之。其所不必知也。上達者人避之。其所不敢知也。不必知不敢知。皆不及知也。不及知者。豈有他哉。渾然天理而已。聖人之理。便是天造化之天。只是理聖心。天心以一理相為流通。故有獨知之妙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聖人只是順理耳。若學者不免于怨尤。是逆理也。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蓋下學上達。極平常。却極神奇。有可以心喻。不可以口傳者。故曰。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只此一語。該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故曰。學之要。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不出事中故事。便

是理。天不越人外。故學人便是學天。論工夫須有次第。論本體更無間隔也。然習而不察。則是終日在下學中。而不知下學為何事。亦不能以上達矣。不能上達而必曰以者。謂失其所憑依也。蓋下學而不上達。俗學也。徇耳目。月究竟。算不得下學上達。而不下學。禪學也。就空守寂。究竟算不得上達。

公伯寮怨于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列七十二賢中。豈姓氏偶同耶。或譏黜之。今不知其行與否也。註于寮。但稱魯人。于景伯則稱氏。稱字。稱地。稱官。稱名。似有以善惡為詳畧之意。季孫之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四

季

志為怨者所惑。故曰。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古之戮人。貴者則陳尸于朝。賤者陳尸于市。市朝並言。未可定之辭。言欲誅寮為吾黨公正發憤也。按于路仕季氏。季夫子之命。墮三都。收其甲兵。然有不利權門處。伯寮之怨季孫之惑。想不如此。故夫子不言于路之行。止而直言道之興廢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寮不得而廢之道之將廢也。與亦命也。豈寮所能廢哉。寮不過為命所驅使耳。何能為也。朱子曰。言此以曉景伯。使知命而不必為憤憤之舉。安于路使知命而不必有怨尤之心。警伯寮則使知命而

自悔其枉費心力也。若聖人于利害之際，但以義為斷，便自泰然，豈待決之于命也哉？君相不言命，况聖人乎？以直報怨，此固其一端矣。

賢者辟世章

天地閉，賢人隱。若伯夷、太公，避紂而居東北海之濱，是也。闢是而後，若管、辛之居遼東，以至梅福之掛冠，逢蒙之浮海，亦其類與。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是也。闢是而後，如西漢創業之臣，或去楚而適之東漢，創業之臣，或去莽而適之，亦其類矣。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是也。闢是而後，如四書明註

論語

甲

卷十四

移生之去楚，曰王之意息矣，意之息必有微于色者，亦其類矣。有遠言而後去，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是也。闢是而後，如漢唐宋諸名公之去國，皆因人言而乞休，亦其類矣。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避世者，避天下，避地者，避國，避色，避言者，避人或地，有大小，或事有大小，以大小言之也。先言避世而後言避地，先言避地而後言避色，先言避色而後言避言，以次第言之也。為其所避者，事有輕重，有淺深，若夫避之之人，非有優劣也，均之見幾而作，未肯枉道以徇人，但所遇不同耳。

作者七人矣章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但其人則不可考也。註專取此說，極是。玩聖人語氣，分明有屈指高賢，感慨世道，意言幾個有用的人都浩然長往了，天下事尚可為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

以其掌晨啓門也，故知其抱關，以其對子路之言，緩而不適，且係守身正道，故知其為賢人也。一見而問所從來，意亦見子路丰采有迥異尋常者。與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此譏孔子，分明要孔子學他，豈

四書明註

論語

甲

卷十四

知聖人視天下，固無不可為之時乎？或以堯舜伊周為証，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固矣。愚謂三代而後，若孔明之于漢，狄仁傑之于唐，皆當不可為之時，而為亦足以傳令，傳後，堯舜伊周者，誰謂其果不為也。未嘗不為也。周旋列國，立言垂教，開百代之羣蒙，其所為有過于堯舜伊周者，誰謂其果不為也。

子擊磬於衛章

擊磬，偶然耳，意亦以為樂器之一，而游藝耶。悲天憫人之懷，于是乎寄之矣。荷擔也，黃草翁，其義自明。蒙引必辨其為何器，臨氏所謂過來也，此荷簣者，隱士也，亦以

其言知之其言視晨門差辯然未免有憤激意故不以賢許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其心未嘗忘天下也此人聞其啓聲而知之如古人聞琴聲而知志在高山流水之類則亦非常人矣有心哉有心于斯世也必信必果之理誣訓小石堅確以其爲小人言也故石稱小以其必信必果也故確稱堅此則去小字加聲字以其爲擊磬聲也易堅字爲專字又加意字以諷其事意用世也註用字精絕如此以衣涉水曰厲以者解衣而手持之也攝衣涉水曰揭攝者兩手攜衣也此兩句貌有苦葉之詩也如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例引詩而不四書翊註

論語意問

聖

卷十四

稱詩云也。謾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亦深不知屬淺不知揭也。豈知量淺量深非大川之涉也用屬用揭非憑河之用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深之游之聖人輟環不已正所爲匍匐救之尾勉求之也。

果哉。數其果于忘世也。亦坐視斯人之陷溺而漠不關心也。未無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成物爲心。故心同天地也。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于一家矣。蒙引說精荷蕢之言。如一家之中不同休戚。一人之身不關痛癢。故謂之而與

也。且言人之出處若但急流勇退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于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說命云王宅憂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于張蓋約其辭而言之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按孔氏胡氏邢氏說諒倍也陰默也只是不言意

古之人皆然從高宗推之宜指天子說註以君稱堯故曰諸侯亦然按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然則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當是天子事恐諸侯不得而與也總攝已職謂大事小事收攝到冢宰

四書翊註

論語意問

聖

卷十四

衙門處分也百官聽于冢宰則君所當言者冢宰言之君所當行者冢宰行之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于張高宗之問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君不出令臣下無以稟而行之政事廢弛禍亂或繇以起也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用人行政俱有以考其成禍亂非所憂矣此與大註未見不合

自古至少國疑之際大臣稱制者前有伊周後有霍萼此外無開焉好如莽操者比比也非如漢昭帝十四而識上官傑之詐解不敗矣是以三年不言此勝遂廢必也聖衰臨朝視事退則仍如昏喪之儀而後可自漢文

帝以日易月數千年間行三年之喪者僅得三君焉然其事俱有未盡善者可歎也

凡為人子者皆然何必天子

上好禮則民使章

記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上好禮則自燕居以至臨蒞時罔不範圍于秩敘中而又昭示王製一與百姓相守禮達而上下辨矣上下辨則分定分定則志定夫是以如身使臂而臂使指易易也

子路問君子章

四書詞註

論語

卷十四

聖

修己以敬此聖人合內外兼本末徹上下而言也至矣盡矣茂以加矣而子路一則曰如斯而已乎再則曰如斯而已乎存乎身少也故再以其充實積累之功光輝發越自然澤被生民者告之要從修己以敬之道推極而言非有他也人者對己而言以己言己亦是人以人言人亦各是己人者己之推百姓者人之推百姓可以盡人而人不可以盡己也是故論人無以加于聖人論聖人無以加于堯舜堯舜猶病再過去一步不得又何加焉此所以抑于路見少之心使反諸近也近指己言盡聖人合人與百姓以為己聖人之己合安人與安百

姓以為修故其心無窮世未極治務期使因治之

一物不得其所而其心如懸世難極治不能信

病果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其心未已故堯舜所以安百

姓為病也時雍風動不敢弛其兢兢之心聖人所以為

聖人者如此若曰吾治已足則驕業之心有時放下非

修己以敬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敬箴云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二句說敬字最確君子修

己以敬便是篤恭安百姓便是天下平二句一意可互

相發明故對舉之修己以敬上焉者之敬也安百姓則

下焉者無不敬矣篤恭上焉者之恭也天下平則下焉

者無不恭矣只從隨之以茲則敬一語推之則上下一

于恭敬之理得矣象引曰止下一于恭敬則和氣充塞

于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

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宮沼者

解釋最明此體信達順之道此字承上文來指敬字下

面是字此字皆本上此字說是直指敬字象引以為指

體信達順便隔一層朱子曰信是實順是和氣體信是

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又曰體信是實體此道于身達

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

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四字須如此明

四書詞註

論語

卷十四

聖

發其義始盡聰明。唐知諸儒俱說誠則明之意。愚謂敬自坤。畫生坤則虛。虛則靜。蒙引云。心胸越開朗。義理越明。瑩開朗只說的明字。不曾說的敬字。愚欲易二字。云心胸越虛靜。義理越明。瑩于理尤長。程子云。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朱子云。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詩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書言成湯顧諟天之明命。皆可訓以此事。天饗帝之義。詳味程子之言。幾幾乎聖人矣。蒙引遂不曰。圈外耶。

戴記數百卷。首日無不敬。繼曰安民哉。可與此章互相發。

四書劄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敬篤云。毫釐有差。天壤易處。此從天地反言之。又云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此從萬物有反言之。

蒙引云。尙書三解。允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夫人狃于有物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于一身。故真見天地萬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萬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愚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有

稷誰云。天地寬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揚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原壤夷俟章

原壤孔子故人。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惓然。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嗣是莊周喪妻。鼓盆而歌。降至晉室。如畢阮之徒。皆祖尚其學焉。夷。踞也。踞也。鷓鴣好踞。故謂之踞鷓。又謂之鷓夷。夷。即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不為禮也。述猶稱也。謂道

四書劄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其善賊。以害人為事故名焉。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言庸人碌碌無得而稱也。而久生于世。徒足以傷敗。桑常壞亂風俗。則是賊而已矣。胫。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胫。若使勿踞。踞然。蓋夷俟之罪。胫為之杖。必于胫。所以警而覺之。亦聊以當其罪云爾。登木之歌。其為賊也大矣。乃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今于此獨切責之。無乃舍其重而問其輕耶。朱子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即其踞之胫。則壤猶為故人。盛德申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閻黨童子將命章

且鄉童子進而見之。闕黨童子抑而教之。皆以其赤子之心未喪也。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應對也。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觀異之。然則或人之疑在益。而不知孔子所以損之也。損之者損其肩位。並行之故習正所以益之也。

童子問坐之禮。出檀弓。記曰。曾子疾。童子問坐而執。隨行之禮。出王制。制曰。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君位是不循。問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欲速則不達。故使之給使令之役。所以逆其傲志而教之。漸少長之序。所以抑其疾行而教之。徐習揖遜之容。所以抑其驕態而教之。謙非寵而異之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哭

卷十四

之也者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曾孫 孫 全 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即兵家所謂布陳也。俎豆祭器。必曰禮器者。欲因度數而審其義也。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夫婦父子之間。有慙德焉。兵端兆矣。復有志于戰伐之事。子不察其源。而開其流乎。故答以未學而去。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五

之答以未學。示不當問也。先以嘗聞。示以當問也。使靈公聽其言而請俎豆。子將為之陳禮教焉。夫婦有禮。父子有禮。和氣致祥。不至以干戈從事矣。奈何問其所不當問。而不問其當問。衛事尙可為哉。明日遂行。可以速則速也。不可得而虛拘也。子曰。我戰則克。夾谷之會。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却萊勝費。奏有成效。子豈書生不知兵哉。謝而不答。思預防之道也。無何家難作。蒯賸以晉師入衛。其子輒稱兵拒之。然後知不學軍旅而學俎豆。寓意深遠矣。惜乎靈公之迷而不悟也。固窮有二義。胡氏曰。溢。溢也。如水之溢于外而收攝不

住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言役於非禮非義之財。濫簡踰閑。無所不至也。此說與上文亦有二字文勢正相應。且小人言濫。則君子固守之義亦可見矣。

朱子曰。當行而行。不俟終日也。無所顧慮。無所顧於前。無所慮于後也。此二句。指明日遂行說。處困而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無所怨悔。無所怨于人。無所悔于己也。此二句。指在陳絕糧以下說。介石之吉。困亨之貞。于此可見學者宜詳玩也。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四書翔註

論語 衛靈

二

卷五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但未繇博反約耳。夫子欲其知所本。欲其知萬殊之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女曰子教他從中認取也。

子貢曰。然。方信也。是自家本色。即曰非與。忽疑也。恍惚如見夫子矣。蓋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視曾子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者。尚僅一層。真積力久。將有得。省身之效也。積學功至。將有得。窮理之效也。二者不同。故朱子一字一句之間。妙有權衡焉。胡氏曰。子貢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是也。

夫子迎機而決之曰。非也。于一以貫之一。賢說見第四

篇然彼之一貫以行。言從踐履入。此之一貫以知。言從格致入也。天下萬事萬物。都有箇源本在。把這箇去處。養的純粹而無雜。終始而無間。語其理。則不貳。語其運。則不息。語其體。則洽透而無所遺也。所以了其一。萬自畢也。雖然。一貫不自多學而識。求則胸中無物。貫箇甚麼。學識不歸到一貫上去。即多聞多見。亦猶拍耳多聞。一一即多。正自分開不得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際天蟠地。洞古達今。大矣哉。人不能遍觀其大用。而盡識其全體。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多學而識。則事事物物。理會過博矣。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于衆形。變變化化。各正性命。匪物物刻而彫之也。物物刻而彫之。則乾道窮矣。故曰。于一以貫之。其猶天之于衆形。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尙可肖像而舉似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聖人固有與天同載者焉。天之載。無聲無臭。統此一元之氣。氤氳于萬物而已。聖人之載。無聲無臭。統此一本之理。流行于萬殊而已。均此孔子之一貫也。在曾子。則不待其問而直告之。在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一貫同而所以告之者不同也。在曾子。則深喻之曰。唯。在子貢。則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一貫同。而所以應之者不同也。然則二子之學。曾

四書翔註

論語 衛靈

三

卷五

子貢曰。然。方信也。是自家本色。即曰非與。忽疑也。恍惚如見夫子矣。蓋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視曾子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者。尚僅一層。真積力久。將有得。省身之效也。積學功至。將有得。窮理之效也。二者不同。故朱子一字一句之間。妙有權衡焉。胡氏曰。子貢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是也。

子深而子貢淺。于此可見。朱子又本尹氏之言推之曰。夫子之于子貢。屢有以發之。如莫我知也。夫及子欲無言之類是也。而他人不與焉。然則顏曾以下之學。顏子深而子貢淺。又可見矣。

由知德者鮮矣章

夫子于子路每輒呼名如誨汝知之。及問六言六蔽之類是也。註于此獨加呼其名而告之一句。以其箴規之意更切也。德謂義理之得于己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理得于己而有之。謂當于天然之則。合乎人心之宜也。箇中意味。真實受享不盡。又何有于窮通得喪哉。辭雖勇于義。而于此未能領會。故一遭患難。便自排遣。不過此子所以呼其名而為感慨之語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懼見發也。愚謂第一章因時論事。第二章第三章則傳道講學以示教也。當造次類而之際。玩其語氣。從容和緩如此。非聖人豈能為此言哉。

四書講註

論語

四

卷十五

無為而治章

饒氏分兩節看。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一節是說衆聖人之所同。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一節是說舜之所獨。此理固

好惡意。只作一節看。全重無為。開口二句。便說盡。下面自問自答。下不過甲明上交耳。敬者德之聚。德聚于內。而形于外。故曰恭已者。敬德之容。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正是此理。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此三句又專發明而已矣。三字俱精絕。

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此理尤好。諸聖人。不具論。若堯承帝擊之荒。禹抱羽淵之痛。致治頗難。舜非特紹堯而已也。方在家庭。其盛德已足以感化天下之人。到歷試時。如治民事神。四門百揆之類。居攝時。如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舉元愷。誅四凶之類。天下事大段都

四書講註

論語

五

卷十五

子張問行章

做完了。及正南面之位。只命九官十二牧。便自了當。當時可見者。唯臨朝穆穆之容而已。這一段。嚴翼精神。日與天下相管束。百姓自然効力。萬國自然嚮風。豈有餘事哉。子曰。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殆謂斯乎。問行之意。猶問達務外本色也。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求諸身以外也。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言者身之文行者。身之表。忠信所以進其身之德。篤敬所以慎其身之德。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曠南蠻。緡北狄。以南北兼東西也。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絡五戎。六狄。鄭

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蠻。貊之邦可行。况州里乎。即遠以該近也。二十五百家爲州。約畧言之。州里不可行。况蠻貊乎。即近以該遠也。行州里似容易。到蠻貊如何措手。豈知天下事。只是要真。要實。矢口措躬。却向真實路上走。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忠信篤敬。宜分四義看。忠者言無不盡。勿欺之謂也。信者言無不踐。以實之謂也。篤者敦厚其行。而不刻薄也。敬者謹慎其行。而不息慢也。率是道也。言有物。行有恒。樞機善而所以動天地者在是矣。况于人乎。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曲禮離坐離立。母

四書翔註

論語 衛靈

六

卷十五

紳大帶之垂者。書諸紳書夫子所言忠信以下。欲其不志而一。一力行也。佩服聖教亦云至矣。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猶前驅者以鞭欄約人。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近裏着已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此力行之鞭辟近裏着已者。致知與力行合而爲一。卽此是學。質美者天資美好也。明得盡。合下看得透徹也。人欲之私。最能壅塞銅蔽人。故曰渣滓。渾化者。消融無餘也。天地經久不壞者。只是無渣滓。人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惡惡容見于外者。整齊嚴肅也。敬至心存于內者。乾惕屬也。內外交致其功。以持守而涵養之。持守有力。堅貞而不拔也。涵養無意。優游而自得也。及其至。則渣滓渾化。與天地同體。一而已矣。蓋上焉者卽知以爲行。次焉者卽行以爲知也。

四書翔註

論語 衛靈

七

卷十五

直哉史魚章

如矢。言直有伸而無屈也。史魚自以不能進。遂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既死。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靈公。卽此一事。可例其餘。故夫子稱其直。按家語。靈公弔喪。見其無以成。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復其位而用其言。觀納諫一事。靈公固有可取者。無道而不喪。此亦其一端矣。伯玉出處合于聖人。用則行舍則藏之道。故曰君子。卷收歛也。懷退藏也。可卷而懷。即所謂可以止則止也。或以為卷道。或以為卷身。俱通。按左氏孫林父謀放獻公。告蓬伯玉。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子。遂行。甯殖謀弑衛侯。告蓬伯玉。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二者之對。皆不對也。故曰不對而出。亦其事。亦其卷而懷之之事也。二節俱重。無道句為是。蓋二子之時。未見有道。故可即無道以卜之。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卷五

也。史魚之直。有古大臣。幸采亦君子忠君愛國之道也。楊氏以為未盡。亦不必。蓬伯玉免于亂世。則明哲保身之道耳。愚謂如矢者。欲卷而懷之。不可得。卷而懷之者。欲如矢。亦不可得。各成其是而已。何必同。

可與言而不可與之言章

此章見人之語。默宜中節。而實不可以不知人也。其人而可與言。則與之言可也。乃不與之言。是失其受言之人也。其人而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可也。乃與之言。是失其謀人之言也。此無他。不知人故耳。若知者。知其人之可與言。而不可與言。亦不失人也。知其人之不可與言。而不可與言。亦不失人也。知其人之不可與言。而不可與言。亦不失人也。

不失言也。不失人。不失言。則言無中節。而亦可以稱知人之哲矣。

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或作一個人。非也。志士有志之士。慷慨就死者也。仁人成德之人。從容赴義者也。先儒以為有安勉之殊是也。理當死。則天經地義。彼開所以致命遂志。而乃偷生苟活于心安乎。不安謂良心真切之地。瞞不過也。害其心之德。是害其秉彝之良心也。求生害仁。志士仁人不為也。惟是當死而死。則見危投命。心無愧怍。而安有以全其秉彝之德矣。殺身成仁。志士仁人以之者。

四書翊註

論語

九

卷五

實見得剛常名教所在。死則為人。不死則為禽獸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真是真非。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終身之大節為重。一時之軀命為輕。生不重。于義也。須是實見得捐軀殞命。則全乎性命之理。而安否。則以父母之遺體行。而危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人者。視死如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成就一箇是。成就此心之德也。心之德。仁也。

饒氏曰。比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余謂文天祥方孝孺是仁人。顏真卿兄弟是志士。陳文龍殺身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殉乎。李希殺身。召親戚行寇。

禮曰吾欲子孫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殺身存。生曰此堂號明倫。今日君臣之倫安在此。數公皆志士。而臨大節雍容如此。亦庶幾乎仁人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章

賢以事言。謂功業著見也。仁以德言。謂行誼修整也。夫。子嘗謂商也曰益以其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曰損以其。與不若已者處也。悅不若已則于大夫之賢者恐未必。事士之仁者恐未必友也。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切。磋。以成其德也。蓋大夫之賢者邦之望。尊而禮之為。觀型之資則必有所嚴。憚以成其德。士之仁者邦之彥。

四書翊註

論語衛靈

十

卷五

結而納之為麗澤之益。則有所切磋以成其德。賢也。仁也。皆器也。事賢利大夫之器。友仁利士之器。然則學者之成其德亦猶工之善其事矣。

問為仁與問仁不同。問仁以體用之見成者言也。問為仁則以其功力言也。子貢問為仁非問仁。故孔子告之以事賢友仁。皆為仁之資也。事賢則資大夫之賢以為友仁。則資士之仁以為資人之器。利己之器。行將不止。于瑚璉也。

顏淵問為邦章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亦以。

夫子所答者皆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而見之也。自堯曆已然。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可見蓋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易于革之大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此九釐百工庶績咸熙之本也。夷考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于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其所統言之。則元統會會統運。運統世。世統年年統。月月統。日日統。時皆以多統少也。以其所積言之。則時積為日日積為。

四書翊註

論語衛靈

十

卷五

月月積為年年積為世。世積為運。運積為會。會積為元。皆以少積多也。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闢于子。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闢于丑。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于寅。故斗柄所建立此子丑寅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三代易姓受命。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則選用之或用子。或用丑。或用寅也。夏建寅為歲首。故以人生之辰為正。商正建丑為歲首。故以地調之辰為正。周建子為歲首。故以天開之辰為正也。然時以作事。時天時事人事事者人也。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紀如史所稱本紀。世紀之紀。故禮運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

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小正夏時書名也。蓋取其時之正。謂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也。與其命之善。謂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侯善也。以上數句。皆發明孔子得夏時之言。言平日既有此言。而于此又以告顏子也。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生物之功。既著。改歲之義。甚明。此欽若昊天者所宜守而勿失也。商輅木輅也。按周禮。五輅惟木輅與金石象革四輅不同。但漆之而已。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無輅之名。至商始有之。而異其制。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鈞車夏后氏之輅。蓋虞夏本稱車。後人以大輅駁輅乘輅周輅。因而附益之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過侈者奢而不可為訓也。易敗者任重致遠不可以久也。若商輅之朴素。則不過侈。渾堅則不易敗。而等威已辨。言天子之車有以異于公侯卿大夫也。商尙質亦。有。過。于。質。者。惟。輅。則。質。而。得。其。中。也。

周冕有五。謂衮冕鷩冕鷩冕毳冕。祭服之冠。惟祀昊天上帝。祀五帝。服大裘而冕。其餘享先王先公。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祀。各從五冕分服。合大裘六服。而同冕也。冠上有覆。覆蓋也。前後有旒。前圓後方。或

十二旒。或九旒。或七旒。或五旒。或三旒。各十二玉也。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大備。而無加也。制度如長廣前後方圓之類。皆有尺寸儀等。如旒玉之類。自天子以至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皆有定數也。然其為物小而加衆體之上。加于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為物小故雖費而不及奢也。夫子取之。蓋以周尙文。則有過于文者。惟冕則文而得其中也。

放者禁止之。斥絕之。使不接于耳也。鄭聲鄭國之音。不及衛者。鄭聲甚于衛。故舉其重而為言也。佞人卑諂辯給之人。前訓佞字。但云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卑諂以迎合君心。而後得行其辯給。故特加二字也。殆危也。言傾險而可畏也。遠者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二句且虛說。所以當放當遠處。尚在下面。

鄭聲何以放也。鄭聲奸濫淫志。能使人蕩心溺志。而不自知也。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鄭聲之淫。可知已。佞人何以遠也。其心叵測。書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能使人敗國亡家。而終不悟也。昔唐太宗之英明。知宇文士及之佞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佞人之殆可知已。

聰明則樂易。備以和。聽人以協。上下必用。詔而及其舞。

也舞樂容也。功大者乃傳莫傳于韶德粹者乃醜莫醜于韶。故曰取其盡美盡善也。篇韶九成。鳳凰來儀。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

程子曰。問政多矣。未有以此告之者。惟顏淵博文約禮。克已復禮。天德全矣。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故。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有。餘。者。損。之。不。及。者。益。之。皆。因。其。時。也。及。其。久。也。時。異。而。勢。殊。不。能。無。弊。則。又。有。當。損。益。者。焉。周。衰。聖。人。不。作。謂。聖。帝。明。王。不。作。也。聖。帝。明。王。不。作。無。復。有。因。時。損。益。者。故。孔。子。對。酌。先。王。之。禮。對。酌。者。權。衡。先。王。之。禮。而。折。其。衷。也。立。萬。世。常。行。之。道。世。有。變。遷。

四書章句 論語 衛靈 卷十五

而道無改易。雖聖人復起。不可得而損益也。發此以爲之兆耳。宋子曰。兆猶準則也。舉此四者。作一箇準則。餘事可依倣而推行之。言當如此斟酌也。

張子曰。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舞樂也。此四者。制禮作樂之事。所稱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則法外之意。所以守法者也。一日不謹。則其意弛。而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如一堂容傲之辭是也。容傲之辭。所以傳其不敢不謹之意。蓋如此也。欽其意。所以立其法也。又曰。法立而能守。立者立其意中之法。能守者守其法外之意也。意所以成德。故德可久。法所以修業。故業可大。鄭

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能使人弛其意。而壞其法也。故放遠之。要以謹其法外之意焉耳。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蓋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此所謂百王不易之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心法也。治法治天下。心法治一心。皆所謂大法也。孔子作春秋。行天子之事。以定百王不易之大法。觀其開卷。春王正月一語。便是行夏之時。此意可見也。孔顏雖不得行春秋之意。于一時。然其爲治之大法。百王不能易焉。迄今見孔顏之法。卽謂迄今見孔顏可矣。

四書章句 論語 衛靈 卷十五

人無遠慮章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蓋足之所履者有限。而心之所及者無窮。地無用而地有用。故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憂在几席之下。此以地言也。饒氏補之曰。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憂在旦夕之近。此以時言也。遠慮近憂。須兼地與時言。方足。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詩曰。職思其外。皆言慮之不可不遠也。蓋凡事宜爲經久之圖。若取給目前。而不思所以善其後。鮮不敗矣。雖然。以理之可否爲慮。雖近亦遠。以事之利害爲慮。雖遠亦近。此又不可不知也。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均是一箇已矣乎前則解曰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絕望猶屬望也此則解曰歎其終不得而見之雖屬望却絕望也前輕而後重也均是一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前不言已矣乎猶有屬望之意此加已矣乎便是絕望之辭故曰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亦前輕而後重也輕其辭所以愧之重其辭所以激之蓋聖人之言無重出者故註解聖人之言亦無重出者一處各是一意具見經與註立言之妙而蒙引乃以為一意非兩意証矣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四書辨註

論語 衛靈

去

卷五

不進賢致不稱其位知而不舉為違心故有愧于心如魯盜得來而藏匿不吐惟恐人之或知也故曰陰謀此春秋誅心之法也抑下既稱魯大夫何以云不與同立于朝蒙引以為為大夫是後來按惠嘗以直道三黜或文仲坐視而不一引手亦未可知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于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知而不舉是蔽賢蔽賢者心術之私不仁也不明是証其罪小蔽賢是証其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為竊位皆所以深斥之雖人稱其賢而不一言同也

按齊伐魯文仲病不能辭而謀之惠惠答以經國之畧喜而退喜則知其賢也審矣范氏之說是先寬一步而後正其罪也先儒賢否相形名位相軋之說可謂窺見至隱而後儒非之何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責已厚簡身若不及也故身益修責人薄與人不求備也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有相好無相尤也玩厚薄及遺怨語意就處世接物說亦通凡報施之際斟酌其親疎尊卑箇箇都要盡道理縱有八分九分好還覺缺欠于人無奢望無過求縱有一分二分好都莫遺忘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人將報德之不服又何怨呂俱恭恠稱急難飲食不好便致出碎家事因病中讀此節遂遙然冰釋如此方可讀論語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專

第一箇如之何是思而處之辭第二箇如之何是熟而審之辭漸漸深將去也不如是而率意妄行不再思量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無奈他何也世間有一種糊塗人專到面前泄泄沓沓漫不經意又有一種齒齕滅裂的惡應自用只管做將去更不虛心訪問這都是自己塞了路徑教人打那裏開發他是以處事的成心口相語

四書辨註

論語 衛靈

去

卷五

曰如之何如之何。或就正有道。曰如之何如之何。兩條路畢竟離不得。

羣居終日章

小慧私智言非義理之正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滋者。浸漬日深也。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熟者變詐日工也。難矣哉。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無以入德只是不長進。將有患害則禍事至矣。蓋言不及義必有觸犯人處。好行小慧必有刻刺人處。此福事所以不免也。胡氏云。言不及義。故無以進德。好行小惠。故將有患害。大不是。羣居便有許多人。終日便有許

四書精註

論語 衛靈

太

卷五

多工夫。豈無正經事情。而乃肆意劇談。或為宴會淫僻之語。或為支離誕妄之辭。說出來是沒緊要的話。做出來。便是沒道理的事。或阿意以相附和。或挾術以相愚弄。總之些小伎倆。不曉的天地間有箇大義在。此亦學者通病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制事之本。則兩義兼之矣。故以為質幹。如築者之有基。如繪者之有地也。而行以應事。則必有節文。節其過。文其不及。所以定于中正也。而出以接物。則必以退讓。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所以亨

也。而成始成終。則必在該實。力求以二。分卷以三。貞之所以元也。率是道也。君子哉。若人乎。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如木之有身也。禮以行禮。義以出。此義信以成此義。此四句。只是一事。時措而咸宜。以義為本也。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本于敬。外之方。本于內之直也。引易二語。此程子從聖人立言之。前言之也。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合上三句。總成上一句。此程子從聖人立言之本言之也。渾言之。只是一箇義字。經權互濟。操縱咸宜。體在是用。亦在是折。言之則有禮有孫。有信皆殊途而同

四書精註

論語 衛靈

太

卷五

君子病無能言章

與患不能章意。冠以君子二字。顧其名不可不求其實也。以病字易患字。如身之痛。不啻聞心之憂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務實而不徇名也。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無為善之名。非疾也。無為善之實。君子安得不疾乎。從生前論之。或為不理之口。所掩沒。名固有待也。至于蓋棺論定。悠悠者無所施其口矣。而不稱是沒。沒無聞也。是以君子疾

之陽明云稱字作去聲讀與聲聞過情君子烈之一樣
看殊非立言之意。

君子求諸己章

要。看。求。字。求。諸。已。者。汲。汲。遑。遑。一。切。在。自。家。身。上。做。功。
課。也。求。諸。人。者。營。營。逐。逐。一。切。在。人。家。身。上。討。便。宜。也。
日。用。之。計。求。諸。耕。耘。經。濟。之。方。求。諸。學。問。性。命。之。理。求。
諸。誠。敬。愈。求。而。愈。有。餘。也。或。倚。人。之。勢。以。自。庇。或。資。人。
之。力。以。自。進。或。干。人。之。財。以。自。豐。或。邀。人。之。譽。以。自。榮。
愈。求。而。愈。不。足。也。此。君。子。之。求。所。以。異。乎。小。人。之。求。也。
歎。

論語

論語

子

卷五

君子矜而不爭章

莊。以。持。已。日。矜。嚴。恭。寅。畏。也。然。而。自。待。嚴。待。人。却。未。嘗。
不。寬。故。無。乖。戾。之。心。而。不。爭。者。則。人。于。野。不。較。長。
比。短。也。和。以。處。眾。日。羣。平。日。教。洽。也。然。而。待。人。寬。自。待。
却。未。嘗。不。嚴。故。無。阿。比。之。意。而。不。黨。不。黨。者。漢。其。羣。而。
不。分。門。立。戶。也。漢。黨。綱。諸。賢。矜。而。爭。遂。使。人。目。之。為。黨。
唐。牛。李。諸。公。羣。而。黨。故。不。能。免。于。爭。箇。中。事。原。是。相。因。
的。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夫。人。有。數。陳。事。理。滾。滾。可。听。而。施。之。于。用。則。迂。踈。無。當。

者。有。談。說。忠。孝。鑿。鑿。可。據。而。反。之。于。身。則。刺。謬。實。多。者。
以。言。舉。人。可。乎。雖。然。其。人。則。非。其。言。則。是。若。併。其。言。而。
棄。之。如。陽。虎。為。富。不。仁。之。類。就。中。一。段。道。理。豈。不。埋。沒。
君。子。以。大。公。處。之。言。自。言。人。自。人。各。不。相。蒙。可。也。後。世。
入。股。取。士。不。惟。其。人。惟。其。言。弊。也。久。矣。裴。行。儉。先。器。識。
而。後。文。藝。猶。為。近。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章

推。已。及。物。推。已。之。心。以。及。人。也。不。施。其。所。不。欲。則。施。其。
所。欲。可。知。事。事。用。的。着。處。處。用。的。着。時。時。用。的。着。施。之。
豈。有。窮。乎。故。可。以。終。身。行。之。言。恕。之。一。字。用。不。盡。也。尹。

論語

論語

子

卷五

氏。曰。學。于。知。要。不。知。要。則。勞。而。罔。功。也。子。貢。之。問。其。
欲。以。一。言。終。終。身。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以。恕。求。仁。之。
方。也。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尹。氏。蓋。本。此。而。為。言。也。推。而。極。之。雖。至。
人。之。無。我。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出。乎。此。蔡。文。莊。曰。程。
子。云。人。能。將。這。箇。身。心。共。放。在。天。地。間。一。班。樣。看。則。有。
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愚。謂。如。是。而。後。可。
稱。無。我。也。已。終。身。行。之。不。亦。宜。乎。言。學。者。目。前。之。事。可。
以。作。聖。故。宜。行。也。恕。者。如。心。如。其。中。心。也。雖。不。能。以。人。
之。心。如。已。之。中。心。固。可。以。已。之。心。如。人。之。中。心。故。曰。言。

如心而恕在其中矣。文文山恕齋說云。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樂流為姑息。自先儒以如心為恕。而恕之義始明。知言哉。忠恕可以盡道。絜矩可以平天下。都是此理。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言。虧傷其所有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言。舖張其所無也。夫子之于人也。如其人而止。故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以為過其實矣。則必嘗有以徵驗之。而知其將來出于此也。聖人于善未著而善之故曰速。無所試則有所苟。有所試故無所苟也。

四書講註

論語

卷五

季子

若其惡惡則已緩矣。與善善不同也。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然則緩者亦隱惡之辭耳。豈姑待也哉。是故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賞罰也。善善急而惡惡緩。聖人之好惡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故諸儒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愚謂上面人字。泛言該的廣。下面民字。指在下者言。蓋謂三代立道。不存于朝廷之十大夫。而存于草野之愚夫愚婦也。三代夏商周。今此以前也。直道無私曲。是則是非則非也。言吾之所以無毀譽者。豈從一己之私哉。蓋以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而惡其惡。而無所

私曲之民。此一。段作一句讀。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胡氏解之曰。必有所以然者。夫都不說破。愚謂所以然者。言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也。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矣。性發而為情也。然則是非之實。斯民與三代之民。原不可枉我。亦安得而枉之哉。

朱子曰。聖人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誰毀誰譽。聖人之直道而行也。其以斯民為三代。亦與人為善之意。豈真因斯民之直。而後直哉。蒙引諸集俱認真說。非聖人立言之旨。

四書講註

論語

卷五

季子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楊氏曰。史闕文。疑而不敢信也。馬借人。公而不敢私也。孔子猶及見之。古人謙厚之意。于是乎在。今亡矣夫。則其意不可得而見矣。日月幾何。頓增江河之感。故曰。憚時之益偷也。朱子曰。此必有為而言。謂偶見有此事而言之也。蓋雖細故。言闕文史之細故。借馬人之細故。而時喪之大者可知矣。則以綱常倫理言也。亡闕文之史。則將藝偽承說。使後世不復存實錄。亡借乘之馬。則將封已。器物使細里不復通。有無事雖小而關係則大矣。

巧言亂德章

言不從肝膈出。而以口舌爭勝。好詭百端。巧也。巧言凌亂。是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賢好可否任其顛倒也。聽之使人志意回惑而沒無主張。故曰喪其所守也。所守以心之德言。若石顛之于漢元帝。盧杞之于唐德宗。其類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薛文清曰。能忍人所不能忍之忤逆。斯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功。此謀天下事者所以貴乎堅忍不拔也。若悻悻自用。或率于私愛而不能割。或激于意氣而不能平。往往坐失事機之會。而立累垂成之功。故曰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二語。蓋淮陰所以擬楚項者。先儒以趙太后不忍成安君出質。

四書劄註

論語 衛靈

論語

卷十五

沛公因王漢中。不忍項羽而欲攻之。卒賴鄒龍賈何之言。不至亂大謀。愚因其說推之。袁紹以子病。舉兵家之笑。霍光以妻邪。懷猶豫之心。皆婦人之仁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魏高貴鄉公之登車伏劍討司馬。皆匹夫之勇也。

衆惡之必察焉章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無私心也。口衆則非仁者之好惡。其心能無私乎。若不察。則好其所好。惡其所惡。或蔽于私矣。蔽于私。言為衆所惑也。衆惡之果。遂不齒于公論乎。或以獨行涉多口。或以大義冒不韙。是當

鑒諒于形迹之外者也。衆好之果。遂無慙于公論乎。或違道以于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是當推測于心術之微者也。雖然。衆惡之豈必皆當好。衆好者豈必皆當惡乎。亦有惡其所當惡。則從而察其所以得罪于清議者。安在。好其所當好。則從而察其所以允符于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

人能弘道章

弘廓而大之也。如人之目所以視。便能廓而大其明之道人之耳所以聽。便能廓而大其聽之道人之心所以思。便能廓而大其睿之道。如人必有父子。便能廓而大

四書劄註

論語 衛靈

論語

卷十五

其親之道。人必有君臣。便能廓而大其義之道。人必有兄弟。夫婦朋友。便能廓而大其序別信之道。是故。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也。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人心有覺。盡其心。則豁然貫通。故能大其道。道體無為。待其人而後行。故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心非性。然能窮理以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簡。其心性。即理。然不知窮理。以盡心。非道弘人也。人弘道。人之能。道弘人。亦人之能。非道之能也。委其能于道。道不弘。人亦不弘矣。

過而不改章

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不可謂之過也。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是謂過矣。過而不改則悠悠苟安。日陷于僻。周子所謂障疾忌醫者也是。謂過矣。聖人之言何其和易不迫也。愚謂不知其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知其過而不改。是謂惡矣。豈但謂之過哉。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着心。隨事順理去做。須如此說。二字。幾分曉矣。蓋勞心以必求。殫精竭慮。懸空而揣摩之也。不如過

四書精義

論語精義

五

卷五

志而自得。考証于古。實體驗于當身也。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言不妄節而施之。謂遜非早遜之遜也。李氏曰。夫子非思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以此垂教。而後世猶有若慈湖龍溪之支離。開見者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朱子曰。開口一句是統說。中二句分兩解。蓋辨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是食也者。不謀而得之。謀之未必得也。然則君子亦惟有學道已耳。雖然。以理論之。學道者得祿。以君子之心論之。固非以得祿之故學道也。以得祿之故學道。近于叔世之貴

利達者矣。故再用君子憂道不憂貧。何哉。然朱子所謂恐人錯認此章是也。

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君子者學道而有獲者也。學道而日謀道。獲之所為。夜之所思。惟此日用當然之理耳。謀食則逐逐于資身之策矣。力田者不逢年。行往有之。何若天爵修而人爵從之也。仁義忠信。盡其在我。則君相之求至矣。君子之謀道。其君子之憂道乎。君子之不謀食。其君子之不憂貧乎。愛則謀之。不憂則不謀也。要有專注。故謀無分營。此沿流溯源之論也。魯齋治生之說。更當別論矣。

四書精義

論語精義

五

卷五

尹氏曰。學道本也。祿食末也。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貧賤之自外至者為憂。以富貴之自外至者為樂哉。

知及之不能守之意

知及仁守。是明德事莊莊動禮是新民事。要之皆以至善為止也。只是一理。知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莊莊者莊此者也。動禮者動此者也。知足以知此理。合下者。的確然明白了。却不若實下工夫。而私欲開之人心。勝道心。則此理日就晦昧。無以有之于身矣。雖得所知。亦必失而已。言不能保其得也。

泄。臨也。謂臨民也。此節臨之以莊則敬句而反言之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閉之。知及之仁又能守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言心德之貞固也。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氣屬天天之所偏不能變化也。習屬人人之偏不能砥礪也。或有厚于內存心忠厚長厚也。而不嚴于外無所可畏無備可乘也。是以民得而漫易之愛之而不敬之也。下句勿此推動之不以禮未善言。

知及之。豈日知之心而已乎。仁守之。豈日守之身而已乎。躬行心得之學。固期于吾民共之也。不莊以泄之。無惡備。若以作其爾無赫赫者。以大其觀。民將漫我。則其

四書講註 論語 衛靈 卷五

學亦建疎而無所用矣。勤之動民也。又曰鼓舞而作樂之。亦爾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使在己者動容周旋中禮。而不納民于執物。則上下何餘辨。民志何緣定。非所以語上治也。朱子曰。勤以禮如蒐苗獮狩。其中教之少。長有亦之事。從此推之。道路男子。婦人。各在行者。讓路者。讓時之類。皆是也。

朱子曰。學至于仁。仁者性之德也。性善故曰善。有諸已大本立。則身修而可以加民也。泄之不莊。勤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氣稟小疵。即上節所謂氣之僣。學問小疵。即上節所謂習之偏也。然亦非盡善之道。所

禽進而求之矣。故夫子歷言之。使知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泄而猶曰勤之不以禮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務期盡善而後已也。小節即小疵。以其小而忽之。則不免于自足苟安。行將為大德累矣。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章

此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我指觀君子小人者言。受彼所受也。彼指君子小人言。蓋君子于細事未必可觀。不以小者見長也。而材德足以任重。遺大投類。恢恢乎遊

四書講註 論語 衛靈 卷五

刃有餘矣。小人雖器量淺狹。不足以當天下國家之重任。而未必無一長可取。一官自効。一藝自見。胡可沒也。蓋君子才足以任重。則其器大。器以材成也。德足以任重。則其量遠。量以德充也。小人器淺。則不可以言材。非任重之材也。量狹。則不可以言德。非任重之德也。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在君子為不可在。在小人為可在。君子為可在。在小人為不可。論辨所以貴精。取君子之可。併取小人之可。置君子之不可。併置小人之不可。用心所以貴恕。率是道也。豈有用違其才之患哉。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章

先云民之于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然後引到仁上去。隨云水火外物而仁在已。在已固與外物不同。又云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失其心與害其身又不同。然後繳上意云是仁有甚于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大意已完。又加一轉云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總見夫子勉人為仁之意。諄切如此。故以李氏之言結之。民非水火不生活。失水火則身死。失仁則心死。孰輕孰重且也。水火有利亦有害。投而赴之則可以溺人。可以焚人。若仁則入之惟恐其不深。積之惟恐其不厚。有悠

四書初註

論語衛靈

三

卷五

優沖淡之樂。而無陷溺寒燠之苦。利害之相去遠矣。斯民也。奈何營營于水火而輕棄吾仁哉。

富仁不讓于師章

仁以為己任。日當謂淨當擔當也。師也者。平生所推奉而瞻乎其後者也。雖師亦無所遜。則更無有遜焉者矣。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天命之性。故曰自有為仁。所以盡己之性。故曰自為。自有而自為之。不干人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在己者不得委于人。故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在外者人得而爭之。則當先人而後己。故不

可不遜。

君子貞而不諒章

貞正而固。固者信也。正者是非較然不爽也。諒則不擇是非不正也。而必于信不正之固也。君子豈其然。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本義曰貞于四時為冬于四德為知。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恰好是貞而固意。若諒則有訓忠信者。如友諒是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則以小信言。君子貞而不諒。則以堅硬之信言。取義各不同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四書初註

論語衛靈

三

卷五

後與後養之後。同後者。置之度外而無容心也。即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朝廷所班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鞠躬盡瘁也。有言責者。盡其忠。犯顏敢諫也。皆以敬吾之事而已。敬吾之事。所以敬君之事也。敬君之事。所以敬君也。若先有食祿之心。則全無保妻子而已。不敬莫大乎是。豈足道哉。重祿養廉。君父之事。非臣子之心。文文山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不敢素殮。以曠厥官。斯真敬事後食者矣。

有教無類章

人性皆善。天之所以命人者。不殊也。而其類有善惡之

殊或相倍疑而無筭。則氣習之染耳氣謂氣質無以愛化之。則清者染而濁。濁者染而益濁矣。習謂習俗。無以懲戒之。則正者染而邪。邪者染而益邪矣。故君子有教。不直指夫子說以其為夫子之言也。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謂氣質之濁者。可以復于清。習俗之邪者。可以復于正也。要。看。可。以。二。字。非。謂。其。速。復。也。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教。不。擇。地。而。施。也。大。道。為。公。如。互。鄉。之。童。子。可。見。闕。黨。之。童。子。可。使。將。命。正。無。類。之。教。也。或。云。有。教。則。無。善。惡。之。類。說。的。太。容。易。且。非。夫。子。之。言。

道不同不相為謀章

四書期註

論語 衛靈

三

卷十五

以人品言則君子與小人善惡不同不相為謀也。以學術言則吾道與異端邪正不同不相為謀也。諸如此者皆可類推也。

辭達而已矣章

此為修辭者立法也。辭取達意而止。意必本于理。而後可以言達。理既達則不容贅一辭矣。不以富為工。則無所事于豐靡也。不以麗為工。則無所事于華藻也。先儒謂文章一道。壞于左氏。嗣是而後益不可問矣。坡公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故有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其所不得止之說。然其所達者。肩山之意。豈孔孟之

意哉

師冕見及階章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師冕一見夫子而其名迄于今。不沒。然則夫子之仁。豈特一時哉。及階與之言曰階。及席與之言曰席。皆坐。又歷舉在坐之人而一一與之言。皆所以矜而敬之也。聖門學者見夫子一言一動無非天理。流行故存心省察。如此。據子張之問。是從省察得來。必曰存心者非存心不能省察也。

相助也。有贊相輔相意。荀子曰。贊無相。偃偃乎其何之。

四書期註

論語 衛靈

三

卷十五

古者瞽必有相。出周禮。其道如此。言天然自有之理。如此也。蓋聖人于此。因物付物。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言盡其天然自有之理也。易曰。天道流行。物與无妄。聖人之道。天道也。故于相師一事。而物與无妄之全體具見之。自常人言之。處已一心也。為人又一心也。自聖人言之。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處已盡其誠。盡已之性也。為人盡其誠。盡人之性也。有志于學者。須是學聖人。有志于學聖人者。須是學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于此亦可見矣。學聖人者。盡衷肯

尹氏

范氏不侮寡。出康誥言文王之心也。不虐無告。出大禹謨言堯之心也。夫子之心與堯與文王之心同。可見于此。推之天下。老安少懷。友信。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西銘云。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告者。差得此意。

上蔡教人嘗謂此章與子夏齊章。一部論語皆在此。燕氏以為微上微下之道。讀者當深考而博求之。極好。或述其說以問龍溪。龍溪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推其意將普視天下矣。巧而鑿不通之。

四書章句

論語

語

卷五

四書章句

前賢刁

包象吉

男再康

承祖

曾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

後學黃 趙傑飛校訂

季氏將伐顛與章

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二子必見。夫子以告私告也。非季氏之命也。義無可仗。言無可執。故曰有事而已。有事以伐顛與為事也。冉求為季氏聚斂。則違其惡之私人也。尤用事則與謀可知。故夫子獨責之。

四書章句

論語

季氏

卷五

季氏

東家山名在魯山郡東。陸贄言南今沂州蒙縣也。先王封顛與于此山之下。使孟孫祭。則建邦。故士有自來矣。孟子譏周公封于魯為方伯。里今云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本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也。社稷魯公之社。故曰猶云公來。言非季氏所得而管轄也。初作中軍。三家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而取之。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家之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則非特強凌弱。眾暴寡而已。是將據全魯而有之也。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伐之是逆先王之命也。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伐之是操一望之戈也。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伐之是干各犯分王法所不容也。事人專理天理。至當而不可易之意。定體以朝廷體統言。季氏雖強。大夫也。雖與雖小。諸侯也。大夫伐諸侯。不易之定體。決裂矣。一言盡其曲折。言聖人之言。婉曲周折。而無不諳其極也。要以此一言盡顯與之曲。折。集註。文以一言盡聖人之曲。折。非孔子不能。非朱子亦不能也。

夫子指季氏。冉有實與。與。顯與之謀。以夫子非之。故謂其咎而歸季氏。且援子路使與已同科也。

屈在古之夏史。故其言曰。法。德也。威。力也。展。布其力也。刃。位也。言三子不欲則。言其不可。陳力者。前而不聽。則當去。不能看止也。朱子曰。人臣一日立其位。則一日盡其官。不得一日兼乎其官。則不盡一日立乎其位。與周任意同。晉之有相。厥以扶顛而持危也。危而不持。言傾覆而不能提。學之使安。顛而不扶。言踣仆而不能扶。翼之使起也。則焉用彼相矣。言不可。虞。物也。且爾言過矣。謂夫子欲之。善。一臣皆不欲之言也。神。所以防虎兇之逸也。橫。置。所以防龜玉之毀也。虎兇不在神。龜玉不在橫中。雖逸雖毀。與與守者無干。今在神

而逸在橫而毀則與與者何為哉。故不得辭其過也。時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如虎兇之出于神。如龜玉之毀于橫中。已不得不任其尸位曠官之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言有不可克之勢也。費本公室。曰季氏私邑者。以其久假而不歸也。伐顯與所以利之也。而求曰。慮為子孫貽害。是飾其辭以相欺也。不知有魯但知有季氏。則實與其謀。亦可知矣。昔孔子為魯。可冠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與以自益。不可以為魯之臣。不可以為孔之徒。併不可以為子路之友。宜蒙引深鄙之曰俗人也。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即所謂今夫顯與云云也。彼之貪其利。不擇于上。而至此始釋者。蓋冉求雖曰夫子欲之。實以貪其利為諱。至夫子再言而求情始著矣。釋之于此。亦有微意。集註之精如此。有國則有國所有的土地人民。有家則有家所有的土地人民。患其所當患而不患。其不當患寡少也。捐民說謂民不足以使也。貧乏也。捐財說謂財不足以用也。均謂各得其分。千乘得其千乘之分。百乘得其百乘之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上安其上。無所需索于下。下安其

下無所親視于上也。季氏之欲取顛與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耳。患寡非真寡。愈多而愈見其寡也。患貧非真貧。愈富而愈見其貧也。是時季氏據國而專擅于下。魯君無民而孤立于上。不均孰甚焉。君弱而無以馭其臣。臣強而有以凌其君。互生嫌隙。不安孰甚焉。不患其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二語其數。時石盡乎下。用蓋字。申明上意。錯綜說。不拘拘與土文相應也。均則奉行周室班爵祿之制。君卿大夫皆有以自給。故不患于貧。而和則爾無我乖。我無爾競。臂指相聯。中外有成。城之勢。故不患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所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四

卷十六

謂泰山而四維之也。商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其和無寡之謂乎。均安則和。生和者行乎均安之中也。故以之奉上。又以之起下。貧寡則傾。至傾者。隨乎貧寡之後也。故用作收緒語。補此二字。古語之意始完。聖人文法亦于斯可見矣。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內治修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豈必屑屑然與之較勝。負乎無用此往。但令彼來而已。其來之則以修文德。修文德亦只是修內治。但進而加勵焉耳。不服。道命也。修文德。即帝乃誕敷文德也。唯德動天。無遠弗届。聖人經濟之學具是矣。崇引以此節與

上節俱泛論道理得之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不均不安也。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解見前註。宋臣屢叛。如大夫為公家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也。危矣顛矣。不能持不能扶。故不能守也。相夫子。又與焉用彼相。句相應。

賈誓曰。敵乃干干。盾所以蔽也。銀乃戈。戈戟所以刺也。蕭牆。屏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蕭。故曰蕭牆。蕭訓蕭。不均不和。內變將作。禍在蕭牆也。不憂蕭牆之禍。而憂子孫。亦甚迂遠矣。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則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五

卷十六

其驗也。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家之後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噫。此公謀也。而未有成。其後陽虎囚季氏。尤為聖言左券云。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社稷岌岌乎殆矣。此魯之君子所當痛心而早為之地也。冉求又欲伐顛。史以附益之。助桀為虐。甚于聚斂矣。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齊魯則魯益弱。肥三家則三家益強矣。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濡迹樞門。非義也。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于夫子。則是三代直道在吾黨也。季氏雖小

人。尚知正人清議之可畏其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曳之事不見于經傳。此必二子退而見季氏。借陳夫子之言以寢其欲而防其憂。故止之。然則聖人之言其利溥哉。

馮厚齋曰。聖門記錄。問答多單辭。雙語無文章可觀。而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不知單辭。雙語或不折難。而有抑揚之妙。或不抑揚。而有折難之妙。或不反覆。而有優游之妙。深味之。自見非必如此。章數百辭。而後知其妙也。乃曰無文章可觀。謬矣。譬如天地生物。雖一絲一粒。具見化工。豈待百物然後可知。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卷十六

化工之神哉。知天地之文章。則知聖人之文章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諸侯不得廢禮樂。即王制所謂。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不得專征。伐即王制所謂。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也。陪臣陪者。副也。重也。大夫于天子。家臣于諸侯。皆稱陪臣。此則所謂。家臣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逆理也。自大夫出。甚矣。自陪臣出。愈甚矣。十世希不失。末遠也。五世速矣。三世愈速矣。大約其數不過如此。總以見天理之昭彰也。

口執事拱手聽命于下。五禮六樂命宗伯。九伐命司馬。天子垂拱受成云爾。故王曰。天王命曰。天命討曰。天子所以奉若天道也。無道則綱解紐弛。作福作威之權不在天子。而在諸侯矣。諸侯可以僭天子。則大夫可以僭諸侯。陪臣可以僭大夫。然物窮則變。數極必反。故報應之理。如操左券。莫之或爽也。目擊大夫專征。而瞻懷有道為之慨然。曰。使在治世。豈至是乎。故不及諸侯陪臣。而獨言大夫也。此亦目擊當時庶人之議。而云然也。上無失政。則禮樂征伐之權不移矣。天子有政。天下之庶人無私議。諸侯有政。一國之庶人無私議。此皆心悅而成。服非箠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以禮樂征伐立論。治天下之大法也。而曰。通論其勢法。非勢不行也。曰。天下言不獨為魯國發也。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卷十六

庶人無私議。此皆心悅而成。服非箠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以禮樂征伐立論。治天下之大法也。而曰。通論其勢法。非勢不行也。曰。天下言不獨為魯國發也。

祿之去公室章。此因上章而及魯事。所謂。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之。驗也。三家分魯。賦稅盡入私家。故曰。祿去公室。祿去公室。則政逮大夫矣。是一時事。但以公室言。則云。五世。指宣成襄昭定也。以大夫言。則云。四世。指武悼平桓也。三宰皆桓公之後。故曰。三桓。子孫微。有指未然說者。有指已然說者。玩故夫語氣。當就已然說。內則陽虎四桓。子外

則侯犯臣叔孫以郈畔。公山弗擾。臣季氏以費畔。公欲處父臣孟氏以成畔。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其能久。公室之祿而專大夫之政乎。此以前章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與前章疑皆定公時語。何以知之。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此魯君失政之始。至于定則五世。故知其為此時之語也。

以理勝者強。以勢勝者弱。蘇氏之所謂強。上下相安于定。分理強也。非勢強也。若魯之諸侯大夫。以陵其上為強。陵其上者下亦陵之。何以令其下勢強也。非理強也。

論語季氏

故不取。雖而弱。然則理勢之相去懸殊矣。

益者三友章

友者德業之助也。然而或日進。或日退。則損益使然。直者若口逆耳。以藥石愛我者也。故友之則聞其過。諒者抱朴還醇。以金石乎我者也。故友之則進于誠。多聞者博古通今。以前言行。若我者也。故友之則進于朋。合三者與之友。則切磋砥礪。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益矣。便習熟也。便辟者便于辟也。全在容貌上好。看故曰。習于威儀而不直。善柔者善于柔也。全在圓軟處求容。故曰。工于媚悅而不諒。便佞者便于佞也。全在言辭間。

取給。故曰。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合三者與之友。則凌淫濡染。日長傲。遂非而不自知。損矣。三者損益正相反也。五倫中惟朋友一倫為人合。而天合者實嘉穀之天下無五倫外之人。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與友以成也。而其損益有如是者。益則為聖。為賢。損則為狂。為愚。可不謹哉。

益者三樂章

樂者性情之事也。然而有道心。有人心。則損益攸分矣。不鐘鼓而肅肅以敬者禮乎。或失則肆。或失則拘。均之不可以言中節之禮也。節則辨制度而適。適其中正焉。

論語季氏

九

卷下

不琴瑟而雍雍以和者樂乎。或失則乖。或失則流。均之不可以言中節之樂也。節則辨聲容而適。適其純良焉。有體之禮。有聲之樂。以身節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以心節之。總之禮樂所以範圍身心。而節又所以損益禮樂也。人有大美。揄揚之不置。人有片長。樹籍之無已。方咏歌贊歎時。亦不自知為何心。而第覺有如是則快。不如是則不快者。善之在人。猶之于在己也。出門有功。則友樂乎賢。同人于野。則賢樂乎多。左右前後。固非端人吉士。以講學。則有師。師道德之英。以奏功。則有濟。濟經綸之彥。朋至斯乎。多多所以益善也。以三者為樂。則繩

趨矩步斤斤不失尺寸而又舍己從人氣求聲應也。能不日躋于光大乎。益矣。驕樂者以驕為樂也。矜夸倨侮。慢上而陵下。則侈肆而不知節可知。佚遊者以遊為佚也。流連荒亡。玩日而愒月。則惰慢而惡聞善可知。宴樂者以宴為樂也。歌呼醉飽。近色而就聲。則淫溺而狎小人可知。以三者為樂。則氣盈志滿。居然不可一世。而又恣情慢遊。泥比匪人也。能不日趨于污下乎。損矣。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先儒以驕樂為峻宇彫墻之類。是奢也。非驕也。以宴為安。是佚也。非宴也。或引易象君子以飲食宴樂之宴得之矣。前章言三友之謹。謹其損益之資。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之六

待於君子有三愆。章。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如不亦君子乎。專言德。無君子莫治野人專言位。此則兼言之也。按禮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豈有言未及之而言者哉。急而不能待。故曰躁。接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豈有言及之而不言者乎。匿而不肯發。故曰隱。至于言之未及者。亦既及之矣。言其所當言。亦既免于躁與隱矣。然而觀言觀色。尤貴有番幾之識焉。而曰昧言之與無目者等。故曰警。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時字最確。蓋言未及不可言之時也。則待其時而不言。何時之有言及之。可言之時也。則乘其時而言。何隱之有。見其顏色。仁我時則言。見其顏色。不在我則不言。語默合宜。何警之有。君子有三戒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之六

君子之戒多端。而約其大者。則有三。君子之三戒。無日不爾。血氣形之所注。以生者。血稟于陰。重而濁。主靜行。故曰血氣形之所注。以生者。血稟于陰。重而濁。主靜行。于脉之內。而為榮氣。稟于陽。輕而清。主動行于脉之外。而為衛。得加貪字。言溺于貨利也。隨其少壯老之時。而却戒。戒色則以好德之理。勝之。庶不為既定之血氣所便也。戒得則以嗜義之理。勝之。庶不為既定之血氣所便也。免氏開口聖人二字。宜改。君子為是。同人者。血氣也。強弱盛衰。與時推移。日耗月減。故有時而衰也。異于人者。志氣也。天君為主。七情附不聽令。愈發愈壯。故無時而衰也。君子養其志氣。以道義用事。而不以血氣用事。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浩然之氣。充塞兩間也。高梁溪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關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心戒。即是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其理則

益精矣。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衰，盛用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然則先生養志氣而血氣亦在其中矣。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宜平說。因下節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勿放君子以畏天命為主是也。畏者嚴懼之意，以別于畏縮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正理以性言，其可畏知性也。知性則知三綱五常皆天所以命我者，而戒謹恐懼自不能已也。內而念慮之萌動，外而言行之發越，常若天鑒之在茲，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付畀之重，即天

四書切註

論語 季氏

十二

卷十

所付之正理也。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蓋大人德位兼隆，法今傳後之人也。彼方體備天命之理，故以畏天命者畏之，然非徒尊禮之也。務期事事做，而後已。聖人之言美善兼備，法今傳後之言也。彼方發洩天命之秘，故以畏天命者畏之，然非徒誦讀之也。務期言言踐履而後已。焉總之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以天為穹窿之形，已耳。以天命為渺茫之數，已耳。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大人率循此義理者也。識大人之義理，故狎之而無所忌憚。如此也。狎，褻慢也。或笑其迂腐，或厭其矯激，狎也。或干之以非分，或悅之以非

道亦狎也。聖人之言表章此義理者，也不識聖言之義，理故侮之而無所忌憚。如此也。侮，戲玩也。或目為糟粕，或譏為芻狗，侮也。或資之以弔名，或假之以干祿，亦侮也。三畏，修己之敬也。而尹氏歸之于誠，蓋實實有以對越上帝，實實有以合德大人，實實有以力行聖人之言。故不日修己之敬，當然而日修己之誠，當然也。誠者，主敬之本也。小人不務修身，全不在身上做工夫，不務誠已，全不在心上做工夫，身心全不照管，不誠未有能敬者也。何畏之有。

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四書切註

論語 季氏

三

卷十

言人之氣質命于天者，雖然其不同，大約有此上中下。暨最下四等，可指而言之也。第一等則生而知之，所得于天地之性者，純以全不囿于氣質也。上也。其次則清明純粹之氣質，較多學以保全之，使不流于昏濁偏駁，則為第二等矣。又其次則昏濁偏駁之氣質，偏學以變化之，使馴至于清明純粹，則為第三等矣。因謂有所不通學，正所以通之也。若困而不學，則無以通之。安其昏濁偏駁者，而不求其清明純粹者，自暴自棄，所謂不移之下愚也。斯字要看言因非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士類所不齒矣。

愚嘗有言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也。學而知之者。學而知此生也。因而學之。雖不能與生知爭悟。尙堪與學知爭修。氣質不同。而天命之性同。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學則困者可以進于學。知學知者可以進于生。知天分有安。勉學力無彼此也。困而不學。然後爲下。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有九思章

子嘗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又曰。以思無益爲。徒思者言也。此章却云九思。其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之思。乎。視有形。其明在外。恐其蔽也。思則外無所蔽。而明無不見。其明也。遠矣。聽有聲。其聰在內。恐其壅也。思則內無所壅。而聰無不聞。其聞也。遠矣。色見于面者。思溫。太和之氣也。貌舉身而言。思恭。謙光之德也。言思忠。修辭立誠也。事思敬。至一無適也。思問則疑不畜。無敗謀也。思難則忿必懲。無宿怨也。思義則得不苟。一介無妄取也。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至乎敬者。此至敬之學。君子所爲。成始而成終者也。

謝氏曰。未能從容中道。未能不思而得也。無時而不自省。察慎獨也。慎獨則渾身是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以人道而合天道也。

四書翔註

論語 季氏

南

卷末

見善如不及章

聖人言好善惡惡之誠。而註必加真知二字。使知善知惡不真。或其人未必善也。而誠好之。其人未必惡也。而誠惡之。好惡顛倒。其爲當身之累。不小矣。唯知真知其善而好之。誠步步趨趨。惟恐失之。真知其惡而惡之。誠如湯湧鼎沸。唯恐其加諸身也。此致知誠意之學。顏曾再闕之徒。蓋能之矣。此與下節皆古語。先言人而後言諸者。幸其人之有以符其語也。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求其志。求其濟世安民之志也。志於道而未達。吾謹守之耳。又有所謂行義以達其道者。達其驟帝馳王之道也。求道平達之志。今如行之矣。天生聖賢。以爲天下也。如徒潔清自好而已。斯世何賴焉。是故獨善其身不若兼善天下。等而上之。又有其處則天民也。其出則王佐也。伊尹太公而後。先儒又以孔明當之。竊意抱膝隆中。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隱居求志也。三顧而出。倦倦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行義達道也。嗣是若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其志可嘉。厥後立朝。不愧行義達道。亦庶幾乎此矣。聞其語。未見其人。夫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哉。按小註。或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

四書翔註

論語 季氏

五

卷末

庶乎此下語抑揚輕重處。疑若于顏子少。臣者若云古
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
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此論更確更
精。朱子已首肯之矣。宜從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駟四馬一車之馬。兩駟兩駟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
縣。世人徒見一時炎涼。而不知千秋榮辱也。試以齊景
公之與伯夷叔齊論之。一則富而有國。一則貧而無家。
炎涼之相去亦遠矣。一則身死而名隨滅。與草木同腐。
一則身死而名益芳。與日月爭光。榮辱之相去亦遠矣。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矣

卷六

詩之舍富而言異也。不可與此相發明乎。按夷齊應有
國而逃之。崔子隸景公之兄。莊公而立。崔子猶在。景公
不問也。景公若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夷齊以過
國存千載之父子。以諫伐存千載之君臣。此子所以相
提而論也。不然。千駟無稱。故特景公哉。二說俱言外之
意。不可不知。

陳亢問於伯魚章

陰厚其子私意也。亢之所窺者如此。故其所疑者亦如
此。詩三百盡人情之曲折。而括物理之大凡。其為教溫
柔敦厚。蓋宛而多思。異而善入也。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而心氣和平。所以能言。能言者。言無滯碍。而出之快爽。
言無暴厲。而出之雍容也。使于四方。而能專對。則其效
也。禮三百三千。著經曲之儀則。而合小大之率。餘其為
教。恭儉莊敬。所以因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故學之
者。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所以能立。能立者。確有成
而無所闕。畧卓有定守。而無所搖奪也。立于禮。則其效
也。兩而字。要看事理通達。品節詳明。是說識見。心氣和
平。德性堅定。是說涵養。絲外及內。絲淺及深。却是進一
步說話。故中間用而字。連絡之。輔氏說極好。但截然分
開。便失註兩而字精義矣。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矣

卷六

當獨立之時。所聞詩。即平日雅言之詩也。所聞禮。即平
日雅言之禮也。故曰。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于無異于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
子到底。以私意窺聖人也。豈知聖人之心。即天地大公
之心。豈有私意。于其間哉。玩伯魚之言。大有詩人風味。
則其立禮亦從可知。蓋錄其夙昔能奉行。虔訓故也。願
陳亢迥乎不同。使天假之年。其進頗有量乎。

邦君之妻章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
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竊意古有此語。而夫子嘗言之。

頗有關於終常名教故記者特錄之耳。春秋時或以妾
 母為夫人或以妾為夫人。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此章正
 名之意。所以責其實也。夫者扶也。有扶助德美意。君以
 此稱之。敵體之義大夫。而况邦人及異邦人乎。故皆從
 夫人之稱。而特以君冠之也。其自稱于君曰小童。幼稱
 無知之意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幼稱不德之意也。君
 曰寡君。則夫人曰寡小君。同體而加小字。以示別耳。春
 秋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期。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柩。皆所以致嚴于嫡庶之際也。蓋君秉陽德以正位
 乎外。所以理陽教也。夫人秉陰德以正位乎內。所以理
 四書明註 論語持紙 卷七



四書明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禮祖 與祖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金

四書明註

論語陽貨

卷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易之睽曰見惡人无咎。避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是道也。于孔子之待陽貨。見之。陽貨季氏家臣。因季桓
 子而專國政。不軌之徒也。欲令孔子來見已。借口張公
 室附正人以自重也。孔子不往。不與小人為緣也。貨以
 禮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孔子則
 不為已屈。能不為禮屈乎。故取孔子之亡而歸之。使
 不受于其家。欲令來拜而已見之。居然以大夫自處。使
 孔子墮其計中也。
 曰來曰吾與爾言。憤其不見而倨侮無狀也。懷藏道德
 不救國之迷亂。仁者不忍也。此譏孔子懷寶迷邦之非
 仁。而諷使無懷寶迷邦以速仕也。亟數也。數失其時不
 及事幾之會。知者不為也。此譏孔子從事失時之非知
 而諷使無從事失時以速仕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
 譏孔子日月之不留。而諷使乘此不我與之歲。以速仕

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言。未嘗迷邪。未嘗失時。未嘗虛此。歲月也。而亦非不欲仕。言非不欲售其資。非不欲從其事。非不欲立葦月三年之功也。但不仕于貨耳。故直據理答之。如貨言仁。直據仁之理答之。貨言知。直據知之理答之。貨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直據惜陰之理答之。也不復與辨者。不與辨。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于貨之本情也。若不論其意。若不喻其譏。孔子而諷使速仕之意也。看陽虎大奸雄。說來都是道理。夫子答他只因其言而順應之。如前兩投。只借他兩箇可字。加兩箇不字。更不費辭。末曰諾。諾者應辭。以爲應而實不應也。以爲不應而亦應也。又曰吾將仕矣。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以爲不仕。則非貨之言而且然也。以爲仕。則非已之意。而未必然也。極活極婉。不輕絕之。亦不輕許之。就中化工之妙。非聖人不能傳。化工之妙。非朱子亦不能也。

四書切註

論語 陽貨

二

卷七

絕之也。既而厥其亡。亦絕之也。遇諸途而避焉。則終絕之。是爲已甚矣。豈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如響者。天理之當然。無所回曲也。直也。對而不辨者。不告之以所以然。言雖遜。而在我者。未嘗幾微貶損也。無所諂也。層層道理。都從聖人一言一動中。剔發出來。聽以見時中之妙。而無可無不可也。

孔子于陽虎。非敬之也。安得云敬所不敬乎。孔子之身。非諂于陽貨。諂于禮也。安得云諂身以信道乎。身諂而道亦不獨信。揚雄自道也。諂身王莽。孔賢而以法言擬論語。以太玄擬周易。曰道在是矣。其誰信之。蓋道外無

四書切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七

身。身諂即道諂。身外無道。道信即身信。孔子于陽貨。有信而無諂者也。揚雄于莽。賢有諂而無信者也。一言之差。遂爲一生人品心術之害。故言不可不慎也。

性相近也章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何以兼之。以天地之性。兼之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無歸着。昔人所謂人之相去。不啻九牛毛者也。故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非判然二物也。但專以氣質言。則有昏濁純駁之不同。故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天地之性。雖寓在氣質中。而氣質

中實本天地之性以為生。太段皆不甚相遠也。一落在習上去。則習于善而為賢。為聖。日躋于高明。習于惡而為愚。為不肖。日趨于汙下。于是始相遠耳。相遠者。習也。非性也。人亦安可不慎所習。以復天命之本然哉。程子之言與朱子少異。蓋謂孔子相近之說。專言氣質也。論氣不論性。不備也。孟子性善之說。專言天命之性。即是理。無不善。書之所謂降衷。詩之所謂秉彝也。論性不論氣。不明也。如是。固不得以相近言矣。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此承上章而言。人性相近之中。又有上知氣質之美。一定不移于下。下愚氣質之惡。一定不移于上。又不得與習相遠一槩而論也。雖然。天下上知無多。甘心下愚者亦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上知而下愚而上移可知也。說不移。正是說移。然朱子說不可移。程子說肯移。觀外註可見。愚謂書言惟聖固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在轉念間。即謂上知下愚可移亦可也。程子曰。人性皆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以天命之性言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以氣質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發憤有為。不肯自暴自棄。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

論語陽貨

四 卷十七

而進。愚必明。柔必強。變化氣質也。唯自暴則拒之以不信。是說沒這道理。悍然固頑。剛惡也。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不肯做。怯懦不前。柔惡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即以下面商辛証之。微子箕子比干。皆聖人。欲化之。終不能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上云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而進。故此云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前後正相應。往往剛強暴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稱其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適足以為播惡之資而已。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自暴自棄也。故謂之下愚。考其歸則誠愚也。考其始。却未必愚耳。再以程子之意廣之。如庸廣才力過于辛。而窮凶極惡。亦過于辛。豈非程子所謂下愚乎。若實操不肯為文。王莽不肯為周公。亦其類也。諸如此者。皆以上知天分而作下愚行徑可哀也已。

論語陽貨

五 卷十七

子之武城章。城以武名。用武之國也。而一旦變易風俗。為弦歌之聲。蓋絕簫也。弦琴瑟。禮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樂不撤懸。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若習以和平中正之音。而又進以溫柔敦厚之教也。邑人皆弦歌。牧樂耳。而曰子游為武城。幸以聽樂為教何也。蓋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聞其樂則知其禮耳。莞爾小笑。觀
喜形于色也。唐虞三代之治。僅見于彈丸。故以牛刀割
雞爲喻。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此故言觀子游之
自信何如。非真戲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有位君子無
位小人也。子游所稱述二語。蓋夫子常言以教門弟子
者。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君子不學則刻薄而寡
恩。小人不學則跳梁而梗化也。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
禮樂也。使君子小人莫不學道也。君子學道則行濟人
利物之事。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尊君親上之風。故易
使。朱子曰。君子之道是曉的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四書精註 論語 陽貨 六 卷七

而達人的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
忠信而已。故易使也。曉的最痛快。子游篤信聖人學道
之言而見諸行事。可謂不負所學。故嘉之。門人聞牛刀
之喻。恐其真謂治小邑不可用大道則惑矣。故嘉偃之
是必呼二三子者。所以解之也。天下有天下之治。一邑
有一邑之治。治有大小也。而治之必以禮樂。則其爲道
一而已矣。不問大與小也。言樂而禮在其中。言禮樂而
詩書在其中。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先王
之道也。及門中如子路只言武備不及文治。冉有只言
足民有養而無教。公西華言禮樂亦只一身而不能推

以及人。故曰衆人皆不能用也。而子游獨行之可見文
學之政事優于諸子矣。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出望外
也。因反其言而戲之。反其平日學道之言也。子游直舉
其言以對。正也。故復是其言。正所以資其行也。自責其
戲。言前言非莊語耳。

公山弗擾以費辟章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同執。魯季氏據邑以叛。非有異于虎
也。貨之欲見則謝。弗擾之召則欲往何也。貨欲以計致
孔子。全無誠意。召則以禮來聘。有委已以聽之意。其用
心固不同也。

四書精註 論語 陽貨 七 卷七

于路不說不說孔子應呼臣之召也。末無也。言道既不
行無所往矣。則亦安之而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不召我臣。意欲而召我。豈徒然哉。言必用我也。用我則
以恢復宗國爲第一義。按曰。爲東周先儒俱反言云。不
爲東周以其衰亂而式微也。不知二程何故亦作此說。
朱子本註疏以二程爲與周道于東方極確。至其所以
興者則云。聖人自有處置非常情。所能測識。後儒遂有
講明大義。使公山首先服罪。歸死司寇之說。又有感動
季氏。使不敢僭越。無召之說。未免迂濶矣。竊意子之不
得于魯者。三家視之。公山以強公弱私爲名。其所

者魯之季氏。非畔魯也。若事權在握。因其私以濟公。則國盍可乘亂剪除。而政還公家矣。方是時。周自西轍轉。東修明。王制夾輔。周室使天下共戴一統之尊。是文武周公為西周。孔子為東周也。如高祖以西漢創業。光武以東漢中興。正與此類。或曰魯在周之東。為東周。所以與魯也。謬甚。

程子曰。天下容有不可為之事。而假手聖人。則無不可為之事。天下容有不可改過之人。而傾心聖人。則無不可改過之人。子之欲往。職此故耳。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傾心。而假手必不能改過也。

四書劄註 論語 陽貨 八 卷十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子曰。行是五者。合內外而言也。蓋心注于五者。則內無所馳。鵞而存矣。理本于五者。則外無所礙。而得矣。于天下自一家。一國而推之。無所往。而非五者之著見也。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不可棄此心。不可棄此理也。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師也。辟則傲。故不足于恭。辟則狹。故不足于寬。辟則偽。故不足于信。辟則情。故不足于敏。辟則自私自利。故不足于惠。以五者之德。救五者之失。而實則藥一辟病也。故心存于恭。則得肅父之理。不侮其效也。驗不侮之效。而後知其恭心存于

寬。則得含弘之理。得眾其效也。驗得眾之效。而後知其寬。心存于信。則得篤實之理。人任其效也。驗人任之效。而後知其信。心存于敏。則得勤勵之理。有功其效也。驗有功之效。而後知其敏。心存于惠。則得施濟之理。足以使人其效也。驗足以使人之效。而後知其惠。任倚仗。言能為人擔當事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則其心公。普平坦。無所私曲。而周到遍滿。無所滲漏。可知矣。公平體也。周遍用也。公平周遍。仁者之體。用備矣。然恭其本。與恭則不敢不寬。不寬非恭也。恭則不敢不信。不信非恭也。恭則不

四書劄註 論語 陽貨 九 卷十七

敢不敏。且惠不敏。且惠非恭也。凶者以恭為本。猶道千乘以敬為本也。李氏之說。朱子亦云。然恐不必也。
佛肸召子欲往。章。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一句連讀。子欲往。豈不得之宗國者。將得之異邦乎。其行止究歸于一而已。子路恐佛肸之僥。夫子愛之也。愛之故。援引夫子昔日不黨惡之言。以止其行。徒知獨善其身。而不知夫子之心。兼善天下也。愚謂子路于此。有二失焉。不以聖人愛聖人。而以君子愛聖人。一失也。徒以君子愛聖人。而究不以君子自愛。二失也。揚言乎不自愛也。衛出公親于其

身爲不善于路入之矣不特此耳方其爲季氏宰時已
犯此病也。

磷薄也厚而磨之故薄也。涅染皂物。蒙引曰。染皂那物
非染那皂物也。分析極明。有是言。有是親。于其身爲不
善。君子不入之言也。君子不入之言。昔固有之。堅白之
言。昔亦有之也。以昔所聞之言。律今日。則今日之往似
有礙何也。人之不善能挽已也。以今日所言之言。律昔
日。則昔日之言不必泥。何也。人之不善不能挽已也。楊
氏曰。磨不磷。涅不淄。卽後無不可。此一投就聖人
說。不曰堅乎。不磨可磨亦無不可也。磨而不磷。則堅者

四書明註

論語

卷七

無失其爲堅。是堅與磨相反。而未始不可相入也。不曰
白乎。不涅可。涅亦無不可也。涅而不淄。則白者無失其
爲白。是白與涅相反。而未始不可相入也。堅白不足而
欲自試于磨。涅其不磷。淄也者。幾希此一段。就君子說。
堅不足而欲自試于磨。磨則磷。磷則不堅。白不足而欲
自試於涅。涅則淄。淄則不白。惜其輕試。堅白也。然則親
于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爲堅。白不足者。言耳。豈所語
于不憂不惑不懼之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白哉。
匏瓠也。猶俗言無口匏也。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
言無知覺運動。故不能作爲以益于人也。若人爲萬物

之靈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便當做出
其事業來。豈可與蠢然之物等乎。先儒以此二句爲方
言。亦無所考。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所
當奉爲藥石也。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權。此
降龍伏虎手段。非孔子不能也。立立道行。綏來勸。和天
下。豈有不可變之人。不可爲之事哉。欲往者以此也。然
其人不革心以聽聖人之變。聖人如何變的來。其事不
屈已以聽聖人之爲。聖人如何爲的去。卒不往者以此
也。天地以生物爲心。美惡精粗。罔不生也。若生其美者

四書明註

論語

卷七

卷七

精者而不生其惡者。粗者。豈天地之大德乎。聖人以成
物爲心。知愚賢不肖。罔不成也。若成其知者。賢者而不
成其愚者。不肖者。豈聖人之大德乎。聖人之大德。卽天
地之大德。故曰。欲往者。生物之仁也。天地雖以生物爲
心。然裁者培而傾者覆。不能不因其材也。聖人雖以成
物爲心。然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不能不因其志也。公
山弗擾。始而召。其悔心之萌。志欲發憤以有爲。旣而爲
回惡者所沮焉。孔子將不利于若輩也。則其志衰矣。孔
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焉。故曰。卒不往者。知人之
智也。卽此一事。而見聖人之仁。且知敬夫可謂善說書

者

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章

六言只是六箇字要緊却在一字學而已六言屬天分學六言屬人事恃天分而不盡人事則氣質用事德性虧闕矣道問學乃能尊德性于此尤驗致知在格物又何紛紛異說也蔽遮掩也見其偏而不見其全如有物在前遮掩之也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據此亦未有更端之問但夫子呼子路之名而問之則未也之對必承其問而起矣故論使還坐而告之亦以身心性命之業非立談可竟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七 故也

六言皆美德而其理則變化無方也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美德各有所蔽而無以全其美矣所謂學以明其理者何也取資于師友借証于古今學有得照于光明也如仁者愛人不好學則以姑息為愛愚矣墨之兼愛佛之舍身愚也即申生之愛父亦是愚愚若可陷可用之類謂為人所欺給從非救人也知者知人不好學則以苛察為知為矣老之玄妙莊之荒唐蕩也即子瞻之戲謔亦是蕩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馳心于空虛無用之地而索隱行怪也信者不欺之謂非必于不

易也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傷害于物必矣如宗

魯之信賊衛繫併賊齊豹視屠生之賊身殆有甚焉直

者無私之謂非必于無隱也不好學則徑情而憤激已

甚或暴揚失實無復有寬裕和緩之意故曰絞殺者許

也如誣父據羊之類勇者剛之發屬氣不好學則無義

理以養其氣強陽矜勝必有犯義犯刑之舉如伍子胥

分處楚宮之類是也剛者勇之體屬質不好學則無義

理以養其質見事風生信口說任意做無所忌憚如孔

文舉狎侮曹操之類是也自古以渺見寡聞故敗壞人

品者固多以記誦辭章故敗壞心術者正復不少好學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七 之蔽又有甚于不好學者可無慎與

范氏曰子路勇于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

何必讀書之論病根坐此故告之云云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正其平日之所好者不學則無以救其偏曰仁曰

知九天天下大道理不可不資其偏而救之故特先之也

齊試以子路之蔽言之按戴記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

之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其他若請禱及使

門人為臣之類皆好仁不好學之愚也強不知以為知

問鬼神問死皆好知不好學之蕩也孔懼之難子羔聽

之獨不避好信不好學之賊也以夫子正名為迂而不

遜其辭。好直不好學之較也。以有勇而無義戒之。示以好勇不好學之亂也。以嗔之一言蔽其生平。嗔粗鄙。即驟卒。示以好剛不好學之狂也。說者以為初見夫子之特或然。

小子何其學夫詩章

小子弟子以及門從遊者言也。詔其學詩而必曰何其學者。甚言詩之不可不學也。

詩之言善也。歡欣而咏歎之。感發起為學的志意來。詩之言惡也。德創而咨嗟之。感發起去惡的志意來。故曰可以興。

四書綱註

論語 陽貨

西

卷十七

詩人所美者其得也。可以考見已之得。詩人所刺者其失也。可以考見已之失去。古雖選正是一身榜樣。故曰可以觀。

不和則乖。乖不可以羣。和而流則狎。狎不可以羣。學詩而有得。則不失之乖。亦不失之狎。和而不流。可以羣也。當怨而不怨。則疏。疏不可以怨。不當怨而怨。則激。激不可以怨。學詩而有得。則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激。怨而不怨。可以怨也。

人倫之道。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無不備也。父子君臣二者。在五倫中為尤重。故特舉

而言之。詩言父子。言君臣。合常變曲盡其道。處父子之常。固伸罔極之報。處父子之變。負罪引慝。而不敢忘聖善之心也。故學詩者。適可以事父也。處君臣之常。固篤誦共之義。處君臣之變。致命遂志。而不敢忘聖明之載也。故學詩者。適可以事君也。典觀群怨。以詩之大端言也。事父事君。以詩之大綱言也。得其大端大綱。然後可與言緒餘。緒餘如蠶之有緒。徐如網之有目。指鳥獸草木之名。各不可以枚舉。故但曰足以資多識而已。資多識者。博聞洽記也。

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此章首四句言性情。學之為端

四書綱註

論語 陽貨

五

卷十七

入正士焉。中二句言倫理。學之為孝子忠臣焉。末一句言緒餘。學之為博物君子焉。學詩之法。于是為盡。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章

為猶學也。六經皆當學。而以三百篇為之先。三百篇皆當學。而以二南為之光。二南周南召南也。周南首關雎。至麟趾為一篇。召南首鵲巢。至鵲巢為一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于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于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詩意須如

此分析始明正牆而立言身不知所以。齊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要。揖。舉。不得。一步。不可行。要。動。轉。不得。即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也。書。周官曰。不學而能。孔子取譬本此。按詩。二南皆文王之。化。分。繫。周。召。者。以。周。公。嘗。為。政。于。國。中。故。以。王。者。之。風。繫。之。召。公。嘗。宜。布。于。諸。侯。故。以。諸。侯。之。風。繫。之。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禮云禮云章

教者禮之本也。玉帛禮之末也。末以將其本則為禮。將。有。表。章。意。如。幣。帛。未。將。之。將。和。樂。之。本。也。鐘。鼓。樂。之。末。

國書期註

論語

卷七

卷七

儀末以發其本則為樂。儀存舒瀉意如英華發外之發。遂其敬與和之本。而專事玉帛鐘鼓之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言不可以為禮樂也。當時以玉帛云禮。以鐘鼓云。樂。禮。樂。之。本。禮。儀。如。矣。夫。子。反。覆。擬。議。使。人。深。思。而。自。得。也。五。玉。三。帛。可。云。非。禮。乎。然。直。以。此。當。禮。則。先。王。之。制。禮。徒。以。其。儀。而。已。試。從。禮。源。地。制。之。意。一。釋。思。焉。然。與。否。與。考。鐘。伐。鼓。可。云。非。樂。乎。然。直。以。此。當。樂。則。先。王。之。作。樂。徒。以。其。聲。而。已。試。從。樂。源。天。作。之。意。一。釋。思。焉。然。與。否。與。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交。者。能。述。述。作。之。意。不。可。係。玉。帛。鐘。鼓。進。而。求。之。乎。朱。子。以。心。言。禮。

國書期註

論語

卷七

卷七

只是一箇敬。程子以事言禮。只是一箇序。敬形于事。為。序。序。本。于。心。為。敬。名。異。而。實。同。也。朱。子。以。心。言。樂。程。子。以。事。言。樂。都。是。這。一。箇。和。實。同。而。名。亦。不。異。也。樂。記。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含。畜。多。少。義。理。而。序。與。和。兩。字。可。以。盡。之。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椅。倚。也。以。其。為。人。所。倚。故。謂。之。椅。兩。椅。有。上。下。正。也。置。上。之。椅。于。下。置。下。之。椅。于。上。則。不。正。兩。椅。有。左。右。正。也。置。左。之。椅。于。右。置。右。之。椅。于。左。則。不。正。一。不。正。便。無。序。無。序。非。禮。也。無。序。便。乖。乖。便。不。和。不。和。非。樂。也。又。如。盜。賊。至。為。不。道。不。可。以。言。禮。樂。也。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禮。屬。禮。也。必。相。雅。順。樂。也。乃。能。為。盜。不。然。則。不。序。不。和。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由。前。言。之。則。兩。椅。處。有。禮。樂。由。後。言。之。則。盜。賊。處。有。禮。樂。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識。得。此。理。反。而。求。之。吾。心。有。一。念。放。肆。乎。則。不。敬。不。敬。則。非。禮。反。而。求。之。吾。身。有。一。事。錯。亂。乎。則。無。序。無。序。則。非。禮。反。而。求。之。吾。心。有。一。念。悖。戾。乎。則。不。和。不。和。則。非。樂。去。其。不。敬。無。序。之。非。禮。則。無。體。之。禮。在。我。矣。去。其。不。和。之。非。樂。則。無。聲。之。樂。在。我。矣。又。何。以。玉。帛。鐘。鼓。為。哉。或。謂。程。子。註。甚。不。通。蓋。亦。不。曾。識。故。也。愚。謂。兩。椅。之。說。

言形而下之器。即形而上之道也。識得易繫之說。便識
兩柄之說矣。盜賊禮樂之說。非謂盜賊不失乎禮樂。蓋
謂禮樂不遺乎盜賊耳。請以文成一事証之。文成一
日。開市中開而語。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
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呼弟子曰。聽之。夫夫也。諄諄講
學也。弟子曰。語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
學。而何既學矣。焉語。曰。夫夫也。唯知資諸人。不知反求。
請已。改也。愚謂市。中一流人。講天理。講心。恨不知禮樂。
以其語于市。無序而不和也。盜賊一流人。知序而有禮。
知和而有樂。恨不講天理。不講心。以其禦人于國門之

四書講註

論語陽貨

六

卷七

外喪心而滅絕天理也。識得文成市中講學之說。便識
得程子盜賊禮樂之說矣。先漢禮儀。定于叔孫通。後漢
禮儀。定于曹褒。一代大典。乃出自二人之手。禮云。禮云。
曷其然哉。若夫樂云。樂云。求如叔孫通曹褒輩。不可得
矣。

色厲而內存章

厲威嚴也。強作色若凜不可犯者。存柔弱。蓋中情不可
對人言矣。小人細民。市井草野之人也。身穿穿壁。踰牆
所謂鼠竊狗盜也。言其本無實修實行。而攘竊正人君
子之名。常畏敗露為人發覺也。心事曖昧。與穿術之無

端盜人而常畏人知者。何以異或曰。譬諸小人。指當時
之大人言也。最是。

鄉原德之賊也章

鄉者。鄙俗之意。言鄙陋而庸俗也。原與愿同。苟子愿德
詐謂作愿是也。按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慈矣。謂
在上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強慈也。鄉原。鄉人之
愿者也。以此句立案而下解之。蓋其同乎流俗。合乎污
世。不敢立異。以媚于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言非
士大夫公論也。忠信。誠實之德也。廉潔貞正之德也。夫
子以其似忠信非忠信。而人誤以為真忠信。群效尤之。

四書講註

論語陽貨

九

卷七

則反亂乎忠信。似廉潔非廉潔。而人誤以為真廉潔。群
效尤之。則反亂乎廉潔。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以為
德之賊。便是深惡。不是以為德之賊。而又深惡之也。詳
見孟子末篇。孟子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又
與狂狷提衡而論。知其誠偽與贗之不同也。謂孟子之
言為孔子此句註疏可矣。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
愿竊天位。士莽也。至若馮道。尤鄉愿之尤者。不惟竊五
朝之位。併竊千秋之名矣。非朱子發其奸。其為德之賊
也。豈小哉。蒙引云。賊。只解害字。非盜賊之賊。饒氏曰。上
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說的

却好

道德而論說章

善言仁義禮知之言也。徒問之而不為。已有言不實。實體備于當身也。自棄其德。即仁義禮知四德。入耳出口。不反而求之于心。故隨得之隨失之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也。畜之為言聚也。坤文言日學以聚之。聚者聚之反也。道聽塗說。則棄其德。而無以聚之矣。然則輕浮淺露。豈特不足與有為哉。併不足與有言矣。

鄒夫可與事君章

國書訓註

論語易貨

子

卷七

鄒夫庸惡陋劣之稱。庸。謂凡庸。惡。謂惡逆。陋。謂謏陋。劣。謂闇劣。四字曲盡鄒夫醜態。但庸陋劣三字皆柔惡。專言惡。則剛惡也。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一補之一解之。皆是也。一心聚富貴。真似少他不得。其未得之也。千方百計。曲為智實。以于進。其既得之也。千方百計。多為窟穴。以圖寵戚戚。然計筭無已時也。小則吮痔。極痔。極言其諂媚卑污也。不必如鄒通而後稱吮痔。極痔也。大則弑父與君。極言其伎忍險諂也。不必如逆邵而後稱弑父。如逆莽而後稱弑君也。只一患失之心。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

而不知有國。遂流毒至此。士之品大槩有三。志于道德者。聖賢之徒也。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功名謂功業聲名。非如今人所謂高科顯仕也。唐虞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殆庶幾焉。非顏曾程朱不足以當之。志于功名者。豪傑之士也。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殊視軒冕塵視金玉。此殆庶幾焉。如張子房立功漢室。稱帝者師。而從赤松子遊。如王孝先以三元及第。而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殆其人也。志于富貴而已者。不知所謂道德。併不知所謂功名也。患得患失。則亦無所不至矣。志于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國書訓註

論語易貨

子

卷七

鄭注。裁之字。許昌其籍也。胡安國。公入太學。與同舍學問多。得其容發。故管稱述其言。而朱子錄之作外註。因為本其所自也。于瞻云。李斯髮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誣德宗以再亂。是絕好証佐也。若楊素之右楊廣。張禹之右王氏。亦其類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

氣失其平。則陰陽失其和。故為疾。此以身之疾言也。或氣偏于剛。或偏于柔。則性失其正。亦謂之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疾不諱。而以好學為良劑。請症霍然。

矣。否則日甚一日。不可救藥也。然昔之疾。惟恐其有今之疾。惟恐其無。世教衰而民不興行。撫今追昔。能無慨然。傷俗之益偷也。

有三疾。而必曰民為不學者言也。是之亡而必曰。或仍有不敢絕望之意。聖人立言斟酌如此。

狂者志氣太高。以古人自許。矇矓然不可一世也。肆謂不拘小節。只是小節日束縛他不住耳。蕩則踰禮義之大閑。敗名喪節矣。古者狂之疾。不于是不守乎。矜者持守太嚴。正自不苟且也。此矜而不爭之矜。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也。廉謂殺角階厲。不可得而磨毀耳。忿

四書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十七

則凶狠戾。則乖張。相傾相軋。而至于爭矣。古者矜之疾。不于是亡乎。愚者暗昧不明。糊塗而眩惑也。直謂徑情直遂。過任本色。無所掩飾耳。詐則挾私妄作。機事機心。不可測識矣。古者愚之疾。不于是亡乎。

范氏曰。末俗滋偽。而賢者不如古。豈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耶。至于今民之性。非有以異于古之民之性也。然古之性。蔽于真。今之性。蔽于假。古之性。蔽于正。今之性。蔽于邪。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力追古風。尙不能無望于今人。

惡紫之奪朱也章

發言之意。全在下一句。上兩句。喻言以起下耳。朱者。天地之正色也。紫色。間間固不可以奪正。然而兩者並陳。亦較麗麗。朱却被他壓倒矣。故曰奪朱。雅者。先王之聲也。鄭聲。邪邪固不可以亂正。然而兩者並奏。鄭殊淫。失雅却被他混淆矣。故曰亂雅。樂利口。提給。隨機響應。無留難也。利于口者。不利于邦家。傾敗之禍。可立而待。此之惡。又非特服色聲音之失正已。孔子為政三日而誅少正卯。的是此意。降至戰國。儀衍。秦厲。章專。以口舌取功名。禍人家國。漢興。剗通。猶踵此弊。一說而喪三儂。豈非聖言之明效大驗哉。正而勝者。理之常也。不正而

四書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十七

勝者。理之變也。安其常而不變。則天下之理得矣。無奈正而勝者常少。如朱如雅。樂當勝而不勝也。不正而勝者常多。如紫如鄭聲。不當勝而勝也。變而失其常理。聖人所以惡之也。是非賢不肖之分。國家所繫。治亂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非顛倒矣。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賢不肖顛倒矣。此人君所當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也。苟悅而信之。是非在其顛倒。凡國家之行政。有非而無是。賢不肖任其顛倒。凡國家之用。人不肖而無賢。覆也。何有。

子欲無言章

顏會而外。便以言語觀聖人。故曰多也。多以言語觀聖人。如聖人雅言及問仁言仁。問知言知之類。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蓋天然自有之理。實流行于動靜語默之間。豈待言而著。而學者不察。不能以心省察。以身體察也。是以徒得其仁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仁之實。徒得其詩之言。書之言。執禮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詩言書言執禮之實。遂使古公公共之天理。終日流行于聖人而不流行于門弟子也。故夫子發此子欲無言之歎。以警之。使其不以言語觀聖人。而察夫天理流行之實也。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仍是何爲莫知子之見耳。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雷

卷七

前而說聖人。但曰天理流行之實。此處說天理。復加發見二字。蓋聖人之道。說流行。則發見在其中。天地之道。不說發見。則無以見其流行也。故輔氏以百物生爲發見。以四時行爲流行。未嘗不是。但天理發見于百物。便流行到百物上去。天理流行于四時。便發見到四時上去。發見流行。畢竟分開不得。試以四時行言之。天之運以氣。或爲溫之氣。或爲燥之氣。或爲涼之氣。或爲寒之氣。莫不歸功于天。而天未嘗指而言曰。此何時也。曰春

夏曰秋冬。則人之述之耳。試以百物生言之。天之命以性。或爲飛之性。或爲潛之性。或爲動之性。或爲植之性。莫不歸德于天。而天未嘗指而言曰。此何物也。曰人物。曰山川。則人述之耳。聖人之喜。哀。樂。皆中節。聖人之四時行也。聖人之子。臣。弟。友。皆盡道。聖人之百物生也。聖人之動。靜。天之一陰。一陽也。莫非妙道精義之發。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也。妙道合于至德。體也。精義極乎入神用也。體之發。渾然一天理也。用之發。燦然一天理也。聖人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不待言而顯。何以述之。以述天者述之而已。善述天者。達太極。太極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雷

卷七

生心。則妙道精義在我。而發見流行。莫非天理之實矣。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不喻者。無會子之雅。亦未聞領會之語也。終不喻者。一時問答之終。非終身之終也。若終其身。則固問性與天道矣。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立乎其盡曉矣。而猶以此爲門人患。故曰子欲無言。欲其盡曉也。若顏子。然識則便盡曉。其他則不然。故曰小子何述。疑而問之。未能然而識之也。于是取譬于天。以曉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有不盡曉者乎。百物生焉。有不盡曉者乎。有耳共聞。有目共見。則可謂至明白矣。而子貢實不盡曉也。竊

志孔子之道自孟子而後唯二程子盡曉之二程而後
唯朱子盡曉之盡曉程朱則盡曉孔子得朱不盡曉而
以為盡曉孔子吾不信也

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天之
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二三子之四時行百物
生也學者詳之其庶乎有以發之矣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于孔子記雜記以為恤辭之喪
魯哀公使之也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非得罪孔子也
必有不簡之行得罪名教今不可考矣故辭以疾不當

四書劄註

論語陽貨

美

卷七

見之善也而又歌瑟使其知其非疾不輕絕之仁也仁善
並行而不悖其所以警教之者至矣警教者警使知禮
所以教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肖之教悔所以深教之也天地
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俱于聖人此舉見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周年也按禮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
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宰我日期已久矣不學
禮無以言也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宰我之意如此不
知三年之喪禮之大者也期而從事于玉帛鐘鼓則本

心崩壞矣如禮樂何沒盡也升登也登諸塲也燧取火
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以其色青象木也夏取棗
唐之火以其色赤象火也季夏取桑柘之火以其色黃
象土也秋取柞楸之火以其色白象金也冬取槐檀之
火以其色黑象水也亦一年而周也古人件件順天時
因時改火所以救旱暵疾疫之疾亦贊化育之一端也
後人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調萬物育已止也言期年
則天運一周終而復始也將變以火言物變以穀言皆
變合時物而言也喪至此可止言宜與天與時物俱變

四書劄註

論語陽貨

美

卷七

沒世不忘孝子之心也教沒而悽愴怵惕之心豈與俱
沒乎三年無改孝子之道也火改而悽愴怵惕之心豈
與俱沒乎且也去歲舊義朝冬同火食今年新穀而粟
火遂不養與吾親何傷如之何而謂喪可已乎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塋蔬食水飲期而小祥始食
菜果此居喪之食也豈有食稻之理既殯震哀既盡
以成布期而小祥練冠緇裳要經不除此居喪之衣也
豈有衣錦之理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食
稻不忍衣錦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以爲商量
之辭而不察其為打動良心之辭也夫子承宰子之問

若曰女言期可已。則期之外當食稻衣錦矣。予曰安亦期期之外以食稻衣錦為安也。

初曰女安則為之。猶言任你去。做絕之之辭也。絕之則然乎不足責矣。又援引君子發其不忍食旨不忍間樂不忍居處之端。以警其安于食稻衣錦之不察。而又曰女安則為之。猶言任你去。做雖君子可奈何哉。所以深責之也。深責之。則又不終絕之矣。左傳云。安忍無親。安則忍。忍則無親。故夫子反覆于安之一字。皆以警其忍而無親也。

按春秋辭之重。語之複。必有大美惡存焉。女安則為之。

四書綱註 論語 陽貨 卷七

聖人不憚重。重者見宰子為大惡。春秋所不容也。

夫子答宰子之問。極和平。却極峻。厲乎漠然全無悔罪。謝過之意。故既出之後。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與樊遲出糶其糶。不喻求老農。老圃而學焉。正同。而象引不以為然。深審其本。而斥之。是就源頭處。喚醒他。蓋在者無不愛。愛莫先于愛親。不仁則不愛。不愛則怒。然予其親。轉盼而忘之也。以薄為道。職此之罪耳。此理絕好。而象引不以為然。夫四書大全而後。有功于集註者。當以象引為第一。不知何故。于此篇之中。數有異議。一則曰不可曉。再則曰不可曉。而不自知其不可曉也。且

謂集註十分確當。但背之而別作解。非支離則穿鑿。試驗諸家之說。百不失一。不謂文莊亦偶蹈此弊也。愚惜之。故詳言之。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于親而喪必三年者。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也有三年之懷。故有三年之喪。先王制禮。亦道相稱耳。記曰。子游子張。終喪而見夫子。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然則遊聖人之門。未有不行三年之喪者也。宰我豈頓忘之乎。使之聞之。使及門者傳而聞之也。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此是第三層說話。第一層欲

四書綱註 論語 陽貨 卷七

宰子反求。請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不忍即本心。而子未之得也。第二層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不忍之端。即本心之萌。而予未之得也。至此。又從不忍說來。而以一旬收煞。若曰。始不得。尚冀其終得也。不必能尚冀其或能也。本心即前三不忍而統言之。不忍之心。仁之端也。得仁之一端。而義禮知三端俱在其中矣。

克氏曰。喪雖止于三年。記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然賢者之情。則無窮。記所謂若朝之過。隙然而遂。則是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備而款之。記所謂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度。使足以成文理。

財釋之也。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特以貴宰子之無恩。父子主恩。子如喪。是忘其三年懷抱之恩也。欲其歸期年以跋而及之。于三年與賢者之俯而就。同歸也。

按記古今之所同。百王之所壹也。故曰通喪。末句尤痛。若曰夫非盡人之子。與難道出了父母胞胎。就會恁地長大不成也。曾經過懷抱來。試想三年內。父母費了多。少心。哭了多少。苦才有今日。宰子之問。非吾徒也。夫子命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雖然。夫子與宰子言三年之喪。

四書精註

論語

季

卷七

喪而三年之喪。迄于今不廢。正如夫子與顏子言。行夏之時。而夏時之行。迄于今不廢也。大禮萬世不易。未必非宰子此闕。啓之尚論者。不以勿異相掩可耳。朱子小註。積糶數萬言。深責宰子之失。甚至以為死其親。請家或回護之。或則以為文其過。而大註乃用尹氏之說。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則學者可知矣。宰我親學聖人之門。以是為問。而不恥。不幾下愚之。不若乎。末却出脫一語。曰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強焉。爾。字晦。恐當作諱。心。三年之喪。欲以期易之。而不敢諱也。此說近忠厚。朱子錄之。亦忠厚之意也。蓋世衰道

微三年之喪。亦故事耳。未有能行之者。我實行三月。之喪。與三年應故事者。有間。而況直供情實。又與匿情。飾詐者不同乎。然則罪從末減。宜也。蒙引深非之。且以謂之。圍內為大惑。不知尹氏之說。直明宰我發問之意。故在圍內。若後面范氏之說。是從聖人言外。說道理。故在圍外。非謂尹氏之說。優于范氏也。虛齋先生誤認朱子內外註意。譬如腹中積成一大癰。存疑漫說。集說諸公。皆為其所傳染也。一物不格。流弊至此。愚不可與不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

四書精註

論語

季

卷七

心虛而靈者也。用則虛。不用則實。用之則靈。不用則齋。孔子終日不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無非孜孜此方寸地耳。飽食終日。其口腹之人也。悠悠蕩蕩。置其心于閑曠無用之地。把光陰都負了。把虛靈之心。都真頑閉塞了。到底成箇甚事。難矣哉。言一切做不夫也。李氏曰。聖人非殺人博奕也。博奕誤用其心。豈有以此教人之理。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使其猛行而。知所用心焉。則賢于博奕者遠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開口便有自負意。夫子却以義字點化他。尚義者降伏其勝心。而又危言以警惕之。其所以救之者至矣。以道理為主。用剛亦用柔。期合于宜焉。爾所謂浩然可以塞兩間也。子路好勇。未免以血氣用事。夫子恐其有能剛不能柔之失也。故以義救之。君子有權藉可恃。故倖理而為亂。小人無勢位可乘。故肆欲而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上面兩君子則以德言。尹氏口義以為為則其為勇也大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訕謗毀也。言肆口而無其實。室不通也。言閉塞而不開。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七

聖

明稱人惡。喜談而樂道之也。其心慘忍。無仁之意。其心刻薄。無厚之意。居下流。則甘心不肯。已為可惡。况訕上乎。上有二位加于人上。也。德過于人上。也。下訕上。更不同其位與德矣。其意悖逆。無忠之心。其意傲慢。無敬之心。勇而無禮。則于名犯分。而為亂。果而室。則冒昧顛倒。而妄作。觀下賜也之問。則知君子為夫子。故直曰夫子惡之。勇強也。以血氣言。體以範圍之。則和平。何亂之有。果敢剛也。以質性言。學以格發之。則開通。何妄作之有。微伺察也。窺伺而竊察之。得人助止。亦自矜其知。以誇海見情偽。欲以為知也。恣其所欲。以眩陽為精神。以凌

錄為意氣。不孫以為勇也。攻發人陰私。畧無忌諱之意。

沽公正之名。而賣其直。許以為直也。故子貢惡之。

微以為知。即果敢而室也。不孫以為勇。即勇而無禮也。

許以為直。即稱惡而訕上也。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君子

心聖仁者也。疑若有愛而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有

是惡之心也。故問君子焉。以質其是非。君子有惡則已

之有惡是矣。君子無惡則已之有惡非矣。此一質也。君

子之與已惡同。則已之所惡是矣。君子之惡與已異。則

已之所惡非矣。此又一質也。及兩下並陳。若合符節。夫

然後是非較然矣。此見子貢之善問。亦見子貢之善學。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七

聖

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能惡人。然後能愛人。惡其所當惡。則愛其所當愛。可知。能惡人。便是能愛人。惡而成其愛。則愛而忘其惡。可知。即謂仁者有愛而無惡亦可。

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非為惡之小人也。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此極善看書處。薛文清曰。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所謂莊以蒞之也。莊以蒞之。持已嚴而有禮。不近之也。

不近之則未有不遷焉者矣。近謂親昵而狎比之也。陶靖節送一僕于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所謂慈以畜之也。慈以畜之。接物寬而有恩。不遠之也。不遠之則未有怨焉者矣。遠謂厭忽而疎斥之也。程公稱曰。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理。則不假也不近。亦不遠。豈有二者之患哉。君子之于臣妾。似專指在位者言。竊意朝廷之上。宦官宮妾尤為難養。自此以下。凡有使令者。皆可類推也。

年四十而見惡章

記四十曰強而仕。則德于是乎成矣。見惡于人。為正人

四書期註

論語陽貨

善

卷十七

君子所不齒也。終止也。其終也已。與孟子子終于此而已矣。意同。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易益之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學者及四十以前。大做風雷益工夫。未有不成就者。恐晚則無及矣。雖然。程子不云乎。不學則老。而衰學則志至而氣至焉。何衰之有。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詩。以自警。令國中無以耄棄我。伊川年七十有三。不以易傳示人。曰。精力未衰。尚冀有小進耳。晦翁易簧時。尚與門人訂大學誠意章。故曰。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聖人之言。特以警夫未四十者耳。非謂四十後便可自棄也。此意須知。

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想則曰。此一將。張學之漸。為天下其世公言之。正不必知其為誰也。

四書期註

論語陽貨

壹

卷十七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與祖 承祖 會孫

銓錄 錄錄 錄錄 錄錄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微子去之章

記者因夫子三仁之言而先敘其事如此也微箕二國名孔安國以為微在圻內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子爵也微子嘗為紂卿士箕子比干則書所稱太師少師也微子帝乙長子與仲衍及紂皆同父生但微子與

四書翊註

論語 微子

一

卷下

衍之生母為妾紂之生母則為妻也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徒知立子以嫡而不問其同父併不問其長與賢也亦可謂一言喪邦矣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謀于箕子箕子曰詔王子出逃又曰王子弗出我是顯隣于去之以有宗祀益奉箕子之言也後人遂有抱祭器歸周及面縛銜璧之說夫武王未伐紂之先既抱祭器歸周矣武王伐紂又何而縛銜璧也不通之論不待辨而明或者以面縛銜璧為武庚則如泰王子嬰繫頸迎沛公之意庶幾近似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獨

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遜于荒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叛而

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

如此說則微子心迹始明可免于紛紛之口矣箕子比

干俱以死諫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

囚之為奴耳其披髮佯狂而受辱亦時也勢也豈有心

子荷全哉易曰利艱貞勝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蓋商其淪喪我聞為臣僕其志固有矢天日泣

鬼神者或者乃謂天界九疇箕子之不死為傳道計最

壞學者心術不幾藉反面者以口哉又謂朝鮮之封為

屏諸四夷尤屬乖謬何其敢于非聖人也夫武王封微

子于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于朝鮮實以其同為臣

僕而邦之荒服之外亦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矣如

四書翊註

論語 微子

二

卷下

不足信矣。朱子或問亦當以此為繼。

去者。徵子之行也。奴者。箕子之行也。死者。比干之行也。三人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至誠者。真實無偽也。惻怛者。傷痛不忍也。傷痛不忍愛之理。真實無偽心之德。不嘒乎愛之理。而以全其心之德。惟是至誠惻怛而已矣。夷齊求仁得仁。章訓仁字。則曰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至此訓仁字。則曰不嘒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蓋天命天倫。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尊父命重天倫。則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此自然而然也。若三人所為者。亦極難耳。同為貴戚之親。而去與。奴。嘒。奴。與。死。嘒。三人各相嘒也。然而愛祖宗。愛社稷。併愛。則其心一而已矣。故曰不嘒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如中庸于舜曰。必得其名于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不失亦得也。而其所遇之時。與。勢。則有異焉。矣。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各得其至誠惻怛之心也。所謂人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可以告先王。然後可以告本心。故同謂之仁。或曰。無遺憾。則非也。宗國覆滅。千秋隱恨。麥秀之歌。三人有同心焉。安在其無遺恨也。

柳下惠為士師章

四書初註

論語 微子

三

卷末

士師。獄官。論語兩見之。此章及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是也。自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于此。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此其出入平反。動關民命。非大公無我者。未易勝任。而愉快也。柳下惠克稱厥職。而人忌之。故不容于時耳。黜退也。謂廢處于家也。三黜不去。而其心全無怨尤之意。故辭氣雍容。如此無所屈于已。無所嘒于人。也可謂和矣。即孟子所謂聖之和也。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乾文言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然則柳下惠亦庶幾乎此。于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也。必以其道。必以其直道。事人也不自失。不枉道而事人也。

四書初註

論語 微子

四

卷末

齊景公待孔子章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景公待孔子。殺于季氏。隆于孟氏。則禮之中也。孔子去之。事見世家。按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其所云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果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猶曰不知而妄為之辭耳。至于滑稽而不可為法。庶謂語則全是。讒口惑孔子用而已。見疎。小人之尤者也。夫

晏嬰名卿。當功名之際。遂作如是行徑。以滅倉之心。而
濟以蘇張之口。豈不貽笑天下後世哉。灰共君尊德樂
道之志。而使春秋不獲見三代之隆。厥罪大矣。然景公
之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與其臣如晏嬰等商量之辭。
而孔子聞之。義不可一朝居矣。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不過齊已。以虎
之惟其所欲。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亦未
必果為禮之至。然後更端而語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
惑于晏子之說。甘心暴棄。而不足與有為矣。故孔子去
之。蓋不繫于待之輕重也。以待之輕重為意。則世俗計
利之心耳。特以不用而去。始可謂真知孔子者。非程子
見不反此。衆引以為統承上文。欲景公真以季氏之禮
待之。誤矣。

齊人歸女樂章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蓋由中都宰而可
空。由司空而大司寇也。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許以
正。則與國政三月。而大治。齊人懼。將致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于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
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驅適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語魯
君受之。受之者魯君而從中主持使之必受者季桓子。

四書註

論語 微子

五

齊人

也。曰季桓子受之。此春秋誅意之法。亦以見魯國之無
君也。無君安能用孔子哉。故託于屠俎。不致以行既不
彰。君相之過。又不以無名而苟去。極勇決極委曲。極
厚。非聖人不能也。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以荒耽女色而言也。
簡賢以孔子柄政。而肆無忌憚言也。棄禮以三日不朝
言也。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豈特不足有為哉。彼婦之出
可以出走。禍積萌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殺而作不
俟。終日者。與易曰。介于石。不終屈。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惟
孔子可以當之。

四書註

論語 微子

本

齊人

范氏曰。此一篇統一篇而言也。記仁人之出處。謂曰仁
記賢者之出處。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是也。折中
以聖人之行。而上章及此章也。可以仕則仕。可以行則
行。與時推移。而無可無不可。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與
以下。則知行而不知仕。中庸之道不明矣。

楚狂接輿章

接輿楚人。姓陸。名通。接輿。其字也。昭王時。佯狂不仕。時
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入其地。故接輿歌而過其
車前也。過其車前。以下面孔子下知之也。或以為接孔

子之與而歌。誤矣。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其治世生。亂世不生也。饒氏曰。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是也。接與以鳳比孔子而議其不能隱。為德衰也。豈知有見而無隱者。鳳有盛而無衰者。鳳之德耶。往者不可諫。言諫說之無及也。來者猶可追。言追而及之。挽回其往迹也。故曰及今尚可體去已止也。而語助辭助其語以成辭也。殆危也。言從政者之及于禍也。鳳不世出之瑞。以之為比。可謂知尊夫子矣。但接與以絕人。絕世為趣。孔子以胞民與物為趣。有緩急偏全之不同耳。忘世者其心緩。救世者其心急也。獨善者其意偏。兼善者其意全也。輔氏以為水炭黑白之不同。則非矣。水炭黑白。君子小人之分。非聖人狂士之分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出處之意。言以其出之意。喚醒其處之意也。接與自以為是。自以處為是。而不以出為是也。故不欲聞而避之。惟恐不速耳。以彼其才。使聽孔子之言。而翻然改圖焉。當分七十子一席情也。無此識見。故亦無此願分耳。沮溺丈人。實之徒皆然。

長沮桀溺章

接與遇孔子。在孔子適楚之時。故以楚人稱之。沮溺丈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末

人遇孔子在孔子反楚之時。故不復書楚。而知其俱為楚人也。楚之多才。亦于是乎見矣。耜並耕也。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觀下面耨而不耨。則耦耕只是同力合作。意未必共為兩耜同隊也。津。濟渡處。未知渡處而冒昧以濟。其有幸乎。故使于路問之。庶不至于迷津也。以其執轡在車。故曰執輿。此本御者之事。因子路問津。故夫子暫代之。俟其反而投之。轡。此長沮所以有執輿之間也。以孔某對。即知其為魯孔某。以魯孔某對。即知其為周流四方之魯孔某也。蓋夫子之名。洋溢遠矣。數周流四方。自知津處。言無所事乎問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末

長沮問孔子。桀溺在旁。必聞之。故不復問孔子。而問于路也。知于路為孔子之徒。即與于路言孔子之徒。豈又言于路之不宜從孔子。消滑滅而不反之意。所謂江河日下也。以猶與也。天下皆亂。將誰與變之言。無同心共濟之人也。而汝也。指于路言。碎人。謂孔子。東南西北。既之此。又之彼。是辟此之人也。既之此。又之彼。是辟彼之人也。梓。世桀溺自謂。天下無一塊乾淨處。而飄然遠舉也。覆。覆種也。布種後。以覆摩田。使土開處復合。故曰覆種也。亦不啻以津處。與長沮意同。總之。不欲其渡也。惟然猶振然。拂而不悅也。帶其不喻。已意如下所云云之。

意也。鳥獸異體，故異羣。斯人同體，故同羣。若絕人，逃世以爲深，是同體而異羣，異體而同羣也。天下若已平治，則我方共享太平之福。又何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如天下無父子、君臣之道，故欲以有親有義之道易之。天下無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故欲以有序有別有信之道易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聖人之仁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也。程頤之言雖不同，而其窺見聖人之心則同也。彼沮溺輩有忘天下之心，必其無道而棄之，不仁甚矣。豈知聖人之心哉。

論語

子路

子路從而後章

子路

子路從而後章。丈人亦隱者，蓀竹器，盤也。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按左傳，晉厲公欲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菽麥殊形而易別，故以不辨爲無慧。痴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責其不事農業。就爲夫子，責其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植其杖而芸，卽勤四體分五穀之事也。知丈人爲隱，君子非農者，流故竦然起敬也。蓋行行之氣，質于焉變化而有得于聖門，主敬之學。

丈人感于路之盡禮，而有動于心。于是止之宿，使風塵鞅掌之身得安枕而卧也。雞黍之食，以爲田家之滋味。不啻大烹之養也。二子之見，以爲天性聚首，不啻朋來之樂也。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如下所云云也。而丈人窺見子路之深意，必告其師而復來，爲必相諫之說，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使無從而物色之，亦接與趨而避之之意也。子路承夫子反見之命，必有所授之意，以爲言及子路至其家，丈人不可得見，則所言者必其所授之意也。故曰：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君臣之義，尤重于長幼。長幼之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身納約自牖之義也。倫序也。書所謂天叙也。人之大倫有五，合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言。然察身而亂大倫，只指君臣之義言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大倫。故也大倫切于身，余何以潔身廢之。廢，大倫之身不可以爲身全體受虧，何潔焉。此句已完正意，以下則餘意也。謂之義，則事必有可否，可否義也。身必有去就，去就義也。事之可身則就之，事之否身則去之。此義差毫釐，謬千里，不可苟也。君子無所苟，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如

論語

子路

子路

子路

子路從而後章。丈人亦隱者，蓀竹器，盤也。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按左傳，晉厲公欲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菽麥殊形而易別，故以不辨爲無慧。痴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責其不事農業。就爲夫子，責其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植其杖而芸，卽勤四體分五穀之事也。知丈人爲隱，君子非農者，流故竦然起敬也。蓋行行之氣，質于焉變化而有得于聖門，主敬之學。

沮溺丈人之輩亦非忘義以狗祿如富貴利達之徒也。蓋道者身之道而行之權則在君相君相不行其道身亦無如何也。義者君臣之義而行之宜則在身。身以仕為義則道雖不行而未嘗不明也。此道義合一之說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按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于義甚通故附而存之。

范氏曰。隱者以絕物為高。故往而不返。就烟霞之癖也。仕者以利己為通。故溺而不止。納陷阱之中也。不與鳥獸同羣。則直正其情。以究極性命之理。與斯人為徒也。

而乃決之以發富貴。此句出莊子。蓋天之命為性。性之發為情。情如水。宜有以隄防之。決則流溢而莫知底止。以富貴為性命。務厭足之而後已也。發者厭足之意。此二者一則泥于理。一則遂于欲。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而無過不及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栖栖道路。不潔身以亂倫也。而必以其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忘義而徇祿也。所以或出用之則行。或處舍之則藏。而終不離于中庸之道也。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焉。非其義。故非其道也。黃勉齋曰。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輩人。饒氏以

論語

微子

十一

卷六

為名言信哉

逸民章

逸。遺也。民者無位之稱。歷考諸人。非必皆無位也。然身雖有位而心不繫于位。與無位等。故同稱逸民也。虞仲。即仲雍。周太王子。與其兄泰伯同。竄荆蠻。以待季歷之立。傳位文王也。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按夷逸亦有一。二言見于經傳者。朱張則無之。孔子論列亦未之及。蒙引曰。不可曉也。意記者以其行類六人。故子雖未及。而特附之耶。少連。東夷人。記稱知禮。故不得以其夷而外之也。蒙引以去周為不降。不辱未是。愚意二句宜兼商

論語

微子

十一

卷六

而。言夷逸之心。若曰。封不仁。非其君。武不義。亦非其君。故不降其志而事之。封不仁。則立封之朝者。惡人。武不義。則立武之朝者。亦惡人。故不辱身而立之。不事君。便不立朝。不降志。便不辱身。雖分貼而未嘗不合一也。柳下惠。事見上。指三黜章言。三黜不去。降志辱身也。辭氣雍容。而不枉道之意。自見。言中倫也。必以其道而不丟父母之邦。行中慮也。以事言。則曰義理。言當然。而合其宜也。以心言。則曰意。言每事都有來歷。不是泛然。無謂行將去也。次第。秋然有條理也。合人心。言意義出于一人之心。而實合乎人人同然之心也。慮思慮。即書

慮善以動易研諸慮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慮也
少連事不可考按記下篇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始長三
日不怠哀慟之切而能自力以致禮也三月不解讀懈
倦也謂緩不脫經帶也莽悲哀聲之痛也三年愛心之
感也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行中慮言豈有不中倫者
乎言行如斯可以聚生平故曰而已矣非無他長之慮
也

叔仲雍居吳斷髮文身禪以為飾夷逸云吾禪則牛
服也非以耕于野不忍被糝入廟而為犧此可以見其隱
居放言也然隱居獨善不與流俗汚世為徒合乎道之
也

論語

微子

三

卷下

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廢惟恐人之或知而見用于
時合乎道之權權者變而通之不失其正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
句正謂無可無不可寫照故專引孟子之言更不贊一
語也然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其斯之謂與後人
宜以擬漢高何謬也
謝氏曰七人或隱于山或隱于朝或隱于野或隱于國
無非察其身之意隱迹不汚則同也然有不降志有降
志者有不辱身有辱身者有中倫中慮者有中情中權
者其立心迥行則異也伯夷叔齊降脫萬乘天子不得

臣傲疑于乘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乾文言曰
避世无悶又曰非離羣也註意本此但二字正用二字
反用耳以清之一體造其極而全體尙未盡也故曰下
聖人一等非諸子所可幾及故曰此其最高與柳下惠
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則志亦未嘗降也雖辱身而不
求合則亦未嘗辱也問其迹雖不屑去問其心實不屑
就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言行皆根心而發者也
仲夷逸隱居放言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放
則非法者多矣其能中倫乎然清而不汚立乎風塵之
表權而適宜合乎中正之經與方外之士皆君臣之義

論語

微子

三

卷下

伊先王之教而賄亂其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莊子曰遊方之外而不可拘于禮法蓋指接與沮溺丈
人輩言不可以為逸民也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有可有不可也以隱為可則
以仕為不可以仕為可則以隱為不可不可未能相
通也唯孔子則無可無不可從心即為矩周身渾是易
所以常適其可常適其可者凡事做到天然恰好處學
記所謂當其可之謂時之可也是以異于逸民之徒也
揚雄曰觀乎聖人全也則賢人偏也觀其全可以知其
偏也孟子謂夷之清惠之和亦必以之而斷之所謂

子。聖人則見賢人也。集。起。援。引。諸。家。之。言。或。稱。子。或。稱。字。或。稱。氏。至。揚。雄。則。直。以。省。呼。之。此。春。秋。之。法。也。然。則。子。張。問。十。世。嘉。馬。融。何。以。得。稱。氏。無。乃。非。漢。子。愚。謂。若。融。者。正。當。以。揚。雄。之。列。待。之。

大師學適齊章

大師。魯。樂。官。之。長。則。諸。樂。官。皆。其。屬。也。先。去。而。首。倡。之。可。謂。克。長。兼。擊。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侑。勸。也。言。三。飯。者。諸。侯。之。數。

視。天。子。減。其。一。視。大。夫。淨。其。一。也。不。言。一。飯。齊。氏。曰。豈。

周。公。錫。天。子。柔。而。魯。曾。之。孔。子。正。樂。法。其。一。耶。起。數。以。

四書章句 論語 微子 卷之六

亞。其。傳。樂。之。舊。以。明。和。音。之。價。耶。此。理。極。好。予。疑。饒。皆。名。也。

鼓。擊。鼓。者。樂。地。曰。鼓。擊。鼓。所。以。節。衆。音。也。方。叔。名。河。河。

內。晉。地。據。精。也。鼓。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

則。旁。耳。還。自。擊。據。樂。器。鼓。擊。鼓。皆。稱。德。音。謂。贊。素。之。名。

也。武。名。也。漢。中。泰。地。以。太。師。始。以。少。師。終。一。長。一。佐。

也。首。列。大。師。而。以。三。飯。繼。之。末。列。少。師。而。以。擊。磬。擊。之。

為。其。同。入。海。且。連。鼓。擊。為。三。音。也。樂。記。曰。右。擊。磬。擊。擊。

美。之。音。以。贊。其。和。本。樞。鼓。發。而。為。擊。者。也。少。師。擊。大。師。

相。應。大。師。合。三。音。衆。官。稱。適。適。出。也。凡。所。適。皆。利。因。少。

師。合。三。音。衆。官。稱。入。入。者。適。而。不。出。也。凡。所。入。皆。稱。地。

前。後。照。應。變。換。字。字。句。句。條。理。井。然。聖。門。文。法。之。妙。如。

此。讀。者。所。宜。留。心。也。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海。海。島。也。魯。仲。連。率。五。百。人。入。海。島。即。此。地。按。史。記。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初。習。其。曲。既。而。得。其。數。既。而。得。

其。為。人。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忘。焉。

曰。黯。然。而。黑。順。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

非。文。王。其。能。為。此。也。入。于。皆。賢。人。也。擇。地。而。蹈。皆。隱。逸。

也。記。者。之。意。以。附。前。章。以。附。前。逸。民。章。也。未。必。夫。子。之。

言。夫。子。取。其。有。關。于。魯。之。治。亂。而。門。人。記。之。也。未。章。放。

四書章句 論語 微子 卷之六

此。謂。周。有。八。士。章。也。

張。子。曰。周。衰。樂。廢。廢。者。泯。缺。之。意。夫。子。自。衛。反。魯。一。嘗。

治。之。治。之。者。正。之。也。其。後。伶。人。賤。工。職。樂。之。正。職。孔。子。

正。樂。之。功。也。及。魯。益。衰。樂。下。移。于。三。桓。而。僭。妄。用。之。自。

大。師。以下。皆。知。懼。其。黨。逆。散。之。四。方。不。憚。險。阻。逾。河。蹈。

海。以。去。亂。去。三。桓。之。亂。也。聖。人。俄。頃。之。功。言。一。時。正。樂。

非。有。待。于。積。久。也。功。及。諸。樂。官。如。此。豈。非。過。化。存。神。之。

一。証。乎。如。有。用。我。期。月。而。可。其。餘。事。耳。非。虛。語。也。

周。公。謂。魯。不。章。

施。作。弛。遺。棄。也。篤。于。親。則。不。遺。棄。之。矣。以。用。也。大。臣。非。

其人則無以膺股肱之托而副具瞻之望。故去之而不
用在其位則得人矣。故尊禮之唯恐不厚。信任之唯恐
不專。不可不用也。大故請惡逆。如薄昭殺漢使者之類。
無大故則不棄。只是一意保全。勳政意存疑云。有大故
則棄之矣。便不是語氣。無求備于一人。隨才器使。舍所
短而錄所長也。李氏曰。四者親親也。任賢也。敬故也。用
材也。皆君子之事。君子謂聖賢之徒也。忠厚之至。凡事
以刻薄為戒也。周家以忠厚開國。自后稷時已然矣。周
公丕承家訓。故恪守二字。以遺子孫也。

四書

論語

子

卷

之國以此辭。則戒之則者。則其如此。戒者戒其或不如此也。魯人哀傳戶。誌祖宗之德于不衰。故久而不忘。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國之喪亦家之儀也。使魯君世守之而勿替。何至使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門人敘次之意。固以此。

周有八士章

鄭立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未知孰是。蓋一母四乳者。雙生而八子皆賢。古今希觀也。然不可考矣。則亦以其伯仲叔季重復命名。而知之命名者必有義存焉。以應度之達取。通明之義。正韻云。适疾也。取通

速之義。或作宏濶。說非也。詩曰。突而弁兮。易曰。突如其來。如言驟也。取應變之義。忽作倏忽之忽。則義與突同。或曰。滅也。輕也。忘也。又曰。荒忽。秒忽。皆不好字面。而不知義果何取。按春秋鄭莊公之子。一曰突。一曰忽。似襲此也。夜取幽靜之義。夏取盛長之義。隨取順適之義。弱取良驥之義。

張子曰。記賢人之多也。善人不數種。而又深自稱晦。以不偶于世。尚論家所謂傷今而思古也。

朱子曰。按此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師擊。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稱。實指三仁。逸民。品列。指師擊。八士。于接與。

四書

論語

子

卷

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下車欲與之言。接引。接與也。使子路問津焉。接引沮溺也。使子路反見之。接引丈人也。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若在盛世。君明臣良。師師而濟濟也。無所事乎特表而稱贊之。而品列之。併無所事乎接引之矣。在陳之嘆。欲借及門于大道。蓋亦如此。三仁各以一身任一代綱常之重。子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蟬蛻塵埃。超然物外。亦皆一世之高士也。若使得聞聖人申行之道。以裁其所過。不離人以爲高。而勉其所不及。能成物以見于用。則其所立。豈止于此而已哉。出則伊呂。處則顏曾。雖周之盛時。何多

與。普。豈。不。以。人。哉。
張。子。三。仁。沒。而。股。社。為。墟。入。士。生。而。周。鼎。以。昌。國。運。之。



四書翔註

論語

卷

卷十六

四書翔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士見危致命章

易困之大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子張致命二字本此。致命謂委致其命委者委而去之之委猶言投命即所謂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也。見得思義一介不妄取也。念思敬。齋戒以致其精明之德也。喪思哀。悲痛以

四書翔註

論語

卷九

將其剛但之誠也。四者立身之大節。捐生喻義守身之大節也。追遠送終。報本之大節也。一有不至。如喪死則不仁。貪財則不義。慢神則幽有責。忘親則明有罪。故曰餘無足觀也。土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言可以為士也。子張之病在已矣。二字不獨失之太快。且說殺了再不求長進。豈非執德不弘乎。朱子直曰庶乎其可。然後可以救子張之偏而無蔽。蓋集註于聖人之言。發明務期于盡。賢人之言。發明務折其中。此非朱子不能也。蒙引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說的甚好。

勤德不弘章

執德以行言所謂操德也。有所得而守之太狹。以一善自矜而不能兼有眾善。故其德孤也。信道以知言。所謂見道也。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漫無主持。恍惚不能。有諸已。故其道廢也。有這個人。算不得有。無這個人。算不得無。故曰不足為輕重也。其道不足尊。其德不足貴。猶言是個沒關係的人云爾。

子夏之門人章

可者與從而定交也。不可拒則峻而絕之。無乃已甚乎。故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四書劄註

論語

子張

二

卷九

高之弊以其兼收併納。泛濫而無所得也。異乎吾所聞。專指君子三句說。賢是有德業的人。尊者崇奉之。眾是尋常的人。容者涵育之。善是做的事。好嘉者獎許之。有鼓舞意。不能是做不來的。矜者降恤之。有勉勵意。此斯人徒與之心也。下四句。則子張意。專破子夏不可者拒之之說也。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放亦所當絕。大放即前章大放惡逆也。如胡康侯于秦檜不能早見而預絕之。未免比匪之傷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如便辟善柔便佞之類是也。學者不可不察。此又朱子所以補子張之偏也。

雖小邁章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陽明以為虛無。權謀術數之類。非矣。是異道。非小道也。朱子曰。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于人道之小者也。最為明確。泥則有望。礙故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從農圃醫卜而推言之也。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出莊子如耳能聽而不能視。目能視而不能聽。鼻亦然大抵效一官之用而已。就中皆有義理存焉。非無可觀也。然以之治天下國家。則泥矣。故君子之學。一以貫之。無庸此瑣瑣為也。

四書劄註

論語

子張

三

卷九

日知其所未亡章

自有而之無謂之亡。日亡無也。又日已之所未有。則知亡為有。無之無。非存亡之亡也。謂前言往行未得見聞者也。下忘字。却讀忘。不讀無。謂本有者不使至于無也。始而體之于心。日知既而得之于身。日能二句。兼知行說。日日有日。日工夫。月月有月月工夫。可謂好學而篤以加矣。故曰已矣。子所謂時習者。此也。古人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者。此也。

尹氏先將末句好學二字提起來。然後日日新。解日知其所未亡。日不失。解月無亡。其所能也。日新者。日日精進而

不已不失者。月月保守而不失其放物也。張子曰。每日須求多少進益。知所下。改得少不善。此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存徒君道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博學而篤志章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夏專言學問。思而明辨在其中。只是四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于此。從事于博學。篤志切問。是思也。博學以擴充

論語

子張

四

卷九

此心而意加。其心專一。而不雜矣。切問以講疑。此心而思務近焉。則其心純一。而無妄矣。故曰。心不妄。馳心無一刻放下。則德性無一刻或懈。故曰。所存者熟。所存只是不外。馳熟字。便透出仁來。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在其中。則力行在其中。

未有不力行而可以為仁者也。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其義精甚。後改事皆有益為所存自熟。字字從心上說。最透仁字。其義益精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引而不發也。思謂學者徒思不濟事。須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四件事一齊做去。積之既久。久當自得之。徹上徹下都在這裏。有不言而喻者矣。

又曰。學不博。則寡聞。見無以守其約。志不篤。則半上落。下無以力其行。博學而守約。篤志而力行。而又好問。問其在己者。而又善思。思其在己者。不求仁而仁在其中矣。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近思是在身心上。思歸身而推之。則親聽言動其類也。極心而推之。則性情才氣其類也。推而極之。家國天下莫不皆然。

論語

子張

五

卷九

蘇氏之言。正可發明子夏之意。但蘇氏于書無不讀。可謂博矣。而風雅戲謔。不可以言志。所問所思。專從文章討生活。不可不謂泛且遠也。大而無成。勞而無功。蘇氏自道。如之何其教人也。

百工居肆章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群百工而肄業也。致極謂學至其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不能習而安焉。業不精。無以成其事也。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或誘于聲色貨利。或誘于富貴功名。志不篤。無以致其道也。此朱子之說。

原缺第六葉

君子豈自知其變哉。在旁觀者遠看是一樣。近對是一樣。領其緒論又是一樣。故以為有三變焉耳。如陽舒陰慘。各中其節。蓋流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三變合以德。謝氏但言其仁且知耳。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誠意毋自欺。信之本也。惻怛施怨而不自已。信之施也。立信之本而施于人。人共信其誠意。惻怛然後可以謂之信也。屬猶病也。以為好興作之役而妨農廢業也。諉誹謗也。以為翹君父之過而賣直沽名也。事上使下皆

四書初註

論語

子張

七

卷九

必誠意交孚。謂上之誠意孚于下。下之誠意孚于上也。而後可以有為。如使下則可以有為于下。子庶民而百姓。勸易之兌。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如使上則可以有為于上。苦口逆耳而不以為嫌。易所謂沒恒之凶。始求深者庶乎可以免也。昔張乖崖為政于蜀。問李叟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信。民如此。而况于君乎。雖然。在己者可必。在人者不可必。必待上下信而後有為。或遇不得不勞。不得不諫之事。將諫之不為乎。大抵以無欺心。只無諉心。

而以誠意行之。亦就是先事。臨事之信。試畧舉一二言之。如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殖田疇。誨子弟。未嘗不勞民也。及三年而後信之。至子諫君者。如羅倫之彈李賢。吳中行。之彈張居正。楊繼盛之彈嚴嵩。其諫章或有關於綱常。或有裨于社稷。固不得以其未信而過為規避也。然則未事君未臨民之先。固當如子夏之言。致知誠意。早求所以交孚之道。若當事時。又不可執一而論矣。

大德不踰閑章

四書初註

論語

子張

八

卷九

節則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屬也。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大德曰。踰。言出入不得也。人能不踰。閑先立乎其大者。如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之類。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少有走作亦無害。言無害于大德也。雖然。以此意用人。或可以此意律已。則不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曰。畢公慤德。克勤小物。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則小德亦為得。而出入哉。吳氏曰。子夏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是也。歷考古人。或制行清謹。夙負時望。而太節不免瓦裂者。蓋亦多矣。則又不若子夏之言之為愈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議子夏弟子于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蓋酒掃應對進退正威儀容節所著見也。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齊治均平。于是乎出之。則無有殊使人不可解也。子游之意。蓋以小學為未大學。為本不知小學。大學分先後。則可分本末。則不可也。有聲而無言曰噫。過謂失言也。倦如誨人不倦之倦。謂厭意也。區猶類也。謂有教無類之類。言君子之道。非以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不倦。非以精義入神為後而倦焉。不傳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或才分有高下。或工力有厚薄也。如草木之大小。或賦形于天而不可易。或待力于人而不容齊。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行見淺者強之深。將益滋其眩惑。生者強之熟。將倍增其艱難。則是誣之而已。誣者陷溺于迷途也。君子之道。語上語下。各因其材。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所謂合下始終具備。不是自始做到終也。惟聖人即下學即上達者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如坐如立。之不可踰越也。先傳以小者近者。使之習而安焉。後教以遠者大者。使之神而

四書章句

論語

九

卷十九

明之非先傳以近小後不教以遠大。止于酒掃應對進退而遂已也。

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朱子曰。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繇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故曰。其要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此程子之意。惟朱子為能言之。不容贊一辭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十九

愚謂此一條。要尋謹獨二字。謹獨。則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不謹獨。則酒掃應對。只是形而下者。蓋酒掃應對。收斂身心。所以致敬也。非謹獨。則不能敬。故其要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非以酒掃應對為粗。而於精義入神為精也。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二者之理一般也。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也。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或問

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而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于此不足于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此程子之意唯朱子為能言之不容贊一辭也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恐謂洒掃者應事之一端也應對者接物之一端也無應事之一端而推之事事莫不合乎天理則聖人之應事也無接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卷十九

物之一端而推之他物莫不合乎天理則聖人之接物也無偏到聖人處不過事事物物合天理而已豈能有加于其外哉
程子第一條初非逐段逐句發明子夏之言然子夏文意却被程子渾全說出無復遺義故曰最為詳盡其後四條雖各自為義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則殊而理則一也唯其分殊故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得一蹴而至惟其理一故本此理末亦此一理不可厭末而求本也蓋與第一條之意貫相表裏以精粗本末言之則分殊而理一後四條為表第一條為裏合五條之意貫相為環

其也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亦非謂本可該末但學其本而末便在此也學聖人者知所先後既矣
程子五條上二條明道語下三條尹川語第一條明子夏之意後四條皆破子游之偏也詳味其言非顏曾以上不能道朱子極贊之蒙引亦云此亦子夏當時亦說不及此恐亦未暇的也
仕而優則學章
優有餘力也即綽綽有餘裕之意陳氏以為暇口與上句通下句說不去仕以行其學之理學以明其仕之理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卷十九

其理同也仕以治平為事學以格致為事其事異也然當仕之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仕之事而後可以餘力及其仕之事也窮理盡性之口不怠致君澤民之業庶乎不為曲學也已然學者仕之資也仕而學則前言往行所以資其仕者如源之滂而益深仕者學之驗也學而仕則討說遠猷所以驗其學者如基之擴而益廣子夏之言各有所指故先儒若泛論道學相因說則先學後仕矣此說極是

致致乎哀而止章

治喪之家徒徇文飾而哀戚之心亡矣。極其哀則尚者在此而不在彼。所以教也。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楊氏以此為子游之意。良是。按而止二字。又是子張其可已矣。話頭都說煞了。朱子曰。微有過于高遠而簡其細微之弊。謂其以哀為主。而小節目都不照管也。按檀弓。子游善喪禮。恐非廢禮以為哀者。若作毀不滅性亦好。

吾友張也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三

卷九

子張行過高。故曰難能。少誠實之意。不可以為心之德。少惻怛之意。不可以為愛之理。故曰未仁。

堂堂乎張也章

堂堂容貌之盛。言如堂之宏闊莊嚴也。務外則弛于外。自高則足于內。馳騰而自足。則無受善之益。故不可輔而為仁。無同善之量。故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仁也。非外也。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亦德業相勸之意也。剛毅木訥四者。皆內有餘而外不足。正與子張相反。知夫子近仁之說。而反其今日之所為。庶可以為仁矣。

吾聞諸夫子章

致盡其極也。與致哀之致同。愛其親而哀之。此天理良心發見最親切處。故曰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言莫之致而致也。情發于性。性無不善。故情無不真。于此正可徵性善。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所云自盡。即夫子所云自致也。于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誠即真情也。禮弓云于吾母而不用吾情。尹氏文法本此。

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于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知此者。此聖人所以默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人人人能如此。則此言似乎無味。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四

卷九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按孝經曾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與。子曰。惡。是何言與。生前不以從令為孝。則沒世可知。孟莊子之孝。楊貴乎不改也。以獻子為之父。故曰。親大學。畜馬乘一章。與戴中夫子稱其加于人。一等則獻子有賢德。而其臣。政亦可知。已所慮者。喜新進而厭老成。作聰明而易成。意則不能用其臣守其政矣。莊子反是。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不能。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

此事之為難。朱子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賢父也。武子與莊子同朝。而攻其臣與政。故有感而稱之。理或然也。陳白沙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攻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攻而宋祚。北矣。此亦論孝者所當知。

孟氏使陽膚章

陽膚曾子弟子。必其與閻。忠恕之教者也。如此章所告。亦只是忠恕。意上失其道。失養之教之之道也。民散者。情義乖離。言乖反而離。呼也不相維繫。言各以其心為心。不能聯絡以歸于一也。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道。如辨刑厚。敘民不堪命。必類教之無素。如庠序學校。廢棄不修。舉之類。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為無素。流離所驅。則陷于不知。未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何物也。迫于不得已。根使之無道。來陷于不知。根教之無素。求加得其訟獄之情。則哀矜而勿喜。哀者傷痛之於者。憫恤之。即舜教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之意也。

紂之不善章

水避高而就下。地形卑下。處凡四方之水。同歸到此。處喻人有汗濁卑賤之質。則名之曰下流。凡天下之惡。同歸他身上去。故曰惡名所聚也。紂稱古今第一惡人。

考其實亦未盡。然蓋自取之耳。子貢言此。欲人以紂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使惡名之來。辭却不得。亦從惡者崩之意。非為紂分疏。謂其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心如日月。光明峻潔。無一不可對人言者。故其過也。亦如日月之食焉。一時似有缺陷。不崇朝而明。照萬里。蓋其本體然也。下兩句指君子說。故曰。過曰更若。作日月說。則當日食。日復矣。人皆見之。以其無掩覆也。人皆仰之。以其無虧損也。若小人于其過而文之。則鬼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衛大夫之問。與太宰意同。以仲尼無不知無不能。是從。誰學來的。意其有常師也。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蒙引云。謨訓見于言語者。功烈見于事為者。禮樂文章見于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話。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理。便要說到二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坐古人名字說話。如此說。極好。可謂

得集註之意。新安所云。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道統。傳在孔子。者。信非本指也。文武之道。未墜落于地。便是在人。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人即下賢不賢之人也。賢者。讀書學道之人。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如老聃。其與鄉子師。裏之屬是也。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聞見來。如太廟。航史之屬也。或記其大。或記其小。皆文武之道。所流行而著見也。仲尼見賢者。學其大。見不賢者。學其小。無不學。則無不師。亦何常之有哉。蓋孔子。天下萬世之師。非一時之人所得而師之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四書翻註

論語

子張

七

卷十九

魯大夫州仇之惡。又甚于公伯寮矣。按子貢晚年見用于魯。懼吳之強大。曉太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諂陳疾子。而反其侵也。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于仲尼者也。

稱卑室淺。可一望而知也。喻才美易見。七尺日。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原是地步。限住他了。言精高而宮廣。喻聖人道大難知。此夫子指武叔言。武叔不得其門。而入。原未曾望見宗廟百官。但據室家之好。便敢揚言于朝。云云。固其宜也。何足怪哉。羅文毅記安慶府樞星門云。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

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歸之以太極為棟。以陰陽為闕。開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輪。以禮為關。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又云。顏子入矣。而嘆其高。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辭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

四書翻註

論語

子張

七

卷十九

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光。或洞其堂。或塗壁其垣。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章為門者。亦實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造于蒸養之區而已。如此議論。大為孔門生色。可與端木氏再稱善為說辭。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始也。抑揚失平。猶或以目昧原之。茲則益肆其不理之口矣。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無以為猶言其無用為此。斥其不必也。楊雄曰。丘陵學。由而不至于山。山其踰丘陵者乎。若夫日月行天。其高

無上就。得而喻之。孔子于人無一不在曲成之中。猶日月于人無一不在照臨之中也。孔子不絕人而人自以毀謗絕之。多與底同道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不自知其分量而強欲黷汚日月。其能為日月之玷乎。吾見其峻極于天也。已日月對丘。說始終是說。高不。是說明要知。

仲尼猶見較于人。則凡求全之毀皆可以自信矣。較可自信而毀謂師友者。必為之譽。譽然立。就一段公案。此吾黨所宜知也。

陳子禽謂子貢意

四書新註 論語子張

子貢論夫。其之言。勉量耳。非業也。以為恭教推過其師。其猶武叔之見也。天。

君子指發言者說。向來或指聽言者說。善謬。人之知。感。聞乎一言之善。否。言可不謹乎。此子貢所以責之也。宮。墻高矣。進而擬之。日月高矣。進而擬之。天每進。彌高也。階。梯也。所。憑以升。高者也。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者。錄善信美而進之。規模宏遠也。可以人力為也。化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非可以人力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人非恒產。則無以生。之植其生。如扶小者而使之

起也。道路也。緩者。撫。緩而安全之。進乎立矣。求。歸。附。鳴。向。風。書。所。謂。飲。時。五。福。用。數。錫。庶。民。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動。謂。鼓。舞。之。鼓。動。而。振。作。之。有。躍。乎。起。舞。意。進。乎。道。矣。如。書。所。謂。於。變。時。產。所。謂。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僕。志。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以。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應。也。如。響。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斯。也。樂。謂。莫。不。尊。親。歌。功。誦。德。于。無。疆。也。哀。則。如。喪。考。妣。思。所。以。報。罔。極。之。恩。也。程。子。曰。此。言。聖。人。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神。化。之。化。與。大。而。化。之。化。不。同。大。而。化。之。以。盛。德。之。妙。于。身。者。言。所。過。者。化。以。盛。

四書新註 論語子張

德之被于物者言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極其高遠也。蓋幾幾乎大賢以上矣。在孔子為古今第一人。在子貢亦古今第一識議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政舞。舞。動。兼。四。句。說。據。于。桴。鼓。影。響。謂。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也。人。雖。見。其。變。化。見。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也。而。莫。窺。其。所。以。變。化。莫。能。窺。其。所。以。立。之。道。之。緩。之。動。之。也。易。稱。變。道。變。化。註。云。自。無。而。之。有。曰。變。自。有。而。之。無。曰。化。也。蓋。不。離。于。大。而。化。之。之。聖。而。有。不。可。知。之。神。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難。以。思。勉。及。夫。子。如。之。何。其。可。思。勉。及。也。

四書別註

前賢曰 包蒙吉輯 明再源孫 承和會孫 孫介校

梁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堯曰咨爾舜章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蒙引曰。未便即位也。歷引書辭。確有証據。愚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此時天之曆數已在舜躬矣。二十八載之間。齊七政。福羣祀。觀四岳羣牧。巡狩封山。講

四書別註

論語

堯曰

卷二

謂非天子之事乎。若曰帝乃祖。落始登天子位。豈天之曆數至此始在躬乎。其言雖辨。未免多事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與人。大事也。不為喜幸之語。先開

嗟嘆之聲。聖人之存心四海如此也。曆數帝王相傳之

次第。即所謂正統也。猶歲有四時。而氣以徵其候。節以

徵其令。先後不得而易也。邵康節曰。三皇之世如春。五

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此歲時氣

節之說也。但五霸則問位非正統耳。在爾躬言歷代相

傳次第到你身上了。道大哉。天祿于是乎始矣。然天

所付託者爾躬。天心所責望者亦爾躬。爾之躬。固有天所降之中焉。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須把柄在手。而後環應無窮。信能執之。事物物莫不有洽。好道理在。是四海所倚以為命者也。否則爾躬無以庇四海。即無以膺曆數矣。豈能享有天祿乎。戒之之辭。仍是咨之之意也。後王動輒以吉祥可喜為辭。若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其所大諱也。然堯命舜却不以為諱。厥後國祚永永。越數千百年不絕。乃知其辭者適所以迪吉耳。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子繫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正是此理。

四書別註

論語

堯曰

二

卷二

按書堯命舜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積。三載汝陟帝位。未有他辭也。孔門所記天之曆數一節。在書皆舜命禹之辭。在語則以為堯命舜之辭也。此一節既屬堯命舜之辭。故次節但曰舜亦以命禹而已。言舜後遜位于禹。亦以此辭命之也。今見于禹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則以堯命舜四句外。前後尚有數十句也。舉其最要者。言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為允執厥中。張本。今人所稱虞廷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者。蓋道心中也。人心則不中矣。惟精。精此中也。惟一。此一中也。此三者正是執中。真切功夫。今詳于大禹謨。而畧于

此故筆注特云此此加詳後學者因其畧而詳之也
引乃曰不必用虞書全文恐說亂了不可曉矣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按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
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故曰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書文詳此簡大意同小異辭異也按書稱
王曰此以首節稱堯曰故言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初
名天乙至為王改名履按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命既革
而仍用玄牲未變其禮此古人忠厚之意也簡閱也祭
有罪書所謂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也不敢
赦書有將天命明威五字在其上註但有罪而已既曰

四書期註

論語

堯曰

王

正帝之臣則為天下賢人可知南軒橫渠俱兼善焉觀
未是簡在帝心統承上兩句說言討罪命德俱聽之帝
而已不與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味其辭直以
天之心為心也又言君有罪或負疚在深宮之中或貶
累在廟堂之上與民初無干涉是以簡身若不及也民
有罪或從匪彘或即滔淫有恒性而自失之有愧克綏
厥猷之后多矣君實為之又何辭焉夫民有罪實君所
為見其厚于責己之意君有罪非民所致見其薄于責
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直以萬方之躬為躬也
簡在帝心專承帝臣不敬說作簡拔之簡所謂非求元

聖與之戮力也此說亦通但與註未合萬方恐當兼臣
民註專指民說似未盡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即取與之與周書武王篇云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言
博施濟眾也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與書不同蓋紂為
通逃主惡人得志善人喪氣矣富之為此輩吐氣所以
祭奉之亦所以表揚之也故再引詩序以明之詩周頌
大封于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于此此或孔門
別有所考如帝臣不敬句書但曰爾有善朕弗敢蔽而
已帝臣與善人是富句皆創出者亦不必盡以書傳解

四書期註

論語

堯曰

四

之也餘氏曰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又自加
厚存疑亦如此說此理極好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安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即書所謂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誓師而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傳云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
正商罪也註全不着解則知與罪在朕躬意同即武王
所謂有罪無罪惟我在也堯以四海困窮為念湯以萬
方有罪為念武以百姓有過為念此心同此理同也吾
儒雖無帝王之責在不可無帝王之心賜一時之四

海一時之萬方一時之百姓不能為之所也後世之國
海後世之萬方後世之百姓其所以困窮而有棄有遇
者可不早為之地乎噫難言矣

開石和鈞王府則有權量不可不謹也謹之凡在官在
民莫不稟一王之令焉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法度不可
不審也審之凡或因或革莫不揆百王之宜焉唐虞精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又者修治之意或有
政而無官或有官而無政皆廢也廢官必修缺者補之
匪人則易之也三者大綱克振則其餘可次第舉行矣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之後于葡封堯之後于祝封舜之

封書明註 堯日 五 卷于

後于陳封夏曰禹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也如此說
則興城繼絕只是一件事看來作兩意為是滅國者先
世有功德而其國為人所滅也為之復立社稷自與
世者國統如故而子孫莫之承襲也為之別選宗室以
續其後曰繼舉逸民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
事說未廣似宜推開說言山林隱逸之士莫不在網羅
之中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遂遂其欲故天下之心皆
翕然聚于朝廷之生也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五教者五倫之教也三者
又為五教之本故聖人特重之食以養生重之者則產

而使之仰事俯畜有資也喪以慎終重之者終天之恨
惟此為大事也祭以追遠重之者感發其休惕悽愴之
心也三者皆所以重民命而厚民德也

武王以下數節皆所謂反商之政政歸舊也此于武王
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歷敘帝王之道而
以此終之其為泛言何疑焉帝王之道統言之曰中折
言之曰寬曰信曰敏曰公寬者兼容併包有地育天涵
意得眾者為眾所歸附也信者至誠以孚之如四時之
不可易民任者民共倚倚之也敏者心無怠荒皇躬無
或暇逸有功者有可大之德有可久之業也公如天無

封書明註 堯日 六 卷于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者中心誠服之也上篇
以夫子之得邦家終此篇以堯舜湯武之得邦家始夫
子未得邦家之堯舜湯武堯舜湯武已得邦家之夫子
也
上數節或述其事或述其辭此則約畧其大端而總結
之帝王之治統在是聖賢之道統亦在是矣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微兼精妙二義謂義之
精理之妙也而其門下之徒傳守之傳謂記錄守謂奉
行以明其師法今傳後之遺也故于堯福且載堯否舜
舜否禹相命之言湯世師如子小子一節之辭與夫施

諸政事者如周有大資至所重民食喪祭四節以明聖學之所傳者只是執中二字一以貫之二十篇大旨即微言之大行亦可即此而著明之也孟子于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見知開知相承之大皆此意也但孟子終篇言知知正所以為行論語終篇言行行正所以行其知也知行皆此道而已矣

子張問於孔子章

尊者崇而奉之也屏者除而去之也惠而費則不美故不費者惠之美也餘做此

四時者天之利也五穀者地之利也四體者人之利也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下

因時之利于天因五穀之利于地因四體之利于人因民之利而利之也澤被一世曾不煩公家之一指斯不亦惠而不費乎以農隙使民擇其可勞之時也以佚道使民擇其可勞之事也小註惟喜康共不常厥邑二句出盤庚惟喜康共言勞民者與民共享其安也此句在中篇不常厥邑言商先王不常居其邑于今五遷其勞之有素也此句在上篇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出詩經言周宣王能勞來遷定安集之也皆勞而不怨之已事也欲仁得仁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

政之實也欲仁得仁是理非人欲何貪之有眾寡以人言小大以事言君子操人應事一切無故慢一切以敬為主也以謙為主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而體胖矣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已莊以持已非以威加人而使之畏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是德威惟畏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或其人凶悍不率教雖置之重典無辭也若平居未嘗教以禮義至于違禮犯義則從而誅之殘酷不仁故曰虐言殘傷酷烈而怨其不忍之心也告戒有禁然後可以觀厥成若不寬其時日限其課程而立責其成功卒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下

遲無所故曰暴言倉卒急遽而妄徼其次序也不教不戒怠于從事病在責人明而責已昏耳致期刻期也言限定其期而不容姑待也賊者切害之意猶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也緩于前漠不為意而急于後取辨目前也以誤其民以就開陷害其民而必刑之必加之刑戮也故曰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謂一般也一般以物與人早也是與進也是與而于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吝吝也刻也刻也猶俗云舍不得也則是有司之事有司為上守財新惜留難是其事也若為政者子奪自已而遷延不決非其體矣所與或多人不惟不見

而且怨望惠之不以其時。故不懷之。言不感戴之也。頂羽使人有功當封。謂封以爵邑也。刻印刑刑。訛缺也。然弗能予言。強忍堅忍。輕易不敢撒手也。卒以取敗。卒魯帥公所擒也。亦其驗。亦出納之吝之驗也。此韓信所以謂為婦人之仁也。

尹氏曰。論語中問政如齊景公葉公康子。如仲弓子路。子貝子張子夏。皆其人也。大抵答之亦各以其人。不為不多矣。然未有如此之備者也。備謂勸善懲惡之道。內聖外王之學。具于此見之也。故記者附于帝王之後。以繼其治。其稱五美。則寬信敏公之驗也。其稱四惡。則寬信敏公之反也。夫子之為政。即帝王之為政。夫子為政之執中。即帝王為政之執中。尚論者合而觀之。則知孔子與帝王若合符節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章

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况貴賤壽夭窮通得喪乎。知命者。知其有一定之運數。信其不可移易而安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而不能思義。何以為君子。其識運庸劣。其品地卑下。不足觀也。或以謂天命謂性之命。遠矣。

禮記戴記所謂經禮而禮也。不知禮。謂不知其節文度。

四書章句

論語義疏

九

卷十

數之詳也。耳目無所加。謂視聽惶惑。手足無所措。謂行顛倒。或以為克己復禮之禮。遠矣。言之得。謂所言確然合理也。則其人向道義路上走。而為正人可知。言之失。謂所言肆然悖理也。則其人向利欲路上走。而為邪人可知。

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在語以其言。知其人在。易以其人。知其言。二義正可互發。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一至命之事。一盡性之事。一窮理之事也。易先言窮理。而後及盡性。至命。

四書章句

論語義疏

十

卷十

繇始以圖終。此先言至命而後及盡性窮理。繇終以道始也。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上論首章末以君子言。下論末章首以君子言。無非教人為君子。此一節之意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故學自知禮成性始。此二節之意也。知孔子之言。然後知其所以為聖人。知門人之言。然後知其所以為賢人。此三節之意也。學者少而讀之。只是出口入耳而已。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程子所謂讀了後全無事者也。不獨手舞足蹈趣味。茫不理會。即得一兩句。亦不能輕易而玩忽之。不幾于侮聖言者乎。侮之是非之也。非

聖人者無法。故曰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我輩讀聖人書。宜為聖門功臣。而罪人自甘。能無愧乎。

四書章句

四書翊註

前賢才

包蒙吉怡

男再濂孫

期 永 興 祖



生 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孟子見梁惠王章

聖學不明。人心陷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惟利之圖。孟子出而痛斥之。以仁義為對症之藥。其言則需衛息而王道興。其言不用。猶可轉喻。利小人為強。仁慕義之君子其功大矣。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上

卷一

朱子曰。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義。今梁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往。答其禮亦義也。在本國則須其見面見之。在異國則諸侯無越境之義。故如此。或曰。如此則見齊宜無訖矣。只以從權學孔子為是。竊謂學孔子則所如豈特齊魏乎。朱子之言是也。

梁王開口便露本象。曰亦將有者。以策士目之也。方今縱橫捭闔之徒。各挾其術以售於時。叟既惠然辱臨下邑。亦將如策士之有所挾持以獻乎。否則跋涉山川之。百言必言無所用之也。便利之外更無所有。猶可言也。

利之外亦有仁義在。盍反而求之而已矣者。只此便了。吾國事不待他求也。大全以五行五性發明二字。最為詳盡。蓋仁者惻然慈愛。雖錙銖之利不忍取之人也。義者截然斷削。雖丘山之利不屑取之人也。兩者皆利之反也。

曰利。吾則不知有大夫士庶人矣。曰利。吾國則不知有大夫之家士庶人之身矣。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上行下效。所固然耳。征不。只訓取如兵戈之戰鬪也。此句承上起下之辭。上下交征。利承上而國危矣。都在下面見得。禍至弒君。言起初上利下。究竟下害上也。二必字言比。

四書劄註 孟子 梁惠上 二 卷十

逼則利心益熾也。天子萬乘。諸侯取其千。諸侯千乘。大夫攻其百。以數言之。豈不甚多。苟忘道。道而違。違焉。惟利是圖。則谿壑之欲。其可滿乎。千乘者。勢必盡奪。萬乘而後已。百乘者。勢必盡奪。千乘而後已。言利之害。遂至此。

危其國。至于弒奪。遺親後君。甚矣。若仁義則斷斷無此。仁者。惻然及物。而路人其親。有是理乎。義者。慨慷奉公。而膜外共君。有是理乎。孝所以作忠。不遺其親。則不後共君。可知忠所以報國。不後共君。則不危其國。可知舉國皆孝子忠臣。利莫大焉。非上有以倡之。而然乎。託補。

躬行仁義。一畏極是。上兩節觀之。利者害之媒也。仁義者利之媒也。故再用前語。叮嚀一番。極有意味。

王立於沼上章

在諸臣媚子。不識匡救之義。必有以樂為賢。而逐其君。以縱欲者。在法家獨士。不識將順之義。必有以樂為不賢。而強其君。以拂欲者矣。孟子不縱欲。亦不拂欲。將順中。常有匡救之妙。格心手段。此亦其一端也。此字。統承所立所顧。為是蒙引。專指鴻鴈麋鹿。非也。玩亦字乎字。意賢君無淫於觀。無佚於遊。當不樂。故斷于心而飾辭以問也。

四書劄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十

非以樂不樂。分賢不賢也。正以賢不賢。分樂不樂。賢者而後樂。此固有為之先者矣。所以消受的起。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辜負好光景了。如何假借的過。二句統括下意。且虛虛說。實講便犯手矣。

欲樂賢者之樂。莫如師文王文王之樂。見于詩。庶民攻之一句。結上兩句。見其以民力為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解上一句。言上愈欲。緩之下愈欲。急之安得不速。成乎臺下有囿。囿下有沼。囿沼中有麋鹿魚鼈。文王立而顧。顧而樂之。萬物咸若。太和在囿沼間矣。文王以下釋詩之辭。古人二句。又原其故而解之。臺沼之成。

昔小民拮据之力在不賢之君不知如何怨咨而反不勝其欣幸也。快于心而形于口。則有靈臺靈沼之謂靈者。若有神助也。劉向積仁之說。鑿矣。文之民樂君之樂如此。蓋蘇文王先有以樂民之樂也。古人即指文王言。熙皞之風遐哉不可追矣。借樂者在君有靈池鳥獸之樂。在民有田里樹畜之樂。惠鮮懷保登一世于春臺。而後鳶飛魚躍景象。不徒在文之黨之圃之沼而在文之心也。賢者而後樂此。賢者而後能此也。

若夫不賢而能之乎。不賢者之不樂見于書。桀以日自况。故民欲借日而甘心焉。匹夫匹婦皆仇讐。欲一日立四書期註。孟子梁惠上。四。卷一。

乎朝廷之上不可得。而况享有太平之奉哉。不賢者雖有此不樂。非不能樂也。不與民借樂也。撫今之監而令人遐想乎古之人。

寡人之於國也章

為國者欲盡其心。須以先王之心為心。先王之心徵諸道。其經畫布置。纖悉畢盡。所謂功奪造化而氣數不能災也。又烏用臨時補救為。

後談盡心。便有皮越鄰國意。移民則壯者跋涉而免啼號之苦。移粟則老者羅者安坐而忘流離展轉之悲。此猶曰根本重地也。每一人不盡心所固然也。至河東凶

亦如之。兩河赤子一視同仁。又無一處不盡心矣。在已則曰盡心。在鄰國則曰用心。見鄰國不惟不盡心。併亦無所用其心也。下字亦有低昂。心之用大致懸絕如此。起而視其民。宜乎有消長之分矣。然在彼未見分外消耗。在此未見分外繁殖。用心與不用心者同歸。豈天災流行。人力固無如之何耶。殊使人不可解矣。

舊說作金鼓之鼓亦是。但玩之字似于文理未當。蔡虛齋云。如孫武子傳。所謂于是鼓之。于是復鼓之者。一側是也。兩軍對壘。勝負攸分。棄甲曳兵。極慕其復。狼之狀也。或曰。或五十步亦約畧之辭耳。敗北同而距足之

田書期註

孟子梁惠上

五

卷一

地偶不同。遂用為笑柄可乎。知笑人而不知人之笑其笑亦或矣。王如知此。則鄰國之政百步之走也。王之政五十步之走也。望民加多。是五十步之走果可以驕百步矣。無然也。

欲民加多。莫若行王道。試言之。入政先食。故王者恒以農事開國。惟是作訛成易。無誤宵旦之勤。則家有餘粟矣。竭澤而不虞其易盡。雖造物無以勝其欲。必若古者網罟用四寸之日。而後所生浮于所殺。食之不盡矣。斬伐而不留為可繼。雖造物無以給其求。必若古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而後所息浮於所消。用之不竭矣。極

民之情。不過生死兩端。而止。俯仰有賴。則無憾于生。安
厝有資。則無憾于死。雖一切法制未備。而經給參贊之
道。王者從此兆基矣。今而後。夫乃可次第舉行也。

宅非可耕之地。樹之桑。使地無遺利也。王者蠶事與農
事並重。故如此。夫然後五十者優游焉。煖衣以自適矣。
諸物瑣細。王者似不必經心。而一一有制。務令生息幾
于魚鼈之繁。疏焉。夫然後七十者含鼓焉。飽食以自樂
矣。按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
此差異。未知誰是。百畝之田。受自一夫。而分給數口之
家。若失時。是失業也。故勿奪。或曰。勿奪與不違。何以異。

曰。不違者。順其及時之心。勿奪者。清其害時之役也。在
五十七十者。享受豐美。其餘則只云無飢。不出闔門。而
教行矣。然教亦豈盡于是乎。庠序者。教學之地。是人才
風俗所繇出也。教條必嚴。不以具文故事相視。曰。謹操
術必正。不以異端邪說相參。亦曰。謹。謹厥教者。教以五
倫也。于五倫中。又提出孝弟兩大端。可嚆告戒。不厭詳
微。然說也。別也。信也。固可從。孝弟中。推而廣之也。即天
下萬事萬物。無不可從。孝弟推而廣之也。須自不負戴
卑舉親遠之一端耳。若以此該謹中之效。則非矣。言七
十則。王才在其中。言七十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

國書明註 孟子 梁惠上 六 卷十

十則王才在其中。言七十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

教在其中。老者安。少者懷。便是萬物咸若氣象。天下有
不愛戴而歸往之者。故註云。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
則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雖不可易。
今也。于王道漫不用心。而其政有日非者。在王者之世
狗彘不失時。為人所食已耳。今反食人之食。而無以節
制之。死亡載道。移粟回云。盡心。然不知發倉庫以賑救
之。則所移者。特民間之粟。科派逼奪。初未嘗出所有以
共之也。人本生而我死之人。就死而我。又無以生之。揆
政所歸。是誰之咎。而一則曰。河內凶。再則曰。河東凶。暑
無反躬責己之意。是操刃以殺人。而藉之為口實也。王

其同心易行。無委諸。雖法不可知之。數則必自怨自艾
某也。食人宜節之。某也。人食宜驗之。王遊自我。舉行而
天下之民。嚮嚮向風矣。鄰國之民。皆吾民。又何煩屑屑
焉。異之較多寡哉。

學者恒疑孟子直以王許齊梁之君。將置周天子于何
地。試細玩程註及諸篇之言。則了然矣。朱子曰。孔子尊
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
胡雲。峯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
前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
之改。不改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陳新安曰。不

國書明註 孟子 梁惠上 七 卷十

之改不改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陳新安曰。不

心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讀者不可不勸。彼此意難然。此為有天下之責者言也。若夫人臣事君則不然。雖天命已改。人心已去。而所以竭力周旋者。則不容以此少懈。文天祥曰。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此又學者所當知。

寡人願安承教章

政所以生人也。而行者不察。往往至于殺人。故孟子教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上

八

卷一

惠王反覆告戒。務令除其政之所以殺人者。而人乃可得而生矣。或以為拔本塞源之論。信然。

聞上章之言。而欣然有動于心。故不禁其言之懇摯也。

挺刃殺人。其所明也。殺殺人。其所蔽也。因明以通其蔽。

而後知殺人之政。與挺刃同科矣。

民與物貴賤懸隔。今賤者肥而貴者瘠。以死。則奪此與

彼有餘然矣。率獸食人。則原情定罪。孟氏鐵案也。

此慘其辭以動之也。為民父母。則當保之如赤子矣。乃

坐觀吞噬。顧名思義。能無愧厥職乎。可惡。意當于言外

見之。郭沫源曰。為民父母。行政六字。一氣讀。不如四字。

國句與字相應為是。

此危其辭以惕之也。作俑只是粧點造作。未嘗有殺人之心。亦未嘗真有殺人之事也。而仲尼有覆宗絕祀之戒。况枵腹待斃。我實為之。其何以自安如之何者。欲其因仲尼之言而悚然畏懼也。

晉國天下莫強章

惡王之恥。不仁者之辱也。孟子之對仁者之榮也。仁者自強。以強其民。人人皆腹心。處處皆干城。除暴安民。端必賴之制勝。雪耻計無踰此者矣。子弟論亡。疆守割裂。以天下莫強之晉。一旦削弱至此。撫今追昔。嗚呼有餘悲焉。曰。寡人耻之耻。其貽羞于死者也。死者不指太子。中即天下莫強之者也。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上

九

卷一

王不待大難百里可也。况堂堂千乘之國乎。開口便欺。動的他起行仁政。意且不必露方字。作纒足之意。為是以為方圓之方。則非矣。

承上節發明可王之實也。仁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也。省刑罰。好生之德。惟飲惟恤也。薄稅斂。惟

正之供。議緩議捐也。刑清賦簡。而民乃可盡力于南畝

矣。農之力有餘。而後可以盡地之力。故耕稼深田之功

有餘。而後可以省農之力。故稱易。耑言壯者。為制挺

張本也。暇雖材藝之暇亦有化日舒長意。修竭力之職。則爲孝。修克奉之誼。則爲弟。修其朴誠以居心。修其長厚以應物。則爲忠信。修有二義。修明之使其理不昧。修治之使其業不荒也。入事出事。卽就平日之所修者而一一克踐之也。長上不指君。或專以分或高以年。事之者以父兄之禮。禮之也。在家則孝子悌弟。在國則義士忠臣。亦何必稱乃干比。乃戈厲乃鋒刃。卽制挺以往。行見秦楚之甲兵。失其堅利矣。當時天下之大勢在秦楚。秦楚可捷則齊不待言矣。厥後陳勝吳廣之徒。竟以斬木揭竿起事。孟子之言豈誣也哉。噫。此聖賢共畧也。

四書翔註

孟子 梁惠上

卷一

承上節發明可捷之故也。彼敵國戮刑暴斂。使民日不暇給。而耕耨爲之廢業矣。父母兄弟妻子保聚不得。又何有于孝弟忠信之事哉。東餓離散。其民如坐陷阱。陸深淵。義旗所指。不啻引手而出之泥中也。倒戈恐後。誰復與之爲難者。又引古語總結上文三章之意。而實其百里可王之言也。仁者之勢。天下所不敢敵。仁者之心。天下所不忍敵也。古之人豈非確乎有見于此。而爲之言乎。在王習聞功利富強之說。未免以此爲迂闊而遠于事情。豈知考古証今。理固不爽。請無疑可也。蓋惟克果斷而後能濟。

死者之耻不然如之何其可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一見而知其無能爲。又何足與有言乎。因其言而據理以答。却人人所可爲也。故曰。今夫天下之人。牧大都皆襄王類耳。如有一人不襄王者。則久旱之時。雨降而萬物有起色。扼要全在不嗜殺三字。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孟子論言其君之失。先儒以爲聖賢之分。然與容貌辭氣德之符也。其容鄙俚。其辭躁進。則中之所知可知已。干戈擾攘。如蠅虻。如沸羹。其能有定乎。須是居中制馭。四海一統。天下一家。而後可。

四書翔註

孟子 梁惠上

十一

卷一

然。對分疆各有攸屬。如何能合一的。豈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以生物爲德。則天之子。而民之父母也。一家之親。一統之尊。所優焉耳。王又疑。上統下須是不歸。上與則一。不與則不一也。豈知天下盡好生。惡死之人。那有不響應者。此句正意。全在下面。實講不得。苗待命于天。猶民之待命于君也。天之旱暵酷烈之君。苗之播。猶憔悴之民。與雲致雨。而苗怒生。喻布愷流膏之政也。苗如是。民胡不如是。人性皆善。未有不嗜殺人。何量人牧之薄也。曰。谷一己之恣。則流弊至此。率獸食人。爭地。以戰而殺人。盈城野。此其証也。果能痛除積習。以

保釐撫字為心。則天下之民如垂簷更生。豈有不耨慕
瞻依之理。引領而望。有同情矣。望之切。則歸之亟。如江
河傾倒。沛然朝宗于海。誰能禦之。則誰能不與之也。一
德一心。天下自此定矣。蘇註最佳。

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章要于心字。著眼不忍者。心之德也。保民以致王。推
恩以保民。制產以推恩。莫不取給于一心。故孟子先以
是心挑動之。而宣王一則曰。何心。再則曰。有心。曰。吾心
曰。我心。反覆言心。終無以自解于心也。孟子曰。舉斯心
度斯心。其所以啟發其心者。至矣。而又恐別有快心者。

國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以蠹其心也。於是執王之太欲。反窮歷詰。而後漸及其
盡心者。以鍊之。戒之。使之索然。意盡則制產以推恩。推
恩以保民。保民以致王者。乃可得而詳陳之矣。自發政
施仁。以至終篇。其言不憚諄復。要之使斯民全其恒心
而已。致君以心。澤民亦以心。此仲尼嫡傳也。齊桓晉文
先詐力後仁義。畢竟喪却此心。故其事不足傳。亦不足
道也。至其為文。有開有闔。或操或縱。呼吸變化。各極其
妙。讀者當自得之也。雖然。試取哀公問政章併讀之。則
淺深虛實。厚薄。固自有辨。此又聖賢之分也。
齊桓晉文之事。戰國所喜談。而樂道之者也。宣王之問。

其以此自期乎。仲尼錄桓文之功。筆諸春秋。所以存君
臣之義也。若夫學術。則以說遇。養禽為戒。故其徒守之
兢兢。罔敢出諸口。孟氏又安得而聞之。至于王道是仲
尼之徒。津津道之。不置。而私淑者所習聞也。請以是陳
于前。可乎。嘗考衛鞅之說。孝公為皇帝。王而降之。期則
其君立見。施為。孟子之告宣王。黜霸而進之王。則其君
徒善之。而終不能行也。此亦可以觀世變已。

於桓文則曰。事于王。則曰。德一字之閒。寓有軒輊。此其
識志亦不凡矣。保者。提攝護持之意。一德所格。其應如
響。齊桓失其正。晉文失其調。王者許能禦之。

國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不曰寡人。可以王。而曰。可以保民。謙言也。孟氏非輕許
可者。蓋確有證據。故以問之。臣者。負之君也。吾不忍其
穀。雖一句。為通篇辨難。張本。禮既不廢。而牛又免就死
地。此意只平平敘述。若十分着講。便犯手矣。及牽牛者
發難。遂以羊兩全之。必欲保全此牛。以遂不忍之心也。
傳聞之言。未審未據。以為信否。
果如是。則偶然呈露之心。即天地好生之德也。以之保
民有餘。以之致王。豈不足乎。只虛虛說漫說。到擴充處。
愛者人欲之私。不忍者天理之公。兩者相去遠矣。以百
姓之言。與已之見。比勘對說。正要王自察識耳。按史宗

真宗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尙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韓維讀寶訓至此奏言曰此特真宗小善耳推此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矣哲宗在宮盟而避蟻程頤講書畢請曰有是乎上曰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二公皆本孟子之意以告其君者

王說百姓原有這班話說但寡人擁有一國豈遂吝鄙至是當日情事正如夫子云云也

孟子又說百姓這班話王莫要怪他物有大小其迹既在所可疑罪無彼此其情又均有可矜王其何以解于

西 卷一

百姓乎如此說來併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故自問自辭不辭為百姓受過也我非愛其財或作自信哉非也還是自疑言我若不是愛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百姓紛紛之口有自來矣語何異焉反覆難辨只恐要他察識奈孟子這班說他就隨着這班說孟子那班說他就隨着那班說隨口說話全無察識意思故下節明白開釀着他豁然

百姓之言彼惡知之之言也何傷乎本惻隱之心而委曲周折以全之殺觶之牛既免就死地費錢之禮又照舊舉行走巧于行仁也故曰術聖賢有時用術只是無

私心有私心則近于機變矣牛羊之罪固無可擇而見不見則有分矣見者情所難已不見者權可暫行也蓋君子于禽獸有一體之懷焉見其生併見其死則愀然不樂聞其聲與食其肉則慘然傷心雖然有生須有殺有仁須有義若以好生為仁而諱言殺彼祭祀宴享禮之制自先王者庶可廢乎是以讀書知道之君子務遠庖厨不見死不聞聲要以全吾不忍之心焉已矣註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最宜玩大抵縱口腹之欲暴殄天物固不足言矣即佛氏慈悲以放生為教亦吾儒之舉人也

西 卷一

齊王有心孟子忖度之如券故引詩以贊美之也自我行之自我求之泄不解其故聞夫子之言而後惻然有動于心也威感者悲愴感傷觸起當日光景也賴夫子忖度得此心矣而此心合王之故乃未之有得故轉語之說而不情之語以決于王料王之必不許也在人則不許在已則躬自蹈之恩及禽獸何以異于百鈞之舉秋毫之察功勳百好何以異于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其緩者難者而遂其切者易者豈人情乎孟子問而王不能答仍自答之故用然則二字轉下舉者以力勞見者以明勝保者以恩勝所予不同而斯于用則一

也。不用則不為。吝惜而未肯自施。是偷安而未肯自振也。奈何以不能藉口哉。

形猶影象也。莫高者泰山之形。莫廣者北海之形。扶而超之。雖鳥獲無以勝其在此而自以為能。則羣斥之矣。其曰不能宜也。枝之形。渺以小也。折之形。捷以易也。况奉長者之命。是孺子所優為也。此而自以為不能。則羣斥之矣。其誰信之一。則困手足莫措之勢。一則憚聊舉一手之勞。兩者烏可同類而語哉。王試審其形之異。而反其類之同。亦為之而已。諺曰。未能。

此言用恩保民以見此心合王之實也。用吾之恩以保

四書綱註 孟子 卷一 去 卷一

吾之老。即用吾老之。以保人之老。凡杖鄉。村國。杖朝者。莫不見保矣。州吾之恩。保吾之幼。即用吾幼之恩。以保人之幼。凡壯丁。弱丁。未成丁者。莫不見保矣。官老幼則盡天下之人。言老幼幼。則盡天下之治。反手而厝諸安全之域。故曰可運于掌。黃氏曰。此處便當提出心字。非也。引詩始明。白點出耳。寡妻以心刑。兄弟以心至。邦家以心御。之盈。徑寸放之。彌六合。斯心也。然則老幼吾老幼。以乃人之老幼者。豈非此心乎。因心而出之。則為恩。心舉則恩推矣。推恩則老安少懷。無一處不沐浴膏澤者。故曰保四海。否則有身。社園亡之禍。故曰不

以妻子一正一反。極言恩之不可不推也。皆之人。推所為。便了為者。用心之思。見諸行事也。善推道有新而後有。彼有舉而後有。加于先。後緩急之序也。今王之不善推。知是倒行逆施。可不深恩而究其故乎。有合

功不至。百姓不行也。不行只是不知。故又從本源處提。一番天下。未有不知輕重之人。亦未有無所藉而憑。慮以知輕重之人。則權居其先矣。天下未有不知長短之。亦未有無所藉而憑。慮以知長短之人。則度居其

四書綱註 孟子 卷一 去 卷一

若夫心為萬物之靈。使然。然則無道形者。此其大凡也。平長短。決次。難倒。迷亂。則不可勝言者矣。豈僅與物之失權。渡者等乎。王請度之。某也。輕某也。重如權之不失。奈奈。某也。長某也。短如度之。不失。毫釐。則功加百姓。而禽獸亦漸沾沾。且矣。王之不度。夫固有所蔽之也。且事于。與諸侯為難。豈。與諸侯之權。度。故又下一轉。與王作商量。語。頭。所謂。異與之言也。王之快者。不在是。彼益有所甚快者。以。其心也。是以。

逗出大欲二字來為下面規戒動張本

笑而不言自慚其欲之大而未便出口也肥甘五者皆所以盡此心然欲之流而非欲之源也孟子知王之大欲不在是而必一一致問者欲窮流以溯源也皆字指五者說不指諸臣說大欲四句相因不平說土地闕則業廣而成立故可朝秦楚秦楚朝則列國奔趨恐後故可蒞中國中國蒞則居重取輕無遠弗届故可撫四夷若是甚與駭之也殆有甚焉危之也戮盡心力徒惹禍災把齊王平日熱腸索然都盡然後可回頭也借鄒楚做樣子他自曉然大小以諸侯之國勢言眾寡以士臣

四書期註

孟子 梁惠上

六

卷一

育。彌。勝。以。兵。甲。言。正。應。上。三。句。小。則。寡。弱。大。則。衆。強。致。下。面。專。言。地。之。大。小。而。衆。寡。強。弱。不。待。言。矣。舍。却。根。牙。只。在。梢。上。盤。算。日。益。削。弱。了。若。向。根。本。處。培。栽。起。來。枝。葉。自。然。暢。茂。只。如。此。說。下。面。發。政。施。仁。即。其。本。也。欲。求。一。人。之。大。欲。宜。遂。天。下。之。公。欲。發。政。者。發。保。民。之。政。也。施。仁。者。施。不。忍。之。仁。也。開。口。曰。使。天。下。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莫。不。傾。心。輸。志。豈。止。有。一。之。齊。哉。仕。者。慕。尊。賢。之。仁。政。故。欲。立。朝。以。行。其。學。耕。者。慕。薄。斂。之。仁。政。故。欲。耕。野。以。肆。其。業。商。賈。慕。不。廛。之。仁。政。故。欲。藏。市。以。遂。所。獲。行。旅。慕。不。征。之。仁。政。故。欲。出。途。以。利。攸。往。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慕弔民伐罪之仁政故欲赴愬以拯塗炭憔悴之苦也其如是指五項人說同心歸附小者大寡者眾弱者強那一個沮撓的他天下之公欲遂而一人之大欲無不遂矣

言王則曰德言教則曰志用字極有領會但志字是主腦還要自家振厲起來今也以惜自居而借明于人不能自居而借力于人故其語似欣然自任而曰嘗曰試究非真償下手也惜以資質暗劣言此言不制產之言以起下文也恆產常業也卽下文田宅樹畜之類恒心卽下文所謂善所謂禮義所謂孝弟

四書期註

孟子 梁惠上

六

卷一

也。貧。身。無。策。而。求。守。義。尊。尊。爲。善。非。佩。服。聖。賢。砥。礪。學。問。者。未。易。能。也。豈。可。槩。聖。之。編。氓。乎。此。句。輕。特。引。起。下。文。耳。民。所。知。者。惟。有。日。用。飲。食。饑。寒。切。身。則。寡。廉。鮮。耻。肆。無。忌。憚。矣。放。以。狂。逞。言。辭。以。偏。蔽。言。邪。以。好。惡。言。多。以。誇。張。言。無。不。爲。已。卽。從。上。句。見。得。壞。法。亂。紀。國。有。常。憲。無。不。爲。則。陷。于。罪。陷。于。罪。則。執。刑。而。隨。其。後。抑。思。誰。實。陷。之。又。誰。實。刑。之。乎。與。掩。其。不。知。而。取。之。者。無。以。異。矣。民。之。無。罪。而。就。死。地。視。戴。豚。之。牛。更。有。甚。焉。者。故。又。援。引。仁。人。以。感。動。其。戚。戚。之。心。也。仁。人。滿。腔。皆。不。忍。之。心。孜孜以施仁爲事豈有罔民之理

產不制則民喪心喪心則君不得有其民矣是故明君
云云以其能憫恤曰仁人以其能權度曰明君古之大
過人而善推所為者也制產只虛說實事都在下面必
使二字該下四句俯仰裕豐凶周就中寓有大善盡在
故曰必使驅而之善要以誘掖其恒心從之也輕則民
也而士行矣

今也制民之產只是虛文故事甚至借古人成法以行
其捨克之私所以俯仰無依豐凶交困也雖欲驅而之
善民將以為不情其誰從我世豈有奄奄待斃之人而
與之談禮說義者乎

四書期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王曰願輔吾志請嘗試之是欲行之也欲行之則盍行
明君之行乎前面本字指發政施仁說後面本字指制
產說註解極是

制產云何五十七者衣帛食肉老其老也黎民之入
口無饑幼其幼也此身之恒產也謹其教而申以孝弟
之義則蠶身之產而漸及于心之產也教從發出平說
不得故註統以此節為制民之產之法產制而民有暇
日以治禮義驅而之善其從也輕矣所謂是心足王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者不信然哉即使桓文復生將稽首
歸命之不暇又何必與聞其事也

卷一終

四書期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會孫 錄對錄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莊暴見孟子章

通章只是與民同樂一句同樂者好樂甚也好樂甚者
合獨于人推少于眾使之共樂其樂也共樂其樂則民
無吝嗟愁恨之聲有熙皞悅豫之色太和洋溢兩間又
何古何今何先生何世俗之異乎

四書期註

孟子 梁惠下

一

卷二

好樂之說不及孟子而及暴者無所憚而狎之也暴以
為宜好則逢其惡以為不宜好則拂其欲故欲對而未
得其辭也豈知王之好特愚不甚耳甚則暢樂之情極
樂之量而齊國之治駸駸乎其近之矣只虛說不得指
出同樂及可王意

孟子開其端而未竟暴已置不復問矣若不明白說破
他日暴以孟子之言對幾何不以蕩心溺志為得計也
哉故見王復理前說也王慚于心故形于色自意世俗
之好未可使聞于賢也故避謝先王而甘以世俗自云
是謙辭亦是本情

孟子又以告莊子之言進。還是虛說。只要得欲動齊王。意古之樂。以平心宣化。今之樂以導欲增悲。古今人豈相若哉。夫古今之所以不相若者。以聲容節度之閒也。若樂之期于歡鬯而止。有古今乎。樂之量期于充滿而止。有古今乎。古之樂能甚。今之樂亦能甚也。按禮記。子夏與魏文侯論險力辨古今之異。抑今以歸古。孟子與齊宣王論樂力辨古今之同。援古以勉今。諫同而法異不同耳。

曰好樂甚。既心動。曰齊其庶幾。又生平所大欲也。夫是以欣然欲有聞也。獨之不若人也。人甚而獨未甚也。少

四書劄註

孟子 梁惠下

二

卷二

之不若衆也。衆甚而少未甚也。夫人而知之矣。豈顧問。特設問以開導其同樂之心也。如是問。教他須如是。應禮自我操也。孟子往往用此法。大略談鋒。

不知人之樂甚于獨。難言也。不知衆之樂甚于少。難言也。明乎人與衆之樂。而樂乃可得而言矣。

縱一己之欲。忽然置四境赤子于膜外。夫固有優游自如者矣。試一聞呼籲之聲。試一見愁苦之狀。無慘然傷心乎。未有人不樂而獨能樂者也。未有衆不樂而少能樂者。也不與民同樂之貽害如此也。因鼓樂而併及田獵。從王所甚好者言之也。

擴一視之。然置四境赤子于意中。夫固有痾瘼切身者矣。試一聞其歡欣之聲。試一見其踴躍之狀。能無快心賞心乎。未有人樂而獨不樂者也。未有衆樂而少不樂者也。與民同樂之胎休如此也。無疾病者合一世之和。爲一身之和。故二氣不能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世俗媿美先王矣。王之王。尙待再計決哉。齊其庶幾。非虛語也。樂經自秦火後無傳矣。繇此篇推之。樂之爲言。樂猶禮之爲言。理也。自一心言。天理樂人欲不樂。自一世言。同體樂隔膜不樂。樂則樂。仁則樂也。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不

四書劄註

孟子 梁惠下

三

卷二

雜一物。仁之體。正樂之體。不遺一物。仁之用。正樂之用。從事于克己之學。而禮在是。樂亦在是。矣。窮則不改。其樂達則與民同樂。竊以是爲樂譜。

文王之囿章

圓有公私。無小大。公則利民。圓雖大亦小。私則病民。圓雖小亦大。大與小不繫地之廣狹。但繫君之仁暴而已。文王方百里起。而囿居三分之一。有餘。不經殊甚。昔漢武帝規上林苑二三十里。羣臣共爭之。宋仁祖時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猶以爲廣。何以是爲。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其大者乎。蘇子綏以

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園名。張南軒以爲畝田所及而民以爲王之園。恐亦曲說。註云在三分有二之後。亦非也。且周有厲禁斧斤以時入山林。若君之圃。全無限制。即使草木暢茂。鳥獸繁殖。不踰時而盡矣。此于理俱難通。但孟子志在救民。故隨時君之問。說出一段道理來。初不問其真與僞也。于傳有之。亦宜斟酌。說若曰。傳者傳也。據古書所傳。固亦云然耳。

曰。若是其大乎。欲借文王爲口實也。曰。民猶以爲小。則文之圃異于齊之圃明矣。而宣王歸咎于民意以爲齊之圃。視文之圃差小。而齊之民視文之民。則有大謬不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四

卷二

然者。豈知文之圃非一人之圃。而他人亦人大同之圃也。樵者。擇者。任其所之。如取諸膏。文之圃。其名。民之圃。其實也。以爲一人之圃。誠大以爲億人。兆人之圃。則豈乎小矣。何怪當時之民存乎見少也。入國問禁。禮也。國中有四十里之圃。庶幾追跡文王矣。而崇禽獸之命。處以極刑。芻蕘雉兔者。又誰敢望而入乎。以圃爲阱。以麋鹿爲餌。百姓且重足而立。安得不稟稟畏大也。

交鄰國章

此章始終皆言交鄰之道。以仁交鄰。大國之道也。以智

交鄰小國之道也。以勇交鄰。又大小因時濟變之道也。三者皆所以安民。皆所以奉天也。剛與柔兼施。德與威併濟。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非孟氏之臆說也。

交鄰國者。息爭講好。以玉帛從事也。鄰需道而後能交。道待人而後能有。故曰。惟仁者惟智者也。仁。乾道也。其于坤。無所不覆。以大事小。存恤而安全之也。湯事葛。祭祀是供。以己之仁。開其奉先之仁也。按詩。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是太王事。孟子此章及貉稽章。皆以爲文王事。必有所考。蓋厥愠不殄。則昆夷侮正之惡可見。厥問不隕。則文王包荒之仁亦可見也。智。地道也。其于乾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五

卷二

無所不承。以小事大。輪將而服役之也。太王事獯鬻。皮幣不已。而犬馬。犬馬不已。而珠玉。蓋所見有重于此者。故一切不違。恤也。邪人以爲仁。孟子以爲智。其圃存之。皆有足多者。何賤請臣請妾。幾于辱其身矣。然爲宗廟。屈爲社稷。君子憫焉。故亦以智歸之也。天下勢而已矣。大者勢在我。而小是事不見勢。而見理也。其中心之悅豫。有然也。名分所在。其理確不可易也。兢兢焉守而勿失。常若有鑒觀者。非畏疆禦畏天也。樂天者。與天合德者也。合天之德。而天以下。皆在幪幪中矣。故曰。保天下。畏天者。奉若天道。唯恐失墜。創不足而

守有餘故曰保其國上節及此節註解確甚宜熟玩引詩言畏天保國一証也而樂天者之保天下亦可類推矣天道福善禍淫故曰威

道理說的曲盡故嘆其言之大好勇則處大不能容小處小不能奉大此宣王引疾之意也

好勇非疾也好小勇則疾好大勇則全體豁然且可以療天下之疾故戒其小而勉其大也王請無好小勇在下四句見得王請大之在下三節見得項王啗啞叱咤

千人自廢而淮陰以爲匹夫之勇其有見于此乎其叔父教之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烏在其爲萬人

敵也四書註孟子梁惠下六卷二

賦考諸詩文王怙冒之仁者也仁窮而不以勇濟之是養好也迄今讀王赫斯怒一章強者寢謀弱者帖席天

下仰天討焉文王之勇若此其大也天下之大勇萬有天下之大仁以大伐小仍是以大事小之心所激而發也一怒之功何可廢也

試考諸書武王養晦之智者也智窮而不以勇濟之是辭亂也迄今讀天降下民一章上承帝心下荷民命天下奉天吏焉武王之勇若此其大也天下之大勇萬有天下之大智以小伐大仍是以小事大之心所迫而出

也一怒之功何可沒也文王之怒因赫見武王之怒從耻來都要認的註云所引與今書文小異看來只是龍之四方一句以之字易殺字其解自是不同註云龍異之于四方謂以四方指子付之也輔氏兼直聰明說未確唯其龍之四方故討有罪安無罪其責不可得而辭矣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從源本處清楚也一人指村說不妨橫行如滅德作威之類詳泰誓武王耻之耻其不足以助上帝而膺四方之龍也

今之天下非復武王之天下矣然今之民猶是文武之民也則今之王獨非可文可武之王乎不謂文一怒武

四書註孟子梁惠下七卷二

一怒王遂煩再怒也志在除殘怒便安安便休初不留滯胸中故曰一怒今王亦怒文之怒則天下之心對矣

今王亦怒武之怒則天下之志不敢越而行不敢橫矣怒者勇之發也安者勇之遺也王好勇民亦好安民恐不安故恐王不勇勇不好而上下痿痺不仁病痿不

知諸交發矣然則好勇者其却疾之良方乎奈何引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說已便及人是滿其量說樂便及憂是原其情此其辭不煩而意已至矣又稱引景公晏子者何蓋景公晏子

世俗之君臣也。而能以先王相勉勵。豈非軌近之盛事乎。孟子不沒而詳述之。與人爲善之意切矣。若夫學術治術。則羞稱樂樂乎。其不可假也。

特地來見。自是致敬有禮。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錄尊賢之美。書法也。亦有此樂。分明自矜曠典。疑賢者未必有此也。曰有則亦以爲分內事耳。一字點過。隨說到人身上去。人不得而非其上。則賢者亦無以安其居矣。人有賢否。情無異同。不得則加上以不義之名。亦可念也。

不見德。便見怨分之所不得爲也。非也。雖然下之非。歸也。非謂上與下平分其咎也。

上之非成之耳。樂所同也。與所獨也。雖實坐擁崇高之位。而隔膜視之。元后父母之謂何。其權有司。故其責有歸也。非謂上與下平分其咎也。章旨通說樂而以愛併言。非同愛未可同樂也。因流連源兩平不得。田里樹畜民之樂也。樂民之樂。則所欲與聚矣。民亦樂其樂。則王風所鼓。歡欣相告。萬年之蒿呼也。饑寒流離民之憂也。憂民之憂。則所惡勿施矣。民亦憂其憂。則大義所在。奔趨恐後。一體之痛癢也。樂愛以天下所謂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也。所謂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註兼君民說。或專主樂民愛民二句。而以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下二句意屬然而亦非也。與民同樂。無乃以爲太上不可及之事乎。即以齊先公言之。其君臣間亦有可述而誌焉者。春秋書觀魚于棠。觀非美事也。景公開口。具見雄心。初非爲民事起見。但景仰先王。直思與之齊驅並駕。則其志。越過人遠矣。故晏子善之。

天子下觀諸侯。則有十二年巡狩之舉。巡所守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人民而度。讓行也。諸侯上觀天子。則有六年述職之舉。述所職者。述其所司之典章法度而功過見也。上二句述下二句解。要以言乎其有事也。非事而

慢遊則其志荒矣。先王之觀。無有也。此句承上起下。春觀民耕。則有補不足之事。春者。民事所始也。東作失時。則西域何望。故省其不足而補之。秋觀民斂。則有助不給之事。秋者。民事所終也。倉箱告歉。則俯仰何依。故省其不給而助之。夏諺。穀內之諺。單承上二句說。不遊不豫。則民無繇見德。遊豫之關係大矣。我以身之所及。言曰遊以心之所適。言曰豫以上之行。惠言曰助以下之沐。恩言曰休。豫與遊相因。休與助相因。意同而義則異。非疊出也。無論立綱陳紀。足爲諸侯觀法。卽一遊豫而已然矣。遊豫爲諸侯度。則諸侯之遊豫。其所以助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民休民者亦可知已。此先王之觀。可以修而比焉者也。今之觀。大非先王比矣。師行糧食。罔不取給民間。民其能堪乎。困于供奉。而朝夕無資。疲于奔命。而息肩無日。繇是怨謗四起矣。嗚呼。怒于貌。胥譏怒于言。胥者。怨聲如出一口也。民乃作慝。作奸。以謀上也。只云怨惡。恐與上句無別。天子衆建諸侯。以安民也。今若此。是逆天子之命。而虐民矣。又言飲食者。推明饑者弗食之故也。曰。若流併勞者。弗息之故。亦在其中矣。在先王。但曰遊。豫云爾。在今。便有許多情弊出來。此豈獨爲民憂哉。直爲諸侯憂矣。爰其騷擾無已時也。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十

卷二

流者。滄蕩忘歸也。連者。接續罔閒也。荒者。廢棄尤陰而不顧也。亡者。喪失事變而不理也。一一解釋。欲戒之以爲覆轍也。
先王畏天命。恤民岩。故無流連之樂。先王戒禽荒。惡旨酒。故無荒亡之行。君若行先王之行。則先王矣。君若行今之行。則今矣。是在審察以從事焉耳。
景公問晏子之言。而知修先王之行者。只是修民事。故悅也。大戒于國。申飭境內。使知吾君將有所施行。奉行唯謹也。出舍于郊。見向來宴安深宮。殊非君國子民之道。故註云。出舍自責。蓋便于省民。亦反躬罪己之意也。

于是始言曠典。前此未有也。興發者。舉發倉廩以振食也。舊兼耕斂說。非世豈有一時兩省之理乎。或因補不足而直以爲省耕。亦非。只合作想像語。若曰。春耶秋耶。省耕耶。省斂耶。俱不可知。然而損上益下。其德意固已廣被民間矣。此一段。敘景公之行。晏子以先王之觀悅。景公而景公悅。景公以比先王之觀悅。晏子而晏子悅。可知已。君臣相悅。是宜被之管絃以傳此一段盛美也。故召司樂者而命之。此一句。述景公之言。舜之後。封于陳。自陳敬仲奔齊。而招在齊。故以康庶事。阜兆民者。上追虞廷之歌。曰。徵招角招。夫君悅臣。宜作宮招。臣悅君。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十一

卷二

宜作商招。乃舍宮商而獨于瑟。有取者。原其所重也。是樂至。宜王時。猶存。故孟子得指而言之。此一句。述景公之樂。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止君之欲。是處其君於無過之地也。而已反過乎。故曰。何尤。此一句。從樂章中擇其切要者。而言之。畜君者。欲聖明其君。而不欲庸衆其君也。其一種忠愛至情。有可深念者。此一句。則孟子解詩之辭也。隱景公能悅晏子之言。而修其行。以比于先王。觀宜王獨不能悅孟子之言。而修其行。以比于景公。觀獨何與。

人皆謂我發明文章

此章以行王政為主。坐王者之堂。須行王者之政。行王者之政。須施王者之仁。仁者不殖貨善施之。雖好貨亦好仁也。仁者不遜色善施之。雖好色亦好仁也。王仁施而王政行。王政行而王業立。人誰謂我毀明堂。人以王者不復巡狩。故明堂議毀。豈知宣王素有大欲。未能忘情此明堂也。故以質諸孟子。語雖兩可。而意則有在也。毀諸稍斷。連讀便非。

周世明堂。見于冬官。大小戴禮記及朱子之論。則其說當不誣也。黃葵學深非之。其言亦明辨有理。但必以為享祀之所。而云未嘗朝諸侯出政令。則非也。昔者祭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實上帝。原以義起。至于天王巡狩。所至四鎮。皆必告至于天。而祀其方之名山川。虞書所謂柴望。秩于山川也。故周于四鎮。祭所即如明堂之制。為之既柴望。而朝見其方之諸侯。則亦何必另有所在。次舍乎。故孟子以為朝諸侯。布政令王者之堂也。王者之堂。宣王豈不知之。而心云云。所以歎動齊于使之。行王政也。王政即文王治岐之政。此處且虛虛說。不必如諸理。齊所稱陳詩納貢等也。王政行。則王者之堂。儼然坐鎮之矣。方將整飭之。不暇。而又薄毀為。

王政為明堂左券。故齊王欣然願舉其說也。文王以侯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封而王。且周之明堂實基之。故首及焉。岐有耕者。治以九一之政。做先代井田遺法也。岐有仕者。治以世祿之政。推先人功德以及于孫也。岐有關市。治以讓而不征之政。覺察維微。奸究所以屏迹也。賦稅維寬。商旅所以傾心也。岐有澤梁。治以無禁之政。山林川澤。有厲禁者。禁其不以時取也。及其時。則恣所欲取矣。岐有罪人。治以不孥之政。罪及其身足矣。若及妻子。是刑也。豈王者之心乎。此句與世祿句可參看。在書則賞延于世。罰不及嗣之意。在春秋則善善長惡惡短之說也。老而無妻五句。見王制。但序之先後及天民字微不同耳。骨肉

此難形。舉影。一一抽盡。所以曲盡顯達之狀也。既窮于人。復窮于天。天不可告人。又不可告而文王如此。則獨加之意焉。發政為仁。連上五句。亦是先斯四者不藉。而食不仕而祿。不關市而稅。而澤梁而利。雖罪不加刑焉。若此者何也。哀之也。哀之故先之。所以救生民之。既而補造化之憾也。試取詩言讀之。雖在旁觀。尚且惻焉。傷心。況視民如傷之至乎。

孟子之言良藥也。王善之則宜服之。而乃自托于疾。疾不諱。而失醫其何能。故孟子又引公劉引太王皆經。驗良方也。只用百姓做引子。無不效者。公劉原非好貨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孟子亦非真以公劉為好貨也。但據詩乃積乃倉一句便斷他好貨。然而居者有居者之貨。行者有行者之貨。皆從好貨一念推之也。王如好貨。自士農商賈以至鰥寡。孤獨無不遂其好貨之心者。則公劉復生而文之治在是。文之業亦在是矣。

太王原非好色。孟子非真以太王為好色也。但據詩爰及姜女一句便斷他好色。然而在內有在內之色。在外有在外之色。皆從好色一念推之也。王如好色。自士農商賈以至鰥寡。孤獨無不遂其好色之心者。則太王復生而文之治在是。文之業亦在是矣。蘇氏文章之妙。自

四書翔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稱得力于孟子蓋無中生有如此類是也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

責人明而責已昏。天下通病也。故孟子于齊王先從明處開之。而昏者可以類悟。誰意其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朋友居五倫之一。託妻寄子其分內也。奈何受若任意。若事轉盼遂成負心。手情斷義絕。王知所以處朋友矣。士師刑官也。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皆其屬也。今也肆情出入。而士師束手無策。不能業乎其官。即不得立乎其位。罷而黜之。王知所以處

士師矣

若夫受命天子而撫有四境之內。不啻一家之託也。不啻一職之理也。四境之內不治。人物凋耗。風紀敗壞。不啻一家之凍餒也。不啻一職之廢弛也。原情引法。王豈無說而處此。使其反躬罪已。則必曰不義之友。不忠之臣。責有攸歸矣。我實負重託。我實誣大治。其能以旁觀自諉耶。使其願安承教。則必曰四境不治。予之辜。四境治予之休。若之何。可以轉不治而為治也。夫子其明以教我乎。如是則四境有起色矣。奈何耳不欲聞。口不欲言。則心之不能受善也。審矣。尚安望哉。

四書翔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所謂故國者章

此章以進賢為主。賢者國之幹。而民之望也。進賢者。投其權于民。以謀國。而後民可親也。有親民。則有親臣。臣親斯以延于世。臣世斯以光于國。乃所謂故國也。喬木樹國之觀。瞻世臣樹國之聲。聲相故國者。當不以彼易此。世臣者。世世有奇勳。偉伐銘鐘鼎。勒旗常者也。如史所稱伊陟象賢。丁公繼美。詩所稱召公。是似之類是也。若尹氏及仍叔之子。世官耳。豈世臣哉。親臣者。密邇左右。朝廷倚之為緩急者也。如虞廷之股肱。周室之承弼。是也。若春秋所書。從五之屬。倖臣耳。豈親臣哉。置其臣

于膜外而進退不與聞無親臣可知已無親臣何以有世臣

王以爲今者不知其亡緣昔者不識其不才也果識之則昔無冒進今豈有輕亡乎欲識其不才而舍之惟識其才而用之可矣進賢者諉其權于衆則其識濫專其事于已則其識偏既濫又戒偏不知幾番躊躇幾番審決而乃庶幾一當也殆如不得已云進之者尊之不賢將以卑代之是躋卑于尊之上也故曰卑踰尊進之者威之也不賢將以疏代之是躋疏于威之上也故曰疏踰威國君其難其慎良有見乎此耳此註說也余

四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下

夫

卷二

意中開盡一轉直云進賢者以匹夫徒步之數而顯榮以草野疎遠之任而遠列腹心不循資格度越著人此何等事苟或不才將差朝廷而誤社稷若之何曷言之也先聲亦有如此說者敢存之
國家用舍太半取信于左右諸大夫之口而國人不與焉爲國君者須痛除此風使夤緣無所售其奸愚警無所乘其隙而謀淑慝權進退一木之愚夫愚婦之心蓋左右之言得已諸大夫之言得已而國人之言必不得已也但智不足以操盤聲或出于來和固亦有之是以不得已而察不得已而見然而不得已而用之去之也

數然後字正傳如不得已之神始之以公議終之以獨斷則尊尊親親威稱職又有卑踰疏踰之慮乎有用則有舍故因賢而及不可統是進賢一件事

註因進退人才而及用刑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得私也極確李衷一王荆川諸公俱云借殺人以形容用賢見得用心于進賢當如用心于殺人一般牽合紐捏不通甚矣只要見得國人重言這般大事也須索合他商量乘三代正直之道探一國斧鉞之權則人之用非國君用之國人用之也人之去非國君去之國人去之也亦總括在此句內矣試以三代後用刑者畧言之

四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下

七

卷二

蕭望之之殺左右殺之也吳錯之殺大夫殺之也豈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哉若楊國忠賈似道之殺始可云國人殺之矣然其君亦何嘗察之何嘗見之而又何足以爲民父母哉
如此二字緊承上句來以上句總括兩節之意故也或曰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能同民心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非也觀註直引傳不另作解可見蓋國之故以世臣故之也臣之世以親臣世之也而親臣務在親民故言故國而以爲民父母句解之齊自田和立國蓋亦有年矣晏子而外遂成絕響可謂國有人乎厥

後卒付之松耶柏耶之歌亦以見喬木之不足恃也

湯放桀章

齊王有窺周室之心。故借湯武為辭。孟子說的恁地激烈。使之悚然。畏懼。知所自量也。若曰。紂仁度義。恐難于一夫之誅。而況周室雖衰。其惡固不桀紂若耶。書稱成湯放桀于南巢。泰誓三篇。皆伐紂之辭也。故曰。於傳有之。

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而可放。而可伐。則亦可弑乎。言外便有藉為口實之意。証以暴淫虐。滅絕天理。顛倒錯亂。傷敗彛倫。四語極盡仁義。合內外言之。自內言之。喪惻

四書明註

孟子梁惠下

大

卷二

隱之心是賊仁。喪羞惡之心是賊義。自外言之。豺狼無良。是賊仁。貪黷無厭。是賊義。賊仁大抵如滅德作威。毒痛四海之類。賊義大抵如播棄黎老。昵比匪人之類。皆是侈言其惡之辭。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逆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人而殘賊。所謂逆天地之性。以肆于民上也。天怒人怨。其何以為君。非君。則為天下除殘。為天下討賊。日之為弑。可乎。皇極經世云。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嘗謂孟子之言。誠有過者。其此類與。然此

非孟子之言也。書曰。獨夫紂。又曰。天命誅之。則其言固有所本耳。大抵紂之惡。浮于桀。故言紂則不復及桀。武之伐。甚于放。故言武則不復及湯。此又向論者扼要法也。

為巨室章

賢者行其所學。以治國家。猶木之于室。玉人之于王也。宜王明于室。與玉而于賢者之學。未免倒行逆施。此其故。真不可解者。故孟子兩借屬焉。不求大木。則巨室不可為。不使工師。則大木不可求。此勢之必然者也。木大而勝巨室之任。則王喜。木小而勝巨室之任。則王

四書明註

孟子梁惠下

五

卷二

怒此情之固然者也。若夫洋洋大國之風。豈待巨室也哉。棟隆之吉。所宜汲汲求之。以勝其任而愉快也。夫人自髫年來。佩服孔顏。步趨伊周。其學則大學。及其強仕。直欲堯舜其君民。而于吾身親見之。其行則大行。王曰。盍自貶損。共事此功利之習。其為斷而小之也。甚矣。高怒逆施。無乃謀國不如謀室乎。則何如欲其還自審處也。再設一譬。仍是明舍學從己之非。萬鎰。或以為多。或以為少。畢竟是說少。萬乘之富。視萬鎰。幾何也。言雖是道。些兒。必不敢輕忽。他須要付託得人也。懸玉以蔽而已。

不與何嘗教之曰如何如何也哉至于國家所值豈特
萬益治之之術固有使玉人讓能者矣而乃云云是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與不信玉人而教之
彫琢者何以異治玉者玉人之能非王之能也而教之
則必毀玉治國者夫人之能非王之能也而教之則必
誣國家然王紫玉人實使之而不教以從我王于夫人
奈何教之而不使行其所學哉此說本朱子然橫渠嘗
謂王安石曰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是
張子已先如此說而後儒多不之從以何以異為駭然
之辭未免抹殺數字秦盧齋曰如此說的教字穩然于

四書翔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愛國不如愛玉何將構了如余說却亦未嘗悔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據此章與伐燕勝之章而決詘以為滑王荀子亦
以為滑王此亦不得勝為之說滑王言天孟子專言人
人心不戰而勝上天下可乎其亦燕之積也己矣
伐燕貪兵也史稱孟柯南齊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先
謬矣勝之傳勝也燕自構非齊果有克敵之能也據
非其分豈國之難乎
宣王志在取之故神其說于天欲借孟子為辭耳何其
不度德量力也

以文武之取石占民心向背其然豈共然乎朱子曰非
果爾也只是論其理如此此亦為之辭耳張子問不容
髮之說恐亦未然高中玄曰使武王處文王之時不免
伐紂使文王處武王之時只是事殷故取之悅亦不取
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噫得之矣
燕之民其所為蕪災陷溺之苦與商民同故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與商民亦畧同齊不為之遏其流而湯其波
不為之滅其燎而烈其焰夫民也向以避商者避燕今
又以避燕者避齊矣所謂前車覆而後車不戒也如亦
只是肖像之意蔡盧齋以上水火句無如字故作假如

四書翔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之如非也文字各因其勢曰避水火安得加如字乎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此章以行仁政為主湯之所以為政只是行仁政齊之
所以畏人只是不行仁政然不能行之于先倘可行之
于後改過以遷善天下之勝勢在我矣聖賢應猝定變
之道只是如此
胡傳曰取者不義之辭又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凡春
秋書取所以著其罪也伐燕書取之其亦春秋適意乎
諸侯非真篤恤鄰之意非真修方伯連帥之職特借燕
為辭以興兵耳而記曰救燕善辭也凡春秋書救未可

不善之也。曰謀者多則寡不敵衆。何以待。言如何振對。他詢却敵制勝之策也。千里七十里相去遠矣。一則王制。窩內一則備。備不保。豈不賊人聽聞乎。

征葛之始。天下便曉然共諒其心。知其志在救民。非富天下也。民之憔悴于虐政。不能須臾待。自再征者。視一征者。便有歛望之意。故怨也。奚為後我。我之塗炭不減于彼。我之義旗奈何。遂遲于彼也。此以上述書辭也。徒曰望雲未足以喻其懇切。曰雲而又曰覓。則其徬徨不能自定之意。可想見也。歸市者。行將遂其歲市之願。何止也。耕者。行將遂其耕野之願。何變也。總見湯師秋

四書初註 孟子梁惠下 卷二 三

毫無犯。人安堵也。誅其君。天威也。弔其民。天德也。弔者。憫恤矜憫之意。若時雨降。非復向之雲霓。兩念交戰。胸中矣。所望慰而所怨釋。故大悅也。此以上孟子申書意而描寫一番也。未復以書言結之。曰我后者。德其撫我不以為異邦之君也。蘇者為苗已枯。槁而一旦得時。雨潤澤之。生意頓復也。起死回生。其大悅為何如乎。此一節發明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之故也。今燕虐其民。與葛何異。王往而征之。與湯之一征何異。民以為拯已于水火之中。簞食壺漿而迎之。與太旱之望雲霓何異。若殺其父兄云云。則與謀君弔民

若時雨者。大不侔矣。其何以拯民于水火之中。其何以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意也哉。殺父兄。係子弟。非父兄。便殺子弟。便係累也。錯綜成文耳。毀宗廟。獲罪于先王。先公多矣。遷重播是伐燕本謀。為殺為係。為毀皆以濟其貪也。四句是已然事。虛齋泥若字。以為未然事。非也。若猶言這般樣也。如之何其可言。怎生使得天下畏齊。懼其強盛。為已患害也。今又併千里之燕。而加一倍之地。則益強矣。益強則益畏矣。不行仁政。即殺係。毀遷之類。倍地貪也。不行仁政。暴也。貪且暴。則諸侯之與師問罪。為有名。是天下之兵。實自我開其端也。挑釁速禍

四書初註 孟子梁惠下 卷二 三

直在諸侯曲在齊矣。此一節發明千里畏人之故也。天下事。從何處壞。便從何處補。兵之動。以倍地而不行仁政也。今唯行仁政。而以地遷燕。則無復事矣。此反躬罪己。救難。急着也。出令者。下令于伐燕之衆也。速者。不容頃刻停待也。徐氏曰。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如此說。極是。而王氏以為非。過矣。二句是出令之辭。要使悔罪之意。曉然其信于燕人而已。然而燕之國。未可一日無君也。一代之血食。攸繫一國之性命。攸關。此何若事。若徇私自用。即

協與情豈足以服天下之心哉。故必合匹夫匹婦之心為之。以下民之視聽。卜上帝之鑒觀。謀之域也。易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象。日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民不得則侯不可建。此可為萬世置君者法矣。置君而後去之。見伐燕全是為燕而已。無所與于其間也。反旄旆。易暴為仁也。止。聖器易貪為廉也。謀衆置君而去。以燕之圍公之燕之君。與滅糴絕之義也。如是則諸侯之兵將無辭而又何以動哉。猶字與速字相呼。應言速猶可止。少緩則無及矣。妥之宜王之待之也。俟其既發而思有以應之也。孟子之待之也。先其未發而早有以息之也。始若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聽孟子言便該如此做。此正所謂王政也。蔡氏云。行王政或可取誣矣。

鄉與魯閔章

穆公。平。日。不。以。民。之。死。尤。有。可。而。至。此。乃。以。有。司。之。死。尤。民。情。耶。法。耶。兩。失。其。平。矣。孟。子。直。說。到。報。施。上。去。則。穆。公。亦。豈。得。辭。其。責。哉。須。是。不。尤。人。而。尤。己。則。上。好。仁。下。好。義。中。外。同。仇。矣。

情有難忍。如之何。則可畢竟要處置他。未肯放手也。年凶則歲饑。是相因的。舊兼疾疫之類。恐與下文老弱壯者及倉廩府庫意未合。幾千人。通承上二句說。均是性命以民之幾千人。較有司之三十三人。奚啻數十倍。若使國無多藏。則亦已矣。而倉廩實。府庫充。既若罔聞。知有司職司民命。使竭力陳。發粟散財。豈不足以拯溝壑之老弱。回逃亡之壯者哉。而乃結舌。口不一關。心也是君與有司。怠緩成習。疾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亦已久矣。豈非犯會子之戒。而蹈出爾反爾之覆轍哉。夫民也。積怨深怒。未嘗一日甘心。特格于勢。汨于力。而無可如何耳。今乘疆場之役。假手以洩其憤。固好道之常理也。又安得而苛責之。君但念有司之出爾者。則民之反爾者。無足怪矣。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然豈惟民不當尤。即有司亦不必尤。何也。有司所以莫告者。要亦承望君之風旨耳。君果行仁政乎。仁政者。養老恤弱。而壯者有暇日之修也。且也倉廩無所借。府庫無所愛。有司承宣德意。必有繪滿壑四方之圖。矣。民情上達。王澤下布。報怨之民。轉而報德。其親上死長也。必矣。又安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者哉。或曰。親以心報。死以身報。都就患難時說。與前疾視句相應。

不分無事有事亦是

滕小國也章

謀國于危急存亡之日。不過守與遷二策。守經也。遷權也。然皆以善為主。何謂為善。經所云守義愛民是也。效死守義。非愛民而民誰與守。遷國徒義。非愛民而民誰與遷。故曰皆以善為主也。為善而與君子固謂之福。為善而亡。君子亦不謂之禍。盡其在我。告無罪于先王而已。若夫乞憐于不可知之人。微倖于不可知之天。則謀臣策士之談。孟子所不道也。

四書初註

孟子梁惠下

美

卷二

盡之憂。擇一而專。則問罪之師。朝發而夕至矣。莫知適從。故向孟子決之。

二國之強大。同其勢。既有可畏。工國之凶暴。同其德。又均無足倚。故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必欲言之不已。則有一道焉。發憤自立而已。蓋人不可恃而已。可恃也。實壑。侯職也。故池。鑿而深。實。壙。侯職也。故城。築而高。與民守之。合閭。里為干城也。效死而民弗去。君守死。社稷之義。民守死。君之義也。使非素有恩德。以結其心。真若父兄子弟。能保民不中變乎。論是非。不論成敗。理之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惟勢是趨。惟力是附。則非所可為也。春

秋書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劫傳曰。世子。世有國之構。必以此稱。蔡有者。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觀此。則知孟子勉滕君之意。後世若張巡。許遠之流。其亦庶幾此道者乎。

齊人將築薛章

薛築則滕其不免矣。曰。吾甚恐。惴惴懼。禍之不暇。豈能效死以守哉。

大王居邠。小國也。為狄人所侵。能無恐乎。守不可為。則去可為也。然周之王業。實自岐山始。亦豈預占形勝以

四書初註

孟子梁惠下

毛

卷二

為興王之基。哉。計出無聊。姑借此以自全耳。然大王不以意取之。未嘗不以善取之也。苟為善。則惠者吉之。施積者慶之餘。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必有姪美大王者矣。夫善也以性言之。則曰繼。以為言之。則曰創。夫為善也。微諸一時。則曰業。傳諸來世。則曰統。君子創而垂之。使子孫有所憑藉也。豈希冀夫成功哉。功之成。彼蒼實為之。非人力所能與也。君不能與天較。安能與彼較耶。強以君子之可繼者。自勉而已矣。樂無所資。強以善創之。統無所倚。強以善垂之。我之國弱。我之志強。彼以其強為惡。我以其強為善。不愧于孫。又何

燕之有當戰國時七國皆稱號是岐山之地。滕文仁政未行。就是歸市之民。孟子援引大王。只是道理。皆如此。故此節只言為善不及遷國。集註亦只以善為天理。無遷國意。蒙引都說到遷國上去。且云遷國便是為善迂矣。

滕小國章

力竭矣。而大國之求無厭。其何以堪。然大王居邠。嘗竭力以事狄人矣。犬馬視皮幣有加。珠玉視犬馬又有加。力竭可知。而究不免。故會集耆老而告之。使父兄轉諭其子弟也。或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也。非犬馬也。非

四書切註

孟子 梁惠下

天

卷二

珠玉也。恐亦是宜云皮幣犬馬珠玉未足以厭狄人之欲也。須是兼併吾土地而後已。夫皮幣等吾所有也。吾何愛焉。若土地則人之所資以爲性命者。使不量力而輕與爭鋒。將戕斯人于鋒鏑之下。豈君子所忍爲乎。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向來皆以爲君狄人。張南軒之說極好。惟蔡氏云若與狄人爲難。是二三子無君也。我將去之。則有君矣。細玩此說。極有理。蓋委棄赤子于狄人。則近忍。欲其從已而伴爲逃避之辭。則近詐。豈所以爲大王乎。但我將去之。以下三句。俱大王告耆老之辭。若曰我將去之。何往乎。去此地。從梁山。過直到那岐山下。成

邑成聚了。故下面那人云云。若以三句爲記事。是大王到岐而後。那人從之也。非理矣。仁人指平日思德言。而臨別叮嚀懇惻之意。亦在其中矣。失之則失其養。而有無君之患矣。故從之者如歸市也。

遷國圖存。固是一道。然又有別立說者。曰土地傳之先君。先君受之天子。豈是一身可以擅專的。可守則守之。不可守則死之。若棄前人之命。是于家爲不孝。于國爲不忠也。其可乎。後世若北地王。遂可謂明于此義者矣。果有大王之地。大王之民。則屬其耆老而告之。自是故事。不然有死無貳。以報先人于地下而已。二者之間。請

四書切註

孟子 梁惠下

天

卷二

君斟酌而審處之。文公初問孟子。便教他死守。及再問三問。乃稱大王其實。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也。故上節稱大王而終之爲善。此節稱太王而終之。致死意可見矣。楊氏註不可不讀。

魯平公將出章

從來賢者之進用人國也。有君子接引之。則必有小人譏閉之。讒言易入。正論難合。其實類例于造物而莫之知也。學者看破此消息。則可以斷然自信矣。記魯平公將出。而不日見孟子者。以其未命有司也。故會明知見孟子。而伴爲不知者。以示公也。何哉。疑而怪。

之之辭也。所謂猶言做這樣事也。匹夫而賢則輕身可也。賢者緣情制禮。因宜制義。將為人儀刑也。後喪踰前喪。則無禮義矣。無禮義則不賢之匹夫耳。奈何輕身以先之也。公曰諾。唯唯聽命。昏庸本色。頓首矣。甚見孟子原非本心。特偶動于樂克之言也。

君前名其師。禮也。見孟軻原是一段尊德樂道盛心。若之何其不終也。公不直語。城倉為魯人諱也。後聞與前開異。故欲見而中止也。前以士則前以三鼎。後以大夫則後以五鼎。朝廷名分所在。不可假也。此中便合禮義。意一問一解。亦以陰折城倉不情之口也。公聞其言而

因書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一

無辭。故遁之。棺槨衣衾。是知貴賤不同之未為賤。而不知貧富不同之未為賤也。喪祭稱家之有無。無則不得以為悅。有則不敢儉其親。此正秉禮守義賢者之所為也。樂正子之言。其是子。其明辨有理。而竟不見聽。悲于雙人也。

克見君而君不可悟矣。只得再見孟子。一明其故也。然未免有不平。城倉之意。孟子援天來壓倒他。見小人只在費心口耳。行也。人行之。然或有真費其中者。非人能使之行也。止也。人止之。然或有阻撓其中者。非人能使之止也。吾之不過魯侯。蓋天未欲平治天下。故冥冥中

陰尼之耳。城氏之子人也。安能奪天之權。以自于哉。遇者相得益歡。行其平生所學也。一人遇則一世蒙其福。一人不遇則一世罹其禍。此何等事。而人能以私心勝天也。天以氣數言。伊川涪州之行。或曰此公族子。與邢恕為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九。城氏味其語。意視子與之言。更覺溫

因書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一



成功之遠。其王事以德。而無一。無。可。環。故。集。禮。不。而。備。一。無。可。觀。其。功。不。足。言。文。王。之。德。其。功。又。有。易。于。管。者。處。之。其。功。可。量。乎。管。人。何。足。以。知。之。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官。路。者。居。要。地。而。事。權。在。握。也。管。晏。之。功。震。耀。一。時。亦。可。再。見。于。今。日。而。高。自。期。待。乎。此。疑。而。未。敢。必。之。辭。也。學。者。貴。有。域。外。之。觀。丑。也。生。于。齊。長。于。齊。所。見。所。聞。亦。止。于。齊。管。晏。而。外。不。復。知。有。聖。賢。之。學。何。解。也。曾。西。仲。尼。之。徒。也。擬。之。子。路。則。不。敢。當。擬。之。管。仲。則。不。肯。道。蓋。子。路。原。是。曾。西。先。子。一。流。人。以。彼。光。明。磊。落。無。些。子。回。曲。曾。子。安。得。不。敬。服。他。若。管。仲。則。其。先。子。所。蓋。稱。也。尊。之。為。仲。父。舉。國。以。聽。四。十。年。如。一。日。焉。究。其。功。烈。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已。非。真。能。中。興。周。室。也。曾。氏。仲。尼。之。徒。我。亦。仲。尼。之。徒。也。曾。子。所。若。將。挽。焉。者。

而子為我嚮慕之。是白外于曾氏。即白外于孔門也。而可乎。只如此說。若有薄曾西意。便失之。知管仲則晏子不必言矣。

桓公辱主也。管仲以之。雄長泗上。諸侯罔不俛首。歸命者。其霸業顧可少乎。景公無德而稱。丑獨以為顯。無亦齊人之見與。蓋孔子所言者。德義也。丑所言者。功名也。在位五十九年。知晏子之賢。而信用之。卓然于列國之中。即謂之顯可也。功烈如管仲。大為人君生色矣。而猶不足為。誰是足為者。與。以君願以君顯。備安之。藥也。以君王則一統之盛矣。然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可旋至而立效。豈若管晏數十年而後有成哉。海管晏而不為。弟子惑矣。反手王齊之說。則更有甚焉者。他不具論。且從文王說起。其德則至德也。其年則大年也。三分有二。其行則未大行也。洽者。浸漬透徹之意。武王繼之以善政。周公繼之以善教。父子兄弟世濟其美。然後文王之德。大洽于天下也。以其無深弗入。言曰。大洽。以其無遠弗届。言曰。大行。合百年。暨兩聖嗣。纒成。就一個文王之德。然則文德而不百年。百年而不再世。周末易王也。再世而不聖人。聖人而不兩聖人。周末易王也。今言王一切不道。而直任其在我者。以誇效于旦。

久若是則過文王遠矣。管晏不足願也。豈文王

法與。弟子之惑。愈不可解矣。

文王之德。法天下。傳後世。蓋莫之與京矣。如何敵對

他。然必一世再世而後王者。則亦有其故矣。湯而後

丁。而前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或處仁遷義。或起替

衰。號稱賢聖者。蓋六七君矣。以六七君之深仁厚澤。洽

于天下。天下之傾心而輸志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怎

生搖動的他。自小辛小乙繼立。商道寢衰。諸侯四畔。天

下幾非殷有矣。武丁崛起。得良弼。戒雉雠。伐鬼方。赫然

中興焉。光復舊物。直反手耳。雖無道如紂。宜有速亡之

理。然下焉者。勳舊之家。淳龐之俗。上焉者。脩齊之化。綱

紀之政。猶有留遺而未泯者。祖宗之德。在人者可釋。思

也。又有同姓異姓之卿五人。其人皆比德六七君。左右

夾輔。雖其君未能信用。而維持周旋亦與有力焉。久而

後失。聯此故耳。此以上總言時之難。下總言勢之難。尺

地二句。見全勢之在商也。文王百里之地。視尺地。莫非

其有之地。幾何。百里之民。視一民。莫非其臣之民。幾何

夫。是以興起為獨難耳。或云二句總承上文。非也。蒙引

單承二句為是。

此節承上意。起下意。作事不乘勢。雖知慧無所用之耕

四書註

孟子 公孫上

三

卷三

田不待時。雖磁基無所用之。故曰不如先輩云。今時猶

言今日兼時勢在內是也。

此言齊之勢可乘也。三代盛時。尺地莫非其有。而王畿

之地。不過如此。今齊已如此矣。三代盛時。一民莫非其

臣。而王畿之地。鷄鳴犬吠之實。不過如此。而齊已如此

矣。地擬三代。何用再開闢一番民。擬三代。何用再生聚

一番。以此之勢。行仁政。齊為夏后殷周其誰禦之。

此言齊之時無待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繇文王至戰

國。七百年餘歲矣。疎濶不既甚乎。或困于賦。或困于刑。或

困于兵。憔悴之甚。古無有也。有能以仁政易虐政。則王

者作而民免憔悴矣。其易于見德也。不猶飢渴者之飲

食哉。賈子曰。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天下啓啓。新主

之資也。與此意同。或實講謬矣。

詳言時勢而不及德。是絕知慧而乘勢。廢磁基而待時

也。故復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在孔子只是言德若入時

勢。則添足矣。若直云不藉時勢。則文王之德說不去。此

中須用斡旋。德自心性措之政事。所傳者天之命也。置

郵所傳者人之命也。傳人之命者。行而至疾。而速傳天

之命者。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當今之時。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易王之勢也。行仁政

四書註

孟子 公孫上

四

卷三

則速于置郵之德也。三者合而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則
儀者易食。渴者易飲。驟免憔悴之苦也。故做事甫及古
人一半而功烈過焉。俄頃奏百年之績。小試收大行之
效也。古人指文王看。惟此時為然句。則泛說為是不必
專指文王也。此時時字。即今時時字。曰惟此者。千古難
遇之機會也。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孟子一生學術得力在不動心三字。而心之所以不動
者。自知言養氣來。知言養氣又自集義來。義唯直則集
孟子所謂直。即孔門所謂編一脈淵源有自來也。其舍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五

卷三

顏閔異尹夷。直以孔子自期待者。程子所謂莫說道將
一等讓與別人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也。總之
不動心。勇也。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三德合而卿相之位
霸王之業不足道矣。

夫子乘齊之時勢。而大行其所學。則匡王定霸。直分內
事耳。未足多也。但不識方寸之地。亦差異時否。註疑
惑恐懼四字。應知言養氣。固是然。恐如此說。未能不異
霸王之業也。竊意動心者。只是帶驚喜意。未能安然行
其所無事。如謝安聞淝水之捷。不覺屣齒之折。寇準處
澶淵之役。未免有自功之色。是也。豈知孟子胸中鎮定。

天大事作等閑看過。那裏發撼的他。王與霸如美玉珎
珠之不可同語。孟子言之詳矣。丑復併舉之識。何陋也。
孟賁勇悍強有力之人。以之贊孟子。非其倫矣。故提出
告子來。為下文舍張本。將欲抑之。故先揚之也。
言霸王而問心。言不動心而問道。丑之學于是乎近裏
矣。

不膚撓。膚不動也。不目逃。目不動也。然皆本于心之不
動。人加已。雖至小也。而以為至大。雖眦有所必報。已加
人。雖至貴也。而以為至賤。刺殺有若固然。大抵剛復強
項目無一世。註稱刺客之流是也。或曰。不曰無嚴天子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六

卷三

而曰無嚴諸侯何也。曰當時舉世不知有天子矣。所畏
憚者諸侯耳。諸侯無嚴。則其餘無足嚴者也。此有必勝
之道。而不動心者也。

開口立案。胸有成算矣。量敵而進。知彼知己也。慮勝而
會。好謀成事也。而皆以為無足言。蓋一人豈有百戰
百勝之理哉。只要自家膽子信的過。進而已矣。敵無庸
量也。會而已矣。勝無庸慮也。大抵悍戾堅忍。恃其在我。
註稱力戰之士是也。此有無懼之道。而不動心者也。
二子豈是會子。子夏一流人。但其氣象有大畧彷彿者。
一務在內而取必于己。一務在外而取必于人。故也。此

其勇都是血氣用事亦難分優劣然彼善於此則孟施舍之守差為約而易操蓋取必于人固不若取必于己者之有據也

此不動心源頭也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孟子孟子自反而縮即直養無害也千萬人吾往即塞乎天地之間也不縮而憊窮寬博即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曰憊則亦何必以無懼為能哉曰憊窮寬博則亦何必以不受于禍寬博為勇哉曰千萬人吾往則亦安問萬乘與禍夫哉自反而縮胡傳所謂天下莫大乎理而源有力不與焉者也萬乘失其貴三軍失其眾若責若怒若舍失其勇矣此有反身無禮之德而不動心者也

四書切註 孟子公孫上 七 卷三

合視熟雖曰守約克實實共是守氣氣上把捉的定固不若理上體勢的到也守約二字畢竟屬之曾子豈盡施舍所可同日語哉

以上歷言不動心之道皆客也非主也苟丑又就孟子告子之不動心一致詢焉矢口脣辭未能暢然無碍不得于言也須從心上理會纔是告子曰如是則心為言動矣只是不着意便了應事接物未能釋然無憾不得于心也須從氣上調攝纔是告子曰如是則心亦為氣動矣只是不着力便了下面深破勿求于氣之非而此

云可者彼善于此也註急于本而緩于末告子緩于末誠有之亦何嘗急于本哉只宜云不得于心勿求者氣也則心尚有望其求之時這還罷了不得于言勿求者心也是委置其心而不有矣以不動心之故而至于底其心此則斷斷乎不可也然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豈真可哉夫志所以管攝提緘乎氣而為之主宰者也氣則流行灌注于百體之中而為志之役使者也氣非志固泛濫而無所統志非氣亦寂滅而無所寄志極而氣即次之兩者未嘗相離也故曰持其志又當無暴其氣功固不可偏廢耳持志者拿的定守的堅不敢放鬆

也無暴者謂刺其氣使不亂也薛子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主于過喜至于流皆暴其氣也學者最宜服膺此語既曰云云則志與氣似分先後矣而又必兼圖併養者豈曰至曰次之意耶抑知兩者權有分操不可極也志豈二句或單作不好邊說或兼作好不好兩邊說或上句作好邊說下句作不好邊說看來下句詳佐見在下而如何說好上句動氣二字下的不好且程子云志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在喜怒豈不動志朱子云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卻是下流壅而不

四書切註 孟子公孫上 八 卷三

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卻是下流壅而不

浪反濁了上面也。畢竟作不好邊說。然則壹非專一之
一乃偏一之壹耳。志壹動氣。志固當持矣。氣壹動志。氣
固可暴耶。二句側重下句。不平說。顛蹶趨走出自卒。然
不暇着意。則此心為之怔忡不寧。此氣壹動志之驗也。
即一端以例其餘。是氣也。如之何勿求。

悟告子之短。故覓孟子之長。丑之問益。遂衰矣。告子不
得于言。孟子之長。在知言。則心不至。以言動矣。告子勿
求于氣。孟子之長。在善養浩然之氣。則心不至。以氣動
矣。註解精確。宜理會。但此處且虛虛說。若講明則丑何
須問。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上

九

卷三

註云。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
氣而言也。後來又云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如大學
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上一句。蓋是用工
夫起頭處。故畱在後面問。看來亦未是竊意。知言是尋
常話頭。浩然之氣。乃自古聖賢發揮不到處。偶爾創
欣。然願畢其說。故未暇知言之問。而遽及此也。浩然之
氣。須是養。養浩然之氣。須是善工夫。積久自有慨然有
悟時。若索之口舌。豈不受受乎其難之哉。
試從難言者而想像言之。其為氣也有恢乎不可涯際
者焉。上天下地。莫非此氣之充周。至大也有確乎不可

震撼者焉。天經地義。莫非此氣之擔荷。至剛也。養之者
直則善。而害則不祥。直者自反而縮。下面所謂配義與
道。集義以生也。害者自反而不縮。下面所謂襲義行有
不憚于心而餒也。而養無害者。還其本體。不以私意累
之。則至大者還其至大。至剛者還其至剛。一身正氣盈
滿。兩間矣。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言吾之本體。如足
非有加也。玩塞乎天地一語。浩然之氣。彷彿如見。然究
不可以形象求。故曰難言也。

道氣如何會塞。天地以其合乎道義而行耳。合乎道義
乃塞天地之真寶本領也。併不用助字。言助是二之矣。
以義之全體。言曰道。以道言妙用。曰義。非判然兩物。氣
與道義。亦非判然兩物也。從來有氣。便有氣節。入都向
綱常名教上去做。所以至大至剛。不然舍却道義。則為
血氣。為容氣。或進銳退速。或色厲內荏。在氣安得而不餒
乎。如此說較是。若舊說氣餒指道義。道義那裏有餒時
非矣。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上

十

卷三

自一事以至事事。莫不合宜。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浩
然之氣生矣。生者日滋。月長。淨盡莫遏也。按左傳。輕行
而掩之曰襲。按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襲而取之。專

在外面做好事粉飾人耳目也。浩然之氣。那裏假借的。一是一非。較乎其不相蒙也。所以然者。義不集則行有未宜。行有未宜。則心有未安。心有未安。則其氣索然盡矣。觀此。則義本根心者也。而告子以爲外。豈知義者哉。不知義。故不養氣。不養氣。而矯誣不動心。雖先我亦徒然耳。

義不可襲而可集。養氣之能事。且此矣。要竭力做工。夫故曰。必有事。必恐涉于正矣。而勿之。先難後獲也。至此點句。爲是勿正。恐涉于忘矣。而勿之。此心常惺惺法也。勿忘又易。至于助長矣。而勿之。有節次有機候。不可強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也。按近思錄。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夫敬非集義。不可集義。非敬亦不可勿正。忘助。卽所謂敬也。引宋人影切告子也。閔苗之。不長。而振之。猶之憂氣之不充。而助之也。據宋人。倉皇回首。自謂以人力奪天工。與也勃焉。而抑知其槁也。忽焉乎。天下負氣用壯之徒。坐此病者。正自不少也。以養氣爲無益。固箇个中受用。而舍之。與不耘苗者等耳。未爲害也。全不做工夫。硬要把捉。奏効于旦夕。則掘其苗。而槁之者也。非徒無滋長之望。而敗本體。生生之根。斷矣。視

宜養而無害者。豈不天淵。

養氣之說。詳矣。丑故更端。而願舉所長也。故者。以一人之私見。廢天下之公議也。此繇其心。壅塞滯銅。察理未分明。故至此也。淫者。放浪不根。唯意所之也。此繇其心。陷溺如墜。落坑塹。不自拔出也。邪者。誣聖賢。而毀仁義。不軌于道也。此則其心。叫去正理。不可招揀也。道者。出此入彼。出彼入此。前後自相刺謬也。此則其心。寡陋窘迫。計無復之也。千態萬狀。大抵以四端。概之。然究不能逃吾之鑑中也。曖昧者。如此。則尤明者。不待言矣。四病相因。朱解甚詳。宜細玩。若此者。豈特爲口舌之害哉。生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子其心。必將以辯言。蠱人心。而大政爲之顛越矣。發于其政。必將以學術。禍天下。而萬事爲之瓦裂矣。聖人復起。必以正人心爲第一義。而立綱陳紀。所先務也。能不從吾生心。言政發政。害事之言也哉。善爲說辭。所長者說辭也。善言德行。所長者德行也。孔子以兩者擅長。而于辭命。反謙遜。未遑。今夫子自謂知言。則善爲說辭可知。自謂善養氣。則善言德行可知。能言子之所不能。豈不既聖而度越前人乎。此語不是贊。是駭。而不滿之意。 然曰。吾子之言。過矣。昔子貢以聖推孔子。孔子

尙不敢居。而以學教兩者自信而已。于貢以學聖人之道而不厭。是領會个中旨趣不肯罷手。智也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是視萬物爲一體而借之大道。仁也。仁且智。聖人之體用全矣。聖如孔子且不致居。而以加我。不亦過乎。故重言以斥之。子思以成功言。故仁爲體。智爲用。子貢以用功言。故智爲體。仁爲用。仁知分言之可。互言之亦無不可也。

得一體者。各善聖人之一長。以自見也。如文學成儀之類。具體而徵者。大段完備。但能守而不能化耳。敢問所安。欲孟子于數子之中擇一以自處也。姑合是者。且置

四學類註

孟子 公孫上

三

卷三

數子勿論非薄之也。有所取。故有所舍。此時已涵。學意在內矣。顏子勝孟子而舍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恐顯程子自棄之說也。然以顏子爲未足。而直任孔子。還是他心粗處。若以孔子爲指歸。而功夫則自顏子泰山巖巖氣象。當進之乎。和風慶雲矣。

伯夷伊尹亦古今推重者。故及之。不同道。孟子所謂言各成其是。趨向攸殊也。清者以己律人。以高尚爲道。紂非君。武亦非君。周非民。商亦非民。有退無進。以避亂而待治也。任者觀人猶己。以拯濟爲道。湯可君。桀亦可君。商可民。夏亦可民。有進無退。以撥亂而致治也。時者可

仕可以久。則進而事是君。使是民也。可以止。可以速。爲道而罔事。是君罔使是民也。或治或亂。或進或退。無可無不可者也。且三平渾說。若有抑揚。則丑無庸問矣。其行詣皆到至極處。吾所望而不可企及者。有平生所期許而直欲接踵者。則孔子一人而已。道所同也。願所

列也。未能行者。務求能行而後已。丑因皆古聖人之言。故疑其班。豈知孔子之聖。不獨伯夷伊尹不能班。自生民以來。未有班焉者也。

三聖無尺土起來。故不獲享南面之尊。若使少有倚藉。俱當統馭萬國。然而非義非道之事。則一毫點污他不得。蓋道義爲重。天下爲輕。其志操有如此者。是則斷斷乎出于一。而其他未必然矣。此是大頭腦處。不同如何。喚做聖人。三代而後。朝請俟有天下者。皆不能不愧斯道已矣。

學書類註

孟子 公孫上

四

卷三

欲知聖人之所以異。求諸知聖者之言足矣。知足知聖。高助之見。加人數等矣。又豈有卑下之慮。縱使卑下。其學正。其心公。當不至阿私空譽。而况智足知聖。萬萬無是。理乎。一正言。一反言。所以深明其言之可信也。開口曰。以予觀于古。特出之見也。從來推至人者。至堯舜至矣。而夫子遠賢之。蓋以開萬世之晦蒙。視秦一代。

之助。華者相去固倍。此幸我之知足以知聖人也。或以見禮聞樂。連夫子亦在其中。亦或以見知聞知。指夫子不指子貢。益非矣。此子貢欲推聖人而先述其生平。論之大凡也。古人之政與德不可得而知矣。其禮樂所傳不可誣也。見其禮之質文。而知政之煩簡。聞其樂之美惡。而知德之性反。因此識彼。觸類可旁通矣。立乎百世之下。仰而差別百世之王。如操左券。豈能通其情乎。白生民以來。造化靈氣。特鍾一人。亘古今罕有。倚匹夫子。此子貢之知足以知聖人也。

國書初註

孟子 公孫上

主

卷三

聖人之于民。其猶麟鳳之于鳥獸。山海之于丘瀆乎。出子武類。泛以林總言。拔乎其萃。進一步說。蓋聚合其尤者。而又持拔不偏也。聖人出類。孔子出聖人之類。聖人拔萃。孔子拔聖人之萃。麟鳳不能擬其靈瑞。山海不能擬其高深。亘古今豈有與之較盛者哉。此有若之智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語聖則不異。語事功則有異。三子之言。須如此纔說的去。蒙引非之以爲三子之意未必如此。其說亦悞。突未見曉暢。

以力假仁章

曰以力假仁。曰以德行仁。言霸僞而王誠也。曰則必有

天國曰王不待大言。霸雖而王易也。霸者僞而難。而以僞應之。王者誠而易。而以誠應之。國伯者亦何舍易求難。禮成上下相讓之世也哉。

持土地甲兵之力。而外博救濟人濟物之名。霸者之事也。使非有大國。則土地不廣。甲兵不強。雖欲假之。而不可得矣。想敬天勤民之德。而宏施救人濟物之實。王者之事也。聞風慕義。無遠弗届。焉用大湯文其明徵已。湯以聖教日駢之德。行其代庖以克之仁。文以望道未見之德。行其親民加儉之仁。故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不待大而王也。

國書初註

孟子 公孫上

夫

卷三

霸者假仁。固已然。人之所以服之者。非服其仁。服其力也。力可敵。則出而相雄長矣。豈肯俯首聽命乎。若以德服人者。行修于已。而恩加于人。無所事乎威重也。人之服之。有異焉者矣。中心悅而誠服者。家人父子之間。猶聖明神爽。察察之際。歌咏君父也。引七十子形容上。句極言其服之誠耳。億萬人之性命。無非王者安。全。正猶七十子之身心。無非孔子作成也。是以感恩圖報。有焉者也。備京之詩。言服之遠。孟子引來。全重恩字。蓋服唯恩則誠也。一注念一着想。渾是這个。乃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蒙引以此節爲申明上節亦好。終不如舊

說為安

仁則榮章

禍福之權操諸天者也。榮辱之權操諸人者也。有道焉不問天不問人而問己。己果自強則天人之權在我矣。此考諸古先聖賢之言而歷歷有據者也。人莫不欲榮而不知仁則榮仁者善之長何榮如之。人莫不避辱而不知不仁則辱不仁者惡之魁何辱如之。夫不仁之名辱猶居下之召濕也以惡若彼以居若此則亦終身陷溺而已矣。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上

七

卷三

仁也必也貴德而尊士大抵好仁惡不仁者有德之士也。貴重其德則尊崇其人。不是兩件事。賢者以道義者稱則舉而加諸輔弼之位。俾表正上下。能者以才諳見長則拔而列諸庶司之職。以放歷中外。或攻馬不生于郊則國家閑暇矣。及是時者愛日惜陰恐過此則無及也。入政五刑非講求有素其能不僭不濫乎。孜孜乎與賢者能者共明之。政施于有政。刑期于無刑。國家所以奏郅隆之上理也。政刑中具有于盾甲冑。雖大國畏之則小者可知。仁者之榮如此。詩曰。迨即所云及也。曰天即所云時也。曰未陰雨即所

云閉暇也。曰微黃桑土即所云賢能之任也。曰稠糶爛

戶即所云政刑之明也。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即所云大國之畏也。孔子讀是詩而嘆其知道以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人豈有侮之者哉。詩曰。或敢侮其辭。見當句。謙遜之美。子曰。誰敢侮其辭。直見旁觀論斷之公。聖賢立言一字具有一義。讀者詳之。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上

大

卷三

同一閱暇也。彼曰及是時此亦曰及是時。陳新安引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者誠是也。般樂者淫于聲色田獵之類也。怠者昏迷而甘心暴棄也。傲者尊大而肆意狎侮也。豈待人之敢侮而後見禍哉。即此荒廢厥職無復過人之志不祥莫大焉。不仁者之辱如此。繆前觀之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求之以仁也。繆後觀之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求之以不仁也。以此句總緒上文而下又引詩書以証之。天知永言求福而不知永言配命永言聖命者。自省自語時時與天命之本然相為孚合也。自求多福者求之自非求之天也。天作孽无妄之災也。德可違可備德以履之也。自作孽欺天。天已懲神辜民也。不可活。死亡之

無口也。此之謂兼指詩書詩之言福自己求之猶書之言禍自己求之謂也。

尊賢使能章

常說上五節只舉王道末節方着當時方說民歸之未是。按李九我云此章勉諸侯行王政。上五節言行王政可以得民。末節據上五節之意申繳之而結其可以致王也。此說視常說為優。蓋王者奉天者也。親之則曰天子尊之。則曰天吏而其實惟是以天之心為心。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士農商旅。士農商旅歸心而天從之矣。其奉天總統也。宜哉。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上

九

卷三

尊賢者降之以禮。親而委任在其中。使能者假之以事。權而優禮在其中。賢能皆俊傑也。尊之使之則在位矣。天下之士各欲行其所學。有君如此。誰無委贄之志哉。士為四民之首。此輩歸心則餘皆響應矣。故首及之。後國時此風杳矣。觀燕昭王待郭隗一事。亦可以見其言之信而有徵也。市字另讀。塵是市物。邸合官為之。以居商者作活字看。謂取其稅也。先王之制。逐末者多則塵以抑之。而不征其貨。逐末者少則但治以法。平物價。理爭訟而已。併其塵亦不賦之。蓋王者待商。取其塵亦非本心。要為抑末。

重本故耳。不然則絲豪無取矣。商以逐利為事。有所入無所出。誰不爭先樂附哉。

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若因之為利。則禦暴者不反為暴乎。據周禮以節傳出納之法。審察真偽。而一無所利焉。則天下之往往來來者。咸思遵王之路矣。饒氏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路引及州縣移文。

田家作苦自古念之。資其力以裕國。不利其財以病民。則農夫有南畝之慶。而天下之服田力穡者莫不興思樂土矣。

明明是五件事。而此節與第二節從來都作市塵說。豈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上

九

卷三

孟子破四為五乎。蒙引云塵無夫里之布之塵與塵而不征之塵。當有分別。為塵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塵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此說極是。又云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塵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塵。則不免迂而鑿矣。存疑非之說。來說去究竟沒的說。且夫里之布四字。從來俱援周禮解之。自朱儒以至明儒。莫不皆然。夫字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又附有稅字。布縷也。米粟也。力役也。三征皆在其中。加數字于一句之上。而後其意始完。孟子文理不應如是闕。

畧。難。通。必。待。後。人。附。益。之。也。故。郭。青。螺。謂。本。文。只。云。夫。里。不。必。以。周。禮。全。文。添。之。其。說。近。是。然。一。句。內。夫。字。單。出。下。邨。云。里。之。布。是。何。文。法。且。一。家。而。俾。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其。法。亦。似。太。酷。橫。渠。諸。公。皆。疑。之。惟。葵。峯。黃。氏。力。辯。其。非。其。言。曰。宅。即。五。畝。之。宅。里。者。五。畝。之。宅。也。即。所。制。之。里。一。夫。所。受。者。也。孟。子。謂。夫。里。之。布。即。一。夫。所。受。五。畝。之。宅。應。辦。布。縷。之。征。也。民。有。受。五。畝。之。宅。而。不。種。桑。麻。難。說。不。會。種。的。免。他。布。縷。仍。罰。他。出。辦。一。夫。所。受。五。畝。之。宅。之。布。縷。也。此。說。可。謂。特。識。破。從。前。疑。案。然。商。與。民。亦。未。有。分。別。反。覆。看。來。前。塵。字。是。前。朝。後。市。

四書功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故。曰。無。夫。里。之。布。也。視。本。國。之。民。倍。加。矜。恤。天。下。聞。風。嚮。慕。感。思。去。本。土。而。占。藉。于。吾。國。矣。故。曰。為。其。氓。如。此。看。全。不。用。周。禮。而。商。自。商。民。自。民。五。者。乃。有。歸。着。矣。自。孟。子。立。言。來。此。義。久。為。周。禮。湮。沒。故。特。表。而。出。之。

退谷按此節辨塵字是民塚非市塵辨氓字是氓代非商悅辨行五者非五者非四者與前與確有蓋於于白文確有指實或朱子見之定當首肯此于格物亦所謂至也到也于事理之存處無不到也正格物之學也先生謂語論五經皆格物之書于此九信

信。能。行。者。真。實。做。去。不。作。虛。文。故。事。也。盡。天。下。之。人。身。未。至。而。心。先。往。焉。意。其。能。生。成。我。也。故。曰。仰。之。若。父。母。仰。若。父。母。則。鄰。國。之。民。皆。子。弟。矣。自。古。無。子。弟。攻。父。母。

四書功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之。理。故。勝。負。不。問。可。知。允。若。茲。智。者。効。謀。勇。者。効。力。稽。首。歸。命。之。不。暇。誰。敢。有。逆。我。顏。行。者。乎。凡。鄰。國。之。君。不。敬。士。不。重。農。不。恤。商。旅。不。撫。逃。亡。則。必。聲。其。罪。而。討。之。是。謂。荷。天。寵。而。代。天。理。物。者。天。吏。也。天。吏。則。王。豈。再。計。決。哉。請。以。五。者。為。券。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堯。王。不。作。四。海。相。殘。把。元。來。一。點。不。忍。人。之。心。無。絲。認。識。矣。孟。子。特。從。乍。見。時。提。出。而。又。自。一。端。推。之。四。端。自。四。端。推。之。四。海。能。有。先。王。之。心。豈。不。能。有。先。王。之。政。第。無。如。自。賊。賊。人。何。拜。若。能。以。不。忍。孺。子。者。而。不。忍。人。

以不忍。滿子之入井也。而不忍。人人之陷溺。其于治天下也何有。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于天地。得其好生之心。以為心。故皆不忍也。曰不忍而必曰人者。人吾同胞。其尤關切者耳。

不忍之心。人皆有。而不能保其有也。求其能無虧負者。則惟先王乎。先王不忍人之凍餒也。則所以經紀其身。家者有政焉。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是也。先王不忍人之
聰蒙也。則所以陶鑄其身心者。有政焉。敷五教。和三德之類是也。斯字呼應甚緊。見不待擴充也。以其心行其

四書初註

孟子 公孫上

重

卷三

政非徒法。又非徒善。雖時雍風動之治。在指顧間耳。運掌。即反掌之意。先輩俱云不同。只要治運于心。非也。謂人皆可以為先王。鮮不疑且怪者。試從其心之所以然。一舉似焉。當曉然共信矣。曰今人見不止先王也。曰乍見言倉卒之際。着一毫安排計較不得也。曰孺子見無親疎恩怨之私也。曰將入于井。見軀命所關。刻不容待也。怵惕驚駭惶恐之意。惻隱憫傷酸楚之意。四字皆不忍人之心所發見也。方是時。天機盎然。觸之即動。且不知有孺子父母而暇內交乎。且不知有鄉黨朋友而暇要譽乎。且不知有聲而暇惡乎。惡其聲。朱子曰惡被

不救人之名。

辭乍見一節。觀之。惻隱之心。有則人。無則非人。其理固不爽也。這一句。是本下三句。從此推去。蓋心之惻隱。時而激發。不忍有不義之行也。則為羞惡之心。無羞惡。是無惻隱。非人也。時而謙遜。不忍有非分之取也。則為辭讓之心。無辭讓。是無惻隱。非人也。時有辨別。不忍有倒置之見也。則為是非之心。無是非。是無惻隱。非人也。一則曰非人。再則曰非人。非絕之也。只要申明上節之意耳。謝顯道問。程子玩物喪志之。言而面發赤。汗流浹背。程子不以為羞惡之心。而以為惻隱之心。正從源本處

四書初註

孟子 公孫上

重

卷三

說。上節從惻隱而推之。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之用。所以週流也。此節從仁而推之。義禮知皆性之體。所以窮源也。仁義禮知。原無形影。可據從何處見。得須就人所皆有之心。驗之。則可已仁者。愛人故有戚戚動念時。仁者。憫人故有刺刺痛心時。惻隱之心。豈不是那一段慈藹的道理。發見出來。義宜獨善。故已有不善。則憎之。義宜同善。故人有不善。則厭之。羞惡之心。豈不是那一段裁制的道理。發見出來。禮于己無貪。故解使去已。禮于人無吝。故推以與人。辭讓之心。豈不是那一枚品節的道理。

發見出來有千古常明之是非。知所共知也。有一念偽露之是非。知所獨知也。是非之心。豈不是那一段。既別的道理。發見出來。四者皆曰端。向來有端。首端。本端。尾端。之說。總不如集註。端緒二字為確。陳潛室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的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繇而見于外。可謂明曉。天下無無四體之人。則豈有無四端之人。不知其心。盡亦視其體乎。保護四端。猶之保護四體。明此暗彼。暴棄是甘。作孽多矣。自賊賊君。孟子益危言以動之也。舊以此節為承起下之辭。良是。

四書期註

孟子

公孫上

孟

卷三

借口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知也。若知四端如四體。有則人無則非人。當無不竭力從事者。故曰皆擴而充之。擴充二字有淺深。朱解極透。知皆二字中間一斷。向來連讀。非是。緣上面反覆發明。皆有之意。至此點出知字。喚醒迷人。最為吃緊。四端光輝發越。故擬之火。火以燃為性。其始也。燃之端也。從此不撲滅之。則有燎原之勢。而況因之烈其燄乎。四端流連灌注。故擬之泉。泉以達為性。其始也。達之端也。從此不遏抑之。則有放海之勢。而況因之揚其波乎。苟能充之火。無不燃。泉無不達也。充仁之端。則無不得所之人。充義之端。則無不合宜之事。

充禮之端。則無不秩敘之文。充知之端。則無不著察之理。心先王之政。所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取諸此而足也。否則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虧四端。即毀傷四體。自賊也哉。父母之賊也。而又何足以事之上。句云。苟能充之。下句云。苟不充之。言人自不充耳。充則未有不備者。下字正有深意。註添能字。非也。

矢人豈不仁于面人章

此章始終以仁勉人。中間說到智上去。豈非是非之心乎。又說到耻上去。豈非羞惡之心乎。未借射來形容一番。辭讓之心。又見矣。仁包四德。而亦各不相離。操是術也。天下莫強焉。又何至俛首聽命于人哉。

四書期註

孟子

公孫上

美

卷三

矢人。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也。謂仁特異。其誰信之。然一業。矢則以殺人為事。一業。面則以生人為事。巫利生。匠利死。其情亦與有同焉。何也。術使之也。一術分則其人。之仁不仁。攸分。可無慎所擇與。擇術舉術。治術皆在其中。非獨為藝術言也。

孔子之言。教人擇里。孟子引之。御教人擇道。立意不同。而其取必于仁則一也。天命五常。如五官森列。而仁以德統攝。其上莫之與偶。故曰尊爵。念念事事在天理。心逸日休。終身受用不盡。故曰安宅。註精絕最宜然。

誠尊爵是天錫的人。得而卑之安宅是天造的人。誰得而危之人不能卑。而我自卑。人不能危。而我自危。豈昧甚矣。蓋取孔子之言一繹思之。

緊承上來。二仁則頑真不靈。故不智不智則顛倒錯謬。肆意妄行。又奚有于禮義哉。全德一齊。彫喪了無。爵可尊。無宅可安。其僕僕見役于人。宜也。而又悻悻不平。何益哉。借弓人矢。人來營他。以見其當然固然。必不能免也。

知耻自是好念頭。但思我之所以自恥。厥耻者安在。惟是不仁故耳。反其所為而發憤強仁焉。役人而不役于人矣。又何耻之有。言仁不及三者。註解自明。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卷三

為仁者取射做樣子。其則不遠矣。首句提起。下面只講射而正。意自在其中。正已而後發。求諸已也。發而不中。求諸已者。未至也。于人乎。何尤。故到底反求諸已之正。不正。再無別法也。當時諸侯兵爭。日日備怨。無肯反己。責躬者。故孟子借射以曉之。然我輩借已處世之法。亦不外是。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尙論古人。務求極至者。以為則。自于路而邇之。禹。自禹而邇之。舜。斯其極至矣乎。不改邇不遷善。而驟希夫大

舜必不得之數也。學者喜由之喜。拜禹之拜。以漸尋大舜之樂地焉可矣。

過須知而後改。亦須告而後知。喜者。喜其知而改之也。世人之間。邇而耻而怒而仇者。可以省矣。周子曰。仲由喜聞道。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薛疾而忌醫。寧感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書稱禹拜昌言。指益陳天道。皋陳謨。二事。孟子之言。蓋本此也。註云。不待有過。輔氏以為聖賢之分。至舜舍已。又云。已有未善。則其說後先不相應矣。且堯啟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禹懸鐘鼓磬鞀。以待四方之士。有所謂教以道。論以義者。亦有所謂語以愛者。聖人豈有不聞過之理乎。然因大舜有大禹一語。而進禹于子路。則未嘗不是。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卷三

卷三

子路與禹。大哉不可及矣。進而求之。舜之度量規模。又有大焉者。抑由禹以揚舜固非。泛說舜之大而不指出禹亦非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而善繼之善原。天下公共的物事。舜只選他本體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註謂已有未善。則舍之。人有善則從之。作兩對語。不如一氣串講。為是。蓋舍已正所以從人。從人正所以取于人也。舍已。即母我之意。從人者。

見人之善。皆已之善。而欣然見諸行事也。此其胸中浩浩落落。任是木石鹿豕。都有為飛魚躍光景。故曰樂取。註以無所。各訓舍字。以不待勉。強訓樂字。又以下二句。為善與人同之具。皆確不可易也。無窮通無貴賤。始終都是取于人的。正。只。舜。之。樂。處。或曰。側重為帝。邊謂耕稼陶漁取善。易為帝恒至矜貴。取善難。非所以論聖人也。

已取者。幸其見錄。而知勸未取者。愧其見棄。而知勉。是倍人人于天道矣。善與人同者。同人而習為善也。故曰與。與則天之所以命於人者。一切還諸天。人之所以受。四書附註。孟子。公孫上。卷三。

子。天者。一切還諸人。陶冶一世。致。錫。澤。生。君子之善。豈有大于此者哉。君子。即指聖人說。莫大大字。與有大大字。正和呼應。故曰推開說。未是。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學者。矢志希古。必以中道為歸。依道或罔中。雖以聖人。猶不足法。而況大賢以下者乎。觀孟子之不辭夷惠。則學者。可以審所造。從矣。

不若武王。誰是可事者。不友太公。誰是可友者。不立朝。則非特不事而已。不與言。則非特不友而已。下。又從二句。反言以警之。以見其必不與立不與言也。遂。訓。泥。塗。

致亦塗類也。皆言玷汚之意。蒙引以為水火之分。不亦遠乎。鄉人非知禮者。其冠不正。亦是常事。而步之唯恐不速。直以惡人待之。代推其心。嚴刻至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非其君也。肯事之乎。非其友也。肯友之乎。不事不友。肯受之乎。不受則不就。蓋其胸中有所不屑故也。不肯者。鄙薄之意。若曰彼何人哉。而能召致我乎。這裏便見險的意思。存疑發明一節深一節之意。連諸侯句在內。殊是故二字之意。丘月林駁之。知言哉。

若汚乎我自潔。故事之而不以為羞。官小乎我自大。故。四書附註。孟子。公孫上。卷三。

居之而不以為卑。事汚君。居小官。豈能展布生平乎。宜其與世浮沉矣。而盡其在我。不自淹沒。必以直道事之。而不隱賢。直道事人。難乎免于遺佚。陋窮矣。夫我實自遺。自佚。彼當局者。豈能遺佚哉。又何怨。我實自陋。自窮。彼當局者。豈能陋窮我哉。又何憫。遺佚。只是身在局外。既窮。則有困頓之憂。亦是進一步說。其行如此。故徵其言。有大露本色者。爾爾我我。若黑白之分。而天淵之隔也。任爾多玷。隨態自與我無干涉。安能以爾之汚汚我。爾之卑卑我哉。故爾爾爾爾。和光同塵。而未嘗稍自貶損也。與人相遇。不必他徵。我。不必他禮。我。但一引乎。

耳便唯唯奉命援而止之而止也止則不去蓋其胸中

亦有所不屑故也不屑者鄙薄之意若曰彼何人哉而

能屏棄我乎道喪便見不恭的意思

二子斷案千秋特識故復加孟子曰三兮隘與不恭直

言二子之偏非流弊也伯夷視天下無一可相處故

孤高峻絕膜外不能容一物非隘而何柳下惠視天下

無一不相較的故疎畧慢易玩弄儔儕有如嬰兒非不

恭而何君子即孟子自道也言君子願學孔子視萬物

皆吾一體豈有恃悻不相容之人其隘也如何繇之視

匹夫皆能勝予豈有泄泄不為禮之人其不恭也如何

繇之崇引云繇其清不繇其隘繇其和不繇其不恭既

政清和隘不恭而二之存疑直云不繇其清與和又舉

隘與不恭而遺之皆非也不知平下運他口氣而君子

之不繇清與和在其中矣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圭

卷三

四書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深孫 祖祖 曾孫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棟書鑒定 與祖 曾孫錄全校

後學黃 越際飛枝訂 與祖 曾孫錄全校

天時不如地利章 與祖 曾孫錄全校

戰國時日事于戈一則曰天時再則曰地利而人和不

與焉即孫吳之流亦或及此然不過以智術籠之非能

以德義結之也故孟子取三者權其輕重而一一發明

其故仍歸結在得道上蓋道得則人和人和則不必問

時于天問于地而勝技在我矣聖賢兵法端不外是

兵家以背孤擊虛因相乘旺為良策則天時是也然天

時之茫然難憑豈若地利之顯然可據乎兵家以高城

深池據險扼要為良策則地利是也然地利之塊然無

為豈若人和之翕然有用乎漸次推到人上意有所

主對講不得註解俱在下面實講亦不得

三里七里其城郭眇乎小矣曠日攻圍其間豈盡有孤

虛無旺相耶然而克窮于技則必其地有利焉者也天

時不如地利可于是信之

高城深池且兵食無不足焉此其地之利視三里七里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下

圭

卷四

奚啻霄壤。無如人心不和。委置而去。則城雖高。池雖深。可憑陵而上。兵革雖堅利。米粟雖多。適足以爲敵國之資而已。地利不如人和。可于是信之。

城民三句。舊不主地利說。玩故曰二字。承上節來。即主地利說亦無妨。蓋土分疆。原爲域民也。設險原爲固國也。銀乃戈矛。穀乃甲冑。原爲威天下也。而所以然者。不在此。惟有得道而已。道者。以德行仁。與民同其好惡者也。得之。則羣策羣力畢集。不封疆而民可城。不山谿而國可固。不兵革而天下可威。故曰多助。失之。則人懷異志。雖有封疆不能城。民雖有山谿不能固。國雖有兵革

四書註 孟子 公孫下 二 卷四

不能威天下。故曰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離心離德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同心同德也。如士願立朝。農願耕野之類。唐荆川曰。兩至字。卽從親戚天下上見之。非推極而言是也。昔神宗在東官時。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請孟子。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請父也。抱祭器而歸。則豈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嘆服。以天下所順之國。攻親戚所畔之國。不和和相去遠矣。故得道君子。原無一戰。卽以戰言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批。又安有不勝之理哉。舊講不戰句。虛戰句。實余意。

不戰句實戰句。虛蓋不戰而屈人之兵。君子本意也。昔高宗問天地人三陣之說。與乎乎越次而進。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殆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兄子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嘆賞之。

孟子將朝王章

當時皆以君臣之禮律孟子。而忘其賓師之義。故自弟。子以至齊。臣紛紛有異議焉。孟子所以堅不可易者。以在教自處。以大有爲望齊王也。方辭疾而卽出。其教王乎。舉示其意于及門。而詳著其說于景丑。其教丑以教王乎。王不能受。安能學。終固今天下故習也。去齊之志從茲決矣。

四書註 孟子 公孫下 三 卷四

王不使人來。孟子朝王矣。如者。擬議之意者也。擬議已定之意。言筭計來見了。偶有寒疾。故不獲遂所願耳。旣以疾托。又日且將視朝。則其爲僞託也。審矣。彼以疾來。此亦以疾往。不是襲他套子。先儒以爲與孔子瞰陽貨之亡同意是也。辭疾出。正欲使王知其非疾也。丑乃介介不安。獨何

與孟子亦直答之而不告其故將使之深思而自悟也。王使人問疾醫來。未知其出用故也。孟子子宜以實對。而乃粉飾其辭。日不能造朝。解其違王命之故也。曰趨造于朝。狀其奉王命之謹也。曰我不識能至否乎。言其勉强趨赴將益之疾。且為不能造朝留地步也。其辭可謂善矣。又使數人要之。請必造朝以踐其言。其慮可謂周矣。而于孟子之意。却大晦。世俗情面展轉相欺。大抵若此。可勝慨哉。

不得已。非為數人要之也。出用本意。被仲子一場話說亂了。欲造朝。既義有不可欲歸。又道有不明。進退俱窮。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四

卷四

只得寄宿景丑氏。庶幾因問發明一番。使之轉而上聞也。景子援引父子與君臣併列。題目甚大。但全在禮貌上計較。殊不知責難陳善之敬。遠過于奔走承順之敬也。齊人。不以其美者獻王。而私心厭薄之。君臣主敬之謂。何何大倫之為也。所以然者。敢于昏庸其君。而不敢于聖明其君耳。若我則不然。我別無所以敬王者。敬之以放。勲敬之以重。華視方今。可與言仁義者。惟王一人而已。不敢二字。正傳敬字之神。陳堯舜亦不是。拘拘在二典上發揮言。本乎仁義。即言法乎堯舜也。舍仁義。豈復有堯舜之道哉。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此孟子之志也。而齊人何足以語此。

又舉君父併言。把賓師意思全沒了。豈知不俟駕之禮。非所以施諸孟子。奈之何。過相比擬也。

孟子之言。非景子之意。景子之言。亦非孟子之意。故各云云。蓋景子謂孟子不可不赴王之名。孟子則謂王原不可名已也。曾子以下皆言不可名已之意。晉楚有國。言富而爵在其中矣。富者裕于財。仁者裕于性。性備萬善。而庶視金玉。何富之足云。貴者優于勢。義者優于理。理踞物表。而銖視軒冕。何爵之足云。日彼曰我。非僅相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五

卷四

抵對也。直趨而上之矣。憚字。即大學自慊之慊。此處用之作缺欠意。註解不能無疑。竊意。還他快足意。若曰吾自有仁義在。何以彼之富爵為憚乎哉。亦通。曾子得孔氏嫡傳。而為之說。豈有不義之理。是或一道。舊對世俗說。不如對景子說。蓋景子所言。不俟駕之禮。是一道理。曾子所言。更有出于常禮之外者。又別是一道理也。天下達尊三爵。居其一。而齒與德。儼然鼎立焉。或施之朝廷。或施之鄉黨。或施之世與民。各有攸重。不相下也。輔世者。翼贊斯世。使不墮敗。長民者。主持斯民。使不陷溺。德之功力大矣哉。德者。居仁由義之總名也。惡得句。先儒多

爲回護未免牽強。孟子畢竟有些英氣。不如顏子正此類也。但講中不必直抑齊王。不必直揚自己。只云爵之一視齒德之二不敵也。惡得而慢之。則不可名之意。曉然矣。

所謂不得慢者。以君之倚籍。若人正急也。大有爲之君。以堯舜自期待。含談仁說義者。其能成厥功耶。故將如彼。先如此。其有所不召之臣。必也不召。故運籌決策。則造膝而請教焉。其尊德樂道。有如是者。否則卑其所尊。憚其所樂。以庸君世主自安。尙可與之講有爲之業哉。湯有商。大有爲之君也。尊伊尹之德。樂伊尹之道。學焉。

四書湖註 孟子 公孫下 六 卷四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磅九圍之業。桓公有濟。大有爲之君也。尊管仲之德。樂管仲之道。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成一匡之功。湯學伊。桓學仲。亦無明文。孟子亦據湯。聿求元聖之諾。及桓公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之稱。而知其以師禮尊之也。今天下諸侯王。競相雄長。其土地之廣狹。業之崇卑。大段未能遠過者。豈有他哉。以頤指氣使爲能。不以長善救失爲賢故也。此節又申明學焉。後臣以結不召之義。而因以自表也。湯學于伊尹。而後臣之不敢召尹也。桓公學于管仲。而

後臣之不敢召仲也。伊尹無論已。管仲未必有德可尊。有道可樂。然且尊之樂之。不敢以君命臨之也。而况夙抱堯舜之道。厭薄功利。羞稱黜佐者乎。吾子必律以不俟駕之禮。過矣。

陳臻問曰章

士君子立身。須從授受一節處。清楚起來。然後大段不差。溺于利而不能舍。無足言矣。卽一意狃介而辭其所當受。殊不近情。惟權衡于義而無所私。則時中之道也。讀孟子此章可見。

陳臻執定一條路。從前後互異中。看出孟子破綻。故兩

四書湖註 孟子 公孫下 七 卷四

下攻擊。料他無處躲閃矣。天下事惟義所在。當受受之義也。不當受辭之。亦義也。統歸一是。豈得過生異同乎。禮以義起。要本人情。違行餽贈。有資斧相通之情。焉情在相通。則于未有處。非貨之也。如之何不受。開戒餽兵。有患難相恤之情。焉情在相恤。則于薛有處。非貨之也。如之何不受。若于齊。則未有行也。未有戒也。未有行。未有戒。而餽。非情也。非情。則非義。是以賄賂相加也。君子取嚴。一介受辨。萬鍾視富貴如浮雲。豈至爲賄賂所籠絡乎。受固。有受的是。不受又有不受的。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子何

疑焉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于齊之君臣。說的曉暢。不繇他不肯肯說的酸楚。不繇他不心動。其慨然知罪也宜也。所惜者。知罪之言。一出口而已。究未能轉罪為功。則亦奚以知罪為哉。雖然。視世之悻悻遂非者。則亦有間矣。大全補氏志小氣。輕一段最宜玩。

從來俱云軍士離其行伍。不切距心。按漢疏云。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

四書附註

孟子 公孫下

八

卷四

此不稱其職也。以輪平陸未夫。保衛邑民。而使人人失所。為不稱職。如此說。極得孟子諷切距心之意。去訓殺。恐太過。只作罷其伍長說。亦多矣。即指下面幾千人言。其失伍不止于三也。幾千人。連老羸在內。不單承壯者。此與士師相類。言距心明于罪士。而暗于罪已也。彼則以制命在君。奉命在臣。君不為臣。惟惟有束手而已。安得專擅以行吾意乎。此句已伏寡人之罪句了。受牛羊而牧之。則死生之命。惟我求牧。與芻其所得。為也。不得為則宜告。束手于主人。豈有旁觀待斃之理。夫牧民者。何以異于是。距心至此。始無所逃其咎。而甘心。

承當矣

知罪亦是距心好處。故譽于王。然意在認王。非徒譽距心也。為王誦時。輕重抑揚間。必有感發齊王處。故王又不得不以距心之罪罪已也。大全補氏解註說而不釋。從而不改一段。極中病痛。宜玩。

孟子謂蚺龜章

靈丘有官職者也。龜之辭。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其論士師。則不得于職。而欲得于言也。故孟子諷切之。使伸其志。而齊人遂授例有後言。豈知守道守官。固自判然。不相謀乎。

四書附註

孟子 公孫下

九

卷四

士師以刑罰事君者也。或有不中。則以其職爭之。如張釋之對文帝之類。故曰為其可以言也。數月不言。則不如無請。不如無辭。先輩云。激之使言。非激之使去。是也。蚺龜因孟子之言。而諫諫不行而去。可謂明于去就之義者矣。以齊臣之庸鄙。而其中不無賢者。于此可見。韓昌黎作諍臣論。以諷陽城。而城用其言。與此亦大相類。諷孟子忠于謀人。成其勇退之節。而已反虛拘于齊。不能去。豈愛已不若蚺龜哉。是皆一隅之見。不足與有言也。公都子亦不能無惑于齊人之言。故據實以告也。

開口稱引古語。卽所謂一日立乎其位。則富一日業乎其官。苟不得一日業乎其官。則不當一日立乎其位之意。進退決于君而已。不與焉者也。孟子居資師之位。以格非爲第一義。勢難貴効于旦夕。故須積漸以悟俟究。難訓誨而後優游命駕未晚也。進退皆謀之道。豈與有官守有言責者爭一日之功名哉。齊人不識此義。而以蜚龜律之。過矣。

孟子爲卿於齊章

注引遯卦大象解此章。輔氏發明極好。宜閱之。但不與驩言。原是弔公行子故事。答丑則亦托辭耳。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下

十

卷四

春秋滕侯書卒不書葬。傳曰怠于禮。弱其君而不會者。此類是也。以齊國強大而滕之壤地褊小也。訃告及則恤之。可謂法古邦交之制。不以強弱爲謹慢矣。况儼然臨之。以大賢乎。孟子主禮尊之也。王驩輔行親之也。賢不自共事。在齊未免有漢平帝寵董賢之意。孟子不與言。則所以愧後世之孔光也。以其官論之。非不可言者。以其時考之。非不得言者。而行事終付之默。豈王所不解也。孟子則謂行事之有言者。以其不治也。凡儀文器數之類。一切就理。則無所容于。蓋正矣。予何言。平平對。他併不顯言。其故聖賢忠厚。

之道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此章見人子送終者。務期盡心而後已。日悅日安。皆盡心之效也。日古人曰君子皆盡心之人也。心盡而化者安生者亦安矣。爲居儉而避于。孟子方葬母于魯。而遽反齊。則張注陵當不開。譏于後世矣。此不可解也。當時墨氏之教盈天下。故充虞有過美之。疑而俟其間以請也。古時禮未制。故棺槨各以其意爲之。自周公制禮而其度始定。雖庶人皆得從其厚者。禮記門人葬夫子而曰。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下

十

卷四

四方于是乎觀禮。觀美也。是要的只是不全爲此。故用非直字。若曰非直爲此。直爲彼也。人皆有心。則誰不宜自盡者。然必如是而後少。仲萬一之報。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欲盡或束于分而不得盡。或限于財而不能盡。兩者皆遺憾也。幸免于此而不因之以自盡其心。焉有愧古人矣。何爲其然也。且字水上來。不作更端之辭。是比訓爲不如。謂附棺槨。附于身者厚。則土不近膚。而親之體骨爲不朽矣。此正人子盡心之大端。故曰悅。悅與悅同。但悅主發揚而。

校王快倣也

一句總結言子所謂美正合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意而又何請焉註為天下愛惜此物原指相梓說蔡林諸公曰非也是泛說得之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沈同之問原有意孟子之答卻無心因其事而據理斷之未嘗逆億未形之事也及其事已舉而人有妄言則又據理而直斷斷其事未嘗假借已形之事也其心公正其理著明其辭則長于譬喻而使聞者立悟也究不能勝小人之口何哉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下

三

卷四

不奉王命而以其意問之故曰私沈同私問不過以國內大亂有可乘之釁耳孟子所謂可伐則從亂本言之也土地人民天子所有而以分寄列侯者也戰國割據公然視為己有矣故孟子因子噲子之一事而發明其義蓋私授受王法所必誅也大夫之祿爵受之諸侯猶諸侯之祿爵受之天子也大夫弁髦王命不容于諸侯則諸侯弁髦王命不容于天子可知意專重王命註傳之先君一語可無用

齊人伐燕必借口孟子之言以為重勸齊之說所自來也豈知君子教人以義豈有勸齊伐燕之理惟是答者

有待問者中其說耳試思燕之可伐

以其違王命也違王命則違天命矣齊人伐燕豈曰王命而安得妄稱天命乎如殺人者死載在王章然非司寇則不得以擅殺明乎刑罰之使司益審于征討之使歸矣是故以燕論之燕燕也以齊論之齊亦燕也誰生受兵誰宜王兵予不得強為異同也彼然而伐之豈知有謬不然者乎余意齊人伐燕已有成說特取決于孟子之一言耳若曰燕固可伐今天下地醜德齊未有所稱天吏者則燕亦不得而伐也如是則燕不殺齊之師齊不致燕之畔其利溥矣奈何不盡其辭使當日紛紛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下

三

卷

有勸齊之疑而史記亦因之以傳後世蓋亦有其故矣朱子曰若預言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豈所謂聖賢之心哉恐未然

燕人辟章

從來小人逢君之惡者未嘗不援引一段道理使人主聞之鑿鑿可聽故肆然無忌併欲欺罔正人及與一切辨駁則伎倆立窮矣然終不能不為君心之慮奈何惡其不用孟子順民之心術兵之策而致燕人之畔也知恥之為庶幾近之矣無如王有蓋惡之心而臣無是非之心也豈豈不知不敢至周公而故以相較使王駭

其言而益信也。周公以骨肉至親左右武庚，其慮可謂周矣。而不能禁武庚之畔，人情之難料如此。知而使之，是養惡于天倫。如鄭伯之于叔段，不仁也。不知而使之，坐昧幾先之哲，不智也。仁與智，周公有意德焉。而王鯀總然若不能自解者，是患周公所不患也。試以此語孟子，料彼亦當無辭矣。賈之意在不知邊，必與不仁並言者，使周公必居一于此也。以殷畔借興復為名耳。後儒以之寬其罪，亦可或擬于文王以服事殷之心，外矣。援引周公以為重問其人，問其事，又問其處事之情，無非要歸結到聖人有過上去，以為齊王地也。聖人誠有過也。兄弟之間，以情以理須索如此處置，纔是。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使周公當此而無過，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註不忍逆探其兄之過而棄之，及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蔡，此大過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俱宜熟玩。

西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下

古

卷四

孟子致為臣而歸。士君子負當代之望，其身重則其去就愈不得輕。一或遷就人將，藉為口實，而後代因之遂成厲階矣。堯斷之，輸賤丈夫之諺，有為乎其言之也哉。孟子為齊客卿，分國入臣也。故記者云云。進則致身，退則致臣，致不同而愛道之心則一耳。王果有意孟子，則就見時宜，曲致挽留之意，而乃市追前情，隨商後會，別之耳。豈留之哉。曰願見日棄，日繼見皆在齊王身上說。中間突出羣臣甚無謂，不如直作得侍而與之同朝，與上下文為合。曰固所願，行道之心切矣。曰不敢請見，在道未可以直人也。辭無多，而情理備至矣。

西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下

古

卷四

且字進一步說。以古今相形，見其相反之甚也。順依從之而不改也。曾見其有進也。皆仰仰其無過也。不指日月為說，是雖已無可仰矣。而又過盡掩護，曲為辭說，以文之務，置之無可之地而後已。是誠何心哉。吃買真小人之尤者矣。

王已面別孟子矣。見其遲留不去，故又用萬鍾欣動他一番。意若曰：孟子之道，施之政事未必有用。若借他虛名，彈壓一時，還有用。今且處之要地，資之厚糈，俾師弟間朝夕講學問業，以表正中外，是或一道也。子言之，孟子其為我留也。信斯言，是賢者可虛拘也。齊王不自言而轉托之時子，時子又不自言而轉托之陳子，皆以鄭重其事也。陳子所告者，時子之言，即齊王之言。豈亦以此為盛舉乎。

然謂齊王留我之意誠遲矣。但在我有斷斷不可留者。則非時子所得而知也。萬鍾之養。不幾富我乎。欲富者。辭少受多。而按我今昔之所為。何如者。所以不可之。故誠難。顯言但彼以利祿相動。則亦姑與言利祿已耳。夫時子殆未聞季孫之言耳。叔孫疑不知何許人。意其人必謝政家居。以高尚為名。而其子弟復膺顯仕。所以來季孫之口也。富貴人所同欲。而必私據之。眾怒難犯。何可長也。為政不用。寓自嘆之意。子弟為卿。則以狗弟子萬鍾之養也。壟斷可私。視國中為奇貨矣。

此一節釋壟斷二字之義。以見其貽禍于天下萬世也。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六 卷四

苦之市。使有可治之。通其有無。而無所爭。斯已矣。無所謂商賈之征也。征商自賤丈夫始。天地間至貴者義。至賤者利。惟利是視。故丈夫以此得名。必求壟斷而登之。舉市中之利。一網打盡。而後已也。貪風漸長。征之聊以懲貪耳。一時懲貪。而後人因之為例。不復能改。貽禍遠矣。時子之言。無乃壟斷我乎。萬鍾之養。是叔孫我弟子也。吾何能作此賤丈夫行徑。使季孫笑我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夙昔以子思自期待。客不能為繆公之人。安能為齊宣之人。其見絕于正人宜也。因其絕而絕之。何容心哉。

誓之宿。不果所去。致令旁觀者揣摩其心。後因之樹德焉。殊可笑。為王留行而不奉王命。欲使王無一詞之實乎。誰教之。坐而聽教之言。而言辭不恭甚矣。不庶若弗聞其言也者。隱几而臥。若弗見其人也者。皆所以絕之也。

積誠而來。不見聽。未免孤負盛心。豈知有愛賢之意。而無待賢之禮。獨不問前輩已事乎。前已坐矣。復命之坐。見其拂衣而起也。昔者魯繆公之于子思也。以師禮尊之。朝夕有人焉。通然道款曲。然後能安子思。不然。則有飄然去之耳。泄柳申詳之側。繆公未能有人焉。如子思之側也。然而繆公左右。御朝夕有人焉。維持調護其間。然後能安其身。不然。則亦有飄然去之耳。孟子直接子思之傳。意在以子思自處。泄柳申詳。只帶言耳。觀下但及子思可見。

子為長者慮。當勉王如繆公。處長者如子思。誰謂今昔人遂不相及者。乃不能如繆公之人。所以待子思者。而私待之。是子不為長者。地而貽之以安長者。亦何能曲事于也。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于乎。平心審處。當不至尤人。而自謂其失處矣。二句平說。始終持兩端問之。看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七 卷四

他自悟一語說殺使非

君子去齊尹士語人說

尹士之言愛孟子也。愛之切故疑之深。其言不無見處。及問勤勤至意。然後知大丈夫用意廣遠。非淺人所能測識也。欣然受過。尹氏真君子哉。

尹氏說孟子作三段說。第一段說原宮初不該來。第二段說不該來而來。分明有所爲了。第三段說來既徒來。去宜速去。而又遲遲其行。爲于去就之義何居。曰士則

或曰尹氏意專在滯滯一段。故下面專辯滯滯非也。王

四書翊註

孟子公孫下

大

卷四

猶足用爲善。是王未必不可爲湯武也。安齊以安天下。豈于澤者比哉。安得謂孟子專辯滯滯一段也。

予之心有大欲存焉。慰所欲。雖千里不爲遷。拂所欲。雖咫尺不爲過。此其間有無如何者。予知之。尹氏豈知之哉。

三衒出盡。在尹氏視爲滯滯者。在予心尙覺其遽然也。

予之徘徊踴顧。冀王庶幾改之耳。改則翻然悔悟。挽者之駕。同予所欲矣。註云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或曰改其功利之習而傾心仁義也。亦通。

蓋既出而予不反予。予是始絕望于王矣。雖然王念

予予豈舍王哉。王賦性淳朴。喜近正人。喜聞正事。從不

文過遂非。其善足用也。王用予。則予用王。豈徒用王之

善以善齊。抑且用王之善以善天下。無一民不被善。善

之澤矣。夫一改而舉世之安危攸分。改之關繫大矣哉。予何能一刻置諸懷也。慰予之望。以慰齊之望。亦以慰

天下之望。予所爲日夜關心者此耳。或曰民安着齊王

心上說。正其足用爲善處。非自誇有安天下之具也。亦

四書翊註

孟子公孫下

无

卷四

上計較。全不在斯世斯民一計較也。大人君子之用心。豈若是哉。三字貫到底。兩截字一氣申說。

一關孟子之言。遂自嘆其鄙陋。可謂勇于服義矣。此其人何可于齊人中求之。小人與小丈夫同。但彼以道言。此以識言。少異。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孟子以名世而際五百與王之會。不可謂非其時矣。奈有其時而無其遇。天人兩遭其厄。日老歲次中亦復有。情何能道此。故若有不豫。惟此時爲然。

據前日之言。樂天知命其本色也。當茲長途寥落之際。

乃之容貌辭氣者。彷彿不豫。光景無乃與前日之言不甚乎合乎。詩氏云。舊說疑言行不相顧。非弟子對師之語。竊意弟子事師。無犯無隱。豈有見為如此而不一言者乎。

彼一時。從容有待。此一時。迫促無及。今昔其異時矣。時異。故豫不豫。異。非指怨天尤人也。天人豈有可怨尤之時乎。不豫者。悲天憫人。非怨天尤人也。

自堯舜禹至湯。共五百八十年。自湯至文武。共六百二十八年。言五百年者。舉成數耳。貞元會合。篤生聖人。代天理物。故曰王者。王者與則必有同心一德之人左右之。德。而聽聲當代者也。此二句為數通時可張本。正不豫根源也。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下 卷四

彼一時。謂數之一定者。當不爽也。豈意文文武至今五百年之數過矣。以其時考之。憔悴虐政。亦云極矣。否極而泰。誰曰不可。而天向有需而未果也。夫自古豈有不欲平治天下之天乎。但阨于氣數而無可如何。自望治者觀之。以為冥冥中若有吝惜。遲留其間者。即彼蒼亦無所辭其責也。雖然。未者有待之辭也。未欲平耳。豈遂不欲平也哉。未欲治耳。豈遂不欲治也哉。一旦厭此殺

運而勃然動其好生之心。則轉賊為平。轉亂為治。將付其事于王者。而赫然中興矣。求名世于當今。豈能舍我而往他哉。君臣道合。天與人歸。予方展明良歌。喜起何為不豫哉。惜也不然。吾所以不豫耳。此章始終明不豫之辭。此節反言以見正意也。註及大全。以前言不豫後言未嘗不豫。添入樂天知命意。恐未然。

孟子去齊居休章

前數章未去而望其相。既去而望其反。此章卻云去齊之志。兆于始見之時。何前後不相侔也。蓋齊王大臣不足有為。原自一見而決。但一種慈悲意思。規列國之君。

四書翔註 孟子 公孫下 卷四

頗有微長惜也。絲柴太深耳。如人百骸皆病而元氣未絕。則藥石可施。然必絕去嗜欲而後可。不然日甚一日。雖國手技窮矣。孟子始而失望于齊。既而注意于齊。無非欲奏一日之効也。其如一暴十寒何哉。居休于齊已矣。丑又取不受祿一事。考證一番。仕不受祿。今之人未聞有行之者。行之自夫子始。意者古有往轍。倣而為之乎。不受祿實出心裁。非古道也。見下于柴與王言。領其丰采。知未能大異乎尋常。千里亦從勞耳。去志卜諸此矣。志在去而依違受祿。是素殞也。故十萬可辭。聊以明吾志耳。只重不荷辭。若云一受祿便為所

原未然。

去志未伸。軍與旁午。一時君若臣。經畧武事。言去既非所暇。止其朝者。同其難。言去又非所忍。夫是以逕延未去。久于齊耳。去于齊。我志也。久于齊。非我志也。吾豈以十萬變吾志哉。饒氏曰。戰國之時。高節如許。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愚謂孟子之道。果行雖百萬可受。况十萬乎。孟子之道不行。雖空銜且用。為愧而又安得拘拘于祿仕之常道也。若魯仲連則一意高尙耳。豈孟子比哉。然則孟子仕而不受祿者。也。魯仲連不仕而不受祿者。也不受祿。同而仕不仕異。則其道之相去遠矣。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卷四

去遠矣



四書劄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編祖

自孫



全枝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滕文公為世子章

謂堯舜可為鮮不疑且畏而以為欺我也。豈知堯舜無二道。滿其性分之善而已。歷考古人之言。皆堯舜可為之意。則皆性善之意也。世子其亦發憤為堯舜。無負所性之善可矣。為世子則必率君父之命之楚。將以事大。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非假道于宋也。而必紆其途。以乘大。而急于見賢。雖君父之命不違。惟此亦性善之一端矣。青宮毓德。緣樂未深。故道性善。性字從心。從生。人心之生理也。生之理。純粹至善。與堯舜同。乃同是性而不能保其性同。是性善而不能有其善。迷與之香。壞矣。豈知堯舜事業。震古錄今。只是性中緒餘而已。堯舜之善。豈能有加于性外哉。夫所言者不一其理。要以性善為宗。所稱引者不一其人。要以堯舜為歸。此孟子告滕世子之六象也。証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精絕一見不已。而再見。益以性善之說。恐涉臆創。堯舜之指。

未易承當。將求次焉者。以自居也。孟子知其意。故告之曰。世子未能深信吾言乎。吾所言者。道固如此。非有殊異也。此道自堯舜相傳以來。人一其性也。性一其善也。原無兩般事業。原無兩樣功夫。又安得于其中。驗覓他途也。

是道也。非獨吾言之。昔之人常言之矣。齊景公凡至也。自成。矚言之。直與古聖賢比肩。蓋丈夫以性生得名。彼我有共繼之善也。吾畏彼。則吾不丈夫矣。重華協帝。豈憂人子能步後塵哉。自賴矚言之。忘乎其為貴賤。焉道矣。舜何人。盡性焉耳。予何人。豈遂不能盡性者。果發憤。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二

卷五

有為。則我之性即舜之性。舜之善即我之善。安得較兩三之周。公于文王。以父子為師友。公明儀視之。懸矣。乃周公問師于一堂之上。本天性以盡人。公明儀問師于平載之下。極人性以合天。公信文。儀信公。古今有同心焉。三子。悉有見于道。一而為之言。故辭異旨。同洞然不致疑也。

絕長補短。近五十里。言壤地褊小也。或曰。言其國不若小。非矣。國雖小。將為君子焉。猶可以為堯舜之臣。將為野人焉。猶可以為堯舜之民。若之何。不可以為堯舜之國乎。善推性之理。內以善身。外以善國。

為之而已矣。振衰弱之運。除沉痾之症。豈係希藥餌所能奏效哉。書言良可服也。

滕定公墓誌

人性皆善。堯舜可為此章。其明效也。喪禮久廢。舉世莫行。天性疑于淹沒矣。自世子一聞孟子之言。而欣然有得。則性中之善端于此見。而當局者一事之堯舜何可誣也。父兄百官。合力沮撓。天性又幾于淹沒矣。自世子再聞孟子之言。而斷然力行。于是疑者信。怒者喜。則性中之善端又于此具見。而旁觀者一念之堯舜何可誣也。上章方託空言。此章遂見實事。孟子豈欺我哉。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言念昔者。如在目前。世子亦可謂嚮慕有道者矣。孟子所言者。性善也。于心不忘。則有盡性之思。孟子所言者。堯舜也。于心不忘。則有希聖之想。大變之來。若不一切悉裁。所謂不忘者。終成虛願耳。是以不憚其傳之跋涉。而越境就正也。孟子開口稱善。善其所問者。舉世所不能問者也。送死大事。人子藉是以稍伸烏犬之私。蓋天性自不容已者。非假諸外來也。孝子一生。罔不以禮為本。所自盡者。盡此耳。引成語。全重禮字。引到諸侯上去。諸侯之禮。未學者。節目之詳也。習聞者。綱領之大也。以三年之喪。為上。齊疏哀之發于衣服者。飭粥哀之發于

飲食者俱三年內事。自天子達庶人無貴賤咸用此禮。三代共之。無古今咸用此禮。或曰不宜平對言貴賤同禮。自三代時然矣。

定為三年之喪。以孟子之言行事也。父兄百官襲常路。故共駭為不經。反援魯先君及先君為辭。而直斥其非。抑思自魯先君以來。二百餘年于茲矣。父兄百官豈足以知之。特誣舉所見所聞之先君以當之耳。且喪禮從先祖志之言。何嘗不是。但彼所受者。制禮之先祖。非壞禮之先祖也。高自稱引以蓋其非。謬矣。按春秋文公禫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若年而逆女。魯先君殆謂是乎。

四書胡註

孟子 滕文上

四

卷五

父兄百官不勸善而沮善。將順之義。謂何。世子全無歸咎之意。惟是自怨自艾。陳其素行。不足以服人。豈獨資質過人哉。註云。學問之力。不可誣信矣。問孟子者。問其如何息衆論。而使我得盡于大事也。孟子曰。然。言人情大抵如是。若此輩。豈可與商。行止哉。歷述孔子之言。見上人自盡。其在我。則下之人。從風而靡矣。世子抱君子之德。而操風行草上之權。盍亦反求諸己乎。世子聞孟子之言。而然之。是以慨然承當。不復他求也。諸侯五月而葬。故居廬五月。喪禮居倚廬不坐。寢苦枕

塊。或唯而不對。或對而不唯。故未有命。令告戒。即孔子所謂君薨。斂于家宰之禮也。按三年之喪。知者可以觀其理。焉仁者可以觀其愛。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此。獨曰。知者以其誠高。而能所不惑于衆人之口也。未葬之先。聞其盡禮。故葬期至。其于是觀禮也。四方畢來。天性所感動。不約而同也。顏色二句。哀之發于容貌。聲音者。正自盡之實。即孔子所謂欲弔而深景。即位而哭之禮也。言弔者。則觀者在其中。大悅者。以其為從來不經見之盛美也。無親疎。無遠近。莫不稱快。即孔子所謂上好下甚。而小人之草。似于君子之風矣。

四書胡註

孟子 滕文上

五

卷五

通章重民事不可緩一句。仁人。仁于民事者也。賢君。賢于民事者也。下面雖兼承禮下取民二意。然禮下無非為民事計耳。中間詳言取民之制。歷述三代務求其盡善者。未復以學。較結民事之局。師王者以民事師之也。新國以民事新之也。及畢戰問井地。則專言民事無他及矣。張南軒云。周家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而室家則勤織紉。相與咨嗟嘆息。相與服習。子艱難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苦。則必嚴

然朝夕而不敢忽矣。則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矣。驕肆
何自而生乎。發極不殺。民事之意甚透。
甫為國而得一代大儒。諮訪政事亦奇遇也。問喪禮。問
井地。使人可也。問為國則必視承。亦重其事之意。
註以禮聘孟子是從前後文推出來的。
為國者為民而已。為民者為民之事而已。事屬民而天
命之向背。國運之盛衰。恒必由之。安得一刻置諸懷乎。
身備。而心曰。野足。殿陛而口。茅茨。非好為勞。萍也。不
如是。有斷不可者。
試取詩辭歌咏一番。而知民之遑遑于其事如此。民急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六 卷五

而不致慢也。取民有制。根儉來儉者。清約之德。不奪人
也不奪人。豈有非分踰廷之理。則必供賦惟正而不敢
過也。下二句進一步。說是或以為恭儉之實者。非
恭必禮下。禮下必重。祿不富矣。儉必節用。節用必寡。取
不富矣。若此者。正所以為仁人也。仁與富無兩全之理。
陽虎嘗言之矣。益上者必損下。益下者必損上。情理自
然。但陽虎孟子之意。各有取焉耳。註甚的。勝君子不以
人廢言之意。語曰。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
反也。可作二句註疏。
禹湯文武。正以仁人在位。而稱恭儉之賢者。蔡氏以五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七 卷五

而君可緩乎。舊說自是。柴溪諸公俱云。言成周盛時。不
緩民事。而欲文公之法之也。說的洞大。却非立言之旨。
楊氏云。民之為道。猶言民之為民耳。道常理也。言民之
常理。固如此耳。恒產。民身之事也。恒心。民心之事也。罔
民。把身心都壞了。豈仁人所為乎。
賢君。即仁人也。以其心之慈。語曰。仁人。以其行之純。良
曰。賢君。惟仁人不罔民。是故賢君必恭。恭者。屈己以養
民也。是故賢君必儉。儉者。薄己以厚民也。如此說。稷合
章旨。或欲偏重。儉却難說。禮下根。恭來。恭者。謙光之德。
不傷人也。不侮人。豈有備賢棄士之理。則必接遇唯謹。

極是。吳氏王氏非之過矣。林氏云。三句渾淪說以下面
有孟子自解二句故也。此為作交言耳。夏后氏。水土初
平。地未甚闢。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至殷漸闢。故增至七
十。至周太闢。故增至百畝。此說固是。但世代遷。則生齒
漸繁。戶口日增。安知人遂不浮于地也。故朱子嘗疑之。
以為孟子之言。恐不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
畝。治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代代增加。則田開許
多。疆理俱合。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
三代之道制。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

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徐氏引暴君代
 作。棄田以爲園圃之說。謂殷周之際。疆界無存。故代有
 變更。亦曲爲之辭耳。天下之田豈有盡棄作園圃之理。
 乎。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送人所掌也。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周禮考工記匠人所掌也。陰氏陳氏云。鄉
 遂平曠之地。可盡萬夫之井。都鄙包山林陵麓在內。故
 隨處盡爲井田。馬氏云。行助法之地。必須平地之田。行
 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隴。截長補短。徐氏云。園圃之
 立。大抵因山川形便。如園立于平曠。則鄉遂在平曠之
 地。如在山藪。則鄉遂便在山藪中。今山西平陽乃堯舜
 故都。其鄉遂豈能平曠耶。然則鄉遂固有在山藪。都鄙
 固有在平曠者。卽今都縣觀之可見。三說當以徐氏之
 言爲是。然而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何也。朱子曰。鄉遂以
 五五相聯屬。所以行不得九一之法。想當然耳。或曰。貢
 輕而助重。助輕而貢重。其說甚多。皆不須理會。觀孟子
 什一之言。自是名異而實同。豈能大相遠哉。但貢法是
 于十分之內。取其一。助法是于十分之外。取其一。微有
 異。同大槩皆同歸也。洛陽橫渠皆以微爲透徹之微。耕
 則通力合作。通徹也。收則計畝均分。均徹也。徹者兼貢
 助二法。非兼夏商二代也。助者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

四書翔註 孟子 滕文上 八 卷五

復稅其私田。正見吾民一體之義。昔貢則不待言矣。貢
 猶今之計畝收租。助猶今之就田交租。
 引龍子之言。欲勝文舍其不善而善是圖也。開口總斷
 兩句。下面專言貢之不善。而助之善。自見。較者。比擬衡
 量之意。數歲之中。或豐或凶。或不豐亦不凶。共計收成。
 每年應得若干。則應貢若干。立爲格式。永久行之。故曰
 以爲常。狼戾狼籍不整也。多取非虐。極言倉有餘粟。非
 真欲其多取也。寡取者。蓄積多。只依常例去取。便存乎
 見少。非真謂其寡取也。糞田以冀有年也。年凶則糞田
 之費都枉然了。何以償之。而猶取足常數。民安堪命乎。
 爲民父母。將使優游卒歲。奉事二親。無公家之累也。今
 且經年勞苦。菽水無資。負私債而償公家。岌岌乎性命
 之不保。以人則不仁。以君則不賢。負此父母之名多矣。
 貢之貽累至此。若助則萬萬無此也。按貢法有春秋補
 助二典。在周鄉遂亦有司稼之官。視年之上下。以出斂
 法。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也。不過當時諸侯之弊耳。
 忽然出此一句。要見助法之當行耳。世祿以惠君子。助
 法以惠小人。行世祿則處君子者有道矣。豈處小人。遂
 可不得其道乎。且世祿原自助法得來。助法不行。則無
 公田。無公田。則世祿何以給之。恐行者亦終歸于廢矣。

四書翔註 孟子 滕文上 九 卷五

一班要緊事有固然者有未然者不可不察也意思全
包在固字內

助法之廢久矣併冊籍無存者故孟子但據大田之詩
二語想像成周助法耳周用助則周之子孫可知非舍
周而遠希殷代也

行助法無後乎養民之事也則教民之事至此又有不
可緩者矣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于是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只如此泛說為是蔡氏林氏俱直指文公說

恐未然且云使之兼設四學做周制尤非四學之說雜
出他書孟子既稱周曰庠安得以四學為周制哉庠取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十 卷五

養老之義兼國老庶老在內校取考較之義或稱察其
工之勤惰或品定其藝之高下序取觀德之義或序賓
以賢或序賓以不侮射義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
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
鵠射者各釋已之鵠是禮樂之事非徒張弓挾矢之事
也三代鄉學各取一義以立名至國學則奕世同歸蓋
鄉也國也規模有大小名號有異同而究其所以然無
非為明倫而設也記曰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
學之為夫婦長幼朋友焉庠此者也校者較此者
也序者序此者也天下達道命于天而成于君豈其有

殊指哉明于上者學建而教肅闡發其義類無餘蘊焉
一道德以同風俗小民蓋莫不蒸蒸然互相愛敬矣五

品遜而百姓親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饒氏說宜知
教養二事王者之大經大法也參酌古今而處其當與
王復起豈能易哉是訓是行必且仰而慕之崇而奉之

日吾師乎其尊貴蔑以加矣許之以師王者而不許之
以王天下可見致王原是六國做的孟子于滕文亦不
敢輕易許也

周自后稷始封于郃至不窋遷于戎至公劉遷狄遷邠
至古公又遷岐其為諸侯之國舊矣治文王三分有二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十一 卷五

而天命是以維新蓋厥生之驟驟于文王故大命之集
集于文王不待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日也力行者積
有為不以卑弱自安舉井田學校一一見諸實事則國
為善國一時規模氣象必有煥然改觀者矣新國所以
新命文公其為周文王乎借文王來歆動他亦是後世
子孫必有王之意
只說助法當行至于井地之制都未明白指出故使里
職問之唯仁君能行仁政然非得其人則不行選擇而
使責有所歸矣勉者勉其翼贊仁政無負選擇之意也
欲行仁政將以利民也民非經界無攸利故須從此做

起經界者。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使秩然有條理也。註云。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併。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穀祿二字分貼君子小人。細看畢竟不如註說為是。果如所言。則孟子當云。經界不正。則非地不均。非地不均。則穀祿不平矣。穀祿二字。看饒氏撥其穀。以為祿之說。自明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以利己。則仁君廉吏必敬其經界以利人。可知經界正。則田有定分。無不均之田。賦有定法。無不平之穀祿。不勞餘力而仁政之行裕如矣。故曰可坐而定也。

四書疏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蔡氏以殆字解將字。不作將然說。是有君子應有處置君子的道理。君子國之表也。有小人應有處置小人的道理。小人國之本也。無君子。則井地無由均。誰治小人。而祿安得不制。無小人。則穀祿無由出。誰養君子。而田安得不分。不可以壞地。禍小。遂苟且從事也。助法久廢。而十一亦踰制多矣。故開口曰請請者。欲其毅然更始也。一則力復古制。一則革橫暴之習。而示以惟二之供也。自賦者。不煩追呼而終事也。野九一都鄙用助。法國中十一鄉。遂用貢法。正周之舊法也。考滕卽今滕縣。四望平衍。併無山林陵筵。蔡氏之說非矣。其國

中用貢者。或當如朱子之說。祿之外。又加祿焉。所以厚君子。此卽百畝。半分。分田。時授之也。自卿大夫。以至于士。其祿皆有差等。唯圭田。則不然。蓋凡為君子者。皆得立廟。而以其田祀之。故一視同仁。此先王特恩。使各得隆其孝思于先人也。祭費。潔故田曰圭。趙氏之說誠鑿矣。田之外。又加田焉。所以厚小人。此卽百畝四分。從分田。時授之也。民年六十。歸田。長子受之。次子便是餘夫。以其在五口八口之外也。授之田。使自食其力。欲游惰不得。然田止二十五畝。欲奢侈亦不得。亦見寓教于農之意。

四書疏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不待學校。卽在井田中。見之。人民安土重遷。非甚不得已。豈肯離其故土。呼死喪。遷徙。無出鄉者。正見其得所也。鄉田同井。便自然相聯屬了。出入相友。同作息。卽同德也。守望相助。同防禦。卽同仇也。疾病相扶持。同救恤。卽同患難也。恩義交篤。宛若家人骨肉一般。所謂小民親于下者。早有其徵矣。此言井田形體之制。所以正經界也。井地必先取方。故曰方一里為一區。而井之。井九百畝。以足公田百畝。及八家各百畝之數。一里如是。里里皆如是。一井如是。井

非若如是舉一區以例其餘也。中公外私便有手足履心之美。先公後私。便有父子弟之義。所以分別。聖人使不得同于君子。尊卑之等。亦報効之公也。一國之中。大畧不外君子。小人一國之君子。小人。大畧不外祿與田。分田制祿。大畧不外正經界。及下所云云。而開國規模。畧具矣。然徒法不能以自行。酌古準今。審先後緩急之序。察剛柔燥濕之宜。使彈丸小邑。再見一稱之。三代焉。則惟君若臣。力行何如耳。潤澤有細膩。澆靡意。註解最精。後世王莽行井田。王安石行周官。而皆不足與有為者。正坐不能潤澤故耳。自古未聞無治人。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西 卷五 論行治法者也 有為神農之言章

此章以闢異端為主。而題目有三。一闢並耕之謬。一闢悖師之謬。一闢一頁之謬。闢並耕。則以堯舜為主。而及于益禹稷契。卑陶雖數聖。如出一轍。而耕之不可並也。明矣。闢悖師。則以孔孟為主。而及于子貢。曾子。雖沒世。如晤一堂。而師之不可悖也。明矣。闢一頁。則併無庸援引古八。而但就其言窮之。彼自無所置喙矣。其文字附錄。錢應俱有法。讀者詳之。勝行井田之法。復古也。許行曰。更有古。于是者。是以稱

述神農之言。而之上。加之為字。其為造作。附會也。明矣。遠方慕義。以為仁政之感。而速也。而豈知其藏禍心乎。其待數十人。而只請一屢。志不在為氓。可知。捆屨織席。便寓自食其力之意。稱陳良之徒。見學術之正。不宜見惑于人。也。負耒耜而來。便是悅並耕的種子。其開口動聖人之藁。出于中心。非有他腸也。惜未有定議。定力耳。

陳相一見許行。被他一場話說動了。故盡棄陳良之學。而學之。且特來見孟子。誇示其所學。正是大悅處。賢者若將欲貶之。故先褒之也。未問道。即未聞神農之道。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西 卷五 論行治法者也 賢者二句。正其所聞之道也。民以耕食。我亦以耕食。食之暇。推其力以治民。謬所切吃自家飯。做人家事。也。以為人我一體。不欲其屬之。故如此。若陳君不耕而食倉廩。府庫皆民膏民脂。非道甚矣。賢者固如是乎。按並耕之說。粗淺迂鄙。極可笑。而陳相譽之不吝。口何愚也。反覆窮詰。大意要引出交易。意來。其文法。有似宜詳。而畧者。如許子衣褐。亦是布類。豈能不織而衣。而不之詰。如釜。飲之屬。皆以粟易。然則許子。奚為不自為。而不之詰。蓋其意。具于一冠中。故不嫌畧也。其文法。有似宜畧。而詳者。如許子以並耕為賢。則種粟而食。不問可知。

而必以此開端。如冠以粟易而不自織。曰害于耕。可以立折之矣。而必及于釜餽。以鐵耕以結局。蓋欲畢厥其情。使無弊閉之處。故不厭詳也。詳而畧畧而詳。類倒陳相。唯意之從。其見孟子舌鋒之妙。文字之奇。此節大意。要引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一句。來以為辨折之地也。農夫陶冶。各以所有易所無。兩利之道。豈白屬之云乎。陳相盍亦因此識彼也。四句原是破厲民自養之說。但承以粟易之句。來口氣甚緊。解釋勝君自在言外。見得蔡氏直入之。便覺緩了。舍解止亦通。似不如讀屬上句為是。言許子何不自成陶冶。所在一切器械。

四書訓詁

孟子 滕文上

夫

卷五

取給于官中用之不窮。何為終日勞擾。既易此。又易彼。其項脣亦甚矣。三何字。反覆作不可解之辭。使彼自解。也。陳相果說道。一手一足之力。那裏做的許多。以農失。舉陶冶。必不得之數也。此語明明自己刺謬了。只是被孟子窮究的。要不如此說。也不得存疑稱孟子之雄辨。末云。以朱子之正學精義。而不能屈服陸氏兄弟于一時之語。次以雄辨。不如孟子故也。余以為不然。孟子之陳相。唯信之也。且也。朱子之象山。孔明之司馬。韓也。孟子之辨。雄朱子之辨。精其道固同。但所遇之敵。有勦。勦耳。

治天下。遺大投諸。何如。以百工所不可者而治。天下獨可有是理乎。此即上句之明。以通其蔽也。有大。人為以治為事者也。人大故其事亦大。有小人焉。以耕為事者也。人小故其事亦小。各有攸司。無相侵也。且身一而工百。相須固甚。慙矣。若必躬必親。則既為此。又為彼。是率天下跋跡之不暇。又安有休息時乎。此四句。又就其所明者。推極言之。以見治天下不可耕且為斷。斷如也。故古有見于此。而為之語曰。或有殫智竭慮而勞心者。或有胼手胝足而勞力者。勞心者。立綱陳紀。視人之事。為己之事。而治人。勞力者。受型受治。唯意指之。從。

四書訓詁

孟子 滕文上

七

卷五

而治于人。治于人者。子弟之義。宜有以報之。則食人。治人者。父兄之責。宜有以享之。則食于人。此六句。皆古語。註指四句。以上二句。不待言也。天生下許多人。來須索。有个尊卑貴賤。綽相安的。通義者。合上下而各得其宜也。若宜于此。不宜于彼。則拘滯不通矣。通即達。德。楚字。或作通融之通。未是。堯之時。天下平矣。當澤水警乎之時。猶未平也。橫流。言不由故道也。汎濫于天下。世界盡成水鄉矣。水盛則草木得以滋長。故暢茂。草木盛則禽獸有所藉依。故繁殖。草木禽獸。交為五穀之害。其能登乎。不登者。在外無以。

登于塲。在內無以登。下也。跡跡交中。國禽獸實逼處。此而與斯人爭此土矣。堯為當時之大人。勞其心以治人者。故獨憂之。憂者。獨而勢有難。兼故舉舜敷治。以分其憂焉。舜亦不能兼所憂也。故使益掌火而焚山澤。以爲治水之地。火烈則草木不復暢茂。草木盡則禽獸失其巢穴。不復逼人。如此治水之功。從此施矣。禹稷不言使省文也。疏論決排皆以分其勢也。或注海。或注江。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按九河集註。分簡潔爲二。蔡氏書傳。合簡潔爲一。其說紛紛。惟吳氏云。南皮明有潔河。則集註確有可據矣。註考四水入江爲証。金氏曰。當是疏九河。滄濟排淮。漂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雖朱子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義理。不必曲爲之說。然仁山之說。不可不知也。水患既息。然後五穀從此登。而粒食有日矣。得食只輕輕說。大泥便是五穀熟。而民人育。句了八年于外。睽違何其久。三過其門。聞問何其便。而往來自若。未嘗一停驂也。蓋其所憂甚切。十分忙迫。那裏有留止時節。骨肉之間。且如此。况分憂于不。急之務耶。卽有其心。亦無其事。雖欲耕。乎所謂可得而食者。禹甫開其端耳。又有稷以結其局。焉稷以農爲官。亦未嘗親稼穡之事也。教民而已。分別五穀而

四書朝註

孟子 滕文上

大

卷五

示以種殖之法。正教之專。向憂其不登者。今且歲成告成。而生養遂矣。人有道。卽天命之性也。飽煖無教。則恣情縱欲。喪失乎天之所以命我者。與禽獸又何擇焉。聖人有憂之。兼堯舜說。憂者。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于禽獸。而遠于人也。使契者。舜奉堯命使之也。教以人倫。教以人所固有之道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手其人也。親義序別信。詳言乎其道也。五有字。與有道有字相應。上五句言人倫之道。放勳則備陣教法也。有竭。暨于人倫者。從而獎勵之。有趨向于人倫者。從而招集之。勸善也。心特于倫。則邪匪之使正。行反于倫。則枉矯之使直。惡也。輔如車輔。扶其怠志。而使立也。翼如羽翼。教在上。而復其固有。則在人。故使自得之。自得在人。而教者不終諉之人也。故曰。又從而振德之。振者。振動振作之意。註解提撕警覺。最盡德解惠。猶云仁義固所以利之也。蒙引存疑。俱以雖欲耕。得乎承禹說。而以暇耕乎。承放勳數句說。細玩上下文勢。上單承禹是也。下單承堯則非矣。自堯獨憂之以下。皆言大人勞心治人之事也。豈有遺却舜益稷契之理。看來聖人之愛民。如此一句。通承數聖人言也。因這門不入于不暇耕之意。尤切。故重申一段。至此。則總結之也。若曰。古人行文

四書朝註

孟子 滕文上

大

卷五

只取意足恐不成文理矣

上兩節發明不暇耕之意已盡。此以下三節又言不必耕也。堯之憂思得舜以釋之。舜未得堯之憂正未已也。舜之憂思得禹舉斷以釋之。禹舉斷未得舜之憂正未已也。若夫繫心百畝。動作息謀。豈此小人勞力而治于人者之所為。豈可與堯舜同日語哉。

分人以財。是亦利濟之一端。然謂之惠。非仁者普被之道也。教人以善。是亦化導之一端。然謂之忠。非仁者同風之道也。唯渾忘人我。直從天下起見。得其人以施惠。則財不待分而人人蒙其惠。得其人以効忠。則善不待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上

子

卷五

教而人人荷其忠。此萬物一體之心。所惡驚擊無不及焉者。故謂之仁。以天下與人。句不通。借此以形容為天下得人者之極難耳。說者以其易言之。遂云非傳位與人也。而曲為之說。誣矣。以天下與人。只要無私心割捨的。為天下得人。須是有辨別一世的眼力。覆月一世的胸襟。至誠感格。藉寐交通。若此者。談何容易也。

引孔子贊堯舜之辭。要見堯舜德業之盛如此。豈漠然無所用其心而能爾哉。只是從天下最難處用心。而不肯分用于瑣屑之務耳。

陳良楚莖夷也。乃不為風氣所囿。而嚮慕中華。佩服孔

孟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嫡派也。用夏變夷矣。北方學者固多翹楚。然以夏用夏。視以夷用夏者。豈能出其右哉。誠所謂出類拔萃之士。而終身可依歸者也。雖相兄弟。北面已久。居然中夏矣。尚未寒而反而易心。終于夷焉。豈不異乎吾所聞哉。

上言師死遂倍。故此節引孔子沒而諸子不倍師者。厚示之。蒙引作三段看。存疑作四段。以子夏等為丁蘭割木之類。亦是不倍師。看來三子不倍師。已在三年。處墓相向而哭。皆失聲之內見得了。至于有若一段。則不能為賢者諱過。何也。昔者曾子責子夏曰。而汝何無罪也。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上

子

卷五

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進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使人以夫子疑之。不免于罪。况直以事夫子者。事他人乎。雖云姑寄其無聊之思。然其事。則未免迂而左矣。况此節援引三子。只要形容曾子不倍師耳。重曾子不重三子也。在三子從言論氣象上見聖人。欲欲以有若當之。曾子從心體上見聖人。故守的恁地堅定。說的恁地親切。江漢濯無一毫點污也。秋陽暴無一毫翳障也。舊說一疵不萌。萬理明盡。極好。瞞不可尙。即從上二句見得。彼有若者。不過竊其餘波。分其餘嗜。又惡得而似之。

南蠻獻舌所謂匪我族類也先王登以並耕為德而許
行假之以文其陋是先王之罪人也相不學其是先王
者而學其非先王者以視曾子何如曾子不事似聖之
有若而陳相乃師反聖之許行大有選庭矣

舍卑賤而進于高明出谷遷喬也下喬入谷者反是
良學周孔之道。龜。龜。大觀。喬木也。許行。莠。妄。說。秘。幽。谷
也。只影正意為是不必精鳥。

許頌僖公而而以周公當之說者。選。謂。僖。公。非。能。腐。戎
狄者。惟。因。公。為。然。亦。曲。為。之。辭。也。孟。子。文。法。如。此。者。每
有之。註。以。為。斷。章。取。義。或。然。南。蠻。獻。舌。及。戎。狄。荆。舒。等

四書疏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語。似。近。實。屬。孔。子。或。不。如。是。相。不。學。屬。公。而。學。周。公。之
所。腐。者。居。然。衷。衷。矣。變。于。夏。賤。善。變。于。夷。何。善。之。有
並。耕。之。說。窮。矣。又。以。一。價。之。說。進。謂。價。一。則。物。有。格。或

賢。愚。不。相。欺。負。長。者。重。者。多。者。大。者。為。一。例。短。者。輕。者
寡。者。少。者。為。一。例。不。必。過。事。區。別。一。寓。目。而。知。之。一。舉
手。而。定。之。矣。此。即。剖。斗。析。衡。而。民。不。爭。之。說。也。

人有情。物亦有情。情者。實理之不可掩者也。天之氣化
有厚。故。生。物。有。美。惡。人。之。工。力。有。巧。拙。故。成。物。有。精
粗。若。泥。其。理。之。一。而。昧。其。分。之。殊。名。實。混。淆。適。所。以。滋
亂。也。從。履。一。端。推。之。則。其。他。可。知。已。陳。相。後。談。許。子。之

道。正。在。國。中。無。偽。句。見。得。而。不。知。其。反。以。長。偽。也。只。期
索。價。于。人。不。復。審。物。于。已。蒙。面。喪。心。而。真。可。窮。詰。也。雖
一。時。一。軍。行。不。去。况。欲。治。國。家。乎。蕭。道。成。皆。曰。使。我。治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蘇。長。公。云。意。則。善。矣。夫
金。之。不。可。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物。豈。有。此
理。哉。然。則。莊。周。齊。物。亦。可。從。此。而。知。其。謬。矣。

墨者夷之章
此章極得納約自屬之意。程傳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厚葬夷
子之明處也。其屬乎反覆辨折以曲動其天良。就其明
處告之也。其孟子之納約自屬乎。宜其渙然自信而直
語夫有生之初也。

四書疏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夷子業墨于心。終有未安。故向吾儒就正。非若輒相之
矜其說以相角也。援墨歸儒。循道婆心。故願見。然未知
其誠與否。故又以病自託也。日我往見而夷子不必來
恐無此理。益見其為託辭矣。

他日又求見則其意誠矣。今則可以見。或曰病愈。或曰
不必粘病。畢竟不粘病。為是初託病權也。今又求見。便
全不提起病來。直也。直者披衷以告。無所隱諱也。見者
斯道著明也。且者不待而見而已。如此也。開口便曰

道。正。在。國。中。無。偽。句。見。得。而。不。知。其。反。以。長。偽。也。只。期
索。價。于。人。不。復。審。物。于。已。蒙。面。喪。心。而。真。可。窮。詰。也。雖
一。時。一。軍。行。不。去。况。欲。治。國。家。乎。蕭。道。成。皆。曰。使。我。治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蘇。長。公。云。意。則。善。矣。夫
金。之。不。可。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物。豈。有。此
理。哉。然。則。莊。周。齊。物。亦。可。從。此。而。知。其。謬。矣。

子墨者明與吾儒異道矣。墨者謂親之喪不異于衆人故薄也。夷子由其道以移易天下之風俗。又豈有異議而不珍重率循之理。然而思易天下者却不先易一己。則是不用其所貴而用其所賤。何為也哉。此就夷子是處喚醒他。教他自家認識。庶幾得其本心也。

夷子之言。率合儒墨所謂。騎兩頭馬者。開口述儒者之言。自問而又自解之意。以保民若保赤子。是儒者之愛無差等也。與兼愛同矣。保赤子而必曰若。是儒者之施由親始也。則厚葬其親。豈為過乎。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夷子似有見于此。但所謂施由親始者。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亦是施其無差等之愛。有先後而無輕重也。註以為道辭信然。孟子先解康誥而後示以天道之自然。書原來有个取意。彼以小民無知犯法。與赤子無知入井一般。不得歸罪于彼。而忘哀矜之心也。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物生于天。都從一个父母來的。而夷子把自家父母當路人看承。是又添一本了。故其說爾爾也。天一本而二之。逆天甚矣。要順人情。逆天理。天下豈有逆天理之人情乎。夫本有一而無二。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上世禮制未與其親死。則委而棄之已耳。及他日一觸于。見肢體

殘壞有不能為情之甚者。不視則情有難忍。正視則情有難堪。其類有批。豈日對人無以施面目。因爾爾耶。蓋良心真切之地。有萬不容已者。所以露此形狀也。此而不求所以掩之得乎。掩之。即聖人制棺槨之意。其事則偶然。其理則固然。此其間亦若有天使之者。則孝子仁人。素篤一本之愛。便從是處生出道理來。貴厚而賤薄。所必然也。然則夷子厚葬。正合孝子仁人之心。何不因其明以通其蔽哉。故使夷子以厚葬為是。則墨道非也。以墨道為是。則厚葬非也。必居一于此矣。或曰。憮然斷句。蓋茫然自失。有難遽出諸口者。少頃始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有言。故曰為問。雖一話一言。俱屬徐子口授而已。儼然面命。非復向者愛無差等之之矣。微夫子言。幾何不自喪其本哉。夫是以慨然受教。大悟從前之非也。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廉孫

顯祖 承祖 會孫 錄全校

鈐鑰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從。來。只。為。利。害。二。字。就。開。了。多。少。人。品。豈。知。守。道。則。利。
枉。道。則。害。就。裏。看。的。分。明。王。霸。不。足。云。矣。且。如。虞。人。拒。
招。害。不。能。動。矣。御。人。辭。命。不。能。動。矣。雖。有。道。之。士。何。
以。加。焉。而。況。誦。法。孔。子。居。然。以。有。道。自。命。者。反。兩。人。之。

四書

孟子

卷六

不若耶

以。招。大。夫。者。招。虞。人。非。分。也。故。守。死。不。應。所。謂。可。殺。而。
不。可。辱。者。非。耶。王。陽。明。曰。不。忘。者。念。有。所。屬。也。雖。在。顯。
沛。死。生。之。際。而。不。忘。其。志。與。勇。其。說。亦。通。終。不。如。集。註。
為。妥。蓋。人。情。所。悚。然。畏。懼。者。刻。刻。作。意。中。事。可。謂。貞。且。
烈。矣。故。孔。子。以。二。說。亟。稱。之。非。其。招。且。不。往。況。不。待。招。
而。輕。身。以。先。之。無。志。無。勇。甚。矣。是。甘。出。虞。人。下。而。自。絕。
于。孔。氏。之。門。也。何。哉。駭。異。之。辭。昔。人。有。讀。孟。子。志。士。勇。
士。二。語。而。慨。然。有。得。者。謂。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湛。
甘。泉。云。人。始。此。心。做。主。不。起。如。志。士。云。云。何。等。灑。然。

利字是學者病根。此處刻的斷然後可與高守身據陳

代所以告其師者則溺于利而不自覺矣。故孟子明教
之且夫進一步說利者君子之所不言也。吾子計較得
失審量多寡則專言此矣。專言此則始也期望猶奢。既
也愈願漸卑。雖枉尋直尺有不違恤者。利一為將無不
可矣。玩而字亦字與字自疑自猜正以深明其不可為
也。

四書

孟子

卷六

亦庶幾志士勇士之風矣

御者與射者較藝也。非行道也。然且用顯比而不屑比
之匪人。無他。羞惡之心重。利欲之心輕也。使枉道而與
諸侯比。是王良之不若矣。羞惡之心安在。至此指出道
字。正是不見諸侯的種子。且于過矣。又進一步說。已既
枉則全體盡壞。人皆不我服從矣。其能收匡救之功耶。
朱子曰。援天下以道枉。已便已枉。道是已失。夫援天下
之道矣。更說甚事。試取揚雄有咳。華歆輩觀之。可見昔
有權貴托人致意。張九成曰。肯從吾遊。嘗薦之館閣。九
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炙乘。吾可為權貴遊客耶。

景春日公孫衍惡儀章

景春以名位赫奕氣酸薰灼為大丈夫而不知性命中有真正榮華在可共見之天下亦可獨見之一室楚然

世外無入而不自得也若儀衍輩何足道哉從人衝人皆小人也然從人合六國以抗秦猶愈于衝人連六國以事秦也荷儀皆主衝會蘇秦之不若而景春侈談之一怒則構怨興兵而天下懼安居則釋怨罷兵而天下熄此春之所謂大丈夫也

先王制禮分陰陽剛柔各有攸宜不可亂也學禮則知折儀皆沐猴而冠有愧父兄之命多矣按冠禮始加日四書訓註孟子滕文下

順爾成德再加日淑慎爾德三加日以成厥德二子何有焉然此句不重只要引起嫁禮來禮稱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從從故母之命嫁皆此意也女子以夫為家必敬敬夫子也必戒戒其違夫子也未二句則統承上意而論斷之蓋其性柔其職隨故其道與丈夫有迥異者二子以口舌恐嚇諸侯曷言乎以順為正也當時秦之勢壓六國則道之併六國是以順秦為正也六國之心畏秦則道之事秦是以順六國為正也阿諛逢迎無所不至豈復有鬚眉氣哉然則所謂大丈夫者云何天地萬物皆同體也稍以私

禮則之則臨矣若斯居者四海一家中國一人莫不歸

吾而益之中也天放位乎上地成位乎下人成位乎天地之中三才鼎立天下之正位也立之者道遵其鼎立之體而已君臣有義之道父子有親之道夫婦長幼朋友有序別信之道五倫攸攸天可之大道也行之者道

符其攸攸之用而已朱子分仁分禮分義分心分身分事又以上二句下二句各分體用又對以上句為主其說皆不可易也得志則吾之居與民共居之吾之位與民共立之吾之道與民共行之不私此志于天下也不得志則吾有居吾自繇之吾有也吾自立之吾有道吾

四書訓註孟子滕文下自行之不負此志于天下也富貴非吾之幸斯民之幸也使我徒為富貴中人不亦鄙乎何進焉貧賤非吾之不幸斯民之不幸也我自有不貧不賤者在何移焉人以勢為威我以理為威人以暴為武我以仁為武勝負不將矣何屈焉註湯其心變其節其志三句精甚昔人云此節是大丈夫贊亦是孟子自作贊佈哉

阿爾問曰古之君子章周霄之意與陳代同但立論全不粘在孟子身上依孟子說的十分迫切然後露出本意來本意在難仕二字孟子只據義理答他亦仍是枉已未能直人之意但說

的越覺明顯親切耳。

不言今之君子而托諸古。考古所以証今也。皇皇一句。一直讀下。出。必。載。質。正是皇皇處。無君則弔。孟子分疏。白。明。或曰。以作憂戚之意。非也。弔字似太甚。故周宵疑之。

借諸侯來。辨說要見士之位。與諸侯之國家一般。關係重大耳。諸侯夫人二句。及唯士無田二句。俱孟子約畧禮意而言之。下則自解禮意。諸侯有國家。則有犧牲粢盛衣服之具。以祭失國家。則無所出矣。故不敢。士有位。則有田。有田。則有牲。殺器皿衣服之具。以祭。失位。則無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下

五

卷六

所出矣。故不敢。兩不敢字。非特為不備物也。亦有非分之懼。意豺獫。尚知報本。不敢以祭。則無以伸其孝愛之心。于先人。當有戚然不安者矣。已不安。旁觀者亦代為不安。故弔之情。理之當然也。饒氏曰。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一年有四時之祭。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宜知。周齊甚疑無君之弔。故先問之。而載質之義。亦有未曉然者。是以再及焉。士以仕為業。猶農夫以耕為業也。士非仕。則君民之責。莫塞。猶農夫非耕。則父母妻子之責。莫塞也。農夫舍耒耜。則無以耕。出疆何為。士舍質。則無

以仕出疆。亦何為哉。不但理不可舍。抑亦勢不能舍也。

傳曰。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晉國固四方之士所景從者。故曰。亦仕國也。以若所聞。這樣急。以若所見。這樣緩。宵幾不可解矣。丈夫有室。女子有家。皆其父母為之也。誰不中心願之。但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禮記之矣。若棄二親之命。背禮苟合。則辱人。賤行。莫此為甚。父母羞以為女。國人羞以為婦。矣。卓王孫曰。女無媒自嫁。辱吾家。終身不復相見。正此意。古人欲仕。若父母願。男女之有室家。然而必行義路。出入禮門。未敢踰越尺寸者。所惡甚于所願。故也。若希世取容。不以道自重。則與鑽穴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下

六

卷六

隙者無異。而父母國人皆賤之矣。然則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古人以之。見金夫。不有躬。君子羞焉。昔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就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後世功名中人。不為此。媼笑者。蓋鮮矣。甚至公行賄賂。揚揚得意。則又所謂婚娶而論財。夷道也。可勝嘆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彭更以孟子不用於諸侯。從未樹尺寸功。而虛糜廩。摺

爲非分。孟子則謂諸侯雖不用我，我未嘗無用于諸侯。功在世道，功在人心，則大烹非過，又奚有于目前之糜糝也。反覆辨難，使彭更辭窮而後已。其道尊其功偉矣。開口三句，鋪張點綴，泰意便在其中。下句特足之耳。孟子指出道字，見得一介不取，此道有天下而不與，亦此道也。更意匹夫不宜食于人，故引匹夫而安受天下者，喻之于以爲泰乎，與不以泰乎，正相呼應。或指辨說非也。

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非以食爲過也。無事而食，則過矣。貽素餐之譏可乎哉。

四書胡註 孟子 卷六 七

不通融其功，交易其事，以有餘補不足，則羨者偏羨，不足者偏不足。農與女各有其有，將滯積而無所用之矣。如通而易之，雖技藝之家，皆得以功食于子也。于此二氏朋與，邪說橫行之日，有人焉，繼承道統之人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出入以此躬行而實踐之也。先王之道，大中至正，天下古今所共由也。守者保護，唯嚴。凡表章修明，皆其事也。異端利用攻，故晉儒利用守，以待後之學者，尊信而服從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此人也。以爲無事，則不得食于子，是居仁由義之士，反梓匠輪輿之不若，何其

失尊卑輕重之序也。

更又謂君子之所以尊于梓匠輪輿者，以其謀道不謀食也。若志在謀食，則自輕甚矣。不知視功之大小，爲食之多寡，其理自不可易也。若專食志，則貪饕者得以恣其欲，而廉靜寡欲輩，皆餓死矣。豈理也哉。孟子設兩端以問，非更果昧之也。特欲自伸其說，故不得不強辭以對也。

毀瓦畫墁，不惟無功，而且有害矣。雖欲堅守食志之說，其可得乎。不食志而食功，畢竟逃此情理，不得則奈何。志守先待後之功也。區區傳食，正未足當報功之典，而

四書胡註 孟子 卷六 七

以爲泰謬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弔民伐罪，王者之政也。平居以大公至正爲心，臨時以救焚拯溺爲念，是故義旗所指，到處傾心。雖有強國，豈能惡人之所好，而伐人之所迎哉。盍取湯武已事觀之。萬章以孟子勸稱王政，意其行之輒效也。今宋方有志，便爲齊楚所圍，不幾挑釁速禍乎。王政可行，疑亦空言云爾。湯之于鄰國也，動之以孝思，資之以物力，助之以境內之赤子，至仁大義，可謂曲盡矣。使葛伯而有人心也，豈

不憐然悔過也哉奈何怙惡不悛。殘暴滋甚。童子一獄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書止焉。伯休餽一布。孟子為詳述本末如此。

身伯凶逆多端。豈止殺童子一事。然兵端自此始矣。四海以外。王政故共諒無他。而有以自其仇葛之本心也。匹夫匹婦。泛就四海說。專指童子之父母便小了。

湯之王政。豈特行之葛而葛無敵哉。凡十一國皆然也。東西南北。情有同憫。而勢難併暨。故不免後時之怨。如

置身烈燭之中。其能忘情甘澍哉。歸市者。芸者。皆匹夫匹婦也。知其為已復讎。又何疑焉。誅君弔民。不平。誅其

四書辨註

孟子滕文下

九

卷六

害吾民者。正所以弔之也。大旱而沛然霑足。其悅為何如哉。無罰。悅其不妄戮一人也。

引武成不用全文。只從助紂為虐者說起。恐當時藉為

口實也。士女即匹夫匹婦。而鄭重言之。殺者。撫取安全之意。匪厥玄黃。當征誅時。見揖讓之舉也。去商而繼承

我周王躬逢休美之政。幸之也。曰我周王。視我后。又加親矣。昔也不為臣。有迫脇之者。故耳。今始遂其臣附之

願矣。以上約畧書辭。下則孟子自解也。君子商之臣也。迎其君子。周之將帥也。小人商之民也。迎其小人。周之

卒徒也。君子用文。文從厚。故以玄黃迎之。小人用質。質

從徐。故以食漿迎之。若此者。豈有和哉。有殘吾民者。民是以在水火之中也。揆其陷溺薰炙之苦。而出之。唯是取殘而止。更不求多于其外也。書曰。以殘虐于爾萬姓。殘字。明指紂說。而孟子諱言之。亦不必指出。蓋取殘所以救民也。救民。所以其君子小人之來迎者。唯恐或後也。舊以為倒解書辭。良是。

引泰誓。總結上意。或曰。只重取殘一句。非也。我武唯揚。侵予之疆。所謂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也。則

取其殘。取其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殺伐之功。從此張大矣。湯伐桀。唯有德。今武亦為之。則湯不愧。故曰

四書辨註

孟子滕文下

十

卷六

有光。蔡傳云。武王伐湯之子孫。獲湯之宗社。自世俗觀之。謂之湯誓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

非有私于已者。武王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

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哉。透甚。郭氏曰。前引湯事太多。後得于湯。有光一句。便有關鎖。便

打成一片。便不排比。便不至前重後輕。此是文字妙處。可謂善讀孟子者矣。

然則宋所云。行王政者。要亦有虛名。無實事。爾。苟曰。諸

實事。若湯之復仇。武之取殘。則四海之內。悅時而。降見震動之休。方且徯我后。紹我王之不暇矣。齊楚雖大。

問不畏威懷德者何畏焉又誰敢惡而仇之

孟子曰戴不勝布

正國者必先正君使非眾正盈庭則君亦不可得而正也戴不勝布賢為國也幾引若以當道者惜也孤立無助將何以收格心之效故孟子罕譬曲喻告之兼收併蓄以成就其君德也

為人臣而欲善其君端獻之良圖也然不可以無其道試言之聲音曰于風故五方各不同若不安其故而學諸人焉則可以轉不善而為善必也擇地而處進之又久乃可以奏厥功不然一傳眾咻齊人其名而楚人其

四書翻註

孟子滕文下

十一

卷六

賈也。來迷其欲豈可得哉。賈太傳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不善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語語意從此變化來。以薛居州為端人。士使之朝夕審過君側所以愛其君至矣。盍亦從居州請廣之。旁招俊彥布列庶位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國運日以泰而君德日以益矣。若徒恃一手一足之力支持于羣小沸揚中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國運日以否而君德日以損矣。然則薛居州一齊人也。衆非居州則長幼卑尊皆楚人也。王所非薛居州而居州必不能久于其位。惟有束手莫誰何而已。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何迂也昔周公作立政謀及綴衣虎賁趨馬小尹左右備僕百司庶府穆王命伯冏亦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寵厥辟又曰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皆此章之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先儒以干木泄柳為太過以曾子子路所言為不及以孔子之待陽貨為中道其說極是後儒非之都要歸到不見諸侯上去恐太泥大抵孟子守孔氏家法與曾子子路同其養若干木泄柳之事則所不為也

四書翻註

孟子滕文下

十二

卷六

戰國時希世干進古道蕩然矣故孟子因丑之問而進之古者律身謹嚴不為臣則士也士而往見諸侯非義矣故卓乎有以自守也所謂不見諸侯者諸侯不來見故士不往見也若魏文侯之于段干木魯穆公之于泄柳則造虛而請矣造虛而堅拒之豈非過高不近情者之為乎不可見而見非義也可見而不見亦非義也若孔子則不為已甚者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乘夔之良也禮禮以欺孔子則小人本色矣使孔子于此而不答其賜是以惡陽貨之故而失禮也使答其賜而墮

小人術中是徒知守禮而不知徒義也。問不容髮。故經
權于是併見焉。易不云乎。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答
其賜不惡也。翻其亡則嚴矣。陽貨先豈得不見。但見矣
究竟有不見者在。尋常處置中。具許大本領。學聖者不
可不知楊雄以孔子易陽貨為訓。身以伸道身。誠矣。道
從何伸乎。宜其失身賊莽也。

方烈日之中。而勝手應足。豈不病甚矣乎。曾子則以為
初局諂笑者。始有其焉。在小人屈意逢迎。方自謂得計
而誰知其可憐。一至此也。言者心之聲也。未同而言愧
于心。是以微于色。其色赧赧然。是在已亦無以自容也。

四書辨註

孟子滕文下

三

卷六

丈夫不能揚眉吐氣。而乃若是乎。恐恥包羞也。是殆不
可解也。由二子觀之。則大浩然之氣。溢于言表。則其所
以蓄積于平日者。可知已。惟蓄積有素。關盡人情。不以
塵世紛華動其心。是以所言痛切如此耳。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易象遷善改過。獨有取于風雷之震。蓋天下事。未有嘗
試而為之者。也。當試為之。則情有所繫。而不忍割物有
所制。而不能斷。究竟與遂非者等耳。宜孟子深傲盈之
而教之。震以赴義也。
什一。惟正之供也。供復古。而又革商賈之稅焉。正所謂

王政也。乃以未能為辭。以請輕為法。以來年為期。宋之
王政。亦于此可見矣。

攘鷄。盜也。日攘月攘。有以異乎。而乃與或人較量于輕
重之間。久暫之際。亦惑矣。

暴欲橫征。上下習染成風。百姓在水火中矣。一旦悔悟
而思革之。當如救焚拯溺。奈何優柔不斷。復需歲月也。
或曰。此節仍指攘鷄說。非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子豈好辯哉。二句前後照應。以其為問。答大頭腦也。天
下之生久矣。二句。括盡通章大意。下面節節歸到這裏
四書辨註 孟子滕文下 古 卷六

來堯時。洪水天下無以安其生矣。一亂也。禹奉堯命不
得已而立功以生之。則一治。紂時肆虐。天下無以保其
生矣。一亂也。周公相武王。不得已而立功以生之。則一
治。春秋時。弑父弑君。亂賊戕天下之生也。一亂也。孔子
不得已而立言以生之。則一治。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
下。禽獸食天下之生也。一亂也。孟子不得已而立言以
生之。則一治。轉亂為治。皆所以扶天下之生。于不替也。
辯而曰好。似樂以口舌見長者。故公都子疑而問之。孟
子於此。有不禁慨然者。言予追古撫今。不得已而辯。非
好為是。啾啾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共被其德而生。

生無窮焉。一治一亂。于茲凡幾易矣。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循環。理之常也。四句如何。少得聖賢之生。凡以為天下也。天下之治亂不一。撥亂世而反之治。豈異人任哉。

自生民以來。不知幾治亂。獨從弄說起者。以其為道統之祖也。無所定。民為蛇龍所迫。遷徙靡常也。為巢為營。窟隨其地之高下。為棲身之所也。古人遇災異而恐懼。修省。故曰警。予輔氏曰。此一亂。純。孫乎氣化也。水以海為歸。故掘地而注之。蛇龍以水為歸。故驅而放之。由地中行。則行之順。而不復泄。溢于中國矣。不泄。溫。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則不險阻。蛇龍失其居。而鳥獸不為人害矣。得平土而居。則民有所定。而不復為巢為營窟矣。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

堯舜沒。而聖人治世之道。日以陵夷。故曰衰。不行仁政。故曰暴。君代作。指夏商之末世也。壞宮室為汙池。棄田為園囿。正其君之所以為暴者也。無所安息。不得衣食。則蕩析饑餓。而無以為生矣。無以為生。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攸僻邪移。無不為已。是以邪說暴行。又作也。又作。繼暴君而言。上行下效也。使氏即指壞宮室。棄田宅。說則下又字說不去。園囿汙池二句。重申暴君之害。言險。

出。生禽獸出而害人。也。以上輕叙。過重。講及紂之身。二句。將以為下節張本也。紂捕惡。而助紂者。人人。又肆其惡。故曰天下大亂。

以誅紂為主。奄也。飛廉也。五十國也。皆黨紂而助之。為虐者也。或曰。前諱紂。而此何以不諱也。曰。前與萬章言宋事。又及齊楚。故諱之。恐其借口也。此則與門弟子泛論道理耳。何嫌而諱之。討者。奉行天命也。驅于海隅。而後戮之。不與同中國也。滅者。絕其種類。不使復容于天地之間也。按史記。紂益廣狗馬牧。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驅而遠之。禽獸何知遠之足矣。無所。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事乎。戮與滅也。天下大治。故大悅。悅其無生而有生也。引書文。王武王不平。看言武王能光大文王之謀。謀者武王是主。文王是客。又須補周公輔相意。周公是主。武王又是客也。董思白曰。引書亦只言文武謨烈之垂。以證當世天下之大治。便可何必拘拘牽合周公也。誤矣。觀上面稱堯使禹。而後面專以禹結。此稱周公相武王。而後面專以周公結。孟子蓋借二聖之臣道。自見也。若不重周公。豈不失章。曰乎。佑啟者。保助開發之意。蓋其所以為後人計。長久者。周全而盡。無毫髮滲漏。三代而後。如漢大綱。舉萬目未張。是萬目有缺也。唐萬目張。

未。是。大。綱。有。缺。也。用。之。讓。烈。無。不。舉。之。綱。併。無。不。張。之。目。矣。

世衰由于道微。道微而不崩。世道所以日下矣。先以抑說迷惑了正道。然後肆意妄行。悍然罔顧。故言暴行而必先之以邪說也。上又作承上此有作起下也。或曰承上一治來非也。因下面兩有字云云也。載父弑君古今大惡。故一則曰有之。再則曰有之。以其為創見之事也。若曰連這樣事都有了。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作春秋之懼可知已。懼者懼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也。春秋魯史舊名。而孟子直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作春秋之懼可知已。懼者懼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也。春秋魯史舊名。而孟子直

四書章句注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曰作。以其微言美義。固多待筆也。周室東遷。天子徒寄空名。故孔子以身任之。其或筆或削。皆天子治天下之事也。知我者知其憂深慮遠。不得已而為之。非好作也。罪我者。則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為口實矣。集註解此節。專引胡傳。不別贊一辭。此集註之所以不可易也。然學者熟讀之。當自了然。不可惑于紛紛之說也。張橫渠曰。春秋一書。乃孔子所自作。唯孟子知之。後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繁。竊意孟子知之。如此章及王者之述。熄春秋無義戰兩章是也。自此以後。知春秋者。則程子。胡子。朱子而已。程傳微開其端。胡傳大暢其旨。朱子

綱目。則又載諸行事之深切者。明者也。其他若王陽明。張漢陽。高。中。玄。王。荆。川。諸。公。皆。謂。孔。子。匹。夫。矣。不。勸。階。遊。選。讓。後。而。于。春。秋。天。子。之。事。及。知。我。罪。我。等。語。俱。曲。為。之。離。雙。非。未。至。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繁。耶。善。乎。邵。三。泉。之。言。曰。或。者。以。假。權。為。借。是。與。亂。賊。為。之。辭。也。程。子。齊。秋。序。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故。近。思。錄。論。讀。書。之。法。自。大。學。而。語。孟。而。詩。書。以。及。中。庸。與。易。了。徹。後。理。明。義。精。達。乎。造。化。之。蘊。然。後。可。以。識。聖。人。之。大。用。而。讀。春。秋。嗚。呼。春。秋。豈。易。言。哉。

聖王不作。則無以統取諸侯。而肆意在逞矣。故曰放恣。處士不得志。而悉其落莫不平之氣。詆誹君父。非刺聖賢。無復忌憚。故曰橫議。楊朱墨翟。倡其教。布滿天下。天下所見。所聞。無非二氏之教。是以出此入彼。出彼入此。曰是真可歸。依者。楊氏為我。而忘致身之義。故無君。聖氏兼愛。而薄一本之愛。故無父。凡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倫也。今既滅絕。則人類而禽獸。公明儀之言。所不免矣。蓋邪正不並立。邪漸長。則正漸消。理之常也。是楊墨以無父無君之邪說。聲赫天下。之民。假仁假義。盈滿壙積。于兩間。真仁真義。反一步。行不去了。如荆棘塞路一般。故曰充塞仁義。充塞則利。

四書章句注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四書章句注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欲熾而爭奪起。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又有甚于公明儀之所言者矣。朱子引東晉清談。醉夷狄亂華之禍。及梁武帝事佛。社稷丘墟。以為率獸食人之驗。痛快的甚。程子曰。佛老之害。甚于楊墨。山今觀之。佛老之道。息而未嘗息也。庶人顯用之。士大夫陰用之。謂之息也。可乎。孔子之道著而未嘗著也。庶人顯棄之。士大夫陰棄之。謂之著也。可乎。為此懼而著其所息。息其所著者。誰耶。弑父弑君者有之。則孔子懼。無父無君者。遍天下。孟子能無懼乎。是亦顯學之一端也。先聖之道。由堯以至孔子之道也。問者嚴其界限。峻其防表。使異端曲學不得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下 九 卷六

竊而入也。開先聖則必著先聖。著先聖則必息楊墨。息之而無以距之可乎。距者以禽獸絕之也。淫辭即無父無君之辭。放者驅而遠之也。孔子論帝王之政。而曰放鄭聲。遠佞人。孟子開先聖之道。而曰距楊墨。放淫辭。楊墨如佞人。其辭如鄭聲。距而放之。以其均為政事之害也。治統道統。豈其有殊理耶。前面許多說話。通用三言。收煞為自己張本也。水泡濫則其勢揚矣。故治之利用。抑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天下平之謂也。周公誅伐。戡滅未必皆夷狄也。皆以此目之者。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也。猛

獸指虎豹犀象。百姓免于人物之害。故寧也。通書云。春秋正王道。同大法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自古亂賊之徒。恃其權謀智。往往微倖以自全。至于聖人之口。誅筆伐。則斷乎不能逃也。故懼孔子以懼亂臣賊子。而作春秋。又以成春秋。而懼亂臣賊子。春秋一書。殆與懼相為終始矣。楊墨初問原。是要做好人。立教垂世。至今孟子以戎狄荆舒。擬之。蓋以無父無君。夷狄之教也。周公厲之。而孟子肯容之乎。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禹周孔子。同懷萬物一體之心。故所欲有若彼者。予獨何心。遂不微而行之乎。開口便說正人心。此端本澄源之法也。蓋人心不正。則邪說乘間而入。邪說入。則行必偏僻。行偏僻。則其辭必有洋溢流蕩而不返者矣。故正人心。是大主意。而為息為距。為放。則其正之之事也。若此者。以三聖相傳之道。恐至此無人承當耳。重言豈好辭哉。予不得已也。反覆致意。恰手有餘成焉。蓋有此一亂。須用一治。予實在厥責。又將誰諉乎。予于楊墨。亦既距之不遺餘力矣。有人焉。能言予之言。不為邪說所誣。則亦同心一德之士。以稱聖人之徒可矣。聖人之教。不外忠與孝而已。距楊之為我。則知有君

臣距墨之兼愛。則知有父子。臣父子中人。即吾道中人也。安得不救之。門以內而推之。門以外乎。始自先創業之君。其人尚未立功。但知向化。與敵國為難。則以殊賞旌之。是鼓舞人心一大機括也。孟子不吝聖人之徒。亦此意。

匡章問曰陳仲子章

古今稱廉士者。莫伯夷若也。伯夷之廉。在篤父子。兄弟之愛。而仲子伯濬。其父若兄也。伯夷棄國而逃。情其弟也。未聞借其妻。仲子則避况而未避妻。離母而未離妻。倫紀之關。倒置甚矣。故孟子始終以明窮之。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仲子之謂乎。

四書胡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匡章出妻屏子與仲子避兄離母。正不嗣而章亟稱之。古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未聞其廢。顯見也。而仲子三且遂至此。頓瞻井上。糟食半李。未必足延餘生。乃至咽耳。日復其聰明。豈情也哉。當時言之。而章信之。無非附會窮餓光景耳。以貴介公子而甘心窮餓。至是宜其侈矣之也。

齊人溺于功利。不復知有清介一途。若仲子可謂振後流俗之外矣。故以巨璧許之。雖然傷廉。非廉也。新廉亦非廉。仲子過矯。惡能廉。則亦能明而已。蚓廉物也。非蚓

錫以充仲子之。子老氏曰。猶龍。孟子于陳氏。日猶蚓。何大小之。不絕也。

槁壤黃泉。蚓所食所飲也。而一上一下。居亦在其中矣。蚓之居。豈有求于人哉。仲子之室。必待人而後居。蚓之食。豈有求于人哉。仲子之粟。必待人而後食。使所樹莫不假手于伯夷。則其所從來者廉矣。若其廉也。能無愧于槁壤黃泉乎。清濁之間。正未可定。又何以知其廉也。

章若曰。必問所從來。是何傷于廉士哉。非獨仲子廉也。其妻亦廉。一織屨。一辟繡。共食其力。無所資于人。又何四書胡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必為盜跖之慮也。

戴以世家而享萬鍾之祿。非不義而得之也。仲子盜跖視之。若將挽焉。不亦過乎。辟兄離母。處于於陵。以不義其兄之故。而及母矣。辟兄則失從兄之義。離母則失膝下之義。彼徒見兄之不義。而豈知已之不義哉。他日歸自是。天性之恩。未求生。誠之饋。亦禮尚往來之常事。奈何遂至類顧微于色。而發于聲也。其母殺而食之。具見愛子至情。豈不愈于糟食過半之李哉。其兄告之。故亦未至斥責之也。而乃出而哇之。其不近情亦甚矣。以母則不食。緊接出而哇之。來以妻則食之。徵諸章之

言也。薛兄而處於陵，其取舍見矣。豈母兄之食與室則盜而妻與於陵，則伯夷乎？妻可食也，母之食亦可食也。於陵可居也，兄之室亦可居也。乃不因此以通于彼，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刳之外無以安。仲子矣，抑思蚓物也，在人倫之外，故俯仰得以自如。仲子人也在人倫之中，安得從事構壞黃泉而已乎？充其操固不若易其操也。

四書羽注

孟子滕文下

卷六

終六

前賢刁

包蒙吉輅

勇再濂孫

題祖 承祖

曾孫 孫

平湖陸灌其稼書鑿定
後學黃 越際飛枝訂

離婁之明章

此章勉爲政者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者，何不忍人之仁政是也。仁非知無以明，非禮無以守，非義無以宜。四德合而後可以行先王之道也。主之者君，君舍先王之道無以爲君。輔之者臣，臣舍先王之道無以爲臣。若非君臣同心，大家刻勵，做去其何以行仁政而庶幾斯道哉。

四書羽註

孟子離婁上

卷七

借兩者引起正意來見天下原有一定之理，不可易也。離婁之明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公輸子之巧能得意于運斤成風之妙，然不能自矜其明巧以爲方圓也。須于規矩乎成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然不能自矜其聰以爲五音也。須于六律乎正之，堯舜以仁政爲規矩而步之，越之。所以範圍天下也。以仁政爲律呂而宣之，所以鼓舞天下也。若徒曰且聰明作元后而無所事乎治曆明時命官討罪諸仁政，則堯舜失其道。

又何以亮天工。熬百工。而後庶幾。

有愛人之心。而人稱道之。曰仁。仁在間。非截然兩事。

也。然而民不沾恩。沐德。無以垂模範于將來者。以其人

從托空言。而不能舉先王之道。見諸實事。故也。雖有好

心。腸好。聲聞不法。古則一切無用人。奈何不以先王自

期待哉。

引二語。不不對。言空懷好念。頭而無組織法度。如何為

政。直與徒法。不能自行者。等耳。承上起下。全在上句下

句只帶說。

引詩見師心之不如師古也。不愆無紛。更以滋亂也。不

忘無愆。忽以失機也。率繇遵也。舊章先王之法也。以體

言則曰道。以用言則曰法。遵法所以遵道也。遵先王之

道而行。則媲美古人。又豈有借差之患哉。遵字不無改

革無變。逆要期不失先王之意而已。

此節與首節不同。首節是譬喻。此則直作正意也。第一

段就制器向象說。第二段就作樂崇德說。第三段就制

制立法說。皆聖人治天下之事也。竭目力者。目無不殫

之明也。目力既竭。而寄之乎規矩準繩。則方圓平直于

是乎出焉。考工之記。遂為生民利矣。竭耳力者。耳無不

聞之聰也。耳力既竭。而寄之乎六律。則五音于是乎出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二

卷七

焉。聲音之道。遂與天地並。曰氏云。繼之以規矩準繩。

繼之以六律。絕句宜知。竭心思者。極深研幾。道德漸

無復毫髮遺憾也。心思既竭。而無以繼之。則索然盡矣。

縣是不忍人之失養也。則有井田之政。似厚生。不忍人

之失教也。則有學校之政。以正德。匹婦無不被其

澤者。而仁覆天下矣。樂書云。子耳。目言力。于心。言思者。

蓋人以心為君。無為以運其思于內。以耳目為官。有為

以竭其力于外。故也。

剛止。陵以為高。因川澤以為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先

王之道。豈非為高之丘陵。為下之川澤哉。因之。測逸而

為深者下也。

是以惟仁者必智。智者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其在高位

也。則推思造福。宜也。不仁必不智。不智必不賢。喪先王之

道。而貽禍無窮也。可不畏哉。

上指在高位者。謂君上也。無道。接則旁門曲徑生矣。下

指臣下也。無法守。則恣情肆欲多矣。朝謂立朝近君者。

以仁義為迂闊。不信道也。工謂庶官。以紀綱為故事。不

信度也。君子在位者。敗名喪節。甘得罪于名。教小人不

在位者。壞法亂紀。甘陷身于網羅。合一國之人。莫不喪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三

卷七

心至此是尚可以為國乎。即僅備道。亦足道也。國有宜完宜多者。非城郭兵甲之謂也。陳弱國未云災也。國有宜梓宜聚者。非田野資財之謂也。即稱貧國未云害也。惟禮以行先王之道。禮上局可一日無也。無之則大防掃地矣。學以明先王之道。在下局可一日無也。無之則邪說誣民矣。其喪亡可立而待也。災害可勝道哉。

自惟仁者至此。危言以動不行先王之道之君。此以下則正言以責不行先王之道之臣也。人臣偷安無復憤勵之氣。故引詩言告之。若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乎。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四

卷七

舊時必有以沓沓二字作諺語者。故孟子借之以解經文也。

上釋泄泄之意。此微沓沓之實也。事君無巨赦之意。進退無簡身之禮。開口鄙夷先王之道。意中不知有天矣。不以庸君世主待其君。而以堯舜望其君。責難也。責難者尊其君而不敢棄。故曰恭。陳善閉邪。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意。然陳善即所以閉邪也。不陳善而一意閉邪。則扞格不相入者多矣。惟日以格言至論。反覆詳說于前。則非僻之萌。必有潛移默化者矣。歛其君而不敢慢。故曰敬。吾君不能者。或以為才分庸劣而不足有為。

或以為習染深固而不能有為。是視其君有邪無善而置之不足責也。非賊君而何。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殿只是恭。意較闊。大敬意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的工夫。賈太傅張子房庶幾近之。

規矩方員之至章

此章言聖人可學而至。堯舜正吾師也。人皆以堯舜為必不可。兩篇為必不可。豈知出乎堯舜入乎幽厲。所爭者仁不仁耳。可不慎哉。

規矩者。聖人竭自力而繼之。故其理可通于聖人也。以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五

卷七

方員言變化亦多端矣。而不能逃規矩之繩墨。是規矩者。方員之極則也。以人倫言。常變異。遺經權異用矣。而不出聖人之範圍。是聖人者。人倫之極則也。然則人倫其聖人之方員。聖人其人倫之規矩乎。倫有五。專言君臣。而不及其四。君臣者。四倫之綱也。下又專言君而不及臣。君者。又臣之綱也。盡君道。求至乎君之倫也。盡臣道。求至乎臣之倫也。欲者作聖之思。仁心所激發也。自古盡君臣之道。而可以滿吾盡道之欲者。豈有加于堯舜乎。舍堯舜而問道。猶舍規矩而問方員也。法者。奉為章程。斤斤不失尺寸也。事君不法。亦足

視吾君剛于凡庸而非悖倫之君也。豈不誣吾君乎。治民不法堯。是視吾君于偷薄而非降衷之民也。豈不誣吾民乎。不曰舜事堯而必曰所以事堯。所以事堯者。存道心。化人心。歸于精一而已。不曰堯治民而必曰所以治民。所以治者。明德觀九族。躋于昭明而已。堯舜之道。仁也。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此二道者。判在幾微。差則千里也。仁者何。天理也。極堯舜之道。不過完天理而已。不仁者。人欲也。極幽厲之道。不過肆人欲而已。列孔子之言于堯舜幽厲之間。以一言攝起兩端也。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六 卷七

不仁則暴其民矣。至此句絕。甚字連下讀。為是。甚。甚。不。甚。只以禍之輕重言也。幽厲身危國削。視身狃國亡。似未甚者。然身蒙惡諡。貽辱子孫。則亦不為不甚矣。可畏哉。按諡法。最得春秋之意。降至後世。大半以子孫之強弱為美惡。何足憑也。紂當鑿桀。後人當鑿幽厲。讀詩言。使人凜然矣。不然。前車覆而後車蹈焉。獨不為孝子慈孫地乎。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章。此承上章仁不仁之說而推言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說的毛骨悚然。此上章又痛切矣。先正云。讀詩書如和。

風甘雨。讀春秋如震雷迅電。余亦曰。讀二論如和風甘雨。讀二孟如震雷迅電。此類是也。

三代之初。天人交應。非甚盛德。其能膺圖受籙乎。及其末世。天怒人怨。非凶殘悖逆。又何以中絕命也。仁則得。不仁則失。如左券然。自是而後。秦以無道併天下。然二世而亡。謂之得不可也。五代六朝。有天下如傳舍。又不足言矣。諸侯之國。以仁興。以不仁廢。以仁存。以不仁亡。要不外此理也。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七 卷七

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仁則我后轉而我仇矣。求為匹夫不可得。况保有四海乎。諸侯不仁。則社稷丘墟。大夫不仁。則宗廟不血食矣。二句俱以祭祀言。士庶人不仁。則有亡身隕命之憂。雖欲覩顏人世得乎。所云不保者。非一豈可以死亡盡之樂。不仁者豈非樂其所惡乎。惡醉強酒。一喻殊為痛快。但無如舉世皆醉何耳。愛人不親章。仁智禮皆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備于身。大半為責人。就間。故孟子以反求示之。反求者。端在己身上。用工夫。則行無不得。而天下無不歸矣。受福豈有量乎。愛人仁也。仁無不親之人。而人之疾惡如故。此必我之。

仁未治也。反之益敦吾恤睦之情而已。治人智也。智無不治之人。而人之躍治如故。此必我之智未周也。反之益窮吾曲成之理而已。禮人敬也。敬無不答之人。而人之橫逆如故。此必我之敬未孚也。反之益搗吾謙光之德而已。天下事。沮格一番便長進一番。此真實學問也。此承上節而申結之。不作推廣說。愛人治人。禮人皆行也。不親不智不答。皆行之不得也。以仁反智反敬。皆反求諸己也。反求諸己。則身為體。仁秉智復禮之身。而直方貞一。天下莫不傾心嚮慕之矣。歸兼有位無位。說有位者。天下以勢歸之。無位者。天下以理歸之。觀上章從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八

卷七

天子說到士庶人可見。

其身正。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渾然具足于一身。是命也。不以人之不我諒而懈其志。是永言也。永言者。時時刻刻皆天理也。天下歸則吉祥善事無以踰。是多福也。皆反求諸己。是自求也。自求者。福不操于命而操于己也。詩人之言。若先得我心者。故因而咏嘆之焉。上章言禍。所以悚懼之。此章言福。又所以歡動之也。

人有恒言章

此因恒言而解其所已言。補其所未言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則以為天下國家已耳。習矣而不察也。抑知其

確有次第。不可易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遠以邇。近也。所謂解其所已言也。家之本在躬。從流以之源也。所謂補其所未言也。大全云。此大學修身為本之教。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信然也。大抵里談巷議。每有至理。寓其間。但不經聖賢尋繹。則不出耳。

為政不難章

為政者。必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而後無扞格不治之理。為政不難乎。吾獨謂不難者。則以大要在巨室。而先務在不得罪于巨室也。蓋世臣大家。其權力威望。足以傾動一國之人。而于朝廷行事。又耳目最真。故宜于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九

卷七

是加之意也。然所謂不得罪者。亦豈徇私廢法。期以順適其意乎。惟是公好惡。明賞罰。端揆建極。不開之以背蔽之端而已。彼既欣然愛戴。則一國而天下。有不隅隅向風者乎。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湛恩汪濊。漸被四訖。管子所謂下令于流水之原也。為政不難。職此故耳。註引麥丘入及裴度之言。十分確切。無遺議矣。

天下有道章

此章大旨全重師。文王三字。文王以弱小而當紂之彊。大惟兢兢好仁。卒能轉商為周。轉無道為有道。可見天下有道。當修賢德以奉天。天下無道。當修賢德以回天。

天且不能禦而况于天下乎

天下有道則泰。泰則君子道長矣。小德小賢居小位。大德大賢居大位。量能授任。無窮位之譏也。大德秉彜醇備。小德則以一得自鳴也。大賢品詣超卓。小賢則以薄技自効也。天下無道則否。否則小人道長矣。小役大弱。役強惟力是視。而德賢一空也。斯二者皆有天道存焉。以順逆為存亡。不可不察也。註云。天者。理勢之當然。泰極則否。否極則泰。理之當然也。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勢之當然也。順天。非若齊景之無可奈何而安之也。修人事。以聽造化耳。逆天。今之諸侯是也。舍人事而抗造化。

四書竊註 孟子 離婁上 十 卷七

必無幸矣

齊之國非弱小也。而甘為人役。讀其辭亦可悲矣。令即命也。不能命人。又不為人所命。是真物際絕也。橫涕離婚。徒知已不絕于吳。而不知其女已絕于異類矣。雖有羞惡之心。亦何益哉。

不觀今之小國乎。大國荒淫無度。岌岌乎受命于人矣。而乃傲而行之。豈非大國之弟子乎。天下無不受命之弟子。而又用為恥。不啻齊景之涕泗也。亦或矣。先師者。先知先覺之師也。如恥之。莫若改絃易轍。以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師文王。

則小者可大。弱者可強。無道者可有道。為政于天下。必矣。五年七年。以國勢之難易為遲速也。

商之孫子四句。大役小強。役弱也。殷士膚敏二句。小德大德。小賢役大賢也。夫其體不億眾矣。殷士膚敏出眾矣。乃受命于周。服役奔走之不暇。豈非以周之仁。故耶。仁者以理調勢。惡他多少人出來。到此都無用了。是眾者遇之失其眾也。國君好仁二句。又孟子引詩及孔子之言。而申明其理耳。強國須用仁。猶執熱須用濯也。今也所好反其所欲。其將能乎。蘇詩言。觀之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則誰能無敵。

四書竊註 孟子 離婁上 十一 卷七

子天下而不以仁哉

不仁者可與言章

此章全重自取二字。凡禍患之來。鮮不歸咎于人。或歸咎于天。豈知天與人司與而已。不能司取。明于自取之說。不仁者可以廢然返矣。不仁者喪其本心。蔽錮已深。不知天理為何物。豈口舌所能爭哉。莫危于不仁。而彼安之。莫蓄于不仁。而彼利之。不仁所以致亡者。而彼樂之。迷謬至此。從何處開悟。他末句。雖反言以決敗亡。亦有望其聽言。意言者可與言。則不仁者尚可轉而為仁。何至遂莫之救哉。

濶子嗜欲淺而天機深其發為詩歌也豈非天籟之自
鳴乎水分清濁混分裂足濶子亦庶幾明于物理矣
此聖門窮理之功也閑閑但語不作等閑放過教二三
子理會之取其語增城一二字悠悠涵泳使覺意味無
窮自取之也在濶子無其心在孔子則已有其理矣清
濁之間可不慎與

此孟子又因孔子自取二字而推言之人必先媒蕪不
自重則媒蕪之者至矣家必先破敗不自全則破敗之
者至矣國必自斬削不自立則斬削之者至矣日侮日
毀日伐皆因不仁而異其名也曰自侮自毀曰自伐皆
四書疏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因自取而別其義也
引太甲之言見天下亦不得與已分符而自取之為禍
烈也總為不可與言者反覆言之也聖賢之愛人豈有
已哉

桀紂之失天下章

此章以好仁二字為主好仁者好其聚民欲去民惡者
也民之欲惡遂而民歸矣民歸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我
為湯武則諸侯皆為桀紂益瘡痍之民一多而愈仁者
起死回生之良藥也
借桀紂之失引起得來漸次說到根本上去得乎丘民

然後可以為天子得乎丘民之心然後可以元后作民
父母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引龍錯之言甚當張南
軒曰不特此也用舍從違無不令其公順始得盡之矣
欲與聚而惡勿施仁也仁則得其心而民焉往乎故歸
之歸者民之情亦民之性猶如下者水之性走壙者獸
之性也

民魚也爵也湯武淵也叢也桀紂獮也鵠也所欲莫甚
于生前既有以生之所惡莫甚于死後又有以死之去
死而就生其歸也惡得不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是湯武復出也請俟之不仁者
四書疏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皆將為桀與紂賊民以歸之矣得民而不得天下未之
有也

今之欲王者須舉一世沉痾痼然有起色而欲乃可遂
也然病日益深則所以藥之也日益難欲奏效于目前
得乎三年之艾易可少也蓋蓄之平日然後可用之一
朝平日既無遠慮及今圖之所謂失之東隅耳若再就
延不打起精神來發憤為仁則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已
終身云云知之何其可也
引詩來慨嘆一番皆揚然警省之辭欲其出陷溺而登
之善地也

自暴者章

仁義者天命之性也。須臾離他不得。而乃明自暴棄。置之無何有之鄉。使一身茫無安頓處。在旁觀者亦絕望焉。付之一嘆而已。

人必有求益之心。而後可與言。自暴者不求益者也。如何啓發他人。必有求進之心。而後可與爲。自棄者不求進者也。如何振勵他。凡有言不道。講明禮義耳。而肆口詆毀。以爲沒此道理。此自暴之謂也。凡有爲。不過奉行仁義耳。而甘心遜謝。以爲沒此力量。此自棄之謂也。夫自暴自棄者。以仁義爲何如耶。仁者心之德。不以嗜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古

卷七

欲撓之。則確然貞吉矣。非人之安宅乎。義者心之制。不以非僻干之。則坦然而蕩乎矣。非人之正路乎。

天下豈有不擇居之人。乃荒廢其貞吉者。而放蕩于險阻之野。天下豈有不擇路之人。乃令置其蕩乎者。而奔走于荆棘之途。使彼水滸安宅。無正路。則亦在所之可耳。自家絕好產業。自家拋棄了。豈不可哀也哉。自暴自棄。離分屬言行。究其歸。則同一曠安宅舍。正路而已。故此節總承兩項爲是。大全俱以自棄者不可化海。絕望了。此則專望自棄者。恐未然。程子曰。自暴自棄。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吳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豈特

商辛爲然。故今之學者。與言聖學。則以爲迂闊。與行聖學。則以爲矯飾。暴棄不亦甚乎。

道在通而求諸遠章

親長道也。道在几席庭除。不亦適乎。而泛求諸天下。則遠矣。親之長之是也。事在良知良能。不亦易乎。而強求諸天下。則難矣。莫遠于天下。莫難于天下。平而親而長。則分內之事也。而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大公之道也。求諸人人而具足。豈不適且易哉。堯之治天下也。親睦九族。而百姓昭明。舜之治天下也。底豫二親。而天下化且定。書曰。立愛惟親。立敬爲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則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孟

卷七

帝王平天下之道。可推類而知矣。

居下位章

此章以誠字爲主。誠未至者。利用思則明。明則誠。誠則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善。無所往而不盡其道也。誠之時義大矣哉。

居下位者。奉上之德意。而布之民者也。不獲。則動多掣肘。一切不得行其志。民其可得而治乎。獲上之道。在信友。友不我信。則各舉無以揚于朝。而上何以獲也。信友之道。在事親。親不我悅。則素行無以孚于衆。而友何以信也。悅親之道。在誠身。反身不誠。則內無以承。故外無

以錫類而親何以悅也。若夫誠身之道則又在乎明善焉。剖天人性命之關係。幾微疑似之介。處常而可以守。遇變而權可以通。否則有徑情直行之失。而身其能誠哉。

誠者全體無妄。與於穆相為流通。天命不已之道也。思誠者未能誠而擬議以通之。勉強以中之。蘇不欺以企无妄。人身不息之道也。

思誠者以人合天。則其誠至矣。至誠則金石可貫。豚魚可格。天地鬼神可通。而况于血氣心知之倫乎。動親而親悅。動友而友信。動上而上獲。動民而民治。其蒸動在

四書明註

孟子離婁上

夫

卷七

志氣之微。其風動在朝野之顯。至誠之道神矣。若不誠者。則萬不足以語此。蓋天人之間。畢竟假借不得。思動者。思誠而已。

伯夷避紂章

為政者以收天下之望為第一義。伯夷太公商周之望也。文王以善政收之。而天下莫不景從矣。諸侯盍亦師文王。

紂無道極矣。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伯夷太公避其亂。擇地而蹈。及聞文王為西伯。行養老之政。則欣然就養。不謀而合。可見二老同心。初非一意為仕隱也。厥後一

一扣馬。遇不同耳。故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

上節敘事。此又因其事而推之。為為政于天下張本也。二老品地。門望冠絕一代。故曰天下之大。老老歸而四方接踵至矣。父子之說。亦因父老子弟之意。而親切言之。未必本老子也。

文王養老之政。思諸侯不行耳。果行之而稱善焉。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則天下必有如伯夷太公之歸來。父倡子和。為政于天下必矣。援引二老言外

四書明註

孟子離婁上

七

卷七

亦有自負意。孔子言善人教民。嘗以七年期之。孟子亦曰七年。或當有說。今只作約畧之辭看。求也為季氏宰章

戰國之時。舍富國強兵無策矣。聚斂富也。戰爭強也。連諸侯正所以謀強。闢草萊在土地正所以謀富。孟子痛切言之。無非欲改其德而行仁政耳。然罪有重輕。首強而從富。何也。橫征暴斂。大半取以奉戰。若戰爭息而聚斂之風息矣。

借冉求引起當時富君輩來。但言孔門之法。而玉法亦在其中矣。說戰爭必慘然傷心。如讀平昔戰場久一般。

率字蒙引作率獸之率獸可率也土地亦可率乎畢說
註是。孫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其所死者不知幾何
人矣。原情定罪如熟死之而已。是以一人之命而償數
十萬人之命也可乎哉。故曰罪不容于死。

當時朝廷所尊禮四方所推重莫善戰若矣。豈知乖天
地生生之大德為禍最酷。故處以極刑也。連結諸侯導
之爭戰。實開殺人之端。但本身與其事故次之。盡地力
開阡陌存疑以為上壞先王之良法美意是也。以為下

浚民之膏血恐未。然開懋草萊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
貢于民未必無小補。但志在利民則為功。志在利國則

四書朔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為罪一功一罪公私之分而已。此孟子正誼明道之學
術也。

存乎人者章

此孟子特出相法也。從來觀人之法頗多。未有自眸子
者。眼者經孟子指出。然後知其為徵心之官。傳神之符
以之補聽言之所不及。百不失一矣。

存對發言極是。即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存也。或
以為存而察之鑿矣。良即良知良能之良。天機運露着
毫。做作不得也。曷良乎。眸子不能掩其惡。故良也。人
有惡莫不欲掩。而眸子偏着之。遮覆蔽蓋。都無用處。故

曰不能掩其惡。眸子何以不能掩其惡也。胸中正者。仰
不愧。俯不怍。端莊貞一。見于目者。自有精彩可見的。
若胸中不正。則外畏人。內畏己。周章惶遽。便覺昏昧。不
靈了。如之何其可掩也。

言雖發于外。亦自胸中流出。然而因之以掩其惡者。多
矣。若合之觀眸子。則胸中不正者。與胸中正者。自是另
一樣光景。而又安所逃吾鑒哉。此章專為掩惡者發。故
語意少有抑揚。

恭者不侮人章

當時之君必有慕恭儉之名。專在聲音笑貌上打點。而
四書朔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不免于侮奪人者。故有此論也。恭與慢相反。不慢豈有
侮人之理。儉與貪相反。不貪豈有奪人之理。侮奪人者。
恣情肆意以求必獲。一不如意則拂然矣。故曰惟恐不

順言其信為固然也。以為恭儉得乎。若徒襲取已也。聲
自煦煦然。笑貌嘻嘻然。便教做恭儉。反其實而竊其名。
吾不信人。亦未之信也。大全以賢君必恭儉。飾解此極
當。又曰當時必有無故而加兵于人。無故而取人之土
地者。尤中時君病痛。

男女授受不親章

聖賢援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但援天下以道。而字

身以禮禮與道殊途同歸者也乘禮則在道在道則束手而不得有為矣然不足以知之

按禮非喪非祭不相投器其相投則女授以篋其無篋則皆坐與之而後取之所以遠嫌而厚其別也况嫂叔不通問其禮更嚴但在危迫存亡之際若畏禮而袖手旁觀則忍心害理豈復人也哉故處常則用禮之經處變則用禮之權權正所以濟經之不及也凡事到行不去時須索變通一番而本然斤兩則莫之能易也學者泥于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說謂權者聖人之大用非末學所敢議薛嫂叔一事觀之可見日用常行間皆有權

四書翊註

孟子離婁上

子

卷七

問男女授受不親便伏有嫂溺援之以手一句問嫂溺手援便伏有今天下溺矣一節此辨士之舌鋒也若曰天下溺奚啻嫂溺而乘禮自尊不一試其經綸之手行權之謂何

天下之溺不外身與心兩端制產之道所以援其身也與學之道所以援其心也此豈一手之力哉而乃引嫂溺以為例左矣抑思道者康濟天下之具在道則失其具何所恃以援天下譬之身在水外乃可以救水中之人一失脚則載胥及溺矣其能濟子是故守禮重道寓

有屬世磨鈍意正所以救天下也而况以孝出守待先待後其所以援之之道尤大且遠真

君子之不教子章

此章必有為言之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傳曰愛之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子而賢智也教固易為力矣子而愚不肖也尤思多方成就之若已不可教而望之入其何能毅故曰有為言之公孫丑明有所指非泛問也父子主恩以情勝者也非勢所得而驅故曰勢不行必以正教之為克家之子也若抗不奉教則怒怒則反傷其子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公行毀謗無父

四書翊註

孟子離婁上

子

卷七

實甚固知為不肖子言也父子互相傷賊恩害義人倫之大惡矣

或曰易非交易轉易也亦是古人立意深遠其所以防不肖者至矣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豈子可責父之善而父不可責子之善乎為此語者意者子諫父則下氣怡聲父訓子則婉譬曲喻無所事乎苛繩與責善以正也離者夷也不祥者惡也總以申明上意或曰成語想當然

事孰為大意

此章專言人子視之道也事親者事親之志也

志而可以事親守身而後可以登志此其道惟曾子能之故特錄養志一節以見曾子守身以事親為父子之規則也

開口作問答語欲人審察以從事也事親則尊于親卑于親者皆包含其中矣故事君事長皆不得與較大也守身則身以內身以外者皆統括其中矣故守國守官皆不得與較大也身生于親若親親則敢失墜則全生全歸所以顯親揚名者在此自古仁人孝子豈二人乎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有就養未足云也吾嘗謂王祥蓀豈不足以為孝以此非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皆事也而親獨大以其為事之本故大也皆守也而身獨大以其為守之本故大也本字註解盡矣非守身無以事親則守身似為事親之本非事親亦無以守身則事親又為守身之本兩句到底低昂不得故又平說四句應上四句
三必字見終身如一日也曾子養曾皙此曾元所親見者然曾子必請所與而元則不請曾子必曰有而元則曰亡豈非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者耶將以復進鄙商甚矣徒養口體亦不能守身之驗也曾皙自受教失子時便以同人為志曾子曲體而承奉之則其養為有

本而所闢大矣按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最切守身事親之義曾子一生戰兢臨深履薄體其受而歸全焉可謂善守身者矣孟子偶未之及故解者于此須當補入

事親若曾元則不可若曾子則可曾子守身以養志所謂親于無形聽于無聲先意承志論父母于道者也程子解可字推到周公事君上去恐孟子亦匪夷所思人不足與適章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大人德業聞望既足以悚動人主而遇巷窮屨又多方焉是以人適政間且自放過只在本原上做工夫非心如欲敗度縱敗禮之類格者潛移而默奪之也朱子引程傳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去蔽或以誠其意盡矣非心格則君無不仁之心而以好生為心起視中外莫不油然而好生矣非心格則君無不義之心而以順理為心起視中外莫不截然順理矣君而仁且義是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下而莫不仁莫不義是自朝廷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也曰仁曰義分仁義析言之曰正合仁義統言之也一正君

而國定與一人定國不同彼上言此言臣言也若曰
大人一正君足矣人與政又是通問耶一正君則所用
皆正人所行皆正事故無用通問也國定指社稷其安
說此一句申明大人奏效之速意三代而後事君者專
在人才政事上理會若夫端本澄源之學樂乎未有聞
也且以唐言之使房杜能格太宗之非則許敬宗不用
而唐無武氏之禍矣使姚宋能格明皇之非則李輔國
不用而唐無天寶之亂矣

有不虞之譽章

人情以愛憎為毀譽有悠忽自安素無志于修行而聲

四書切註

孟子離婁上

論

卷七

聞錫至如鄭繁作宰相之類有刻厲自修恐貽譏于公
議而非刺橫加如直不疑盜金之類世俗之口其足憑
乎註修己者不可以是遺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
為進退極得孟子言外之意余嘗有言曰聞人之譽而
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
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
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工夫亦可為當局者
一助也

人之易其言尊

聞有慎言恥言者矣若之何易其言也子曰傷易則疑

恣恣意肆口無從忌憚則以未經懲創故耳讀者被誣
子之斥責受國家之譴責皆是也

人之患章

學有得而公諸人此君子同善之心也若遇自尊大樂
于矜已見長則滿假而不足與有為也審矣此學人之
大患也

樂正子從于子敖章

孟子與王驥嘗共事于滕于公行氏皆峻絕之未嘗交
一語此樂正子之所知也而乃假其資斧以進于齊此
之匪人不亦傷乎故孟子拒之嚴責之婉使曉然知罪

四書切註

孟子離婁上

論

卷七

而後已也

樂正子從孟子久矣之齊將以見孟子也而甘從子敖
記者書之立罪案也

從子敖之齊而見孟子非其倫矣故孟子開口便有非
吾徒之意若日子自有所見子自有所以來見者而亦
來見我乎出望外矣曰先生何為出此言訝其不情也
故孟子窮詰來日以明其言之非過也曰舍館未定便
見制于子敖而行止不得以自繇也孟子且置之但責
其急于安身殺于有道為禮所未聞也

孟子之言婉而中理不顯他不知罪然亦可謂勇于服

義矣。畢竟是資質好。不失其信本色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獲見之罪小。失身之罪大。故又不得不顯責之。資其與馬僕從以自便。故曰徒備暖言。惟口腹是計也。惡古之道。則誦法周孔。佩服仁義。便當有藐大人薄萬鍾氣。樂而力作如此行徑。豈不使古人笑我乎。迥出意料之外矣。程子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樂正子果然學道有得。當不至是。

不孝有三章

程子曰。舜雖不告。堯告之也。朱子曰。意其未及告而受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美

卷七

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此皆以禮曲度之也。按書釐降二女於鴻汭。在克諧以孝之後。則瞽瞍亦願舜有室矣。不告而娶亦好事之言也。孟子不辯有無。只據理解之。其他尙論如此類者正多。

趙氏之言必有所本。饒氏以為臆度。非也。三者都是要做好人的。只不窮理。便至此以順親為孝。而不能柔聲氣以盡幾諫之道。有愧上孝。一不孝也。王宇塗門警父見及此耳。以潔身為孝。不能邀升斗以伸蔬水之歡者。有愧下孝矣。二不孝也。毛義捧檄色動。見及此耳。或苟且自安。或詭異自好。使祖宗之血食自己而斬。不仁甚。

矣。故其不孝視二者為尤大也。釋老出家。以至陽城之賢兄弟不娶。終其身忘乎其為大不孝矣。舜有鑒于大不孝。故不告而娶。一時之小嫌。全百世之大義。權而不失其經者也。告以未親命。不告以全親祀。無非為親故也。迹異而心同。故君子舍其迹。察其心。詰末段與湯放桀。沫倪氏以為補孟子未足之意。大有功于世教。故

仁之實章

戰國學者華而不實。性命之學置之弗講。久矣。孟子特地指出。合天下之道約之仁。與義合仁。義之道約之孝。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毛

卷七

與弟至于智也。禮也。樂也。亦皆圍結于此。而其能外焉。此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

朱子名實事實華實之辨甚矣。實者道理聚于此。而無復餘蘊也。仁之道胞民與物。無不愛也。然愛必有所自始。則膝下承歡之地。其藹然者矣。從此地培擁而孩提之良知。不可勝用也。義之道弟長忠君。無不敬也。然敬必有所自始。則庭前恭克之地。其肅然者矣。從此地培擁而稍長之良能。不可勝用也。

外二者而言。智不高遠。則卑陋。非智也。知斯二者而弗克允蹈之。或時有出入。非智也。惟是明其理而精之熟。

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廢焉。則智之實畢括此矣。外三者而言禮。或繁縟不情。或固執不通。非禮也。故必備文。斯二者。節者天秩。天叙而不可易也。文者有威有儀而不可掩也。此禮之實。正叔孫通所不解也。被管絃播聲。歌樂之文也。其實則天倫樂事盡之。以父子之和。兄弟之和。為心氣之和。則鼓舞不倦。就中道理種種發生。出來。口引月長。欲罷不能。此際光景難言矣。足蹈手舞。極狀其神情益溢。浩蕩活潑。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奮飛魚躍之致。吟風弄月之懷。正于此可想。上四是字。指點之辭。言無庸他求也。下則想像形容。名言之不得矣。故不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天 卷七

天下大悅章

天下先親而悅且歸。不足以慰事親之心。天下繼親而化且定。始足以完事親之事。舜之大孝如此。開口先提一句。下不厭重。文法特異。要以見業之顯。緣也。先述其事。而後指人。特表其為古今一人也。天下大悅而親不悅。不足以解憂。天下歸已而已。如窮人無所歸。故不足以動念也。服得親。順親為第一件大事。故視天下歸自然。小了得親者。得其我愛之心也。順視得又加進。蓋論親于道。而非徒無拂逆之謂也。不可以為人。

不可以為子。雖天下歸安所用之。

舜所盡者。祇載齊粟之道也。道而曰盡。非有加于其外。但無歉于其中也。替賤底豫。則得乎親。順乎親矣。得親之心。而因使天下之為親者。皆得其心。順親之心。而因使天下之為親者。皆順其心。化矣。未化之前。父有若瞽。瞽者則群然以為不慈。責望無已。父子豈有定時乎。既化然後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不是都是人子。不是天下果有盡道之子。則無不盡道之父矣。父子間有一成之格式。而不可易。故定也。以一人之孝成天下之孝。而又合天下之孝以成一人之孝。如此而曰大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天 卷七

孝始克稱耳。真子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祀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四語宜書以自警。

坡公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朱子亦取他惠而不知為政一句立案下則示以為政之體而明惠之無用也

先王知為政之要故歲十一月云云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先成徒枉而後成與梁此亦為政之序若二役並興則勞民矣蒙引以難易為遲速似未然子產濟人無非憂民病涉耳如此則民不病涉了又焉用乘與往來不憚煩也周人不改時而改月故十一月即夏九月十二月即夏十月孔子不改月而改時故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如此看其義自明蒙引又疑夏時冠周月之說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三

卷八

于胡傳未之深考耳

君子平其政以天德行王道無偏黨無私曲也政平則人人普濟即道辟行人亦是名分當如此那有許多力豈使國中無不濟之人而後為得也

故為政者不市恩亦不避怨若要人人歡喜便日不暇給矣註日少人多言決然行不去耳或非之過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孟子之言誠有過者如此類是也昔宋高宗問尹焞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速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僭高宗大喜雖然此亦

未為確論也我后我讎泛為無知之百姓言耳若臣事君以聖賢自期以禮義自處而乃視人主之厚薄為恩怨不亦陋乎且孟子于橫逆者嘗言三自反矣至其君反不少怨何哉陳潛室曰天下無不是的君父陳白沙曰寇讎國人之喻不可以論其臣責善則離之論不可以告其子須知此義纔可讀孟子不然恐開萬世亂賊之口矣

君之視臣如手足痛癢相關倚而用之若不可一日離左右者然臣之視君如腹心呼吸相通保而護之生死存亡唯命矣人臣而至君以大馬視之豈能一朝居乎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四

卷八

若甘受其荼養而又漠然置之是大馬之不若矣此孟子

子一時警戒齊宣之辭非定論也寇讎前論已明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而辭氣和平徐以舊君有服之禮

為問真足用為善矣此言儀禮也按檀弓事親之禮致

喪三年事師之禮心喪三年事君之禮方喪三年後人

以日易月此禮遂廢不講矣

人臣諫言無非為斯民計也行其諫聽其言則膏澤下

于民矣饒氏以閉邪為諫陳善為言自是餘意兩者皆

兼陳善閉邪言之反覆詳說曰諫約舉陳辭曰言膏澤

下于民則行慶施恩也有故只當云有他故或曰以自

下于民則行慶施恩也有故只當云有他故或曰以自

已事故言。又何以先于其所往也。朱子曰。非大義所繫。不必深求。是也。導之出疆。防衛出境。不使貽道路之憂。也。先所往。蒙引之疑。余亦疑之。竊意賢人以行道為志。雖在列國。使之行其志。而我無私心焉。理固然也。孟子亦據理為之說耳。牧田里。必待三年之後。屬望之至意也。三有禮。即指上三事。亦是似不如禮意。然有無。已為譚。先王緣情制禮。如此則其情渥矣。為之服。固情所不容已也。

拒諫失言。是以屯其膏。有故而去。搏執之。使不得去也。極之于其所往。使無容身之地。而後已也。遂收田里。惟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下 五 卷八

恐其去之不速也。一切與前相反。恩義絕矣。不曰土芥。而直曰寇讎。見彼以寇讎自處。故臣因而寇讎之也。註引晉劉樂盈。其事正與此類。胡氏亦用此節之言為傳。按商任沙隨之會。春秋滿書。所以責晉之土芥樂氏也。及盈入晉。入曲沃。則又以甚逆之辭罪之。所以責盈之寇讎晉君也。然則君雖視臣如土芥。臣不當視君如寇讎。益明矣。按禮記。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實

本。此而辭則加厲矣。

無罪而殺士章

殺士者。殺大夫之漸也。殺民者。殺士之漸也。漸不可長。其能一日安乎。孔子適趙。臨河而反。正為此。穆生之去。楚梅福之去。莽。哀閔之去。漢。皆明于斯道也。昔夏公炎。與嚴分宜不相能。而未去。時人為之歌曰。夏桂州。夏桂州。得便休時且好休。晴天不肯去。只待雨臨頭。其後卒以殺身。可為永鑒矣。

君仁莫不仁章

此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者不同。以前章專主臣言。此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下 六 卷八

章專主君言也。表正影隨。其理不爽。人君宜建極以為天下。則以辭同而義異。舊復率用。人行政。未是。

非禮之禮章

以為非禮也。却是禮。以為非教也。却是教。其間自有一段好處。但非其極至者耳。如唐五王尊崇武氏位號。固亦人臣之禮。而不知其得罪于社稷。魏孝宗致喪三年。固亦人子之禮。而不知其祖母馮氏為其父之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得用天子禮樂。而不知周公之功。皆臣子之分所當然。此皆非禮之禮也。如子路死衛。忠義矣。而不知孔悝之難。實以子拒父。申生死父。孝義

矣。而不知陷父子。惡為仁之賊。孔明取劉璋。復漢室。仗大義矣。而不知其異于王者之無私。此皆非義之義也。大人精義入神。以致用。當無此失矣。王弼州以為非禮而托之禮。非義而托之義。無忌憚之小人也。何以就大人。弗為不通甚矣。蒙引之說多是。而令色足恭等語。未免弇州之病。存疑以曾子製裘而弔為非禮之禮。亦未切。高中玄引喻二義。大段有意思。

中也養不中章

此言子弟之賢不肖。皆父兄之責也。中以性言。中也。養不中。滋培其德性也。才以氣言。才也。養不才。變化其氣。

四書切註

孟子 離婁下

七

卷八

賢也。註。涵育薰陶。盡矣。南軒發明四字。尤為曲盡。不可不讀。父兄賢。則子弟之不中者轉而中。不才者轉而才。裨益宏多。故足樂也。樂只是幸之之意。徐氏實請樂字。鑿矣。如父兄獨為善人而已。子弟不善。則付之無可奈何。棄子弟。即所以自棄也。其賢不肖之相去。豈能大相遠哉。棄之不可。甚有養成其惡。若楊某某諸公者。其賢不肖。為何如也。子弟而賢。父兄責任功。子弟而不肖。父兄責任咎。父兄子弟。正不得岐視之也。此章可以補君不教。子章之不及。

人有不為也章

上句言有守立節也。下句言有猷立功也。平居廉節寡欲。不胡亂去做。及事到手頭。自然振勵起來。成大名。顯當世。裕如已。如伊尹一介不取。與方將誓墓終其身。及相成湯父子。便以一身親見堯舜。如孔明淡泊寧靜。方且視吳魏富貴若將死。及輔昭烈父子。便以一身媲美伊周。二公其古今表著者。與其餘可類推。坡公伊尹論說此理亦透。

言人之不善章

大舜隱惡。孔子教人無攻人之惡。惡者人情所諱也。若稱之許之。則必怨之。讎之。後患自指。報復。羅方之說。與

四書切註

孟子 離婁下

八

卷八

矣。程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真長者之言也。馬援戒子書曰。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阮嗣宗與人言。不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噫。遠害之道。備于此矣。仲尼不為己甚者章。註。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形容聖人最盡。然于己甚二字。未甚顯。觀唯何甚。是皆已甚等語。則知不為己甚者。只是平易。近人無峻絕過高之行而已。學聖人者。願于天理人情中求之。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天下無不信果之義。而有不義之信。果大人折之精矣。兩箇不必字。便是唯義所在。一箇唯義所在。便是言信。行果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所謂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孔子與蒲人盟。毋適衛。及出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言。不必信之驗也。如周旋列國。志在行義。以達道也。及不遇而歸。遂刪述六經。做萬世的事。如請討陳桓。大義也。及公與三子皆不可。則亦留此一段公義于人。閒而已。此行不必果之驗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四書精註 孟子 離婁下 九 卷八

通書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明。明則通。無欲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大人之心。明通公溥者也。赤子之心。無欲而一者也。無欲而一。便該盡。明通公溥道理。明通公溥。不過自無欲而一中流出耳。故赤子之心。不喪失。便了却大人。事言本體。非言工夫也。註擴充意。不必用象引存疑。俱忌只是二字。亦非也。

養生者章

養生送死。俱人子事親大事。但養生之事。須至送死而始完。送死之事。不因養生而或寬也。此所以有可富不

可富之分也。當讀去聲。或作擔當之當。則平聲。非也。送死之禮。子思之言備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為學道者。備示其功效也。君子深造之也。何以哉。以道也。君子深造之以道也。何欲哉。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者。刻勵以求之。漸積以致之。不狃于近功。不囿于小成也。以道者。歸諸大中。至正不溺于虛。無不雜于功利也。欲其自得者。繇思以至。不思繇勉以至。不勉從容以中之也。程子曰。積果既久。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普愛此元凱語。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四書精註 孟子 離婁下 十 卷八

後為得也。發明深造自得意。甚透。自得之則本體寧謐。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居之安。居之安。則生靈益溢。淵乎其不可竭也。是以資之深。資之深。則橫衝直撞。都是道理。時任移局。任換無不適逢。其本來故物也。居之安。其安汝止乎。資之深。其淵泉如淵。乎取之左右逢其源。其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乎。一自得而箇中不應如是。君子之傾心矢志。有以也。蒙引仍繳

博學而詳說之章

蒙引于上章云。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以

其不講深造而論者自得也。余于此章則云文中子于六經皆有著述。能博而不能約也。陸象山以六經皆我註脚。能約而不能博也。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窮理。然豈必窮盡天下之理哉。但內之有謂于身心。意知外之有謂于家國天下者。其理皆不可不明也。雖然。理不說則不明。為其支離而無所得也。說不詳則亦不明。為其含糊而未盡也。故須詳說詳說者。出之于口。筆之于書。皆是也。或以為心說謬矣。如讀經須明其源流。體用。讀史須明其是非得失。說家說去務究極。夫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之妙。而後博者不至玩物喪志。詳者不徒誇勝。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八

闕靡也。蓋不博則寡陋。無以約不詳。則疎畧。無以約然非約亦無所貴乎博與詳也。反者復還。本然之意。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簡約此理不可不知。

迎谷按詳說即大學格物文孝講此章不但盡孟子詳說之意。併先生所以著禮記之意。亦盡其德。與想。至于格物格字。欲其至欲其到。欲其極。處無不盡也。孔子曰。窮理曰精義。一以貫之矣。

以善服人章。善者性之本然。非我有而人無也。服人者。誇示所長。求以勝人。人將非薄之。其誰與我。以善養人者。視斯人為一體。而多方玉成之。如天地之養萬物。如父兄之養子。

弟所不喻。誠效欺者。非情矣。朱子引張華成湯及南野引齊桓晉文四証。佐俱確不可易。明是為王天下立首末二句。足首句之意。言以善服人。人必不服。即使服之。亦非中心所願也。豈有致王之理乎。何若養人者之。不期服人而人自服也。

言無實不詳章

依前說。兩實字同。而首句難通。蓋一言僨事。自古因空言受實禍者。不知其幾也。依後說。兩實字異。且不成文。理陳新安闕之。誠是也。被賢家顯戮。所謂不祥者。豈特禍國家殃民人哉。早及其身矣。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八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川上一嘆。程子以為言道體。語上也。孟子因徐子之問。而以有本無本立論。為中人以下言之也。然則古人之言。有盡而理無窮。顧後人取之者如何耳。

水因人所習而不察者。仲尼亟稱之。豈無所台心云爾。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言水之體也。盈科而後進。放手四海。言水之用也。有本者如是。言有體而後有用也。體用一源。故亟稱之。

七八月之間。偶際天時也。雨集溝澮。皆盈。偶邀天澤也。

初非有人力之施。故其潤也。可立而待。無本者如是。是以貽羞大觀也。以上俱就水說。影出正意。末二句始結到人身上去。蓋實大聲宏。君子且謙讓未遑。若原無厚德。積行而驟得美名。與七八月之閒。何異其集也。易散其盈也。易虧。君子耻之。耻其無本也。故君子取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四章。通以幾希二字為主。幾希微也。所謂道心也。此理實助自舜。故首以証君子之存。而禹湯而文武。而周孔。則皆共存此理于勿去。而為奕世之君子也。人禽之關。從此分。聖凡之關亦從此分。孟子固有不得辭其責者。

四書章句

孟子

三

卷八

矣。韓退之原道論內所敘道統之傳。意亦本此乎。

餓而食。渴而飲。牝牡而相求。與夫趨利避害。貪生畏死之情。禽獸與人無以異也。然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惟是一點靈明。炯炯不容昧而已。庶民溺于物欲。不識本來面目。所以喪失了幾希。與禽獸無異。君子豈作宵思。息養。瞬存。終身保守此幾希。而後可以為人也。幾希之理。發見為仁義。而仁義不外乎人倫。庶物之中也。舜益不待存之而自存矣。凡有形皆物也。自天地山川風雷。以及百僚萬民。下至禽獸草木之類。皆有理。皆舜之所了。微無遺者也。人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是也。舜于五者皆適。古今之變而安處之。要。以不失其常。其剝斯于幾微。疑似之界者。審矣。明也。察也。以育乎其知也。知之則必有以行之。舜其仁之至。義之盡乎。蘇者安。安然固有之也。隨其念之所起。身之所歷。都有恰好道理。在非以道理為美。而有心踐履之也。蓋安仁而非利。仁精義而非集。義也。

禹惡旨酒章

周公作酒誥。其辭甚嚴。武王數紂之惡。曰。沉湎于酒。亂侯正。義和之罪。相酒荒于厥邑。酒之為害大矣。禹惡旨酒。又不止非飲食已也。殆以甘酒之心。為人心而危之。

四書章句

孟子

前

卷八

故惡之乎。善言。或有益于身心。或有益于天下。皆是也。非中心好之。而何以師之拜之也。此亦道心之肫切處也。

湯執中。泛以全體言也。立賢無方。則就執中裏面。抽出一事言之。無方。亦執中也。處事用人。對說。恐未是中之大者。如桀與葛。初皆以多方挽回為中。終則以放伐誅討為中。蓋揆時度勢。而無不妙合乎天則也。執有定守。定力。莫之或移。意。唐虞官人。率用世族。至湯而始破其格。敷求哲人。旁招俊乂。皆惟其賢。不惟其舊也。有文德。有武功。文之民。適觀厥成矣。而視之。如在痲痺。

不敢自假自逸也。或以為如傷為傷已非也。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曰。願常愧此四字。無畔援。無欲羨文之道。誕先登岸矣。而望之如隔霄壤。不顯臨。無射保也。以而為如朱子之辨甚精。家引曰。看他讀書。是甚樣功夫。

適在几席庭除之間。人情恒至慢易。而武不泄。莊敬以臨之。遠在侯甸要荒之外。人情恒至疎遠。而武不忘。貞誠以通之。此敬勝義勝之學也。存疑發明人與事甚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舉數聖人之責。合萃于一身。是何等願力。且以臣行君之事。以叔父攝孺子之位。則公所

為者極難耳。其字緊接四事來。而家引存疑俱指四事之外。說以四事無有不合故也。竊嘗思之。禹之事存乎好惡施之者。非專在旨酒善言上討生活也。湯之事存乎中與賢施之者。商周之中異執。商周之賢異立也。存如傷未見之心者。文之事乎。施文之事。則治民尚有許大經濟求道。尚有許大功夫。在存不泄不忘之心者。武之事乎。施武之事。則處置遠邇。尚有許大道理。在此其間。豈能一一脗合不思而得乎。而況子丑寅之異建。所以折中忠質文之異尚。所以合道。貢助徹之異尚。庠序較之異學。所以為民。一公徒知求之四事之外。而不知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其已盡于四事之中矣。總之從四事說。則二公之說。已具從二公說。反道却四事。非本旨矣。且其字如何說的。去家引之說。無暇悉辨。姑以第一事言之。禹惡旨酒。周公亦惡旨酒。則無不合矣。乃禹僅惡之而已。周公則作誥以垂訓天下萬世。此非思之而何以合乎。餘可類推矣。註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此尤可証。一惡旨酒。一作酒誥。其事未嘗相襲。而理則同歸也。仰而思之。以思兼三王之思。還而質之。三王也。夜以繼日。無時不與三王相晤對也。幸而得之。非為一人幸。為天下幸也。得者無不合之事。坐以待旦。則立見諸施行矣。古今制作。至周而大備。豈非周公之思為之哉。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王者之迹熄章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蓋以春秋者。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孟子敘孔子之存幾希。直以春秋當之不復及。五經者。特舉所重。與前章各舉一事。以為言者不同。故近思錄論讀書之法。錄大學而語孟詩書。而中庸理明。義精達乎造化之蘊。然後可以觀聖人之大用。而讀春秋。嗚呼。豈易言哉。

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為天子不巡狩列國不陳詩其
 說似通。然都鄙以下多春秋時詩如何說的去。且巡狩
 之禮其廢已久。不自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也。故註
 本胡安定而以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為迹熄。以黍離
 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為詩亡。斷斷乎不可易矣。詩
 絕響。而春秋嗣興。詩美刺。春秋褒貶。有相為表裏者也。
 舉晉楚以例其餘也。乘字註存兩說。今從其後。取記載
 當時行事而名之。今之家乘亦然。古人不記善而記惡
 以其反常也。楚構机。尚存古人遺意。後世郡縣志則反
 是矣。春秋之說。木杜預言雜舉二時。以該四時也。三國
 四書切註 孟子 離婁下 七 卷八
 之名雖異而褒善貶惡則一而已矣。春秋記列國之事
 列國莫盛于五霸。五霸莫盛于桓文。故特舉之。其文則
 史官相次記錄也。考其事其文。則魯國之春秋考其義
 則孔子之春秋也。胡傳曰。史書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
 法。其用固不同矣。此正以其義言也。所謂經世之典。接
 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正叔春秋傳序曰。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
 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
 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此段發明

義字甚透。學者問于此序。併安定序。庶幾可與言春秋
 矣。
 君子之澤章
 高氏援引色澤聲容之說。鑿矣。依註流風餘韻說。則德
 澤惠澤也。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蓋思義之及人有
 限。故五世後。則杳然無復存者。楊氏五服之說。本禮記
 大傳。以親盡服窮為斬。若曰君子小人澤亦若是焉。則
 已矣。
 孔子之澤。則萬世不斬者。矧子幸生五世之內。雖未獲
 親承尼山之訓。然其澤之流溢而漸被于人者。尚可挹
 四書切註 孟子 離婁下 大 卷八
 而取也。因被澤之人。以親炙聖人。豈敢自外門牆乎。孟
 子之私淑。即孔子之竊取辭。雖異而自任之意。則同矣。
 可以取章
 註分自許。自疑與再思。可矣。意同。愚謂與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同。蓋事屬兩可。開不容髮。稍涉依違。便失中道。
 非律義入神。未易言也。三段平對。不得註以前一段為
 不及。用固字。後兩段為過。用反字。極有斟酌。不可不知。
 也。傷廉如王文正受美珠之湯之類。傷惠如冉水與五
 乘之類。傷勇如程嬰立孤。而必以死請亡友于地下之
 類。

遂蒙學射於羿章

春秋書弑君如楚商臣之類。皆責備其君父。端本澄源之法也。孟子罪羿共亦春秋之法乎。取友不可不端。然已非端人。則端人不可得。而取況在篡弑之賊乎。以逆召逆。亦天道然也。則其罪恐不得而厚薄之。即首羿從家亦可。

左氏云。潛師掠境曰侵。已去而躡之曰追。疆場之內。恍乎見揖遜之風。焉端人之報。固如是。近思錄引程子之言曰。孺子事孟子。只取不肯師之意。人又理會事君之道。如何徒費心力耳。大全又及殺之舍之之說。則其于

四書明註

孟子離婁下

九

卷八

事君之道已曲盡矣。愚謂兩國各挾私忿。互相攻擊。均不義之師也。為之使者必窮兵而較勝負。豈非逢君之惡乎。來則禦去。勿追道理亦如是。故孟子取焉。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言人情無私。天心嚮善。雖美質萬不可恃。而醜行儘足自新也。西子之美。有目所共睹也。一蒙不潔。則好好色之心。不能勝其惡惡臭之心。可畏哉。揚雄之才。之學。擅名古今。及其失身王莽。遂令萬世掩鼻焉。是其驗也。惡人証解醜貌對西子言也。或以為惡行非矣。洗心滌慮。上帝居歆。何幸如之。周處不檢。至今鄉里要之掛

之蛟與虎。及其翻然修行。不期年而欲辟至。卒以忠義傳史冊。是其驗也。

天下之言性章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發。朱子言之詳矣。或以為論性。非也。中間一節。實發正意。首節言性。所以窮智之源。末節言天。所以遡智之流也。張乖崖云。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其亦見一端而不見全體乎。

據朱子引荀揚之說。則天下之言性二句。似指他人說。末句仍用一轉。玩弄惡惻隱等意。則只是以公共之理言。前後兩故字。正相照應。蓋知愛知敬已然之跡也。不

四書明註

孟子離婁下

三

卷八

學不應自然之勢也。利者故之本。故者性之本。性者天下之本也。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所以鑿也。鑿者役役于權謀術數。而非其故也。惡者惡其舍本而趨末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還其故而無所于鑿。又何惡焉。禹之行水也。疏濬決排。何嘗不有事。然因其勢而利導之。實未生一事。此古今所以稱大智也。如智者師禹之智。以無事處天下事。則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神禹不得尚美于前矣。此節專言利。即故

之利也。

行所無事。非獨人事然也。推而極之于天道。亦莫不然。天高而星辰繁焉。故望之甚遠。天人懸隔。似無處可推測者。然運行有常度。坎舍有常分。已然之數。莫之或爽也。苟從其已然者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勞餘力而得之矣。天之高。星辰之遠。如在目前矣。朱子曰。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也。必言日至者。這層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金氏以求其故為已往千歲之日。至為方來亦是。蓋求則向源頭上求得。則合盡頭處得。

四書切註

孟子離婁下

主

卷八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之意。只是行禮不以王。雖故。既損也。或云本惡其人。却借大題目來壓倒他。豈聖賢之心哉。書曰。右師往弔。曰。入門。當日。氣酸。赫奕。光景。至今。猶可想見。這字。作曠。可。攻。揖。巫。馬。期。而。進。之。進。不。如。作。趨。進。之。進。為。是。蓋。右。師。方。入。門。即。進。前。獻。頌。也。若。日。進。右。師。

位就已恐非當日人情所敢。

眾人視于。羅為重。王驪又祝。孟子為重。故不以眾人之與言為榮。而以孟子之不與言為辱。亦乘舜之良心也。朝廷之說。証引周禮。自明歷位而言。踰階而揖。違禮即違朝廷矣。孟子稟稟奉行。正所以示敬。而于教簡之何其知有已。而不知有朝廷也。此亦齊人莫如我。教王之意。但其語太露圭角。朱子之論詳矣。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

君子以古今第一。流自期待。則非如舜不可。舜也者。古今遭橫逆之第一人。而彼能蒸蒸又之然。則天下豈有不可化之橫逆哉。三自反者。不患天下有不仁無禮之人。惟憂一人有非仁非禮之心。去其非仁非禮之心。而心存矣。心存。而君子斯有以異于人矣。

四書切註

孟子離婁下

主

卷八

君子與人同。而心獨異。君子與人同心。而存獨異。是故卓越流俗。使人望而震焉。以為不可及。非有他也。存心且虛說。所以然處。尚在下。而以仁存心。則視天地萬物皆一體之人。與刻薄自私者異矣。以禮存心。則合視聽言動無不克之已。與侮慢自矜者異矣。愛人而後仁之存于心者。施于人也。敬人而後禮之存于心者。施於人也。蒙引本註。分存發。極是。存疑非之過。

矣

此泛論報施之常。為下文張本也。

我愛人而人不我愛。我敬人而人不我敬。則亦已矣。乃悍然以非道加之。橫逆者。殘暴不仁。凌虐無禮也。君子必反而求之。心術隱微之間。及世俗應酬之際。若曰。人不仁。非人不仁也。必我之不仁。有以召之也。人無禮。非人無禮也。必我之無禮。有以激之也。不然。天下事。豈有無因而至者哉。刻勵自責。莫之或恕也。

平心內照。可謂愛之敬之矣。而彼猶昨。則君子曰。仁之愛未敢或違。意者仁之曲折。有未盡乎。禮之敬未敢或

失。意者禮之曲折。有未盡乎。忠非他。即仁禮之盡心。而無以加焉者也。

以仁言之。則曲盡其愛。以禮言之。則曲盡其敬。忠矣。而彼猶昨至此。則無可奈何矣。曰。妄人曰。禽獸皆不足較之辭也。難字有。不作去聲。讀者謬矣。陽明曰。此妄人為禽獸。此處竟未渾融。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是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也。滿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為禽獸乎。此說進孟子一步。畢境亦露英氣。或曰。矜憐哀痛。同畜之仁禮之中。意極好。亦非立言之旨也。

四書講註

孟子

卷八

下

三自反。故無終身之憂。又何難。故無一朝之患也。乃若

所憂。則有之言。其有故也。不如此說。便似重出。聖人獨舉舜者。以舜遭人倫之變。繇匹夫崛起。且底豫之前。未嘗解憂。故也。均是人也。舜德業顯赫。為天下後世之一人。而我獨庸庸碌碌。無聞于天下。無聞于後世。不幾重負此人乎。不如舜。便不如人。欲如人。須要如舜。特出鄉人之中。法天下。俯後世。而後克稱此人也。心無分用。汲皇在這裏。便不暇在那裏。此患所以亡也。為非仁則患。以其為不仁之人也。行非禮則患。以其為無禮之人也。不為非仁。不行非禮。則存心可以對天下後世矣。又何

四書講註

孟子

卷八

下

患。如有一朝之患。是鄉人所不能忘情者。君子無與也。

禹稷當平世章。天下有道。無道之時。而吾之道。必不可無也。隨地而在。達也可窮也。可舍已救人也。可避人修己也。可要歸。歸時中而已矣。否則出乎禹稷。入乎楊朱。出乎顏子。入乎墨翟。可不慎與。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而先述其事。為論列地也。君臣合德。故曰平世。過門不入者。禹也。而禹稷並稱。則以教稼穡之心無異。夫平水土之心也。孔子賢之。賢其立功也。

若父子以恩勝責望太過骨肉從此乖離矣故曰賊思之大。

夫章子豈不欲一堂完聚享有琴瑟好合之樂哉。于母指章子妻子說。屬者聯結不相離之意。為父所逐不得承膝下之歡。而妻子宴然。何以自安。故出而逐之。以此示所遇之窮。亦以感動其父故也。責善不得而責躬。反覆計億。以為妻不出于不屏。則得罪名教。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章子之所以為章子者。只是如是。無他罪惡也。方且哀其窮。悲其志。而豈忍揮之門牆之外哉。先儒以此章與陳仲子章為衆惡必察為衆好必察信然。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孟子 離婁下

曾子居武城章

孔子時中之道。曾子思焉。曾子居武城。以去為中。子思居衛以守為中。地不同。故中不同。而道則殊。嘗不同也。孟子傳曾子于思之道。故有以深信其必然也。曾子居武城。設利于武城宰也。有越寇攻城掠地之危也。曾子之言。屬其守舍之人也。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方去之時。早已為反之地矣。及其反。則仍前意也。至于冠之所以至。所以退。則始終不與其事也。門人私議。疑其報施之閒。有太忍然者。而沈猶行則嘗驗之昔者矣。沈猶行曰昔者沈猶行云。明是自道而說者。

俱云未必一人。以其姓氏無考故也。朱子曰無害義理不必深求類是矣。

又曰子思居于衛。便知有君在。非武城也。臨難無苟免。與君同難。而棄之以逃。豈致身之義哉。君死社稷。臣死封疆。古有明訓矣。以上二節俱平平敘事。下如斷其是非。

同道義見前章。師以身率人。臣以身事人。師則父兄。豈可屈已而徇子弟之難。臣則微賤。豈可貪生而逃君父之難。要見相反意。曾子能為子思。以其臨大節不可奪也。子思能為曾子。以其不受鼎肉也。昔陸九齡。湖典國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孟子 離婁下

教授未上。會河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攝。或請公王義。以備寇。門人多不悅。公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傾其事。調度有法。郡縣依以為重說者。以為善學。曾子信哉。

儲子曰王使瞞夫子章

王使人瞞夫子。連下句讀。或以下句為儲子問辭。非也。王見孟子說聖稱賢。以古人自待。意其燕居之際。語默動靜。必有以大異于人者。故使人瞞之。何以異于人哉。孟子自道也。厥賦維均。豈獨孟子為然。即堯舜古今至

人不過無虧于人之中。非有加于人之外也。踐形盡性是實理。但孟子大段言之。此意尙未明白指出耳。雖然言人則同。言人之所以爲人則異。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故聯之。曰。君子以同而異。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軒說。具有此事。看來只是孟子設言形容當時之求富貴利達者耳。蒙引以爲日接一雞之類是也。

極力描寫。晝夜乞哀。驕人白日光景。殆如畫出。必歷酒肉而後反。一可疑。而不知肉食者鄙。盡富貴一可疑。而

四書劄註

孟子離婁下

美

卷八

不知富貴亦只是酒肉度人。未嘗有顯者來一可疑。而不知顯者皆齊人也。通國申皆談富貴者。故視齊人若將免焉。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平生本色。盡歸矣。妻若妾者。破老脚色。方且怒罵之。痛哭之。而良人尙作富貴態。奴僕者行徑。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豈不介妾妾羞殺。蘇世俗觀之。別是一番眼目。如何看得此輩出。蘇君子觀之。則難逃公鑑矣。君子自道。秉禮守義。饒有浩然剛大之氣者。人言之求富貴利達。而必曰。所以見情狀多端。不可得而舉似也。蓋惡之心。猶幸于婦人女子見之。彼丈夫則掃地盡矣。雖然。妻妾羞且泣。亦以理

言也。若富貴利達者之妻妾。忘其所自來。解不志得意滿。以其良人驕人也。

孟子

離婁下

三

卷八



前賢乃

包蒙吉

男再派孫

承祖

承祖

平湖陸龍其豫書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萬章曰舜往于田章

此章只怨慕二字盡之。下四節皆發明此意也。特舉末底豫之先。以怨為慕。替賤所底豫之怨。則全是慕。而怨矣。新安分怨分慕。未是。父母之不我愛。如窮人歸。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皆從慕親之極流出。

四書

孟子

一

卷九

在耕歷山見逐于其父也。不曰昊天蒼天而曰是天。其閉已而佑之得親也。怨者怨已。慕者慕親。須如此分。析始得。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子。故引咎責躬也。親與子一氣。必渾乎若同氣之初。而後敢即安。故眷戀不忘也。在孟子口中。且包含說。若太分明。則萬章不疑其怨親矣。
萬章泥在怨字。其不知舜也。與長息等。公明高知而未言。又待孟子言之。夫不得于親。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是慈也。非孝子之心也。孝子之心。以竭力耕田。子職之常也。父母不我愛。必于尋常子職之外。別有虧欠處。不

然天下豈有不愛子之父母乎。辰轉踴躍而未喻。故呼天呼父母以求之也。

九男。帝子。專欲。前之匹夫。如何處置。况益以丹朱之傲。平帝。天下降。處。頑。器。傲。之。間。如何安妥。况二女同居乎。百官。有司也。以深山有。驪。騶。磨。百官。牛羊。倉廩。之。奉。皆所以試之也。註相視二字。蒙引謂堯老舜攝。與之共視乎天下也。亦有理。以上數者。可謂古今之體遇矣。而其則云云。言零丁孤苦。不能為情之甚矣。此節申言上意也。前四段。舖張一番。後一段。約畧一番。總以見諸廟之聯臻耳。而舜視之。曾不足當順父母之

四書

孟子

二

卷九

萬一蓋憂已之憂。故不樂人之樂也。不言九男及百官。牛羊倉廩者。以其括在當石天下。貴為天子。句內也。當孩提之時。一切世味不入其胸中。唯知有父母而已。故一啼一笑。無非為父母發也。知好色。則慕少艾。入欲從此始矣。有妻子。則慕妻子。室家念切也。史記舜之言曰。孝衰于妻子。早見及此矣。任則慕君。功名念重也。熱中如火之沸騰。而不可遏也。大孝不知有少艾。不知有妻子。不知有功名。終其身如孩提之童而已。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一切世味。莫不闕。歷過至此。猶慕則終身慕矣。如言三月不遑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

不足者其舜乎。孝子愛日。此深得舜心。亦可証終身之慕。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此章之言不可盡信而說者紛紛如畏後妻周旋舜得不死及漢高。大風破圍。康王泥馬渡江之說。皆穿鑿附會失之遠矣。蓋孟子之意。只要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初不辨其有無也。真西山曰。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此為至論。愚意孟子之言如此。類者多。與桃應問答章一例看。則得之矣。詩之言豈有不足信者。但舜之不告而娶。權也。非經也。

四書劄註

孟子萬章上

三

卷本

正不得以南山律之也。瞽之心不欲舜有室家。告則從中沮之。欲娶而不可得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男女居室。人道所繇始也。故曰大倫。詩首關雎。易首咸恒。皆此意也。對指父母說。觀註仇怨于父母于字可見。若曰徒惹一場煩惱云爾。

章疑帝妻舜不使其父母知之。似亦非禮。故問之。帝素悉瞽之為人。一告則臣之勢。雖不可以抗君。而父之勢尚可以制子。子為父制。則君令有所不行矣。故亦不告也。在堯應曰。告則不得妻。而亦曰不得娶者。見堯行的去舜如何行的去。程說又是一段大道理。

秦府僚謂太宗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

不下。則為廩上之灰。是後世以此為實錄也。以殺兄為功而侈談之。可謂窮凶極惡。然父母所用者。奉之親。父母所不用者。私之己。將欲竊孝親之名乎。往入舜宮。恣所欲取也。舜在牀琴。大掃入宮之興矣。外雖飾思念之語。內實動羞惡之心。是以見于面目者。有忸怩之色也。從茲臣庶二語。畢竟不可曉封之有庠。尚不得有為于國。豈當此而輕以臣庶相託乎。若曰因其思已而權慮之。非聖人至誠之道也。存疑謂象引之疑大深。曰使為看視耳。于治字亦不切。舜雖知象殺已。却全不介意。同

四書劄註

孟子萬章上

四

卷九

休戚故同。憂喜也。象謀殺已。象憂矣。舜愀然曰。我何以使象如此。又何以使象不如此。這箇念頭。無時刻放下。一旦出好語。相慰籍象喜矣。舜欣然曰。象何以便如此。我何以當的象如此。事則望外。情則意中。初不逆億其詐不信也。

喜不自舜而自象。故章疑其恻也。不問子產之事。子饋者以生魚而受者畜之。滿腔首生意也。使校人飲承主人之命。則天地好生之德。于一事見之。豈料其烹而食之也哉。反命之言。歷歷如畫。得所一奠。生意盎然。適以彰校人之愚。豈足傷子產之智哉。君子于天下事。莫不

以理斷之。理本有而拒之。是天下有不循理之君子也。理本無而誣之。是天下有不燭理之君子也。可欺不可罔。仁智有兼成者矣。愛兄而鬱陶以思。弟之道也。正如圍罔洋洋而遊于池。魚之道也。舜方視爲蒸蒸之。父故轉愛爲喜。自是情不容已。奚僞焉。

象日以殺舜爲是章

聖人處兄弟之變而不失其常。不失其仁也。仁人之于弟于他人。法則異而情則同也。何也。誅四凶之不仁。所以仁天下也。封象之不仁。所以仁弟也。仁其弟而弟之不仁。亦未嘗不早見而預防之。則仁之恩被者廣而曲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五 卷九

成者至也。舜之仁。其美乎。章視殺舜之罪。不容赦。故放猶以爲失刑。豈知其封之乎。曰封之。益出章意外矣。

四凶于四裔之地。各居其一。所謂逆諸四夷也。三苗在書稱竄。程子曰。極死猶言既死。此見聖人用刑之寬。而宋太祖所稱嘆也。章以竄爲殺。猶以封爲放。但孟子辨其大故。不暇辨其小者耳。章疑舜于他人。則公于弟。則私。未能一視同仁也。豈知仁人之于弟。以親愛爲主。而他。不遑恤也。本自無怨。何藏之有。本自無怨。何宿之有。如此說。纔得聖人之心。若曰有怨怒而不藏不宿。固非。

卽以怨怒指弟說。亦多一轉。存疑謂親愛無分。未是貴則分位尊。然後可以親近于我。不則疎遠而難親矣。富則遂所願。然後可以伸吾愛。不則吝惜而非愛矣。若曰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可乎。要之不封則不富。貴不富貴則不親愛。不親愛則仁人之心。豈戚矣。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有爲者吏也。天子選賢任能。俾之代理。庶務象惟南面稱尊。坐享玉食之奉。非有民人之責也。欲暴之。其可得乎。此其迹似放。其慮則遠矣。雖然不得暴彼民者。其勢也。若舜之心。則又不如是。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以篤吾親愛之情而已。諸侯五年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六 卷九

一朔所以述政事也。有庫政事付之吏。而象無事。故既可以時來。而又不必以政也。不及貢以政。斷句言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來。則欣然接見之。此天子特恩。非諸侯所敢望也。象引釋政不釋政之說。亦本註存疑。非之。却有理。吳註極好。朱子又發明之。不能贊一辭矣。

咸丘家問曰語云章

據咸丘家所引。是天下有無父無君之盛德也。惑世誣民。莫此爲甚。故孟子力辨之。自堯老舜攝。至二天子矣。辨舜無臣堯之理也。自是詩也。至此之謂也。辨舜無臣父之理也。末節引書。另是一意。言父不得而子。須如此。

禮說的去。但語者見不及此。且君不得而臣無說。以見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詩曰。盛德之。君也。臣不得。也。子他不得。舜之德盛矣。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是臣其君。君不得而臣也。晉腹亦北面而朝之。是子其父。父不得而子也。舜見晉腹其容有變。戚戚不安。正是盛德發見處。孔子之言。則深明盛德之失。幾釀敗亡之禍也。前日語云。末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自是一套話。蒙引謬之。而其說未免一。口。兩舌也。孟子曰。否。此悠悠不根之說。君子不為也。君子知有君父者。而豈忍以此出口哉。堯老

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上 七 卷九

舜玄德升聞。乃命攝行天子之事。猶未為天子。堯緣何北面而朝之。及攝位二十八載之後。堯崩。畿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之內。四海過密。八音是天下皆為堯服。三年喪也。饒氏曰。四海無服。恐未然。三年之喪。固天下感放勳之德。而實舜奉天下諸侯為之也。此皆未為天子以前事也。若既為天子而如此。則堯是一箇天子。舜又是一箇天子。豈不是兩箇天子了。子孔子之言。何居而堯典亦未之深考矣。蒙引有不以天子待堯之說。未通存疑辯之。併辯孟子之失。極有理。國矣。夫成丘蒙之為詩也。其間益陋矣。詩人以為王家

之事。凡在普天率土之中者。咸與有責。而畢委之一人。使執掌盡瘁。不得一伸疏水之報。其何以為情耶。然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辭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其志也。故說詩者。不泥定一字。而審一句之辭。不泥定一句。而審立言之志也。意者。心之所向。志者。心之所之。逆者。虛我之心。逆道曲。趨往迎古。人之心。心心相照。有千載合符者。是為得之也。如雲漢之詩。志在憂旱。耳。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則極憫困。救之辭也。豈可以其辭而害宜王憂心如焚之思哉。此節以尊親為主。而養則其尊之之實也。言天子尊則

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上 八 卷九

為天子父者。更尊。豈有卑其父而臣之者哉。至以孝之極。言大以孝之量。言上四句。泛論理。下四句。則指賢。以實之也。未又引詩。咏嘆之。永言孝思。所謂終身慕也。孝思維則。所謂法天下傳後世也。下武之詩。其為君之尊。養言乎。若如人言。又何則之足云。乃若又不得而子。則亦有說矣。如書言是也。據註。敬事。警職。往而見之。則當以祗載見。警職。為句。蒙引存疑。俱以祗載為句。見父母。屬。變。齊。來。如此說。則事就人子。故。事。言。敬。者。凜凜。奉。職。唯。謹。也。儼。威。嚴。恪。非。所。以。事。親。故。夔。夔。齊。栗。也。註。戒。謹。恐。懼。正。負。舜。引。惡。之。形。守。執。者。

誓璽允若則于盛德。父亦盛德矣。教誨爾子。式敷似之。父子之常也。今舜以子而式敷其父。是大有造于父也。即謂之父不得而子也。亦宜。且云非如成丘蒙之說。則成丘蒙不以書意解古語。可知而蒙引開手印牽合此意。誤矣。

堯以天下與舜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綱領。然天子所不能者。天能之。人又能之。天與之。似亦操其勝乎。非也。天固所以為天子也。民固所以為天也。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自古皆然。故未引大誓以終之。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九

卷九

堯禪舜人皆知之。章之問甚常也。而孟子之答則甚創。蓋以天下公器。非天子所可私相授受也。以此為訓。而後世禪受者。尚借堯舜為口實。豈不謬哉。

受終文祖。書有明文。今日不能豈非有操堯之權者乎。天也。天主宰之。堯奉行之。堯不得與天分權也。天與之。便當諄諄命之。其將能乎。

天不言。如何諄諄命之。只是四行與事以傳布其與之意而已。詩行之于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極分。職蒙引又以出乎身。加諸身解之。亦其意也。

自天子以至于大夫。明揚之典。要惟盡其在我而聽之。

天無容私。心計度其間也。諸侯大夫亦曰天何也。天子諸侯之天。諸侯大夫之天也。上一段是主下二段是客。因主以及客也。前曰天與。此又忽出民與天併言者。行與事必于民乎。敬之。非民則行與事無繇見。而天亦不可得而示矣。

主祭對越在天也。百神享之。即所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是也。天錄其德。故曰天受之主。事歷試諸艱也。而事治。百姓安之。即所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也。民戴其德。故曰民受之。天人交受。即天人交與。天子又

何力之有焉。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十

卷九

舜相堯。歷年久。則德澤之入人深。此天授非人力也。然舜則不敢以天意自居。故虛天位以待嗣子而已。唯恐其及之也。已愈益避之。天下愈益就之。朝覲于舜乎。述職訟獄者于舜乎。輪誠謳歌者又于舜乎。載廢而載揚也。凡此皆人與也。而直歸其故于天者。舍人無所謂天也。蓋位可避也。天不可避也。天不可避而遂不避。則其迹近于遁。而其罪疑于篡矣。烏觀所謂天意乎。可見天理人欲。間不容髮。惟聖人察之精而處之決也。

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大誓之言。本此也。天之

視也無形。而以民之有形者為視之。自天之聽也。無聲。而以民之有聲者為聽之。自是故朝覲訟獄詎歌者之歸舜也。民之視聽歸之。正天之視聽歸之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天與之。即曰民與之亦可矣。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一章綱領。章內與子是主。與賢是客。禹是主。堯舜是客。啓是主。丹朱均是客。益是主。伊尹周公孔子是客。或先主後客。或先客後主。或主客錯綜。唐虞禪天。與賢則與賢也。夏后殷周繼天。與子則與子也。以此開。以此收。具見文法之妙。

四書切註 孟子 萬章上 十一 卷九

泥禹傳子之迹而不諒其心。則其德與堯舜異。世俗之見大抵然也。豈知天與賢則與賢。傳賢非堯舜也。天與子則與子。傳子非禹也。禹之薦禹之避。與舜同。禹之從。與舜亦同。虞之天猶夫唐之天也。益之薦益之避。與禹同。益之從。則與禹異。夏之天非猶夫唐虞之天也。當舜禹避時。獨非吾君之子哉。而人心攸異。則以其子有賢不肖故也。故下節云云。

徐氏朱均論云。不肖謂不似其父也。非如世俗所謂不肖也。余謂不然。觀書之言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奸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則商均亦可知。已丹朱見于書。故指名。商均偶未有考。故只曰舜之子。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意也。禹相舜。益相禹。歷年有多少。則施澤有久近。施澤有久近。則及人有淺深。而况其子之賢不肖。又迥絕乎。祇台德先禹之敬也。敬者帝王傳心之法。而禹即以爲傳家之法。按書舜命禹。一則曰。惟汝賢。再則曰。惟汝賢。啓能承之。豈不以敬哉。非敬則不能承繼禹之道。非賢則不能敬。渾作一句說。言啓賢能以敬而承繼禹之道也。蒙引存疑。俱作二句讀。恐未然。舜禹益相去久遠。自是指爲相說。但久字不無可疑。意者舜禹爲相久遠。益爲相不

四書切註 孟子 萬章上 十二 卷九

久遠。故云相去耶。據盛德之報。三聖人皆宜有令子。而賢不肖懸絕。若如人言。又當云禹德盛堯舜矣。而不知皆運數爲之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二句通承上數句說。皆天也。一句又通上二句說。末二句又因皆天也。而推言之耳。自我做的去。曰爲。原未曾做。却自然做的去。曰莫之爲。而爲。此豈人力所及哉。天也。自我召的來。曰致。原未曾召。却自然召的來。曰莫之致。而致。此豈人意所及哉。命也。註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人言之。謂之命。天與命非二也。命與天命之謂性。命字兩操。究竟是一樣。朱子言之詳矣。

仲尼之德古今一人而已。無天子之謫故以匹夫終天。意又別有在也。

其先世有功德于民。子孫襲成業非惡貫滿盈。人心未盡去。天命未遽改也。益之啓。尹之太甲。周公之成王。皆守成令器。天命眷注如之何其廢之。繼世不廢雖命世之賢其能與乎。

上言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不待言矣。故繼言伊尹以文勢論之。太丁既曰未立而死。則外丙仲壬宜為立而死矣。且章內曰十有七年。皆以年為年。不應于此遽以年為歲也。故註以趙氏之說。先程氏但伊尹放太甲。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上

三

卷九

蓋做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之義。觀書王徂桐宮居憂可見也。若外丙仲壬立六年矣。太甲何以居憂而尹又何辭以放之哉。且先儒以康節數推之。併無外丙仲壬之名。其未立大為有據。又檀弓記仲子舍其孫臍而立衍。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太甲嫡嗣。豈得舍之而立丙王哉。是故程氏之說為優。後儒亦多從之者。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所謂嗣王不惠于阿。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也。伊尹放之于桐三年。所謂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也。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所謂于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改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也。于桐處仁遷義。所謂率乃祖攸行。克終允德也。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所謂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以冕服率嗣王復歸于亳也。

伊尹不有天下。夫既詳誌其事矣。若周公則無庸再贅也。其不有天下。惟借益于夏。伊尹于殷。一比類觀之而已。方殷周時。使湯薦伊尹于天。武王薦周公于天。天下之民從之。當不若夏之時之啓而不之益也。但揖讓之風遐哉不可追矣。嗣王不肯訓之。戒之。俾克繼世。則傳子亦何異于傳賢乎。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上

四

卷九

義者宜也。宜釋則經宜權則權。揆時審勢而為之者也。唐虞禪其權乎。權未嘗或戾于經。夏后殷周繼其經乎。經未嘗或戾于權。經權異用。其為奉天之義則一而已矣。義一則德不容有二。安見禹之衰于堯舜也。語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本孔子而為言與。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此章全在樂堯舜之道。五字上着眼。獨樂其樂。則堯舜在一心。咏歌而見先王之風。共樂其樂。則堯舜在一世。覲面而逢唐虞之盛。荷其擔于天。繫其思于人。無處非道。無處非樂也。若割烹要湯。則其身不正。違道入乎此。

以理斷之而知其為必無之事也。太史公復筆之書謬矣。

戰國時。好事者肆為不根之談。不獨誣今人也。併誣古人。負鼎俎以干湯。為此說者。蓋援聖賢以自為地也。耕于有莘之野。其耕田鑿井而置身堯舜之世乎。樂道則從事。危微精一之學也。註以詩。讀書解樂道。陳新安又以康衢之誥。廢之歌之之類。解詩以二典三謨。解書盡矣。以體言曰。道以用言曰。義。義即道之見諸行事者也。道義二句。不。堯舜之道。莫重于從義。義之所不。宜。即道之所不載。雖天下千躬。有漠然不以動其心者。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上 卷九

矣。然觀人者。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若先立其大而小者。不免苟且。非執中之道也。尹視斯人。皆堯舜之徒。以廉自處。而不以廉處人。豈大公平。故一介必嚴。而視人猶已。務期同歸于堯舜。而後已也。此何等期負何等志節。他日覺世澤民。許大功業。皆從此做出。

湯聞有莘匹夫。躬荷二帝之統。故使人以幣聘之。幣聘者。所以將其好賢之心也。繫器然者。以道自重。而守義也。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弗顧。弗視本色也。我豈若處。歛。故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見性分。不見勢分也。歛。中何以樂堯舜也。堯舜之道。莫大于微危之辨道心。

惟微則樂人心。惟危則不樂。尹之樂也。無非去人心以存道心而已。

三使往聘之。尊德樂道之心誠矣。故幡然以改者。以道自負。而從義也。處歛故。而樂堯舜之道。獨喻未可告人。立廟堂而樂堯舜之道。公溥廣被。而不已私也。堯舜其君。使君為放勳重華之君也。堯舜其民。使民為擊壤歌。衢之民也。末句。即從首二句申言之。非另是一層也。昔也。見堯舜于心。今也。見堯舜于身。虛實固不侔矣。尹之欲親見堯舜者。蓋善承天心也。天之生此民也。莫不與之以知覺之性矣。惟氣質有清濁。故知覺有先後。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上 卷九

在先者。則後之師也。天能生此民。不能成此民。故付其權于出類拔萃之人也。天民。與有天民者不同。民生于天。皆可以天名。惟尹則荷天之託。而不容辭也。斯道。即堯舜之道。覺斯民。即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言責不容道也。即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也。註云。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知淺覺深。確不可易。或有謂知深而覺淺者。豈其然。

即其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無以異于堯舜之民也。匹夫匹婦。皆與已同生于天。而又寄其生于已者。也不被堯舜之澤。非已陷之而誰也。見孺子入井。且有怵惕。

側隱之心。况已實推而納之溝中。此心能填刻安乎。其
 視天下匹夫匹婦。不以爲分形異體之人。而以爲同休
 共戚之人也。出一世于溝中。而助之。其猶始克釋
 故就湯而說之。使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也。蓋尹
 唯樂堯舜之樂。故能憂堯舜之憂。亦惟憂堯舜之憂。而
 後能樂堯舜之樂也。有莘一生心事。形容曲盡矣。
 尹之志在正天下也。而不自爲地乎。在已與辱已。所失
 有重輕。正人與正天下。所造有大小。以其輕且小者。例
 其重且大者。則知制烹要湯。萬無是理也。聖人之行。無
 所事乎蹈襲雷同也。或違而去。卓立塵埃之外。固云潔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七 卷九
 身。或近而不去。置身功名之中。而身亦未嘗不潔也。立
 身則殊途。潔身則同歸。自古無苟且塵埃之聖人也。蒙
 引因四箇。或字作四件。說反不顯。不若依阮備併爲二
 說。是
 湯有求于尹。尹無求于湯。何要之有。卽云夏湯卽以堯
 舜之道要之耳。堯舜之道。可以厭飫一世。而與含哺鼓
 腹之歌。湯所爲亟以鼎烹處之耳。若曰割烹未之前
 聞。
 註云。引此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輔氏云。於此見其任
 重之意。亦有理。若曰看他那樣手段。豈做奴才的事。豈

蓋奉天討罪。首創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而不自隱諱。直
 告諸天下。萬世尹之行義。以達其道也。堯舜之道。在
 揖讓而樂之者。則以征。殊其斯以爲善學堯舜也。與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假權倖爲進身之階。士君子所羞稱也。而借大聖人爲
 口實乎。孟子力辯之。後世猶有若柳宗元劉禹錫之結
 王叔文元稹之結崔潭。朱穆之從梁冀者。不知命故耳。
 昔陳居仁當秦檜時。或勸之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
 有命焉。終不自適。庶幾孔子之徒矣。
 當時好事者。喙喙乎嗚矣。不有孟子之好辯。雖聖賢其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大 卷九
 能自白乎。問口便引顏僂。其賢有表表在人耳目間
 者。以賢召賢。其理固不爽也。孺子因內戚而特致慙慙
 在。世情將許其一念慕善之心也。一易主而得衛卿。轍
 環之志遂矣。子路日中。豈見有權勢者。意者因南子之
 見。公山佛肸之往。而至此。欲有所假借乎。孔子曰。有命
 辭。不煩而小人結舌矣。聖人立命造命者也。至其與孺
 子瑕及公伯寮言。則必曰。命所以過世人。勢分踰涯之
 恩也。禮可進。則徐進焉。雍容揖遜。而無所于急遽也。義
 可退。則急退焉。剛決果斷。而無所於濡滯也。至于得之
 不得。一付之命而已。不與。若如人言。是與世俗同其俛

仰無義無命也。有是理乎。舊云：不言禮者以義該禮者也。蒙引云：此處只消用義字以其言退不言進也。極是。上節言平時無苟至此節又言當阨且然而況平居無事之時是進一步意不悅于辭阨于宗國也不悅于衛阨于鄰邦也。又遭桓司馬之難其阨益甚矣。孔子既以天自信而又必微服過宋何也。此聖人處變之權也可見君子于小人既不可以禮論又不可以義曉則委曲趨避之未為過也。註既云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又引史記云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豈朱註自相矛盾乎。蓋言孔子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貞子本宋司城也。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上 九

時則見為陳侯周臣也不言為師侯周臣一句則孔子似在宋主之矣。豈有過宋而又于宋主之也哉。如此則諸說可盡廢矣。存疑斷以那二泉之說極是其曰：臣者明其非癘疽待人之倫也。恐亦未然。居停旅鴻似亦偶然。而人品之賢不肖于是乎微之。若孔子至癘疽與待人齊環則近臣如此其如觀遠臣者何哉。又何以為進禮退義之孔子也。願好事者未之思耳。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百里奚飯牛之說似亦有據。但謂其自鬻以要秦穆公

則誣也。孟子力辨之不必勞微。但從去真入秦一事反覆提撥以明其智與賢則好事者之口不攻而自被矣。伊尹可誣孔子可誣何有于百里奚。然誣賢與誣聖一也。故孟子並斥之。

先述履歷正明其無自鬻之事也。奚木虞人方晉人假道之時奚與宮之奇業有官守矣。又安用假五羊之皮以進身乎。此意未經人說出。蓋入臣之義畜以官之奇為正宗國滅亡果何等事而可付之然然為也。諫于君而不聽乃以其族行。雖去國尚懷感悟之心。智與仁兼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上 九

盡矣。奚獨臧口旁觀能無愧乎。孟子特節取焉。故以知幾予之。前四段都歸結到首段上去。後二段都歸結到末段上去。虞公饋于貨賄非可以口舌爭也。知而去之。年已七十閱歷世故不為不熱矣。若昧于食牛干至之汚其智豈足稱乎。即以其去真入秦言之不失言。知然也。見幾而作知廢也。擇主而事知與也。其智種種有足稱者如此而獨于飯牛干至則不智無是理也。噫非獨其智足稱也。其賢又有足稱者。以西戎而至盟中國相秦而頌其君子天下也。秦人裝其餘威果世畜強可傳于後世。

也。此非有經濟抱負者不能也。賢也。置身于市販以處。就其君之霸業。可恥孰甚焉。豈賢者反出鄉黨自好之下乎。鄉黨自好。謂市井間稍知愛惜者也。

四書

孟子

三

卷

四書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永祖 曾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共稼書鑿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以聖推三子亦是孟子創論然其意則在借三子之偏形容孔子之全也如樂然三子各備一音以奏響而孔子則太和元音也如射然三子各擅一技以命中而孔子則中鵠神技也程傳云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也明于

四書

孟子

卷

中正二字則知孔子與三子之分矣

視聽不苟所以從心也耳目之清也事使不苟所以愛身也身之清也治則進是容亂則退是主二句不平等進退之清也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仁暴之不相侔也居之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污潔之不相侔也處之清也揆其心要以待天下之清耳當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政俗皆橫有亂而無治所以擇地而蹈也故問伯夷之風者云云則廉而立志者又可知已看註無知識有分辨字則廉只宜作廉隅之廉然頑者昧于利廉者審于義則貪貞貞潔

之意亦在其中矣。儒者柔弱不前，有立志則能自振振也。

事是君則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何有不可事之君？使是民則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何有不可使之民？治國難而任治亂亦進而撥亂為治也。前數句都歸結到末句上去。為下文張本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曰：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在，則孔子皇皇汲汲去齊去魯非無意也。所以異于伊尹者何也？引而不發，與程子言孔顏之樂一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下 二 卷十
般道裏須是思得之。

一日不忍居仁者愛身之心，一日不忍去仁者愛物之心也。故聞柳下惠之風者云：則寬而敦者，又可知已。鄙者，偏急狹隘，不能容人，寬則度量擴大，足以有容矣。薄者，疏刻寡恩，不能愛人，敦則性情長厚，足以有愛矣。去齊烈不容待，去魯則俟微罪而後行，故因子路趣行而以遲遲曉之。去父母國之道，雖解遲遲，吾行一句，而去他國之道，亦可反觀矣。仕止久速，又從去齊去魯推之，而言其全體也。南軒曰：易公孫丑篇則字為而字，更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此先正看帶得神處。上三

只平叙過此，獨以孔子也解之，見非三子所可同日語也。為夷之退可為尹之進可為惠之不進不退亦無不可也。陳新安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于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若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矣。孔子則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盡之也。此理須要曉得。

承上四節而總斷之，以見孔子之迥異三子也。清者皎然無累于世，如水之徹底澄清，無少渣滓也。和者蕩然無忤于世，如風之透體薰和，無少痕迹也。任者慷慨擔當一世，以天心自任而不分其責于人也。聖者造其極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下 三 卷十
而自然安行，無所勉強。朱子之言盡矣。孔子之清至矣。欲以清名之則不可，孔子之和至矣。欲以和名之則不

洞孔子之任至矣。欲以任名之則不可。所謂不凝滯于物而時與物推移也。如天。上而春夏秋冬不爽，其期溫涼寒煥不忒其氣也。

承上聖之時一句而極贊之也。舉古聖人，群芳衆美，莫不曾歸于一身。故曰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如樂之作八音，克諸必擊，鐘鎗宜而揚之，以極其變，又必擊特磬，節而收之，以成其章也。而字相承之意。包絲竹匏土革木在內也。不曰金石而曰金玉石之精美似玉也。玉主收

而必曰振與金聲相應也。金聲也者，合衆音之條理。從此開其端也。玉振之也者，合衆音之條理。從此結其局也。條謂綱紀，非井有序不相紊亂也。始條理者，亦衆理于一貫，莫之或遺。德亦所極，聖之事也。智聖兼備，此孔子所以集大成也。伊川引此四句，解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又引易二句，解此四句，其義一也。智之事云何？智譬則巧，得心應手之技也。聖之事云何？聖譬則力，挽強破的之技也。夫射非巧無以命中，非力無以及遠，二者交須而巧尤要何也？射者大抵以百步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四 卷十

為侯。百步之外射之，其及遠者，爾力所能為也。其命中者，非爾力所能為也。巧也。惟巧生而後稱全力。惟知至而後稱全德。孔子之集大成，其集以智與通章，尚論聖人，上節忽出智字。見孔子之聖，所以殊絕三子者，智為之也。末又以射譬之力，懸于巧，則聖懸于智可知。已智者，致知之事也。聖者，力行之事也。孔子匠心而出，則古今未有之準的，其智無不周，故行無不到也。三子或東或西，各見得一邊，亦各中得一邊，正中紅心，却未之見也。知偏故聖亦偏于此，益見窮理之為要矣。

文孝所以至，張洛物務至，功刊印，凡天下之物，皆其極處無不到，以語孟中，唐經史皆為格物之書，其以也。
北宮錡問曰：章
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不能不開後世之疑。朱子嘗以周禮為是，南軒嘗以孟子為正，此亦皆以意度之。學者讀孟子，且理會孟子讀周禮，且理會周禮。王制且理會王制，俟王者作參酌折衷而用之，雖三書互異，固不害其為同也。
註云：班列也，竊以為班布班給之意。如今班胙之班，諸侯兼併，則班祿之籍害已矣。故去之，僭竊則班爵之籍害已矣。故去之，去其籍，使後人不得與聞也。用然而一轉，又特稱名，雖曰粗識其梗槩乎，儼然有以典籍自任之意。蓋班爵班祿，雖不存于先王之籍，猶幸存于布衣之口也。
天子與君亦在班爵之中，見位定，自天踐位者，特一一奉行之也。天地定位而貴賤位焉，位者，截然一定之分，不可亂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埃于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五 卷十

曰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註五等通天下。果言天下之爲君者六等。施于國中則兼王朝與侯國之君言也。

地者。祿所縣出。故制地所以班祿也。位有尊卑。則地有廣狹。天子邦畿之地十倍公侯。所以居重馭輕而杜尾大不掉之患也。公侯伯子男漸次以殺。所以珠聯星貫而奏藩垣屏翰之勳也。制地二字。兼該公侯伯子男方解。正不作地方之方。凡四等能自達于天子者也不能。五十里如所謂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民者

四書詳註 孟子 萬章下 卷十

方十五里是也。其地狹。其祿薄。力量無以自通于天子。則附其職于諸侯而代之述焉。既不廢其歲事而亦所以統于尊也。或曰庸民功也。

天子之卿與列國之卿不同。其受地視侯。天子之大夫與列國之大夫不同。其受地視伯。天子之元士與列國之元士不同。其受地視子男。蓋內臣班祿。直與列國之君等尊。天子而重王畿朝廷之體。宜然也。

公侯百里。天國也。公侯與天子之卿等。公侯之地居天子十分之一。故公侯之卿之祿居公侯十分之一。可類推也。若大夫則居卿四分之一。蓋大夫以上祿殊厚。不

殺之則不可。蓋大夫而上中下漸減一倍。各居二分之一。蓋大夫以下祿漸薄。遞殺之則無以養也。至下士之祿則與庶人在官者同。無所事乎倍矣。不百畝而坐給公家。各以其職事耕也。

士初入官。僅以百畝之入食之。俟其漸圖報効。則下可中。中可上。漸次加多矣。故代耕之祿百畝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所同也。末節又說庶人在官者而推言之。不關下士矣。按府治藏史掌書皆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也。胥徒民給徭役者亦分二職。一夫一婦佃田百畝。此耕者所獲之定額也。然而所食

四書詳註 孟子 萬章下 卷十

之人數不同者。則以力有勤惰。故耳力之勤惰。以糞之多寡爲率。而農夫于是平分五等焉。糞之利地甚矣哉。王制嚴棄灰之罰。而商鞅遂用爲誅。卽此意也。農以五等爲差。庶人在官者亦以五等爲差。則農之差視其力之勤惰。在官者之差則視其事之繁簡也。周室班祿。大略如是。其詳則不可得聞矣。

敢問友章。朋友一倫。都被貴人翁掩沒。故此章以不扶貴而友德爲主。友五人。之德。獻子不扶貴也。友子思顏。般之德。惠公不扶貴也。友亥。唐之德。平公不扶貴也。友舜之德。堯

不挾貴也。人知貴者貴。而不知賢者更貴。但使尊賢之
意與貴貴並行于世。則五倫皆舉矣。不挾兄弟。不挾兄
弟之貴也。友也者。以道義相往來。以名節相砥礪。若特
其所有以驕人。則蔑德甚矣。烏乎可。

看以獻子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蒙引非之。專
主獻子不挾貴說。極是。蓋五人目中不見有獻子之家
五人之德也。獻子友之職。此故耳。不然五人亦趨勢附
利中人。獻子肯與之定交哉。五人皆是傳樂正衰。故仲
傳矣。其三人名雖不傳。而實則已著也。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八

卷十

帶說子思太德則師之類。般次德則友之。王順長息不
德則供使令而已。豈以之衰交道而分交情哉。
此稱小國而進之大國也。入云則云三句。想見雅雅奉
命光景。雖蔬食菜羹阻之饒有餘味。不敢不飽。畏其自
外于賢者也。雖然。謙光備至而不能有加于其外。是
拘也。弗與共天位。非所以寵其德。弗與治天職。非所以
展其德。弗與食天祿。非所以養其德。有尊賢之名。而無
其實。負此賢多矣。負此于公亦甚矣。在士則是。雖王公
則非也。

王公尊賢。必若竟之尊舜而後可。蒙引不承上文。恐非

舜以匹夫而見天子。故曰尚舜。比帝。帝節。節于。節官。則
舜為賓。而堯為主。帝亦就而饗舜之食。則堯為賓。而舜
為主。是交互為賓主也。交互為賓主。則不見有天子。併
不知為匹夫一德相將而已。以天子而下交匹夫。則共
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亦在其中。蒙引曰不暇及亦非也。
前四節皆言用上敬下。而此忽先之以用下敬上者。註
所謂當時但知尚貴而不知尊賢。故並提而論。以見其
不容或偏也。用下敬上天之設位。如斯尊卑之等也。故
謂之貴費用上。敬下天之鍾德。如斯求致之良也。故謂
之尊賢尊賢貴貴。要以共成。其是其義。豈有二哉。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九

卷十

敢問交際何心章

孟子在當時受諸侯之餽。多矣。萬章疑其繇來者之不
義也。故進而商夫却之之方。豈知孟子願學孔子者也。
孔子不為己甚。交以道。接以禮。則不必問其繇來者之
不義矣。故詳而示以受之之理。未及孔子出處。見交際
者出處之兆。而道之所繇行也。事道而不事交際。則自
絕其光。而道無繇行矣。孔子不為己甚。孟子亦不為己
甚。其有恭心。故形而為禮儀。辭身此亦諸侯一念之天
理也。

言卻之固卻也。禮稱尊者之賜。以長言此稱尊者之

賜以位言也。較量于義不義之間。義則受不義則卻。是以不肖之心待人也。彼以恭來。此以不恭往。非報施之平。故弗為也。

章以為取之者不義。則受之者亦不義矣。請無以辭顯拒之。而以心默喻之。託為他故以善辭焉。既不彰彼之不義。又不傷我之義。庶乎其可以兩全乎。不知交以道。則其僞為有名矣。接以禮。則其儀為无咎矣。雖守道乘禮如孔子且受之。若之何不受孔子之受也。

先設祭人于國門之外一段。為諸侯張本。若曰此而不可受。則諸侯無辭。章以受諸侯為受御。故斷乎以為當。四書章句注 孟子 萬章下 十 卷十

卻也。本意至此始露。註殺而顯越之。蒙引云是既殺了。將尸去擲而棄置之。恐未然。顯越只是取貨之意。玩註因字可見。閔不畏死。頑冥不知死之可畏也。凡民間不敬人。人讎怨也。誅而待教。望其改也。禦者之罪。殺無赦。何教之有。殷受至為烈。十四字。朱子以為衍大。全存三說。尤首趙氏。彼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于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僞也。此說近通。章以諸侯為禦。禦則卻。諸侯則受。所不服也。故至此復明辯之。有王者作。所受者夏殷周之法也。諸侯誠有罪。然視不待教而誅者。則有間矣。赦而宥之以待改過遷

善所固然也。安得遂目為其盜乎。夫以非共有而取之。為盜。此析義之精。推而極之。到盡頭處。纔有此說。然以律身則可以之。責人則不可也。必以之責人。恐為盜者不獨諸侯矣。魯人獵較。其來舊矣。孔子亦獵較。不違革其俗也。夫獵較。世俗所尚。且姑容之。而况受諸侯之賜。居然交以道。接以禮乎。註趙張二說。未知孰是。按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與孔子先簿正祭器意合。宜從之。

孔子之任也。因事道也。孔子之獵較也。亦事道也。何也。道無峻拒之迹。而有潛移默奪之功也。徐註先簿正祭器則器有常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則實有常品。二句一串。說不反對。歸結到實有常品上。與獵較久而自廢句。開合。纔是此聖人端本澄源之道也。奚而不去。則又疑道既不行。何用費此委曲也。為之兆也。專承獵較言。固空。不承獵較言。亦非。孟子答萬章之意。還是承獵較推開說。若曰孔子委曲行道。如先簿正祭器之類。多端。要以見善道之可行耳。端既引而不人。能竟則雖欲淹留。留不得矣。輔氏曰。于此一事。見聖人同物之仁處。事之旨。制行之勇。極好。

因仕魯而併及衛事者。所以終章首問答之意也。故註

以為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見道之可行而仕固仕也。接遇以禮則行道有望。亦仕也。國者濬賢則行道有望。亦仕也。仕于定公而希季桓子者。推在桓子。肯出桓子不沒其實也。靈公無道而知人善任使。故接遇以禮則亦安之。孝公無可考。註疑出公職或曰出公無諡。孝之理。或曰臣為君諱。皆不可。然其為出公。輒則近是。

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專為貧仕者立案也。首節言為貧而仕。二節言為貧而仕者宜辭尊富而處貧賤。三節言辭尊富而處貧賤者所宜四節把孔子來做機樑。五節則立辭其故也。有時乎為貧言偶然耳。非仕之常也。要妻只伴說。平對不得。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三

卷十

禮記孔子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平居如此。而况為貧而仕乎。

蔡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抱關擊柝。是守門而司巡視者。其官卑。其祿薄。其職易稱。故為辭尊富而處貧賤者所宜也。

會計當。史所謂秤極平也。莊莊長。史所謂善養也。業引解長作益。曰生息。意。本史意而推廣之。言加美盛。

大而又生。生不已也。崇崇以而已矣。為職易稱。恐非望。人雖居卑官。不敢懷輕易之心。豈自言云爾乎。竊意而已矣者。如是而止。言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

列在散秩。而出位以傳名。高未達于括囊之義也。職司要務。或敷奏或明試。厥任重矣。而有言不見聽。有謀不見用。平生所學之謂何。豈不內愧于心乎。言立人之朝。而必曰本者。猶曰朝內要緊官也。若作根本重地。則太狹矣。除為貧而仕外。誰不宜行道者。註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見為貧而仕。不與居尊居富者等也。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見居尊居富者。有許大責任。豈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三

卷十

為貧而仕之事乎。尊與卑。富與貧。畢竟中立不得。故一辭一居。斷斷如也。四句總申明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之故也。陳新安曰。始為為貧而仕者。發終為位高祿厚者。發非其旨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此言士之所以自處于國君者。而因及國君之處。士要在各盡其道而已。夫士也。上之不敢擬于君。中之不敢擬于臣。必下則編氓而後可。卑莫卑于士也。然而後之。則必去其褻與瀆。悅之。則須法乎堯與舜。尊莫尊于士也。故國君養賢。宜戒魯繆而追唐堯。士受國君之養。則

非子思不足法也。而孟子之自處可知已。

章意諸侯以折節下士為賢。君士失位而託之以自養。

亦未為過。乃因自遜避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言不敢。

振于諸侯也。鄰邦有兄弟之誼。失國出奔。恤其急難。此

情理所宜。先王所以有寓公之禮也。士無爵土。貴賤不

侔。安得濫竿。非分乎。其不託于諸侯。亦曰兢兢循禮而

已。餽之粟非託也。故受之。受之者以故。自安而享君之惠

也。周也。賜也。其惠皆出自君者也。施者異名。則受者異實

也。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下 西 卷十

無他以民視之。則敢以臣視之。則不敢也。官雖卑。有常

職。則有常食。所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也。士不事人

之事。而食人之食。是託于諸侯也。以是為不恭。故不敢

也。不恭亦非分意。餽則受。則益當。餽矣。恐有難乎。其繼者。故又發此問

也。穆公于子思。數數存問。數數餽遺。是常繼其餽者也。

子思不悅。斷句。註于其末。後復來。餽時句。則不當混屬

上句明矣。麇使者出門辭而卻之。具見嚴毅方正氣象。

夫馬之言于情。有難堪者矣。穆公果愧悟。不以君命餽

可也。而遂無餽。則又加一失矣。據其孟問。孟餽肉。蓋亦

知于思之賢。而亟亟于其。然則知賢者在於舉賢。不能舉而徒能養。且不能安其身。現併養又不能乎。悅賢者當不若是。

章意穆公之于子思。可謂慇懃矣。而不以為能養。然則

能養者如之何其可也。孟子則以養賢者。始餽而不以

君命將之。是褻賢也。故須重其事于養之。先繼餽而猶

以君命將之。是勞賢也。故須簡其儀于養之。後此養君

子之道也。子思承穆公之養。而不悅。蓋厭其煩而惡其

勞。以君子之道自重也。不然。瑣屑之物。役役不遑。豈所

以隆重而優渥之也哉。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下 五 卷十

堯之養舜也。云云。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又不足

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上位指攝政之位。若作天子則

失之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于是為極。故曰王公之尊

賢也。敢問不見諸侯章

此章以禮義二字為主。第一節指出禮字。第二節指出

義字。後又以禮義並言。與前相照應。其所謂禮得此禮

義于己也。其所謂道行此禮義于人。也。其援引孔子云

思則禮義之宗。其援引虞人。則禮義之一得也。士師孔

子子思而虞人之不若。則不賢之士。君亦無貴乎。其見

之矣。

章亦知有義在。但未精耳。故問之。均之臣也。而未仕與。

已仕異禮。所謂辨上下定名分者此也。

均之召也。彼則往見。則不往。義不義之分也。註往役者。

庶人之職。市井草莽之分。所固然也。不往見者。士之禮。

知學問。希聖賢。不得自夷于市井草莽也。曰庶人。曰士。

只是。一人以分言。則庶人不得自抗。故往役。以德言。則

士不得自貶。故不往見也。

存疑云。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非也。孟子問而萬章

答。萬章答而孟子辯也。多聞以學問該洽言。屬知賢以

道德辭備言。屬行即一人而分之也。多聞備顧問。故

為天子師。能自得師者王。故天子不召師。而諸侯可知

已。賢者固不可召。召者。陌指氣使之事。非所以施于賢

也。豈有為其賢而又以不賢處之耶。是自拂其欲也。多

聞。常師賢當就見。偶以其意之相近者解之。不得太分

別。繆公以友士自多。曰古千乘。見不當于今人中求之

矣。子思亦引古人之言。以事字壓倒他友字。正所以折

其驕心也。孟子又從其意而推之。若曰彼以其位。我以

吾德位者。一時之分。德者千秋之光也。千乘之君。一介

之士。求為平等而不可得。况儼然以上臨下乎。

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下

去

卷十

引繆公之事。見君不得而招士。以子思知之。引其公之

事。見士不得而應君之召也。以孔子取虞人知之也。皮

冠以虞人所有事者。招之也。因虞人而併及大夫士庶

不平說。按先正云。旃本無文。象。庶人之質。素旃。畫交龍

象。士人之變化。旌有華采。象。大夫之文明。古人取意或

然。存疑亦從此鎔化之耳。士與未仕者。所謂上士中士

下士也。虞人不敢以大夫自居。庶人獨何心。敢以士自

居哉。士本賢人也。招則不以賢人待之矣。故曰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借虞人引起庶人來。又深一層。故曰見

四書辨註

孟子

萬章下

去

卷十

道者。賢人所嚮入而進見之門也。閉其門。則入之入。則

甚負此欲矣。夫義者。制事之宜。權衡所繫出也。舍此便

一步。行不去。故曰路。禮者。簡身之則。節文所繫生也。舍

此便。無所措手足。故曰門。惟君子多聞。足以窮義禮之

變。而賢又足以操義禮之坊。故能釋是路而往。求不窮

出入是門而範圍不週也。周道如砥。言平。無險側也。如

矢。言直。無回曲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前規而後隨也。

然則。義為君子獨釋之路。而即人人共釋之也。出入是

門。亦從可類推矣。按詩本作道里之道。引味既奠。一盞

則道理之道。便于言外見之。若直以道理之道解詩。則

固矣

孔子所以不俟駕而應召者以其傳質為臣而不得以士禮律之也。在士以不應召命為義。在孔子又以應召君命為義。義以時措而事君之禮守身之禮具見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言交友者止于至善之道也。一鄉而極之天下。孫今人而進之古人。善在友而所以友善者則視乎一身之善之偏全也。夫亦早為友善地可矣。

兩箇一鄉之善士似當一例看。士之善冠絕一鄉而後能友冠絕一鄉之士。推之國與天下亦莫不然。分量適

四書訓註

孟子

卷十

九

相當也不然。我之善未能度越等夷而遽求與勝我者友。將不之許矣。

友天下之善士是亦足矣。而以爲未也。又仰取古人而

尚論之。夫誦其詩則必尚論詩中之人。讀其書則必尚

論書中之人。若不舉其人之源流本末洞悉胸中。則詩

書亦紙上空言耳。是以考其當年行事之迹。如堯舜之

世當揖讓湯武之世當征誅。禹稷之世當立功。顏子之

世當立德之類。莫不明辨詳說。一一歸于至當。卽世而

得其人。卽人而得其心。雖世代懸隔。有以神相往來者。

豈不啻同堂親炙之也。故其人而盡善也。吾與之收斂

仁之功。其人而盡善。未盡善也。吾爲之効貴善之道。以是言友。庶乎其無以加。而切磋靡竟矣。詩書彙以古人文章言。專指二經不得。

齊宣王問齊章

此章有溫公疑孟篇說的好。文章亦妙。然畢竟有此理。

觀霍光以異姓能行之昌邑王。孔同姓乎。使箕子比于

廢紂而立微子。豈非千古快事。惜乎其不然也。勢有不

可與力。有不能與。抑亦泥于嫌疑之際。而見不及此也。

孟子爲鄉于齊。而宣王及此意亦審其職事之所任也。

然知有異姓而不知有貴戚。故孟子併稱之。而宣王即

四書訓註

孟子

卷十

九

首以爲問也。

過是亡國滅身故曰大諫者。苦口力爭也。反覆者至誠

懇惻。凡所以開導感悟之者。無所不至。而竟付之罔聞

也。則亦無可奈何焉矣。宗廟爲重。目擊其先人將不血

食而無以處之。非所忍也。于是乎不得已而有易位之

事。易位之言。逆耳甚矣。故勃然變色也。

王勿異臣。豈非致其異就也。天下有正理。正論。彼情可

憐而不得過自諱忌者。此類是也。

變色不學之過也。甫愆之而色定。亦足用爲善之一微

笑以匡救為職。不待大過。即委曲開悟之。而至於此。亦未敢自後于貴戚也。惟是言不見用。則疏。疏是。幾而作不俟終日。所固然耳。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易位未易言也。不得已。若屈平之于楚。劉向之于漢。可乎。異姓之卿。則若漢高后之王陵。唐高宗之房玄齡。杜如晦。亦庶幾無愧矣。張華晉室罪人。何足云。



四書

前賢刁

包蒙吉

勇再

承祖

國公

平湖陸龍其珠曹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告子曰性猶杞柳章

孟子。謂性善之說。而告子。不悟也。愚為說以勝之。孟子。不別立說。只就其說。一一反詰。而合下立窮也。然一窮。第一說出一說。出一說。又窮告子。亦徒費口舌耳。不然。天下後世幾何。不以告子之言為知性也哉。

四書

孟子

卷十一

杞柳生于天者也。柎棊成于人者也。以杞柳擬性。以柎棊擬仁。義則是性。自天生。仁義自人為。判然兩物也。若曰兩件好題。且都是後人造作。做成的。非元來本色也。豈知舍却仁義。從何處見性。仁義正從性中。標出名目。無所為而為之者也。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棊乎。設辭以問之。言其必不能也。柎棊賊一物。以成說一物。所不免也。若使人與杞柳同歸。恐仁義未成。而天性已滅矣。幸天下之人。不以仁義為美德。而以仁義為畏途。規避避謝。唯恐其戕賊我也。其為仁義之害。豈小哉。一言而禍天下。胡吾子

之不慎也

性猶湍水章

先儒有以水喻性者。加一湍字。則謬矣。水無東西。以決者。東西性無善惡。以習者。為善惡。告子之意。不在人有。力。只要見性無權也。愚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無乃近是乎。

謂水無分于東西。信矣。謂水無分于上下。其誰信之。人以善為性。猶水以下為性也。人之性。莫不愛親敬兄。猶水之性。莫不盈科就坎也。人無不吐達之善。地無不下流之水。其性一而已矣。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二

卷十一

性本善。可轉而惡。與水本下。可逆而上者。何以異。今天水。豈能過頽哉。有使之者。未嘗不可過頽也。豈能在山哉。有使之者。未嘗不可在山也。過頽在山。非水之性也。水無勢。伏搏擊之勢。以為勢。人之可使為不善。亦其勢使之然。而非性之固然也。或為物欲所誘。或為利害所劫。性不任咎。或過頽。或在山水。亦豈任咎哉。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一章是告子主意。故註以為前後四章其意皆本乎此也。人秉二氣以生。有是形。便須有是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但其意專主知覺運動言。則淺矣。故徒

見口知食。日知色。則以為知覺也。而忘乎其知愛如彼。彼徒見手能持。足能行。則以為運動也。而忘乎其能愛能敬。蓋不以性為萬物皆備之性。而直視為一隙獨明之性。宜乎其有此謂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此發孟子所未發。而後聖無以加也。

先詰問一番。使盡其意。而無所逃也。原是這樣。只得這他這樣。此告子發論之意也。故不得不承之。口然。然其意而廣之。既是這樣。凡同類的。便一切都是這樣。告子于此亦覺的說。聞但如是說。須如是應。故又不得不承之日。然。然則可以即其說。而直破之矣。自同而貴賤輕重之。實不同。如何強同的。不幾齊物之論乎。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三

卷十一

白無異。白則性無異性。是太馬與人。皆可混而為一。無復差別矣。豈理也哉。按易。坤為牛。故其性順。艮為狗。故其性守。是犬與牛。其性已自不同。而况于人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安得下同于大牛也。告子理屈辭窮。而又不不能服善。則其人不足觀矣。

食色性也章

告子初心以仁義皆為外物。及孟子反覆詳辯。亦以是為不是。但未肯認不是。故又以仁內義外為據。見反孟之說也。意以食色者。生而知之能之。遂謂性猶然生。

之謂性之說也。仁主于愛。甘其食。悅其色。愛之也。愛在
心。故曰內。義主于宜。食可甘。色可悅。宜之也。宜在物。
曰外。以義為事之宜。而不以心之制。其不知義也。則
矣。昧乎心之德。而又以愛為欲。不以為理也。豈知仁者
哉。

告子仁內義外之意。孟子非不知之。置審一番。但要他
自供口詞。以為難端耳。他論長義也。彼原是長的。我
便以長還他。殊不關我事。如彼原是白的。我便還他。
白。是白外看出耳。故謂之外也。

子言白。吾亦與之言白。子言長。吾亦與之言長。夫白馬
四書通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之白。白人之白。詳言之。亦當有異。俱從白上取齊。即
無以異可也。若夫長人長馬。漫無異同。則滅性矣。何也。
馬之長。不過從口裏說。適便依至于人之長。則各分所
在。恭敬之心。生焉。豈得不同乎。馬亦姑置勿論。且
說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抑以長為義。則義在彼也。外
也。如以長之為義。則義在我也。內也。夫亦可深思而得
其故矣。
以愛論。則秦人之弟。與吾之弟。自有規跡。悅之實在我。
與彼無干。故仁謂之內。以長論。則楚人之長。與吾之長。
非有異同。悅之實與我無干。故義謂之外。

緊承上段。來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無以異。夫人因
有然者。者秦人之多。亦者吾之多。無以異。夫物則亦有
然者。多在外而者。亦在外與者。多不在外而長。獨在
外與。觸類而通之。不得復言義外矣。者多畢竟在肚皮
裏面。告子如何再開口。此孟子辯折最妙處。

孟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告子持義外之說。與孟子爭衡。其徒信之。甚至及門子
弟。亦有起而和之者。賴公都子謹守師說。不以一日邪
辭奪我。千秋正論也。其亦孟門之幹幹者乎。
人皆以義為外。夫子獨云義內。此則余所未解也。子盍

四書通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為我言之。義至于敬。敬在外而所以行其敬者。則吾心
為之。孫敬以觀義。孫吾以觀內。其故顯然矣。此本孟子
長長之意。而言之。亦可謂辭約而理明也。易曰。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敬無以行義。非直內無以方外。亦
可與此互相證。
季子辨鋒。似有孟子餘風。惜其差却題目也。鄉人踈而
伯兄親。即年長以五年。長以十。亦不得奪天倫之愛。而
况長甫一歲乎。故曰。敬兄。鄉人賓。而伯兄至。至無踈賓
之理。故曰。先酌鄉人。兩人問答。確乎其不易也。而季子
則于是乎分彼此焉。所敬在此。彼雖長。不得分此之敬。

也。所長在彼。此雖親不得沒彼之長也。轉移全在兄。果
鄉人。我要從中做主不得果在外。非驟內也。此又墓告
子也。長而我長之之論。論別出機鋒也。

公都子志却吾字矣。若曰所敬在此。吾之敬行于此也。
所長在彼。吾之長行于彼也。從吾起見。儘自有說。奈何
不能答乎。孟子之代答之也。主意全要看。在位故也。一
句若驟而語之。彼將逃其說。惟更端詰之。教他自家說
出。然後以其說說之。則其說無所逃也。以叔父與弟較
尊卑懸矣。弟雖當敬。不能分叔父之敬也。安得不曰敬
叔父。弟為尸。則儼然祖考矣。叔父雖當敬。不能分祖考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六 卷十一

之敬也。安得不曰敬弟。子若蕭。曰叔父之敬以求勝于
弟。彼將藉口。祖考之敬以求勝于叔父。曰弟在尸位。故
也。然則前所云先酌鄉人者。子亦曰在賓位。故也。因彼
近此。其故曉然矣。然則兄之敬以天。雖終身無可易。庸
敢也。鄉人之敬則斯須而已。不可以為庸也。或久或暫
因時制宜。而吾心之權度。出焉。謂之外可乎。
季子終不悟。而又暑其久。暫從叔父從弟起見也。曰叔
父當敬。雖欲敬弟不可。當弟當敬。雖欲敬叔父不可。得
一切憑之人而已。不與。果在外非縣內也。公都子則有
以答之矣。冬日栗烈。利溼。則飲湯。夏日溽暑。利涼。則飲

水湯與水在外也。然則飲食亦在外耶。飲湯飲水不在
外也。然則敬叔父敬弟。獨在外耶。我有以知其必不然
矣。此又本孟子嗜炙之論。而觸類通之也。

性無善無不善章
自性學不明。諸子各以其說。鳴于世。微孟子獨揭性善
二字。闡明宗旨。將源頭處一差。其為學術之禍。可勝言
哉。故其驗性之善也。曰情。曰才。曰曰。曰曰。其復性之善
也。曰思。曰求。曰盡。曰好。要使人曉然于天之與我者。又
使人勉然于我之所以合天者。而性學乃以大明于天
下。孟子之功偉矣。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七 卷十一

人有善性。不任功。人有不善性。不任咎。性只是知覺運
動。其他非所能也。其說近于滑虛寂滅。使人莫可捉摸
矣。先儒以為大禪宗。有以哉。
文武興則民好善。見得性可以為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見得性可以為不善。善不善。一切聽之上而已。不與。居
兩可之間。全然做主不起。分明是箇糊塗的性了。
生下來的到底是好。生下來的到底不好。以堯
之善。而不能化象之不善。以魯與村之不善。而不能
殺舜與微子比干之善。况善不若堯。不善不若魯。與
村者乎。天生就了如何變動的。他退之三品之說。又接

許多証佐說的越確。惜其未達于氣質之性也。微子明是約庶兄而以此為兄之子。殊不可曉。宜註疑其誤也。三說俱與性善相左。此是則彼非。自然之理也。公都子獨信孟子者。故此章發明性善之旨。獨為曲盡。三說不辨而自明矣。其情可以為善。故性不得謂善也。若夫縱肆其情而至于為不善。則物欲陷溺使然耳。豈可歸咎于才哉。性無形于情乎。微之因動可以識靜也。情有。意于才乎。發之因實可以識虛也。如寂然性則其種也。情則其萌芽也。才則有秀質之望矣。如水然性則其源也。情則其波流也。才則有灌溉之功矣。才猶云能幹本。

四書期註 孟子 卷十一 九

領也以性情言。則性為體而情為用。以才情言。則情為體而才又為用也。蒙引云。以為字。只如說之相似。不謂情去為善也。愚意未然。上云。以為善。下云。若夫為不善。兩為字。正相應。恐不得有異同也。如情是惻隱等。惻隱便是仁。連才字也在內了。如何只作虛字看過。

惻隱之心。以言乎其情之懇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以言乎其情之憤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以言乎其情之謙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以言乎其情之辨也。人皆有之。此一按。申明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意也。不言微讓而言恭敬者。恭敬體辭讓用。即禮可以該用也。其性

想本天性之脫切而生仁也。其情情本天性之慷慨而生義也。其情謙本天性之退讓而生禮也。其情辨本天性之聰穎而生智也。仁義禮智配乾門。非自外面銘化而成。是我天分帶來故物也。此一段申明。乃所謂善之義也。置故物于若罔聞。知則以茫茫蕩蕩。漫不經心。故耳。思則求。求則得。所固有。不思則舍。舍則失。所固有。固有喪失。遂與天命之初相去懸隔者。偷安不振。甘自沮遏。掩沒其天分故也。人負才耳。豈才誤人哉。罪有攸歸。矣。看不能盡才句。是惡與善相去之遠。証善惡相去之遠。句宜善看。

四書期註 孟子 卷十一 九

此非一人之臆說也。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正從皆有之人言也。曰。有物有則。則者。渾仁義禮智之名。而歸之格式也。有物有則。正所謂我固有之也。曰。民之秉夷言。執持得定。確乎有常。而不可易也。曰。好是懿德。懿德即四德也。人有惻隱。仁之德。美矣。人有羞惡。義之德。美矣。人有恭敬。禮之德。美矣。人有是非。智之德。美矣。此四好固情之真切。而亦性之篤至也。孔子贊之。以爲中庸道者。天人不為之理也。或即以爲每性情之善。不必性情固道。必出孔子口中。則添足矣。既贊之。又述其成。末而咏嘆之一。加必字。兩加故字。既

有以信其必然。而又有以明其所。然也。豈吾之言考諸古人。則知人性果善。當不惑于諸說之紛紛矣。孔子

于繁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從天地之性言之也。于魯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即從氣質之性言之也。後人不

察無能開發其育。而性學廢矣。自孟子性善之說出。而性始不雜于氣。即孔子繼善成性之說也。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氣始不雜于性。即孔子性習相遠之說也。諸子誤以氣質之性。當天地之性。故其說愈多。而謬愈甚。儒者知有天地之性矣。而又說玄說妙。不復理會所謂

四書劄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氣質者。其所以異于佛氏也者。幾希。惟朱子合孔孟程張之言。反覆詳說。曲折明備。然後性之理始無餘蘊。後聖有作。不能復贅一辭矣。大抵孟子之言。未備得程張而始備。程張之言。明矣。而人未之明。得朱子而始明。學者備錄其言。朝夕省玩。目當有得。

富哉子弟多賴章 此章以天之降才。申明性善之意也。自今夫羊麥節。至下節。從物之同說。到人之同上去。見天之降才于物不

對。對天之降才。于人。則曰。龍子。終至末節。從身之同說。到心之同上去。見天之降才于身。不殊。豈天之降才于心。獨殊乎。一曰曰。聖人。再則曰。聖人。又以見聖人之才。殊于人。而人皆可以為聖人也。究其實。則以性善故耳。

富哉則俯仰寬裕。子弟有所憑藉。以為善而盡其才。凶哉則公私置。子弟無所依恃。以為惡而負其才。若是者。豈天之降才于凶哉子弟。特殊于富哉子弟哉。饑寒切身。禮義有不暇顧。其心日汨沒于泥塗。故也。其心沉迷。其才糝戾。所固然耳。

四書劄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今夫麥之播種于地。猶人之降才于天也。地同樹同。生同。至于告成功成之日。安得不同乎。存疑以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不如直作夏季之日。為其所收。多寡有不同者。則以肥磽之不同。雨露有盈虧之不同。人事有勤惰之不同也。豈地之降種。爾殊耶。陳新安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脂滑其心不同。亦是牽引非之過矣。

推之。凡物之同類。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于同類之人。而反疑其多親多暴之不相似耶。人至于聖人。人之三者也。人之至者。亦非有以加于人。也。與我同性

與我同者故與我同類也

述龍子之言引起下文耳是無殊類則人無殊類可知也

易牙雖善味亦其性然耳性同故皆曰豈能同人類于大馬哉然而天下之味莫不以易牙為師無殊味則人無殊口可知也

易牙聖于味師曠聖于音舉二人為下聖人張本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則師曠先得我耳之所聽者耳耳無殊聲則人無殊耳可知也

都之效有目所共賞也自無殊效則人無殊目可知也

也註稱子都古之美人蒙引以詩之子都當之或然

非心則無以者耳非心則無以聽目非心則無以見心者口耳目之宰也口耳目皆有所同然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口之同然者味也至于心則無味而者矣耳

之同然者聲也至于心則無聲而聽矣目之同然者色也至于心則無色而美矣何也謂理也義也註引程子之言在物為理以天然不易者言也處物為義以當然

不窮者言也理靜故謂體義動故謂用聖人體用兼備卓越群倫豈有他哉只無歉于我心同然之內非有欠寸我心同然之外也然則聖人無所謂得因人之失而

四書翊註 孟子告子上

兄為得聖人無所謂先得因人之得之殺而見為生與我同類者與我同心也故理義豈獨悅聖人之心哉有心者所同悅也且之厭飲之饒有至味可獨喻未可告人殆猶芻豢之悅我口乎程子曰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程子之意引而不發欲學者反而求之吾心也愚謂理義與物欲相反知物欲之為荼毒則知理義之為芻豢矣

牛山之木章 此章以山木喻人心亦申明性善之意也美者山之材也材者山之性養其性而不伐則山有美材山之性也

善矣仁義者人之才也才者人之情亦人之性也養其性而不伐則以良心為美才人之性善矣雖然山無情人有情山無心人有心存其心以真其情則才盡而性見又何至有牛山之悲哉

開口曰牛山之木皆美矣便寓無限感慨意郊于大國則人類繁聚便見木之不幸意斧斤伐之日就戕賊美者失其美矣上二句意至此方說完息對消言故曰生息日繁息長育之意也易曰雨以潤之潤者滋灌浸漬之意芻豢復生可以救斧斤之害而復嘗美之初矣無

謂乎又從而牧之何也適其嘗美之美牛羊所不能

牧而斧斤遂以肆其力及其萌葉之生斧斤所不必伐而牛羊遂以飽其餘膏蕪既失其勢萌葉又斷其生一望索然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之不歸斧于斧斤不歸斧于牛羊而歸斧于山其誣山也亦甚矣山以生物為性世豈有無材之山哉此先設譬以起下文也

存即其人存之言雖僅具有人形者豈原無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不仁不義放其心而至于無良心正如斧斤之于木一般物欲人心之斧斤也斧斤之于木有時不伐伐人心者無時不然故曰旦旦而伐之且旦與平旦之且不同猶言日日也人心日為物欲所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苗

卷十一

汨沒美者失其美矣氣化流行無分人與物故亦曰日夜之所息平旦者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此時未與物接諸緣絕而天心見亦知好仁而惡不仁亦知好義而惡不義情之所發固亦差正然一點靈明依稀無多所謂而稟之生也故曰幾希使于此保之護之以旦旦之伐為戒豈不足以再見仁義之美乎奈旦晝時一與物接好惡頓非或營營于人情役役于世故顛倒迷謬如手足拘繫一毫展轉不得則亦任其喪失而已且晝之且又旦旦之且也今日特之明日特之循環無復已時則其夜氣之存焉寡矣夜氣即平日之氣但以近于人者

言則曰平旦之氣要其也則以遠于人者言則曰夜原其始也夜氣不足以則仁義之良心漸滅殆盡于禽獸何擇焉人見其禽獸也不歸斧于旦旦之伐不歸斧于反覆之特亡而歸斧于人其謂人也亦甚矣人之情可以為善而才于是乎見焉世有無才之人豈有無情之人哉不言性而言情情著于性也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圭

卷十一

力微物凌人以至忍憤讀書要微官微官要多得錢多得錢要肥身家誇問里皆怙亡良心之具也學者不痛懲此病而茫茫蕩蕩置夜氣于無何有之鄉幾何不淪于禽獸也哉真子夜氣箴不可不讀林氏且氣箴亦煞有意思
山木人心平說以見天之降才不殊于人併不殊于物也苟得其養則日夜之息雨露之潤而加以栽培無不長之物矣苟失其養則斧斤之代牛羊之牧而益以特亡無不消之物矣物之消長全繫乎養之得失安可不白為地也陳氏此篇上二條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

道也

凡物固莫不資養以長矣。然人心之難養。又有甚于物者。不觀孔子之言乎。其言復有那裏。其下便自逸去。一存一亡。只視乎一操一舍之間而已。存則入。亡則出。出入豈有定時乎。出則在外。入則在內。內外豈有定處乎。無定時。無定處。將何以知其那裏乎。孔子之意。當于言外會之。操則存。舍則亡。若不舍而操。則不亡。而有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那裏。若不亡而存。則有入時。無出時。心常在。脫子裏。又何以莫知其那裏也哉。註所以又引程子敬以直內之言以補之也。惟心之謂與。見其靈妙不測。殊難捉摸。非他物所得而擬也。心無出入。程子有取于范氏之言。而敬以直內。又特為補出。孟子之意。始全矣。朱子曰。孔子之言。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論心之本體。極是。陽明直以為心之本體。豈其然乎。

無惑乎王之不智章

此深答王之不智而為之原其所自來也。前後雖殺二管。雖美實相罔。朝夕與小人狎處。則有以蓋其聰明。而心益放。惟其心益放。故雖與工人接。而志意不為。小人將乘間而入之矣。王之不智。豈王之性也哉。此亦

中明性善之意

王之不智。蓋亦有其故矣。奚足怪乎。兼下二節說。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暴十寒。正其意也。暴者陽氣之發舒也。寒者陰氣之閉固也。有閉固而無發舒。雖易生者亦難乎其為生矣。吾見亦罕一日暴之也。吾退而乘之者。至十日寒之也。內陰外陽。雖有萌蘖之生。不勝履霜之漸。吾將如之何哉。

王之不智。此亦其一端耳。外迫于堅冰。內奪于鴻鵠。內外其互寒矣。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豈能當治國之萬一哉。然非專心致志。則不得專心者。心作主而不惑于

四書期註

孟子 卷十一

七

卷十一

他岐也。致志者。志歸極而不留餘憾也。奕秋一時絕技。無能出其右者。故曰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一段。皆設詞誨之。則必耳提而命。非有私于二人也。其一人慕國手。必欲盡其技。而後已。其一人對面千里。心懸鴻鵠。不禁張弓挾矢之思也。學同而心與志不同。豈能相若哉。說者以其學之弗若也。而智是咎。亦惑矣。故又設為問答之辭。以明其非智之罪也。前節云。吾退而寒之者。至寒在心矣。王素稱有疾者。豈能堪此積陰耶。程范之說。極有益于君德。志帝王之學者。當與孟子此章併錄。

魚我所欲章

此章以義字為主義者人皆有而賢者能無喪之。本心也。本心微于欲惡欲惡明則生死關頭看的破。取舍路徑認的眞。堅守吾義身外皆長物矣。不然欲惡顛倒。方抗節殉難之時。偷生苟活。甚且遂希一身之富貴。雖官室輝耀。妻妾頽榮。知交稱誦。自賢者視之。曾行道乞人之不若也。本心失而其人足道哉。中間人皆有之。及噓爾賦爾節。正性善。運露處。故此章大段亦發明此意也。上段只是引起下段耳。不並重。魚與熊掌均我所欲也。不得兼。則須擇其味之尤善者。以厭吾欲。欲性也。擇其

四書期註

孟子告子上

九

卷十一

味之尤善者。以厭吾欲。則情也。生與義二者均我所欲也。不得兼。則須擇其理之尤善者。以適吾欲。欲性也。擇其理之尤善者。以適吾欲。則情也。大抵綱常名教所在。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傷生。不兩立之勢也。則安得不急。自引決。以全夫綱常名教之重乎。孔子于殺身則曰。成仁。孟子于舍生則曰。取義。皆以秉彙之良心言也。生則形存。義則理存。存吾理不愈于存吾形乎。貪生何爲也。死則形滅不義則理滅。滅吾理不甚于滅吾形乎。惟死何爲也。故不苟得。不避患。順受其正而已。天下有生賢于死之時。亦有死賢于生之時。惟義所在。

耳若義之不恤。一唯謂書是言則。雖命重名節輕。凡可以得生。避患者。莫不崇而致心以求之矣。如楚則生不

如死。而死死生定數。究亦不能逃耶。此承上節一反。繇是只是繇義。乘殘良心。誼蓋益之以釋義字耳。不必出孟子口中。明知生尚有。用但大節攸關。用義則不用。生義固所以生也。下句添可以三字。又退一層。不得板上句放過。言審時度勢。未嘗不可以全身而遠害。但義之所在。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患可避而不避也。與計無復之而甘心一死者。又未可同年語矣。自古殉義者不可勝計。陳新安獨舉張巡以釋此節之義。非以此公

四書期註

孟子告子上

五

卷十一

尤爲表表者。與方臨刑時。謂南齊雲曰。男兒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屈。可謂從容。繇是者矣。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只要成就的一箇是。亦此意也。此承上節一正。繇是則生而有不用。所欲有甚于生故也。繇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所惡有甚于死故也。欲惡之心。固自臆以篤矣。非賢者道德修明。獨以是心見長也。人皆有而皆喪之。惟賢者能勿喪。故獨以是心歸之耳。註又于此添蓋惡之心義之一端也。前章以理義之全體言。故曰聖人曰。得此以義之一端言。故曰賢者。曰勿泰。勿泰。所以得賢者所以希聖也。分量固有偏全耳。

何言乎人皆有之也。一簞食一豆羹。物之至微者也。得則生。弗得則死。所關亦大矣。即隱忍以活。餘生似未為過。然嗚爾蹴爾。在與之者。出于非禮。在受之者。見為不義。拒之若浼。行道乞人有同心焉。蓋卒然勃然之與不。及思察良心。發見雖賢者。無以加正。有合于程子所謂饑死事小。死節事大之意也。

何言乎人皆有而喪之也。簞食豆羹。則辨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何廉于前而貪于後也。抑思萬鍾之倘來。曾何裨于身心。正不若簞食豆羹為軀命所關。而未可膜外置之也。其胃味以受。則亦有所為耳。為官室

西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上 卷上

之美則失却人之安宅。為妻妾之奉則好德不如好色。為所識窮乏者得我。則亦私恩樹小惠。非一視同儕之懷也。三者亦于我何加。而沉酣其中。此固有心所以喪。而富貴紛華中。遂無人品矣。奉字。或云奉養妻妾。遵非妾。妾供奉自家。為是得我。註云。威我之惠。則德音作。德若云。分我所有。以自潤。則得直作得亦可。此又重申上意。而一一喚醒之也。身死是一件莫大事。循道裏倒。道過了。佛然不受。今為官室妻妾。知交等。有。要緊。如何把持不住。胡亂受了。鄉也不可已而已之。今也可已而反不已。孟亦深長思乎。若論本心。所欲有。

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歷歷分明。這些事情。豈有不能已的。爭奈忘却。全不帶他。遂敗壞至此。言言皆提撕警覺之意。

仁人心也章

江西頓悟之說。本此當時。目為異學。自陽明一倡。遂舉而加諸紫陽之上。至今倘有沒習其說者。學者所宜早辨也。

仁之體。至于與物胞民。仁之用。至于博施濟眾。而語其德。則不離方寸者。近是仁人心也。心凝然不動。然虛而靈。靈而能應。生生之理。具焉。註所謂為此身酬酢萬變。

西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上 卷上

之至。而不可須臾失者。此也。義之體。至于扶綱植紀。義之用。主于達化人神。而語其宜。則不離跬步者。近是義人路也。事事物物。隨處有權衡在。舍此便。一步行不去。若肆意馳騁。如瞽者之于路。貿貿乎何之。註所謂為出入往來。必繇之道。而不可須臾舍者。此也。義人路也。舍其路。是舍其人。而不由也。舍其人之路。則無路可繇矣。徬徨岐路。豈止蹈履錯之愆乎。仁人心也。於其心而不求。是放其人而不求也。天下莫大乎心死。而身死。次之。昔人所謂行尸走肉耳。哀哉。哀其無以為人也。

上節孫體以及用此節孫用以歸體此以下則專言體而用在其中也此節須提解知字為犬知故求之心放而自昧其知故不求為犬猶或得或不得至于心求則得之非若鷄犬之為外物也如之何勿求

謂學問之道只求放心便了却不是舍却讀書窮理此心茫無捉摸處其何以求之哉故註云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此語都有含蘊所當理會故饒氏述勉齋之言曰講習討論玩索涵養特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所謂學問之事也其事詳其道則約蓋心一放則口耳便自支離故就中許多功夫都要

四書初註 孟子 告子上 歸結到求放心上去求放心所以求仁也仁得而義在其中終身繇之不盡矣故曰無他日而已矣非謂虛空孤守一心如禪家所謂靜定也故余又曰求放心之道學問而已矣

今有無名之指章 此章以一體之明通其全體之蔽也心天君也浩然常信于百體之上而莫之或屈者也苟屈于物欲而不信則疾痛害事有不可勝言者矣而棄置之若不若人自甘至不得與無名之指同其護惜豈不失其輕重之甚乎且心之信之也無所事乎人也求之已而已無所事

不秦楚之路也其人之不也其勞而此其逸何味味也謂之日不知類其確醒迷人也至矣

拱把之桐梓章

此章以一物之明通其一身之蔽也夫人未有愛其身不若桐梓者彼無關於身尚克盡養之之法至于身反等閑置之不知也不知者不思也思則知此身為三才鼎立之身養之則與聖賢並駕不養之則與庸眾同歸安得不急求所以養之之道乎養身之道自養心養氣以至養其動容周旋之禮皆養也詩書以灌溉之禮義以滋培之根心生色眸面齒骨四體不言而喻矣然其

四書初註 孟子 告子上 入門得力則全繫乎思思則知知則愛愛則養養則生

生則惡可已矣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後可稱養身也 人之於身也章

上章為不知養身者發此章又恐人拱認養身而至于不善也故為之分貨分賤分太分小分大人分小人而又反覆譬喻以見養小體之不善則養大體之善可知已 兼愛則無所不愛兼養則無所不養而必申重之何也者大段言之也尺寸之膚者微密言之也凡以曲盡

人情焉耳。人情之無不愛無不養是也。然有善不善焉。若其善者則取之考其不善者則勿取。豈待兼之人而後文哉。或謂諸已而已矣。此處且添添說善不善都在下。

體有貴賤有小大分別之。使人知所取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警戒之使人慎所取也。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悚之以其所可厭。誘之以其所可慕。使人專所取也。貴者尊而能役人。賤則役于人而已。大者積而能容小。小則容于人而已。無以小害大。便自無以賤害貴。二句不平。說觀下專言小大而貴賤在其中。則可見矣。無害者不以小體為大體之累。非不養口體也。養其小者全在辭飽中着意。其人庸足比數乎。養其大者全在性命上用功。其人顧可限量乎。一生之品從此定。奈何昧所取也。

四書註

孟子 卷五上

雷

卷五

舍其貴而養其賤。則其人亦賤矣。此以賤害貴之喻也。養其小而失其大。冥然不之覺也。若徘徊終顧不至。此故曰狠疾人。肩背非大。視一指之小。則大故借之以為小害大之喻也。飲食之人。或指貪饕富貴乞墻登屋者。說恐添然。只是。一飲一食。務期精美。適口或重味。或兼味。或食前方丈。

空不解蔬食菜羹滋味。則其人也。則人賤之。鄙夷而厭。尊之也。賤其陷溺世味。不以道充腹。不以德辨體。不以飽仁義為膏粱也。

飲食之人。所以為人賤者。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養小失大。為其營營口腹。無非為尺寸之膚也。若能無有失。則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雖飲食可以知味。雖終食河以存仁。甲腹雖小。大者存焉。何但為尺寸之膚哉。人之無尺寸之膚不養者。夫亦可以進而取之矣。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章

上章以口腹與心分體之大小。此章以耳目與心分體之大小。以其為口腹也。故與心皆曰養。以其為耳目也。故與心皆曰從。要其極。則皆盡人以合天也。天所降之稟。天官也。其諸體。則庶官也。官有大小。大還他大小。還他小。則我不愧天之肖子。直與造物為徒矣。

四書註

孟子 卷五上

雷

卷五

鈞是人。而其人。之名目不同何也。以其所從者異也。從其備萬物。具萬物之體。體大而人不得獨小矣。從其拘一隅。通一處之體。體小而人不得獨大矣。一存乎其識。一存乎其力。識有昏明。力有厚薄。故其人有偏全也。鈞是人。而其人。之趨向不同何也。以其所從者之官異也。耳司聽。目司視。各守一官。不待命。則不能舉其職。不

思故也。不思則不能辨其是非邪正而定所從。故恒爲物所蔽。外物物也。耳目亦物也。物與物相交。接則引之而去。引之則從之。從之則愈引之。莫適爲主。與役于聲色貨利中。欲不爲小人。其可得乎。心之官。從天君得名也。故主思。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濂溪云。思者。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心之所以靈。萬物而應。萬事者。此物此志也。思則昭昭。昭得其理。即得其職。無曠厥官也。不思則昏昏。不得其理。即不得其職。有忝厥官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或始指心說。非也。統承耳目。心爲是。天與人。以心須與人。以耳目。非心則耳目無所寄。非耳目

四書附註

孟子 告子上

美

卷十一

則心無所通。但其中有主輔之分耳。先立乎其大者。此心炯炯。挺然常伸于萬物之上也。徑寸虛靈。則百竅莫不虛且靈。靈是耳効其聰。凡物莫有蔽吾耳者。目効其明。凡物莫有蔽吾目者。物雖交而耳目不物于物。又豈能引而奪之乎。舉天之所以與我者。若大若小。無不一恰。還其天則。則希賢希聖以希天。非尋常等夷所敢望也。明矣。名之曰大人。豈有他哉。茫微妙甚。不可不讀。

有天爵者章

世之人。徒見有人爵而不知天爵爲何物矣。故孟子特爲指出。以改觀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受爵者。亦惟合

人于天無難進。今云云云云

均爵也。有賦畀自天者。有錫予自人者。兩者並行于世。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忠信不在仁義外。離忠信則仁義爲襲取之具。文樂並不倦。又不在仁義外。離仁義忠信則樂善不倦。爲浮慕之虛聲。二句正所謂性善也。正所謂懿德之好也。故曰天爵。公卿大夫。則自朝廷班爵時定之。上佐君下理民者也。故曰人爵。有人爵而無天爵。則高官厚祿。祇爲溫飽之資。有天爵而無人爵。亦無以行其仁義忠信之學。而兼善天下。天也。人也。合之爲一。則可分之爲二。則不可。

四書附註

孟子 告子上

毛

卷十一

古之人。風俗醇厚。學術端正。修其天爵。尊尊在身。心性命上做功夫。初不計及人爵也。然行修于家。而名譽揚于朝。微聘下及其理。固不誣耳。今之人。則惟知有富貴利達而已。祇躬砥行。無非欲朝野知我。及功名一到手。則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初。則認天爵。既又褻視人爵。大迷不悟。終併其人爵而亡之矣。又安問天爵哉。漢賢良方正。孝廉茂才。諸科。猶有古人遺意焉。至于今。則專以文藝從事。併所謂修其天以要人者。無之矣。隱朝廷取士。不以天爵爲弓旌之左券。士人入官。不以天爵爲靖獻之先資。天下其可得而治。

乎。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上章言天爵可以致人爵此章言天爵在己併無所事乎人爵矣以其為良貴故也良貴者仁義充于內聞望華于外天之所貴人不得而賤之也人皆欲貴而忘其貴于己者孟子以思字點醒之使之早從當體尋覓而快其欲也周子曰不軒昂而貴信然

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良貴也若人之所貴則非良矣過眼浮雲奚足慕哉趙孟能貴人亦能賤人其貴也非真榮其賤也乃真辱矣

四書訓註

孟子告子上

天

卷十一

詩言醉酒飽德沐思懷惠之意也孟子引之直作德行之德古人斷章取義類如此飽乎仁義者仁義悅心猶芻豢悅口而充足厭飲之也不肥膿而膏不菽粟而梁又何願人之有仁義在躬而聞譽因之以起蓋人必無不聞此良貴無不譽此良貴者故施于身者若是乎其光榮顯赫也不章虛而文不穢穢而繡又何願于人之有兩不願程子所謂內重則可以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淺也周子所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也至味在己穠肌清烈塗美在己泥塗文縞良貴之受用大矣哉

仁之勝不仁章

仁者道心之澄清猶水不仁者人心之昌熾猶火道心為主人心退聽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或浮慕其名或假竊其實其為道心幾何以偶萌之道心勝積漸之人心豈能滅方揚之勢哉不熄則旁觀者以為水真不勝火也此說一倡則人將藉口難于為仁易于為不仁是助他喪心滅性日甚一日者也終將併其杯水之仁而亡之矣或通作一人說與不解助非也

五穀者種之美章

用五穀引起熟字來言五穀不熟則失其美矣仁不熟則元善之本體無絲見可以為美乎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自勉而利而安猶五穀之苗而秀秀而實也以天理為田而耕之以人欲為莠而耘之以夜氣為本而擁護之以勿忘勿助長為工而澆培之以根心生色為氣候之到而收穫之其庶乎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五穀為仁所以大其用聖賢之治心也以仁為五穀所以養其體其理固相通耳故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

四書訓註

孟子告子上

天

卷十一

射也。匠也。形而下者也。其師所以教其弟子所以學皆

羿之教人射章

射也。匠也。形而下者也。其師所以教其弟子所以學皆

有當然之格式不可易焉。而况形而上者乎。在止于至善。學者之發也。勸容周旋中禮。學者之規矩也。為師為弟子者。其亦無愧于羿與匠可矣。

四書翅註

前賢刁

包蒙吉

男再深孫

承祖

會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稱書陸完

後學黃 越際飛枝訂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任人之言真邪說也。然對之誠難。一經孟子辨折。便覺恁地痛快。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大矣哉。

蒙引云。任國之人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曰任人。愚意未必然。當是其人不足錄。故諱其名。而泛以任人目之。

四書翅註

孟子

告子下

一

卷十三

也。任人以屋廬子受教于孟子。必以為禮重于食色。故先設問而後窮之也。儻死則傷生而滅其性。不得妻則廢人之大倫而絕其嗣。此何等事。雖少不如禮而所全者大。所失者小。正自無妨。若泥禮之重而甘死。亦徒然耳。豈足以成烈烈之名哉。若泥禮之重而絕婚。則迂甚矣。豈足以成子子之義哉。此任人之意也。屋廬子則以禮重于食色。其常也。據任人之言。則食色重于禮。其變也。常能對而變不能對。此其所以窮于口而不能措一辭也。

于答是也。何有指求一節言也。中二節則反覆屈明以

解屋廬子之惑也。春秋談不親迎禮。哀公問孔子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

岑樓之與寸木，高卑何懸絕也。若舍其本而求其末，是齊則高卑可使倒置矣。抑思方寸之木，高也歟哉。

金重羽輕，不問而可知也。若重者加少，輕者加多，則輕重可使倒置矣。然所謂輕重者，非此之謂也。

上兩設譬，此節則直指正意也。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畸輕畸重，勢有偏勝。故重者輕而輕者亦見其重。猶之高寸木于岑樓，等與羽于鈞金也。豈理也哉。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二

卷十一

哉。俗所謂只見這一頭不見那一擔也。須兩平說纔是。明乎此，則往應之不難矣。以禮食則饑而死，誠性命危急之秋也。然非珍兒之臂而奪之食，則死終不免。此惡之凶者，禮所不容也。則將逆禮以救饑乎？抑守禮而待斃也？不親迎則不得妻，此誠宗祧絕續之關也。然非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妻終不得。此惡之淫者，禮所不容也。則將犯禮以求匹乎？抑守禮而有嫁也？此見食色與禮同重，而禮終有重于食色者，可以伸屋廬子之說矣。任人將何說之辭，總註極盡。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此章要在爲字上着眼，亦爲之而已矣。是一篇綱領，下面弗爲耳。所不爲也，俱與此句相應。後面曰：「行堯之行，之所以爲之也。」曰：「歸而求之，求之所以爲之也。」爲之則堯舜吾師也。何不可之有。

曹交之問，全不講功夫，只說人都做的堯舜，故下遂相負也。孟子然之，亦據理以答之耳。

爲堯舜者，莫若湯。文文十尺，湯九尺，交之形體居然在湯文之間，宜乎爲堯舜矣。然只是吃飯漫無巖立，如之何其可爲也。

所謂可爲者，視乎其爲之者也。那裏在形體上，只是竭力去做，便了。有人于此，柔懦不振，一匹雛之不勝，則爲無力人。而其人不可以有爲矣。一旦憤勵起來，以舉百鈞自強，則爲有力人。而其人可以有爲矣。推而至于鳥獲，亦只是有力大耳。舉烏獲之任，則爲烏獲。何多讓焉。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一

天下無不可勝之任，亦無不可勝任之人。人無庸鯁鯁過慮爲也。所患者，暴棄自甘，不肯着力去做耳。弗之爲，則人皆可以爲堯舜，遂成虛語矣。堯舜可爲，正無需乎血氣之力也。需乎義理之力耳。如徐行後長，其省力然。一念恭敬之心，流出故謂之弟。疾行先長，却費力。然一片做慢之氣，流出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有不勝之任哉。即吾所謂非為者是也。為徐行便是為堯舜。試看一段雍容和順氣象。恍如遊揖讓世界一般。然則堯舜之道固可以孝弟盡之矣。堯之德本乎親睦九族。舜之德本乎克諧以孝。蒸蒸義不格。姦是故如天好生。時雍風動。莫不自孝弟中做出。又豈有異道哉。故曰事父孝則事天明。事母孝則事地察。通神明光四海皆是物也。

上言堯舜可為此則明示以為之之道也。所服者堯之法服。所誦者堯之法言。所行者堯之法行。非必一一模倣而為之也。事事物物合乎道。即合乎堯是堯而已矣。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四

卷十一

所謂唯狂克念作聖也。不服法服則為桀之服。不言法言則為桀之言。不行法行即為桀之行。非必蹈襲而為之也。事事物物出乎堯。即入乎桀。是桀而已矣。所謂唯聖罔念作狂也。一聖一狂。只從日用間。簡點便自見得。可不慎所為哉。

受業自是好念頭。但見那君而必曰得。假館而必曰可。以滿口是貴介氣。故孟子拒之。

受業將以問道也。問道將以知道也。夫道若大路一般。人所共尋。豈難知哉。人病不盡心尋。竟耳盡心尋。竟隨處皆道。隨處皆師也。登師也。教人為堯舜者也。事親

從兄有堯舜則事親從兄有師。衣冠言動有堯舜則衣冠言動有師。亦為之而已矣。豈必假館而後為師哉。

高子曰小弁章

小弁之詩。孔子不曾刪去。或有如孟子所云者。前越人一譬甚妙。後發明怨不怨之故。自是至理。末引舜一節。似覺不倫。蓋孔子作春秋。斷自平王。著詩亡之本也。因詩而錄其孝。以上擬于舜。必不然矣。故蒙引云其實不着此意尤好。

以其德故目為小人之詩。若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怨豈所以為教乎。怨如何。率于天我罪伊何。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之類。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五

卷十二

讀詩者須設身以處其地而察其心。然後為得也。不察其心而辭是泥。則拘滯不通。故曰。固。越人與已涉。無干涉。雖殺人大惡。直等閑視之。兄弟手足若親。見其陷身不義。情固不容己者矣。小弁之怨。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親其親而不敢疏其親。正一點良心不容泯沒處。仁也。而高叟苛絕之固矣。

以凱風之怨。形小弁之怨。丑亦未免于固也。母有七子而不安其室。過在身家。故曰小。幽王寵庶廢嫡。宗社從此顛覆矣。其過豈特衛母之比哉。故曰大生

視其過之大而漠然不以屑意是越人其親也。因親之疏而疏之則愈疏矣。親之過小爲子者惟有引咎責躬而已。若遂至于怨。註所謂微激之而遽怒也。激者石怒者水。水不能容石喻子不能容母也。愈疏者忘其親忘親不仁也。不仁不孝也。弁之所以怨也。不可殲者逆其親逆親不仁也。不仁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也。安得以此律彼。

引舜之慕以徵其怨也。舜至孝嘗怨慕則小弁之怨亦何可深非乎。註云不爲不孝又引趙氏云未足爲怨其語皆有斟酌不肯許他蓋均之怨也。舜之怨怨已之不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一

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相去回懸絕矣。又按先輩云舜三十登庸已不格奸而允若矣。豈至五十猶怨慕乎。大抵孟子于舜事只據理說不詳考其本末非獨此一節也。

宋經將之楚章

戰國時挾策以干諸侯者大約不出利之一字。孟子于其間思以仁義挽回之既不得之齊梁之君而又尊之。遂說之士其兩兩。知人心之趨向開國運之存亡幸勿守其說而不變可也。孟子之于宋經呼之爲先生又稱名意其人必老成而

負一時之望者。非儀秦之徒比也。國莫強于秦楚二國。罷兵則天下無事矣。宋經之意亦是存頭腦處。侈

孟子知宋經之扣當有在。故欲引其端而竟之。秦楚越利而避害。故宋經之指不過如此。夫兵一構勢難卒解。其爲生民之禍烈矣。說而罷之志在造福斯民。豈不甚大惜乎。以利爲號則不免習俗之移人而未能遂厥志也。

說者以利進則秦楚之王以利倡。三軍之士以利和。其所樂而悅之者有同心也。推而至于一國之人莫不樂而悅之矣。爲人臣等或指三軍之士說非也。懷者抱而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不悅之意。臣懷利心以事君則不知有名節。子懷利心以事父則不知有天性。弟懷利心以事兄則不知有手足。臣子弟以利接其君父。兄君父亦以利接其臣子弟。丟了仁義不知爲何物。大家都在利上較量。豈是操奪篡弑之禍成矣。豈有不亡國者乎。

若易利之說而爲仁義則其指正矣。仁以愛爲心。必不忍肆虐而戕民于鋒鏑之下。義以宜爲事。必不敢進制而居已于貪忿之師。以此說之則秦楚之王以仁義倡。三軍之士以仁義和。樂而悅之有同心焉。推而至于一國之人莫不樂而悅之矣。存疑云不是把仁義去事只

是惟仁義之心以事之。折的是臣以仁義事君則致身
爲心。不愧忠臣義士。以仁義事父則竭力爲心。不愧
仁人孝子。弟以仁義事兄則克恭爲心。不愧後長徐行。
臣子弟以仁義接其君父兄。君父兄亦以仁義接其臣
子弟。視利若浼。大家有仁義上勸勉。孫是親上死長之
誼。篤而遺親後君之風。寢矣。豈有不王天下者乎。亦有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自誣厥指也。

孟子居鄒章

此章見孟子善崩書應物各有心裁。然所以裁諸心者
却自書本上來。非臆揣也。屋廡子未問而能疑。既問而

四書劄註

孟子告子下

入

卷十二

能悟亦可謂會心者矣。

一曰居鄒則與任異國矣。雖相亦無越境之理。而况代
兄守國者乎。一曰處于平陸則齊之境內也。雖處守可
以造廬而請。而况相國與主國又自不相侔乎。雖交幣
同受幣同不在答其拜同。而此處已伏下斷案矣。
他日孫鄒之任見季子報其幣交之禮也。孫平陸之齊
不見備子不報其幣交之禮也。始同而終異。當有意義
存焉。所以喜于得問也。得問非疑其師有問際。蓋喜
其開我以窮理之端也。

相國之權輕于處守問者。非疑其真爲此也。蓋設其未

必然者以究其所以然者耳。

按書詞享奉上也。諸侯享天子也。孟子引書取義。只選
他享字。不必言奉上。交幣交謂之享。享者必多其恭敬
之儀。而後曰享。若恭敬之儀無以及幣帛之物。則幣有
餘而禮意不足。不曰享。而曰不享。矣。享者唯不役志于
享。而誠不足也。誠不足則敬不足。敬不足則無以爲禮
矣。此書詞自釋之意也。

註云。孟子釋書意如此。享以儀。享以志也。志不役則享
祇虛名。其實成不得享了。或云。書已自釋。何用再釋。此
直指儲子說看來。屋廡子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爲

四書劄註

孟子告子下

九

卷十二

其爲相也。亦爲其不成享也。宜于書詞述畢。數此一。句
纔畢。問答之意。纔有照應。或曰。如此。恐或人不必問矣。
曰。孟子只云。我之不見儲子。爲其不成享也。正意俱未
說出。非解人如何了悟的。

悅者悅其得處事之權衡也。剛者剛其幣交同。而何以
有成。享不成。享之分乎。不知季子居鄒。無擅離職守之
禮。則幣交而志與之俱交矣。志役則成享。故報之。儲子
居相位于旄之禮。所當舉而行也。咫尺間。竟各一往。其
志可知。志不役。則不成享。又何報焉。

淳於髡曰。先名賢者章。

此章大意在仁賢二字。見初學孟子不仁孟子既援引三仁以自見矣。又借許多証往。又識孟子不賢。孟子曰子不識聖。豈識賢乎。聖人之用心爾爾。則賢而希聖者。不言可知已。

立名曰名。立功曰實。先者。厥為急務也。為人者。志在兼善天下也。後者。置之皮外。而不以營懷也。自為者。志在獨善其身也。夫子在三卿之中。明是先名實矣。乃漫無豎立而去。可謂仁乎。仁者。或為人。或自為。須要做得一。件。豈若是之一事無成也。

伯夷不屑就柳下惠不屑去。心迹自明。伊尹五就湯五。四書劄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就桀殊未易言。故註引楊氏之言。獨詳之最得。何聖心事。不然後世必有若柳子厚輩。以為大人欲建其功矣。伯夷一意于去。逃上下而不以名實相加者也。柳下惠一意于就。雖依伊上下間。而名實亦未加也。伊尹就與去。參半實則一意于就。而名實加諸上下者也。三子之道各不同矣。然其指意之所在。則有不謀而合者。即子所謂仁是也。審時揆勢。要以求其心之所安也。君子趨往聖以道。自任。要亦求其心之所安。豈必因仍蹈襲而拘拘然曰。若是若是哉。註無私心。而合天理。最宜玩味。或以天地民物為已任。或以網常名教為已責。皆所謂

無私心而合天理也。

魯秦賢者。亦徒負虛名耳。魯有穆公。亦可謂知人善任矣。公儀子當時有賢相之目。子柳子思當時有真儒之譽。或賦或職。詳同心輔政。宜其坐臻上理矣。而日益侵削賢者之丁。國豈足恃哉。史稱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之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之。何故不受也。曰。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據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而疾出。

四書劄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其婦媿其機云。彼令農士女工安所儲其貨乎。又說苑云。公儀相魯。魯君薨。左右請開門。休曰。止。池潤吾不殺。蒙山吾不賊。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開門哉。此其為政之大較也。又按魯自襄昭定哀之時。已為三家所制。制弱甚矣。穆公用此三人。是以崎嶇強暴之間。而有才陸之勝。迫于共公。猶能伐齊。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邦終始安在其制之滋甚也。孟子不于此置辨。其亦味之詳考與。子以魯之削為諸賢之咎。豈知魯之削亦諸賢之力乎。一百見矣也。或用或不川。開而國之興亡。使魯無諸君。

子在則其國不知當何如而安得以爲無益也

王豹總勸技藝之有諸內者也河西善誦齊右善歌則

爲其事有其功形諸外矣善哭其夫婦子女子之有諸

內者也而變國俗則爲其事有其功形諸外矣此哭之

所睹其理固不爽也方是時未見有其事功而形諸外

者則其無諸內可知已雖高自稱許豈能逃免之明鑒

哉變國俗就善哭說或云傷夫婦之情非其旨矣按

弓齊莊公嬖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

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處在君

無所辱命一婦人而守禮不屈如此善哭有自來矣

日爲魯司寇正在三卿之中彭子也曰不用正揭出去

齊的原繇從而祭已有去志矣燔肉不至則無復留之

理故不脫冕而行也淺人見肉故以爲爲肉曉人見禮

故以爲爲無禮其實不知者固不知知者亦豈真知哉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又不欲無故苟去以自處于不

義也微罪從來俱指君相說蒙引獨指自己說以爲善

歸君過則歸己之意其說亦有本看來不如舊說爲

是上云不知者以爲爲無禮無禮卽微罪也人但知無

禮之爲微罪而不知其以微罪之意固別有在也何也

四書翔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三

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君相之大惡也若遂用此爲辭則

君相無所用矣故渾涵不露只借燔肉不至之微罪以

行在人既使爲可受在已又求爲可安則君子之用心

婉曲深至有出于常情億度之外者而人何足以知之

夫孔子去魯一事徵孟子言之其心固未易識然則孟

子去齊亦必有願學孔子者特不欲顯言其故耳註

義明次用意忠厚二語最盡不可易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

此章先定罪而後原情也首節平平立三案下三節逐

段解之情有重輕罪有首從要以漸次而深謂孟子之

筆舌卽天王之斧鉞可也

三王創制立法百世不可易奉行之則爲功踰越之則

爲罪無諸侯無大夫一也奈何律五霸于三王業不可

以爲諸侯矣而今之諸侯抑又甚焉而今之大夫抑又

甚焉世益降而罪益增孟子剖決至此其勝今昔之感

乎按五霸註首趙氏之說以爲秦繆宋襄楚莊今皆從

之先儒力詆其非誠自有理但丁氏所謂夏昆吾商大

彭豕韋者亦未見其可信也詩曰昆吾夏桀與桀並稱

何霸之足云

天子適諸侯二句統言其綱自入其疆至六師移之則

四書翔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三

詩言巡狩述職之日也。省耕省斂。兼天子諸侯言入其
地。巡狩也。土地闢。無閑曠之地也。田野治。無遊惰之民
也。養老。凡所以授兒設杖之禮。無不備。尊賢。凡所以崇
德樂道之禮。無不隆。俊傑在位。所謂庶官無曠。天工人
其代之也。若此者。稱其所守。則有慶。慶以地。則非但錫
子之常儀而已。土地荒蕪。兼不闢不治。言遺其老而不
養。則有播棄之惡。失其賢而不尊。則墮于貨賄而大為
民盡。盡矣。若此者。曠其所守。則有讓讓不言地。亦可以
慶推之也。取其爵。公降為侯。侯降為伯也。削其地。百里
減而七。七十減而五十也。六師移之。則典師問罪。變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易其君而更立也。或貶或削。或移。在王朝固無廢法。舜
一而再。再而三。不忍遽置重典。無非俟其悔過遷善
之意。在司寇亦豈有失刑。是故二字。統承上文說。天子
奉將天威。下尺一之檄。申六師之令。安坐以觀成功。故
日討而不伐。諸侯奉天子之命。修方伯連帥之職。無敢
專征。故日伐而不討。五霸者。或幸此以攻彼。或幸彼以
攻此。顯合衆人之公。陰行一人之私。不復知有天子之
命矣。繇此推之。凡巡狩述職。以至處賞刑威。一切不命
于天子。專擅也。此豈非三王之世所必誅而不以聽者
乎。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莫盛于桓公。以其尊周。攘夷。名義為獨正。天威展
尺。惶恐下拜。猶知有天子。故也。葵丘之會。諸侯春秋于
五霸中。首與之。故特舉之。以見其盛也。束縛其牲。而不
殺。以圖善。加于上。神五命之辭也。彙引。匪作。權是。出也。
以示信。不欺。血。成信。服人也。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乎
不孝。故以不孝為首。左傳云。內亂並后。雙子。亂。亂
之本也。國語云。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疑之
子。此家亂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其懲亂乎。惟樹子
不可易。故首止之。桓公以諸侯定王世子。春秋獲與
之。惟妾不可以為妻。故仲子。惠公之妾也。天子使來歸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刑。則家幸。稱名成風。莊公之妾也。天子使來會。則王
不稱天。春秋于嫡妾之分。嚴矣。賢者抱德而處。則尊顯
之才者。資分可以進德。則養育之。皆表章有德以示勸
也。記曰。敬老為其近于父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二者
歸親親之道。推之也。無忘賓旅。凡賓客之至。其國者。行
旅之出其途者。皆有以安置資給之。不可忽也。春秋譏
世卿。處其鮮克。繇禮也。故有世祿。無世官。官事無攝。主
命也。孔子又以之責管仲之不儉。何哉。意者諸侯之官
事。宜無攝。大夫之官事。宜攝。與。此國與家之分也。取士
務期得人。不敢冒濫。以混仕途也。春秋凡聘國。以殺。以

惡其專也。專職行之而不歸獄于司寇。其可乎。記曰。以舊坊為無所川而壞之者。必有冰收防可也。曲則不可。無曲防。與鄰國同利害也。秦儂晉閉之糴。春秋書之。無遇糴。與鄰國同休戚也。封而不告。專封也。專封與專殺。同專殺。濫刑。專封。借賞也。不專彼而專此。可乎。五命者。先王之成命也。桓公既備。述之以為諸侯之禁。而又自相約云。言歸于好。相期于和。無相陵犯。仗奪也。陳新安無構怨之說。是蒙引非之。作不違五命之禁。說恐未切好意。左傳載此一段。不及五命。又曰。葵丘之會。既尋盟且修好禮也。則好字不必牽合五命可知。薛敬軒

四書湖註 孟子 告子下

去 卷十一

易桓公之言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有不歸于好者。請以于命討之。如此則得矣。惜仲之智而不及此也。今之諸侯。皆弁髦五禁而違犯之。惡在其為諸侯乎。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春秋凡書盟者。惡之。而于葵丘獨有取焉。為其壹明天子之禁故也。嚴子陵云。阿諛順有要領。絕君惡日滋。為之臣者不能遏止之。徒以容悅為事。此其獲罪豈小也哉。但視逢君者之罪較小耳。逢君者。逆探其惡而成之。凡所以盡歡引導者。無所不至。所謂詭秘巨測。小人之尤者也。其罪可與長惡者同科哉。今之大夫或逢其聲色。遊獵之惡。

或逢其功利富強之惡。陷君子敗亡而莫之恤。罪可贖。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三王之罪人。三王在矣。誰與正五霸之罪哉。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五霸在矣。誰與正諸侯之罪哉。若夫今之諸侯。與今之大夫。同朝共事。坐視其得罪而漠不一問。無惑乎君臣之間。罪大惡極而不可解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通章以仁字為主。開口說殃民。便伏不仁意。次節深一步言。雖不殃民。亦未見其可也。自吾明告子。至然皆仁者。不為皆發。勇然且不可之意。指出仁者。正見不可根。

四書湖註 孟子 告子下

去 卷十一

而况于教人以求之乎。又數選殃民意。相照。庶末節則總括通章之意。而以仁者之道結之也。慎子事君者。蓋亦識此乎。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明達之以戰勝之事。殺人所不問也。民必訓誨有素而後。可以敵愾禦侮。否則以民予敵也。謂之殃民。殃者。于天和而傷好生之德。豈盛世所宜有乎。直曰。不容于堯舜之世。凜乎哉。其言之矣。慎子為將軍。將伐齊而取南陽也。故孟子云。一戰勝。齊言湊捷之德也。遂有南陽。則魯之大欲得矣。然且不

可况未必然乎不可者據理斷之即下而據制之意陳
新安已駁敵怒為禍方深之說恐非旨

大拂其心故勃然不悅不識者以為孟子之言過也情
理之外使人不可解矣

吾明告子欲其有以識之也借天子引起諸侯來一答
一主不平等諸侯朝覲聘問則天子必成宴享之儀必

隆錫子之典親之也然莫不取給于王畿之地地不干
甲則所出者易竭其何以待之諸侯祭視會同則必有

儀牲黍盛必有廷賈贊幣載在典籍藏諸宗廟不可廢
也然莫不取給于封域之地地不百里則所出者易竭

其何以守之
因書補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三

因周公而及太公一主一客不平重以仁公之勤勞當
分封時滅國五十即廣土眾民胡不可者而必以百里

限之蓋先王封建確有定制未敢逾越故也儉者節制
不過之意

周之地非有餘也而魯方百里者五不儉甚矣王者可
作有求無益豈待問哉而必擬議其辭者正欲慎子發

深省也
不勞餘力而損齊以益魯非先王分封之意仁者所不
為也况乎成民于鋒鏑之下以求之忍心害理仁者豈

為之哉
然則仁者之道君子所以使將軍在此君子所以事君

君者亦在此非有他也當道志仁不平對修道以仁志
仁正所以當道也志仁則以愛民為心不忍其殃之也

以此當推恩之道矣志仁則以愛國為心不忍其價之
也以此當道王之道矣當者慷慨自任之意志者憤厲

自強之意引則多方開導之也慎子識此又何將軍之
榮哉

今之事君者章

此章有成于慎子而痛言當時事君者之害也上陷其
因書補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三

君下虐其民憤不知悟習以成風不及今圖之其能微
萬一之幸乎

兩日字依核樂道誇示一時之意也辟土地與上章土
地辟同開墾而地無遺利也若作上孟辟土地看則失

之矣辟土地充府庫富國也約與國戰必克強兵也都
相因論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意要富

是瘠民以肥國也兵須以民充之一切糧食甲冑器械
之屬何一不取給于民一意要強是剝民以養軍也賊

民甚矣正堯舜之世所不容者而反自為夏臣今之好
惡拂古之性矣夫不殖道不志于仁君甚桀矣而富之

強之豈不助桀爲虐乎。是今之事。君者非特民賊。亦君賊也。且也富桀則淫侈益甚。輔桀則驕肆益甚。巨賊君。又賊民相賊而未有已也。奈何臣自矜其能。君自暴其長。日思得天下而君之亦。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果其因循蹈襲。雖今所行之道。不復改絃易轍。變今所習之俗。行將滅亡不暇。豈有得天下之理。雖與之天下。人且有時日易喪之志。如何享受的起。然則今之君。其亦念賊在腹心。猛然警省。早爲善後之計可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千

卷五

自圭治生之術。君子所不道也。而况欲施之國乎。以夷狄之道治中國。而智不及一陶。窺其意。欲度越堯舜而不知。下同于桀也。亦可以廢然反矣。

二十取一。矯橫征之害也。

日貉道。則不可以爲訓。此處輕過。正意在下面。

先王制器。以利用也。以一人而給萬室之陶。有坐困已耳。圭于此固無不曉然者。

五穀不生。則無以爲輸將之資矣。惟黍生之其生幾何。所持者。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興作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獻饗之費。無諸侯幣帛。則無交

際之費。無饗殽。則無饋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俸養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而以貉道行之。則去人倫矣。人倫所以綱紀中國者也。則無君子矣。君子所以治安中國者也。而去之而無之。中國淪于夷狄矣。如之何其可也。

國以寡不可以爲國。君子以寡亦不可以爲國也。而况乎其無之乎。視器不足用者。當何如。前言頗詳。上節只及人倫君子。此節只及君子。舉要以例其餘也。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初亦有激乎重之于堯舜之道者。而爲此耳。豈知病則一般。輕之者。彼爲大爺。此爲小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主

卷五

務重之者。彼爲大爺。此爲小爺。輕重不同。其爲背進中道一也。圭奈何。總總而廢先王之法乎。

井之治水章

自圭上章之言。言其志耳。此章則直舉其見諸行事者。以爲言矣。彼方自加其功于禹之上。孟子非惟不錄其功。而又甚其害。則禹之舜人也。尙何言。

禹之治水也。古今一人而已。自以爲愈。不亦異乎。

過者。咎其失言也。禹之疏濬決排。皆因其勢而利導之。要以還其當然之道也。註原水之性。宜看率性之謂道。水亦然。故云。

禹惟以水之道治水。故水各有所歸。而以四海為壑。吾子竊曲勞之。故智不以其道。則惟以鄰國為壑而已。鄰國非海也。以為壑。鄰國其魚矣。一奏萬世永賴之功。一貽鄰國無窮之害。相去不甚遠乎。堯之時。洪水為災。嘗有降水。警予之言矣。無非以其逆行故也。今以鄰國為壑。則水逆行。逆行便喚做降水。降水便是洪水。故曰洪水橫流。逆行之謂也。仁人吉凶。同患。必有隱痛于心者。故惡之。惡其逆行之非道也。禹因洪水而有治。吾子因治而有洪水。比而同之。且不可况超而上之乎。再言過者深咎之也。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三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亮字註解信。或解貞。固俱未確。暹作明亮之意。為是天下事。須是心下明白。認的真。然後堅定去做。纔有益。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不然。茫茫昧昧。却要掌定局。子去做。如何不誣罔的。王安石性執拗。不曉事。卒以禍宋。正其驗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此章見為相者。不以才勝。而以德勝。又不以一人之德勝。而以合天下之德為一人之德。勝此孟子師弟平居所相砥礪。如有用我。我舉而措之。故不禁其躍然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可以行其所學矣。道之行也。不于其身于其弟子。亦可以慰生平夢寐之思。故喜而不寐也。

強力量過人也。有知虛計畫過人也。多問識學問過人也。此亦為政之資。而非其先務。故不以此許樂正子也。丑以為舍此則無長矣。喜而不寐。何為者。其為人也。不以才技見長。而孜孜乎慕善若渴。故足喜也。丑少之。好善足乎。疑其未足以為政也。好善者集眾思。廣忠益。綱舉而目張。故優于天下也。優于天下。以言乎其無不足也。于魯國乎。何有此泛論道。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三

理不指樂正子說。家語云。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治。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語氣正如此。好善何以優于天下也。夫苟好善。其度能容。其誠能動。四海之內。聞風慕義。行見接踵而至。各効其所長。舉人之強。知聞識。皆一人之強。知聞識也。豈不優于天下。雖者。不以千里為遠。為難。而自沮也。

夫苟不好善。則自負其強。知自多其聞識。驕盈矜誇。人將噴噴有後言矣。或以子字指不好善之人說。非也。還將門海之人說。此一句。蓋四海。窺見木色之言也。他地

之聲音恣以肆顏色。借以侮正人。君子詎詎有不望之而却步者也。正人君子無所容。則諸臣如子爭先而巧為逢矣。此輩無一善狀。惟有稱功頌德。相率為小人之趨而已。國欲治得乎。若好善則斷不至此。益以規其趨于天下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註引孔子三仕以証三就。最為開合。然末節只是彷彿大意耳。蒙引遂以官卑祿薄。抱關擊柝者當之。誤矣。在云未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此皆窮理到微細處。併就字說。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孟

卷十三

不得安得果以為公養之仕乎

陳子所問者。仁也。孟子併不仕及之。蓋有就須有法。故統言之。以見古之君子律身之嚴也。

迎接過之意。內致其敬賢之誠。而趨之者備至。則有禮。

不日將行其言。而日言將行其言。或以為許行其道。是也。文質兼隆。則就之。若禮貌雖未。要而言弗行。文至質不至。豈可虛拘乎。則去之。此以道為去就者也。

其次。朱行其言。與言弗行。同迎之。致敬以有禮。與禮貌未衰。同乃彼去。而此就者何也。彼以既迎之後。言禮貌雖如故。而言弗行。無復望其能行矣。故去。此以方迎之。

雖如故而言弗行。無復望其能行矣。故去。此以方迎之。

始言。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尚望其行吾言也。故就。一而顛倒。其辭。迷大有分別。不可不知。至禮貌衰。益絕望矣。安得不去。此以禮為去就者也。

其下去之不能就之。不可以為絕糧。陳蔡時近之。君若聞而悔過。以為大者。既不能行道。以顯其身。次又不能

用言以糊其口。慢棄之。罪吾當之。能無愧于心乎。周之而受非以道就也。非以禮就也。暫爾免死。俟能出門戶。則去矣。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蓋如此也。

辭於於缺畝之中章

人皆以安樂為幸。至于憂患。則避之唯恐其及已也。豈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孟

卷十三

邦憂患。正自得。力安樂。類至失脚。自古聖賢。豪傑。以至中人。以至有國。莫不皆然。然明其理者。安樂則知懼。憂患則知憤。無所處而不可矣。

舜舜徒步為天子。以耕稼起家。故曰發于畝畝之中。高宗夢帝賚良弼。俾以形夢求于天下。說梁傅巖之野。惟肖。繇是爰立作相。父王舉。紂五臣。膠鬲與馮。史又有甲子報期之事。則始終為紂臣矣。蒙引疑其既事紂而避亂。隱處。取幣。文王復舉用之。恐難通。當是文王薦之子。殷而殷用之。好湯之以伊尹事桀也。管仲釋檻車而相齊。故曰舉于士。謂其自士師之囚。舉也。孫叔敖隱處。湯

齊故曰舉于士。謂其自士師之囚。舉也。孫叔敖隱處。湯

清川虞丘子為楚莊王令尹百里奚自縊以干秦
 公之說孟子嘗辯其誣矣此又曰舉于市明以取牛言
 也于前固言之彼牛非誣以為干秦穆則誣也舜獨言
 發君也奮起自巳也五人皆言舉也孰拔自人也
 舜舜說諸人觀之大抵皆有天意在焉天于是人將降
 之以天地民物之譴非苟焉而已矣欲付託于後必作
 與于先若其心志備嘗艱辛也其如茹荼毒乎勞其筋
 骨備歷險阻也其如負病瘝乎俄其體膚冀一飽之無
 時也其如遭毀傷乎空乏其身通承上三句說言空匱
 窮之而此身幾無以自存也每一舉事與其平日所營
 四書翔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謀者偏相背戾所謂不如意者非常八九也若此者所
 以疎動其心使之惕惕靡寧而道理出堅忍其性使之
 蒸蒸自治而嗜欲薄道理出則識力日益宏通嗜欲薄
 則操守日益貞固其玉汝于成也豈可量哉天之于人
 正猶父母之于子愛之不得有以勞之也
 天子大任之人所謂困材而篤也若常人則固無天可
 恃矣彼其平日不知省察克治為何事故必一誤再誤
 而至于不勝誤也然後幡然有悔過之期得而能改則
 非復前日之人矣下二段正言改過之事過有藏于已
 而不可解者其心則屈逆而不伸其慮則閉塞而不通

然後慨然與曰子獨非人也豈哉亦之何萎爾不前也
 天是以振勵而能作存存人而所以作者亦天機之
 奮發也過有形于人而不可掩者徵之色則峻拒而莫
 容發之聲則暴厲而難堪然後慨然悟曰子獨非心也
 歟哉奈之何冥頑不靈也夫是以開明而能喻喻雖在
 人而所以喻者亦天心之呈露也然則人患自絕于天
 耳天豈有絕人之時哉徵色發聲兼愛我惡我兩項人
 說
 無位者多憂患故歷言其生有則者多安樂故專言其
 在以惕之也法度之世家朝夕納誨以輔君德者也輔
 四書翔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謂之賢士出入諷議以補君過者也法家是世臣拂士
 是新進者兩者無其人則無所嚴憚而敢于為非敵國
 外患蒙引做兩般看以為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子胥
 之在吳正外患非敵國也如此說極是且與上句對的
 過兩者無其人則無所畏懼而敢于肆志一入一出皆
 喪心伐性之地國安得不亡乎范氏曰自非聖人外學
 必有內憂盡釋吳為外懼乎意正如此
 前事者後事之師前車者後車之監蘇舜說及恒過之
 人而不知憂患所以生人不得甘自暴棄蘇有固而知安
 樂所以死人不得妄自侈大也依陳氏如此分疏極是

實際處程子盡心知性一語說似亦有理經朱子剖
始知推原說爲是朱子于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
理而應萬事者也于知則曰心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
宰萬事者也下字何等斟酌蒙引又有發明極好但云
理曰衆理事曰萬事蓋事尤多也則恐泥矣凡一事必
有一理天下豈有無理之事乎哉安得謂事多而理少
也

知天者必知所以事之矣事天云何要不外乎心與性
也心必存而後盡不存未有能盡者性必養而後知不
養未有能知者上節知性在盡心之先知性所以盡心
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上

二

卷十三

也此節存心在養性之先存心所以養性也存心養性
俱兼動靜說存心靜時居多而動一如其靜養性動時
居多而靜一如其動存心固所以養性養性亦所以存
心兩者蓋交相成也存者操之持之使本心凝定真一
無些子做作處養者保之護之使本性溫厚和平無些
子暴戾處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心者
存其天心不以人心雜之養性者養其天性不以人爲
參之故曰所以事天也宵晝寢息無非對越靈承之地
然則匹夫薦馨直與帝王之郊祀分權豈誣也哉蒙引
云養其性就應事接物言如當仁而仁當義而義事事

順理而不違以善之便是養性如此說則存心養性
持其志無暴其氣句亦可參看

事天者奉行天命也奉行之久則命自我立矣立命云
何必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生死關頭最難勘
此而不貳則天下事無足以動心者矣故曰知性知天
之力也修身從存心養性之功統體言之而扶植綱常
砥礪名節則其大端也俟之二字指天壽言曾子所謂
得正而斃也如此則窮理力行都到極至處凡天之命
我者完完全全無復虧欠則命自我立壽固壽天亦壽
造物不得操其權矣所謂形滅而神存與天地同老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上

三

卷十三

二氏以脫離生死出而爲吾儒之上豈知立命二字是
吾儒不死法門也彼形存而理亡何若形亡而理存也
哉

莫非命也章

註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
意故兩命字不得有異同註言曰禍福從天壽推言之
也莫非命言有一定之數在豈人力所可移乎坦然安
行吉與福因順受之不以動其心因與禍亦順受之不
以介其懷即所謂修身以俟之也自古逆命衛命者不
知凡幾雖終身勞攘究未能逃乎數則何益哉

受正命者知正命者也。知正命則安宅是居。豈真為而
置身危地哉。蒙引云：巖壑不可泥，須會其意。愚謂非禮
榮華非義富貴皆巖壑之下也。

曷言乎知命而順受其正也。凡吾生所應得之職業一
一克舉而無餘欠，所謂盡其道也。盡其道而死，雖死于
非命亦正也。在已無以致之而順受焉，非正命而何。凡
明之死，漢張承業之死，唐文天祥之死，宋皆盡其道者
也。

若道之不盡而死于桎梏，在已有以致之，非正命也。楊
雄之死于荊，蔣邕之死于卓，柳宗元之死于柳，皆桎梏
類也。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上

四

卷三

求則得之章

文勢以逆八山，輕說到正山，虛說到實，要使人挽無益
之求為有益之求也。

求就得了，舍就失了。言易失亦以形容易得也。求有益
于得，得足以應其求也。緣是自家的物事，故隨取隨給。
如此耳。此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應念具足，極是便宜。
人亦何憚而不求哉。
未有道不可安求也，得有命不可必得也。求無益于得
得不足以應其求也。緣是外面物事，自己要做主張，不

得耳。此言富貴利達自有主者，遠道修命，貧自苦耳。彼
妄求者可以反矣。

萬物皆備於我章

萬物皆備於我之體也。其得之也，以誠其求之也。以恕，恕
則漸進于誠。而我庶幾皆備之仁者矣。

萬物各得太極以為體，我雖藐然一身，而全體太極則
全體萬物也。分自殊，理自一。其渾然具備也，所固然耳。
反身觀我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之我，真實無虧欠也。
反諸父子之身，真實盡那孝的道理。反諸君臣之身，真
實盡那忠的道理。推而至于事事物物，莫不真實盡那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上

五

卷三

道理，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其為快，受用可勝言哉。真
大焉者，所謂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也。

若夫未至于誠為私意所隔，則其于仁也遠矣。求之之
方，須用恕，恕非強不可，有屬剛果以大公無我之心，克
治私意而去之，則萬物之障礙消，而本來之面目見矣。
求皆備之仁，豈有近于此者乎。朱子引程子之言曰：無
忠做恕不出，此處須加忠字。愚謂恕而曰強，無不盡之
心，無不竭之力，即所謂忠也。

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章當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參看即易所云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道在天下。如日月星。凡在行習之中。誰是。可不知者。無如其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何也。如行子之事。而不明乎子之理。當孝。行弟之事。而不明乎弟之理。當悌。只是茫茫昧昧。過去。如習于子之當孝。而不察其為親親之仁。習于弟之當悌。而不察其為敬長之義。只是世世。沓沓。過去之字。輕矣。字重。亦是許他。積久了。宜少有見處。而竟未也。夫行之習之。勝身由之也。不著不察。不知其道也。若此者。此此。而見。勝慨哉。

人不可以無恥章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六

卷三

名為人。則不可以無恥。無恥非人也。羞惡之心。既喪。不復知名。簡之足畏矣。其可乎。若以其不修行。簡者。憤然恥之。則必改過遷善。有以馴至。其人無有可恥者矣。四恥字。都就心說是。

恥之於人大矣章

註云。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讀其語。使人不可易也。或云。不必如此說。可笑。為機械變詐之巧者。以智籠人。以術愚人。鬼域其心。不可測也。有人心者。知遠之。而披且揚揚得意。自以為智。術過人。幾有取心。無所用之矣。無所用者。任是甚麼去。

處都用他不着也

說二說前說以不恥為無恥。後說與人同耳目而不若其聰明。與人同心思而不若其膚智。可恥孰甚焉。若于此。恬不知恥。則自暴自棄。安于不若人。又那有若人所。在兩章俱發明人恥心。要緊。前章。以誘之。此則危言以動之也。

古之賢王章

此章為朝秦暮楚。葦葦。發也。言上無賢王。故士之枉道而趨勢。遂至此。下半節。則因古之賢士。而稱述大段。以自見也。王非士之善。則無以成其賢。故只見有士之善。不見有已之勢也。士非道之樂。則無善可稱。亦無以致王之好。故只見有已之道。不見有王之勢也。所謂相反而實以相成也。何獨不然。讀至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句。始住。兩句相呼應也。王公于士。敬矣而未致。則情屬牽強。有禮矣而未盡。則儀屬缺畧。便非好善而忘勢者矣。士方且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欲亟見之得乎。見且不得。亟則儼然自重。亦肯少有假借。明矣。况欲委贊策名。而臣之哉。此古賢王之于賢士。所以學焉而後臣之也。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七

卷三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章以尊德樂義。作肯子。而贊。贊二字。則一生受用處。

也窮亦置。置達亦置。置在人之知有及不及。在己之志有得不得。而實則無不置。置也。以此好遊。策士也。而聖賢矣。當時遊說莫不以口舌見長。孟子諄諄于句踐。若曰。易子之好從吾所好。而已。

遊而人知之。則諫行言聽。非有加于我也。何欣之有。無所欣。則焉置矣。遊而人不知。則諫不行。言不聽。非有損于我也。何戚之有。無所戚。則焉置矣。註自得無欲。相因說自得者。內有所憚于己也。無欲者。外無所慕于人。也。惟內有所憚于己。故外無所慕于人。內重者。外自輕也。德居于無偶。一為物欲所屈。則卑矣。惟適還其本體。豈

四書翊註 孟子 盡心上 八 卷十三

不越然有餘裕乎。義集于有事。一為權勢所勝。則餒矣。惟適昭其大用。豈不欣然有餘榮乎。夫是以無所往而不置也。士惟尊德樂義。故貧賤則孤高抗節。不失義也。富貴則慷慨奮庸。不離道也。註所謂見于行事之實。亦約畧大段耳。太着講則犯下矣。得己者。有得于己。俯仰可以自如也。不失望者。無負于人。中外可以相信也。方窮居時。夙繫朝野之望。及出而有為。果能為朝廷樹勳。為蒼生造福。豈不大慰其心也哉。

古之人所謂尊德樂義而置者。也得志者。得其堯舜君民之志也。澤民之道。二加諸其身。豈以交給加。諸其心智。思同歸也。不得志者。不得其堯舜君民之志也。修身之義。亦有二。踐形盡性以修其內身。講學明道以修其外身。見于世者。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也。不得志則窮矣。窮于遇。不窮于身。群律身度。獨窮聖賢之域。得志則達矣。達其身。併達其學。化行俗美。共瞻勳華之境。註所謂得己不失望之實是也。句踐好遊。其亦以古人自期待可乎。

待文王而後興章

附書翊註 孟子 盡心上 九 卷十三

此進凡民為豪傑也。典者。威動奮發之意。言威激于古人而動其心。故奮發有為也。有所待則興。無所待則不興矣。故曰凡民。凡民不得說太低了。只是尋常。而無以異于人者耳。若夫豪傑之士。高自期待。雖一無依傍。而崛起為善。有勃然莫過者。若曰我待文王。文王果誰待乎。文王商周之豪傑。我豈不可作方今之文王乎。必言文王者。南國之化。牧夫遊女。有士君子之風焉。自古作興善類者。莫文王若也。附之以韓魏之家。漢夫人胸中漫無所挾持。一旦用以韓魏之家。未有不志

滿氣盈者也。如其自視。儼然則退。然若虛不自盈。滿此非胸中確有所得。不能也。豈信在中人所可步。其後塵哉。附者本無而增益之也。滿目浮華。非竟。是身外物。不能加性分之毫。未敢然見及此矣。是以度越尋常。萬萬也。

以佚道使民

易之覓。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註以佚道使民。為播穀乘屋之類。是民事非使也。或謂築城濬池之類。為是註以殺民。謂除害去惡之類。遂指征伐說非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至于殺哉。還指用刑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十

卷十三

說為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是也。道者。理之當然。非可以私意為也。使民以道。雖勞亦佚。何也不勞則民不可得而佚也。殺民以道。雖殺亦生。何也不殺則民不可得而生也。此如父母以勞為愛。如天地以肅殺為生成。一般。感戴之不暇。而况怨乎。

霸者之民章

以霸者引起。王者求中。則詳言王而不及霸。末只用小補一句。帶出首節。平對不得。

霸者之民。只是私意籠絡他。得些便宜。便歡喜。若王民

則優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俯仰自適。豈可同日語哉。註最精。先儒桔槔之夏畦。雨露之草木。二喻亦妙。

殺之而不怨。王者好生之心。有以相信也。利之而不庸。王者同利之心。有以相忘也。善如父子有親之類。凡遷善者。日從事于五常。日有進長也。不知為之者。忘乎其為輔翼之德也。此正王民皞皞氣象也。

此因上節而贊其德業之盛也。夫君子所經歷者。物變風移。過而化也。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所有王者天動。機隨存而神也。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禮立而用行。非兩件也。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十

卷十三

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是也。上天下地。莫非神化之流行。而王者以一身範圍之。凡天地流行之處。亦君子流行之處。故曰同也。有罅隙。然後有補塞。君子全體造化。豈有補塞之可言乎。此王者皞皞之民。所以異于歡虞也。

仁言不如仁聲章

此章見為政者務臻上理。不得以小效近功自沮也。仁言。仁聲。善政。善教。都少他不得。但得效有淺深耳。仁言。我論人也。仁聲。人頌我也。我論人。尚有待乎其踐之

也。人頌我則沾被為已久矣。一虛一實。故曰不如也。此句只引起下句耳。不平讓。

善政非不可以得民。較之善教則不如。致治者所當務。序而深求之也。以輕重言。則上節輕。此節重。以虛實言。則上節實。下節虛。蓋仁言仁聲。比勸實發。無妨善政。善教須是虛虛較量。以着劑在。下面故也。

法制禁令。稟稟奉行。唯謹。善政民畏之也。道德齊禮。欣欣向慕。恐後。善教民愛之也。民畏之則得其財矣。畏懼之則惟正之供。不敢逋負。因其情也。得財君足也。而註必兼言百姓足。恐富國者得以藉口也。民愛之則得其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心矣。得心只從感激處說。則無以加于愛。蓋善教者欲胥一世而善良之。而民莫不以上之心為心。所謂回心嚮道是也。使民不敢玩我。何若使民不忍忘我乎。使民不惜脂膏。何若使民不愛肝膽乎。善政之不如善教。信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世人把仁義看的太高了。都不向自性上理會。豈知其生而有之也哉。試從孩提提長時觀之。滿腔愛敬。便是滿腔仁義。知能之良。有台下具足者矣。奈之何自失故物也。

不待學習自然幹的來。此非可以人力能也。良能也不待思慮自然曉的去。此非可以人力知也。良知良能。皆云屬稟帶來也。

孩提稍長。不學不慮者也。而愛親敬長。無不知信乎。其為良知矣。上節知能併言。此專言知者。知愛知敬。便是能愛能敬也。

親親即所性之仁。謂孩提為仁人可也。敬長即所性之義。謂稍長為義士可也。大人仁有義正。要不失此赤子之心耳。無他者。言無入外却。此道也。達之天下。無不愛親之人。則無不仁之人。無不敬長之人。則無不義之人。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以其為良。知良能故也。此存疑說。與註異。余意亦如此。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此孟子為舜傳神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寂焉其不動也。與鹿豕遊。羣焉其不擾也。其所以異乎深山之野人者。無多。則以為混池中人耳。及其間一善言。則聲入心通。見一善行。則意傾。神乎。若江河之決。浩浩蕩蕩。不可得而遏止也。蓋聖人之心。虛靈洞徹。萬善其備。是以觸之輒動。投之輒入也。彼深山之野人。只以為茫茫浩浩。瀚已耳。豈能窺其涯涘哉。無為其所不為章。

此勉人不次其本心也。所不為所不欲本心也。本心自明或牽于物欲。或林于時勢。則其心不克自保矣。惟然自強一如其初心。則心是心而人心不足以間之。如此而已。豈有餘事哉。為就行事說欲就發念說此內外併治之學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此章當與舜發猷章參看。德之慧。慧德也。謂性分之醇備也。術之知。知術也。謂才分之潛發也。恒存乎疾疾謂從疾疾中得之也。疾疾解災也。非病也。凡天石之人既之皆是也。當局者方成。成焉思所以解免之。豈知其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古

卷三

為磨厲玉成之資哉

臣而孤遠。疾疾之臣也。子而庶孽。疾疾之子也。其操心也危。則恐懼修省無頃刻之或寧。其慮患也深。則憂勤惕勵無變故之不悉。是以達于人情物理。而德慧術知所由日生也。與晉文公出亡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偽盡知之。所謂疾疾非耶。其霸諸侯。獎王室。則德慧術知之效也。

有事君人者章

舊說第四臣之品。事君人無品。何第之云也。只是臣節夫妾婦之習。而通推其最上者耳。

名之曰事君人。則不可以為臣矣。臣之也。事是君不問其何君也。專務為容悅而已。容者。貶損苟容。進退無禮也。悅者。諧媚取悅。事君無義也。其心惟知富貴不恤乎其他也。

名之曰安社稷。則學術事功必有卓犖可觀者矣。故不復言容而專言悅。又不計君之悅而專計社稷之悅。蓋志安社稷。顯庸谷。顧同悅。誣流。亦悅也。

這天民與伊尹所云天民不同。彼泛以天所生之民言。此指其全于天之理者言也。審時度勢。必機會可乘。而後出而展布其所學。否則求志山林已耳。陳新安曰。此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古

卷三

此意要知。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人也。正己物正者。作則建極而物自不出其範圍也。其出則表正萬邦。其處則垂範萬世。所謂德博而化也。

君子有三樂章

此章以不愧不怍為第一。有德性則父母兄弟之間有難以施而曰者矣。天下英才其肯從我遊乎。故樂雖有三其所以自恃者則一而已。

世人所稱第一樂。則王天下云爾。然此章分之樂。非性

分之樂也。性分之樂三或曰曰或自人雖貴為天子不足分此中之一得也。

父母俱存其依依膝下乎兄弟無故其怡怡堂上乎此天之所以與我人力不得而預者故稱樂之首也。仰與造物同遊無不可告天之心事也。俯與斯人同體無不可告人之心事也。人欲淨盡純是一團天理其快適當如何者二樂也。孔子原本克己而以心廣體胖形容之盡矣。

英才蒙引專以資質言非也或以識勝或以學勝或以守勝皆英才也得而訓誨之成立之上以繼斯文之統。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卷三

下以開絕學之傳三樂也合天下英才盡在門牆之中其孔子乎若孟子則不能無憾于此矣。末復申言之以應首節見天下之樂無以加而學者所當反觀內省也在天者不可恃在人者不可恃吾惟盡乎其在己以俟乎其在天在人者可矣。

廣土眾民章

上章不以王天下為樂此章以中天下定四海為樂何也王天下非不樂也畢竟對三樂不過故曰不與存中天下而定四海樂矣畢竟對所性不過故亦曰不存聲雖異而音未嘗不同也。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君子利濟之也故欲之然其及人為有限未足以暢所懷來故所樂不存。

孔子曰言一履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室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州之中為中天下而立推此類可見蓋宅中國治會極歸極之義也若曰不偏于東西南北誠泥矣定四海之民者遂生復性窮一世于安寧之域也以視廣土眾民何如樂可知已然只是性之緒餘故曰其所得于天者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渾然醇備不以富貴添却些子不以貧賤減却些子所以然者性分一定隨遇確然不可以易故也。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卷三

註云分者所得于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翹玩之正是此意而說者俱以稟賦前定解之恐是命分非性分也恐是言數非言理也看來分定二字只宜就君子身上說。

此節正形容定性之實也仁義禮智性也仁義禮智根于心君子所性也此根人皆有之但物欲不除去便將根子斬斷了惟君子之根滋培深厚則枝葉盛長起來所為燦然生色也生色貫到底無非仁義禮智之發見耳粹然見于面面色也是四德之英華也盡于肯綮生色也是四德之暢茂也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循四

體。生。色。也。是。四。德。之。暢。達。也。四。體。指。兩。手。兩。足。說。朱。子。手。容。足。容。二。喻。盡。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此。定。性。之。妙。而。大。行。所。以。不。加。窮。居。所。以。不。損。者。乎。所。欲。所。樂。安。身。而。擬。之。

伯夷避紂章

詳。文。王。之。政。究。竟。只。是。善。養。老。養。老。之。政。行。必。有。伯。夷。太。公。之。徒。起。而。應。之。天。下。豈。有。不。歸。心。者。乎。為。政。者。盍。亦。師。文。王。天。下。有。善。養。老。不。着。文。王。而。不。指。當。時。之。君。只。承。上。文。而。泛。論。道。理。如。此。善。養。老。則。以。仁。人。之。心。行。仁。人。之。政。故。仁。人。樂。從。之。仁。人。大。老。先。儒。以。為。尚。德。之。

四書翊註

孟子 盡心上

六

卷十三

分良是

此言文王治岐之政且沒露養老意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或蠶或耕而鷄彘之時無失制田里教樹畜也或衣帛或食肉導妻子使養其老也人人有妻子人人有老養者其老也導者其妻子也文王亦因民而利之耳且也少者只期無餓老者務求飽煖此亦養中之教也不妨不飽便以爲凍餒此亦視民如傷之心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善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而已豈舍此而他有所謂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

利文王養老之謂也

易其田疇章

戰國之民日相偷於不仁其患皆生于不足也富其財而無不足則禮讓生而風俗美雖聖人治天下不過如是

易田疇自不奪農時來薄稅歛則惟正之供也二句俱就上人說故曰民可使富富者餘三餘九之藏也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不食果實未熟不鬻于市之類用以禮如養老及冠婚喪祭之類俱主在上者教民節儉說財不可勝用則又非特富而已

四書翊註

孟子 盡心上

九

卷十三

以艱命所關之物而緩求緩應急求急應無他水火有餘故也聖人治天下使菽粟之有餘如水火史書大有野慶豐年則有無相通緩急相濟人人為士君子之行又焉有不仁者乎使字即在上兩節內地無遺利朝無橫征中外無侈費而訓燮陰陽之意亦在其次故有菽粟如水火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異說頗多總不如註說為安該註第一節言聖道之大第二節言聖道之大有本第三節言學聖人之道者必以其漸各自為段不相關合而實則一節深一節

也。朱子又以中一節為詩之比體。以其取譬不盡正意也。以首節末節為詩之典禮。以其先取譬而後露正意也。蓋之矣。

孔子者天下萬世所仰止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言其地位絕頂。俯視一切耳。蒙引遂以上句為賢人地位。下句為聖人地位。誤矣。觀于海者難為水。承上句起下句也。海者眾水所匯歸也。觀于海則凡水不足。以當一眇矣。聖人之門。羣言所折衷也。遊其門則凡言皆在範圍之中。豈能特出異論哉。然則聖人海也。羣言水也。千流萬派。莫不于是乎。朝宗觀其言。當不驚諸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子

卷三

子之言若河漢而無極矣。徒見聖道之大。幾于莫可捉摸矣。然有本焉。可借觀而喻也。觀水者必觀其波流湍急之處。而後知水之有源也。無源則其流不繼。安能如是。猛急哉。迺流窮源此其術。蓋以逆而觀也。合日月以成明。明者日月之體也。貞明以為體。故無遠不居。無微不徹。而容光有所必照。因體識用。此其術。蓋以順而觀也。源即淵之本。明即照之本。非別有所謂本也。聖道固有本矣。夫豈一蹴而至哉。流水之為物也。滿一坎然後更進一坎。君子之志于道也。何獨不然。殫精神

力這一件做成片段。然後再作那一件。日積月累。務期造乎高明。光大之域。乃所謂達也。不然半上落下。既為此。又馳彼。到底沒有結果。先儒善信美大聖神之喻。可謂明切。須節節體驗。將去。

鷄鳴而起章

此章教人認取初念。早自決擇也。鷄鳴而起。一意向天。理路上走。雖未至于舜。便是舜一流人矣。鷄鳴而起。一意向人。欲路上走。雖未至于跖。便是跖一流人矣。張南軒曰。凡有所為。而為皆利也。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去做皆利心也。是可不明辨之乎。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子

卷三

舜與蹇之分。奚啻天淵哉。苟欲知之。所爭無幾。只在利與善之間耳。間非中間之間。是間不容髮。與其間不能以寸之間。間隔之意也。入于利便。與善隔入于善。便與利隔。舜惟向善一邊去。便不回轉。遂成古今第一個善人。蹇惟向利一邊去。更不回轉。遂成古今第一個惡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危哉。可不慎與。

楊子取為我章

斯道自堯舜相傳以來。只是一個中字。而中非權不能。用也。楊墨師心自用。無所事乎稱。况權乎。子莫有稱而

無錫與無稱同其為賤道均也是以君子諒之

取字註解僅足不如作取必之意為禱蓋但知有我一
腹而外更不知有人矣拔一毛及靡頂放踵皆假借形
容之辭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為也人人不
利天下天下治矣彼以治天下自負豈規規自全者哉
墨子一意為人萬物之內併不知有已矣故捐其身以
利天下所甘心焉若佛氏不愛頭曰腦髓以利濟正與
此同

二氏皆偏于一者也失中甚矣子莫矯其偏而比擬于
二者之間以為中為我不中則兼愛以濟之兼愛不中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則為我以濟之此其意差善庶幾近之然不審輕重以
為低昂則固滯不通猶夫楊墨之執一耳豈能相尚哉
上三節立案以執一二字該之此則承上而指言其害
也執一者居然以道自鳴而必惡之何也為其執為我
則害仁執兼愛則害義執為我兼愛之中則仁義兩害
道之賊也夫道約言之則一也博言之則百也殊途而
同歸者也執一則惟見有一而一之外一切棄置不問
廢百矣百廢則併其一而非一亦豈能兼哉為字直貫
到底不專指賊道句

饑者甘食章

此章當以高中玄之說為正只照末文解去不必添出

貧賤來飢渴正貧賤之一端也人常飢渴時雖不甘者
亦以為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飢渴害口腹故也夫
人為飢渴所迫遂不顧禮義廉恥而為之以致喪其良
心則飢渴豈特為口腹之害哉兼亦為人心害矣人能
無以飢渴之害口腹者害其心則此心確有主張不為
世味所動根底立得好以之希聖賢不難矣又何有不
及人之憂哉子思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正其
人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章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人皆知惠之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故特表而出之未
為三公固不降志以求合即為三公亦不貶節以求容
故曰不易其介介者截然有界限一毫踰越不得也註
以此章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
顯剛固之意信然

有為者譬若掘井章

此章與辟如為山章小異彼兼建立功業言此專為學
者言也學道者必左右逢源而後可云深造也不然終
日勤勞于源頭茫無見處雖行潦且不得與分功果何
益哉

義舜性之也章

此章言帝王殊途同歸者則千里也性之謂純粹以精之體也。一切道理自然從天性流出。義舜無所庸其力也。身之謂克已踐形之功也。一切道理無不躬行而實踐之。湯武無所謝其德也。假之則專在外面襲取而不復反求。請吾身固有之性也。此孟子學春秋一字之褒貶也。

久假而不歸。若固有之。故不自知其非有也。如初假人物。本權借為一時之用耳。既久則忘其為人之物。直視為己之物矣。豈知仁義性生。覆者一反身而具足。何必粉飾造作掩人之物為己有哉。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孟

卷三

伊尹曰予不狎章

按書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願。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唯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復歸于亳。此居喪免喪之禮。固然無所謂放之之說也。公孫非畧述書辭而益以放太甲于桐一句。此必當時好事之言耳。孟子不辯其誣。而直以伊尹之志明之。其平生尚論古人類此者正多可考也。註以不願為太甲所為不願義理。而尹不欲習見之。恐非人臣之義。蔡傳更之曰言我不可狎其狎習不願義。

理之人符之矣。放于桐。反于亳。大段為生民計也。民之大悅宜哉。

丑之言是為亂臣賊子。盡口也。蓋亦觀其志乎。尹之志在宗廟社稷。而無一毫擅離自利之心。可告先王。可告天下萬世。是以初非常而不驚也。若無伊尹之志。則與于篡。元惡大憝。法有必誅而無赦矣。後世霍光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漢之伊尹矣。而南軒先生尚以嚴延年一奏。微示不滿之意。愚謂霍光廢立。武王之征誅也。延年劫奏。夷齊之扣馬也。其道並行而不相悖。安得以彼議此乎。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孟

卷三

詩曰不素餐兮章

丑之意以孟子不耕而食為素餐。故引詩諷之。與彭更傳食為泰之意同。豈知君子之功在人國也。何可沒乎。居是國則為一國之寵光。其君嚮慕其道而用之。則居安宅而弗危也。擁富厚而弗貧也。修尊爵而弗卑也。享榮華而弗辱也。此其上有功于君者也。居是國則為是國之師表。其子弟佩服其教而從之。則入而為孝子也。出而為悌弟也。事君而為忠臣也。交友而為信士也。此其下有功于民者也。區區廩肉。曾何足以償之。而云素餐乎。古所謂大烹以養聖賢者。胡不問焉。

王子墊問曰章

志者。士之事也。仁義者。士之志也。其名則士。其實則大
人也。在易避之上九曰。高尙其事。象則曰。志可則也。此
亦以見志事之合一矣。
墊之問。以士上不謀國。下不謀家。優游其間。無所事事
也。

所尙者。志趨向。不凡。亭亭萬物之表也。

志在仁。無以尙之。仁者萬善之長也。志在義。無以尙之。

義者萬變之宗也。殺一無罪。則其志慄慄者。惡之反。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則其志貪。貪者廉之反。非義也。四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卷三

句泛說。以下纔說到士身上去。居在仁。安上以敦之。止

而不遷也。路在義。躬行以踐之。遵而恐後也。居仁體立。

由義用行。體用兼備。大人之事。豈復有加于此哉。備者

完全無虧欠之意。窮居而裕。大行之畧。韋布而主帝王

之權。在田之大人。無以異于在天之大人也。

仲子不義章

此章見制行者。必先立乎其大而其餘乃可觀也。仲子
之廉。傾動一時。故其不受不義之齊。國人皆信其然也。
人信之方。以為驚天動地的大事。孟子直以為舍簞食
豆羹之義何也。對親戚君臣上下而言也。人尊大焉。仁

親戚君臣上下。作何言。亦必有親戚君臣上下。然
後可以為國。不則國非其國矣。而况于人乎。奈何以讓
國之小廉。遂無疑于敦倫之大節乎。論人者。以其大信
其小可也。以其小信。其大則斷乎不可。

姚應問曰章

說此章者。或以舜為天子。必不使瞽瞍妄殺人。就使殺
人。自有八議之法。在恐臯陶不得而執之。且臯陶既執
之。舜安得竊負而逃乎。又舜為天地神人之主。恐當時
必不聽其逃。辯難俱是。但未得孟子立言之旨也。詳玩
註說。當自得之。存疑觀其微矣。其言曰。此是就各人安

四書劄註 孟子 盡心上 卷三

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却未及。權變處。此本朱子

之言。而大有解悟也。

上有至尊之天子。下有執法之刑官。而瞽瞍以天子父

殺人。法既無所逃情。又不容已。此古今一大難局也。桃

應之問。亦自奇創。

法之所在。豈以天子之父。屈乎。執之而已。他非所恤也。

坐視其父見執。而不之禁。其如為天子何。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朝廷之法。本乎天制。乎聖人法

官世守之。兢兢罔敢失望者也。舜豈得以一人之私情

廢天下之公法哉。

以天子而屈于士師之法。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如之何。天倫為重。四海為輕。蓋于天子何有哉。舍一日之黜名。全終身之孺慕。其樂陶陶。適愜吾為人為子之願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主意在居天下之廣居一句。前借王子開其端。後借魯君暢其說耳。

喟然一嘆。嘆齊王之子。正嘆廣居也。居移氣。養移體。謂變化其氣象體貌也。二句泛說。不得指出勢分性分大哉。居乎。正嘆居之關係匪淺鮮也。均是人子。而王子之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天

卷三

氣體何迥異也。王子有宮室。人亦有宮室。王子有衣服。人亦有衣服。所與同者多矣。而氣體獨若彼其不同者。則所居之地位然也。前言居養。此獨言居者。言居而養在其中也。况坐擁安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心廣體胖。面晬背盎。又當何如乎。呼魯君自呼也。明知非吾君。而其聲之酷似如此。故守者共訝之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是孟子語。以見居之能移人。而居天下之廣居者。亦可想像其氣體矣。食而弗愛章。戰國時上以幣帛拘士。而士亦以幣帛自拘。無復所謂

恭敬矣。故孟子慨焉與。而進求其實也。夫人而至于使人以承交之歡。畜之辭。不怪且怒者。豈知食而弗愛。愛而不敬者。固然。蓋亦少自重乎。

恭穆其人。而罔敢狎忤。然後以幣帛將之。故此心雖與幣併行。而實有不與幣併見者。發已結。注于其先也。豈曰修一時之緼儀已哉。

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將之之實。是承交賦畜矣。君子夫之。唯恐不速。豈可以虛文相稱。謂哉。吾將穆然于尊賢禮士之風矣。

形色天性章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天

卷三

有形斯有色。色非出于形之外也。有性斯有天。天即行于性之中也。形色天性。如貌便有個恭之理。言便有個從之理。視便有個明之理。聽便有個聰之理。心便有個睿之理。常人都作嫗殼。就闕了。所以頑冥不靈。惟聖人盡性。然後能一一實踐其理。而作肅作又作哲作謀。無些子缺欠也。所謂不虧其體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踐者脚踏實地之意。若佛氏視此形為幻。為妄。而脫離之。別求所謂清虛寂滅之性。焉。是舍坎而求明也。不亦遠乎。

齊宣王欲桓喪章

一則禮之所本有者自以其意減之一則禮之所本無者自以其意增之一過于薄一過于厚其相去遠矣丑安得援以自解也

期之喪。視三年雖不及。視已則過。丑問曰。幾于逢君之惡矣。

終兄之臂。天倫大惡也。雖徐徐肅愈乎。亦教之孝弟。謂以孩提真心點醒他。或當一悟也。本教弟而必兼言孝者。書所謂弟弗念天顯大弗克恭。厥兄不弟。正自不孝來也。此句只指終兄說。短表意言外見之。並說不得。歷于嫡母不敢終喪古制也。至我朝始得各伸人子之

四書初注 孟子 卷上 三

情矣。王子之傳一請所謂禮維先王。未也。有可以義起者也。丑見此事以爲傳請數月之喪果是。則已所論期之喪未爲非矣。故及之。

王子之表欲爲而不得者也。故雖一日可以見終天之情。宣王之喪得爲而不欲者也。故雖期月適以薄三年之愛。奈之何同年而語也。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上須如註。添我前所談四字。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開口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結尾云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中列五教。燦然明備。而前後照應。確不可易。然

則聖賢之教。雖專以道。德乎。而文章亦在其中矣。

學者天質醇備。人力宏深。生趣正在淳淳。莫可已之。格

一經。點醒豁然。大悟全體。其靈通矣。正如雨之潤物。不

先不後。適當其時。就中造化之妙。豈可以言傳乎。註五

教皆以人質之確甚。

性地溫雅。器量寬厚。德也。從而涵育薰陶之。察其小以

極于大也。資分明。磨識力。英敏。材也。從而誘掖開導之

擴其偏。以歸于全也。

無間及門。不及門。但隨其所問而答之。自有一段道理。不可磨滅。處罔君子之教澤也。

四書初注 孟子 卷上 三

或時同而地遠。切聞風之慕。或時不同而世後。竊取嘉

言懿行。以自善其身心。此皆君子之教澤宏播。地無遠

近。時無後先。皆有以取之不窮也。孟子嘗曰。私淑。此則

曰。私淑。或曰。淑。進善也。艾。懲惡也。於義亦通。且不

朱子斬絕自新之意。

君子以斯人爲徒。而成就後學。其急務也。故帝王之五

教。窮于上。則聖賢之五教。行于下。可述而誌也。此五者

因村而篤。如天之生物。一般。蓋君子之所以立範垂模。而

道明高矣。美矣。章

註末數語最盡最確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絕墨殺率卑不可抗高不可貶申言中道而立也語不能顯謂引而不發然不能藏謂躍如也尤為詳明

美即從高處見之不平說以為宜若登天然張本也不可及則自棄若使彼為可幾及將日尊尊而弗能已矣語氣一順說去

大匠與羿皆喻辭宜影射正意講言彼豈以拙工拙射之不可幾及而擅有變更哉註以引為引弓發為發矢承上文發率而言也引者循

四書初註

孟子盡心上

三

卷三

循善誘之意也不發者不罄洩其中藏也雖不發而彷彿如見故躍如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盡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于心目之間正是此說中道而立不驚于高遠不狃于卑近恰好的繩墨教率也能者從之仰躍如者而發其所未發以無負君子接引之意也如工之匠心如射之破的高美之道豈有不可幾及者乎若不能者則末如之何矣

天下有道章

此為以道殉人者發也殉者生死不相離之意天下有道則致君澤民不使道離乎身天下無道則隱居獨善

不使身離乎道世有治亂遇有窮達而身與道未嘗須臾離也

若以道殉人則此身沒無扶持第隨人俯仰而已我未之前聞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章

君子教人之心固懇以切矣然求者不誠則拒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不答其問則不在所禮矣公都以為非所宜也故問之

答者至公無我何貴何賢何長何勤勞何故之有哉五者皆在所答也一有挾則皆在所不答也挾則自恃驕

四書初註

孟子盡心上

三

卷三

盈之氣播在胸中無以為受教之地矣答之奚益勝更國君之弟貴也慕義求學賢也有二指貴賢講中且漫露出只虛虛說五者有一于是則不答而况二乎

於不已而已章

首節之弊在不及次節之弊在過註過猶不及之說自是妥切後儒往往非之過矣

凡事有于情于理不得不做的須是做如綱常之大是也若此處泄沓放過則天下事無復有措手者矣凡人于情于理不得不厚的須是厚如骨肉之親是也若此處刻薄寡恩則天下人無復有鍾情者矣

此兼為學為治兩項。天下事無之不如進也。因矣。若一意勇猛向前而不留餘地。為可繼則氣易衰。力易竭。亡向而索然盡矣。從來矢志勵精而究抱鮮終之嘆者。豈少也哉。

君子之於物也章

前逆說後順說。總見君子之情不混用也。愛物是愛惜不殘害不暴殄也。至于仁則若有所禁而弗予矣。仁民是慈祥愷悌不忍其失所也。至于親則若有所禁而弗予矣。豈禁之哉。番餘地以待施耳。親親重講以仁民愛物上面有了而親親二字至此始出故也。親親者左右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論

卷十三

奉養求得其歡心以至出言舉步無所不用吾情也。親須親若夫民則仁之而已。以親親者親民是視至親如路人也。民須仁若夫物則愛之而已。以仁民者仁物是同人道于牛馬也。親疎貴賤各有差等所謂序也。若作先後之序則非旨矣。註食有時用有節二句解愛字極好。若釋氏之不殺生。梁武帝之不用犧牲。則以仁為愛倒行逆施矣。

智者無不知也章

此章言仁知之全體在乎扼要兩平對說不可作一串講。堯舜是借來做樣子。末節偶舉一二事為不知務之

大凡以見仁知所當先之務不可不急知也。

習者照普萬物無不知也。而非無不務也。急當務而已。急當務則職要不必職詳。而叢性就理。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則萬物無不愛也。而非無不務也。急親賢而已。急親賢則任人不煩任已而惠澤下究。其為仁也溥矣。以堯舜之欽明濬哲而不泛置其心于不可勝窮之地。惟先務是急。如堯治曆明時。舜舉相去凶之類是也。以堯舜之如天好生而不濫用其恩于不可勝窮之地。惟親賢是急。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也。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論

卷十三

觀于堯舜。夫亦可以知務矣。世之人或滅其天性而加意于疏庸。或喪其威儀而致詢于末節。顛倒錯謬。豈云知務者乎。不知務則雖無不知而不足以為知。雖無不愛而不足以為仁矣。盡就顯而易見者一推廣之也。

四書胡氏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廉孫 承祖

會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孫書卷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不仁哉梁惠王章

孟子之言非承上三章之意而發註以其類也故言之然其理則固相通矣當時諸侯王大抵皆犯不仁之病直斥惠王所以警諸君也仁者無不愛所愛者固愛所不愛之充亦愛之矣不仁者始而愛其所不愛究則併

四書胡氏

孟子

盡心下

一

卷十四

所愛者亦不愛之矣兩及字不助上及字推及也下及字累及也此處且虛說為丑陽張本

土地所不愛也以其故而驅民于鋒鏑之下肝腦塗地已為失策至于子弟所甚愛者又驅而殉之天性殘滅豈不慘然傷心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不仁矣

春秋無義戰章

春秋一書褒貶並行至于論後之事則有貶而無褒或書人或書名或書遂或書反皆不義之辭也若夫均之不義而于其中有差勝一絲者則亦偶見之如谷陵之師之類是也

諸侯有罪天子命方伯討之則曰征征者上伐下之名也放國稟命于天子無私自備兵之理故不稱征春秋皆敵國相征未有出于上命者此所以無義戰也宋二句正釋首句之義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章

首節言讀書之法下則即武成以例其餘也人情常疑或時鮮不援載籍以自解豈知載籍遂足盡信乎哉讀古人之書貴斷之以理理不可信而強信之則執拗迷錯害義甚矣如此是書無以益人而反以誤人豈若無書之為愈哉

四書胡氏

孟子

盡心下

二

卷十四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攻施作之法盡矣其他若有道曾孫周王發之類近時講求可盡信也

仁人無敵于天下此古語之必當信而不以疑者也若血流標杵則仁人反不足信于天下矣可乎按書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蔡傳曰討眾離心離眾特劫于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此然則血流標杵言不仁之自樹敵非言仁者果無敵也

有人曰我善為陣章

自梁惠王章至此皆言戰則不仁仁則不戰之意胡氏

曰四章意亦相承也。然則善為用者不難。善師者不戰。豈不信哉。

善陣善戰者。上敵人君殺伐之心。下戕生靈。德謂之命。所謂服上刑者也。故曰大罪。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二句是一章服日言其君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湯武國君之好仁者也。東西南北無敵焉。其已事可考也。

武王國君之好仁者也。其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言車之少。虎賁三千人。見仁人。不以兵威取勝也。

孟子 卷四

子曰。二句從好仁之心發而為好仁之言也。稽首。若崩。豈有敵之者哉。此孟子直以其意為文也。書無王口二語。若崩厥角。言商民受紂之虐。驟然若崩。推其頭角也。與此亦全異。

征之命名。蓋有取于正之義也。歸其不仁。以歸于仁。則正矣。夫人各欲仁者。正已而沐其恩。是以怨後。稽首之不暇焉。用戰戰者。仁人所不用。而善陣善戰之人。方且侈然自多。豈非大罪乎。

梓匠輪輿章

此如詩之比體也。只照梓匠輪輿說去。而正意隱隱言

外孟子口中。又一句止意。不得若曰。引新。切。授受之方。若夫得之心。應之手。則存乎其人。非可以言傳也。舍規矩以為巧。不得執規矩以為巧。亦不得其所能者。不可誣其所不能者。不可強也。是所望于神而期之者。

舜之飯糗茹草章

此見聖人之天定。不以貧賤而有所損。不以富貴而有所加也。飯糗茹草。在人情方且難堪。而舜若將終身焉。無慊而思去之心。被袵衣。鼓琴。二女果。極天下之至樂矣。在人情方且驚異出意外。而舜若固有之。無盈滿自多之色。其恭已正南面也。無以異。但木石友鹿豕也。此

吾念而後章

要看註必有所為。感發一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而况于父兄乎。雖假手于人。實釀禍于己。所爭幾何。一聞耳。然則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亦可從此理反推之矣。

古之為關章

源發關之本意。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遂至此。可概也。謀祭非常。本思預防之道。征稅出入。則唯利是徇矣。舉古人之美意。良法。固不假借。以行其私。豈獨為關一

經 170-627

事識

身不行道章

身者妻子所則也。行道者無妄言無妄動也。若一言一動不向天理當然做去。則身不修。家不齊。其何以行之哉。非獨身不行道。在妻子間行不去。就是使人小節。若因循含糊。沒个道理。妻子亦將不奉吾命矣。妻子不能行。而况他人乎。古人進德者必卜諸妻子。有以也。

周於利者章

上句引起下句。不平說。周于利者。蓄積厚而俯仰無虞。何畏乎凶年。周于德者。行道而得于心。完完全全。無少

四書

孟子

五

卷四

虧久也。邪世。即邪說暴行之世。不能亂者。無以播奪其學術也。先正云。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操是也。守不到。則貶揚雄之為。莽大夫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之例。執手版是也。其說最精。余反之云。識到。則不眩。管寧之避曹操是也。守到。則不眩。陶潛為晉處士是也。氣到。則不憚。韓琦之可取吾頭去是也。

好名之人章

程子云。好名與好利。雖清濁不同。然其為利心則一也。千乘之國。大利也。讓千乘之國。大名也。讓千乘之國之名。利更勝于千乘之國之名。利故好名之人能之。

苟非其人。指真能說國之人。說蓋稱的。根子種在心裏。故算食豆羹之利。露出木相來。以其無名。可名故耳。或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苟非其人。即指好名之人。說非旨矣。

不信仁賢章

國所與立。將在仁賢矣。仁賢分。則懷德之人抱道之賢士也。合言之。則居仁安仁而德業之可希者也。不信則疑。而不用。擯之山林。固無人。藹之廊廟。國亦無人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四書

孟子

六

卷四

則犯分干名。而尊卑貴賤。失其序。上下能無亂乎。政事由仁賢立。無仁賢。則無政事矣。政事。國之紀也。無則壞法敗度。而賦式出入。失其經。財用其能足乎。三者皆治安之先務也。而仁賢為之本。可不思所以信之乎。

不仁而得國章

當時有國者。日以得天下為事。而不仁滋甚。豈知不仁者。奮其詐力。竊據一國。容有之。若夫得天下。則萬無是理也。孟子之意。蓋警諸侯之不仁。而反其大欲耳。自是而後。若秦若魏。若晉若情。不仁得天下矣。然不旋踵而滅亡。禍目繼春秋。皆不以正統與之。其法則本孔子其

意則本孟子此章之言也

民為貴章

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此常論也孟子反之以矯時君之妄自尊大而視民如草芥者首仰立案下始着解不得實講

民惟其貴也是故得丘民之心則神器歸焉天子之貴必以民之貴貴之其實為何如乎若夫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豈能與民爭權哉此節稱民為貴

天生民而立之君得司牧之若諸侯不恤其民而社稷

釋君為輕

備物以祭罔敢後時所以祈有年也然而雨暘不時旱乾水溢則社稷不稱厥職故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是民又重于社稷也或旱乾或水溢有二焉則為變置之舉非俟水旱相仍而後然也

胡氏曰變置諸侯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說本莊子亦注意此節釋社稷次之

聖人百世之師章

孟子盡心下

七

卷十四

自古未有以聖人稱夷惠者稱之自孟子始百世之師

亦是創論言其儀刑奕代也下而都發明此句伯夷之風如秋當之者百物振肅柳下惠之風如春當之者百物煦蘇亭亭物表不屈于世故曰奮厥去其積習而植

立不仆日興起奮者百世以上之興起也興起者百世以下之奮也上下以性情相在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其有闕于世教甚大非品詣其極者能之乎此句正

應首句而兗于親炙之者薰其德而善良又當何如也易曰雷出地上二子之奮雷以動之也然曰風行草偃二子之闕于後世風以散之也雖分造化之功未免有

四書劄註

孟子盡心下

八

卷十四

迹在孔子太和元氣也覆載萬物而不尸其功渾然無迹此孟子所以推夷惠而不及孔子也

仁者人也章

此亦道不遠人之意但指出仁字為更醒耳仁非人則其理虛而無所寄人非仁則亦塊然血肉而不靈故仁者人也原是合一不離的而古今共由之道統是矣言道者奈何求之幽渺哉詳言之仁統萬善親義序別信皆仁也人備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人也親就在父子上見的義就在君臣上見的序別信就在夫婦長幼朋友上見的仁者也合而言之豈非天下之

達道哉

君子之厄於陳蔡章

厄于陳蔡。以絕糧言也。無上下之交。只是君臣不致敬。併際可公養之禮。都廢了。是以七日無所資。耳。史記陳蔡發兵圍之之說。豈足信哉。蒙引說最當。

貉稽曰章

此章言士當以孔子文王自勉也。理則賴未醒。蒙引曰。壞于眾口。亦無謂。按理字。或曰分理。或曰問理。或曰審理。皆取分辦之意。大不理于口者。言眾口妄加訾議。大沒分辦也。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下

九

卷四

稽之意。豈不日所傷實多乎。無傷也。州從土作增。言為士者。行益高。則知者益寡。名益盛。則嫉者益眾。亦通。但不如還他本字。從心為是。憎者疾惡之意。唯其憎之。是以毀之言。士以聖賢自期待。故見憎于此多口也。引詩見孔子文王。古今之至人也。而不免于人之懼。正不免于人之憎。况下此者乎。反躬自強。盡其在我者而已。太王之詩。以文王當之。似也。衛莊姜之詩。以孔子當之。憂心悄悄。如何說的去。豈說詩者。應如此耶。賢者以其昭昭章。指有治人之責者。言昭而又昭。明府之至也。昏而又昏。

閭波之極也。一則躬行以率人。一則政令以強人。使人路昭望治之心。同而原本處則相去遠矣。適濟者以傷今不平說。

孟子謂高子章

山徑之蹊。間人所率而繇之之路也。介然用之。則往來自如。一旦開幣而光亨矣。少間不用。立見茅塞。欲復成路。豈可得哉。今子。目前有理義之大路在。而甘心不用。使一掬內皆荆棘。滿胸中盡葛藤也。亦將何以為心耶。天與我一潔潔淨淨坦坦蕩蕩好田地。乃在物欲橫生。蕪穢不治。盍反而求之。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下

十

卷四

高子曰禹之聲章

高子之樂。無以異于高子之詩也。其亦茅塞之驗乎。孟子早譬而喻。想當心開目明矣。不問性情。不問功德。不問時勢。直取禹與文王之聲而優劣之。何其憑臆自用也。窮其立言之意。則曰有見于追蠡云爾。以鐘紐之完虧。卜聖樂之高下。高子曰是亦足矣。是果足據。則一車兩馬之力。亦足以卜城門之孰乎哉。軌之深不深。係于歲之久不久。有未可徇迹而論者。正先文王千餘年。子欲比其聲而同之。過矣。

齊饑陳臻曰章

救饑者仁人君子之心也。即一再為之。庸憚煩乎。但前日發棠。齊王雖勉從之。在庭小人必有譏其掠美市恩者。若又不識忌諱。祇取辱耳。此陳臻以為不可復而孟子亦有馮婦之戒也。

苛政猛于虎。齊王之政負嵎之虎也。國人知為己謀食。暇為孟子謀道乎。其厚望無已也。是亦趨而迎馮婦之意也。果復發棠。則攘臂下車矣。是狗情干譽而不免于士君子之非笑也。烏乎可。

口之於味也章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下

七

卷十四

此章只要拿定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之所賦命也。人之所受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前五者原是性。君子却不說是性。而安吾命。後五者原是命。君子却不說是命。而盡吾性。此亦矯而得中之意也。

此五句屬性。即在五句內見的。蓋耳目口鼻四肢。各有其所甘。各有其所悅。各有其所便。是生而知之。生而能之者也。性也。玩之於二字。有自然相宜之意。然貧賤則欲適情。而不得富貴。則欲恣情。而不敢有命焉。天之所以節制乎人也。付之在天。人豈得而妄干乎。君子不謂性。蓋所以忍性耳。

此五句屬命。須從命也。句着解。謂厚薄異稟。常變異遭。故也。譬之仁。自然在父子見得。然有文武之父子。有舜閔之父子。義。自然在君臣上見得。然有舜禹之君臣。有湯武之君臣。禮。自然在賓主上見得。然有陽貨之非禮。以為禮。智。自然在賢者上見得。然有晏嬰之似智而不智。聖人與天道自然昭合得。然有性之之聖人。有反之之聖人。有在天之聖人。有在田之聖人。是皆數有前定。而非人能為也。命也。然既生稟五行之秀。以成形。即備五常之德。以成性。有性焉。人之所以凝承于天也。勝之在人。天豈得而坐限乎。君子不謂命。蓋所以立命耳。者。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下

三

卷十四

存否亦通。不如還他者字為是。

浩生不害問曰章

樂正子。孟門之巨擘也。許其所已能。勉之也。許其所未能。進之也。一勉一進之間。其所以曲成者至矣。

樂正子之為人。度未有以遠過乎人也。據其目前擅長處。則固有不可沒者。其人亦可以為善矣。其人亦可以為信矣。只開閑許他。實講善信不得。

凡立心制行。使人慕而愛之。則可欲之善也。吾若柔毫之德。人所同好。故于欲乎。微之。雖說人欲已却。固在只之善。有可以致人之欲處。

以可從之善而大段帶備于身無假借以自欺者則有
諸已之信也。從子教而見師于館定之後不幾無諸已
乎。未幾而聞言悔罪則亦未為大失也。
其善圓滿而無虧欠充也。其善篤至而無虛假實也。充
實則渾然具足有可觀仰美也。朱子曰。雖其隱微曲折
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精甚。
其積之也淵以塞。則其發之也熾以昌。瑟棚赫宣。斐焉
彰施。一身禮樂文章。燦焉燦備一世。此其人尙可限量
乎。註引樂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又引易之坤曰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盡矣。

四書朔註 孟子 盡心下 三 卷十四

大而化則冰消凍釋無復形象之可求矣。人至此其至
矣乎。程子曰。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正化
不化之說也。
聖而至于不可以耳目心思相窺測也。則視聖又進一
格矣。孟子明指為四。則聖神當作兩樣。緣程朱有說不
敢異。蒙引疑之亦未夫。新鄭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
手。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
一等神人也。此說自是。
在善信之間故曰中。善有餘信不足也。其于美大神聖
則懸望焉而未敢企及。故曰四之下總之。祭正子天資

好學力淺故所成就止此耳

遊墨必歸于楊章

孟子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既欲其距之也。
嚴。此章莫其來歸而歸咎于辯楊墨者。又欲其得之也。
恕。嚴與恕併施。此先儒所以有義盡仁至之說也。
墨氏兼愛泛濫不近人情。若厭苦之。則為我者猶為約
而易操也。故必歸于楊。楊氏為我。究至絕人。逃世。豈
足之地乎。一旦厭苦其不情。則思大中正之道為確
而可循也。故必歸于儒。此皆以理勢之固然者言之。非
謂楊果勝墨。亦非謂逃墨者必先歸楊而後歸儒也。歸

四書朔註 孟子 盡心下 四 卷十四

斯受之專就歸儒說。斯受者無所留難而已矣者。無事
他求也。無非與其自新之意耳。
若然則不復與之辯矣。今之與楊墨辯者。諄諄然苛繩
其既往之失。則彼畏其已甚。一去而不可反矣。如追放
豚者。不過為入並計耳。既入其並。又從而招之。豈非施
之以難堪也哉。此譬恐亦是禽獸楊墨之意。
有布縷之征章
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唐之調。俶此粟米出
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唐之租。俶此力役出于同井
之家。丁男所賦也。有軍賦工賦二役。唐之庸。俶此征之

有者。君子豈得而無之乎。其中有調劑之法。在用一緩也。夏用布。緩則緩聚米。力役之征。秋用粟。米則緩布。緩力役之征。冬用力役。則緩布。緩聚米之征。取之中有不忍盡取之意。是以民樂生而父子相保也。不然一時併取其二。則民不保其身。一時併取其三。則民不保其家。曰舜曰父子離。何等堪憐。長民者問之能無痛心。

諸侯之寶三章

當時諸侯爭寶珠玉而置土地。人民政事於度外。故孟子別其真偽而示之。諸侯有國土地。有國所資以為業者也。人民有國所資以為守者也。政事有國所資以為

四書朝註

孟子 盡心下

孟

孟

也。若舍此而寶珠玉。則政事亂而人與土兩無所賴矣。身之災也。日可俟也。意投珠玉。登榮華之風貌矣。齊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為寶。楚王不以白珩為寶。亦庶幾知寶者哉。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斷盆成括。雖曰理有固然。蓋亦危言以懼之。使之知所戒而獲免于禍也。而卒不悟其及也。固宜。夫道者所以擴人之才而使之不窮。亦所以絕人之才而使之不遇也。盈虛消長進退存亡。其理皆不外是。况在仕途而

可買。賢乎括。小有才。不過些須聰明耳。而未聞君子仁義中正之大道。則愚癡無智。露穎張鋒。勢不至擗性命以殉之不已也。後世若智伯。魏錯之流是也。徐誼甚好不可不知。

孟子之滕章

其事惡。孟子亦無所置辭。而特記之。註以為有合于聖賢之指。誠是也。館于上宮。意孟子自館。非滕君館之也。何以知之。以其有業屨于牖上知之也。館人業屨之人也。求之弗得。求之牖上而弗得也。

四書朝註

孟子 盡心下

夫

孟

問而曰。或似是奔觀者。非失檢之人也。以從者為廢。則滕之來是為竊屨矣。榮引以來為來。學誠可笑。或人曰。殆非也。註以為自悟其失。亦非其設問之意。原不如是也。意以夫子之設科也。于來學者全不揀擇。以致賢愚。獲繼而竊屨之人亦在其中矣。豈知聖賢大道為公。若追其往而拒其來。則項肩苛刻。心之不廣甚矣。豈與人為善之心乎。陽明日。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于學者。真所謂容谷。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繼而來者能不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于此而求其真者耳。此論正合此章之

意

人皆有所不忍章

仁義之量甚大而端甚微。非識取而推廣之。鮮不為物欲所汨沒矣。是故極其量則日充。引其端則日達。唯達而後能充。無非完其皆有之初心焉耳。人雖甚不仁。必有所不忍者存焉。人能繇此通彼。以惻隱之良心。易其殘刻之習心。則天心蕩然矣。仁也。人雖甚不義。必有所不為者存焉。人能繇此通彼。以羞惡之良心。易其點污之習心。則天心秩然矣。義也。此從上節之意而申言之。非又進一層也。害人者人之

四書

孟子

卷

下

所不忍也。以其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則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民胞物與。無之不愛。仁可勝用乎。穿踰者人之所不為也。以其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則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砥節礪行。無之不宜。義可勝用乎。人所以不為穿踰者。以其為人所甚賤故也。今夫爾汝之稱。非人甚賤之而然乎。無受其名。一慚忿而遂已。無受其實。則凡一切躬行。有不足取重于人者。皆在所不為也。又安往而非義哉。此朱子之說。與註不同。須如此。纔講的實字。出存疑非之。以為不得註中明上文之意。誣矣。

語志在探人之隱情也。若當默而然。則人之情隱矣。故

陽為語以誘之。使彼之情不覺因語而發露也。是以言飾之也。若當語而語。則人之情亦隱矣。故陰為然以待之。使彼之情不覺因然而發露也。是以不言飾之也。朱子曰。飾者。鈎致之意。先儒媚悅等語未切。只此便是。心地不光明。便是穿踰之類。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也。充此心。則一語一默。無不可告人者。而義在是。而仁亦在是矣。前仁義併言。而後則專言義者。仁統體。義萬殊也。

言近而指遠章

平天下者。不外言行兩端。言有遠近。行有博約。而其理

四書

孟子

卷

下

因之有輕重焉。君子重其近且約者。輕其遠且博者。夫是以言道盡善。而天下平也。今之言。其近者既淺陋而無味。其遠者復荒唐而不經。近與遠皆未善也。惟言近指遠者。典要而趣無不該。則其言善矣。今之守其約者。既拘滯而不通。其博者。復泛濫而寡要。約與博皆未善也。惟守約施博者。身簡而理無不得。則其行善矣。君子之言。不下帶。何其近也。而道存焉。何其遠也。修辭不離乎目前日用。而人倫事物之理。該焉。此君子之所以為善言也。君子之守。修其身。何其約也。而天下平。何其博也。此

不出乎反躬克己而後論參贊之非耶焉此君子之所
以為善道也。

上兼舉言行此則專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行重子
言故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起下文耳。所求于
人者重以平天下為期也。所以自任者輕舍其身而不
修也。茫然無所守究至人已而病非求諸君子恐不可
救藥矣。

堯舜性者也章

堯舜湯武皆聖人。然有性反之分。此孟子創論也。三節
言性之德。三節言反之功。却都小着在堯舜湯武身上。

則書明註

孟子

九

卷十四

只是要學者反其性焉耳。湯武不如堯舜武又不如湯
舜朱之言備矣。

存疑于性上添賦字謂堯舜賦性者也。夫人豈有不賦
性者。何獨堯舜哉。無謂矣。只宜云堯舜原是性生的。合
下便純粹以精全不勞思勉耳。者字與之字不同。之字
指聖言者字指人言也。湯武之性非有異于堯舜但從
顧提執競之功來。故曰反橫渠所謂垂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是也。言復還其故物也。反之與身之亦不同。身
之以用功言。反之以成功言也。

事以顏色言。周旋以履。蹈言。中禮者在在皆天則也。

動處便是禮。便可為天下萬世模範。非所性之德。諸其
極而能之乎。哭死而哀。所性之痛。梓自不容已也。若為
生者情。而則有意矣。經德。肅德也。達德也。如孝弟忠信
之類是也。不回。直。內。方。外。也。此所性之醇。故非富貴功
名所得添入些子。又何容心焉。必非期必一出言而確
不可易也。以信言之。只是言語以言誓之。必信言之。則
行已在其中矣。言信而行自正。非以正其行也。此所性
之篤實。無所藉其疑議也。以上四段皆言性之發而中
節也。

則書明註

孟子

十

卷十四

上言性者。孫仁義行之事。此則友者行仁義之事也。委
命者。廢法。而不知所為。行。規。令者。變行。而不知所謂法。
唯君子則行法以依之一言一動。皆敢論越乎規矩準
繩之外。至于吉凶禍福。畢付之命。而已不與此亦無所
為而為之。但較性者。差費心力耳。

說大人則貌之章

此章氣象太露。先儒嘗言之矣。但恐學者未到此地位。
一至王公貴人之前。不覺張皇失措。舜當而不能語也。
朱范質生。博學止矣。明。較。廢。坐。論。之。理。豈非以其巍巍
哉。

說大人而有其崇高富貴。則不敢輕所欲言矣。故貌之

視非便易之謂也見其 誠觀正作等則看過會不足信 善一於也。

魏魏如堂高數仞之類是也。此志意行展言語得盡二 何委清一段言大人宮室以得志也。我得志將使人 人得其恒達安宅之志而豈為是哉。二段言大人逸遊 以得志也。我得志將使人人得其飲食男女之志而 豈為是哉。三段言大人宴遊以得志也。我得志將使 人人得其舍鼓嚮遊之志而豈為是哉。我所不為以其 論制故耳。在我者一居一處一食一色一宴一遊莫不 有古聖賢之成法在。罔敢踰也。以我為彼則我不屑以

孟子 卷下 主 李

後為我則彼不能此其志願器量之相去遠矣。若志何 其聖之古制即上章所行之法也。昔齊宣王見顏觸曰 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觸對曰大觸前為慕勢王 前為趨士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此亦貌大心 之意然不免于貧賤弱人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立言正自不同。若曰寡未盡 而更期于無則誣矣。周子所謂欲對理言。人心之離于 道心者也。故宜無。孟子所謂欲。則聲色臭味言若一切 絕却。則淪于枯槁寂滅矣。故用。寡寡與多相反。多欲者

後無防簡而天君之坐。身寡欲者清淨有節。 而神明為之守舍矣。此養心所以莫善于寡欲也。與一 養心而養性養氣俱在其中。然則省察克治之功。場可 緩也。

曾哲嗜羊棗章

禮云父沒而不能饋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曾子見羊棗。如見曾哲焉。故 不忍食之。蓋惻然悲感與禮意正同。 丑以膾炙美于羊棗。曾哲羊棗未有不嗜膾炙者。美者 忍食之。不美者則不忍食何也。是未免以私心窺聖賢

孟子 卷下 主 李

也。豈知其有間與獨之分乎。父嗜所聞子不得獨嗜。 此不諱姓之說也。父嗜所獨子不得而不嗜之也。此諱 名之說也。父名所獨子不忍出諸口。父嗜所獨子豈忍 人諸口乎。然則承言孝思曾子之謂也。

孔子在陳章

天下事。只要一個真。而經術學術盡之。經術則絕。弱者 惡其假也。學術則絕。邪原惡其似也。惡似所以存真也。 狂狷造詣未成。豈能過真中道。然而立心制行。都向真 的一條路上走。是以聖人取之。而崇正闢邪。君子反 覆辨析。蓋所以扶天下之大經。而學術在是。而經術亦

是矣

簡言狂者一切脫略不在細曲上做。進取言不以目前自安也。不忘其初。言不失其本來面目也。章之意以狂士未是任道之器。孔子越境而思之謂何。

章所問者狂也。孟子併假及之。據孔子之言耳。中道而下。獨屬望狂。狂者有志。度越凡流。狻有守。屏除非僻也。繇孔子之言而想其心。不得于彼。而後致意于此。蓋將裁其過不及者。而歸大小至正之途也。

章則狂而孟子取孔門三人當之。牧皮無考。琴張臨喪而歌一事。與曾皙同然。亦俱似未遊聖門以前事。惟曾

四書精註

孟子 卷十下

章

卷十下

指異乎三子者之撰。其春風沂水志樂。直與章冠履。唐虞以上是何等襟期。為人太段。固可想見。然則彼知三子之所謂狂。即曾皙以例其餘而已。

章不解三子之為人。故仍不解狂。而再問也。廖廖承志字。下兼曰字。故註以為志大言大也。一則古之人再則曰古之人。高自稱許。不少退讓也。夷平也。平考其行者。衡量之意。不掩焉者。不能盡如其言而踐之也。有弊漏而無彌縫。有破綻而無遮蓋。蓋正見其光明磊落。直任本色也。

上既云某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至此又云不可得何

哉。言此輩亦非容易的。故聖人又寬其格以求之。也不潔者。非道非義之事。不屑者。鄙夷而若將况之也。大則樹立名節。無失身之悔。小則砥礪廉隅。無模稜之羞。此亦孔子所急欲得之。以羽翼斯道者也。是狻也。是又狂之次也。或曰。次于中道。恐非。既云狂者又不可得。故欲得狻而與之。則狻次于狂可知已。

評以此節為萬章引孔子之言。誤矣。存疑非之。又全以此節為孟子之言。亦謬也。孟子因狂而及狻。以明其進道者。又因狻而及鄉原。以明其害道者。皆非萬章所能問。故自其志廖廖然。節曰字。直到鄉原德之賊也。始完

四書精註

孟子 卷十下

章

卷十下

孟子之言。下曰字。則萬章所問也。從後觀之。自非之無舉也。節曰字。直到孔子曰及末節。始完孟子之言。此固可以例推。從前觀之。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上既有註。子曰。則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三句。雖孟子之言。便不用曰字矣。若孔子之言。果萬章所引。則何如。斯可謂之精原矣。上曰字。當移在孔子曰之上。而何以不然也。此亦可以例推也。且下一鄉皆稱原人節。特稱萬章曰不應。此處引孔子詳鄉原之言。反全不提。起萬章也。反覆前後語意。當如愚說無疑。存疑兩曰字。俱作孟子說。甚不通。又援為其多問也。兩曰字。為証。豈知為其多問也。兩

曰字亦未純是孟子之言也。孔子之大也。于人何所不容。乃解原獨以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抑亦不屠之教誨耶。

鄉原無賢不肖皆媚之。而于聖人所注意者偏加譏議。蓋狂獗動多齟齬。故彼隨鄉人之聲而附和之也。于狂則曰言行不相顧。徒嚶嚶然稱引古人何為也。于獗則曰行何為踽踽涼涼。亦不近人情甚矣。曰獨行踽踽。言孤立無徒也。涼涼言涼薄寡恩。不在情面上周旋也。生斯世則當為斯世之人。使一世相推許。不亦可乎。聞如齊人之雅。雖曰深自閉藏。亦鄙其無丈夫意也。媚丁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五

卷四

世者一意遂進不敢一毫立異也。孔子之所謂鄉原者如是而已。章之意以謹厚亦美德也。合一鄉之人莫不樂以此名相加。而又推之處處皆然。亦可謂無遺議矣。孔子獨以為德之賊何哉。得無怨于他人而苛于鄉原乎。非之指摘其不是也。却無可舉似處。是他掩飾的好。剗之攻擊其不備也。却無可問隙處。是他彌縫的到。流俗陷溺不返之俗也。更無主持而回之汚世穢濁不堪之世也。茫無分辨而合之。其居心也。宛然是箇長厚樸實的人。其制行也。宛然是箇清高耿介的人。無賢愚貴賤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美

卷四

人人都歡喜他。自恃得計能籠罩一世之人。即生斯世為斯世善斯可矣之意也。全是一團人心。不知天理為何物。如何要入堯舜之道。此孔子所以目為德賊而擯諸門牆之外也。用孔子之言起。用孔子之言結。中間以已意明之。說破鄉原情狀矣。首一句是綱。下六句是自中。五句是客。末一句是主。須要識得。惡似是而非者。惡其真偽混淆也。莠與苗全無分辨。似苗非苗。故惡其亂苗。佞才智之稱。本是不義事。被他穿鑿粉飾一番。便生出一段道理來。擺擺可聽。似義非義。故惡其亂義。利口是口。給便利。絕無影響事。被他說得活現。恰像實有的。

人成之亦可見也。今既大道昭然，有路可遵，有的可赴，其誰不鼓舞踴躍而從之乎？此輩猶其則俗之流者，佈而美世之汚者，轉而清人，崇尚孔子，相率而入堯舜之道，又何鄉原之爲城也！此孟子轉移世道，人心一大權輿也。

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孟子歷叙往聖而以繼統自任也。歷堯舜湯文以至孔子，傳道者率五百歲而一遇，然孔子而前道在君與相，其遇遲；孔子而後道在布衣，其遇速。言外正有自幸之意。

四書講註

孟子 卷心下

毛

卷下

按邵子經世書，堯舜至湯凡四百五十二年，湯至文王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統曰五百有餘歲者，約畧之辭也。禹之知道九疇，其大端也。卑陶之知道天秩天叙五典五禮，其大端也。觀警舜禪位於禹，禹固讓皋陶，則兩人之造，謂固可見矣。不言覆契者，以兩人例之也。猶第三節不言武周，亦以文王例之耳。自堯舜以一中相授受，上帝所降之衷，至湯始發之，而中之體用以全，此其傳心之綱領也。尹之知道，訓太甲其大端也。堯舜之知道，仲施之誌其

大端也。若文王之見道，則統備諸易象中而散見于詩書者，又可述而誌矣。太公之知道，破勝急義勝，欲四言其大端也。散宜生之知道，茲迪敷教，一言其大端也。若孔子問知，註以子貢之言，徵之竊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二語尤異世同堂之明驗也。

四書講註

孟子 卷心下

美

卷下

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間而知之者乎？語意較活，則爲得之愚竊以爲未然。顏曾子思皆見而知之者也。孟子不應舍諸子而直以見知自居。且孟子嘗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則其爲間知而不爲見知也明矣。細玩立言之意，只當云：若當時沒有見而知之的人，則今日亦沒有出而知之的人。的人了言外，蓋曰：顏子之嘆曾子之雅，子思之中庸，正所謂見知其人，間而知之舍我其誰也。須如此說，纔無弊而文義亦自曉然。宋子于註，末引程正叔叙明道之文，以見道統之傳。楚子四百年而後，得程氏兩夫子厥惟艱哉。朱子去程

子之世百有餘歲其君之相去又甚近則亦無異孟子
之于孔子也。故余嘗有三統之說以擬堯舜孔孟程朱
當未為過。若歸明子直以陸象山接孟氏之傳而不及
程朱則吾不知之矣。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直隸總督
徐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
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
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為格物之書五經諸
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為曲盡其他
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迹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
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為斷不必自有所見
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
起一篇敘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一)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明成祖御製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

立極以道治天下自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御序一

禹湯文武相傳授受

上以是命之下以是

承之率能致雍熙悠

久之盛者不越乎道

以為治也下及秦漢
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昔
之盛者或忽之而不

御序二

行或行之而不純所
以天下卒無善治人
不得以蒙至治之澤
可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人
之稟受於天者亦無
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昔相距

御序三

之遠絕歟此無他道
之不明不行故也道
之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為世道之

責孰得而辭焉夫知
世道之責在己則必
能任斯道之重而不
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御序四

不明不行而世豈有
不治也哉朕續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
即位以來孳孳圖治

恒慮任君師治教之
重惟恐弗逮切思帝
王之治一本於道所
謂道者人倫日用之

御序五

理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
天地聖人既生道在
聖人聖人已往道在

六經六經者聖人為
治之迹也六經之道
明則天地聖人之心
可見而至治之功可

御序六

成六經之道不明則
人之心術不正而邪
說暴行侵尋蠹害欲
求善治烏可得乎朕

為此懼乃者命儒臣
編脩五經四書集諸
家傳註而為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之

御序七

悖於經旨者去之又
輯先儒成書及其論
議格言輔翼五經四
書有裨於斯道者類

編為帙名曰性理大
全書編成來進總二
百二十九卷朕間閱
之廣大恚備如江河

御序八

之有源委山川之有
條理於是聖賢之道
粲然而復明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大哉聖
人之道乎豈得而私

御序九

之遂命工恚以鋟梓
頒布天下使天下之
人獲覩經書之全探
見聖賢之蘊由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達
本修之於身行之於
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國不異政家

御序十

不殊俗大回淳古之
風以紹先王之統以
成熙皞之治將必有
賴於斯焉遂書以為

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

日

御序十一

長洲後學倪壽仿內府鈔本謹書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

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

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

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

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凡例一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

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晦庵 仲晦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 頤 伯淳 明道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橫渠 子厚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 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 焞 堯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睢山蘇氏 軾 東坡 子瞻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凡例二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彦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栻 廣漢 敬夫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樂庵李氏 衡 江都 齊平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北溪陳氏 淳 臨章 安卿

勉齋黃氏 榦 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潛庵漢卿

三山潘氏

柄瓜山謙之

節齋蔡氏

端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樸仲覺

三山陳氏

北頌北山膚仲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永嘉

胡氏

泳伯量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發子洪

栝蒼葉氏

賀孫味道知道

凡例三

格菴趙氏

順孫

栝蒼丹陽洪氏

興祖慶善

張氏

九成子詔

鄧氏

元亞

葉氏

夢得石林少蘊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建安

邵氏

甲仁仲新定

蕙山郭氏

忠厚立之

張氏

庭堅才叔

蒙齋袁氏

甫廣徽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平甫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仲貫

東窗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體仁

陳氏

用之長樂

譚氏

惟寅高安

何氏

夢貴北山新之嚴陵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子善

鄭氏

汝諧東谷弄舉古括

凡例四

新安王氏

炎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希遜廬陵

諸葛氏

泰

朱氏

祖義子由廬陵

朱氏

仲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汝霖齊鼎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 玉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 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 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伯 金華

番陽沈氏 貴瑤 殺齋

番陽齊氏 夢龍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 高

蛟峯方氏 達辰 節初 青陽

凡例五

新安吳氏 浩 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 楫 奇之 南原

番陽鄒氏 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蒲田

汪氏 炎祖 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 禾 建安

吳氏 仲達 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臨川吳氏 澄 草廬 初清

歐陽氏 玄力 圭齋 原功

雲峰胡氏 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 樸 定宇 壽簡

張氏 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 仲和

番陽朱氏 公邁 克升

東陽許氏 謙 日雲 益之

一奉敕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學士奉政大夫 臣 胡 廣

凡例六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 楊 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 金 幼 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臣 蕭 時 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臣 陳 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臣 周 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臣 陳 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士

凡例七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璣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凡例八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亦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敵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凡例九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明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

孜等茲者伏蒙

○○○○命臣等文學之臣編緝五經四

進書表一

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緝已成

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

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

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舉之則退
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
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
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
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
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

進書表二

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
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
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
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允
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
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蠱起燔烈秦火

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
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
黃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
不得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
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
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進書表三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
禹湯之道著悉掃蕪蕪之蔽大開正
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
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
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

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

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

風欽惟

進書表四

○○○○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續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

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



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
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

文之委靡發舒幽賸鉤纂精玄博采

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

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

進書表五

天晴日曠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

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

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

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

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

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感於它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
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
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
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
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
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

進書表六

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
統如

今日者此

○○○○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

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音句大學賢
關渾未造其間與圓冠句屨固軫列

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
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
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進書表七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等謹奉

表

進書表八

長洲後學倪鰲士仿四府鉞本謹書

序

學不窮經則無以講
明義理而窺聖賢之
精微學不躬行則無
以進脩德業而見聖
功之切實蓋窮理進
德事本相須而俗學
之支離淺陋鮮能兼
詣之者平湖陸稼書
先生苦心好學師法

序一

程朱日討論五經四
書尋源竟委下逮宋
明諸儒之說一一剖
晰同異而悉定其指
歸若四書大全一編

序二

尤生平所殫精致力
者嘗言前代輯書時
藍本倪氏通義語雖
博收而意寡裁斷閒
有似是之語陰背本

註而不知者嗣後九
鼎彙徵附以明儒之
駁雜婁江註疏復綴
漢唐之紛紜此書屢
變而愈失其真又歎

序三

近時細書說約疎淺
割裂擇不精而語不
詳大全且束之高閣
矣爰取原書標識字
旁以謹嚴去取兼採

朱子語類蔡林二家
蒙存折衷盡善使無
幾微遺憾意在闡揚
經義開示後人也至
其平時力學積誠勵

序四

行朝夕孳孳自脩身
正家以及涖官立朝
動必準諸古人罔有
闕失初授嘉定令仁
聲四訖以不善事上

官落職再補靈壽力
行教化北地之風爲
之一變其復官也以
中丞魏蔚州之薦其
內擢也以司農陳澤

序五

州之薦先後兩赴國
門未嘗造謁通刺而
兩公志在得人公而
忘私皆可爲世法云
居言路一年直陳時

事其正官方扶名教
兩疏真足昭日月而
揭中天歸里後

皇上念其端方廉潔召主
文衡而溘焉謝世者

序六

已經歲矣先生貌莊
氣和望而知其涵養
完粹閒質以理學淵
源則平心酬答初不
爲雄論高談嘗議前

輩觀其曾次磊落氣

象雍容與中州湯公

潛菴蓋同時篤行君

子也解組以後講學

虞山遊其門者多感

序七

發興起壬申季冬豫

知泰山梁木之兆越

旬日而端坐瞑逝其

生也有自來而其歿

也有自往亦可驗所

學之正大矣茲編乃
中年點次藏之篋中
者席子漢翼王子漢
廷克廣師傳鈔版行
世則先生羽翼經傳

序八

好學不倦之苦心庶
可垂諸千載而不敝
也夫

時

康熙戊寅歲仲春月

甬江同學弟仇兆
鰲頓首拜題於武
林書室



序九

三魚堂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予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復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胷中數日然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之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郛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

四書大全序

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恣於後也故嘗積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也皆欲得而觀焉或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共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康熙辛酉三月壬午平湖陸隴其稼書氏述

謹按先生作此序時距捐館越一紀矣每憶未恂輩日侍函丈先生方輯困勉錄必將是書翻閱參考復用朱筆點次遂成定本壬申臘月將歸當湖乃語未恂輩曰吾一生

四書大全序

學力盡在此二書子其識之及易簣前一日復語其族祖蒿菴翁曰余來年欲刻此二書未知得遂否越宿遂卒茲承先生之志鈔版告成深痛先生之弗及一見因從文集

門人 席未恂 銓謹識
王前席

孔子脩明六經述而不作其微言精義見於論語一書皆闡揚六經之旨以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也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又傳述孔子之意以發明帝王之道也紫陽朱子之集註章句或問諸書又折衷伊洛之旨以發明孔孟之道也明既尊崇其書定爲取士之制命采諸儒之說萃爲大全又推廣朱子之言以發明

席序一

孔孟之道也自明以至於

本朝家有其書人習其業聖賢之道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由地行之天下而一揆垂之萬世而無弊聖人復起弗能易矣惟是習之既久視爲應舉干祿之書平居終日思維其言精求其理著而爲文以求遇合及驗之身心踐履之間其能悉合者鮮矣高者溺於虛無卑者馳於功利或閱覽

博物則索隱而釣奇或著書脩辭亦齊末而忘本象山陽明之說盛行而濂洛關閩之教不著學術之純駁即世道之所以汙隆也豈細故哉吾師當湖先生今之朱子也自束髮受書即以斯道爲己任以爲欲開聖道正人心惟近取四子之書人人所講習者而用力焉則莫大全若矣乃一準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蓋用力六年而始卒業復采明儒之說附益之遵格致擇善之旨廣涉旁搜合於朱子者採之不合者刪之旁行夾注識以歲月蓋自通籍以後易箒以前折衷考訂未嘗一日廢也於戲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處而教行於鄉生徒矜式焉出而道行於國黎民順則焉爲廉吏爲純儒爲直臣先生以一人兼之此

席序二

皆讀書師四子學程朱之明效也竊謂當代尊道學之統宗朱子而闢王氏者不乏其人求其真知篤信實踐躬行表裏如一而終始不渝者則舍先生其奚屬哉迄今歿已數年

聖天子聞而思之賢公卿敬而慕之四方之士仰止景行恨當世未識其人而訪求其遺書者益衆永恂兄弟受業有年講讀之時

席序三

竊聞之先生曰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故於是編熟玩精思辨真晰僞於毫芒疑似之間深恐後人之岐趨而誤學也既詳加較定捐貲壽梓所冀世之君子讀是書者即帖括習玩之中深求聖賢之道以陶淑人心維持世教斯

不負先生纂輯之意也夫

康熙戊寅八月朔受業門人吳縣席永恂
百拜謹述

席序四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吾師子陸子所
手定也又採蒙引存疑淺說達說附於其
間而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編名
困勉錄於是大全之面目益新考亭之宗
旨益著蓋不僅經生舉業之資其即聖學
入門之道歟今年春授梓旣成爲較閱一
過而太息吾師淑世衛道之心設施未竟
微言大義僅托之遺書以傳也猶憶前席

王序一

年始數歲家嚴延吾師至琴川書屋適當
嘉定罷官時晨興就塾見吾師端坐臯比
德容道貌儼然一儒生以是書置案頭句
讀指畫必詳且盡不以蒙穉而誨之或略
也未幾吾師以博學鴻儒薦三兄弟亦侍
家嚴入都相聚經歲行篋所攜惟是書而
已旣下外艱歸不二年前席輩亦從家嚴
南還則吾師復來琴川時前席方學爲文

吾師講解加詳言必稱孔孟論必本程朱
力排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非輒請是書
覆證之稍稍窺其藩籬識其徑路不爲異
說岐趨所惑矣旣而家嚴赴補虞衡吾師
亦起官靈壽前席復負笈從學者數月吾
師諄諄訓迪又不以簿書之繁而少弛焉
朔望必至學宮召諸生講肄退而筆之於
書以示前席輩今所傳松陽講義皆權輿

王序二

於是書以獨抒所見者也未幾辭師省覲
家嚴旋亦請養歸里分北者久之然書問
弗絕其所告誡者不出數年來函丈晨夕
之語且寄小學近思及程氏日程諸編以
爲學者必從此入即其言以歸諸身心無
使書自書我自我則舉業無非聖學矣余
小子每服膺心識弗敢失墜閱六年吾師
從臺中解組家嚴復尋舊約壬申春延吾

師於曹溪別業前席兄弟偕侯子秉衡復得請業焉數學相長尤得師友切磋之樂每日講書三四章反覆問難退必奉是編讀之輒用別本遵式標題益歎吾師用力之久採取之當思之慎而辨之明也自春迄冬講論語學庸甫畢方期卒業孟氏之書次及五經性理大儒語錄而天不憚遺溘焉長逝前席心喪之中追惟吾師一生

王序三

大節學問文章一以紫陽爲歸而用舍行藏亦最相似蓋其志在明道力闢異端及名是而實違大同而微異者既見之語言文字之間而持身行已存誠主敬內而脩身齊家外而致君澤民擇善固執而篤行之故雖博極羣書而必以是編爲標準也嗚呼哲人旣萎斯文尚在若不亟爲表章以公諸同志是有負師傅并有負於聖教

矣因謀之嗣君直方請是編以歸與秉衡及伯氏漢翼重加校訂授諸書林若整齊編次則吾師之族祖蒿菴翁猶子用中同門趙子魚裳旂公之力爲多所願是書大行四方之士景行其人而服習其言耳目專一趨向無岐學術正邪說息而風俗自淳不尤爲世道人心之大幸也哉

受業門人太倉王前席百拜謹述

王序四

三魚堂四書大全同校姓氏

後學門人

周 鍾我園	婁縣	王 原令貽	青浦
趙 俞文鏡	嘉定	張 昂長史	婁縣
柯崇樸寓匏	嘉善	沈弘勳又昭	平湖
侯開國大年	嘉定	趙光緒襄孫	平湖
焦袁熹廣期	金山	周 靖牧寧	吳縣
馬子騰鄧如	靈壽	張雲章漢瞻	嘉定
倪叔則貽孫	平湖	張 凱	大興
王 晦服尹	嘉定	歸 梁嵩震	嘉定
王 度賓臣	嘉定	黃洪耀殿雯	嘉定
趙鳳翔魚裳	婁縣	趙慎徽旂公	上海
陸廷璧蛟文	嘉定	程儀千言遠	徽州
蔣鶴鳴聲御	嘉興	傅擴封	靈壽
傅德煥	靈壽	秦 偕彥超	嘉定
程 佺妃瞻	嘉興	時圮投期五	嘉定
賈澤潤濟川	三韓	徐世沐	江陰
瞿天潢爰楫	婁縣	周宗泰文濤	嘉定
張靄生雲先	杭州	李光堯巢來	嘉善
董德華滋邁	嘉定	李	嘉善
李 實玉如	嘉定	李弘璧武脩	婁縣
傅變鈞	靈壽	夏 嘉渭在	華亭
侯 崇悅舟	嘉定	夏 周翰	華亭
周承震繩武	嘉定	唐 變欽文	婁縣
孫之謀駿聲	嘉定	徐善建孝標	嘉善
張有猷刻舟	嘉定	陳 適香谷	太倉
李應棧寰瀛	嘉善	金 潮來青	嘉定
侯 萊準樹	嘉定	貢良楫	靈壽
張王典惇五	嘉善	金 封紫六	嘉定
吳 箴燮臣	嘉定	侯 銓秉衡	嘉定
侯 永聲虞	嘉定	王素行繪先	平湖
陳王聘翼聖	婁縣	陳榮樟楚材	平湖

四書大全 姓氏

鄭觀旋冕垂	嘉定	陸廷鏡德純	嘉定
張 慧迪詰	松江	楊志達襄平	嘉定
應禮璧子蒼	錢唐	王敬銘丹思	嘉定
關宗宏度遠	嘉定	陸廷燦扶照	嘉定
汪嘉禾周文	嘉定	應禮琮以黃	錢唐
秦 立雲津	嘉定	錢 凝子登	嘉定
傅維樟	靈壽	陳上驥呈華	嘉定
沈顯渭襄雍	嘉興	張秉維質夫	嘉善
趙春賤維勤	嘉定	丁廷煥翼傳	嘉善
金廷煌旭昌	平湖	汪來成燕寧	嘉定
侯 養壽承	嘉定	陸 律葭吹	平湖
王鴻志天飛	平湖	唐定昌賓王	華亭
單周傳	青浦		

四書大全 姓氏

嫻戚同宗		陳嘉綬彭年	婁縣
張光耀晉如	嘉興	李 鉉枚吉	松江
朱 熊季飛	平湖	張金城固安	嘉興
曹宗柱星佑	平湖	金之鏜椒麓	平湖
屠王棧觀侯	青浦	朱培寧翼安	平湖
王之澄宿翰	平湖	金 騏枚拜	婁縣
朱培振起玉	平湖	倪蒞林幼貞	平湖
席祐鎬渭南	吳縣	李文洽立成	松江
曹煥謀詒我	平湖		
李文渭南阜	松江		
公鏗蒿卷	平湖	京渠	平湖
寶臣	平湖	齡九	平湖

若素西雄	平湖	承烈武脩	平湖
承勳履平	平湖	承熙觀文	平湖
鼎勳魯瞻	平湖	丕烈仲書	平湖
煌尚瞻	平湖	燮昌寧人	平湖
競烈顯成	平湖	定烈觀成	平湖
輝吉兆枚	平湖	楊烈子顯	平湖
邦變調孟	平湖	祥徵吉人	平湖
德徵存久	平湖	寬徵栗菴	平湖
申吉枚拜	平湖		

四書大全 姓氏

三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

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

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

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

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辰樣子○問小學大

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

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

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

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

學之成亦不外是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

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而為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

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

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

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簡德性也朱子曰然○西山真氏曰

德性謂得之於天春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

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及其長上聲

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下同也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

之成功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則學之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

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循

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香草 循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

先有以自盡乎洒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

數之習附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

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

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

大學大全 或問

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

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平聲入

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拒堅強而不勝也通考吳氏程曰

扞格抵牾不相入也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

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

而復扶又反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

而復補耶宋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

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割住硬

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

此敬字貫動靜即前所謂收而謹夫音扶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

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誠

脩業齊治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

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

大學大全 或問

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玉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

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

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

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賢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

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為篇首

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

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

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其或推類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骸音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

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

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願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

五蓋反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

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務茂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朱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月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今人不曾做得小學

大學大全

或問

四

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

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

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

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近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

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無非僻之干矣○玉溪盧氏曰主一

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

作爲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祈寬問如何是

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攙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

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

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

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開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荒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平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

大學大全 或問

六

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脩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

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天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附纂黃氏洵鏡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

大學大全 或問

七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之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以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

禮順為智。○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本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察甚明。不可亂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疑焉。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貴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氣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昧。不合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東窗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

大學大全 或問

八

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玉溪盧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存疑陰陽五行有對待。有流行。在人亦然。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此對待也。血氣周流於一身。與四時相為流通。此流行也。四肢百骸在外者也。五臟六腑在內者也。外之肢骸分屬於內之臟腑。肢骸臟腑又總屬於一心。蓋人之臟腑。惟心居中。最貴而獨虛。血氣周流於一身。皆統會於心。人得此氣以有生。必有箇精英處。其精英則盡萃於心。此心所以獨靈於諸臟。又能管轄乎臟腑肢骸也。理氣不相離。氣之精英在是。則許多道理亦皆在是。理無計度。無營為。氣則有計度。有營為。凡理之承載。敷施。皆氣為之。故心也者。理氣之會。神靈之物。一身之主。萬事之綱也。自心之念慮言。則

曰。意。自心之向往言。則曰。志。自心之具此理以生言。則曰。性。自心之得此理以為性言。則曰。德。自性之動言。則曰。情。自情之能動言。則曰。才。曰。意。曰。志。皆從心也。曰。情。曰。才。皆從德性也。要皆氣之為也。故性情之發。感氣之動。靜也。心之善惡。氣之清濁。美惡也。才之優劣。氣之強弱也。人之不能盡其性情才德者。皆氣之為而物欲之蔽。則家氣而生也。學也者。撤其拘。去其蔽。反其本而復其初也。大學之明德。明此也。中庸之存省存省此也。雖古今聖賢所說。入道門戶不同。要皆不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入外乎此。而從事也。

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朱子曰。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

大學大全 或問

九

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牛。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寒暖。識飽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離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彼賤

而為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

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不昧以其眾理之意

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蓋

心恙底人亦有氣存何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邪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

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附纂黃氏

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大學大全

或問

十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衰來衰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

○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不歸

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

○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

於小人之歸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

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

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

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

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有是理而後有是

氣有是氣便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

之初便分了非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王之與石則美惡固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分焉○稽庵趙氏曰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而言其清濁美惡又就人中分別附纂黃氏洵饒曰此一段言氣質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附纂黃氏洵饒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甲條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際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去養將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開

大學大全

或問

十

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

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也附纂黃氏洵饒

曰此言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

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實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

言行工夫即性分之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端而又有

固音有職分之當為音夫既有以啓其明之端而又有

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

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

大學大全或問

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音去之外也然其所謂

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得私也向也俱為

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

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音烏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

為音去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

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

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

增益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

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存疑

新民不專是教兼有養事無養教亦不可成或問不惟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但說不可露出○傳習錄謂

親當作親固不費更改然愚觀上曰明明德就教言也下

曰新民亦是就教上說與明德為類若曰親民却是就養

上說與明明德不類若曰明己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己德

親民德則不可然則前輩改親作新不為無見也傳習錄

大學大全或問

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此大誤大學

所言是教人事不是養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

教養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

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

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句

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西山真氏曰則首法

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

增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

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

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

善之用乃事物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物各具之太極也

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音去所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

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音上能必

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音上略也

圭

至

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脩已

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

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

焉則其所以去上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朱

曰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謂始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視思聰聽思聰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附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存疑傳習錄非朱註謂於事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孝便是孝發之忠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其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於事物上講求蓋恐落於義外也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豈可不講求而此理只求之於心亦不謂義外也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也不知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其謂心即理又心即性及朱子說人為學分心與理未免為二亦不是夫心與理性自有分謂心為虛靈知覺則可謂理為虛靈知覺斷不可此可以見心理之別矣性是心所具之理故曰心統性情豈可謂心即性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性曰心不違仁是心與性

固有分也又陽明謂於事物上求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皆備於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之說也物備於我則格物於我物則秉彝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則格物於秉彝安得為義外也

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

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

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便

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

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

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女九於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皆不考乎此篇之過

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

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玉溪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 ○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民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

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

文恐非傳如字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

也所本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

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

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

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

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之

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反訛吾禾反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

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

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

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鵠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

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

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

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

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

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

待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大學大全 或問

去

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

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閑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

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

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

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則

為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

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况外物皆無以動之而

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物或接乎

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之為慮而不錯亂矣 然既

大學大全 或問

去

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安慮

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

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

經歷之次序也宋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

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

至物來對者有中恰好底道理○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

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

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

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人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為學之道未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為之序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

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

大學大全 或問

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

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

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止物

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

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

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

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

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

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

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

又如說此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

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

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

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

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

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

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

意也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

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

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

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

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上聲惡或

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

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

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

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長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

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

大學大全 或問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

朱子曰神是性

地光明。○道理固本有。明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

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

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

也。須要知覺。○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

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

覺。而地驚飛揚。以御物欲於外。則一身無主。萬事

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

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若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

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

以議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始

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

盡。有所用力之辭。○玉溪盧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

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

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

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
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
兩箇。其思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
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頭也。即
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
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
層理之源頭也。附纂黃氏洵
饒曰。精粗顯顯就物上說。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
以格夫。扶音。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
至其極也。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
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閒。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顯。蓋
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存疑這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
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物。皆在這一物字內。或曰。物在外
知在內。曰致知在格物。得無義外。若陽明之所論乎。曰物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萬物之理言也。心具物理有不
知者。藏於氣稟。氣稟雖蔽。而知依舊在。格物致知。是窮
極物理。還復這知。還復這知。雖云格物。然是格之於內。不
是格之於外。不是格之於外者。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
心。故也。所以致知在格物。不是求之於外。陽明謂是義外
蓋未了此也。○朱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
誠心。可以不正。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嘗見陽明之徒
非朱子致知補傳云。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此大
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

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
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

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

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

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

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

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韓文集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况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

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

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

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

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

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

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

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

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

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

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

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句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

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

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

序也

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

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

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一息之不存身極其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

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一篇之統體又

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

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

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王溪廬氏曰言明明德

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

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眾理者也吾

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

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

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謂此

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語道一以貫之

其旨深矣淵纂實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

一物一太

幽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

○曰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

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

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

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

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

不長上聲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

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

於此云三山陳氏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精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

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矣望其親天下之親長

天下之長哉○曰治國乎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

下蓋無與預音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

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為如為去聲己之

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

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

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

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無所不至之意又况大學之教

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

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

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

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

父者慮不足以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

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

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

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

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反馬亦為去聲人耳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

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

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

無毫釐之差矣問為己為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問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纔讀

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苦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司於孟子性善養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之功者歟。

去聲後凡言傳文經傳之類皆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

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

然以其無他左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

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

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

卽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

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宋子曰知性者

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性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其

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筆口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新安

倪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亦無不

昭武粉反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

而論孟猶處上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

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

為去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

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

用論孟之為去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

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

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

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

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

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

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教也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

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

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
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

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

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

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

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

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

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

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其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宋子曰此克字雖訓能

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

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宅

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

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

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

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有害之則有所不克唯

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

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

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

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
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
裕庵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
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
克之之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功矣 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

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

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

寸之間及感而遂通之降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

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 人惟

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何是體如何是用宋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

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

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

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

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

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

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

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己只

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

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

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

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

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個會合道

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

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

大學大全 或問

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汎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此章或問文。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

猶恐其有所息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汚。音烏。又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上聲。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音淪。音藥。澡。音早。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然既疏淪。澡雪就身言。

大學大全 或問

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開去聲。斷徒。玩反。後凡二字相連者。並。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

色不殖

承職反

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

拂

音拂

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

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

反 西

云者則其言愈

約而意愈切矣

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曰愈升於高明也

然本湯之所以得此

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

於復

如字 扶又反

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

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

艾音又於桐處仁

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閒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

也其意亦深切矣

宋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脩飾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

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遜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

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裕庵趙氏

曰塵垢之污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污人知求

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唯聖人則以為德

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

疏淪潔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污也然其潔之功不繼則

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污故必日加疏淪潔雪之功無

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汚况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

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閒斷哉○玉溪

盧氏曰不遜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

之綱合而言之

即其後周之武王踐阼

存故反

之初受師尚

父丹書之戒曰

尚父大公望呂氏詳見孟子離婁上篇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問從字意宋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

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

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

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若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

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

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

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

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上古聖

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

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新安陳

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實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

自此發。○大學大全

或問

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

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張氏存中曰大戴

禮武王踐阼篇武

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

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

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日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日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編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取其辭義之全載之於此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牙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 曰此言新民

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

大學大全 或問

上去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

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

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餘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

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

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

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附纂故天

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

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自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

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

大學大全 或問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

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

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

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

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

大學大全 或問

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

大學大全 或問

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音境為白公百楚邑也邑宰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漢白公敗之請以駁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又况傳之所陳姑以

見形旬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

夫婦長幼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曰

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為人君止於仁

之亦仁也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

安得謂止於仁之至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

亦何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執著

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

至善為人子止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

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其孝之一端不能

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

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

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附說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

何謂也詩云邦畿之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止也詩

云緝緝云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

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云文王所止之仁故孝慈信

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也以此而體之於

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以此而○曰復扶又引淇澳之

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於至善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條身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切如磋

之事者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切如磋

磨者自倍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

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

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

備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

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

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

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

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

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

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

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倍是止於至善

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

磨自倍也主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

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

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附纂黃氏洵饒曰至善之

洵饒曰擇善固執言切磋琢磨 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

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面盎背施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經 170-685

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切磋琢磨何以為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矣

學問自脩之別彼列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反去

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反而琢磨之功

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問琢磨後更有瑟間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比講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

大學大全 或問

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附存疑聖人之德只是一箇敬故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夫子曰脩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就敬上說就此章言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只是此敬其所止仁敬孝慈信則敬之目也洵饒首此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此敬之發於外也故於緝熙敬止之敬即君子恂慄威儀之敬道學自脩則所以得之之由也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珠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盡下此等工夫把自己身上許多私意妄念都打盡潔淨了然後此心理學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更無放逸走作譬如馭六馬於康莊矜持把握更無走逸此即所謂恂慄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此恂慄之著於外爾雖堯之欽舜之恭湯之聖敬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亦皆不外乎此也明明德之止至善○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豈復有加於此哉

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反教救反育之恩也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

康以後思其思而保反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樂其樂者含哺反鼓腹而安其樂

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

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

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其

真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

大學大全 或問

極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

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之此也曰二家

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

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

又進而真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

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

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

二家鄭程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

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

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

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

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

效也本字指明德或不能然明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

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陳氏曰聽訟末也明德本

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末矣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

大學大全或問 聖

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

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弁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

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為衍文何

也曰以其復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

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誠意之前程

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復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

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

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

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

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問又無知至之說則

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

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

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

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

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

大學大全或問 聖

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

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曰此經之

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

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

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

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

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

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

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書洪範篇董子所謂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西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學而無覺則

亦何以學為也哉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

○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博智益明

則知至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此節論覺或問忠信則可

勉矣行之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

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

大學大全 或問 聖

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

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

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物格知至乃能不

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

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

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

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知之昔嘗見有談虎傷

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

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

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

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

知而已矣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

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

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

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附纂黃氏洵饒曰此一節論知先行後此兩條者皆言格物

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

大學大全 或問 聖

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

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

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

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

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

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

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

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曰格物者必物。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

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宋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剛。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盡。○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

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達。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一步。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所以格物便要隨時。會不是要臨時。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何曾有錯去踏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踏水火。與不當踏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

大學大全 或問

吳

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附纂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處。即子貢知上一貫。又

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前邊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枯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王溪廬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纂黃氏洵。饒曰。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

積累。魯水反後凡言。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莊辭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

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泛不漏格。又曰。格物非

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

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

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

大學大全 或問

聖

踐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

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

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

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

無不通也

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

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開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問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急難曉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管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

大學大全

或問

要

上便窮到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眾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却又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道也是這道樣水那盃也是這道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玉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為

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之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豁然處矣

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附纂黃氏洵饒其所當然之不容已與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

禮記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扶孝之一字而

大學大全

或問

要

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從兒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

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其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殛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去出太遠

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跟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

大學大全 或問

至

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况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

尤切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

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

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王溪廬氏曰用力之地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條有次第工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

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

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王溪廬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大學大全 或問

至

附纂黃氏洵饒曰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誠意即是真意

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却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

作得主宰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方能見理

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

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

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

涵養本原思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

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

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鶴突去了以其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又曰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王溪廬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

大學大全 或問



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纂

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問程子致知格

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

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却覺及說致知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今也尋其義理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

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同執是行此引

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中庸所謂

大學大全 或問



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

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

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

傳之間乎躋音偉是也犯不韙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形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附纂黃氏尚護曰此句結

之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

言

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朱子曰

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所謂有。必有則也。

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

大學大全 或問

書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

不可亂也

西山真氏曰。圓外察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眾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

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為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剛隱等四者之別。仁為惻隱之主。義為羞惡之主。禮智為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玉溪盧氏曰。耳

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口之則也。氣容。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目之則也。

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附錄黃氏洵篋曰。此專言草木

禽獸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

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

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誓。惟皇上帝

大學大全 或問

書

帝降衷。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於下民。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成子受。賑於社。不敬。賑市。井反。宜社之內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

則不中矣。附錄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附錄黃氏洵篋曰。

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附錄黃氏洵篋曰。

一原指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

理也 河南人○性者道之形體

見擊壤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

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問降

辨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

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

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

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今人言折衷

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

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

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

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

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辨而言乘何也曰渾然一理具

於吾心不可移奪若乘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

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

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可得而治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

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

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 王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

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

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

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

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辯別那箇是正那箇是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

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

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其稟之異故於

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

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

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

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

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或曰有箇顯有箇微附繫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

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之講論之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格物致知之條

目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

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今人未嘗看

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

為臣不可以不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

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

大學大全 或問

堯

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犬實容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若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作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必其表裏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精麤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

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

盧氏曰極即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至善之謂

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會識來到面前便識

得此物盡吾心之理○新安陳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

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

上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

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

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

大學大全 或問

堯

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

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

外精麤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

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

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錄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言具眾理用之

微妙言應萬事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

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附錄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即存心以致知是以聖人設教使

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

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

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麤之擇及

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

果無內外精麤之可言矣附纂黃氏洵饒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

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為

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上幽深恍惚艱難阻

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

大學大全

空

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陸問

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為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

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胸便信步行其真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

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

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

乎一之妙○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

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

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

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

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

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

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

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曰近世大儒

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也禦也能扞禦外物

大學大全

空

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温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

格是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

不善者外物誘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

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去

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日禦外物而

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如君臣

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

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外物之誘人莫

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

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

毫釐力之反差耳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正作毫。且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

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救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

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

去去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并而去上之則是必閉口枵虛

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類然後可以全夫

婦之別筆列也是雖奇以制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

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

大學大全或問

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旬於文字多

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

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

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

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

合上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

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

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後凡

言反復音同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

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而博學。又自一而持敬守統

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過。將

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

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

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

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

達哀樂音好惡並去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

消長上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

大學大全或問

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

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

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

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

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樞玉處

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

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

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有窮到十分是處方好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

大學大全 或問

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音於

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失位去國日聞之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

大學大全 或問

孫名雖自為石柳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失位去國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謝安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

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
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
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
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
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
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
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會說得外面所
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

大學大全 或問

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
極好而曰知乃可精更有局促氣象他須要就這裏便精
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
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
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
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
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
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
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
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
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合此
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
去他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
不得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

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

矣出家語後序 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

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

字秤停過方見程子說攪攪不破諸說挨着便成粉碎諸

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他可知矣○

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會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

公所闢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

湊起眾說此段工夫方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

生先生之後者問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

未為不幸也延平人朱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

子之師也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

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

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

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

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

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

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

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

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

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

辭害意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

大學大全 或問

者矣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

極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華反其表裏真妄

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識愈多而心愈窒涉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

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論博識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

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

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

大學大全 或問 矣

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同善而惡惡上去聲下同

其惡惡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

於事物之理固有膏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

僅識其纒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

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

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

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

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

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

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惡惡便是不真實一等未實見

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夫好善而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功

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

誠則非唯不足以去去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

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

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以開明其心術

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

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

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

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

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

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去聲

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

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憊字兼快足

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與

大學大全 或問 矣

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閒斷焉則庶乎內

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

已在此故於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

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

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

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

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

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大學大全 或問

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

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

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

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重平出也後此皆然如意

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

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嘽口簡者而字

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

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之耳孟子

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

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音霸以來

昭王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嘽栗姬史記西漢外戚

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

子為姬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

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

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

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嘽栗姬

大學大全 或問

又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

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

夫人為皇后朱子曰字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有同一義

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恩亦同此義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

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

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

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

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丈減然

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

本然真體乃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偽者也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

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大學大全 或問

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處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念慮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衰合便失其正事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人之鑑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伏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說矣○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我

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覆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之而后正夫有不正而后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曰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脩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

大學大全 或問

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蒙引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

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
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
又日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
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
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
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
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
又日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
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
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
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為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
正心只為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
矣
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
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

大學大全 或問

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
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
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
矣所引二句乃 杜子美詩 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
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井 反
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日舊音舊說以

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問者竊

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日人之常情於此五

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 下同 惡好惡同之平而陷於一

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

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

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

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反 比音之私而能有以

齊之哉北 漢陳氏日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 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 裕庵趙

大學大全 或問

氏日閨門之內義常不勝平恩情愛比之私尤所難克 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 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 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日凡是五者皆身與
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
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
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 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
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日不然也此
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
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

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

身不待檢而自脩也宋子曰天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

人才格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

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

於好惡問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

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

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

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

待洛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

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

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

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去聲其行

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

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

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

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

雖曰有所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大學大全 或問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

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

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

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

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

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

三山陳氏曰長民者

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

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

矣○曰仁讓言家食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

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宋子曰惟德罔小言其

日為惡之効捷於為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

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為

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

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

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察也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

大學大全 或問



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

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

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

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

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

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

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

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

大學大全或問

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

無諸己而非諸人者怨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者必先有患而後有怨也曰然

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

之惡斯不亦怨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

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

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

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

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

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

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

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

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

景正景訓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

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

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

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

大學大全或問

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

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

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

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

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

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

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

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

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

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

其臣音質鄧音反憚音委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

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

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

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鄧憚傳

郭皇后廢光武之后以寵衰數懷懟而廢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

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

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輟天下也問如

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

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

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

句亦未嘗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下是

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

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

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至溪廬

於正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是盡己之忠即是

推之以及於人是推己之恕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潔忠

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

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天下皆明明

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

下章黎矩之義則欲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

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

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

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

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

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

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

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

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

有以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

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

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

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

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句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

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

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與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道也蓋人之

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

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有以化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

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

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

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

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有以處之曰何以言絜之為度待洛反下同也

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

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絜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賈子名誼

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

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絜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

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

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

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

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

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絜矩者也夫音扶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

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

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

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

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

即一人之心意識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

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庵趙氏曰天下之

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眾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識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眾

人之心而盡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莫之外便為胡

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

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

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雙

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

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

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三千石中最高為酷暴驕恣所居

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

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即申屠也相告言

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

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

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

己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

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託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

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

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

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

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

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

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

大學大全 或問



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

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

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

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

商二音商矛盾音盾者皆兵器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

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

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

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

末者忠也所當後而為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

是枝葉非是別有枝

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

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

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想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

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

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

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

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

大學大全 或問



正倫理篤恩義

附纂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兄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

序有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

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

己度待洛反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

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

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格庵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

者疎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

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

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

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

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以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

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

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

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

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

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

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

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

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

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卽國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語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

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

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

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

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

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

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

去聲下同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

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同矣然仁人惡之

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下同

人其惡善惡並同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

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

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

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

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何罪

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

境以禦魘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

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

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

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遊之為屏必正反下同何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

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迕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

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

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

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

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

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

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

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見矣曰好善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

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

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

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

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

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存

疑或問曰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忠信得大道之說也又曰然必自其窮

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
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旁以此度之百莫不
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
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云云此忠信得
大道之說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言生財

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

貨為先見尚書洪範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

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

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

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本生之眾為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

也舒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

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

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

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

反古外箕斂力驗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為亂

罷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斂

計人頭數以箕斂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

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

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賣音古禍以崇貨也然

大學大全 政問

至

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

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下

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

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

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

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

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巨橋之粟以

大學大全 或問

至

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

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

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

頭縣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

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

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

在外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

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

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曰其

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計六養以為

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與

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織婦而董子因有與

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

史記

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曰茹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警其貨乎警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釐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物賦予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附者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反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

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 公治長篇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

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

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 織蒲亦儉矣

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培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於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况剝民力以自富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異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

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

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

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 反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朱子曰只萬物皆得 其分便是利君得其

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曰

此其言苗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

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 弘

羊楊慎矜朱子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

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

宇文融辭給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

融交不逞作威福熙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常州道廣州惶恐

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織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

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

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制下附上肆騁論怪時人側目及死人用以

相安惟帝陸公名贊字敬輿蘇州嘉興故陸宣公之言曰人事唐德宗諡曰宣其言見

悼不已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凋瘵秦醉而根柢麗居月反公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

名公著字勝叔諡正獻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

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

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

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格庵趙氏曰與利之臣不遇以聚斂為長策以培克為善謀唯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

大學大全或問

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舊害並至匪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關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

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玉溪廬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退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定而子獨以舊

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並去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

足而復扶又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見形句反下

同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集註大全或問

大學大全或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

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

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番陽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一

謂天地之性也○蒙引上大學字指經傳下大學字指學校○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己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悖也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峰胡氏乃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豈可用以解智字至於番陽沈氏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濶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言者不應解得太重也○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

公案

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樽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高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水火土金水之神也神字極是精妙然其氣質之稟或不

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新安陳氏曰性之所

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三

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道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成了底只陰陽五形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蒙引凡單言氣質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 通考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盡之也舊作子忍反凡終盡之盡則上聲慈忍反 則天

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平聲下同 而教之以復其性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玉然也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玉然也

開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
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知其性相
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
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
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
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
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
略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
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
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
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蒙引聰明均主心
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聽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
是之謂明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
視者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
體睿是深通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此伏羲神農黃

大學大章句序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與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胥
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
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
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
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
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
了他性情○雲峰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
教胥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
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
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
之名未聞也○蒙引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
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
身上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

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
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
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司徒之
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
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造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
夫垂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曰職曰
官互文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
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
以洒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曰
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
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陽齊氏曰洒

大學大章句序

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
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類是也應對內則
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
頃詔之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頃辟頃詔之
傾頭與語則掄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
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
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
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
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
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
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與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
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
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
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傳篇古者年八歲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
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闢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

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
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
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通考吳氏
程曰浸漸也酒論語惟色買所絀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
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為順今竝讀作去聲
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
口之類皆所主反今竝作去聲後做此○東陽許氏曰按註
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鄆皆有學但閭里之
塾為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
目吉禮十有二一禮祀二實柴三標燂四血祭五狸沈六醴
奉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四禮五一喪二
荒三弔四贈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
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
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賑贖六嘉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
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
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

大學大全章句序

五

祇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
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
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
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
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鐘布
牧野之陣歸以大蕩無射○五射一白矢矢貫侯過見其
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刺注謂
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襄周禮釋文音
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
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
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
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
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
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
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交衢

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
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
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
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
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
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
會意諸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
為怨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么從又即三體會意
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
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
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
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
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
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圓之類是外形內聲闔闔
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
御田疇界域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

大學大全章句序

六

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糶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
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哀分以御貴賤廢稅此是理會官
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
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糶方圓積糶如今倉
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
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
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
積實高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
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
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
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鈔以
御隱難互見盈是多胸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
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
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難互見是因其
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
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

大學大章句序

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
漆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
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絃三
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
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
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
去為弦○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
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
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
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附纂
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
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
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
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
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
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一節言氣
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在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
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
明睿智耳無不關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備
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
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
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
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家引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
有問則對○轉註舊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
之類此說蓋以考為父故得謂與老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
其義遠矣董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註當是以此一宇既為
此義用又轉註為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註也今
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為中的
之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
而為指趣之指謂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
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手前也轉而為反報之反亦去
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為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

七

大學大章句序

好以其人為好也轉而為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
也轉而為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
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為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
為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為行行之行如數目
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為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繩繩相
繼也轉而為疎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為數密
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或又別更其音於義皆為轉註也
○假借如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為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
好者而借以
為精妙之妙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
卿大夫士之適音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
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蒙引
或問凡民俊秀既得入大學不知公卿大夫元士眾子中之
俊秀者亦得入大學否曰公卿之眾子不得復為公卿大夫
之眾子不得復為大夫元士之眾子不得復為元士即便是
凡民矣其俊秀者即便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是凡民之俊秀者矣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
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
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
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專正心以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
下行之事附纂元子承位元士上士也
廣如此教之之術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
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
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
教之本即所謂為德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
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
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

八

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言外便有佛老○蒙引是以當廣字詳字應前備字○躬行心得兼小學大學言

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音免焉以盡其力雲峰胡氏曰前說

說下之所以為學○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錄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此古昔盛時

大學全章句序

九

所以治去聲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考東陽

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一節首原立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

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

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

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

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

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附錄

黃氏洵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墮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

一篇骨子蒙引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若曲禮少去聲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制

反○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

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附錄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此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蒙引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

者相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宋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

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一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平天下蒙引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為同也○規模節目規所以為員者是

一箇大圈子模範金之模空廓也皆以其大綱三千之徒蓋言節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眾而小者言也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其意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意也。蒙引所謂曾氏者，指曾子門人之得其傳于曾子者也。故曰作為傳義，即所謂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

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誦誦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

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者，愚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

俗儒耶。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以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

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峰胡氏曰：此也。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

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

下。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

宋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張氏師

會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讖緯，百家眾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曰：日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

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

數君子而已。附纂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求

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蒙引九流名家專任名位禮數，此為近正。但不能隨在致隆隨時取中，也故亦為偏曲之學。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反覆沈疴，俗非疴。○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添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疴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纂黃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疴如耳目不聰明如氣不通如疾之久扶起扶倒之說。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之衰而壞亂極矣。雲峰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

大學全章句序

王

大學全章句序

王

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壞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仁政息。天

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兩夫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蒙引隆高起也，與盛義則差。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子出。兩夫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蒙引隆高起也，與盛義則差。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斷者非是。○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閔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

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

其歸趣音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泥焉至二程夫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纂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

大學大全章句序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聖賢傳去聲之指彙

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附纂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

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

之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

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

陋采而輯集音之間如字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

會曰問中間之問與補傳問嘗或問開獨不類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

補云脩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通考東陽許氏曰

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

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會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傳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焉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一

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巴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蒙引此序愚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

大學大全章句序

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存疑大學之道三句即中庸首章意所謂明德即中庸之性道也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即中庸戒懼謹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此三者為大學之綱領中庸首章為一篇之體要觀於此可見學庸只是一理○或問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地位萬物存亦相關否曰試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節有三

先失行寒暑不時風雨不調山崩川竭人物夭折等事否故新民到止至善決然是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序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
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
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去聲
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
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
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
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

大學大全讀法

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
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
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
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
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
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
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
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
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
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
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
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
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

大學夫全讀法

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
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
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
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
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燭却不
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
著陟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
下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

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大學大全讀法

三

意常在心曾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合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自我何益之有新安

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大學大全讀法

四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曾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某解書不合太多

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

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

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

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未貫則易汎必於章句約之

○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讀大學法終

大學大全讀法

五

大學大全章句 三魚堂 大舊音奉 讀本 今讀如字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 漢翼 王前席 漢廷 蔡閱 姪 禮徵用中 較訂 宸徵直方

子程子曰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大學孔

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

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共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大學大全章句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須先讀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身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性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關。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家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

大學全章句

三

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惛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北溪陳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鏡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道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蒙引。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官。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學。當大學之大學。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

用字眼分法例處。○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但中庸性字。兼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同矣。○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但為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

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

大學全章句

三

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次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峰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

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深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綿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墮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蝕洗

大學全章句

四

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_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蒙引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與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言利欲昏之而不及氣稟蓋以其為利欲之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可以該夫物欲又

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存疑程張以前無人說氣稟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是說人欲之蔽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所以有功於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曲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_{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知皆擴而充之來}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_上其舊染之污_{音烏又去聲}

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在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

大學全章句

五

底是新之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憇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諉之也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淺說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

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舞作
興防其背也為之懲戒禁止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
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
至其地則不當運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
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
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
我自我○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
終之也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
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
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至善經言至善須若近
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
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存疑章
句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未便說到明德新
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

大學全章句

六

民只在這兩個箇字裏○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
來第三句當云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不可說明德新
民在止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
於至善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

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
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
其則必有到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
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
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己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
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
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
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不

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
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極處
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
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
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
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
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
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
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
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
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極
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
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為一則
曰天理一理而巳○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
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
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先被四表格

大學全章句

七

於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而後可以
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
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必之
日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止而後止未至於
是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
人交之信明德而至於止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止則
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
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
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而
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庸倫先
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贊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蒙引
止至善若就八條而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
能格物致知矣而未明德不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
未能修其身則是明明德不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
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修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各
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

之止至善亦然○存疑至善事理當然之極此既就明德
新民說傳復以仁敬孝慈信說非有二乎曰以明德新民
語事理統言之也以仁敬孝慈信語事理析言之也其實
一也蓋所以為德者不外乎仁敬孝慈信○新民止至善
舊依蒙引就在上人說今看或問云德之在己而當明與
在民而當新者得之於天見於日用之間固莫不各有本
然一定之則及語錄謂在他雖未能在所以我所以望他者不
可不如是依此還就民說為是蓋此是聖賢立箇標準與
人合下規矩便要如此不是慮人不可幾及而
姑俯就之也故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此三者大
學之綱領也 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星
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
意○王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
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入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

大學大全章句

八

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
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
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
也誠意正心修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
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
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
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
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
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
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
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曰始
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
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
學之綱領又以此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
事於大學必先以此至善為準可也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

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
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
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
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
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
於新之極已自滿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
學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
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
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脩道之教至
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
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操雪指磨虛靈是心具
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怒是靈氣眾所拘謂
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
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
之上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
指氣而言之矣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

大學大全章句

九

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
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
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
正修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
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
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

下來蒙引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不
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如中庸言道
而加之云君子之道以其為君子之所當
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名之精有如此知之則志有定

一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所止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

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

功効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

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

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

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

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

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慮得事否人處事

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

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

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

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

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

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

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

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

大學大章句

十

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

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

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

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

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

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

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齊

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

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

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

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

次序無功夫功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

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審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

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

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

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

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

大學大章句

十

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止至善以爲準此又詳言其節次

耳蓋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

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

然必自知止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

躐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

於五事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

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

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

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見濛濛與

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

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

之當然而在我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

而後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

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

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隨事物而引之即身之所行必不能處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

大學末章章句

三

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習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撝度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泮渙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不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就可取就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為貪而辭者不為矯仕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吧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為善者不足論也固不足論也固不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為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愾則為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為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為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途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為難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粹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

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聲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為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為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為入門可也附蒙引或謂靜與安皆以心言非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曰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此可證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存疑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即此是知止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后能靜意○靜者內念

大學末章章句

三

不與外物不攝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知止后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習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愴惶失措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蒙引蓋有能安而或不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未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靜靜而不能安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

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石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謹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

大學大全章句

古

二道同。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末。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為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蹴。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己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為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脩。脩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鶩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日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己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也。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己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蒙引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

大學大全章句

五

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新安

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

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詩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
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略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

大學大章句

夫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己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己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蒙引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抑天下之明德邪曰畢竟是己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徐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只曰治日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包其餘也○程

明德於天下言明己之明德以至於天下也問明德是屬己屬人曰屬己曰屬己何以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明德即心也人之一心包括宇宙天下皆其度內若只能明己之德而未能及人或及人而未能盡乎人性分內事欠缺者多矣明明德必使天下之人皆能明之然後明德之事始盡故聖經首既以新民與明德對言未復舉新民於明德之內而一言以包之或問最明○蒙引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或問是隨傳發明不可因此謂齊家治國中無處之意○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

心者身之所主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誠實也意者身之主敬為心之主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大學大章句

主

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贊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日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

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
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王
溪廬氏曰入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
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皆於一心
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
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
神明其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
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
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有以宰之則其體之立
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
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
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
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

大學大章句

子

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
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
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
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
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爲知之始
致知爲知之極誠意爲行之始正心脩身爲行之極齊家
爲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爲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
知又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
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其知行之驗歟通考吳氏程
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
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
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朱子曰明德如明珠
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爲物欲所蔽即是珠爲泥澆
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外面事要推關故齊家而後治國
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已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
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

是其體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
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
箇誠意脩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
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是
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
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
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
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
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
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
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
精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海鏡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
在字變文○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
正心脩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
人物格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

大學大章句

子

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
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
即當然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
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
一段蓋析言明德新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
也蓋格物致知者知乏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
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塗
轍之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
之爲二故大學八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爲始
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爲極功而次之
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
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
格物者致知之躔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
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
之人同吾明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

能使之丕變况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之俱化况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宜兄宜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脩不可得而脩是以脩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偽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

大學大全章句

至

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開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之光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情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脩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躍鸞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螻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詣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求其所以為聰明求親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直口何以當止凡物

之備於我者且且而格之不研其精不已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物者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存疑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知至故信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到信與悅欲罷不能矣○蒙引中庸之學問思辨考格物致知也所謂篤行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或曰篤行兼齊治平非也中庸云云止言誠身之事也○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舉其大略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羣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詩法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開雕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

大學大全章句

至

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寡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紀綱文章百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其行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謂開雕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其本根大本所在所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是不容已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是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其可已乎必使羣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其可已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法平價皆不可闕者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開雕麟趾之意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

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
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
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奇矣富人哀此窮獨也必有百畝
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
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
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
又豈容已乎是之謂所當然而不容已也所以然而不可
易朱子曰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
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
則所謂天命之意即為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
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
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不可易則
是天實使為之也欲數口之無儂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
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決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為之
也然究其所謂天寔使為之者即天命之性之仁所為也
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大學全章句

言

且及爾游行及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
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
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
以然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
當然者為表為粗所以然者為裏為精蓋在表在裏各有
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也○凡言事
物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亦有以逐事而言者如
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
所格矣如云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眾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非始格物時
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
後敘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

慮方萌處說○雲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如此理

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

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

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

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

餘然後又了一節是修身以上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下新民之事也此四句包

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

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

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

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

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

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

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

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

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致知知至則道

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

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

無差○問物格知至日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

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則或只見得表不

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

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

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倚

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

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

大學全章句

言

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盡得查滓恰恰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開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即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

大學大全章句

三

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既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

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後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用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脩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后身脩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后意誠此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末以推其效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適其工夫之端

大學大全章句

三

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雷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不齊者也闔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遡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

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蒙引或以明明德於天下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物格而後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正心以上皆所

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勸齋黃氏曰天子

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

大學大章句

元

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抵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嘆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衆而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其繁而同此根也。○故曰日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修身為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修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

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

大學大章句

元

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修身乎。○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修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實主之間權度不審耳。○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說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為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見修身之該格致誠正也。○淺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為焉。○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

接上文本字末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

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酌則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鄰牆之閒則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

大學大全章句

三

之厚於國乎。先京師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則略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及治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家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於天下者又可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列之故廢爛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杖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連以興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謹辟則為天下。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概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

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

大學大全章句

三

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下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歟。○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通

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其傳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則字決辭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彼列為序次如左凡一百四十六字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

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熟讀詳味久當

大學大章句

見之今不盡釋也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韓古遺云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宋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

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問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附纂引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認古是字

大學大章句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宋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附纂引常目在之目字當緊帶者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認猶此

也從古是字之說或曰審也廣韻註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宋子曰上

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
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
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
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
則一曰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
之流行曰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
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
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
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
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
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
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
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
其亦祖述此意也然○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
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
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

大學大全章句

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添○此明命字
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
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
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
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
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
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
豈由外鑠我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界付之矣其
界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
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
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
隆天之明命而失其界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
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

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德無
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
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
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
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
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
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
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
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
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
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
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蒙
引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謂峻德只

大學大全章句

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微則
悠遠以後事故帝堯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
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
便是新民
境界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
不倫取其辭意不以人代

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
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
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
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
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
此○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

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

大學大全章句

美

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字疑觀乎顧說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其詞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不容易者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蒙引名猶表義亦如此非
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

去徒玩也
問盤銘見於何書宋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

大學大全章句

美

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月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

其作聖之途輒歎處己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日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口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汙逆續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濁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曰新者

大學大章句

亥

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入跳舞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盡善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

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攝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克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勸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紉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剛定當以章句為正○鼓之即所以舞之也○存疑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大學大章句

亮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

本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是新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之極和天命也新○北溪文王詩言新成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與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

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
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緩
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
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續蒙引大抵
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
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
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爾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
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
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
紛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
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

大學大全章句

早

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
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
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
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
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
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
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
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
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
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
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
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
即所謂止於至善也罷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

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
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
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
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

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
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
當止之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
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
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
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買願藏於其市咸
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蒙
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

大學大全章句

早

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
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
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
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
也借彼之詞
寓此之意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緝詩
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岑

鋤林
蔚紆弗
之處
蔚岑

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
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雲峰胡氏曰
此傳不特釋

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
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得止至善之
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此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
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
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蒙
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
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
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
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曰於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

大學大全章句

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敬止言其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止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也

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蘊委紛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

止道擊認曲奉是敬如陳善開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

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

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

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

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

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

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

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

文言外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續熙

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

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徹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

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妻

婦順兄弟友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眾事亦莫不有至

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

大學大全章句

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此

典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未善也

顧瞻丘隅厥有美蔭華蘿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

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

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為

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

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

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

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

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

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

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降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待於脩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絕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績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惜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眾則君道

大學大全章句

四

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思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善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待仁敬孝慈信也

綱 象引緝熙只是常意故詩傳云緝熙昭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可見四字連為一意但止字則不依詩斷章取義也○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

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緝熙之實也○**綱** 緝熙光明言其心常明也○**綱** 存疑緝熙光明所謂緝熙明德也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綱** 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之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父子君臣朋友臨民而非敬乎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之德皆是以敬言之○**綱** 蒙列文王視民如傷仕者世祿之類可見其為君止仁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見其為臣止敬一日三朝雞鳴問寢可見其為子止孝如教育武周皆至於德為聖人而稱天下之達孝可見其為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

大學大全章句

聖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今個今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今個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綱 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個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綱** 通考吳氏程曰喧諠並可晚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義並與喧同下音賞協韻作况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

鳥目反

也猗猗美盛貌興

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大義屬與借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

斐文貌雙峰饒氏曰有

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切以刀鋸居御琢以椎

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音錫他浪反通考

直迫錫治木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

也即磋石錫治木器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瑟嚴密之貌

備武毅之貌嚴密不羸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

棟釋瑟備而朱子謂恂慤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

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羸疎武毅是不頹惰以此

大學大章句



要

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察克

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

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

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

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

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賈氏洵饒曰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

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情也又曰講習

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恂慤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

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瞻視儼然人望

密而強毅○新陳氏曰有感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葛黃氏洵饒曰

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

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此明字引詩而釋之以明謂發明明明德

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慤威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慤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

善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大學大章句



聖

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

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

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

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

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知止也

引洪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

恂慤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

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

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氏曰此節

經 170-746

行。直。行。至。極。處。謂。今。備。今。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今。喧。今。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葉。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豐。美。之。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掩。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備。然。而。誠。敬。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教。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備。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

大學大全章句



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諱。今。信。乎。不。可。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存。疑。章。句。悉。嚴。密。也。嚴。即。其。嚴。乎。之。嚴。訓。畏。密。是。謹。密。不。疎。略。也。嚴。密。嚴。而。且。密。也。要。之。只。是。敬。而。不。息。若。有。息。則。疎。略。而。不。密。矣。個。武。毅。也。武。勇。力。也。故。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曰。非。毅。無。以。致。遠。武。毅。武。而。且。毅。也。人。心。何。以。見。武。毅。強。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即。毅。也。觀。易。君。子。自。強。自。勝。之。謂。強。意。可。見。○。問。瑟。今。備。今。分。釋。則。曰。嚴。密。武。毅。總。釋。則。曰。戰。懼。曰。嚴。敬。之。存。於。中。何。也。曰。嚴。密。以。用。心。於。去。欲。言。武。毅。以。其。能。勝。欲。言。要。知。只。是。一。個。敬。然。有。始。終。之。分。○。蒙。引。章。句。曰。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解。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著。可。見。饒。氏。之。穿。鑿。按。赫。赫。帥。尹。赫。赫。於。盛。大。義。尤。近。不。必。分。者。為。

大學大全章句



是。○。章。句。於。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分。貼。○。先。有。是。嚴。敬。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或。問。以。恂。慄。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把。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於。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况。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以。在。內。者。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之。效。驗。○。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請。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存。疑。威。儀。赫。喧。之。實。也。○。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所。謂。盛。德。至。善。亦。不。外。此。○。爾。麟。士。曰。仁。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主。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而。不。主。武。公。言。何。也。故。無。論。道。學。自。脩。恂。

慄。威。儀。當。謂。武。公。即。盛。德。至。善。亦。當。謂。武。公。而。意。則。有。在。耳。吳。季。子。注。極。可。玩。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殊。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宋。子。曰。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至漢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文止仁敬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

大學大章句

手

遂其欲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鳩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為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大學者所

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家引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此兩節味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此兩節味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味歎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節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備○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

大學大章句

聖

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磻珠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備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

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

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

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

大學大章句



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峰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王溪廬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

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未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通考吳氏李子曰此一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本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慕味鼻欲慕臭目

欲慕色耳欲慕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

情各勝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感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

監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拘要其本心則執曲執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

之明則頑鄙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誣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

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並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欲慕色耳欲慕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勝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感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監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拘要其本心則執曲執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鄙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誣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並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大學大章句



欲慕色耳欲慕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勝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感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監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拘要其本心則執曲執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鄙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誣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並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己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循人理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蒙引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就無訟句內詳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

大學大章句

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知此解者正自有說也○顧麟士曰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行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東陽許氏

日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

大學大章句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

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蒙引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

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途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問所補第五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章何不致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然我

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芽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大學大章句

章

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得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闡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

中又有稟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噫噎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養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至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

大學大章句

章

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眾理之體即吾心之體眾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之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眾物表裏

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柔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

大學大全章句

美

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其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為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為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日吾知其為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足若肢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為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為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

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與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入應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昏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合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

大學大全章句

美

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蒙引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 謙讀為慊若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

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

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
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
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
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
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

知為善以去上聲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
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
日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朱子曰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
與慚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

是謙自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地
即處也此獨字

大學大全章句

奎

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
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
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
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去聲不求自便
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以審
獨字

其幾焉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
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

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
由平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

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閒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
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
意又說毋自欺日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
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
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
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
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
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實矣鳥啄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
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
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
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
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
是大放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

大學大全章句

奎

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兼連下文小人開居一節看
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
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
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於然而中實不
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
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
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
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行有
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決意
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
意方始心下滿足日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
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
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

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孔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爲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詢次問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徵庵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母自欺境界潛至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

大學大全章句



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範圍之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爲善者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母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謙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欺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謙者徒爲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蒙引註自脩之首也按脩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爲自脩之首何歟蓋此自脩專以力行言

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爲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脩之端耳○不日知爲善去惡而必曰知爲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事也○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謙必自謙便是誠其意○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戒令之辭禁止以自禁不爲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辭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宿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存疑蒙引曰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謙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何也蓋自謙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惡臭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好好色即母自欺也母自欺即誠意也今以母自欺爲誠意以自謙爲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面意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大學大全章句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聲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厭然消沮

聲閉藏之貌雙峰饒氏曰聲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

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非不知乃其秉彝聲之天不可泯沒者但

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

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

以爲

戒而必謹其獨也

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

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求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者其善便是好善不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

大學大全章句



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毋自欺上節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始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視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皆視之之術○顧麟士曰此節誠字雙峰饒氏兼善惡言三山陳氏單主惡言蒙引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三山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

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敬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

大學大全章句



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克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閒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獨即眾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為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蒙引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用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三山陳氏曰

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

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
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故心無愧作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朱子曰富潤屋以

如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因愧作便卑狹被他隔礙了
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
人閒居以下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
之意○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
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
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
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
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
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實身
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

大學大章句

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王
溪廬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
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
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峰胡氏
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
即自反而不縮厥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
○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
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
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
愧作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
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
淺不盡釋可見○說說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
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
心則不愧不作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
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引章句所謂心無愧作者
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註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

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
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
子必誠其
意一句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
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
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
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
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
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固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
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
行所以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
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
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
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

大學大章句

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
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
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
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
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
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
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
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
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考黃氏洵
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
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
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
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用力於格物致知

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

正念方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

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

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

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

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

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

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然或

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

大學大全章句

德之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故此

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懣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雙峰饒

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謂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探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

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

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

格物誠意都已錄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

大學大全章句

克

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

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動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

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

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豈然虛

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

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

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

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

曾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懼。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懼而忿懼。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懼。恐

大學大全章句

主

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日。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懼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

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懼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懼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傷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懼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懼也。則惟見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

大學大全章句

主

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懼恐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蒙引。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期之。即是動矣。便是有心矣。○忿懼等心。既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為人心欲之動。情之勝也。○存疑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

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孟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

大學大全章句

卷

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納釋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有一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蒙引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我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即

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入者原其心不正深淺可見○淺說夫心不正則身不脩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虎克履

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人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論矩矱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大學大全章句

卷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

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檢束也然或但知

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即慎獨事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

〔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緩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偏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大學大章句

書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

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室礙不通只是僻字便通况此

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

心脩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致敬

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教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餓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困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潘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

大學大章句

書

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子盡其所以為兄弟兄弟盡其所以為兄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夫婦盡其所以為夫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家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

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妻為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敬情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佚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大學大全章句

美

歡而怨必狼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情以不脩致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論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入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為言身不脩下節為言家不齊也○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存疑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傲情只在忿懣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懣雖同是一情然好

樂念憶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不脩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

大學大全章句

美

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鑿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輊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伴旨哉言乎存疑故諺有之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相承接說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

繳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潤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

大學大全章句

堯

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爲害。至莫如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三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

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

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孝弟慈所以

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子

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

大學大全章句

堯

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事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

國有眾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大，自約而博，自近而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眾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眾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眾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

大學大章句

今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充，況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眾，其本末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以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蒙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合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

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教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為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為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為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為人弟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為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為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夫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

大學大章句

全

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此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

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與弟恤孤即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癢病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未嘗能言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携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有為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

大學全章句

全

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其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閭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

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衆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存疑如保赤子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或問傳之言此亦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即其慈幼者而推之此句在上文慈者所以使衆內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始是解本文心誠求之以下○心誠求之就接如保赤子說意謂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慈幼如此孝弟可知矣○上言孝弟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或問細大小註易曉之說愚未能釋然○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大學全章句

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二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自家禮讓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文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至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

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一家恃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置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

大學大全章句

金

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廢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敕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賈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

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闢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末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家引上文所言者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集註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此效字正謂實迹也○傳者所以說立教之

大學大全章句

金

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

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

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黎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犬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己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

大學大章句

全

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源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禁於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

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未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通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食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

大學大章句

全

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眾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己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己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為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可見矣恕之為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特己之心是也苟

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附蒙引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就合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對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大學大章句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附存疑故治國在齊其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

去聲 好貌少嫩

蓁蓁美盛貌興去聲

也於六義屬興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

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注溪廬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或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附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姪若周公

大學大章句

免

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管叔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顧麟士曰但言儀不忒說脩身以教家義未實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有斐君子說明德義未實故又加盛德至善之別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詳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

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石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弟齊化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夫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一化一是一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

大學大全章句

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難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興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絮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

以為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

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

國者章句接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

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使彼我之間各

大學大全章句

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

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

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

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

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

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

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

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

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

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人

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白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

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至善所操平聲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峰胡氏且只

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

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

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人天子諸

大學大章句

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

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揅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後曰日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境思慮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

大學全章句

卷

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淺說：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凡工人為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夫在我。既不敢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母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絜。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

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撥。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與起者云云。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補一句云：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云。尤見明白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許氏曰：二

大學全章句

卷

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戾乎人偽者。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淺說：能是道。則為天下君不能則為天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

為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數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

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

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眾失國。○東陽詩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

大學全章句



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首巖巖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鄴。鄙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附淺說。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

而為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絜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日。辟則為天下僂矣。○正韻戮刑也。殺也。病也。辱也。亦作僂。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

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雙峯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眾

大學全章句



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眾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石第三節。就奸惡言絜矩。蓋奸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眾失國。結不能絜

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
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下
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
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
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
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眾而已師
眾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眾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
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眾
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耳絜矩謂何以
己之心得眾之心而從其所欲也眾心即天心天心即天
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亦難乎故曰峻命不
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眾苟不絜矩
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漢說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

大學全章句

得乎眾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
眾人之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
乎眾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
一己之偏而為天下之大僂者乎吁明效大驗昭於簡冊
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
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蒙引詩曰克
配上帝元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道得眾則得國
二句指殷說為當如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善箇道
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
眾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已此乃以
存疑未喪師即得眾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眾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眾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朱子曰

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自家
若意誠心正身脩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雙峯饒氏曰格致
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
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
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眾而得國○新安
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綱領
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
也○東陽許氏曰言為人上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
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絜矩而取
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
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黃氏舞曰首章明明德明

大學全章句

德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
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
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
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自是置學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
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
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
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土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
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
末昭昭矣○淺說雖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以
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
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
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則無以勝
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
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端誠意正心以致

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聚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上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聚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淺說。且人能謹德。則有人。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彙引。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大學大全章句

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聚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脩德而聚矩。取民財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淺說。况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

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為君者。但寡欲以脩己德。無贖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聚矩之道也。苟或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讓。惟知有財之可爭。爭鬪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教。豈非自上而施乎。○彙引。爭民施奪。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人既一事聚斂。則財歸於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有能聚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聚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淺說。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心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

大學大全章句

夏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問。聚矩如何只

管說財利。宋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恃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人恃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閒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恃而出者亦恃而入，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恃而入者亦恃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淺說：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恃理而出，則人亦以恃理而應之。未

大學大全章句

葛

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恃理而出，則人亦以恃理而應之。未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申前得失字以德為不善則失，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所以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

本則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則失，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所以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

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章，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峯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應文王詩相應。○韓氏古遺曰：准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絜矩，不善不能絜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善則得之，恃入恃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

大學大全章句

葛

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淺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道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恃入恃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顧麟士曰：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人

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固淺說為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絮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為寶舅犯曰亡人不得國為寶惟以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為寶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絮矩之道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句檀弓禮記檀公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大學大全章句

真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舌枯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觀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季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以秦書故下文及之

雙峯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

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足衆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絮矩哉况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榷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絮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絮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

大學大全章句

真

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絮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絮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也○顧麟士曰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畫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為妥淺說達說亦同此解○此舅犯勸止公子之辭非即對秦使者之辭也大全引檀弓至辭焉便止最是下自有公子對秦使者者一段以為此是對詞者賄文相沿或本鄭注然實誤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目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陳氏曰聖字專

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尚庶幾乎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

危也問黎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

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購得我奸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黎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黎矩此不

大學大全章句

夏

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黎矩事事亦當黎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密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黎矩之先務也○較峯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其物似他者容者言無可比他者容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黎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黎矩而人所同惡

者也○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黎矩之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

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黎矩而以公心好人以下一截言不能黎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曰一个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入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入似李林甫○陽氏煊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

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能黎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惟不執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濟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執大於此乃若不能黎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登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不下於我則媚疾以

大學大全章句

夏

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己若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姤賢族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淺說然豈特財利當黎矩不啻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而無物而天下之物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有技也則若己有之未嘗謂其勝己而疾惡見人之彥聖也則其心好之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

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而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民亦庶幾有利義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媚疾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寔不能容天下之有才而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民亦曰殆哉秦誓之言如此○蒙引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物拘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會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黎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

大學大章句

皇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北漢陳氏

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回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

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

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選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必欲屏除流放置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眾心與己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眾進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眾之所愛也己之所惡未必眾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

大學大章句

皇

猜謂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濂說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媚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進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即此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蒙引依本文則上文云惟仁人放流之云云此處已是說他至公無私了下文只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進諸四夷方為仁人之惡人方為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宋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

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稟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

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

當遠○淺說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

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合容之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

大學大全章句

不亦過乎若此者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音

扶夫音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宋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

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人

○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

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

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峯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怨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

大學大全章句

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淺說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

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是謂拂

人之惡惡之性矣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

惡之是則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夫

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

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

之道哉○存疑天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

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

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

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數

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衰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平天下只是個絜矩所以為絜矩只是個好惡說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好惡之心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

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

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

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賸故更云盡己之謂忠

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大學大章句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

而天理存亡之幾

平聲

決矣朱子曰初言得失與夫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

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峯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

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德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為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

大學太章句

已至而自盡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絜矩說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

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繁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繁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然則欲繁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繁矩矣能繁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末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人而言非端根用人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首節繁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繁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不能繁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財用能繁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繁矩則財聚而散用人不能繁矩則蓄必盡身不能繁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彰彰矣然繁矩之所以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忠信節己之事驕泰則其反也忠信只是明聽德繁矩是新民事○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

大學大章句

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爲己之心不欲孝爲物之理于盡孝以事父爲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恆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民之所好奸之心民之所惡惡之心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

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不欲循於物也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看○務外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不繁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繁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己徇私以人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即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

大學大章句

無忠做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繁矩末言繁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繁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繁矩之則所以治人矣○此忠信是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仁之幾決矣能繁矩與不能繁矩天理之存仁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仁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於此可以證天理之爲大道○存疑此因論繁矩而本於忠信驕泰之得失猶中庸論九經而本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恆足矣
恆胡
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無幸

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

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

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為者疾所以歸財之

謂速舒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

一意也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

財亦自有節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

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

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

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

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

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

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

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

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聖賢論

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

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

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

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邦四之日舉趾無作穀也書

爾于茅宿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

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

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

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

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之理

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和正大之理自可以

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而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窮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道於費

用則雖憚入憚出不服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

之常道也爾淺說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

智而巧為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游民而生

之者衆朝無佞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

入為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為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

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

將見財之積也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而無有不足者

大學大全章句

裏

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蒙引生之者衆四之

字皆以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

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

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

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聚斂○不

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

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

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

日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

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

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

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

之以興即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附淺說然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於己藏其富於國而不藏其富於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為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於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蒙引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及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方見絜矩之能否併其得失也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大學大全章句

皇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王溪廬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

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倦倦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

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林大盈之積其事可賂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奸行小惠以千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

大學大全章句

皇

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附淺說天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為其分之所當為起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為吾有矣未育下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其事上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按蒙引曰好仁內既有絜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淺說因之然好仁內雖有事在而好義下既有終事二句則依其註虛說為是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檠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檠造冰焉大夫設夷檠造冰焉士併瓦檠無水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檠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檠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饗馬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其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其夷檠冰凌水室也鐘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繼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水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檠曰夷檠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檠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

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繫矩所

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錢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

大學大章句



大學大章句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聚斂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聚斂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聚斂而生財之利○石山金氏曰伐冰斬水也然斬水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水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

牛羊以謀尊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削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王之財以自私者且能貪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淺說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於雞豚以分民生產之利乎為卿大夫而喪祭得用冰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陸畜民之利耳至於畜聚斂之臣則為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矣豈可畜聚斂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怨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寧有盜臣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

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
○蒙引畜馬乘。只言察雞豚者。士初試為大夫。未必能畜
牛羊。且未有實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夫以上。其
謀利又不止事小小雞豚。獨於百乘言聚斂之臣者。
此因采地言。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
所出之外。多方哀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
三事皆是當時之弊。獻子有激而云也。三段皆有聚斂之
義。○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按天子之公卿。亦有采地
者也。今泛言有采地者。蓋以采地就承百乘言。正韻因官
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大夫百乘。陳文子有馬十乘。則
以為富家。何哉。且文子大夫也。如何只有馬十乘。或以為
百乘者。據采地所出。兵車之數。言十乘者。據其家見在所
畜者言。自有理也。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據見在所
畜者言。若據采地所出。則大夫便有百乘。不待問。不待數
矣。見在有畜馬十乘。可不謂富乎。

大學大全章句

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苗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

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反言以結之

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聚斂而務財

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聚斂矣。小人喻利。人
主用小人。則不能聚斂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
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苗害並
至。苗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

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
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謂就理上說。固足明聚
斂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聚斂之不容不務。
言愈丁寧。遇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
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
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聚斂
之要道也。故此章言聚斂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焉。
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
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
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
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
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
生財大道。亦即聚斂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
人自不節用。非聚斂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

大學大全章句

夏

聚斂而言也。聚斂為怨之事。怨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怨。安
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怨。安能如仁者。以財
發身。末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聚斂也。於好惡
不能聚斂者。媚疾之人。地於財用不能聚斂者。聚斂之臣
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苗必逮身。曰苗害並至。皆
指其不能聚斂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
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
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
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
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
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先。兵戈變亂。皆是過考。東
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能聚斂而生財之害。○莫氏曰。
日彼為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行文不善者
作善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
似為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
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

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執使之然哉開闢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善安得而不善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亦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聚斂一切不恤者則不能絜矩之故耳不能絜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

大學全章句

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制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探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開說說况仁義未嘗不利若專於求利則利未嘗得而害已隨之故為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人導之也蓋小人之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為國家則以聚斂為長策以培克為善謀由是民窮財盡眾叛親離天災人禍襍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此所以言為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惟當以義為利也以義為利則是能絜矩以利為利則是不能絜矩矣合而觀之絜矩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絜矩中之大端也能絜矩則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所欲而凡欲為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舉引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之蓋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

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以為謀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人者亦未有不投之以其所好也而小人之情狀可見矣○前條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為利未是以為利之害處而照見為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是計到為利之害而不為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為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繫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顧麟士曰彼為善之鄭注云彼君也君得欲以仁義善其政金山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絜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為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大學全章句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宋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使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文意則在於絜矩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不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

絮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賈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好惡惡知其美所介反其所好乎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謂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卑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至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絮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絮矩而絮矩在用

大學大全章句

長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條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善

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十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蒙引第五十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日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

大學大全章句

亮

附存疑格物致知辨

問傳習錄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依其說是言人心於義理本自自得初無欠缺只是被私意障礙故失之格去私意之障則其知自初不用去讀書窮理其說不亦簡易直截乎曰知雖人心所本有然欲知到極至處亦難天下義理無窮其中許多曲折又有似是而非者必欲所知全盡而不偏皆是而無非惟大聖然後能之下此皆未免有不滿人意處如以夷惠伊尹之聖不免有偏亦是知有未至耳所以說其中非爾力彼三子者何曾有私意障礙然其知尚有未盡何也今以孝言之如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終能喻親

大學大全章句

一

於道而為大孝若申生則不然就殺其身以彰親過其視舜為何如也亦緣知有未至爾他豈有私意障礙然其知不如舜何也又如曾子襲裘而甲以子游揚裘為非禮及主人袒括髮子游襲裘而入曾子始悟己之非是曾子所見不如子游也曾子豈有私意障礙然而知不如子游何也然則知在人豈不甚難所以聖賢立教拳拳欲人去講學窮理正為此等處難明欲明之爾若謂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不待講學則三子何以有偏申生何以陷其親於過曾子何以猶有襲裘而甲之失則其說之謬不亦了然乎且大學工夫是接小學做去格物致知又是大學始事人生十五歲以前皆是童蒙時節固難責以講學窮理之事到十五入大學時聰明始開正好講學窮理開發充廣其聰明乃舍此不教只教他去勝私復理則講學工夫又當在何時用大學之教明德新民兩事分為八目許多詳密豈得於此緊關大節目乃獨遺之而傳說所謂學於古誦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學之不

講是吾憂教小子學詩教伯魚為周南召南孟子所謂博學詳說果何為也又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事人生自入歲入小學至十五入大學教養許多年其不可成者已遺歸農其可成者此是聖賢所聖賢首教乃又創此一目以教人豈非牀上疊牀樓上架樓耶○又曰陽明之為此說其意為何曰彼錯認程朱格物之旨又惡其說之拘已故別為一種簡易之說以易之以為無事勤求而可坐得本心之妙當世之士與之同病者遂羣然和之以為真聖賢復出也如何日彼見程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錯認做口耳記誦之學又以為預先講求要去應變又以為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古之聖賢為格物窮理之學是欲深造自得以為反身而誠之地爾觀程子之言則日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朱子之言則日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無非身心切要之學也是豈徒事口耳記

大學大全章句

二

誦亦豈預先講求在此欲去應變及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也夫道理無窮盡古先聖賢所以惟日夜孜孜而後已者正為此以孔子之聖猶好古敏求學無常師其言自十五志學至六十耳順猶以漸而進中間直是無時放下其告子路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教人則如此程朱之所從事便是如此看他平生所立操持點簡終日欽欽纖毫不肯放過共講求義理較勘毫分終日夜夜有至死而後已者如朱子易簣以前猶解大學誠意章可見也今之為師者既無聖賢那等着實工夫其徒之相和者數語相投就欲做頗曾高弟彼等見聖賢之所為豈但若登天之難有萬不可幾及之慮其法度之嚴密有若桎梏縲紲之拘執而不便者故立個簡截之說以易之曰程朱之所說所事者皆口耳之禱孔孟之所學原不是如此是不但誣程朱并孔孟而厚誣之也○又曰陽明之說亦有所本乎曰彼竊佛氏之說以解經不知與吾儒不合也何以言之夫佛氏不知性之為理以心

之知覺當之更不去理上尋究只就心上用功謂心本神
通明覺周徧十方惟為塵垢障蔽故昏迷淪溺絕去塵垢
則神通明覺之體復全於我故其偈曰心縛於境界智隨
習氣轉無有所及勝平等智慧生其意可見也日本覺曰
真識曰明妙元心皆其所謂性也曰煩惱障曰智障曰法
障業障皆其所謂害性也曰斷諸障攝心為戒因戒生
定因定生慧曰立三漸次方得除滅皆其所脩行也陽明
所謂良知即佛氏之本覺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也所謂
私意障礙即佛氏之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
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即佛氏之諸妄一切圓滅
獨妙真常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也所謂格其心
之不正以歸於正即佛氏之去妄識為真識也陽明竊此
以解格物致知自謂簡易玄妙不若程朱之瑣細繁難矣
不知佛氏之還本覺止於登涅槃成阿羅漢歸如來藏而
已矣大地閒許多事物都拋了不管故就他一偏做去亦
得大學格物致知之後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在

大學大全章句

若不窮理格物精義入神以求致用只去勝私復理不知
胸中空洞洞於先王經綸妙用如何可以辦齊治平之
事否也以忠孝言之佛氏遺棄君親使遇瞽瞍獻公之父
衛輒之君他都不管了是非疑似置之不講可也儒者之
道正在倫理上用功君親尤其大者若不講明只管勝私
復理得無申生季路之誤乎所以其說與吾儒之學不合
者此也○又曰陽明謂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
夫明善是誠身工夫謂知行合一行過然後知是皆得之
於佛也何以言之佛氏於聞見知覺恐其染著謂必欲離
之然後可入道故楞嚴經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
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安蓋佛氏所貴在無上妙覺以聞見
強記為第二義陽明有得於此故遂妄意高妙把聖賢所
說聞見講學處皆做知之次不為真知而引女以子為多
學而識非也予一以貫之為證謂一以貫之便是致良知
至博文明善推精之類貶他不得者又都拘作行說又謂
知行合一行矣然後知把自古聖賢所說知一事都掃抹

了總是溺於佛之說只恐枯著見聞故如此不知聖人之
道固是一以貫之然學者用功之始豈能一時就貫得亦
須費許多工夫然後能到此田地多學而識之類正是許
多工夫也若一貫是致良知則聖人設教何不諸門人皆
教之而獨語曾子如今學者都不教之讀書講學就使他
一以貫之不知能貫否也立說差異一至於此可怪可怪
○又曰問陽明之學與陸象山如何曰陽明本是學象山
其言亦有祖他處如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
然知弟即象山拘攝得精神在此自能惻隱自能羞惡之
說也但二人絕不同象山天資甚高見道理最易只是合
下便欲做聖人更不去做下學工夫蔡虛齋謂其助長是
也其見道理多不仔細又有誤處亦有故矣又以其去律
人說人人都有這道理亦皆能之不欲人做下學工夫朱
子謂其不知有氣稟之性是也謂之日禪者特以此處近
於禪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說爾未嘗竊以
為用也若陽明則全是竊禪家之說來用却又露出本相

大學大全章句

如所謂良知即楞嚴經之本覺心之良知無障礙即楞伽
經之智者無障礙相是也象山所說雖有不仔細處却無
大差異驚人陽明則大差異驚人如以格物為去私意謂
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似此之類象山何曾
有此等說話愚看象山語錄便暢快朱子稱其會說其精
神能感發人誠是也看傳習錄便不樂亦其說多差異不
通爾但不知人多尊信之何與○又曰問陽明日文公大
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
用添個敬字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
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
主即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
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
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不無畫蛇添
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
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
十有五年不可成者已遣歸農其可成而入大學者此時

